



〔德〕亨利希·曼 著

傅惟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INRICH MANN

DER UNTERTAN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9 年版译出

臣　仆

〔德〕亨利希·曼著

傅惟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6.125　插页2　字数334,000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88·55　　定价：1.55元

关于《臣仆》

《臣仆》的作者亨利希·曼是现代德国的一位著名的作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亨利希·曼于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几个月之后生在古老的北方商业城市吕贝克的一个大商人家庭。他年青时就死了父亲，人文中学毕业后曾在德累斯顿当过书店店员，在柏林费舍尔印书馆作过职员。后来，他在柏林和慕尼黑念过大学，但不久就专门从事写作。一八九三年第一次旅行法国；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他后来的世界观的形成和文学创作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一八九八年前，亨利希·曼和他的弟弟托马斯·曼主要生活在意大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给了他不可磨灭的印象。回国后，他先住在慕尼黑，后定居柏林。他曾从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和战争反对者的立场出发热烈欢迎德国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开始，他对魏玛共和国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以大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利益为根本利益的假民主，使他逐渐认识了资产阶级的真面目。于是，他便以激烈的政论家的姿态出现在德国文坛。亨利希·曼从一九三〇年起担任普鲁士艺术科学院创作协会主席，一贯坚持人文主义的文化主张。他大声疾呼

地反对军国主义的复活，大国沙文主义的强权政治和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行径。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经过布拉格流亡到法国。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禁止他的作品流传，焚毁了他的著作，开除了他的国籍。亨利希·曼在担任旅法人民阵线委员会主席期间，同德国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无党派知识界人士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家一道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一九四〇年他又从法国逃亡到美国加里福尼亚州。一九五〇年三月在加里福尼亚逝世。

亨利希·曼是德国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

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在懒人的乐园》(1900)，以讽刺的手法，无情地鞭笞了德皇威廉二世时代的柏林交易所和新闻界，谴责了容克资产阶级的专制政体，批判了普鲁士军国主义反动的思想体系，在艺术上则反对了风靡一时的颓废派文艺。长篇小说《翁拉特教授》(一译《垃圾教授》，1905)抨击了普鲁士专制主义下的教育制度，市侩习气和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道德败坏。在此期间，他还写了长篇小说三部曲《女神》和描写法西斯分子执政前的意大利的长篇小说《小城》。亨利希·曼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帝国》(《臣仆》、《穷人》和《首脑》)大部分完成于一九一八年革命前夕，这是一部无情地揭露德帝国主义社会制度的讽刺巨著。亨利希·曼一直热情地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政论文章在他手中成了犀利的武器。他在国内外上百种报章杂志上发表的政论、杂文、讲演后来有

一部分编在《权力和人》(1919)、《理性的独裁》(1923)、《七年》(1929)、《精神和事业》等文集中。这些短文充满着反法西斯的战斗精神，题材十分广泛，体裁也很新颖。一九四四年，亨利希·曼撰写题名为《观察一个时代》的自传时，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是作家世界观发展的一个飞跃。流亡国外的年代是他同法西斯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年代。他这个时期的政论集《天亮》(1936)和《勇敢》(1939)渗透着战斗的人文主义精神，对法西斯主义行将灭亡充满着信心。长篇小说《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1935)和《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1938)是亨利希·曼最成熟的作品，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以卓越的艺术技巧，表现了正义对反动的胜利，指明了侵略者的必然失败的可耻下场，象征着反法西斯的人类进步势力即将胜利的光明前景。亨利希·曼从开始写作起，一直到晚年，从未停止过创作短篇小说。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他先后发表了五十五篇短篇小说，短篇集有《奇迹》(1897)、《笛与剑》(1905)、《暴风雨的早晨》(1906)、《清算》(1924)、《心灵世界》(1932)等。此外，他还写了剧本《雷格罗斯太太》(1919)等作品。

亨利希·曼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里，他走上文艺创作道路的年代，正处在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德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垄断资本在形成、发展。统治阶级首先向国内人民进攻，然后再向外扩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物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背叛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成为机会主义分子和资本的附庸。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动的哲学家尼采提出超人的理论，种族仇视和反犹太主义，

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大肆泛滥。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则是优良的传统被抛弃，现实主义遭到践踏，颓废派艺术泛滥一时。神秘主义、色情文艺、唯美主义、唯我主义充斥整个文坛。罗曼·罗兰通过他所塑造的人物克利斯朵夫的口说得好："痛苦的兽性的淫欲、杀人狂、强盗行径、陋风恶习、犯罪行为，——这就是隐藏在德国颓废派艺术深渊中的危险。"不管颓废派各种艺术流派如何自我标榜，称自己是什么新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印象主义或是象征主义，也不管他们的辩护士如何寻求美丽动听的词句来为它们自己粉饰，颓废派艺术只能证明一点——资产阶级时代正在走向衰亡。就在德国文坛的这一派乌烟瘴气中，亨利希·曼用自己的作品捍卫和发展了十九世纪德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同颓废文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长篇小说《臣仆》写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但由于受德国书报检查机关的限制，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以后，《臣仆》才得以问世。一九三一年，作者将两部续篇《穷人》(1917)和《首脑》(1925)，同《臣仆》合在一起组成《帝国》三部曲。

从三部曲的标题和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的写作计划是非常庞大的。亨利希·曼以独特的艺术手法给读者提供了一幅威廉二世帝国的图画。这部巨著出色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德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一次出现在亨利希·曼的作品中。

早在他着手创作《臣仆》的六年以前，亨利希·曼就写了

短篇小说《凯特新》。现在我们在《臣仆》中看到的主要人物，都曾出现在这个短篇小说里。从这一点看，作家写《臣仆》是非常严肃认真、费尽心血的。这就好象歌德在写《浮士德》之前就写了《原浮士德》一样，为创作出一部杰作，作者事前进行了长时间的生活积累、构思、酝酿，并精心地进行了试作。

《臣仆》被誉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堪称亨利希·曼的杰作。

亨利希·曼在《臣仆》里塑造了以赫斯林为中心的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这简直就是一个现实生活的画廊，凡在当时社会上曾经活动过的人物都维妙维肖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主要阶级的最本质的特征都被勾画出来了。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狄德利希·赫斯林。这是一个德国中等资本家的典型形象。读人文中学，上首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继承遗产，门当户对地结了婚，——所有这一切都是德国中等资产阶层人物的必经之路，也可以说是带有典型性的生活内容。尽管赫斯林只不过是一个小型造纸厂的老板，但是作家把德国资产阶级的主要特征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使他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赫斯林首先是一个资本家。他考取博士学位，既不是为了找个职业养家糊口，也不是为了研究学术促进科学的发展。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追求金钱势力。正因为他无保留地拜倒在财富和权势面前，所以他就必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奴才。只要有了钱，只要有了权，他什么都可以抛弃。他刚一掌握了工厂的大权，就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了。无论是诗歌，或者是

哲学，在他看来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对他说来，恭顺地、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皇帝就是最美的“诗”，夺取财富和权力就是最高的“哲学”。然而，正是他绞尽脑汁地想出了生产印有皇帝名言的“大德意志帝国”牌纸张的新花样。谁说他一点发明创造也没有？他对于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趋炎附势还是满有一套本领的。

《臣仆》两字集中表现了赫斯林的性格特点：奴隶根性。这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先天弱点。中世纪末叶各普鲁士公国的市民阶层的驯良恭顺，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直至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了德国之后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节，德国资产阶级一脉相承地表现出对君主政体的拜服和对革命的恐惧。赫斯林无限忠于德皇的奴隶根性充分反映了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一本质特征。

但是赫斯林不仅是奴才，同时他又是一个暴君。就其深刻的内在本质而言，他是奴才、暴君二位一体的人物。这两者看来截然相反，实质上却是同一性格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渗透到他的血液和骨髓，支配着他的每根神经。在德皇面前，在专制主义的“神圣秩序”面前，在一切压倒他的反动势力面前，他放弃自己的个性，甘当奴才，就象触到蛇蝎一样本能地缩回他的双手，拱手拜舞。正象亨利希·曼尖刻地指出的那样：对于赫斯林之流，“甘当奴才——这就是自由。”但在家庭，工厂，在一切弱小者面前，他又凶相毕露，俨然如同一个暴君。赫斯林看起来愚蠢透顶，但是为什么他能够事事如意、青云直上呢？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他曾公开说出的一个秘密：要想成功，“必须成为坏蛋”。在当时人们称为“被加冕的傻瓜”

的那个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正是赫斯林这样的蠢货加坏蛋的乐园。

赫斯林这个奴才兼暴君的资本家，决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形象，他是帝国主义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和亨利希·曼以前作品中的资产阶级人物形象不同，赫斯林对人们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倾向认识得很清楚。他知道该恨谁，也知道为什么要恨。他认为德意志“神圣秩序”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工人。在谈到参加游行示威的工人时，他曾凶相毕露地说：“该用大炮来对付！”他憎恨社会民主党人，憎恨自由主义者，——一句话：对一切在思想和行动上跟他不同的人，他都憎恨。从获取最高限额利润的欲念出发，他披着民族主义的外衣，蛊惑人心，极端仇视进步人类，仇视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他张大着血口要吃人，他挥动着利爪要毁灭文化！这就充分暴露了赫斯林作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前身的狰狞面貌。这也正是亨利希·曼所塑造的赫斯林这个典型人物的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所在。

到了十九世纪末，在奈泽西，普鲁士公国的古老静谧的小城风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奈泽西是一个乌七八糟、腐朽不堪的小城。遍及各个角落的是资本竞争、投机倒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奈泽西就是帝国的缩影，而这个主宰奈泽西城命运的“保皇党”的代表人物赫斯林，也就是威廉二世的化身。

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德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期间，随着工人运动的日益迅猛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大批地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构成了党内右翼的

基本力量。恩格斯逝世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势力逐渐占了统治地位。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头子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他们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宣扬阶级调和，鼓吹议会道路，最后竟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法西斯主义的走狗。小说里的菲舍尔就是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叛徒。他是一个出身于小市民阶层的工人，奈泽西地方社会民主党的所谓“领袖”。菲舍尔根本不关心工人的疾苦，他的思想和行动相距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何止十万八千里！他的灵魂发着铜臭，他的一切活动都是出自利欲熏心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动机。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他和赫斯林在议会选举前达成默契，丝毫不感到突然和意外。菲舍尔和赫斯林走的道路不同，目的却只有一个——都是为了追求财富和权势。

小说里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作家着力描写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出现了两代人。老布克被描写成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代表人物。作家通过这个老自由主义者的形象抒发了他对德国革命失败的悲痛。老布克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品格端正，蔑视对现存制度的妥协。然而，他只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空想家，而不是一个战士和革命家。他的儿子，年青的布克，则是当时的自由主义者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信念模糊，象钟摆一样摇摆“在拉萨尔和俾斯麦之间”，梦想做大官和工人“领袖”。到头来选定了演员的职业，仍不知怎样行动才是自己的准绳。老自由主义者也好，年青的自由主义者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需要憎恨和行动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只停留在不满现

状、空发议论的阶段上。以老布克为例，他的志向也只不过是要办什么贫民食堂、育婴堂，尽尽自己作为“人民的担忧者”的义务罢了。他甚至看不出赫斯林是他的敌人，却在市议会选举时表示支持赫斯林。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发展没有什么妨碍，但对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事业却起了绊脚石的作用。

老布克之死，写得极其精采，不仅寓意深刻，而且富有艺术魅力。在老人临死前的最后一分钟，赫斯林出现了。老布克咽气时怀着痛苦和恐惧，赫斯林的来临则充满欢乐和希望。死了老布克，留下赫斯林。这象征着历史的一幕：十九世纪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消亡，二十世纪的最黑暗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正在崛起。

小说结尾时，安排在举行威廉一世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暴风雨场景，除了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外，还表现了作家对现存制度必将灭亡的预见性。如果说，赫斯林先前满怀臣仆的狂热跌进了水坑，那么，现在陷在水坑里的已不只是一个忠诚的臣民赫斯林，而是包括主子和奴才在内的所有的人，也就是帝国的整个的“神圣秩序”。

《臣仆》这部名著的艺术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它的语言既精炼，又生动、鲜明。它的剪裁独具一格，小说的情节，象电影段落一样，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连续而跳跃地向前发展，使读者身不由主地被吸引到作家所描绘的境界里去。作为一部讽刺小说，作家只须几笔就勾画出一个富有特征的形象来，使人不仅一眼就能看清它的外貌，而且能透过外貌洞察它的本质。仅以描写赫斯林模仿威廉二世留的两撇上

须为例，说他一撅嘴两撇上须就象剑一般刺向他的眼角，这就不仅活龙活现地描绘出了他的外形，同时也刻划出他的内心世界——对主子的崇敬和拜倒。类似这样的漫画式的笔调在书中不胜枚举，大多能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我们说，作家塑造赫斯林的成功主要表现在如前所述的典型意义上，人们看到了他，了解了他，无不感到可憎，象对他的名字赫斯林——可憎的家伙——的本意的了解一样。作家塑造赫斯林的成功同时也表现在赫斯林的荒诞可笑上。当他充满臣仆的狂热诚惶诚恐地拜倒于他的君主的脚下时，我们看到他是个十足的小丑；当他忘记了自己蜜月旅行的最初目的，却着了魔似地在整个意大利坐车追随这个君主并充当义务守卫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不只是个小丑，还是个十足的奴才；当他在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热情地演说由于暴风雨的袭击而吓得躲藏到讲台底下的时候，作者的笔锋就更深入一层，不只描绘了赫斯林这个卑鄙、可笑的形象的外形，而且刺入了他的本质——渺小怯懦、外强中干的丑恶灵魂！

亨利希·曼的功绩在于他继海涅和维尔特之后第一个直接触及被现代德国文学所回避的关于普鲁士专制主义的题材。它使作家的现实主义放射出特殊的政治思想性的光彩。

在《臣仆》中，作家向人民发出了警告：帝国主义势力日益猖獗，战争的乌云已经笼罩大地；也预见了旧制度灭亡的临近。但是小说没有指出摧毁和改造旧世界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小说中虽然有无产阶级出场，但并没有被表现为自觉的战斗的阶级，而是被写成了忍辱负重的受苦受难的大众。这反映了民主主义作家亨利希·曼的阶级

和世界观的局限性。

《臣仆》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从小说问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年。尽管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生活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目前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小说中所描写的赫斯林、菲舍尔、布克一类的人物，在我们当代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迹。对我们说来，长篇小说《臣仆》，不仅是一座艺术性的历史丰碑，而且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关 惠 文

一九七八年四月于北京

内容提要

德国小城奈泽西纸厂小开狄德利希·赫斯林，自幼胆小怕事，欺软怕硬，既害怕权势，又追求权势。中学大学时代，更学会一套两面三刀、投机取巧的伎俩。大学毕业以后，正值父亲去世，他于是接替父亲当了纸厂老板，凭借趋炎附势、看风使舵的“本领”，混迹于社会，周旋于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谁掌权得势，他就倒向谁。时值威廉二世统治帝国，他就誓死效忠德皇，自称臣仆。就这样，他左右逢源，青云直上，不仅纸厂越开越大，而且当选为地方议员，成了显赫一时的人物。作者以辛辣的讽刺，揭露了帝国臣仆赫斯林的丑恶嘴脸，从而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帝国社会作了无情的批判。

第一章

狄德利希·赫斯林是个懦弱的孩子，什么都害怕，最喜欢的是梦想。他的耳朵常常闹病。冬天他舍不得离开暖和的屋子，夏天总是把自己关在狭窄的小花园里。这座花园散发着一股造纸厂的烂布气味；园里的金雀花和丁香树后面，兀立着老屋的木头骨架。有时候狄德利希正在读一本他所喜爱的童话书，偶然抬头一看，常常吓一大跳。紧挨在他身旁的长凳上，分明坐着一只癞蛤蟆，身躯足有他一半大！或者有个小矮人，下半身埋在土里，正在那边墙脚下斜着眼睛瞟他呢！

比小矮人和癞蛤蟆更可怕的是他的父亲，而且你还非得爱他不成。狄德利希倒是爱他父亲的。有时候他偷了嘴或是说了瞎话，他就吧哒着嘴，怯生生地在写字台边磨来蹭去，直到赫斯林先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从墙上把手杖取下来为止。每一件没有查对出真凭实据的坏事都使人们对狄德利希的忠诚老实产生一分怀疑。有一次，一条腿有些残疾的父亲失足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儿子象疯子一样拚命地拍巴掌——接着就一溜烟似地跑掉了。

有时候他刚刚被父亲教训了一顿，红肿着眼圈、哭哭啼啼

地走过工厂，工人们都大笑起来。狄德利希却立刻向他们吐吐舌头，跺跺脚。他心里想："不错，我是挨了打，可是那是我爸爸打的，你们要是能挨上他的打，高兴还来不及呢！你们连挨打的资格也没有。"

他在工人中间象个喜怒无常的巴夏①，一会儿恫吓他们说，要把他们搞啤酒喝的事向父亲告发，一会儿又听他们说一些恭维话，把父亲回来的时刻透露给他们，借以讨好。这些工人对厂主存有戒心，因为厂主熟悉他们，他自己也是工人出身。从前他在好几家用手工操作的老式工厂当过造纸匠。几次战争他都参加了，最后这次战争过后，人人都发了点小财，他买了一架造纸机器。后来又添置了一架荷兰式打浆机和一架切纸机，使工厂的设备逐渐完善起来。他亲自核对纸张的数目。从破衣服上拆下来的钮扣每一颗都得交给他。可是他的小儿子却时不时地偷偷接受女工们的馈赠，作为交换条件的是，女工如果带走几颗，他可以不向父亲告发。日久天长，狄德利希的钮扣已经积攒了不少。有一天他居然起了个念头，想用这些钮扣向小贩掉换糖果。他果真这样做了。可是当天晚上，当他嘴里咂着最后一块麦芽糖跪在床上作晚祷的时候，吓得浑身直打哆嗦，祈求那可怕的亲爱的上帝，替他掩盖住这次罪行。上帝还是把他的丑行揭穿了。他的父亲一向动用刑杖都有一定的规矩，一张下级军官的饱经风霜的面孔总是摆出维护体面、履行职责的神色，这次却气得连手都哆嗦起来，一滴泪珠跳过颊上的皱纹，滚进他的一撮银白色的威廉皇帝式的胡髭里去。

① 巴夏——旧土耳其、埃及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号。——译者

“我的儿子居然作贼！”他气喘吁吁、声音喑哑地喊道，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孩子，仿佛盯视一个闯进家门来的形迹可疑的陌生人。“你又偷又骗，就差行凶杀人了！”

赫斯林太太想让狄德利希跪在爸爸面前求饶，爸爸为了他的缘故竟弄得老泪纵横！可是狄德利希的本能告诉他，这样作只会使父亲更加恼火。赫斯林对自己老婆的这种软心肠甚为反感；她这简直是在断送孩子的终身。此外，赫斯林先生还发现她时常说谎，恰象小狄德尔[①]一样。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她爱看小说。交给她一个星期的活儿，到了星期六晚上总是还没干完。她不动手干事，却喜欢同使女们聊闲天……，赫斯林先生还一点也不知道，他老婆跟孩子一样，也有偷嘴的毛病呢！在饭桌上她不敢吃饱，吃过饭以后却偷偷摸摸地溜到食品橱前边吃东西。如果她敢进工厂的话，一定也会偷钮扣的。

她跟孩子一起祈祷，决不是摆摆样子，而是出自一片真心诚意，往往弄得颧骨通红。她也打孩子，不过她是没头没脑地乱打一通，完全是为了撒气，而且常常一点也占不住理儿。遇到这种场合，狄德利希就威胁她说，要到父亲那儿去告状。他假装走到账房去，却在墙边随便找个地方躲一下，因为把妈妈吓住了而暗自高兴。每逢母亲温柔体贴的时候，他就更加放肆。但是他对自己的母亲毫无敬畏感，她那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性格不允许他这样作。因为他对自己也很看不起，所以他在生活上总是感到内疚、总认为在上帝面前应该感到自惭形秽。

① 狄德尔系狄德利希的爱称。——译者

尽管如此，母子俩还是一同度过不少悠闲舒适的傍晚。逢年过节，他俩总是聚在一起，唱歌啊，弹琴啊，讲故事啊，尽情享受节日的欢乐。当狄德利希对耶稣圣婴的传说起了怀疑时，是听了母亲的劝说才又相信了一个时期，并且从而感到轻松愉快，认为自己毕竟不失为一个忠诚善良的人。此外，他对堡上闹鬼的事也深信不疑，而他的父亲对这类事却不屑一听，因之，在他眼睛里，这位老人也就显得骄傲得似乎应该受到一点惩罚才对。母亲不断地往他脑子里灌输童话故事。她把自己对横穿新辟的热闹的大街和马车道的恐惧感也传染给孩子，而且领着他走过城墙到堡上去。在堡里，他俩虽然心惊胆战，却觉得怪有意思。

在山雀街的拐角上有个警察，过往行人，都得从他身边走过。只要这个警察高兴，不论是谁都可能给送进监狱。狄德利希的那颗心吓得噗通噗通乱跳；他多么想绕个大弯儿！可是那样一来，警察反而会发现他心虚把他抓起来。不成，最好是表白一下自己是个心地坦荡的人——于是狄德利希用颤抖的声音跟警察打听是什么时候了。

一个人竟要受到这么多的可怕的暴力的威胁！童话里的癞蛤蟆呀，父亲呀，亲爱的上帝呀，堡里的鬼怪呀，警察呀，还有那个打扫烟囱的人，他可以把人在烟囱里拽来拽去，把你变成个小黑炭。另外还有医生，他可以刷你的喉咙，你要是哭喊，他就摇撼你。比起上述所有的暴力来，如今狄德利希落到一种更加可怕的暴力中，它简直能把人一口吞掉：那就是学校。他嚎啕大哭地走进了学校，而且因为哭得太厉害，连他本

来会回答的东西也忘得一干二净。狄德利希渐渐地学会，在自己没有把功课学好的时候，就挤点眼泪出来——因为尽管他对学校怕得要死，却并不因此而稍微勤奋一点，或者少胡思乱想一点。在老师没有把他的把戏看穿以前，他借着号哭躲过了不少灾难。对于第一个识破他这一诡计的人他怀着莫大的敬意。他蓦地安静下来，从捂在脸前的胳臂后面满心敬佩地偷偷地望着这个人。在厉害的先生面前他总是毕恭毕敬、俯首帖耳。对于和善的老师他就要玩一些小把戏。但是他总不让老师抓住把柄，而且事后也决不炫耀。每逢挨了严厉的惩罚或者成绩簿上被批上最坏的分数时，他谈起来反而更加洋洋得意。吃饭的时候他向家里人报告："今天贝恩克先生又揍了三个人。"要是别人问起，揍的是什么人？

"有一个是我。"

狄德利希生性就是这样：他以自己能属于这一抹煞了个性的整体为幸福，能属于这一冷酷无情、蔑视人类的机械组织——文科中学为幸福。这是一种冷酷的权势，他为自己也是这种权势的一个渺小的组成部分而感到自豪，尽管这种地位给他带来的只有痛苦。在级任老师过生日的那天，讲台和黑板都用花束装点起来，狄德利希甚至把老师打人用的藤棍也缠裹了花枝。

几年里，他目睹了两次掌握权势的人遭遇不幸的大事，他的心中虽然不无惊悸，然而却另有一番甜滋滋的幸灾乐祸的感觉。一次是一个临时教员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受到校长训斥而且被解了职。另一次是一个首席教员发了疯。这些直到不久以前还大权在握的人居然受到这样惨的打击，居然还有

更高的权势——校长和疯人院——高踞在他们头上，而低低在下的小人物却反而平安无恙，能够在一旁指点着他们的尸体，从而吸取一点改善自己地位的教益。

狄德利希在学校受尽了这架庞大的权力机器的碾轧，但在两个小妹妹面前，他自己成了这种权力的代表。他让她们作听写，要她们故意多写错几个地方，以便自己事后用红墨水大加批改，借机责罚她们。他的处罚很严。小妹妹哭了起来——为了事情不被戳穿，这回该轮到狄德利希低声下气地向她们赔罪了。

为了模仿那些有权势的人大摆威风，他不一定拿人作对象，随便什么牲畜甚而至于东西，他都可以对着发一阵威。他站在荷兰式打浆机前边，看着圆滚子怎样把破布碾碎。“给你们个厉害看看！看你们还敢！狗强盗们！”狄德利希一个人嘟嘟囔囔地说，一双暗淡无神的眼睛这时也闪起亮来。突然他身子一缩，差点儿跌进氯气漂白池里；一个工人的脚步声打断了他这次令人作呕的享乐，让他着实吃了一惊。

只有在他被人殴打的时候，他才感到心安理得。他从来不还手，充其量不过哀求说：“别打脊梁，那容易落残疾。”

这并不是狄德利希缺乏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也不是不看重自己的利益。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挨一顿打并不能给打他的人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而在自己这一方面，也没有受到任何真正的损失。比起这种抽象的价值来，他更看重的是淇淋蛋卷，奈泽西·霍夫饭店的茶房头早就答应过给他这种点心，可是一直没有兑现。狄德利希为了提醒他这位身穿燕尾服的朋友，曾经无数次象办什么要紧事似地一本正

经地穿过山雀街到市场去。有一天，当这位朋友明白表示他根本不想履行诺言时，狄德利希气愤填膺，跺着脚宣布："这太岂有此理了！您要是不马上拿出来，我就找你们老板评理去！"茶房头朔尔施听了哈哈大笑，到底拿出一份淇淋蛋卷来。

这是一次具有实惠的大成功。可惜狄德利希只能提心吊胆、囫囵吞枣地享受，因为沃尔夫冈·布克正在外面等着他。狄德利希生怕他走进来，分去自己曾经许给他的那一份。狄德利希一吃完就把嘴擦干净，走出饭店大门以后立刻破口大骂朔尔施是个骗子，根本就没有什么蛋卷。狄德利希觉得道理在自己一边，他大吵大嚷一顿，是对自己有利的，可是当沃尔夫冈一向他提出要求来，他就一声不吭了。对于别人的要求不能置之不理，更何况沃尔夫冈的父亲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大人物呢！老布克先生不系硬领，只系一个白绸子领结，嘴上蓄着一大撮银白胡须。他那上半截镀金的大手杖橐橐地敲击着碎石路，多么沉着，多么威风！布克先生头上戴一顶圆顶大礼帽，虽然是白天外套下边也常常露出礼服的后裾，因为他忙于参加集会，为全城的事操心。公共浴室也好，监狱也好，总而言之，只要看到公共场所，狄德利希就想："这是老布克先生的财产！"这个人一定又有钱又有势。所有的人，连赫斯林先生在内，见了他都老远就把帽子摘下来。既然如此，如果从他儿子手里抢走什么东西，势必会引起难以臆测的危险。为了不致被他奉若神明的巨大权势压成齑粉，狄德利希行事必须小心谨慎、圆滑周到。

只有一次，在中学四年级的时候，狄德利希把一切顾虑抛

到脑后，蛮干了一场，成为一个陶醉在胜利中的压迫者。他平日就戏弄过同班的唯一犹太同学，这本是班上一件受人称许的风气，但是这次他却想搞出一个不平常的大场面来。他拿作绘图标本用的大木块在讲台上搭了一个十字架，把那个犹太学生按倒在地上。虽然对方拚命抵抗，他却死不放手。他的力气很大。狄德利希所以有这么一股力气，是因为受到周围的一片喝彩声和学校内外数目占绝对优势的纷纷向他伸手帮忙的一大群同学的怂恿。因为通过他个人，行动起来的却是奈泽西的全体基督徒。责任由大家分担，罪责人人有份，这是多么惬意啊！

一场陶醉消逝以后，接踵而来的是轻微的恐惧。但是狄德利希看到第一位老师的面孔就恢复了全部勇气；这张面孔虽然带着些困惑的神情，却是一团和气。至于别的人更是公开对他表示称许。狄德利希则报以谦逊的会心的微笑。从此以后，他在学校的生活比较好过了。既然他已经博得了新的级任老师的欢心，全班的同学自然不能不对他表示尊敬。在这位老师作级任老师期间，狄德利希成了全班最优秀的学生和秘密的监视人。最低限度第二种荣誉职位他以后也一直保持下去。他跟全班同学交情都不坏，听见别人大谈他们的恶作剧时，他也笑起来。他的笑声真挚而爽朗，如同一个老成的年青人以宽容大度对待别人的轻浮放荡那样。可是到了休息的时候，趁着到老师那儿交值日簿的机会，他把一切都作了汇报。谁给老师起了绰号，谁发表了反对老师的煽动性的谈话。当他低垂眼皮偷听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内心好象被一种放荡而恐怖的感觉所攫住，如今在他重述这一切时，这种感情

仍然支配着他，使他的声音微微颤抖。因为当统治者的威信受到动摇时，他的内心深处常常有一种感情在活动，一种类乎亵渎神明的满足感，几乎有些象偷偷地赶快咬人几口才能解恨的那种感觉。只有通过给别人告密才减赎了一些自己这种犯罪的冲动。

另一方面，狄德利希对那些因为他的活动而影响了学习前途的大多数同学也并没有个人的恩怨。他是作为事物必然发展的毫不徇情的执行者而行动的。事后，他可以走到受害者面前表示同情，那感情的真挚几乎是无法怀疑的。曾经有一次，一个很久就有抄袭各种作业嫌疑的学生通过他的帮助被揭发出来了。他在老师的授意下让那个学生抄了一道数学题。他故意在算式中间弄错了一部分而把最后的答案作对。就在这件作弊案被揭穿的当天晚上，几个毕业班的学生在一家花园饭店的门口聚会，一面喝啤酒一面唱歌。上完体育课以后这样作并不算违犯校规。狄德利希有意在他的牺牲者的身边找个座位。在一次举杯祝饮之后，他让自己的右手从酒杯上滑下去，落到那人手上，恳切地望着那人的眼睛，用充满感情的男低音一个人唱起来：

> 我有一个老伙伴，
> 比他好的难得见……

由于他把在学校厮混的这套办法摸得越来越熟，各门功课也渐渐能对付下来了，虽然也没有哪一门超过了学校所要求的标准。另外，他的知识范围只限于课本上写着的那些，课

本以外的他就一无所知了。德文作文是他最不熟练的一门功课。谁要是擅长作文，他就对谁怀着难以理解的不信任。

自从升入最高班以后，他的毕业文凭已经稳拿到手了。老师也好，父亲也好，现在常常想到的是，他应该进大学深造。老赫斯林先生在1866年和1871年曾经两次到过柏林，随着队伍穿过勃兰登堡门。他决计把狄德利希送到柏林去。

因为不敢离开腓德烈大街一带，狄德利希就在蒂克街租了一间房子。这样他上学放学回家只要走一条直路就成了，决没有迷路的危险。因为没有其他的事可作，他一天到学校去两次，剩下来的时间常常想家想得掉眼泪。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赐给他一个幸福的童年。除非万不得已，他总是足不出户。他平时甚至连饭也不敢吃，生怕在月底以前把钱花亏空了。此外，他还经常地摸摸口袋，看看钱是不是还在。

尽管他十分孤独、寂寞，却始终没有拿着父亲给他的介绍信到布吕歇尔街去拜访戈培尔先生。戈培尔先生原来也住在奈泽西，是一家纤维工厂的厂主，他的产品也供应给赫斯林先生开的工厂。到了第四个星期日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羞怯，来到布吕歇尔街。戈培尔先生身体矮壮，两颊通红，从前他在父亲的账房里也见过。当这位戈培尔先生迈着两条短腿摇摇摆摆地向他走过来的时候，狄德利希立刻奇怪地问自己，为什么自己没有早点到这儿来。戈培尔先生一开口就把奈泽西全城的人都问到了，特别是老布克。尽管戈培尔先生的胡子花白了，但却跟狄德利希一样，从孩提时代起对老布克就非常敬

仰。自然他的敬仰看来是出于另外一些原因。这才称得起是个人物呢，值得脱帽致敬！他是德意志全国人民应该尊敬的伟人之一，远比某些总是主张以铁血拯救一切、到头来反而使国家背上累累债务的人更值得尊敬。早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年代中老布克就挺身而出，甚至还被判处过死刑。"是的，我们能以自由人的身份坐在这里，"戈培尔先生说，"这不能不感谢象老布克这样的人。"他又打开了一瓶啤酒。"今天居然还有人想让骑兵的马靴把我们踩在脚底下……"

戈培尔先生自命为自由思想者，俾斯麦的反对派。不论戈培尔先生说什么，狄德利希都唯唯称是；他对于首相、自由、年青的皇帝都没有自己的意见。但是突然间他困窘得无地自容：一个年青的姑娘走了进来，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姑娘的美貌、娴雅震慑住了。

"我的女儿阿格妮斯，"戈培尔先生说。

狄德利希穿着一件满是褶子的常礼服站在那里，活象一个瘦削的士官学校学生，一张脸涨得通红。年青姑娘把手伸给他，看样子她是想跟他客气几句。可是怎样跟她打交道，狄德利希却一点门道也没有。姑娘问他喜欢不喜欢柏林，狄德利希说了句："喜欢"；她又问他去看过戏没有，他也只回答了一个词："没有"。他觉得浑身不舒服，一阵阵往外冒冷汗。他差不多已经不再怀疑，这时起身告辞将是唯一能引起这位年青姑娘兴趣的事。可是该怎样离开这里呢？幸好这时又来了另外一个客人，一个嗓音粗大、满口梅克伦堡土话的膀大腰圆的小伙子。这人名叫马尔曼，看来是个工科学生，戈培尔家的房客。马尔曼提醒阿格妮斯，他们曾经约好要出去散步。狄

德利希也被邀请一同去。他吓了一跳，忙不迭地推辞说，外面还有个朋友在等他，立刻就想拔脚溜走。“感谢上帝，”他心里想，“她已经有了主儿了。”想是这样想，心里还是刺痛了一下。

戈培尔先生在黑暗的过道里替他打开大门，问他这位朋友熟悉不熟悉柏林的街道。狄德利希撒了个谎说，他的朋友是柏林人。“如果你们俩都不认识路，一定会乘错公共马车。您到柏林以后，一定尝过迷路的滋味了？”狄德利希承认了这一点，戈培尔先生露出满足的神情。“这地方可跟奈泽西不一样。走不对道，在街上一转就是半天。就拿您从蒂克街的住所到我们哈雷门这段路来说，要是在奈泽西，恐怕已经绕了三个圈儿了……好吧，下星期日中午您到我们家来吃便饭！”

狄德利希答应了。等到这一天来到，他又想不去践约；只是因为怕这样作会惹恼自己的父亲，他才硬着头皮去了。这次他竟不得不单独和戈培尔小姐周旋。狄德利希摆出一副只谈公事的面孔，仿佛丝毫不想和她表示亲昵。戈培尔小姐又拿看戏当作谈话的开端，但是他语气生硬地把她的话打断：他没有时间干这类事。啊，对了，她爸爸跟她说过，赫斯林先生在大学读化学？

“是的，一般说来，这是唯一一门站得住的科学。”狄德利希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戈培尔小姐故意让自己的皮包落在地上；他俯下身去拾，动作慢腾腾、懒洋洋，手还没有伸到地方，她自己就把皮包拾起来了。虽然如此，她还是娇声细气地向他道了谢，神情几乎有些羞怯，这使狄德利希很冒火。“卖弄风情的女人多少有些

讨厌,"他想。她在皮包里翻寻什么东西。

"还是叫我给弄丢了。我是说橡皮膏。又出血了。"

她把缠裹手指的手帕解下来。手指雪白，狄德利希的脑子不禁一转,那上面的血珠一定会渗进皮肤里去的。

"我有,"他突然喊起来。

他攥住她的手指,在她还没有来得及把血擦去以前,他已经用舌头舐干净了。

"您这是作什么?"

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他紧皱着双眉说:"噢，我是个化学家,什么东西没尝过!"

她笑了。"啊，对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您也是一位医生。您真是一位好医生,"她说,一边看着他给她贴橡皮膏。

"好了,"他冷淡地说，向后退了一步。他觉得头昏脑胀,心里想:"只要别老接触她的皮肤就好了！柔软得让人厌腻。"阿格妮斯的目光从他身旁掠过。过了一会,她又开了个头儿:"咱们在奈泽西有没有共同的亲友?"她逼着他跟她一起把好几家数了一遍。原来他们俩也有表亲关系。

"您的母亲还健在,是吗?那您多幸福啊！我母亲早就死了，我自己也活不长。这种事是能预感到的。"——她神情悒悒地笑了笑,仿佛在向他乞谅。

狄德利希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想,没有比这种感情更愚蠢的了。两人又相对无言地过了一会儿——双方正急于找话头,想打开僵局,那个梅克伦堡小伙子又插进来了。他和狄德利希握手的时候使出了十分力气,痛得狄德利希连脸也扭歪了,而他却带着胜利者的笑容直望着狄德利希的眼睛。接着他大大

咧咧地拉过一把椅子，一直放到阿格妮斯的膝盖前边，就兴高采烈、神气十足地和她攀谈起来。他问东问西，但所有这些话题都是不容第三者插嘴的。狄德利希被孤零零地扔在一边。但是这样冷静地从侧面观察阿格妮斯，他倒发现一件事：这个女孩子并没有什么使人惊心动魄的地方。说实在的，她根本称不上美丽。她的鼻子生得太小，鼻尖向里勾，鼻梁自然也不宽，上面还生着一些雀斑。她的棕黄色的眼睛生得太近，看人的时候总是一眨一眨的。嘴唇生得太薄，整个面孔也太瘦。"要不是她额角上浓密的红棕色头发和白嫩的皮肤……"他看到自己刚才舐过的手指甲并不太干净，这也使他感到某种满足。

戈培尔陪着他的三个姐妹回来了。其中一个还带着丈夫、孩子。父亲和几位姑母一一和阿格妮斯拥抱接吻。他们的热情带些做作，但是却露出小心翼翼的神情。女孩子在这一群人里面比谁都高，比谁都瘦，别的人都刚刚够着她那瘦削的肩膀；她低垂着眼皮看他们，带着些心不在焉的样子。只有在她父亲吻她的时候，她才现出庄重娴静的神色。这一切狄德利希都看在眼里，他甚至在阳光下看到阿格妮斯红色头发遮掩下的腮帮上绽出的青筋。

进餐厅时，他需要陪送阿格妮斯的一位姑母。那个梅克伦堡人则挽着阿格妮斯的胳臂。狭长的餐桌四周响起了一片窸窸窣窣的丝绸衣裙曳地声。男人都把常礼服叠起来搭在膝上。有人轻声咳嗽，男人们摩擦着手掌。汤终于端上来了。

狄德利希的席位离阿格妮斯很远，如果不向前探身就看不见她，他有意避免这样作。因为他的邻座女客不跟他谈话，他得以放量大吃烤小牛肉和花椰菜。他仔细地听着别人对每

道菜的品评，自己也不得不随声附和几句，称赞菜烧得好吃。有人拦着阿格妮斯不让吃凉拌菜，也有人劝她喝红葡萄酒。她还得告诉别人，早晨出去散步的时候有没穿胶鞋。戈培尔先生转过头来告诉狄德利希说，他和他的几位姐妹最初在腓德烈大街不知道怎么一来走散了，直到上了公共马车才又碰在一起。“这样的事您在奈泽西是不会遇上的，”他十分骄傲地从桌子的另一端大声说。马尔曼和阿格妮斯在谈论一个音乐会。她非去不可，她爸爸不会不答应她的。戈培尔先生委婉地劝阻她，姑母们异口同声地支持戈培尔先生的意见。阿格妮斯得早一点睡觉，得尽快地到郊外空气好的地方去；这一年冬天她太辛苦了。阿格妮斯和他们争辩。“你们哪次都不让我出门。你们真太可怕了。”

狄德利希暗暗对她表示同情。一种英雄侠义的心肠油然而生，他多么希望能使她一切都称心如愿，感到幸福，使她感激自己……正在这时候戈培尔先生对他提出一个问题：他愿不愿意听音乐会。“我不知道，”他带着不屑的神情说，他看见阿格妮斯正向前探着身子。“是什么样的音乐会？只有有啤酒喝的音乐会我才去。”

“说得有理，”戈培尔先生的妹夫说。

阿格妮斯的身子向后靠去，狄德利希对自己刚才说的话后悔不迭。

可是大家一心等待着的奶油甜食始终迟迟不上。戈培尔先生叫他女儿去看一看。她还没有来得及把装煮水果的盘子放下，狄德利希已经一跃而起——椅子砰的一声碰到墙上——，咚咚咚地走到屋门口。“玛丽！快点上奶油甜食！”他向外

边喊。他涨红着脸，目不斜视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但是他看得很清楚，大家都在交换眼色。马尔曼甚至鄙夷不屑地吁了一口气。戈培尔先生的那位妹夫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总是彬彬有礼，应该这样！"戈培尔先生一片深情地向阿格妮斯笑了笑，可是阿格妮斯的眼睛却盯着煮水果，始终没有抬起来。狄德利希把膝盖紧紧顶住桌子，差一点使桌面翘起来。他心里想："噢，上帝，上帝，我要是没作这件事该多么好！"

从饭桌上站起来以后，他和大家都握了手，只有对阿格妮斯他有意避开。到了喝咖啡的屋子他小心地拣了一个座位，让马尔曼的宽肩膀遮住他对阿格妮斯的视线。三位姑母中的一个很热心地要跟他谈话。

"您在大学学什么，年青人？"她问。

"化学。"

"啊，我懂，是物理吗？"

"不是，化学。"

"啊，我懂。"

虽然一上来她的样子很唬人，可是很快就原形毕露了。狄德利希暗自管她叫蠢鹅。所有这些人他看着都不顺眼。他闷闷不乐，用敌对的目光打量着这些人，直到最后一批亲戚也起身告辞了。阿格妮斯和她父亲把客人送出大门。戈培尔先生从屋外回来，发现这个年青人孤零零地还待在屋子里，不由一愣。他满腹狐疑地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把手伸进口袋里。等到狄德利希向他告辞，并没有提出向他借钱的事，戈培尔的好客热情才又流露出来。"我替您向我的女儿问好，"他甚至主动提出。到了大门口，他犹豫了一会儿说："下星期您再来！"

狄德利希打定主意，以后决不再登这家人的门了。虽然如此，第二天他还是把一切事都撂下，跑遍全城，打听到一家可以替阿格妮斯买音乐会入场券的铺子。首先他必须在一张张挂着的海报上找到阿格妮斯提到的那位音乐大师的名字。是这个人吗？这个名字象不象？狄德利希决定就买这个人的。等他问到票价是四马克半一张，吓得他把眼睛瞪得滚圆。怎么，花这么多钱就为了看一个人演几只曲子？要是能办得到，他真想转身就走！他付了钱，走到门外以后，开始是对这个骗局气愤得要死。但当他想到，这都是为了阿格妮斯，又很为自己这样做而受到感动。他穿过拥挤的人群往回走，越走越觉得幸福，心里一阵阵飘飘然。这是他为别人破费的第一笔钱。

他把戏票放在一个信封里，除了戏票以外没有再装别的。为了不暴露自己，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他是用工整的书法写的。当他正站在信箱前边的时候，马尔曼恰好走过来，满脸讥嘲地对他笑了笑。狄德利希觉得自己的一切完全被他看透了，不由得打量了一下从信箱口抽回的那只手。但是马尔曼只不过表示想看看他的住所。马尔曼发现，狄德利希住的地方活象一个老处女住的屋子。甚至连咖啡壶都是他从老家带来的！狄德利希羞得脸上一阵阵地发烧。当马尔曼鄙夷不屑地翻开他的几本化学书，又噼里啪啦地合起来的时候，狄德利希为自己选学这门专业而感到害臊。这位梅克伦堡人大大咧咧地在他的沙发上打滚，问他说："您喜欢不喜欢戈培尔家的姑娘？很逗人爱，是不是？别脸红啊！您不妨对她献献殷勤。如果您真有意思的话，我可以让位。这样的机会我少说也有十五

六个。”

看到狄德利希不在意地谢绝了他的建议，马尔曼又说：

“您大有成功的希望。不然，我可真不了解什么是女人了。这个红头发的姑娘！——当她觉得别人没有看见的时候，就使劲地盯着人看，难道您没有发现吗？”

“她可没有盯过我，”狄德利希用更加不屑的语气说，“我也讨厌这一套！”

“我真为您可惜！”马尔曼扯开嗓子大笑。这以后他提议到外面蹓跶蹓跶，结果两个人串了好几家啤酒馆。街头煤气灯初亮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醉意酩酊了。时间更晚一点，走在来比锡大街上，狄德利希无缘无故地挨了马尔曼一记重重的耳光。他说：“噢！您这真是太——”下面的一个词“岂有此理”，他并没有敢说出口。那个梅克伦堡人拍着他的肩膀说：“为了我们的友谊，小伙子！一切都是为了友谊！”——除此以外，他还把狄德利希口袋里最后的十个马克拿走了……，四天以后，他发现狄德利希饿得浑身乏力，又把从别处借来的钱慷慨地分给了他三个马克。星期日在戈培尔家作客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肚子空得那么厉害，狄德利希也许是不会去的——，马尔曼对大家说，赫斯林把自己的钱都折腾光了，今天可以饱餐一顿了。戈培尔先生和他的妹夫都颇表谅解地笑起来，可是狄德利希看到阿格妮斯望着他的那种愁苦的探询的目光，真感到无地自容。她一定是在鄙薄自己呢！狄德利希在绝望中安慰自己说：“反正都一样，她早就这样看不起自己了。”这时阿格妮斯问他，那张音乐会入场券是不是他寄来的。所有的人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没有的事！我哪里想得到作这个，”他的话说得很不客气，大家都信以为真了。阿格妮斯的目光又在他脸上停留了一会儿才望到别处去。马尔曼招待太太小姐们吃糖果，最后把剩下的一古脑儿放在阿格妮斯面前。狄德利希的眼睛里仿佛根本没有阿格妮斯这个人存在似的。这次他吃东西比上次还多；反正大家都认为，他是为了吃一顿才来的。当大家决定，要到格吕内瓦尔德去喝咖啡的时候，狄德利希立刻慌忙告辞。他甚至还加添了一句：“我另有个约会，我不能让人久等。”戈培尔先生把自己的一只肥胖的小手搭在他肩膀上，低着头，目光炯炯地盯着他悄没声地说：“别害怕，我们自然会请您的客！”但是狄德利希却气哄哄地赌咒说，问题不在这里。“好吧，那么至少请您以后随时到我们家来，”戈培尔先生最后决定说，阿格妮斯也点头表示同意。看样子，她甚至还想说几句什么，可是狄德利希却没有等她开口便走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他都是在街上闲荡过去的，心情又有些得意，又有些悲哀，好象刚作了一件什么伟大的牺牲。晚上，他坐在一家拥挤不堪的啤酒馆里，两手撑着头，独自对着酒杯不时颔首，仿佛如今他已了解了什么是命运似的。

对于马尔曼那种强逼硬索的借钱方式该怎样对付呢？星期日这个梅克伦堡人给阿格妮斯带来了一个花束，而狄德利希到她家去作客，却是两手空空。他本来有权利说：“这些花是我送给您的，小姐。”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对阿格妮斯好象比对马尔曼怀着更多的怨气。马尔曼有时不能不使他衷心佩服。譬如说，晚上走在路上，马尔曼会跑到一个陌生人背后，一巴掌把人家的大礼帽打扁，尽管狄德利希清清楚楚地知

道，马尔曼的这种举动实际上是对自己发出的警告。

这个月月底，他收到一笔预期之外的款子，这是他母亲为他过生日积攒下来的。于是在他到戈培尔家的时候，带去了一个花束。花束并不很大，一方面为了不使自己太突出，另一方面也为了不使马尔曼觉得是对他挑衅。年青的姑娘接过他的花束时脸色非常感动，狄德利希的笑容显得既宽厚又有些困窘。他觉得从来没有一个星期日过得象这一天那么欢畅；当人们提议去逛动物园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有感到奇怪。

大队人马出发了。马尔曼已经点清了人数，一共十一口。他们一路上看见的女人都跟戈培尔先生的姐妹一样，穿着与平日迥然不同的衣服，仿佛她们今天忽然都成了上流社会的贵妇，要不然就是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男人们穿着常礼服；只有少数人和狄德利希一样下身也配着黑颜色的裤子，但是大部分人都戴着草帽。他们拐进了一条旁街，这条街宽敞、空旷，建筑物都是一个式样，看不见一个行人，也看不到一堆马粪。快走完一条街，他们只遇到一群穿着白衣服、黑袜子、系满了花结的小女孩；她们正在拉成个圈子尖着嗓子唱歌、跳舞。不久他们就又来到热闹的大马路上。这里，香汗淋漓的太太们正在不顾命地抢着上公共马车，一点也不甘示弱地跟她们抢座位的小店员和她们那红通通的脸膛一比，显得个个面无血色，随时都有晕倒的危险。所有的人都拚命向前赶，所有的人都奔向一个目标，奔向一个最后能安闲享受一番的地方。每个人的面容都带着一种固执的表情，仿佛在说："来吧，活儿我们是干够了！"

在女客面前，狄德利希装出一副城里人的样子。在车厢

里面他替她们抢了好几个座位。他看见一个男人正要占一个座位，马上使劲儿踩了那人一脚，把他拦住。那个人回了一句"无赖"，狄德利希马上也回敬了一句。可是后来发现，这人原来是戈培尔先生的一个熟人。戈培尔先生刚刚为双方作过介绍，狄德利希和对方马上都显示出高尚的绅士风度：谁也不肯让对方站着，自己坐这个座位。

在动物园里喝咖啡的时候，狄德利希的座位恰好挨着阿格妮斯——为什么今天干啥都这么走运呢？——阿格妮斯一喝完咖啡，就要去看动物，狄德利希热烈支持她这一提议。他今天洋溢着冒险精神。走到关着猛兽的笼子的狭道前面女客们都转身回去，狄德利希却自告奋勇要陪伴阿格妮斯去看猛兽。"你们最好把我也带上，"马尔曼说。"万一兽笼的哪根栏杆脱了臼呢——"

"脱了臼您也安不上，"阿格妮斯顶了他一句，说着就走了进去。马尔曼在后面哈哈大笑起来。狄德利希跟在阿格妮斯身后，心里一阵阵发慌：一方面因为他左右两旁都是向他作势欲扑的猛兽，除了鼻息咻咻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另一方面因为他前面走着一个年青姑娘，香味一阵阵袭进他的鼻子里来。快走到尽头时，她转过身来说：

"我不喜欢说大话的人！"

"真的吗？"狄德利希心花怒放地问。

"今天您很讨人喜欢，"阿格妮斯说。狄德利希马上接嘴说：

"我愿意永远能让您高兴。"

"真的吗？"——她的声音听去有些颤抖。两个人四目相

视地对看了一会儿，双方的面部表情都好象在表示，这一切自己是配不上的。年青的姑娘抱怨道：

“这些野兽气味太难闻了。”

于是他们开始往回走。

马尔曼迎着他们走来。“我只是想看看，你们是不是能逃回来。”接着他把狄德利希拉到一旁。“怎么样？小妞作什么了？您也很顺手吧？我不是一开头就说，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吗？”

狄德利希一言不发。

“我看您真动手干起来啦？我要跟您说一说。我在柏林只剩一个学期了，以后您就可以继承我的遗产。可是在这以前您最好还是耐心等一等——”安在他那粗壮的躯干上的一颗小脑袋突然摆出一副刁钻的表情。“——小朋友！”

交代完这一番话，他把狄德利希放开了。狄德利希吓得心惊肉跳，连靠近阿格妮斯的身边都不敢了。可是阿格妮斯对马尔曼跟她说的话却并不怎么注意听，她回过头来喊：“爸爸！今天真好，今天我玩得真有意思。”

戈培尔先生用两只手攥住女儿的胳臂，装作要紧紧搂抱她的样子，但是却没有挨着她的身体。他的一双明亮的眼睛笑盈盈的，变得润湿起来。当亲戚们告辞走了以后，他把自己的女儿和两个年青人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今天这个日子必须庆祝一下；他们得沿着菩提树大街散一会步，然后找个地方吃一点东西。

“爸爸今天也放任不羁了！”阿格妮斯喊道，转过头来看了狄德利希一眼。可是狄德利希却连眼皮也没敢抬。在市区火

车的车厢里他的行动也是又迟缓又笨拙，结果和别的人都远远分开了。到了腓德烈大街，被人群一挤，他和戈培尔先生落到了后面。忽然戈培尔站住了，慌里慌张地在胸前摸了一阵，问道：

“我的表哪里去了？”

他的怀表连同表链都不翼而飞了。马尔曼说：

“您在柏林不是住了很久了吗，戈培尔先生？”

“可不是！”——戈培尔不理会马尔曼，可是对狄德利希说：

“我在这里住了三十年了，可是这种事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他的语调居然还流露出几分深为得意的样子：“您看见了，这种事在奈泽西是根本不会发生的。”

吃饭的事不得不搁在一边，大家走到派出所受了一顿盘问。阿格妮斯不住声地咳嗽；戈培尔浑身抽搐。“我们现在太累了，”他嘟嘟囔囔地说，勉强摆出笑脸来。跟狄德利希告了别。狄德利希有意避开阿格妮斯伸出的手，笨拙地掀了掀帽子。一辆公共马车从旁边驶过来，马尔曼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已经纵身跳到车上，身体的灵活让人大吃一惊。他总算逃开了！现在假期也开始了！什么他都摆脱开了！回到家里，他作的第一件事自然是把那些最厚的化学书乒乒乓乓地扔在地上，甚至连咖啡壶他也已经举在手里，可是这时外面一扇门吱吜响了一下，他连忙又把地上的东西拣起来。这以后他坐在一只沙发角上，托着头，呜呜地哭起来。如果开头的时候一切不是这么美该多么好！他算是落进她的圈套里去了。这是女孩子们的惯技：她们常常这样对待一个人，只不过

是为了同她真正要好的人寻找一点谈笑的材料。狄德利希知道得很清楚，他跟这样一个人竞争是毫无希望的。他把自己和马尔曼权衡了一下，认为如果有哪个女孩会选中他，那将是他所不能理解的事。“我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他思忖道，“女孩子要是爱上了我，那才是傻瓜呢。”他又想到那个梅克伦堡人可能到他这里来更放肆地恫吓他一顿，心里非常忧惧。“我再也不跟她来往了。但愿我赶快离开这里才好！”以后接连好几天他一直把门关得紧紧的，极度紧张地坐在屋里。他的钱刚一寄到，马上就离开柏林了。

他母亲有些生疏又有些嫉妒地盘问他在外面的经历。只过了这么短时间他已经成了大人了。“哼，柏林这个地方！”

母亲不希望他再回柏林去，想让他转到另一个小地方去上大学。狄德利希全心赞成，可是父亲认为这样作有利也有弊。他让狄德利希给他讲了许多戈培尔家的事。看见过戈培尔先生的工厂没有？到另外一些工商业界的朋友家去过没有？赫斯林先生希望狄德利希趁放假的日子了解一下自己厂里造纸的过程。“我已经有了一把年纪了，我身上的那块弹片也早不只是给我刺痒的感觉了。”

狄德利希一有机会就从家里溜出去，到格贝尔申树林或者到戈泽附近沿着鲁格河散步，把自己的身心浸沉到大自然里去，因为现在他会这样作了。他第一次发觉，远处的山丘是忧郁的，或者象是怀着无限的思恋；他发现太阳象自己炽热的爱情，雨点是自己的眼泪，因为他常常哭泣，有时他还试着作诗。

有一次他走进一家雄狮药房，发现站在柜台后面的是自

己的一个中学同学戈特利布·霍尔农。“是的，今年夏天我在这里实习作药剂员，”霍尔农解释说。有一次他还不小心中过毒，象条鳝鱼似地身子蜷缩起来。一时这成了全城谈论的话题。但是秋天他就要到柏林去，准备从科学上学习一下这个行业。柏林有什么有趣的事？因为自己在这一方面胜人一筹，狄德利希得意非常，马上吹嘘起他在柏林的经历来。药剂员对他说：“咱们两个人一起要把柏林闹个天翻地覆。”

狄德利希答应得并不很痛快。到小城市去上大学的主意打消了。夏天快过完的时候——霍尔农的实习还有几天才能满期——狄德利希一个人回到柏林。他没有回到蒂克街的住房，为了躲避马尔曼和戈培尔一家人，他远远搬到格宗德布伦一带去。他在这里等着霍尔农，可是霍尔农却一直迟迟不露面，虽然他早已通知狄德利希启程的日期了。最后他终于来了，戴着一顶绿黄红三色的小帽。原来他一到柏林，就被一个同学拉进了一个大学生团体里去。他一定让狄德利希也参加。这个团体叫“新条顿社”，是一个非常高贵的组织，霍尔农向他介绍说。那里面只有六个学制药学的学生。狄德利希故意用鄙视不屑掩盖起自己的恐惧，但是这也不顶事。霍尔农已经在别人面前提起过他，他决不应该让霍尔农下不来台，至少他得去一次。

“可是就是这一次，”狄德利希的语气很坚决。

这一次时间拖得很长，直到狄德利希醉得人事不省，跌到桌子底下被别人抬出来为止。他刚苏醒过来，他们又把他拉到一家早餐酒家去。狄德利希已经成为这些人的酒友了。

他觉得这个角色对自己再合适不过了。他坐在一大圈人

里面，这些人没有谁跟他过不去，除了让他喝酒外，对他没有别的要求。他满怀感激之情，亲热地对着每一个要求跟他碰杯的人举起酒杯。喝酒也好，不喝也好，坐也好，站也好，说话也好，唱歌也好，大部分都不由自己作主。干什么都有人大声下命令，只要不出差错地跟着作，一个人就能跟自己、跟整个世界和睦相处。当狄德利希参加蝾螈饮酒礼① 第一次没有醉倒的时候，他眉开眼笑地环视了一周，几乎为自己的完美无缺而感到羞愧。

可是比起他在唱歌一方面的娴熟老练来，这实在算不了一回事！在中学校的时候他就是一名唱歌的能手，从第一本歌集起，哪只歌在第几页他都背得出来。现在也是这样，只要用手指把扔在一汪啤酒当中的歌集一掀，就能比任何人都快地找到要唱的那只歌。有时候他一晚上都满怀崇敬地望着主席的一张嘴，希望后者能叫大家唱一只自己喜爱的歌。遇到这种情况，他会勇气十足地嗡嗡地说："他妈的，他们哪里懂得什么叫自由？"他听着坐在自己旁边的胖子德利奇嗡声嗡气的歌声，看着墙上挂着的三色软帽，对着一张张唱同一只歌、喝同一种酒的张开的嘴巴，鼻子里嗅到空气中的啤酒香，连人们在热气里出的汗也带着啤酒味，他感到在这个古老、低矮、半明不暗的小酒馆里又舒适又安全。时间久了，他觉得自己好象跟所有的人从一个身体里往外冒汗，他完全融化在这个小团体里了。这个团体支持着他的思想和希望。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男子汉，身份地位很高，而且非常光荣，因为他是这个团

① 蝾螈饮酒礼——三口喝干一杯啤酒，连饮三杯。每饮一口把酒杯在桌上磕碰一下。——译者

体的一个成员。谁也不能把他开除出这个团体，谁也不能单独地伤害他。马尔曼要是有胆子，尽管让他到这里来吧！挺身站起来的不是狄德利希一个人，而是二十个人！狄德利希真心希望马尔曼能到这里来，他的胆气如今确实有这么壮。如果可能，马尔曼最好把戈培尔也带来，那时候他们就会看到，狄德利希已经成为什么样的人了，那时候他的仇就报了！

但是狄德利希特别抱好感的还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心地最好的人——坐在他的邻座的胖子德利奇。在这个白白净净、油光水滑、一团和气的大肉团里好象蕴藏着某种非常令人心安、令人信任的东西。他坐在椅子上，下半身的肥肉从椅子四面溢出来，靠着好几个垫枕把身子垫到和桌面差不多高，这样他的最大的愿望就已经满足了。他把两只胳臂肘往桌面上一靠，除了举起酒杯、放下酒杯以外，谁也看不到他作别的什么动作。德利奇坐在这里恰得其所，没有人比他更合适。无论是谁，只要是看到他坐在那里，决不会想起他还曾经有过站着的时候。这个人天生是坐啤酒台子的。他的裤裆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可怜巴巴地往下坠着，只有这时候才显出本来面目，全部鼓胀起来。也只有当德利奇的后部鼓足了气，他的面孔才随之隆起，容光焕发，洋溢着对生命的欢乐情绪，说的话也充满了幽默和机智。

有时候，哪个年轻的一年级大学生跟他开玩笑，把他的啤酒杯拿开，这时一幕好戏就开场了。德利奇虽然四肢都不动，眼睛却随着那只拿走的酒杯到处转，而且脸上突然显出对生存的全部严肃性感到莫大的焦虑。他用男高音大声说着萨克森土话："小伙子，别弄泼了！你把我那活命的水拿走干啥？

你这简直是卑鄙、恶毒地谋害我呀！我要控告你！”

如果这个玩笑再开得长久一点，德利奇的白胖胖的面颊上的肥肉就会搭拉下来，他开始低声下气地哀求。但是一等啤酒杯回到他的手里，你看他脸上的阴云马上消散干净，马上喜笑颜开，表示要跟所有的人和好如初。这时他就会说：“你还是个好人，祝你健康长寿！”——他一仰脖把酒喝干，敲着酒杯盖招呼大学生会的侍役：“茶房头！”

几个钟头以后，德利奇连人带椅子都转向另一边，他把头伸在水龙头下面的脸盆上。水哗哗地响着，德利奇仿佛要窒息似地用嘴喷水。好些人受了这种声音的刺激，连忙往厕所里跑。德利奇的脸色比刚才更加难看了一些，可是又说了一些新的笑话，重新把椅子靠到啤酒台子前面。

“好，现在可以重新开始了，”他说。“刚才我离开这里，你们谈什么啦？除了谈女人难道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女人对我有什么用？”他的嗓音越来越高。“连一杯酸啤酒都不值！来呀，茶房头！”

狄德利希认为德利奇这话说得有道理。他是领教过女人的，他再也不跟女人打交道了。啤酒具有最理想的价值，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

奇妙的啤酒，奇妙的酒精！你只要一坐下，越喝越想喝。啤酒可不象卖弄风情的女人，它对你又温柔又忠诚。你跟啤酒打交道的时候用不着象跟女人那样讨价还价，希冀什么，追求某个目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你只要往肚里灌，自然就见功效。你感到自己扶摇直上，升腾到生活的顶峰，成为一个自由人，精神上非常自由。即便警察把酒馆重重包围

住，这又有什么关系？喝进去的啤酒已经化成了你内在的自由。你仿佛已经顺利地通过毕业考试。你已经“大功告成”，得到博士学位，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地位，既有钱又举足轻重。你是某一个生产风景明信片或者手纸的大工厂的厂主，千百万人手里都拿着你毕生事业所创造出的东西！从啤酒台子旁边，你逐渐向广大的世界扩展，逐渐感到事物间伟大的联系，和宇宙精神合为一体。正是这样，啤酒这样使一个人高高升腾起来，使他找到上帝！

他多么希望年复一年、永无休止地这样混下去呀！可是不成，这些新条顿人不让他这样。几乎从头一天起，这些人就反复向他宣传，正式参加社团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有什么好处。以后，他们越来越不隐讳地劝说他参加。尽管狄德利希一再声明，他只愿意作一个酒友，他对这样一个已获得大家公认的位子业已习惯而且心满意足，可是他的申诉一点用也没有。他们反驳说，这个大学生团体的目的，也就是说培养坚毅的性格和理想主义精神，只靠坐啤酒馆还不能实现，虽然他们不否认坐酒馆也很有裨益。狄德利希浑身打着哆嗦；他知道得很清楚，这一番话是什么意思：他必须参加一次击剑。这些人不止一次在空中挥舞棍子，给他表演怎样互相刺杀；另外他也有很多次看到哪个会员头上戴着一顶黑帽子，散发着碘仿的气味。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不禁毛骨悚然。他闷闷不乐地想：为什么我要留在这里扮演这酒友的角色呢？我非得离开不可！

他还是没能逃掉。虽然如此，在他获得初次经验以后，他的心马上安定下来。他全身上下裹得这样严实，不但戴上头

盔，而且还罩上防护眼镜，他根本不可能受什么严重伤害。既然在啤酒馆里他一向都是老老实实、服从口令，在这里他自然也没有理由不这样作，因此他学击剑学得比别人都快。第一次被人刺中的时候他差一点要晕倒，他觉得自己的鲜血一个劲儿从颊上淌下来。但是当他的伤口缝好以后，他又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他责备自己说，怎么能猜疑这些好心肠的人会怀有恶意呢。正是那个他最害怕的人挺身出来保护了他，满腔好意地当了他的教练。

维贝尔是个法学系学生，只为他一个人狄德利希就甘愿老老实实地服从指挥。维贝尔总是穿着英国料子的衣服，好多件花衬衫轮换着穿，然后一块儿送到洗衣房里去。所有这些狄德利希看着都有些自惭形秽。但是最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还是维贝尔的仪态。当他以高雅的姿势微微一欠身，向狄德利希举杯祝饮的时候，狄德利希身体几乎打了个对折，面孔痛苦不堪地绷得紧紧的，酒杯里的酒有一半洒到外边去，然后一口气把另外一半喝下去。维贝尔说话的语调柔和、傲慢，象是女人的声音。

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不管怎么说，风度并不是空洞的谬见。"

当他说"风度"这个"风"的时候，他的嘴唇撮成了一个黑黝黝的小耗子洞，鼓起嘴巴，把气流慢慢地吐出来。狄德利希每次看到他那高贵的风度都禁不住浑身打一个哆嗦。维贝尔身上的一切在他看来都高贵不俗：微红的上须蓄在嘴唇的高处，修长的弯曲的指甲微微向里蜷曲，跟狄德利希的指甲完全不同，狄德利希的总是向上翘起来。此外维贝尔身上总强烈

地散发着一股男子汉的气味，他一双扇风耳朵，更衬托出他的美丽的分发。两只眼睛在饱满的太阳穴下面象雄猫一样灵活有神。狄德利希越看维贝尔，越感觉自己的平凡渺小。但是自从维贝尔开始跟他打招呼而且居然作了他的保护人以后，狄德利希仿佛感觉到他的生存权利现在才获得了确认。他怀着感恩图报的心情，想向维贝尔献些殷勤。他的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景慕之情。如果说他有什么非分之想的话，他是多么希望也能有维贝尔那样的赤红的脖子，也能象他那样老是冒汗珠！象维贝尔那样轻声细语地说话，简直是狄德利希最大的梦想！

现在狄德利希可以为他服务了。狄德利希把维贝尔当学长那样侍候！维贝尔起床时，他替维贝尔张罗穿着用具。维贝尔由于不能按期付房租，跟房东太太的关系搞得很坏，狄德利希就替他弄咖啡，为他擦皮鞋。这样他被允许跟着维贝尔到处走走。当维贝尔进厕所去的时候，他就在外边站岗，他一心希望能有一柄长剑，能高高擎着向他致敬。

这一切维贝尔都当之无愧，因为他极其出色地代表了团体的荣誉，而狄德利希个人的荣誉、他的全部自满正是扎根在这个团体里的。为了“新条顿社”的荣誉，维贝尔不惜和任何人大打出手。据说有一次他把“温都包露斯”的一个成员痛打了一顿，大大提高了自己团体的威信。此外，他还有一个在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第二近卫步兵团服役的亲戚，每次维贝尔提到他这位表兄冯·克拉普克，新条顿社的全体成员总要表示恭维地行一个俯首礼。狄德利希有时想象维贝尔穿着近卫军军官制服该是何等姿态，可是这么多的高贵优雅是他的贫

乏的想象力所难以描摹的。有一天他跟戈特利布·霍尔农刚作完每天的例行公事，香气扑鼻地从理发馆出来，看见维贝尔和一个账房站在街角上。一点也不会错，是一个账房。维贝尔一看见他们走过来，立刻把脊背转向他们。这两个人也扭过身来，一言不发地挺着身躯远远走开。狄德利希和霍尔农并没有交换眼色，更没有谈论什么，可是两人都猜想到对方也看出这个账房和维贝尔长得有几分相象了。也许对其他的人说来，这件事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新条顿社”的荣誉对大家高于一切，因之谁对这件事都讳莫如深，即使亲眼看到也要把它忘掉。当维贝尔下一次又谈到“我的表兄冯·克拉普克”的时候，狄德利希和霍尔农跟大家一起行了个俯身礼，跟过去一样表示恭维。

狄德利希已经学会了自我克制，学会了遵守礼规、集体精神和对崇高事务的景慕。当他再回忆过去的一段可怜而放荡的生活时，不禁又愧悔又厌恶。现在他的生活里已经建立了秩序和责任感。到了规定的时间，他一分钟也不误地来到维贝尔的房间，来到击剑厅、理发馆和早餐酒馆。下午出去散步最后也一定要走到啤酒馆。一举一动都是团体的活动，互相监视，严守礼规。成员间彼此互相尊重，但也不排除亲切的粗野行动。有一次狄德利希上厕所在门口和一个社友碰在一起。狄德利希迄今和这个人没有多大私交。虽然两个人都憋得直不起腰来，可是谁也不肯抢先进去。两人在门前客气个没完没了，直到最后内急压倒了一切，两个人象蹿跳的野猪一样同时挤进门去，肩膀砰地一声撞在一起。这件事是两个人友情的开始。在富于人情味的事上既已接近过，以后在公开

的啤酒桌上自然也就亲近起来。他们互相碰杯，亲昵地相互叫对方“狗东西”和“蠢货”。

但是社团生活也并不是只有愉快的一面，它也要作出牺牲，它用痛苦磨炼人的耐力和丈夫气。那个一向被大家看作是欢快的源泉的德利奇就给“新条顿社”带来了深沉的哀痛。一天早晨，维贝尔和狄德利希来找他。德利奇正站在脸盆架前洗脸，他还说了一句笑话：“嗬，来了？你们今天的酒瘾也不小啊！”——突然间，他们没有来得及上前去扶，他已经连人带盆一起摔倒在地上。维贝尔摸了摸他，德利奇已经一动也不动了。

“心力衰竭，”维贝尔只短短地说了一句。他神情紧张地去按铃。狄德利希把碎片从地上拣起来，把地擦干。以后他们又将德利奇抬到床上。面对着泣不成声的房东太太，他们俩却按照团体的礼规始终严峻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在为德利奇办理后事的路上，狄德利希和维贝尔肩并肩地踏着整齐的步子。维贝尔说：“这种事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上。坐酒馆并不是开玩笑的事。对任何一个人我都敢这样说。”他的语气流露着对死亡的十足蔑视。

狄德利希跟别的人都为德利奇的忠于职守、对他的光荣牺牲而情绪高昂。他们骄傲地跟在棺材后面；每个人脸上好象都写着：“新条顿社是我们的旗帜。”到了墓地，裹着黑纱的长剑垂了下来，每个人都满面哀容。他们象是一些看到了上一次战争已经夺走了他们同伴生命的战士，在下一次战争中相同的命运也将轮到自己头上。第一主席致了一篇悼词，颂扬死者在经受勇敢和理想的考验中已经荣获最高的奖赏，每

个人听了都大为感动，好象这一番话是指自己说的一样。

狄德利希的学习期就这样结束了。因为维贝尔退出了团体，准备参加国家文职人员考试，从此以后狄德利希必须独立贯彻从维贝尔那里学来的一些原则，而且要把它们传授给更年轻的人。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严厉的态度履行这一职责。如果哪个一年级生犯了错，碰到他主持罚酒，这个人可就要倒霉了。用不了五分钟，受罚的人就得扶着墙蹒跚地走出去。有一次一个新来的人出门的时候没有向狄德利希让路，结果受到了最可怕的惩处，他被罚连续八天不准喝酒。狄德利希所以这样作并不是出于骄傲和自尊心，这完全是由于他把团体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他自己不过是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他所享受的各种权利，他的全部尊严和威望都是团体给他的。就是他的身体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也要归功于这个团体。比如说，他的白净团团的面孔，他的叫一年级新生肃然起敬的凸出来的肚皮，他在节日可以穿高统皮靴、佩绶带、戴三色帽的特权，可以让他满足一下穿军装的威风！当然，在一个少尉军官面前他还得退让几分，因为少尉所隶属的团体比他的团体更高一级。但至少他在马车售票员面前足可以摆一阵威风，没有被辱骂的危险。他的勇敢精神有时也要在脸上留下一个让人心寒胆战的标记，几道伤疤从下巴起直贯面颊，一直伸到头发剪得短短的头盖骨上。但是能把这样的伤疤天天摆给别人看，想给谁看就给谁看，又是一件多么令人志满意得的事！一次，一个出人意料的好机会不找自来。狄德利希、戈特利布·霍尔农和他们房东太太的一个使女三个人到哈伦泽去参加舞会。这两个朋友几个月以前合租了一间房子，因为

这所住房的房东使唤着一个相当漂亮的女仆。两个人都送给这个使女一些小礼物，星期日带着她一起出去。霍尔农是否也象他一样跟这个女人已经达到某种密切的关系，狄德利希免不了有种种猜测。但是为了团体的缘故，他在表面上却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罗莎的衣着打扮还过得去。在舞会上有不少追逐她的人。狄德利希为了能再跟她跳一只波尔卡舞，不得不提醒她，她手上戴的手套还是自己买的。他已经很有礼貌地给她鞠了一个躬，就要和她走下舞池了，这时忽然从斜刺里插进一个人，搂着罗莎就跳起来。狄德利希困窘不堪地看着两个人的背影，暗暗地想，这件事他决不能善罢甘休。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迈步，突然有一个姑娘从人丛中挤过去，打了罗莎一个耳光，一点不客气地把她从她的舞伴怀里拉开。这一幕戏的演出和狄德利希冲到抢走罗莎的强盗身边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发生的。

“这位先生，”狄德利希盯着这个人的脸说，“您的行为实在有失体统。”

那个人回答：

“即便如此又怎样呢！”

狄德利希听到这人说的是很少听到的官场用语，有些吃惊，磕磕巴巴地说：

“莽汉。”

那个人的答话马上脱口而出：

“笨伯。”——而且哈哈大笑起来。狄德利希被对方的这种蛮横无礼弄得有些不知所措，本想鞠个躬退回去，没想到对方又在他的肚子上打了一拳——两个人立刻在地上滚成一

团。在四周一片嘘叫和哄闹声中两个人扭打了好一阵才被人分开。戈特利布·霍尔农一边帮着狄德利希找夹鼻眼镜一边喊："这个家伙溜了！"说着就追了出去。狄德利希也跟在后面。他俩看到那个人和一个同伴跨上一辆马车，立刻就坐上第二辆。霍尔农表示，他们的团体决不能忍受这种耻辱。"闯了祸就夹着尾巴溜了，连自己的女朋友也不管了。"

狄德利希宣称：

"我跟罗莎的关系算完了。"

"对我也是一样。"

两个人坐在马车上心情都非常激动。"咱们追得上追不上？咱们的这匹马又老又跛。"——"如果是个没有教养的家伙，不会决斗，可怎么办？"最后他俩决定："那就不把这件事公开出去。"

第一辆马车停在西区一幢相当象样的房子前面。狄德利希和霍尔农刚走到门前，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们俩一点也不动摇地在门外守候着。天气很冷，两人在房子前面走来走去，向左走二十步，再向右走二十步，眼睛却一直盯着大门。整个这段时间，他们反反复复谈的都是这件严肃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只有用手枪解决问题了。这一次为了"新条顿社"的名誉可能付出重大的牺牲！只要这个家伙不是个没有教养的平民就好了！

最后这所房子的门房走出来，两个人把他盘问了一阵。他们努力向他描绘那两位先生的样子，可是却发现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特征。霍尔农对这件事比狄德利希更热心，坚持还在这里等着，结果他们在门前来回走了两个钟头。最后从

楼房里走出来两位军官。狄德利希和霍尔农眼睛睁得滚圆，不能确定这里面是否发生了错误。两个军官见了他们也不由一愣，其中还有一个好象脸都发白了。狄德利希这时拿定了主意。他走到脸色变白的那个人面前。

"这位先生——"

下面的话他没有说出来。少尉窘迫地说："您认错人了吧！"

狄德利希费力地说：

"我决没有认错。我一定要求赔礼道歉。您刚才——"

"我根本就不认识您，"少尉军官结结巴巴地说。可是他的同伴在他耳边小声说："这样不成——，"他让自己的同伴把名片拿出来，又把自己的搁在上面，递给了狄德利希。狄德利希把自己的名片也递过去，然后才看对方的名片。一张上面写着："阿尔布雷希特·陶恩-贝伦海姆伯爵。"第二张名片他顾不得再看，立刻不断地点头哈腰。第二个军官这时对戈特利布·霍尔农说：

"我的朋友刚才只是开开玩笑，并无恶意。当然，他已经准备好采取任何方式陪礼道歉。我只是想申明一下，他丝毫没有存心侮辱人。"

说着，他看了看自己的伙伴，那个人只耸了耸肩膀。狄德利希结结巴巴地说："噢，非常感谢。"

"那么，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吧！"这个朋友说。两位先生转身离开这里。

狄德利希还木然站在那里，脑门潮乎乎的，思绪非常混乱。突然，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

第二天，整个晚上啤酒馆里都谈论这件事。狄德利希在社友面前对那位伯爵的真正骑士风度赞不绝口。

“一个真正高贵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出身。”

他把嘴唇撮得圆圆的，象个耗子洞，让嘴里的气流慢慢地吐出来：

“风度并不是空洞的谬见。”

他一次又一次地叫戈特利布·霍尔农为这一伟大的事件作见证。

“真是潇洒自然，是不是？噢，对于这样一个开得过火的玩笑人家毫不介意。那种举止，可以说无可指摘，这我可以对你们说。伯爵说的一番话让人心服口服，我实在不能——，你们要理解，我不是蛮不讲理的人。”

大家都非常理解，而且一再向狄德利希表示，这件事一点也没有使“新条顿社”丢面子。两个贵族军官的名片在大学一年级学生手里传来传去，最后被贴在交叉的宝剑下面，和德皇的像片贴在一起。这一天没有一个新条顿人不喝得酩酊大醉的。

这一学期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狄德利希和霍尔农却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他们早已干什么都没有钱了。为了履行社团应尽的职责，狄德利希每月从家里寄来的汇票早已增加到二百五十马克，尽管如此，他仍然弄得债务缠身。所有的源泉似乎都已经涸竭了，一眼望去，到处都是干旱的土地。最后，他们不得不开始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借给学友们的钱上面打主意，虽然这也许与骑士精神不大符合。一定有不少老朋友现在手头已经富裕起来了。霍尔农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可

是狄德利希却想起了马尔曼。

“这个人行，”他说。“他什么社团也没有参加，是个无赖汉。我去找他借钱。”

马尔曼一看见他就放开嗓子大笑起来。狄德利希差不多已经把这笑声忘记了，可是这次一听到，身不由主地就矮了半截。马尔曼真是一点也不通人情！他应该感觉到，狄德利希来到他这间办理专利特许证的办公室来是有整个“新条顿社”在精神上作后盾的，看在这一点上，他对狄德利希也要表示一点尊敬才对。狄德利希觉得，他好象是被别人冷不防从那赋给他力量的整体里拉出来，孤单单地站在别人面前。这真是事先没有意料到的非常尴尬的处境！这样他就反而要作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把事情提出来。噢！他不是来讨债的，他从来不会对朋友干这种事！他只是想求马尔曼帮个忙，替他的支票担个保。马尔曼身子往靠背椅上一靠，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行。”

狄德利希非常惊愕地说：“怎么，不行？”

“给人作保，违反我的原则，”马尔曼解释说。

狄德利希气得脸都红了。“可是我以前就替您作过保，后来人家拿着支票来找我，我不得不替您付了一百马克。您却平安无事。”

“您也看到了？如果现在我替您作保，您同样也不会付钱的。”

狄德利希只剩了瞪眼睛的份儿了。

“不成，老朋友，”马尔曼象下结论似地说，“即使我想自杀，也不需要您帮我动手。”

狄德利希定了定神，挑衅地说：“您难道一点都不懂团体

的规矩吗，先生？”

“不懂，”马尔曼重复一句，说罢就扯开嗓子大笑起来。

“这样看来您大概是个骗子手，据说办理专卖证的人里面很有一些骗子手。”这句话狄德利希每个字都说得很有分量。

马尔曼不再笑了，他的一对生在小脑袋上的刁钻古怪的眼睛闪闪发光。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请您出去，”他声色不动地说，“如果只有咱们俩，您胡扯什么我都无所谓，可是这里隔壁还坐着我的同事，让他们听见这种话可不合适。”

他抓住狄德利希的肩膀，把他转了一个圈，就往前面一推。狄德利希多次想从马尔曼手里挣脱出来，但每次都使他背上狠狠地挨几拳头。

“我要求赔礼道歉，”他喊道，“我要跟您武力解决！”

“我正在用武力解决问题。难道您还没有觉察出来么？好，那么我就再叫一个人来。”他把门打开。“弗利德利希！”狄德利希被交到一个打包的人手里，这个人把他一直拖到楼底下。马尔曼在后面喊：

“别见怪，老朋友。下回您有什么鬼主意，尽管来好了！”

狄德利希把衣服整理好，神气活现地离开这所房子。马尔曼这样行事，他可要倒霉了。狄德利希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可以指摘的地方，即使到公断处去评理他也完全站得住脚。令人气愤的是，一个没有团体撑腰的个人竟这样胆大包天，狄德利希不由得为自己的整个社团感到委屈。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否认，这件事又大大地恢复了他往日对马尔曼的敬佩之心。“真是一个卑鄙的无赖，”他心里想，“但是一个人非

这样不可……"

家里来了一封挂号信。

"现在咱们可以动身了，"霍尔农说。

"怎么，咱们？我自己的钱我要自己用。"

"你在开玩笑吧！我不能一个人蹲在这儿呀！"

"那么你就去找个伴儿吧！"

狄德利希笑得止不住声，霍尔农几乎疑心他是不是神经失常了。这以后狄德利希果然动身回家去了。

直到踏上旅途，他才注意到，这封信的信封也是母亲的手笔。这件事有些奇怪……信里边说，从上次她寄来那张明信片起，父亲的情况更不好了。为什么狄德利希还不回来？

"我们必须准备迎接最坏的事。如果你还想再看一眼咱们的最亲爱的爸爸，孩子，你就再不能耽误时间了。"

这种语气使狄德利希心里很慌乱。但是他决定不相信母亲这一套话。"女人都不可信，妈妈说话更没有谱儿。"

但是狄德利希到家的时候，却正赶上赫斯林先生咽气。

这个景象把狄德利希吓呆了，他一迈进门坎就什么礼规也顾不上，号啕大哭起来。他踉踉跄跄地扑到床前边，脸湿得象水洗过一样，两只手无力地拍打着胯骨，仿佛小鸟扑扇翅膀。忽然，他发现父亲的一只右手搁在被单上，他连忙跪下去亲吻。赫斯林太太就是在丈夫快咽气的时候也仍然象平时那样怯生生的，连大气也不敢出，这时她在床的另一边也开始吻起丈夫的左手来。狄德利希想到父亲打他耳光的时候，这个畸形的黑指甲怎样刮着自己的脸，他就哭得更响了。有一次他偷破布上的钮扣，就曾挨过耳光。这只手有那么可怕，如今他

却要永远失去了，他的心难过得一阵阵发紧。他觉得，母亲心里想的同样也是这件事，而且她也知道自己脑子里的思想。一下子他们母子俩隔着一张床互相搂抱到一起。

当亲友们来吊唁的时候，狄德利希的精神已经安定下来。狄德利希既然是新条顿人的代表，在奈泽西全城人面前，他就要昂挺着身躯，严守礼规。有时他为自己的高雅风度所陶醉，几乎忘了自己是在居丧。当老布克先生来吊唁的时候，他一直迎到大门外边去。这位奈泽西城的大人物肥胖的身躯上穿着一件崭新的常礼服，样子非常威严。他一手倒拿着礼帽，另一只脱下黑手套的手向狄德利希伸过来。他的手摸上去令人吃惊地柔软、厚实。他用一双蓝眼睛亲热地盯着狄德利希说：

“令尊大人是一位好公民。您跟令尊一样，年青人，将来也会是一位好公民。您应该永远尊重别人的权利，这会使您自己感到作人的尊严。我希望以后咱们在本城能共同为乡亲的福利出一把力。您大学快读完了吧？”

狄德利希心中对布克先生充满无限的崇敬，几乎连个“是”字都答应不出来了。老布克用了比较随便的语气问道：

“我的小儿子在柏林到您那里去过吗？没有？噢，他应该去您那里拜访拜访的。他现在还在那里学习。但是不久就要服一年兵役去了。您服过役了吗？”

“没有。”——狄德利希的脸胀得通红。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辩解的话。他说，直到现在大学的课程都不容许他暂时中断一下。但是老布克却耸了耸肩膀，好象这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话题似的。

根据父亲的遗书，狄德利希和老会计索特比尔被指定为

他的两个妹妹的保护人。索特比尔告诉他，有一笔七万马克的资金将作为两位姑娘的陪嫁费，连这笔钱的利息也不能移作它用。最近几年来，工厂的每年纯利平均是九千马克。“就这一点儿吗？”狄德利希问。索特比尔开始用吃惊的目光望着他，以后那目光又一变而为责备的了。少东家要是能想象一下，自己故世的父亲和索特比尔当初怎样把这个买卖经营起来的就好了。当然，工厂以后还能扩展……

“好了，好了，”狄德利希说。他看到这里有很多事将来非改变不可。难道他靠着九千马克的四分之一就能过日子吗？死人的这种打算使他很生气。他的母亲又告诉他，父亲临死以前曾经表示自己的愿望说，他的儿子狄德利希将来一定能继承他的事业，而且为了能永远照顾家里人，儿子一辈子也不应该结婚。狄德利希听了这话就发作起来，他大叫道：“父亲不会象你这么病态地感伤，他也从来不说瞎话。”赫斯林太太一听，俨然是自己死去的丈夫的口气，身子立刻矮了半截。狄德利希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每月的生活费提高了五十马克。

“首先，”他哑着嗓子说，“我得服一年兵役。这笔开销省不了。你们那些财务小事咱们以后再谈吧。”

他甚至坚持要在柏林入伍。父亲一去世，他觉得自己象脱缰野马似的自由自在了。夜里他自然有时也梦见父亲从账房间里走出来，脸色象他在死后看到的那样苍白。每次作这样的梦，狄德利希都吓出一身冷汗，惊醒过来。

他带着母亲的祝福离开了家。戈特利布·霍尔农和他俩共同追求的罗莎今后他已经不需要了，他搬到了另一个地方

去。对新条顿社团的伙伴们，他以得体的方式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处境已经有了改变。欢乐的大学生生活已经过去了。举行一次告别酒会！按照老例，大家开怀畅饮一番，这是为了向狄德利希故世的老人表示悼念，但另一方面也有向狄德利希本人和他即将开始的最美好的青春时期祝贺的意思。狄德利希怀着极大的热忱又醉倒在桌子底下，正象他被接受作酒友那一天晚上的情形一样。从现在起他已经是社外的盟友了。

第二天他头昏脑胀地站在一群年青人中间，等待着军医检查身体。所有这些人都跟他一样，全身衣服脱得精光。这位军医带着一脸嫌恶的表情看着陈列在自己面前的这一堆男性的肉体。他的目光落到狄德利希的肚子上，变成了讥嘲的神情。周围的人立刻也都嘻嘻地笑起来，狄德利希不得不垂下眼皮，看着自己通红的肚皮……军医官立刻又把面孔板得死死的。有一个人听觉达不到规定的标准，结果吃了大苦头。因为是装病，一下子就被识破了。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雷维宗的人，受到军医官的训斥："您下次再来这里找麻烦，至少也得把身体洗刷干净！"狄德利希受到的训诫是：

"我们会把您身上的肥肉治好的。四个星期的军役，保证您象一个基督教徒的样子。"

这样他算是被接受入伍了。受检查的人争先恐后地穿衣服，仿佛军营失了火似的。检查合格的人斜着眼睛互相打量着，迟疑不前地往外走，仿佛在期待着一只沉重的手掌会拍在自己的肩上。一个摆着一副对什么都无所谓的面孔的演员，转回身来，又一次跑到军医官面前大声地、一板一眼地说："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我是个同性恋爱者。"

军医官身子往后一缩，面孔涨得通红，在嗓子眼里说："这种混蛋我们当然不能要。"

狄德利希向自己未来的伙伴们表示，他对这种无耻行径非常愤慨。接着又跟刚才在墙边给他量身长的班长搭话说，他非常高兴，能被录取。话是这么说，他还是给奈泽西一位开业医生，豪陶费尔博士——在他小的时候这个人给他嗓子涂过药——写了封信，问他能不能开张证明书，说他害着瘰疬病和软骨症。狄德利希在信中表示，他不想让这种苦役把自己毁掉。可是医生却回信说，狄德利希不该逃避军役，在军队里呆一年对他再好没有了。于是狄德利希只好把房子退掉，拿着手提箱到兵营里报到去了。哪怕在兵营里只待两周呢，也能省半个月房租！

单杠、跳高、跳远以及诸如此类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操练马上开始了。连队上军事课的地方是在几间名叫"活动区"的长廊里。冯·库勒洛夫少尉总是摆着一副对一切都不屑一顾的傲气凌人的面孔，挤着一只眼睛打量着这些入伍新兵。看着看着，突然大喊一声："班长！"把指示一传达完，他马上神气十足地转身走开。在操场上的各种操练，体操也好、走平衡木也好、换位也好，目的无一不在使这些"丘八"的手脚片刻都不得停闲。一点也不错，狄德利希很能感觉出来，这里的一切，不论是对待士兵的一套办法，流行的口头语，或者是全部军事操练，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把个人的尊严贬抑到最低的程度。这件事很使他感到畏服，尽管他在这里苦不堪言，但是这种生活却使他对军队肃然起敬、心里产生某种犹如自杀似的兴奋的感觉；而且越是在他的人格遭受践踏的时候，这种感觉也

就越加深刻。军队里的原则和理想显然跟新条顿社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体现的方式更加残酷无情而已。那种使人暂时想起自己还是一个人的暂短的舒适轻松的时刻，军队里是没有的。人们在这里急转直下地、不能抗拒地堕落成一个虫豸，堕落成一个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一个任凭一种具有无限威力的意志随便揉来捏去的可塑物质。哪怕是在内心最隐秘的地方稍有反抗的企图，也意味着疯狂和毁灭。人们所能作的，最多也不过是违反个人的信念，偶尔装装病罢了。有一次狄德利希在跑步的时候摔倒了，腿跌得很痛。本来不至于就跛起脚来，但是他却一瘸一拐地走不好路了；当连队出发到野地操练时，他有资格请求留在营里。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首先他得亲自到连长面前，“报告连长，……”真是罪该万死！狄德利希一时糊涂竟然越级向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搭起话来。在这种势力面前人们本应该在精神上双膝跪倒，一声不响地接受一切命令的。这是一种只能听凭其召唤才能接近的势力！连长大发雷霆，弄得班长们一齐跑拢来，个个为狄德利希的这种胆大包天而吓得面无人色。结果是，狄德利希跛得更加厉害了，不得不停止出操一天。

范泽洛班长应该为这位服役一年的新兵的不良品行负责，可是他只说了狄德利希一句：“您还算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呢！”所有闹事的人都是这些服役一年的士兵，这他早已司空见惯了。范泽洛也跟他们睡在一间营房里，只不过用一道板壁和其他人隔开来。熄灯以后，这些人总是说一些下流的笑话，直到班长气呼呼地吼起来，“你们还算是受过教育的人呢！”大家才闭上嘴。尽管他跟这些服役一年的士兵打交道有了较多

的经验，他却总希望这些人比其他士兵更有头脑、更懂规矩，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他绝对不认为狄德利希是个最坏的家伙。范泽洛对一个人的看法不只决定于别人是否替他付啤酒账，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愉快服从的士兵精神，而这一点狄德利希却并不缺乏。上课的时候，狄德利希堪为他人模范。从狄德利希的表现看，他满怀着一个士兵所必备的勇敢和爱好荣誉的理想。他仿佛生来就具有辨别肩章和等级的头脑。如果范泽洛说："现在我是总司令，"狄德利希的举止马上就显出他对这件事深信不疑。而如果范泽洛说："现在我是皇族成员之一，"狄德利希的那种毕恭毕敬的样子竟能使这位犯了夸大狂的班长露出一抹笑容来。

在餐厅里聊天的时候，狄德利希对他的上级说，士兵的生活使他感到欢欣鼓舞。"个人整个融合到整体里去！"他说。如果他能永远待在队伍里，可以说，他的平生的志愿已足。他说这句话并不是违心之论，但是这并不排除午饭后到野外操练的时候又产生另外一个愿望：但愿他能永远躺在壕沟里让世界上再也没有自己这个人。为了能显出英武的精神，士兵们的军服就剪裁得非常小，肚子里一吃进东西，这身军服就变成了刑具。除此以外，连长指挥训练时总是喜欢骑在马上表现豪迈尚武的精神，而士兵们却得气喘吁吁地跟着奔跑，刚刚喝下的汤来不及消化，在胃里来回晃荡。狄德利希对一切都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个人所受的这些痛苦却使这种精神减退。他的脚又痛起来。狄德利希静静地忍受着这种疼痛，带着些自惭和恐惧的心情期望着这只脚会更加严重起来，能够严重到这种地步，不再参加野外操练，或者甚至连在营盘操场里的操练

也免除掉，干脆让他回家！

这种思想最后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他在一个星期天去拜访了一个过去社友的父亲，这个人是卫生部的一位谘议。他想请求这位长辈帮一下忙，狄德利希说，因为羞愧而面红耳赤。他说，他对军队，对这样一个集体是非常热爱的，而且还愿意待在里面。在队伍里，好象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机构里，可以说，自己成为伟大权力的一部分，永远知道自己该如何行动。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只不过他的脚有一点疼。"不应该让它向更严重的方面发展下去，成为残疾。家里还有母亲、妹妹需要他养活。"谘议把他的脚检查了一下。"新条顿社是我们的旗帜，"他说。"我凑巧认得你们军医长。"这件事狄德利希早已从他的社友处打听到了。他既忧惧又带着几分希望向主人告辞。

由于希望发生的作用，第二天早晨他的脚几乎不能着地了。他到军医那里去看病。"您是什么人？来麻烦我干什么？"——军医上下打量着他。"您红光满面，肚子也比从前小了。"可是狄德利希还是笔直地站着，坚持说他有病。军医不得不给他检查。狄德利希把脚露出来的时候，军医说，如果他不点燃一支雪茄，一定得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脚上什么毛病也没检查出来。军医气呼呼地把狄德利希的脚从椅子上推下来。"出勤去，完了。走吧！"——狄德利希就这样被打发走了。但是在操练中间他忽然尖叫了一声，一头摔倒在地上。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到轻病患者的医疗室去。疗养室充满一股汗臭味，而且根本得不到东西吃。一年服役期的士兵的伙食本是自理的，可是这里没有自费食堂，其他普通士兵的食堂

狄德利希又无法搭伙。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只好打报告说病已经好了。受不到人权的保障，和普通老百姓的一切道德权力隔绝开，他只能向悲惨的命运低头。但是正当他的一切希望都已经破灭以后，一天早晨，忽然有人把他从操练的队伍里叫出来，带到军医长的屋子里。这位高级长官表示要给他检查一下。开头军医长说话的口气很有人情味，又有些困窘，后来虽然改成了军人的威严腔调，但是仍旧不很自然。虽然他好象也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次检查的结果却显然不同了。狄德利希"暂时"还要继续出操，以后如何自然会作出安排。"这样的脚……"

几天以后，医疗站的一个护理来到狄德利希跟前，在一张涂黑的纸上把他那只害病的脚丫子按下一个印模。狄德利希必须在医疗站里等着。军医正在附近巡视，看到狄德利希，马上抓住机会把一肚子的蔑视不屑发泄出来。"连平脚都算不上！完全是懒得洗脚，所以发臭了！"正在这时，门开了，军医长戴着制帽走了进来。他迈着坚定、沉着的步子一直走过来，既不向左瞧，也不向右看，一言不发地站在自己的下属面前，目光阴沉而严峻地望着对方的帽子。军医有些惶惑不解，觉得必须收起平日那种同事之间较为随便的态度了。他现在决意把帽子摘了下来，笔直地站着。军医长这时才把那张印着狄德利希脚印的纸指给他看，轻声地、郑重其事地说着些什么，好象在命令他看一件那上面没有的东西。军医眨巴着眼睛，一会儿看看自己的上司，一会儿看看狄德利希，一会儿又看看那张纸。最后他把鞋后跟一碰，作个立正的姿势：他已经看到上司给他下的命令了。

军医长走了以后，军医走到狄德利希跟前，脸上带着一丝会心的微笑，客气地说："您的病情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是不得不考虑别的人，——你也了解，纪律——"

狄德利希身躯立得笔直，表示他什么都了解。

"但是，"军医又重复地表白说，"您的病情我当然是清楚的。"

狄德利希心里想："如果说你过去不清楚，现在也该清楚了。"他大声说：

"请允许我问您一句，军医先生，我以后还能出操吗？"

"这我可不敢向您保证，"军医说完就转身走了。

从此以后，一切繁重的操练狄德利希都免除了，野外演习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他在营房里的态度却因此而更加驯从，更加欢欣愉快。晚点名的时候，连长嘴里叼着雪茄，带着微醺的酒意从军官俱乐部里走出来，检查士兵靴子。如果谁的靴子只是擦干净而没有涂油，谁就要受禁闭处分。他在狄德利希身上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来，但因此他的正直和严厉就更加无情地施加在另一个士兵身上。这个士兵已经连续三个月不准回家过夜了，因为在入伍的头两个星期，他住在家中没有到营盘里来。原因是他正发着四十度的高烧，如果那时候他还不离开职守的话，一条小命说不定就送终了。那场病已经离开死不远了。连长一看见这个人，脸上就显出傲慢而得意的神情。狄德利希缩着身子，感到非常安全地站在后面，暗自想："你看见了没有？'新条顿社'加上一位卫生部谘议比四十度高烧还起作用……"有一天，一切公文手续终于都办妥了，范泽洛班长通知他，叫他退伍。狄德利希一听这话，眼睛

里顿时噙满泪水，他紧紧握住范泽洛的手。

“这种事怎么会偏偏落到我头上？我在军队里是那样……”说到这里他已经泣不成声，“那样从心坎里感到高兴。”

狄德利希就这样离开了军队。

他在家里闭门读了四个星期的书，极为用功。出去吃饭的时候，总要前后看一看，有没有熟人看到自己。最后他认为自己必须在新条顿人面前露面了。他以挑战的姿态来到那些人面前。“你们当中还没有服过役的人，是根本想象不出来的。我对你们说，在那里面人们完全从一个新的立场看待一切。我本来都想干它一辈子了，我的一些长官都对我说，我非常适合干这一行。可是，咳！……”

他满面愁容地怔了一阵。

“这个不幸事件出在一匹劣马身上。都是怪我太尽职责了。连长让我把他的双轮马车驾上。我想先把马蹓一下，这场祸事就发生了。自然，也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只病脚搁在心里，过早就参加操练了。结果情况越来越糟，军医给了我几天假，让我把这件事通知家里人一声。”

他十分神气地泛泛谈了几句。

“那位连长你们真应该见识一下。每天长途行军以后他都亲自到军营里来，军服上总是灰尘仆仆。这种事只有在军队里才看得到。自从碰上这件倒霉事以后，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我这支雪茄还是他送给我的。最后他无法再隐瞒，向我透露，军医想打发我回去，我跟你们说真心话，这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一个时刻。连长和我，我们两个人的眼睛都变得潮乎乎的了。”

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狄德利希勇气十足地向周围打量了一遍。

“咳，现在又得重新过老百姓的生活了。来，干一杯！”

他继续埋头读书。星期六和新条顿社的社员们坐坐啤酒馆。维贝尔也到他们这里来过。他现在已经通过两次文职人员考试，快要当上检察官了。维贝尔张口就是“颠覆倾向”、“祖国的敌人”，闭口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他对这些年青的大学生说，现在是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他也知道，政治不是什么高尚的事，但是这是敌人逼得我们这样作的。很多出身高贵门第的人，例如他的一位朋友，冯·巴尔尼姆陪审官，就也投身到这一运动中来。不久以后，大家也许能有荣幸和冯·巴尔尼姆认识一下。

冯·巴尔尼姆果然来了，而且一来就把大家的心都征服了，因为他是那样平易近人。冯·巴尔尼姆一头深颜色的分发梳得非常光滑，样子象一个克尽职守的小官吏。他讲话也不装腔作势，直到话快讲完了，眼睛才放出热情的光辉。他跟大家热情地握过手就匆匆告别了。从冯·巴尔尼姆这次访问后，新条顿人一致同意，犹太人的自由主义是社会民主思想的前奏，信奉基督的德国人必须团结在宫廷宣教士施特克尔的周围。跟别人一样，狄德利希对“前奏”这个词的概念也很模糊，而对于“社会民主”则认为是平分财产。他对自己的这点知识倒也知足。但是冯·巴尔尼姆却非常热心，不论是谁，只要想叫他作进一步的解释，他都邀请到自己家去。这样一个可以讨好人的机会，狄德利希如果白白错过，他是不能原谅自己的。

冯·巴尔尼姆先生在他的寒冷的、老式的单身汉住宅里给狄德利希单独上了一堂课。他的政治目标是恢复象美好的中世纪形式的各阶层人民代表会议：骑士、传教士、工商业主、手工艺工人。手工业必须重新振兴，恢复三十年战争以前的繁荣景象，德皇陛下也曾经这样提倡过，他是非常之正确的。同业公会的责任是向会员宣传敬畏上帝和道德伦常。狄德利希对冯·巴尔尼姆的主张表示最热烈的拥护。以某一阶层、某一行业的合法会员的资格，以集体而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在生活中获得立足之地，这正投了狄德利希所好。他甚至幻想自己已经当上了纸业公会的代表。犹太种族的同胞自然被冯·巴尔尼姆先生排除在他的体制之外，因为这些人代表的是混乱、解体的精神，是杂乱无章、目无尊长的精神，总而言之，是邪恶的精神。他的一副虔诚的面孔被仇恨扭曲得不成样子，狄德利希对他非常抱同感。

"归根结底，"他说，"权力是握在我们手里的，我们可以把这些人赶出去。德国的军队——"

"正是这样，"冯·巴尔尼姆先生突然喊起来，从屋子的一头跑到另一头，"我们进行了一场光荣的战争，莫非是让我把祖遗的田产卖给一个法兰克福人吗？"

狄德利希心惊胆战，没有答话，正在这时候，门铃响了起来。冯·巴尔尼姆先生说："这是我的理发师，在这个人身上我也要下一点功夫。"

他看见狄德利希脸上流露出失望的样子，又加上一些说：

"当然，跟这样一个人我谈的是另外一些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承担起遏制社会民主主义泛滥的责任，把下层

人民拉到我们基督教皇帝陛下这一边来。您也要尽您的一份力量。”

这样狄德利希被打发走了。出门的时候，他还听见理发师说的话：

“陪审官先生，又有一位老主顾被利勃令拉走了，这都是因为利勃令在理发室里安装上大理石的缘故。”

狄德利希把这次会见的情形告诉了维贝尔，维贝尔说：

“这一切都说得不错，我对于我的朋友冯·巴尔尼姆的这种政治理想非常敬佩，只是从长远看，这种主张未必能行得通。您难道没有看到，连施特克尔在艾斯宫也在民主这个问题上被弄得尴尬不堪吗？你叫它基督教的民主也好，非基督教的民主也好，事情还不是一样？总之一句话，这东西已经很有一番声势。今天只有一个对付办法：趁我们手里有权力，给它个迎头痛击。”

狄德利希感到轻松地同意了这种办法。到各处去拉拢基督徒，对狄德利希说来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社会民主党由我来对付，皇帝陛下这样说过。”维贝尔的眼睛象公猫一样瞪得滚圆，“您看，您还要怎样呢？军队平日训练有素，一旦发生什么事，他们可以朝着自己的至亲好友开火。您想想看！我可以对您说，亲爱的朋友，我们正处在伟大事变的前夕。”

由于狄德利希表示出兴奋好奇的样子，维贝尔又补充说：

“我从我的表兄冯·克拉普克那里——”

他的话停顿了一下，狄德利希把脚跟一并，作个立正礼。

“——听说，现在如果公开出来，时机还嫌过早。我只透露

一句，昨天皇帝陛下说的一句话，'那些挑剔犯上的人最好还是抖落他们鞋子上的德意志的灰土！'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

"真的吗？您这样认为？"狄德利希说。"如此说来，我偏偏赶上这样一个时候被迫离开陛下的队伍，真是倒霉透顶了。我敢说，在同内奸斗争的时候，我一定会尽到我全部职责的。据我所知，皇帝是完全可以信赖咱们的军队的。"

在一八九二年寒冷而潮湿的二月里，狄德利希常常在街上游逛，等待着伟大事变的来临。菩提树下大街的景象与往日有些不同，但究竟不同在什么地方，一时还看不出来。警察马队守在各个道口，也在等待着什么。行人互相指点着这些警卫森严的武力。"失业工人！"人们站停了，看着他们走过来。他们是从北边走来的，集结成一个个的小队，缓缓地向前行进着。走到菩提树下大街，队伍犹豫了一会儿，好象有些茫然不知所从，人们用目光互相探询了一阵后，就向皇宫那一面转过去。他们在皇宫前面默默地停下来，双手插在口袋里，一任马车的轮子把泥浆溅到自己身上。雨水淋在他们褪了色的外衣上，他们只是耸耸肩膀。队伍里有些人转过头来看着正在路过这里的军官，看着坐在马车里的阔太太，看着在人行道上闲踱的阔老爷们的长皮大衣。他们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既没有恫吓，也没有好奇。他们站在这里好象不是为了看别人，而是为了让别人看。也有一些人却目不转睛地盯着皇宫的窗户。雨水从他们仰起来的面孔上流下来。一个骑着马的警察大声吆喝着把他们冲开，逼到广场这边来或者逼到另一个墙角——但是他们马上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在这些为凄惨的暮

色所映照着的一张张宽阔的、木然的面孔和逐渐昏黑的死气沉沉的宫墙之间，世界仿佛沉陷了下去。

"我不了解，"狄德利希说，"警察为什么不采取有力的措施。这是一帮目无法纪的暴徒。"

"您不用为这事操心，"维贝尔说，"警察训导得很好。大权在握的先生们有他们深思熟虑的计划，这一点您可以相信我。象这种出现在国家机体内的脓疮败肉并不是应该一开始就挖掉的。应该等他们熟透了再一鼓作气地动手。"

维贝尔所说的成熟一天比一天临近了，到二十六日已经显出雏型。失业工人的示威目标显然已经非常明确。警察把他们驱进北边的一条街里去，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把路切断，他们已经从旁边的一条街涌出来，而且人数比刚才还增多了。到了菩提树下大街，几支队伍汇合起来，几次被切断，又几次重新聚集起来。最后队伍一直涌到皇宫前，退了一阵又重新涌到前面来，象漫过堤岸的洪水一样无法抑止地、闷不出声地一个劲地往上涌。来往的车辆停止了，行人被堵塞住，被卷进这一片淹没了整个广场、缓缓上涨的洪水里。这是由穷人们汇集成的一个阴郁、惨淡的海洋，不屈不挠地向前滚动，发出一阵阵沉闷的喊声，象沉船的桅杆一样高高举起的旗杆："面包！工作！"从人群深处发出来的比较清晰的喊声，"面包！工作！"的喊声，此起彼伏，象从乌云里发出来的惊雷在人群的头顶上来回振荡："面包！工作！"警察的马队发动了一次冲击，人群沸腾起来，迅速向后退去，在一片喧嚣声中妇女们的尖叫象是报警的信号："面包！工作！"

人群推推搡搡拥挤过来，看热闹的立足不稳，从腓德烈大

帝纪念碑附近一直被挟裹着向后退。所有的人都把嘴张得大大的。被堵塞在这里上不了班的小职员身上尘土飞扬，好象有人在拍打他们的衣服一样。一张狄德利希没有辨认出的扭曲变形的面孔朝着他喊："这回情况可不同了！现在要给那些犹太人一个厉害看了！"——狄德利希刚刚想起来这是冯·巴尔尼姆先生，那张面孔已经在人群中消失不见了。他想追过去，可是一股人流涌过来，他早被挤到另一边去，一直被挤到一家咖啡馆的窗户底下，他听见挤碎的窗玻璃哗啦的一片响声，一个工人大声喊叫："前几天他们还把我从这里面赶出来，因为我没戴礼帽，让我白花了三十分尼！"狄德利希也跟着别人从窗户钻进去，从四脚朝天的桌子堆里跳到地上。屋子里你拥我挤，有人摔在满是玻璃碎屑的地上。人们大声喊："别再往里挤了！气都透不过来了！"但是还是不断有人跳进来。警察继续向后赶人。马路中间已经空出来，好象为了凯旋队伍刚刚打扫过一般。这时有一个人说："威廉皇帝来了！"

狄德利希又挤到屋外来。谁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忽然又可以游行了。人群密密层层地把一条街挤得水泄不通，几乎紧挨着一匹大马的肚子。高高骑在这匹马上面的是皇帝陛下，一点不错，正是威廉皇帝。人们一边看着他一边跟着走。聚拢起来的喊叫的人群散开了，也跟着大队走下去。所有的人都紧紧盯住他。黑压压的一片人，一眼望不到头，拥拥挤挤，漫无目的，而在这一片人海上的是一个穿着浅色军服、头戴军盔的一个年青人——皇帝。他们看到：他们已经把他从皇宫里拖出来。他们不断地高呼"面包！工作！"一直喊到他再也不能稳坐在宝座上了。除了他走出来以外，任何情况也没

有改变——但是人群已经开始行进，好象要开往神庙广场一样。

在队伍边缘上人群比较稀疏的地方，几个衣冠齐楚的市民议论道:“感谢上帝，他知道他要作什么!”

“他要作什么?”

“要让这群暴民看看，到底谁有权力! 他一直想对这些人表示宽宏大量，两年以前甚至想赦免他们。这些人真是越来越厚颜无耻了!”

“他不知道什么叫恐惧，这一点必须承认。年青人，今天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啊!”

狄德利希听见这句话，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说这句话的一个老年的绅士把脸转向狄德利希。这人的鬓须已经斑白，胸前挂着一枚铁十字勋章。

“年青人，”他说，“咱们这位年青有为的皇帝今天作的事，将来孩子们一定会在课本里读到的。请记住我的话!”

很多人都挺着胸膛，摆出一副庄严的面孔。跟在德皇后面的扈从，一个个显露出英勇坚毅的神情，但是他们骑着马穿行在人群里的那种睥睨一切的姿势，却仿佛所有这些人聚到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在皇帝陛下演出的这幕戏里扮个跑龙套的角色。有时候他们也斜着眼睛向两边打量一下，看看观众对这出戏有什么反应。至于威廉皇帝本人，却目不斜视，只注意自己的容止和自己的仪态。他神色凛然，脸上没有丝毫表情，目光炯炯地高高掠过成千上万为自己的威严震慑住的人群。他和这些人暗暗地进行着较量，一个是受命于上帝的主人，另一些则是图谋叛逆的奴隶! 他凭着无畏的勇气，除了天命是

他唯一的护障外，孤身一人，半点保护也没有地投身到暴民中间。如果上帝有意作出这样的安排，这群暴民也可能加害于他；那就让他把自己奉献给他的神圣事业吧！如果上帝站在他一边，这些人是应该看到的！那么，他的这一豪迈的行动以及他们自己的渺小无力，这些人就会永远铭记在心中。

一个戴着一顶艺术家帽子的年青人从狄德利希身旁走过，随口说："我们懂得这一套。拿破仑在莫斯科是怎样一个人混到人群里的。"

"这毕竟是很了不起的！"狄德利希说，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嘶哑了。那个人只不过耸了耸肩膀。

"这是演戏，而且是一出蹩脚戏。"

狄德利希紧紧盯住他，也想跟皇帝一样从眼睛里射出电光。

"看来您也是这样一个。"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他没有能说出来。他只是觉得这是他有生第一次应该挺身出来保护那崇高的事业，反对敌人的诽谤。尽管义愤填膺，他还是先打量一下对方的肩膀，那肩膀并不宽。此外，周遭也有不少人对那青年人流露出不满的神情。于是狄德利希挺身而上，他用肚子把对手抵在墙上，抡起拳头砸那顶艺术家的帽子。旁边的人马上也一拥而上。帽子不久就被打落在地上，接着人也倒了下去。狄德利希离开这里时，对那些和他一起参加战斗的人说：

"这家伙一定没有服过军役。他连一块伤疤也没有。"

那位鬓须斑白、戴着铁十字勋章的老人这时又跟狄德利希走在一起，他握住狄德利希的手说：

“干得好，年青人，干得好！”

“真让人气破肚子！”狄德利希气喘吁吁地说。“这家伙居然敢诬蔑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您服过军役了吧？”老人问道。

“我真愿意终生待在军队里，”狄德利希说。

“一点不错，色当战役可不是天天有的。”——老人摸了摸自己的铁十字勋章。“我们倒赶上了。”

狄德利希挺起身子来，指着皇帝和被征服了的老百姓说：

“这也不比色当逊色。”

“不错，”老人说。

“对不起，尊敬的先生，”有个人这时摇着手里的笔记本说：“我们一定得把这件事报导出来。实况报导，您知道。您大概是揍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吧？”

“不值一提，”——狄德利希还一直呼呼地喘着气。“我认为，现在应该马上好好收拾一下这些国家的内奸！皇帝陛下同我们站在一起。”

“说得好，”新闻记者说，马上写了下来：“在兴奋若狂的广大人群中各个阶层纷纷对至尊的皇帝表示最可靠的忠贞与坚定不移的信任。”

“万岁！”狄德利希喊道，因为所有的人都这么喊。激昂高呼的人潮把狄德利希一拥，转眼间他已经来到了勃兰登堡门下。就在他前面两步远，威廉皇帝骑着马从门底下穿过去。狄德利希清清楚楚地看到皇帝的脸，看到他那毫无表情的凛然的仪容和闪灼着电光的眼睛。但是由于喊得过度激动，狄德利希眼前却已经一片模糊了。一种比喝过啤酒更厉害、更美妙

的陶醉把他轻轻托举起来，擎到天空。他把帽子高高举过人们的头顶，使劲挥舞着，在激昂狂热的气氛中、在最激动的感情回环飞荡的半天空挥舞着。就在前面凯旋门下，至高无上的权势正骑在马上，摆出神色凛然的面孔，眼睛里闪灼着电光！这权势把我们践踏在脚底下，我们只配吻它的马蹄。它把饥饿、反抗和侮慢都踩在脚下！我们对它只能俯首帖耳，因为我们都喜爱它。它就存在于我们的血液里面，因为我们的血液里含有驯服的天性！我们只不过是它身中的一粒微尘，只不过是它唾沫中的一点正在消逝的飞星！每一个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作为集体中的一员，作为新条顿社、军队、文职官员、教会或者科学界，经济团体和某一有势力的组织的一个成员，我们才有可能越爬越高，才能爬到那个神色凛然、目光如炬的最高权势所在的地方。生活在这权势里面！参加到它中间去！对远离它的人决不应该发一点善心！即使我们被它踩成齑粉，也应该认为是一种胜利，因为这正是它不辜负我们一片热爱的表现！

……一队警察横拦在勃兰登堡门前。一个警察在狄德利希胸口上打了一拳，把他打得差点儿噎住气。但是他的目光里却仍然流露着胜利的陶醉，仿佛在那些被压制着忍饥挨饿的穷人头上纵马驰骋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狄德利希！跟着他！跟着皇帝！人人的心情都跟他一样。在这样强烈的感情的冲击下，警察的警戒线变得软弱无力了，人们一拥就冲破了这条防线。但是前面还有第二条防线。这回非得绕个圈子不可了，得先绕到动物园去，从那里找个缺口。找到这个缺口的人并不多。当狄德利希跌跌撞撞地赶到外面马路上的时候，只

剩下他一个人了。他迎着皇帝跑去，皇帝这时也只有一个人。一个狂热得近乎疯狂的人，满身污泥，衣衫褴褛，眼睛象疯人一样圆瞪着。皇帝骑在马上俯视着他，象要把他刺穿似的。狄德利希摘下帽子，嘴张得大大的，可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因为他突然停住，脚下一滑，噗通一声跌到一个水坑里。他的两只脚在空中乱蹬，弄得泥水四溅。这个景象把皇帝逗笑了。啊，原来这个人是个保皇党，是个忠实的臣仆！皇帝回过头来看了看身后的扈从，拍着大腿大笑起来。狄德利希从水坑里怔怔地望着皇帝的背影，嘴一直还张着。

第　二　章

他好歹把身上的泥土拍打干净，转过身来往回走。在一张长椅上坐着一个女人。狄德利希厌恶地从旁边走过去，可是那女人却偏偏目不转睛地盯住他。“蠢鹅！”他暗自骂道。这时他发现那人的面孔现出非常吃惊的样子，仔细一看，原来是阿格妮斯·戈培尔。

“刚才我遇上皇帝了，”他开口就对她说。

“皇帝？”她问，好象她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狄德利希一反平常的样子，开始指手划脚地把憋了一肚子的话一古脑儿端出来。咱们的英明的年青的皇帝只身投到一群疯狂的暴民中间。他们捣毁了一家咖啡馆，狄德利希自己就在那家咖啡馆里面！在菩提树下大街他为了皇帝把一个家伙打得头破血流！这些暴徒该用大炮来对付！

“这些人大概吃不饱饭，”阿格妮斯怯生生地说。“他们也是人啊。”

“是人？”狄德利希眼睛瞪得滚圆。“他们是国家的内奸！”看见阿格妮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的语调缓和了一些。

“就是因为这些暴徒，所有的街道都堵塞住了，大概您觉

得这很有意思吧?”

不是这样，这对阿格妮斯来得非常不凑巧。她本来是出来买东西，买完东西想回布吕歇尔街，街上却没有公共马车了，而且条条路都不通了。她被人群挤回来，一直挤到这个地方。天气又寒冷又潮湿，她的父亲一定非常惦记她，可怎么办呢？狄德利希向她保证，一定能护送她回去。他俩一起往前走。他一下子想不出什么话来说了，东瞧西望，装作在找路的样子。在光秃秃的树干和湿漉漉的败叶中间，只有他们两个人。他刚才的英勇气概、豪迈的感情到哪里去了？狄德利希觉得浑身不自在，正象他前一次跟阿格妮斯一起散步一样。那一次他被马尔曼一吓唬，立刻跳上马车，逃得无影无踪了。这时，阿格妮斯说:“您很久很久没有到我们家来了。爸爸不是给您写过信吗?”

他自己的父亲去世了，狄德利希有些慌乱地说。于是阿格妮斯不得不首先向他表示慰悼，她接着又追问:那一次为什么他突然就不露面了，那是三年以前。

“不是吗？从那时候起，差不多已经过了三年了。”

狄德利希心神稳定下来。他说大学生社团生活使他一点也分不开身；那里面的纪律真是严得要命。“后来我又入伍服役了。”

“噢！——”阿格妮斯盯着他。“您这两年的变化多么大呀！现在您大概已经是博士了吧?”

“不久就可以得到学位了。”

他有些愠怒地向前凝视着。他脸上的剑疤，他的魁伟的身姿，他锻炼出的这一身大丈夫气概:这一切难道她都看不在

眼里吗？难道她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吗？

“可是您……”他笨拙地说。她的苍白的、清瘦的脸上浮上一层红晕，一直红到她那生着几枚雀斑的扁平的鼻梁上。

“是的。我的身体有时不大好。可是不久就会好起来的。”

狄德利希懊悔自己问了那样的话。

“我要说的自然是您变得更漂亮了，”——他看了看她的红头发。她的头发从帽子底下蓬散出来，好象比从前更加浓密，因为她的脸更瘦了。这时他又想起从前自己曾经如何自卑过，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他故意挑逗她说：

“马尔曼先生怎么样啊？”

阿格妮斯满脸不屑地说：

“您还记得这个人吗？要是我再遇见他，我不会睬他了。”

“真的吗？可是听说他现在办了一个经营专利特许证事务所，已经很阔气地结过婚了吧。”

“这又有什么？”

“从前您可是对他很感兴趣。”

“您从什么地方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他总是送给您礼物。”

“我真不应该接受他的礼物，可是那个时候——”她望着脚下路上那些去年掉下来的潮湿的叶子。“那个时候我也真不该接受您的礼物。”

她好象吃了一惊似地沉默了。狄德利希感到一件严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也一言不发。

“不值一提，”最后他迸出一句话来，“只不过几朵花。”他不禁又生起气来。“马尔曼还送过您一只手镯呢。”

“我从来没戴过，”阿格妮斯说。狄德利希的心马上怦怦地跳起来，吃力地说道：“如果那是我送的呢？”

一阵沉默。他连呼吸也停住了。最后她用极低的声音说：

“那我就戴。”

他们俩突然加快了步子，谁也不再说什么。他们走到勃兰登堡门前边，看见菩提树下大街上仍然警卫森严，布满了警哨。两人急急忙忙地走过这一段路，拐进了多罗特恩街。这条街比较清静。狄德利希把脚步放慢，开始笑起来。

“真是滑稽透了。您知道，马尔曼送给您的礼物，都是我出的钱。他把我的钱都骗走了，我当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她站住了。“噢！——”她盯住他的脸，一双金褐色的眼睛波光闪闪。“亏他干得出来！您能够原谅我吗？”

他高傲地笑了笑。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年青时一时荒唐。

“不能这样说，”她困惑地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他认为她怎么样走回家去。这里又走不通了。公共马车还没有影子。“我真是很抱歉，您还必须屈尊多让我陪您一会儿。我倒是就住在这儿附近。您本来也可以到我住的地方坐坐，那里至少比在外面干燥些。可是，当然罗，年青小姐也许不该这样作。”

她的目光里仍然带有恳求的神色。

“您太好了，”她说，呼吸越来越急促。“您太高贵了。”——他们已经走进大门了。“我可以信赖您么？”

“我懂得怎样维护我们社团的名誉，”狄德利希说。

他们必须从厨房经过，可是恰巧里面没有人。“您把外衣脱下来吧！”狄德利希殷勤地说。他站在那里，眼睛看也不看阿格妮斯一眼，当她往下解帽子的时候，他来回摆动着两只脚。

“我得去找房东太太，叫她弄点茶。”他已经走到门边，可是又倏地转过身子来：阿格妮斯拉住他的手就吻起来。“啊，阿格妮斯小姐，”他大吃一惊，喃喃地说，接着，好象为了抚慰她，用手搂住她的肩膀。阿格妮斯顺势倒在他的怀里。他把嘴唇深深地埋在她的头发里，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她。她的身躯在他的怀抱里不住地抖动着，好象有人在打她一样。他感觉到她那单薄的衬衫下面的潮湿和温暖。狄德利希身上热哄哄的，吻着阿格妮斯的脖子。突然她把脸仰起来，张着嘴，眼睛半睁半闭，这样的神情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弄得他心旌摇摇。“阿格妮斯！阿格妮斯，我爱你，”他仿佛痛苦不堪地说，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张着嘴，喘急地吐出一口口的热气。他觉得她好象要晕倒，他抱住她，抱住她那瘫软成一团的身体。

这以后她坐在沙发上哭起来。“别生我的气，阿格妮斯，”狄德利希恳求说。她泪水模糊地看着他。

“我是因为幸福而掉的泪，”她说，“我等了你这么久。”

“为什么？”他替她扣衬衫的钮扣时她问，“为什么你这就把它盖起来？难道你已经不觉得它美丽了吗？”

他连忙否认。“我知道我应该承担起的责任。”

“责任？”阿格妮斯说。“谁应该负责任？我爱你已经爱了

三年了。你从来不知道。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

狄德利希双手插在口袋里，默默地想，这应该说是这个轻浮的女孩子的命运。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他需要让她再重复一遍这句话。“你真的爱我吗？只爱我一个人吗？”

“我那时也看出来，你不相信我。后来我发现你不再来了，我们的关系就这样断了。我觉得真是可怕极了，实在太可怕了。我想给你写信，我本想去找你，可是每次我都提不起这股勇气，因为你已经不喜欢我了。我的身体越来越坏，爸爸不得不带我到外地去旅游。”

“到什么地方去了？”狄德利希问。可是阿格妮斯并没有回答，她又把他搂到怀里。

“你要对我好一点。除了你，我什么也没有了！”

狄德利希困惑地想：“那你有的也实在太少了。”自从他得到了她爱他的凭证以后，阿格妮斯在他的眼睛里好象变得渺小了，身价大为降低了。他还对自己说，对于一个作出这种事的女孩子，不应该把她说的话句句信以为真。

“那么马尔曼呢？”他嘲弄地问。“跟他总还有过一点瓜葛吧，——算了，不谈这个了。”看见她惊惶失措地挺起身来，他连忙把这个话头打断，又说了几句抚慰她的话。他自己也是因为感到过分幸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她穿衣服穿得非常慢。“你的父亲不会知道你出了什么事了，”狄德利希说。她只耸了耸肩膀。当她穿好衣服，他又把门打开的时候，她还站着不动，回过头来望着这间屋子。她的目光停滞，带着些恐惧的神色。

“说不定，”她仿佛是在对自己说，“我永远不到这里来了。

我觉得今天夜里我就得死了。”

“为什么这么说?”狄德利希有些感动,痛苦地说。她没有回答,只是又一次倒在他的怀里,吻他的嘴,贴着他的胸,整个身子从胯骨到脚跟好象都和他长在一起。狄德利希耐着性子等待着。最后她和他分开,睁开眼睛说:

“你千万不要认为我想要你的什么。我只是爱你,什么我都不在乎。”

他要给她雇一辆马车,可是她一定要走回去。路上,他问起她家里的人和别的一些熟人。直到走到贝尔—阿里昂斯广场他才感到不安起来,嗄哑着嗓子吃力地说:

“我当然不想推卸对你的责任。只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应该了解,我还没有挣钱,我必须先毕了业,在老家的工厂里安顿下来……”

阿格妮斯很平静地对他表示感谢,好象在回答别人对她说的一句恭维话似的。

“如果将来我能成为你的妻子,该是多么好啊!”

转进布吕歇尔街的时候,他站住了,犹犹豫豫地说,最好他们就在这里分手。阿格妮斯说:

“你怕有人看见咱们吗?一点关系也没有,反正我回家也得说遇见了你。我就说咱们一起坐咖啡馆来着,一直到大街上畅通了才回来。”

“瞧啊,她可真会撒谎,”狄德利希心里想。她又补充说:

“星期日你到我家来吃午饭,你一定要来。”

他觉得这简直太过分了,不觉喊了起来:“让我——?让我到你们家——?”

她温柔而狡黠地笑起来。"只能这样啊！要是以后有人看见我们在一起——，你不愿意以后我再到你那里去吗？"

噢，当然了，他很愿意。尽管如此，她还是费了不少唇舌，他才答应到她家去吃饭。到了阿格妮斯的家门口，他规规矩矩地鞠了个躬，急忙转身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想："这个女人真是诡计多端。我可不能跟她鬼混下去。"他发现该是坐啤酒馆的时候了，但是却一点也提不起兴致来。他一心想赶回家去，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当他走进屋子，关好房门以后，他一动不动地站住，在黑暗中呆呆地凝视着。突然，他抬起胳臂，仰着头，长叹了一口气说：

"阿格妮斯！"

他觉得自己变了，身体轻飘飘的，象要离地飞腾起来一样。"我真是太幸福了，"他想。他还想："这样美好的事一生是不会有第二次的！"他一点也不怀疑，直到现在，直到这一时刻，他对各种事物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评价都是错误的。那些人正坐在酒馆里装腔作势。犹太人也好，失业工人也好，这跟自己有什么相干？为什么要恨他们呢？狄德利希甚至觉得，自己很愿意爱他们！难道他，他自己，真的在一群他认为是仇敌的人堆里度过一整天吗？他们也是人，阿格妮斯说得对！只为了几句话，他就把别人痛打一顿，吹牛，说谎，象个傻子似地累得不象人样子，最后衣服撕得破破烂烂、在那位骑在马上的主子面前，皇帝面前，昏头胀脑地伏在泥坑里，让人家讥笑一场，干出这些事来的难道真是他自己吗？他发现，在看到阿格妮斯以前，自己过的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贫乏空洞的生活，一切奔走追逐都远非自己的本意，一切感情都使自己羞愧难

当，而且自己没有一个心爱的人——直到阿格妮斯出现在面前！“阿格妮斯！可爱的阿格妮斯！你一点也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啊！”应该让她知道这一点。他觉得，他这时说的话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再也不会说出来，他马上动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他在这三年间也一直在等着她，而且他已经不再怀有任何希望，因为她是这样一个高贵、美丽、善良的好姑娘，自己一点儿也配不上；他谈到马尔曼只是出于胆怯和赌气；她是一个仙女，现在她飘然下降，他只有匍匐在她脚下。“扶我起来吧，阿格妮斯，我可以坚强起来，这我已经感觉出来；我愿意把我的全部生命献给你！”——他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把脸埋在沙发的靠枕里，他闻到靠枕上还留着阿格妮斯的气味。他象一个小孩似地啜泣着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没有睡在床上，一开始自然有些吃惊。但是他立刻想起昨天的不平凡的经历来，一股甜丝丝的感觉从血液里贯穿到他全身，一直冲击到他的心房。但是他又禁不住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小题大作，自寻烦恼。他又把昨天写的信念了一遍。这一切确实很美，跟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孩子突然亲近起来，的确能使一个人神魂颠倒。如果现在她在跟前，他一定愿意对她温存体贴一番。但是这封信最好还是别寄出去。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样作都不够审慎，最后也许让戈培尔老头抓在手里……狄德利希把信锁在书桌里。“昨天我把吃饭的事完全忘了！”他吃了一顿颇为丰盛的早餐。“不能抽烟，不然会把她的气味冲淡了。但是这是瞎扯，我不应该这样感情脆弱。”他点起一支烟，向实验室走去。他决定把蕴藏在心里的东西借助音乐发泄出来，不要用语言，

因为这种感情激烈的言词不仅有失大丈夫气概，而且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他租了一架钢琴，就开始弹起舒伯特和贝多芬的曲子来。他发现自己弹钢琴一下子进步了许多。

星期日他拉戈培尔家门铃的时候，给他开门的是阿格妮斯本人。“女佣人离开不了厨房，”她说，但是她的目光却道出了真实的原因。狄德利希一阵心慌意乱，低下了头，眼睛正落在她的银手镯上。她有意把那手镯弄得叮哨作响，吸引他的注意力。

“你还认得这个吗？”她轻声说。狄德利希的脸唰的一下红了。

“马尔曼送的？”

“你送的！这是我第一次戴。”

她热烈而紧紧地把他的手握了一下，接着通到客厅的门开了，戈培尔先生转过身来。“啊，这不是我们的逃兵吗？”但是他还来不及仔细打量狄德利希，面容马上变了，他后悔自己的语调过于亲昵了。

“老天爷，我简直认不出您来了，赫斯林先生！”

狄德利希瞟了阿格妮斯一眼，好象对她说：“看见吗？他已经看出来我不是过去那个愚蠢无知的毛头小伙子了。”

“您这里什么都跟从前一样，”狄德利希说，向戈培尔先生的妹妹、妹夫一一打了招呼。但是实际上他却发现所有的人都老得多了，特别是戈培尔先生，举止不再象过去那样神采奕奕，面颊上的肥肉也搭拉了下来，给他的脸添上一副苦相。孩子们都比以前长大了，此外，屋子里仿佛还缺了一个什么人。

“可不是，”戈培尔先生这样结束了自己寒暄的俗套，“时

间过了不少，可是老朋友总归会见面的。”

“要是你知道是怎样见的面，就有意思了，”当人们走向餐桌的时候，狄德利希既有些窘迫又有些轻蔑地想。等到烧牛肉端上来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当时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了。就是那位装腔作势地问他在大学学什么、连化学和物理也分不清的那一位姑太太。阿格妮斯坐在他右面，告诉他说，这位姑母两年前已经死了。狄德利希嘟囔了两句悼念的话，但暗地里马上对自己说：“这回她不能再说废话了！”他觉得这里所有的人都好象受了惩罚，抑郁沮丧，只有他自己的真正价值已经受到命运的赏识，被擢升到高处。他又以占有者的目光，从上到下地打量了阿格妮斯一眼。

正和那次的情况相同，甜食迟迟没有端上来。阿格妮斯不安地直转头向门外看，狄德利希看到她的美丽的金黄色的眼睛变暗了，好象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似的。他忽然从心里同情起她来，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爱怜之情。他站起来，向门外大声喊：

“玛利！上甜食！”

他走回来的时候，戈培尔先生马上向他敬酒。“您从前那次也是这样。您在这里跟我们好象一家人似的。你说是不是，阿格妮斯？”阿格妮斯用满含感激的目光看着狄德利希，使他从心坎里受到感动。为了不使眼睛发潮，他必须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戈培尔先生的几位亲戚对他笑得多么亲切！戈培尔的妹夫争着和他碰杯。这些人的心地多么善良啊！而阿格妮斯，亲爱的阿格妮斯，她是爱他的！这么多亲切和善意他实在担当不起。他的心跳得厉害，他模模糊糊地决定，吃过饭

以后就把事情跟戈培尔先生谈谈。

可惜一吃过饭戈培尔先生就谈起前几天的骚乱来。我们既然已经摆脱了俾斯麦的骑兵的铁靴，现在何必发表虚张声势的演说刺激工人呢？这位年青人（戈培尔先生就是这样称呼德皇的！）的那些演说会把革命弄到我们头上来的……狄德利希感到必须代表所有对英明的年青的皇帝陛下忠贞不渝的年青一代对这种挑剔攻击给予最有力的回击。皇帝陛下亲口说过："对于那些愿意帮助我的人，我衷心欢迎。谁要反对我，我就把他打个稀烂。"说到这里，狄德利希努力使眼睛射出光芒。戈培尔先生说，他等着被打烂。

"在这样严峻的时代，"狄德利希加添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表现出英雄气概。"说着，他愈加摆起架子来，他觉得阿格妮斯对他的姿势非常倾倒。

"怎么会是严峻的时代呢？"戈培尔先生说。"只有我们互相使对方活不下去，才可以说是严峻的时代。我对于我的那些工人可从来不苛待。"

狄德利希表示，他将来回家以后，一定要在他的工厂里实行一种崭新的风纪。社会民主党人他决不能容忍，星期天工人都要上教堂！——"连这种事您也管？"戈培尔先生说。他对手下的工人可不能这样要求，他自己也只是在耶稣受难节才进教堂。"我欺骗他们有什么好处？基督教本身的确不坏，但是牧师传布的那一套，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这时人们看到狄德利希显出一副高人一等的神色。

"亲爱的戈培尔先生，我只能对您这样说：凡是执掌大权的先生们，特别是我的敬爱的朋友，陪审官冯·巴尔尼姆认为

对的，我就也深信不疑。我只能对您说这样一句话。”

那位也是政府官员的戈培尔的妹夫突然坐到狄德利希的身边来。戈培尔先生的脸已经涨得通红。阿格妮斯赶快把咖啡端给大家。“喏，您喜欢我的雪茄吗？”戈培尔先生拍了拍狄德利希的膝头。“您看，在生活上咱们是没有分岐的。”

狄德利希想：“可不是，我得想着是这家人的一员呢！”

他把挺直的姿势放松了一些，气氛果然变得协调起来。戈培尔先生想知道，狄德利希的学业什么时候“结束”的，什么时候得到博士学位。他不了解，写一篇化学论文需要两年或者比两年更长的时间。狄德利希大谈特谈作化学试验的困难，有意玩弄许多没人能懂的术语。他感到，戈培尔先生问到他考取博士学位怀着一定的用意。这一点阿格妮斯似乎也感到了，她连忙插了进来，把话头引到另外一些事上。当狄德利希起身告辞的时候，她也跟了出去，悄悄地对他说：“明天三点钟到你家。”

狄德利希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刚走到屋外过道里，就抱住她狂吻起来，丝毫不顾使女就在隔壁屋里刷洗碗碟。阿格妮斯愁苦地说：“你一点也不想想，要是被人撞见了，我可怎么办？”他怔了一下，请求她再给他一个吻作为宽恕他的表示。她没有拒绝。

下午三点钟是狄德利希离开咖啡馆回到实验室的时间。这一天他一反常规，两点钟就回家来了。阿格妮斯在三点以前就到了。“咱们两人都等不及了。咱们的爱情多么深啊！”这一天比第一次过得还好，比第一次好得多。没有淌眼泪，也没有提心吊胆。太阳照进屋子来，狄德利希让阿格妮斯把头

发披散在阳光里，自己把脸埋进去。

她是借口买东西出来的，但是她在狄德利希这里待得很晚，几乎来不及到商店去了。她一出门就跑起来。狄德利希也跟着她跑，他非常担心，怕这样对她的身体有害。可是她却嘻嘻哈哈地笑着，面孔红通通的，还管他叫狗熊。以后的日子，每逢她到他这里来，事情总是这样收场。他们越来越觉得幸福。戈培尔先生说，阿格妮斯现在的身体比任何时候都好，这使他自己也变得年青了。因此每个星期天聚会大家的情绪也越来越高。客人们一待就待到晚上，喝潘趣酒①，狄德利希还一定要给大家弹舒伯特的作品，或者和戈培尔先生的妹夫合唱大学生中流行的歌曲，阿格妮斯给他们伴奏。他俩时不时互相交换个眼色，两人都觉得，这是在为他们的幸福举行祝贺。

不止一次，狄德利希正在实验室作试验的时候，工友走到他跟前说，外面有一位小姐找他。狄德利希立刻站起来，在同学们会意的目光下骄傲地涨红了面孔。于是他们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坐咖啡馆，到蜡像和珍品展览馆去参观。因为阿格妮斯喜欢看绘画，狄德利希也知道有所谓绘画陈列馆这类的东西了。阿格妮斯喜欢久久站在一幅她喜欢的绘画前面。这是一幅恬静而有节日气氛的美丽的风景画，她半闭着眼睛，把自己的幻想说给狄德利希听。

“你好好地看看，就会发现，这不是框子，这是一个带着黄金阶梯的大门。我们从台阶走下去，走过那条路，绕过那一簇

---

① 用酒加糖水和果子露等制成的混合饮料。——译者

山楂树，登上了一只小艇。你不觉得小艇在摇荡吗？这是因为我们把手拖在水里的缘故。这里的水多么温暖啊！那边山上有一个白点，你一定知道，那就是咱们家，咱们的小艇正向那边驶去。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看见了，”狄德利希热情地说。他眯缝着眼睛，仔细瞧阿格妮斯想让他看到的那些东西。他浑身发热，不禁拉起她的手来，好把自己手上的汗擦掉。以后他们坐在一个角落里，谈论他们要作的旅行，谈论在阳光灿烂的远方的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和他们永远不会终止的爱情。狄德利希相信自己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真心实意。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却知道得很清楚，他命中注定要辛勤工作，要过一种实际的生活，不会有很多闲暇放纵自己的感情。但是他在这里说的，和他一切所知道的比起来，却更崇高、更真实。这是真正的狄德利希，是他本应该成为的那个狄德利希说的真心话。——可是，当他们站起来向外走的时候，阿格妮斯的脸色却变得苍白了，样子非常疲惫。她的美丽的金黄色的眼睛闪动着一种光彩，使得狄德利希从心里难过起来。她浑身颤抖着，低声说：“要是我们的小艇翻了呢？”

“那我就把你救起来！”狄德利希充满决心说。

“但是我们离岸很远，水深莫测。”

他没有办法了。

“我们只有淹死的一条路。你说，你愿意跟我一起死吗？”

狄德利希看了她一会，然后闭上了眼睛。

“愿意，”他叹了一口气。

事情过后，对这样一场谈话他却很后悔。他看得很清楚，

为什么阿格妮斯不得不突然跳上一辆马车回家去。她的面孔显出一片高度兴奋的红晕，一直红到额角，她不想让他看到自己咳嗽。整个下午狄德利希一直非常懊悔。这种事情对人的身体有害，于实际无补，而且徒增烦恼。他的教授也听说常有女人找他。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阿格妮斯不能这样任性，想什么时候把他从工作中拖走就什么时候拖走。他委婉地把这个问题说给她听。“你大概是对的，”她说，“一个生活有秩序的人作息起居都需要有定时。可是，如果我四点钟爱你爱得最厉害，却偏偏让我五点半来找你，这怎么成啊？”

他觉得这句话里带有嘲笑成份，甚至还有蔑视的意味，不觉对她粗鲁起来。他不需要一个妨碍他事业前途的爱人。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象到事情竟是这样。阿格妮斯请求他宽恕，她表示愿意受委屈，在他屋子里等着他。如果他有什么事要作，千万不要把她挂在心上。她的这种态度又使狄德利希羞惭起来，他心里一阵发软，开始跟她一起抱怨起这个世界来。为什么除了谈情说爱之外还要作别的事呢？“非这样不可吗？”阿格妮斯问道。“你有一点钱，我也有一点。为什么非要忙于事业前途，弄得自己焦头烂额不可？我们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狄德利希也同意她这种看法，可是事后却很生她的气。他让她在家里等他，一半是故意刁难她。他甚至把参加政治集会也说成是必尽的责任，同阿格妮斯的约会必须为之让路。五月里的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比较迟，在门口遇见一个穿着一年入伍兵军服的年青人。那人犹犹豫豫地看着他。“是狄德利希·赫斯林先生吗？”——“啊，是的，”狄德利希结结巴巴地说，“您—您—您大概是沃尔夫冈·布克先生

吧?"

奈泽西的那位伟人的小儿子终于打定主意，听从父亲的嘱咐拜访狄德利希来了。狄德利希把他带上楼来，仓促间没有来得及想个托辞把这人打发走，可是屋子里还坐着阿格妮斯呢！他在过道里故意提高嗓门说话，好让她听见及早躲起来。他提心吊胆地开开房门。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床上也没有放着她的帽子。但是狄德利希知道得很清楚，前一分钟她还在这里。他从一把没有摆在原处的椅子上看到了这一点，再说，屋子里的空气似乎还因为衣裙摆动而荡漾未定。她一定是躲在那间他放盥洗桌、连窗户也没有的暗室里了。他把圈手椅挪到那扇门前边，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粗暴地咕噜着女房东为什么没给他收拾屋子。沃尔夫冈·布克说，他来得大概不是时候。"噢，一点儿也不!"狄德利希保证说。他请客人坐下，拿来了白兰地。布克又一次为他这样的时候来拜访表示歉意，他在队伍里服役，只能在这时候出来。"这我知道，"狄德利希说。为了避免对方盘问，他立刻解释，他一年服役期已经满了。他非常喜欢军队，那才叫真正的生活。如果能终生待在里面该多好啊！可惜家庭职责不允许他这样作！布克表示怀疑地淡淡地一笑，狄德利希很不喜欢他这样的笑容。"自然，那些军官们么，跟他们在一起，至少还让人感到这是一些懂规矩的人。"

"您跟他们有来往吗?"狄德利希问，他提这个问题不无嘲讽的意味。可是布克却不以为意地说，他们有时候邀请他到军官食堂去。狄德利希耸了耸肩膀。"我到那里去，因为我认为，了解一下不同的阶层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我跟社会党

人也颇有一些来往。”他又笑了。“有时候我想当将军，有时候又想当工人的领袖。我自己也很想知道，最后我要站到哪一边去。”他把第二杯白兰地也喝干了。“这人真是讨厌，”狄德利希想，“阿格妮斯还在黑屋子里关着呢。”他说：“您有那样的资财，竞选国会议员是不成问题的，您也可以随意选择你觉得有趣的事。我指望搞实际工作。讲到社会民主党人，我认为他们是我的敌人，因为他们是皇帝的敌人。”

“您对这些事拿得稳吗？”布克问他道，“我倒认为皇帝私下里对社会民主党是喜爱的。他自己就想作头一号工人领袖，只不过工人们不要他罢了。”

狄德利希冒起火来，这简直是对皇帝陛下的侮辱。但是布克却不为他的声色所动。“您难道不记得，他怎样威吓俾斯麦说，他要撤销对阔老爷们的军事保护吗？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跟工人一样，对有钱人是怀着敌视态度的。自然，他是完全出自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他是见不得别人握有权柄的。”

布克觉察到狄德利希怒形于色，就用更轻快的语调说：“您千万不要认为，我这样说是出于仇恨。恰恰相反，这正是出于我的温情，或者也可以说，带着几分敌意的温情，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不懂，”狄德利希说。

“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发现了自己的缺点，或者您叫它美德也好，他对这个人就常常怀着这种感情。不管怎么说，我们年青人现在都跟皇帝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说，我们都想尽情发挥一下我们个人的作用，但是我们却非

常清楚地感到，未来只是属于群众的。将来不会再有另一位俾斯麦，也不会有第二个拉萨尔。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才华特别出众的人今天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咱们的皇上无论如何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这也难怪，如果这么大的权柄落在一个人头上，而他却自轻自贱，那真不啻是自杀了。但是在灵魂深处，他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却疑虑重重。”

“角色？”狄德利希不以为然地问。布克却丝毫不理会他的问题。

“因为它可能把他引到很远的地方。在象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这个角色所起的作用实在是非常矛盾的。这个世界期望于任何一个人的绝不比期望于他的邻人的更多。当前这一时代要求的是一个水平，而不是超凡出众，更不是什么英雄伟人。”

“请允许我问一声，”狄德利希挺起胸脯说，“要是没有英雄伟人，难道我们能有德意志帝国吗？霍亨索伦家族世世代代都是伟大人物。”——布克又带着凄苦和怀疑的神情撇了撇嘴。“那么他们可要小心着点，别闯出大祸来。我们这些人也都得谨慎提防着。皇帝的处境固然与我的完全不同，可是他面临的抉择却同我一样。我应该当一个将军，把终身献给一次看来永远不会再发生的战争呢？还是当人民已经到了不需要什么天才的时代，作一个群众的天才的领袖？将军也好，群众领袖也好，都是浪漫主义，而大家都知道，浪漫主义迟早是要破产的。”布克接连喝了两杯白兰地。

“我究竟要作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作个酒鬼，”狄德利希心里想。他暗中盘算着，该不该跟

布克闹翻脸。但是布克身上穿着军服。再说，一吵起来也许会把阿格妮斯吓得跑出来，那时候事情就更不可收拾了。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好好记住布克说的这一番话。难道这个人认为，带着这种思想见解能作出一番事业来吗？狄德利希记起来，小时候在学校里布克的作文总是充满了奇思妙想，使得自己对他怀着一种无法解释的、然而却是很深的猜忌。“一点也不错，”他想，“这个人还是老样子。艺术家的气质。他们一家人都是这样。”老布克的妻子是个犹太人，演过戏。狄德利希又想起那年父亲去世老布克降尊纡贵亲自登门吊唁，现在看来，这对自己简直是侮辱，而现在他这个儿子又在不断地用各种方法侮辱自己：用他的高超的言词，用他的举止态度，用他和军官们的交际应酬。难道他是一个冯·巴尔尼姆先生么？他只是一个奈泽西人。“这一家人我都讨厌！”于是狄德利希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布克的一张肉团团的脸，打量着他的微微隆起的鼻子和他的水汪汪的发光的沉思的眼睛。布克站起身来。“好了，我们以后在老家再见吧。下一个学期，也许是下下学期我就要参加毕业考试，以后干什么呢？还不是回奈泽西开业当律师……您有什么打算？”他问。狄德利希神色凛然地说，他不想荒废时间，准备在今年夏天就把博士论文写好。于是他把布克送了出去。“你也不过是个蠢货而已，”他心里说。“难道你就没有看出来，我屋里有女朋友吗？”他从外面回来，得意洋洋，因为他觉得自己比布克，也比那个在黑房子等着他、连大气也不敢出的阿格妮斯高明得多。

他打开暗室的门，阿格妮斯趴在一把椅子上，胸脯急剧地一起一伏，她用手绢堵住嘴，怕自己喘气的声音让外边听到。

她抬起头来看了看他，眼睛都已经红肿了。他看到，她在里面几乎要闷死了。当他在外面一边喝酒一边废话连篇、高谈阔论的时候，她正在里面暗自饮泣。他最初的反应是无限的悔恨。她多么爱他！她坐在那里，一往情深，为了他，什么都甘心忍受。他正想伸出手来，扑到她前面，流着热泪请求她的宽恕，但是他及时抑制住这种冲动，因为他害怕这样一个场面，害怕事后引起的感伤情绪，使自己好几天不能安心工作。而且这样就使她占了上风。不，他是不能让她称心如意的。她分明是在装模作样！于是他只轻轻地在她脑门上吻了一下说："你已经来了吗？我根本没有看见你进来。"她全身一抖，仿佛在躲闪什么似的，但是她一句话也没说。狄德利希解释说，刚才走了一个人。"一个犹太鬼！装腔作势，真让人恶心！"狄德利希一边说一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为了不看阿格妮斯的脸，他越走越快，越说嗓门越大。"这些人是我们的死敌！仗着他们的所谓的高雅的教养，凡是我们德国人认为是神圣的，他们都要作践！我们对他表示容忍，这个犹太鬼子就应该为自己庆幸了。他还是把那张狗嘴闭住，回家去啃他的法规大全去吧！他的那些一钱不值的文艺书我看见就要往上吐唾沫！"为了使阿格妮斯难堪，他的喊声越来越大。看到她始终一言不发，他又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这都是因为现在谁都能把我堵在家里的缘故。因为你我不得不一天到头蹲在屋里！"

阿格妮斯畏畏葸葸地说："我们已经有六天没有见面了。星期天你又没来。我怕你已经不爱我了。"他在她前面站住，傲慢地看着她："宝贝儿，我爱你，我看这实在用不着我一次又

一次地向你表白了。但是是不是因为我爱你，就得每个星期天兴致勃勃地看你姑母打毛线或者跟你那位对政治一窍不通的父亲谈政治呢？我看这完全是两回事。”阿格妮斯低下了头。“从前什么都那么好。你跟爸爸已经那么融洽了。”狄德利希转过身去看看窗外，背朝着她。问题就在这里：他非常害怕跟戈培尔先生搞好关系。从他家的会计索特比尔老先生那里，他听说戈培尔的买卖一蹶不振。他的工厂的纤维素质量很差。索特比尔已经不从他那里订货了。找狄德利希这样一个人作他女婿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狄德利希觉得自己已经落到这些人的圈套里，落到阿格妮斯的圈套里！他疑心她是不是和老头早已串通好了。他一肚子怒火，又把身子转过来。“还有，亲爱的宝贝，说老实话，咱们的所作所为，是咱们自己的事，你说是不是？最好别把你父亲牵扯进来。咱们的关系别和我跟你家里人的友谊混在一起。我的道德观念要求把这两件事截然分开。”

一会儿后，阿格妮斯站起身来，好象她已经领悟过来了。她的脸涨得通红，向门外走去。狄德利希追上了她。“可是，阿格妮斯，我没有那个意思。我说这些话，完全是因为我对你太尊敬了——。而且我星期天当然能到你家去。”她听着他解释，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别不痛快了！”他央求她说，“你看，你连帽子还没有摘呢。”她把帽子摘了下来。他请求她在沙发上坐下来，她坐下了。她也听他的话，吻了他。但是尽管她的嘴唇在微笑，在亲吻，她的目光却僵直着，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突然她把他搂到怀里；他吓了一跳，他不知道，这是恨是爱。可是马上他就感觉出来，她比从前更热烈地爱着自己。

“今天真是太美了。你说是吗，我的亲爱的小阿格妮斯？”狄德利希心满意足，亲切和蔼地说。

“再见，”阿格妮斯说。狄德利希的衣服还没有穿好，她就匆匆忙忙把伞和皮包拿起来。

“你为什么这么忙？”——“我对你没有什么别的用处了。”她已经走到门口，但是突然间，她用肩膀倚在门柱上，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你怎么啦？”狄德利希走到她身边，才发现她正在啜泣。他用手摸着她。“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大声哭起来，浑身抽搐着，越哭越不能止声。“阿格妮斯，”狄德利希不住声地叫她，“我们刚才不是很快活吗？你一下子出了什么事啦？”他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怎么得罪你了？”她哭得连气也透不过来，半天半天才哽哽咽咽地说：“我不能这样了。原谅我。”他把她抱在沙发上。当她逐渐平静下来以后，感到非常羞愧。“原谅我！我自己也由不得自己。”——“那我有什么办法？”——“不是，不是。是我的神经有毛病。对不起！”

他怀着怜悯和容忍的心情一直把她送上一辆马车。事后他觉得这件事也不过是半出滑稽剧，是用以把他彻底捕捉进去的手段之一。他一直也摆脱不掉这种思想，觉得一张束缚他的自由和前途的罗网已经编织起来。每当他的心肠变软的时候，他就用粗暴的举止，用冷漠的态度，强调男子汉的独立和尊严进行自我防卫。星期天到戈培尔家作客的时候，他象在敌国一样小心戒备着，客客气气，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色。他的论文什么时候能写出来啊？别人问。他的试验也许明天就作好，也许在两年以后，这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强调说自己在经济上将来也要依赖他母亲。在未来很长的一段

时间内，他的全副精力都要放在工厂上，别的什么事都谈不到。当戈培尔先生谈到人生的精神价值时，他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咋天我还卖掉一部席勒的集子。我脑子里没有这种疯癫的想法，什么也骗不了我。”当他说完这些话，感到阿格妮斯的沉默、忧郁的目光在盯着自己的时候，刹那间他的感觉是，刚才的话不是他自己说的，他好象走在大雾里，说的既不是想说的话，作的也不是愿意作的事。但是这种感觉一会儿就过去了。

如果他同她约定，阿格妮斯就到他那里去；他工作的时间或者坐啤酒馆的时间一到，她马上就走开。有一次走到一家香肠店前面，他对阿格妮斯说，对他说来这是最美的艺术欣赏。从此以后，阿格妮斯不再约他看画展，把他引到图画的幻境里去了。最后他也感觉到，最近他们见面的次数太少了。他责问阿格妮斯，为什么她不竭力要求他多来几次。“从前你不是这样的。”——“我得等着，”她说。“等什么?”——“等你也跟从前一样啊！噢，我相信，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

他没有再说什么，怕跟她顶起嘴来。但是正象她说的那样，这样的日子终于来了。他的论文终于写好、通过了，只剩下一次无关紧要的口试，他兴高采烈地等着生活上的新的转变。阿格妮斯向他祝贺，并且送给他一束玫瑰花，他感动得流下眼泪说，他将永远、永远爱她。阿格妮斯告诉他一个消息：戈培尔先生为了买卖上的事，要到外地去几天。“现在天气实在太好了……”狄德利希马上想到一个主意:“咱们得利用一下！这样的机会咱们还一直没有遇见过呢！”他俩决定到乡下去。阿格妮斯知道一个名叫幽林的地方，那里一定非常幽静，象它的

名字一样富于浪漫气息。“我们可以在一块待一整天！”——“夜里也在一起，”狄德利希补充说。

他们启程的车站本身就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火车很小，完全是老式的。车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天逐渐昏黑下来，乘务员给他们点起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他俩紧紧搂抱着，圆睁着眼睛，一言不发地望着窗外平坦单调的田野。就在这里下车吧！步行到遥远、遥远的地方，消失在宁静的黑暗里。在一个只有几幢房屋的小村子他们差一点真地要下火车了。可是乘务员好心地把他们拉回来，难道他们想在稻草堆上过夜吗？以后，他们到了目的地。旅店有一个很大的院子，一间宽敞的客厅，露着木梁的天花板下面悬着一盏煤油灯。旅馆老板非常和气，他管阿格妮斯叫“太太”，一边狡猾地眨着斯拉夫型的眼睛。他们两个人心里怀着鬼胎，有些局促不安。刚刚放下饭碗，就恨不得到楼上房间里去，可是他们没有敢这样作，只是耐着性子翻看老板递给他们的几本杂志。老板刚一转身，两个人交换了个眼色，立刻一溜烟似地上了楼。进了房间，还没有掌灯，房门也顾不得关，就搂抱在一起了。

第二天一清早，太阳光明晃晃地照进他们的屋子。窗户下边院子里母鸡来回啄食，围着凉亭前面的桌子扑搧翅膀。“咱们就在那里吃早饭！”他们走下楼去。天气暖洋洋的叫人从心里觉得舒服！从谷仓里飘过来一阵阵干草的清香。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咖啡和面包。两个人心里都这么畅快，仿佛全部生活都已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打算到外边漫步几个钟头；老板必须把附近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们。他们热情地称赞他的旅馆和舒适的铺床。他们大

概在作蜜月旅行吧？让您猜中了——他们非常高兴地笑起来。

小镇的主街是用石块铺成的，七月的骄阳照射在铺路石凸起的棱角上，闪耀着五光十色。镇上的房屋低矮、歪斜，非常矮小，把当中的街道衬托得活象一个堆满石块的广场。小铺子门上的铜铃在他俩背后玎玎玲玲地响个不停。阴影里不多的几个过路人，一半城市装束，扭着头打量着他们。阿格妮斯和狄德利希脸上带着骄傲的神色，因为他俩的衣着在这里要算最入时的了。阿格妮斯发现了一家时装女帽店。“简直令人不能相信！这种式样是柏林人三年以前戴的！”后来他们穿过一座歪歪斜斜的城门，走到田野里去。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过了。天空是浓郁的蓝色，燕子飞来飞去好象穿行在一潭浊水里。远处的农舍笼罩在郁热的闪光里，森林一片浓黑，林间小路则是蓝色的。阿格妮斯和狄德利希手挽着手，不约而同地唱起歌来。他们唱的是一首流浪儿童唱的歌，这还是他们从前在小学校里学的。为了博得阿格妮斯的称赞，狄德利希极力唱得很低沉。等到两个人都唱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把脸转过来，一边走一边接吻。

“现在我才看出来，你多么漂亮，”狄德利希说，温存地看着她的绯红的面孔，和她那金黄色额角上围绕在淡黄色眼睛上的一圈淡黄色睫毛。“夏天我精神好，”——阿格妮斯畅快地深吸了一口气，胸脯把上衣顶得鼓起来了。她走路的时候更显得腰肢纤细，嬝嬝婷婷，蓝色的纱巾在颈后不停地飘拂着。狄德利希走得燥热起来，把上衣脱掉，以后又把背心脱掉，最后，他说非找个荫凉所在休息一下不可了。他们在一块还没有收

割的庄稼地边上找到一块荫凉地方，那里有一丛刺槐树，树上还开着花，香气扑鼻。阿格妮斯坐在地上，让狄德利希的脑袋枕在她膝头上。他们又戏谑谈笑了一阵，忽然，阿格妮斯发现，他已经睡着了。

他一下子从梦中醒过来，向四周看了看，发现了阿格妮斯的脸，不由得露出幸福的笑容来。"亲爱的，"她说，"看你这副又傻气又惹人喜爱的脸。"——"对不起，我睡着了。我最多也不过睡了五分钟——不，我居然睡了一个钟头了。你感到无聊了吧？"可是她却比他更感到惊奇，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呀？他把头从她的手底下撤出来；睡觉的时候，她的手一直抚摸着他的头发。

他们穿过庄稼地往回走。在一块地里躺着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他们扒开庄稼往里一看，原来是一个戴着一顶小皮帽的老头，穿着火红色的上衣，绒布裤也是红色的。他蜷着身子躺在那里，长胡须绕着膝盖。狄德利希和阿格妮斯弯下腰去，想仔细看看这个人。突然，他俩发现，那个人早在眨巴着亮晶晶的黑眼睛打量他们呢！两个人身不由己地急忙退回来。他俩彼此对看了一眼，目光里都流露出仿佛看到童话里妖怪时的恐惧。他们朝四外一看，他们好象正走在一片辽阔无边的、异乡的土地上，远处阳光下沉睡着的小城显得那么陌生，甚至头上的天空也有些异样，仿佛他们已经走了几天几夜似的。

午饭他们是在小客栈院中的凉亭里吃的，太阳暖烘烘，母鸡咯咯地叫，厨房的窗户开着，阿格妮斯亲自到窗口去接茶盘；这一餐饭吃得多么别有风味啊！布吕歇尔街的那一套礼俗仪规到哪里去了？狄德利希的一向传统的啤酒台子到哪里

去了？"我再也不离开这里了，"狄德利希说。"我也不放你走。"阿格妮斯说："干吗也不放我走呢？我要给我爸爸写一封信，叫我的一个在奎斯特林结婚的女朋友转给他。这样他就会相信我是在那个地方了。"

以后他们又到外边去了。这次他们向另一个方向走，这里有一条河，地平线上转动着三座风磨的翅翼。河里停泊着一只小艇，他们租了这只船，顺流漂荡下去。一只天鹅迎着小船泅过来。小船和天鹅悄然无声地彼此紧贴着对滑过去。小船飘到树丛枝叶低垂到水面的地方，自己停住了——阿格妮斯蓦地问起了狄德利希的母亲和妹妹。狄德利希说，她们对他从来都很好，他也很爱她们。他以后叫他妹妹寄相片来，她们一定长得很漂亮了。也许并不漂亮，不过她们一定是温柔和端庄的姑娘。一个妹妹叫艾米，喜欢读诗，跟阿格妮斯一样。狄德利希要照顾她们两个人，把她们嫁出去。至于母亲他却要她永远待在自己身边，因为直到遇见阿格妮斯以前，他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母亲赐予他的。他给阿格妮斯讲他跟母亲怎样一起度过恬静的黄昏，讲他童年时代母亲在圣诞树下给他讲的童话故事，甚至讲给她听，自己那时的"真心实意"的祈祷。阿格妮斯听得出了神。最后，她叹了口气说："我真愿意认识一下你的母亲。我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他又同情又尊敬地吻着她，与此同时，又暗暗感到良心上有些歉疚。他觉得，自己现在应该对她说一句什么话，一句能使她永远、永远心安的话。但是他却努力把这个思念排除，他不能这样作。阿格妮斯目光深沉地盯着他。"我知道，"她声音缓慢地说，"你的心眼是好的。只是有时候你却不由自主作出另外一

些事。”这句话让他吓了一跳。接着她又象请求宽恕似地说：“今天我一点儿也没有怕你。”

“往常你怕我吗？”他有些后悔地问。她说：

“我看到非常傲慢和嘻嘻哈哈的人心里总是很害怕。从前跟我的女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比不上人家，我怕她们已经发现这一点而看不起我。但是实际上她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小时候我有一个蓝玻璃大眼珠的洋娃娃，母亲死了以后，我就只好每天陪着洋娃娃坐着。它总是用它那一双大眼睛狠狠盯住我，好象对我说：你的母亲死了，现在谁都要象我这样瞪着你。我非常想让它躺着，好让它闭上眼睛，可是我不敢这样作。难道我能让人们也躺下吗？所有的人都长着这样的眼睛，有时候——”，她把脸埋在他的肩膀里，“有时候连你的眼睛也是这样的。”

他的嗓子眼一阵发紧，他用手抚摸着她的脖子，用颤抖的声音说：“阿格妮斯！亲爱的阿格妮斯，你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啊！……我也怕过你，是的，我也是这样。我想你一直想了三年，可是你太美了，太高贵了，太好了，我实在配不上……”他的整个心都溶化了，他把第一次和她相会后给她写的那封信里的话都说了出来。这封信现在还在他的书桌里放着。她仰着脖子心醉神驰地听着，嘴微微张着，轻轻地低诉：“我知道，你也是这样，你也跟我一样！”

“我们谁也离不开谁，”狄德利希说，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但是他被自己说的这句话吓住了。“现在她在等着那句话了，”他想，“现在我非说不可了。”他想说，可是却觉得自己软瘫了一样。他搂着她的两只手臂越来越松软无力……她的身

体转动了一下：他知道，她不再等着了。于是他们彼此放开了手，谁也不再看谁。狄德利希忽然用手把脸捂住，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她并不问他为什么，只是安慰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这样过了好一阵。

阿格妮斯的眼睛从他脸旁望过去，凝视着天空，说："我什么时候相信过，能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呢？结局一定是悲惨的，因为它太美了。"

他非常痛苦地浑身一抖。"眼下并没有完结啊！"她问："你相信人世间的幸福吗？"

"如果我失去你，我的幸福也就完了！"

她喃喃地说："你要离开我的，你要走到生活里，把我忘掉。"

"那我宁可死！"——他又把她搂住。她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

"你看，这里的水面多么宽广，好象是一个湖。我们的船自己飘动了，把我们带到这地方来。你还记得那张画吗？你记得那个湖吗，我们在幻想中曾经在上面驶过船的那个湖？要飘到哪儿去呢？"她的声音更低了，"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呢？"

他不再回答她的话。他们俩紧紧地拥抱着，嘴唇贴着嘴唇，仰着躺下去，越来越低地躺下去。是她贴向他吗？还是他在搂紧她？他俩好象从来没有这样紧密地结合成一体。狄德利希觉得这时心情非常舒适。过去他总觉得自己不够高贵，不够虔诚，也不够勇敢，不能和阿格妮斯一起生活。现在他在这些方面都赶上她了，他非常惬意了。

忽然船身一振，他俩腾地一下跳起来。狄德利希起来时

行动过猛，以致把阿格妮斯从他怀里摔出去，倒在船板上。他摸了摸自己的脑门。“怎么回事？”——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仿佛生了她的气，不去看她。“坐在船上这么不小心可真不象话。”他看着她坐起来连扶也没有去扶她，立刻就拿起桨来往回划。阿格妮斯一直侧着脸望着河岸。她只望了他一眼，可是她看到的是那么一副猜疑的、严峻的面孔，她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他们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沿着乡间大道往回走，越走越快，最后简直是在小跑了。直到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几乎看不清对方的面孔的时候，他们才又开口说话。明天早晨戈培尔先生大概就要回家了。阿格妮斯非赶回去不可……当他们走到旅馆，已经听见远处火车在鸣笛了。“连吃饭都来不及了！”狄德利希假装不高兴地说。他们匆匆忙忙地拿起东西，付过账，马上就走了。他们刚刚走进车厢，火车就开动了。他们必须喘过这口气来，此外，还得谈谈上车前一刻钟这一阵纷忙。有这一点事干，总还算运气。但是当这件事能说的也都说完了，两人就只有在半明不暗的灯光下各自呆坐着，仿佛遭受到什么大挫折之后那种丧魂落魄的样子。车窗外面是一片昏暗的土地，难道那就是吸引过他们、使他们相信能得到幸福的地方吗？难道这只是隔了一夜的事情吗？人们是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那解放他们的城市的灯火怎么还看不到呢？

到了目的地以后，他俩一致认为没有必要坐一辆车回去。于是狄德利希登上第一辆驶过的公共马车。他们俩不但没有握手，而且几乎连目光也没有再接触。

“啊！”狄德利希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长吁了一口气。“总算结束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差一点把事情弄糟了。”又一阵火气往上冒。“真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弄得不巧，她自己一定紧紧抓住了船帮，到河里洗澡的是他一个人。亏她想得出来这一整套花招，尽是为了想结婚！“女人真是狡猾，她们干什么事都一点也没有顾虑，我们男子汉真是望尘莫及。老天知道，这次她可把我耍弄得够呛，比耍弄马尔曼还凶。喏，我应该终生记住这个教训。现在这件事总算告一段落了！”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新条顿社聚会的地方走去。从此以后他每天晚上都在那里度过，白天则埋头看书，准备口试。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他看书总是在实验室，不在家里。回到家里，每次上楼心头都很沉重，他承认自己心跳得很厉害，迟疑不决地打开屋门——屋里什么人也没有。后来他干脆一回来就先问房东太太，有没有人来找过他。谁也没有来找他。

两星期以后他接到一封信。他不加思索地就把信拆开。但是拆开以后他却打算连看也不看就扔在书桌的抽屉里。后来他还是把信抽出来，离开脸远远地擎着。他的两只眼睛闪着猜疑的目光，匆匆地读着几行字："我是这么不幸……"狄德利希的回答是："别来这一套了！""我不敢再到你那里去……""这是你的运气！""真可怕，我们竟变得这么陌生了……""你至少也看到了！""原谅我吧，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也许什么事都没发生？……""我可够了！""我活不下去了……""又开始了吗？"最后他把信往抽屉里一扔，让它和自己在那个感情冲动的夜里写的一封充满激情、不过后来幸而没有寄出的信一起作伴去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夜里从外面回来，忽然听到自己背后传来奇怪的脚步声。他转过身去，一个人影在远处站住了，两臂微微举起，伸向半空。直到他关上大门，走进楼里来的时候，他还看见那人站在黑影里。回到屋里，他没有点灯。当她这样站在外边的黑夜里向上望着，他不敢把这间本来是属于她的屋子照亮，他感到羞愧。外面正下着雨。她已经等了好几个钟头了啊？现在她一定还站在那里，怀着最后一线希望。这真让人受不了！他想打开窗子——可是急忙又缩回身子。不知道怎么一来他已经拿着大门钥匙，走到楼梯上。但是同样他也及时转身走回来。这以后他把门一锁，就把衣服脱了。“沉着一点儿，亲爱的！”这一次再想脱身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个女孩子是够可怜的，可这是她心甘情愿啊。“我首先要考虑对我自己的责任。”——第二天早晨，因为没睡好觉头昏脑胀，甚至生起她的气来：她居然不死心，还想来打乱他的生活。她明明知道，自己的考试就在眼前了！她惯会作这种没有心肝的事！这天夜里发生的事，她站在雨中宛如乞婆的角色，事后使她的形象又添上了某种可疑的、令人心悸的成分。在他的眼里，她最后已经走向堕落的道路了。“千万不能再沾染她了，”他发誓说，并且决定，虽然在柏林已经住不了几天，还是要搬一次家，“哪怕破费一笔钱也好。”正好他有一个同学要找房子，狄德利希一个子儿也没有破费，立刻搬到市区极北的一个地方。这以后不久他就通过了口试。新条顿社的人为他祝贺，请他饮早酒，这一席酒一直喝到黄昏。狄德利希回到家里的时候，房东对他说，他屋里有一位先生正等着他。“大概是维贝尔，”狄德利希想，“他一定是向我道贺来的。”接着他胸

中又涌起更大的希望："也许是冯·巴尔尼姆陪审官吧？"他一开门，吃惊得往后一仰。站在屋子里的是戈培尔先生。

戈培尔先生也没有立刻找到话说。"哦，怎么穿上礼服啦？"过了一会儿他说，接着又犹犹豫豫地说："您是从我们家来么？"

"没有，"狄德利希说，又吃了一惊。"我刚刚参加了博士学位的考试。"

戈培尔说："啊，是这样，我向您祝贺！"狄德利希勉强迸出一句话来："您怎么会找到了我的新住址？"戈培尔说："您虽然没有告诉老房东，可总是有办法啊？"他们两个互相打量了一会儿。戈培尔的语调虽然很平静，可是狄德利希却感到那里面包含着可怕的威胁意味。他一直不敢想这桩祸事，如今它却突然临到头上了。他觉得自己非坐下来不可。

"是这么回事，"戈培尔开始说，"我到这里来，因为阿格妮斯身体很不好。"

"噢！"狄德利希假惺惺地装出难过的样子。"她怎么啦？"戈培尔先生表示焦虑地摇着头。"心脏有毛病。当然，这只不过是她的神经……当然，"他停了一会儿，由于狄德利希没有重复那个字，他只好自己重复了一下。"我觉得她非常烦闷，心情很忧郁，所以想使她高兴高兴。她不能到外边来，可是您可以再到我们家坐坐，明天正好是星期天。"

"得救了！"狄德利希心里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因为高兴，他成了一个外交家。他抓着脑袋说，"我自己也决定要上您那里去。可是现在我老家有些紧急事，我们工厂的老管事病了。连几位教授我都来不及向他们辞行。明天一清早我就

动身回去。”

戈培尔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膝头上。“您应该好好想一想。对自己的朋友也要担承一定的义务啊！”

他说得很慢，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狄德利希，狄德利希不得不避开他的目光。“只要我能办到的话，我一定尽力办，”他结结巴巴地说。戈培尔说：

“您能办到。在这个问题上，您什么都办得到。”

“怎么？”狄德利希的血液好象都凝固了。“您自己也知道怎么样，”戈培尔把椅子向后搬了搬说，“我希望您不要疑心，我是阿格妮斯派来的。正相反，我已经答应过她，决不插手这件事，决不来打搅您。可是我以后又转念一想，如果我跟您再这样彼此捉迷藏的话，也未免太愚蠢了；一来我跟您很熟，二来我跟已经故世的令尊大人是老交，我们两家公司在业务上早有来往……”

狄德利希心里说：“业务上已经没有关系了，亲爱的。”他在精神上立刻戒备起来。

“我一点也没有跟您捉迷藏，戈培尔先生。”

“那就很好。那一切就没有问题了。我很了解，青年人，特别是今天的青年，不先犹豫踌躇一阵，是不会迈出结婚这一步的。可是如果象咱们两家这件事，一清二楚，那自然又当别论了，您说是不是？我们的业务密切相连，如果您有意扩展令尊留下来的事业，阿格妮斯的赔嫁费正是您所需要的。”他的眼睛虽然没有望着狄德利希，但是却一口气说下去，“目前我虽然只能提出一万二千马克的现款，可是造纸原料纤维素，您却可以要多少有多少。”

"看见啦?"狄德利希心里想。"连这一万二千马克你要想拿到手，也非向他要不可。"——"您误会了，戈培尔先生，"他说，"我根本没有想到要结婚。结婚需要花偌大一笔钱。"

戈培尔先生的目光流露出恐怖的神情，干笑了一声："我还可以再想一点办法……"

"请您不要提这个了，"狄德利希慷慨大方地止住了他的话。

戈培尔先生越来越手足无措了。

"那么您究竟想要什么呢?"

"我吗?什么也不想要。我倒知道，您来找我，想要干什么。"

戈培尔重新鼓起勇气。"这是不成的，赫斯林先生。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件事，而且又有了这么长时间，这样是不成的。"

狄德利希打量了这位父亲一下，撇着嘴说："这么说，您已经知道了?"

"知道得不很清楚，"戈培尔喃喃地说。狄德利希的神色更加傲慢了。

"如果都让您知道，那倒奇怪了。"

"我是信任我女儿的。"

"那就可能受蒙骗，"为了进行自我防卫，狄德利希说话斩钉截铁。戈培尔的脑门开始涨红了。"我对您同样也是信任的。"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把我当作一个傻瓜，"狄德利希把手插在裤袋里，身体往后一仰。

“不是！”戈培尔跳了起来。“我没有把您当成傻瓜，可我也没有想到您是这样一个流氓。”

狄德利希站了起来，保持着不失礼仪的冷静说：“您要为我恢复名誉！”戈培尔喊了起来：

“这正是您的本意。先引诱人家的女儿，再把父亲干掉！这样您的名誉就完美无瑕了。”

“您懂得什么叫名誉！”狄德利希也激动起来。“我没有引诱您的女儿。我只是作了她让我作的事，后来我就没法把她甩开了。在这一点上，她跟您倒是一脉相承。”狄德利希越说火气越大：“谁敢保险，这不是您跟她预先商量好的呢？这是个圈套！”

从戈培尔的脸色看，他好象要更高声地吼叫起来。但是他突然害怕起来，又恢复了平和的声调，只是微微有些颤抖：“咱们的火气都太大了，这件事很重要，这样冒火不行。我答应了阿格妮斯，跟您谈话要心平气和。”

狄德利希冷笑了一阵。“您自己该也看到您是在撒谎吧！刚才您还说阿格妮斯根本不知道您到这儿来呢。”

戈培尔好象在请求原宥似地笑了笑。“只要保持和气，没有什么事不好商量的。您说是不是，我的赫斯林先生？”

可是赫斯林却认为，再保持和气是一件危险的事。

“魔鬼才是您的亲爱的赫斯林先生，见鬼去吧！”他大声喊道，“对您来说，我是博士先生！”

“啊，是这样的，”戈培尔一下子呆住了，“这大概是第一次您让人家称呼自己博士先生吧？您挑的这个机会可真值得骄傲。”

“您难道还想污辱我的身份吗?”戈培尔辩驳说:

“我根本不想污辱您。我只是不懂,我和我女儿怎么把您得罪了。难道您真的非要一大笔赔嫁费不可吗?”

狄德利希觉得自己的脸红起来,但是他的话却说得更加不留情了。

“如果您想知道实情的话,我可以坦白对您说:我的道德观不允许我跟一个不能把清白名声带进自己家门的女孩子结婚。”

看样子戈培尔又是一阵怒火上冒,但是他却没有力气再发脾气了。他竭力控制着自己,不使自己呜咽出声来。

“您真应该看看今天下午她那种令人心碎的样子!她把什么都坦白对我讲了,因为实在无法再隐忍下去了。我觉得,她连我也不爱了,她只爱您一个人。您看该怎么办呢?您是第一个人呀!”

“这我怎么知道?在我以前,有一位马尔曼先生也跟你们家有来往。”戈培尔向后一闪,仿佛当胸挨了一拳。

“一点不错,这件事谁说得准?谁说过一回谎,第二回就没有人相信他了。”

接着他又说:“谁也不能要求我娶这样一个女人作我孩子的母亲。我对社会的良心不允许我这样作。”说完了这些话他就转过身去,蹲在地上往一只打开的箱子里收拾东西。

他听到那个作父亲的在自己背后真地抽抽噎噎地哭起来,狄德利希自己禁不住也一阵难过。刚才他表现出的那种高贵的丈夫气概;阿格妮斯父女陷入了这种不幸,自己的天职却不允许向他们伸出救援的手;对过去那一段恋爱的痛苦的

回忆，以及命运演出的这出悲剧：这一切深深地把狄德利希的心打动了……他的心跳得厉害，听着戈培尔先生怎样把门打开又把门关上，听着他曳着两只脚走过穿堂，最后街门吱吱扭扭响了一阵。现在算完了——狄德利希的身子往前一扑，便趴在整理了一半的箱子上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这一天晚上他弹了半夜舒伯特的钢琴曲。

这样，他让自己的感情发泄了一阵，决定还是应该坚强起来。他暗自责备自己说，几时可曾看到维贝尔这样感伤过。就是象马尔曼那样一个不懂礼规的莽汉也给自己上过一课，作事要有魄力，不应该瞻前顾后。狄德利希甚至怀疑，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可能象他这样软心肠。只有他一个人，受了母亲的遗传，才有这种毛病。而象阿格妮斯这样一个姑娘，跟自己母亲一样疯疯癫癫，在他看来完全失去适应这一严峻的时代的能力。这个严峻的时代！一想到这个词，狄德利希的眼前总是浮现出菩提树下大街上的那副情景：成群的失业工人、妇女和孩子，饥馑，恐惧，骚乱——而这一切，甚至连那高呼万岁的声音，都是受着那至高无上、超人的权力制服着。它象铁石一样冷酷，两眼闪射着电光，用铁蹄践踏在这群人的头上。

“没有别的办法啊，”他自己对自己说，为自己的屈从从心坎里感到高兴。“我只能这样！”谁不这样，谁就要倒霉，只能落到马蹄底下了。难道戈培尔父女对他能提出什么要求吗？阿格妮斯已经是成年人，他又没有给她弄出孩子来。这不就成了吗？“如果别人没有逼迫我，我却自己作了不利于己的事，那可真是个傻瓜了！不是也没有谁给我什么好处吗？”狄德利

希为自己锻炼成熟的性格感到高兴和自豪。大学生团体、入伍和帝国的空气已经把他锻炼成熟，能够适应当前这一时代。他下定决心，回到奈泽西老家以后，也要把他学到的这一套原则贯彻执行，要作一个时代精神的先驱。为了使自己的这种精神在外貌上也能体现出来，第二天他到中央大街宫廷理发师哈比那里，按照他最近一个时期越来越常看到的军官和显赫人物的式样，把自己的容颜作了一番修饰。在这以前他总认为这种式样过于高贵，自己不配模仿。他让理发师用须夹把他的上须夹成两个向上翘起的直角。修理完了胡须以后，狄德利希在镜子里几乎认不出自己来了。他那从胡子里露出来的一张嘴，特别是嘴唇搭拉下来的时候，显出一副雄猫一般的凶狠神情；两撇胡须尖高高翘起来，几乎刺到眼睛上。狄德利希看到自己的眼睛，也不禁凛然生畏，因为它们分明和皇帝陛下一样，象闪电一样炯炯发光。

第三章

为了躲开戈培尔一家人，免得他们再同自己找麻烦，狄德利希马上动身回家去了。车厢里热得象蒸笼，简直待不下去。因为没有别的乘客，他把外衣、背心一件件都脱了下来，最后连鞋也脱掉了。离开奈泽西还有几站路，车厢里又进来两个乘客：两个样子象外国人的妇女。狄德利希身上只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衣，这好象使她们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在狄德利希这一方面，则觉得这两个女人的神情高贵得令人生厌。她们用一种他不了解的语言对他的装束表示抗议；狄德利希耸了耸肩膀，反而把两只脱掉鞋的脚丫子搁在座位上了。两位女客立刻把鼻子堵起来，发出了类似呼救的喊声。乘务员来了，接着列车长也走进来。但是狄德利希把他的一张二等车车票向他们一扬，证明他完全有权利待在这里。他甚至向列车长暗示，叫他说话当心一些，因为他决不会知道，自己是在同什么人办交涉。当狄德利希在这场斗争里获得全胜，两位女客搬出了车厢以后，却又进来了另一位女客。狄德利希使劲地盯着她，可是这个女人却满不在乎地从提包里取出一段肠子，一边拿着咬，一边望着他笑。狄德利希被解除了武装，

不禁也满脸堆笑地跟她搭讪起来。看来这位女客也是奈泽西人。狄德利希通报了姓名，她非常高兴，原来他俩是老相识啊！“啊？”狄德利希仔细打量着对方：一张绯红的胖脸，肉嘟嘟的嘴唇，粗野的小塌鼻，淡黄的头发光滑、整齐，肥嫩的脖颈，从露指手套里伸出的手指，简直象五根拿在她手里的鲜红的香肠。“记不起来了，”他说，“我不认识您了，可是看来您的胃口倒真不错。好象一只洗刷干净的小肥猪。”说着就拦腰抱住她。就在这一瞬间，一记耳光响亮地打在他脸上。“这下可不轻，”他揉着脸说，“您还有这样的一手么？”——“对那些不要脸皮的人，我是能够对付的。”她从嗓子眼里咯咯地笑起来，一边眨巴着小眼睛，对他作媚眼。“我可以给您一段肠子，别的东西您什么也别指望。”狄德利希不由自主地把她这种进行自我防卫的方式和阿格妮斯的懦弱无能进行了一番比较，暗自思忖道：“这样的女人是可以放心跟她结婚的。”最后她说了一下自己的姓，可是他还是记不起来，于是她又问起他的两个妹妹来。突然间狄德利希喊起来：“古斯特·戴姆新！”两个人都乐不可支。“您那时候总是从你们家工厂的破衣服上弄下扣子来送给我。这件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博士先生！您知道，我用那些扣子作什么了？我攒着它们，等我母亲给我钱让我买扣子的时候，我就用钱买糖吃。”

“您真有办法！”狄德利希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还记得，您总是爬过花园的围墙到我们家来，那时候您还是个小丫头片子，常常不穿裤子，您的裙子掀起来的时候，后面可真有个看头。”

她尖叫了一声：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记得这些事的。

"现在一定比那个时候更好看了，"狄德利希又补上了一句。她忽然变得端庄起来：

"我已经订婚了。"

她已经跟沃尔夫冈·布克订了婚！狄德利希不说话了，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过了一会，他吞吞吐吐地说，他也认识布克。她用谨慎的口气问："您也许觉得，他这个人脾气有些特别吧！可是布克这家人倒是满有声望。不错，有的人家比他们还有钱——，"她加添说。狄德利希心里一怔，定睛望着她。她对他眨巴了一下眼睛。他有一个问题已经到了嘴边，可是没勇气问出来。

快到奈泽西的时候，戴姆新小姐问道："博士先生，您的心是不是有了归属？"

"最近我还演了一出逃婚的戏，"他语义深长地点了点头。"啊！那您可得给我说说，"她喊道。可是列车这时已经进了车站。"希望我们以后不久还能见面，"狄德利希结束这场谈话说，"我只能跟您说一句：年青人有时候会陷于万分危险的处境。轻率地说一句'是'或'否'就会把终身断送。"

狄德利希的两个妹妹正在月台上等着他。她们刚一看到古斯特·戴姆新，首先作了个鬼脸，可是马上就跑过来帮助她拿行李。在戴姆新离开他们以后，这两个人第一件事就是向狄德利希解释她们为什么这么热心。古斯特继承了很大一笔遗产，她已经成了百万家财的阔小姐了。原来就是为了这个！狄德利希听了又敬佩又吃惊。

两个妹妹进一步详细叙述这件事。这笔钱是古斯特的一个住在马格德堡的亲戚给她的，因为她服侍过他。"这笔钱她

可是来之不易，"艾米说，"据说那个人临死以前什么东西也吃不下。" 玛格达又补充说："除了这件事，外面自然还有各种风言风语，因为古斯特单独和那个人同住了一年。"

狄德利希的脸唰的一下红起来。"这种话可不是年青女孩子随便说的！"他气哄哄地喊道。可是玛格达告诉他，说这样话的不止她一个，英格·蒂茨也好，梅塔·哈尔尼施也好，人人都这样说。"那么我就要求你们断然驳斥这种谣言。" 双方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艾米说："古斯特已经订婚了。"——"我知道，"狄德利希咕噜了一句。

一路上遇见了不少熟人。狄德利希不断听见别人称呼自己"博士先生"，不禁眉飞色舞，得意非常。他走在艾米和玛格达中间，她们不住以赞叹的目光打量他的时新式样的胡须。回到家里，赫斯林太太张着两臂出来迎接自己的儿子，并且尖叫了一声，好象一个垂死的人忽然看到了救星一样。狄德利希没有想到，自己竟也扑簌簌地掉下眼泪来。突然，他感觉到自己正处于一个庄严伟大的时刻：他第一次作为真正的主人跨进自己的家门，他已经"功成名就"，得到了博士头衔，并将身负重责，按照自己卓越的见解治理自己的工厂和家庭。他把手同时伸给母亲和妹妹，语调严肃地说："我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在上帝面前我要对得起你们。"

可是赫斯林太太却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你准备好了么，孩子？"她问，"工人都等着你呢。"狄德利希把啤酒喝光，在全家人的簇拥下，走出屋子。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工厂的大门扎花结彩，此外还有用花束圈着的一条标语："欢迎！"老会计索特比尔站在门前说："您好，博士先生！我没有到府上去，

因为这边的事脱不开身。”

“今天您把事情搁一搁也没关系，”狄德利希一边说一边从他身旁走过去。他发现工厂里的人都聚在堆放烂布的大厅里，所有的人乱哄哄地挤在一起：十二个管理造纸机、荷兰打浆机和切纸机的工人，三个办事员和一些整理破布的女工。男人们干咳了几声，室内沉静了一会儿，接着几个女工把一个小女孩推了出来。那女孩子举着一个花束，用单簧管的嗓音向博士先生表示了祝贺和欢迎。狄德利希恩宠有加地从她手里接过了花束。现在轮到他干咳了。他首先转过身看了看家里人，接着用犀利的目光把工人们一个个地打量了一番，甚至那个黑胡子机器师傅也没有漏掉，虽然这个人的长相他看着很不顺眼。他开始讲起话来：

“诸位！因为你们都在我手下干活，所以我只想对你们说一件事，从今以后，大家干活一定得卖力气。我决定要把这个工厂整顿一番。前一个时期，这里没有老板，你们当中有不少人也许想这回可以偷个懒了。谁要是有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些话我特别要说给那些老人听，说给那些从我父亲在世时起就在这儿干活的人听。”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尖，不断地一顿一挫。他盯着索特比尔老头继续说下去：

“现在我把舵盘握在自己手里了。我的航线是正确的，我要领导你们过美好的日子。对于那些肯助我一臂之力的人，我衷心表示欢迎；但是如果有谁要阻挠我的工作，我就彻底把他粉碎。”

他尽力使自己的眼睛射出闪电的光芒，两撇胡须越翘

越高。

“这里只有一个主人，这个人就是我。我只对上帝和我的良心负责。我将永远以慈父般的恩爱对待你们。但是任何捣乱的企图，一定都会被我的坚强不屈的意志捣成齑粉。如果我发现，你们中有什么人——”

他的目光紧紧盯住了那个黑胡子机器匠，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的面相非常可疑。

“跟社会民主党集团勾勾搭搭，我就立刻让他卷铺盖。对我说来，每一个社会民主党都是我这家工厂和我们祖国的敌人……好了，话就说到这里，你们回去干活吧！好好想想我跟你们说的这些话。”

他猛地把身子转过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向外走去。他发表的这一番激昂的言词弄得他自己头昏脑胀，他已经辨不清面前一张张的面孔了。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又惊慌又敬服地跟在他后面。工人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过了好半天才想起去拿准备庆祝用的啤酒。

回到家里，狄德利希向母亲和妹妹说明了自己的计划。工厂要扩大，要把工厂后面的一所房子买下来。一定要具备竞争的能力。要在太阳底下争取到一个位子！那个开高森费尔德造纸厂的老克吕兴大概认为他能永远独霸这个行业吧？……最后玛格达忍不住问道，他准备从哪儿弄到这笔钱；可是赫斯林太太却慌忙把她这个不知轻重的问题打断：“你哥哥自然比我们心里有数。”她又小心翼翼地添加说：“不少姑娘都巴不得能抓住你哥哥的心哪！”——话刚说出口她立刻把嘴捂住，生怕这句话把狄德利希惹恼。但是狄德利希却只红了红脸。于

是她又大着胆子把他搂在怀里，“我的儿子，我的乖儿子要是一离开家，”她呜呜咽咽地说，“我简直难过得不想活下去。对一个寡妇说来，这痛苦又加了一倍。这种滋味戴姆新检察长太太也快要尝到了，她的女儿古斯特不久就要嫁到沃尔夫冈·布克家去了。”

“也许不会，”大妹妹艾米说，“听说沃尔夫冈跟一个女戏子也不清不楚的。”赫斯林太太这次完全忘记管束女儿谈论这种事了。“可是古斯特有钱啊！听人说有一百万呢！”

狄德利希带着不屑的神情说，他知道布克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人不怎么正常。“这是受了家庭的影响。老布克也是跟女戏子结的婚。”

“这种影响在后代人身上看得很清楚，”艾米说，“他们家的姑娘——劳尔太太，外面也有种种流言蜚语。”

“孩子们！”赫斯林太太惊惧不安地请求说。可是狄德利希却不以自己母亲的这种态度为然：

“这有什么，妈妈？现在该是把猫儿的脖子系上铃铛的时候了。依我看，布克这家人在这里早就不配享有声名地位了。这个家庭已经腐烂了。”

“布克大儿子莫利茨的媳妇，”玛格达说，“简直是个乡下女人。最近有一次他们到城里来，莫利茨本人也完全成了个乡巴佬了。”艾米也气愤不平地说：

“哼，你还忘了说老布克的兄弟呢？穿戴得倒是衣冠齐楚，可是五个女儿都没嫁出去！他们让人到平民食堂去买汤喝，这件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

“平民食堂就是布克创办的，”狄德利希解释说，“另外还

为开释的犯人办了什么收容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真想知道知道，他什么时候有闲工夫考虑考虑自己的事业。”

“他的事业越来越没有起色，”赫斯林太太说，“这我一点也不奇怪。当然我对布克先生还是非常尊敬的，这个人毕竟还是很有威望的。”

狄德利希冷笑了一声。“为什么我们觉得他有威望呢？还不是因为咱们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教育：要对他尊敬，他是奈泽西的伟人，一八四八年被判处过死刑！”

“这倒是过去厂史上的一件功绩，你爸爸也总是这么说。”

“功绩？”狄德利希喊了起来。“在我看来，谁要是反对政府，他就连一个子儿也不值！背叛祖国难道能被说成是立了大功？”

于是他对着三个目瞪口呆的女人滔滔不绝地谈起政治来。这几个还在奈泽西执掌政权的老民主党简直是全城的耻辱！他们疲沓松懈，没有爱国心，同政府离心离德！这对时代精神是个讽刺！正因为声名狼藉的欧根·李希特的好朋友屈尔曼法官这个老头子蹲在国会里，所以才弄得咱们这里商业不振，谁也赚不到钱。这样一个自由党的老窝自然既谈不上修建铁路，也谈不上驻扎军队。既无法增加人口，也不能使市面繁荣！霸占住市政府部位的就是那几户人家，有了订货他们就彼此一分了事，决不容许外人插手。高森费尔德造纸厂把全城的纸张供应都包揽下来，因为这家工厂的老板克吕兴也是老布克集团一伙的！

玛格达还知道一件事：“最近业余剧团准备的一次演出取消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布克先生的女儿劳尔太太生病了。

这简直是‘亲’带关系!”

“裙带关系!”狄德利希严格地纠正了她的错误。他圆瞪着眼睛说:“而且劳尔先生还是个社会党人。布克这个老头子这回得当心点啦! 我们会好好看管住他的。”

赫斯林太太举起手来作了个请求的姿势。“亲爱的儿子,你要答应我一件事,这次你在城里拜访亲友的时候,千万要到布克先生家里去一趟。他的势力可不小啊!”——可是狄德利希却什么也没有答应她。“他也得给别人让让道呀!”他喊道。

尽管如此,这一夜他睡得并不很安稳。清早七点钟他就来到了工厂,而且一到工厂就吵嚷了一通,原来他看见昨天的啤酒瓶子还扔在那里没有收拾。“这里可不是酗酒的地方,这里不是啤酒馆。索特比尔先生,咱们的厂规上没写着这一条吗?”——“厂规?”老会计怔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厂规。”狄德利希没有话说了,他把索特比尔拉进办公室,关上屋门。“没有厂规? 这就不足为奇啦! 这些订货真让人笑掉大牙! 您真是瞎忙!”——他把信件扔了一桌子。“看样子到了我非插手不可的时候了! 咱们这个买卖在您手里简直弄得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少东家?”

“您应该称呼我博士先生!”他又提出要求,应该降低产品的价格,把别的工厂压下去。

“这我们可维持不了,”索特比尔说,“再说我们根本没有力量接受象高森费尔德工厂那样巨大的订货任务。”

“您还算得上是个实业家吗? 我们可以再多添置一些机器啊!”

“那得要一笔钱，”索特比尔说。

“那咱们就贷款。我要大刀阔斧地干。您就等着看吧！要是您不肯支持我，我一个人也干得了。”

索特比尔摇了摇头。“当初我跟令尊一起共事，少东家，可从来没有意见不合的时候。这个买卖是我们手拉手搞起来的。”

“您要看清楚，现在时代不同了。工厂的事我要自己当家作主。”

索特比尔叹了口气：“年青人火气太旺啊！”——可是这时候狄德利希已经走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他先穿过了安装着机器滚筒的车间，这里滚筒正轰隆隆地转动着，在氯化溶液中洗刷着烂布。接着他想走进装置着庞大的打浆机车间。刚一进门，不意正和那个黑胡子机器匠撞了个满怀。狄德利希打了个哆嗦，差点儿给来人让了路。但是他马上定定神，趁着那个机器匠没有能闪开的时候，用肩膀使劲把他撞了一下。他呼呼地喘着气看着打浆机运转：转筒在翻腾旋转，切刀把原料切成片片碎屑。管理机器的工人是不是正在暗中窃笑他，笑他被那个黑家伙吓了一大跳？“这个不要脸的混账东西！非让他滚蛋不可！”狄德利希心头涌上了一股野兽般的仇恨，这是白皮肤的人对黑瘦的人，对另一种族的人的仇恨。他非常想把这种人看作是卑下的人种，他觉得这种人很可怕。狄德利希暴跳起来。

“滚筒的位置不对，看看这些切刀是怎么转的！”因为工人们只是怔怔地看着他，他又大声吼叫道：“机器师傅！”那个黑胡子走了进来，狄德利希对他大声喊：“您看看，这里乌七八

糟，象什么样子！滚筒安得太低了，切刀压到下面去，把所有原料都给糟蹋了！这种损失您要负责！”

机器匠趴在机器上看了看。“一点损失也没有，”他冷静地说。狄德利希又犯了疑心，这个人的黑胡子底下是不是掩盖着一脸讪笑？机器匠的目光里确实闪着一丝阴郁的讥嘲，这种目光真让狄德利希受不了。他停止从眼睛里往外放射电光，只把两臂一甩说：“我要您负责。”

索特比尔听见这里吵成一片，也跑了过来。“出了什么事啦？”当他把事情弄清楚以后，便向狄德利希解释，原料切得不算太碎，过去一直是这样切的。工人们都同意地点着头，机器匠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狄德利希感到自己在这个专门问题的争论上毫无获胜的希望，只得空喊了一句：“过去是这样，将来可得改改了。”说罢就倏地扭转身子走开了。

走到了选拣烂布的大屋子，他又摆出一副内行的样子，检查起在这里干活的女工来。这里的女工都围坐在一张长桌四周，在筛板上挑拣破布头。一个系着花头巾的黑眼睛小姑娘抬起头来，想对他笑一笑，但是她看到的却是这么一副神色凛然的面孔，吓得连忙弯下腰来。五颜六色的布片一直冒到口袋外面。狄德利希用眼睛一扫，女工们喊喊喳喳的谈话声顿时瘖哑了。闷热的屋子里只剩下拴在桌面上的长柄剪刀喀嚓喀嚓的剪钮扣的声音。但是当狄德利希检查暖气管的时候，却听见了另外一种可疑的声响。他往口袋堆后面一探身，马上又缩了回来，面孔涨得通红，胡子索索地抖动着。“岂有此理！”他喊道，“出来！”一个年青工人从后面爬了出来。“那个女的也出来！”狄德利希喊道，“还磨蹭什么？”最后，等到那个

女孩子也站出来以后，狄德利希握紧拳头，往腰上一插。这里真热闹啊！他的工厂不但成了啤酒馆，而且还派了别的用场！他呼么喝六地叫起来，把整个厂里的人都叫了来。"喏，索特比尔先生，这也是一贯如此的情况吗？我祝贺您成功！这么一说，这里的人都习惯利用工作时间在口袋后面找快乐吗？这个男人是怎么进来的？"那个年青人说，她是他的未婚妻。"未婚妻？这里没有未婚妻，这里只有工人。你们两个人都是盗窃我的工作时间，工作时间是我花钱买的。你们不但是懒猪，而且是小偷。我要开除你们，我要用有伤风化的罪名控告你们。"

他用挑战的目光前后左右地看了看。

"我这里要德国人的道德风纪，懂不懂？"他的目光落到那个机器匠身上。"我一定要树立起德国人的道德风纪，就是您跟我作鬼脸也拦不住我，"他大声吼叫着说。

"我没有作鬼脸，"那个人声色不动地说：可是狄德利希却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终于给他找到了个罪名。

"我早就看出来您的行为鬼祟。您没有尽到职责，不然的话，这两个人是不会让我抓到的。"

"我又不是监工，"那人还口说。

"您是带头人，您纵容手底下的人干这些伤风败俗的事。您干的是图谋不轨的事！您叫什么名字？"

"拿破仑·菲舍尔，"那个人说。狄德利希怔了一下。

"拿——。怎么还叫这个名字！您是社会民主党？"

"不错。"

"我早就猜到了。您被解雇了！"

狄德利希转过身来向工人们说："好好记住这件事！"说罢，三脚两步地离开了这间屋子。索特比尔在院子里赶上了他。"少东家！"他非常激动，直到他们走进办公室关起门来以前，他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少东家，"老会计说，"这不成啊，这个人是个工会会员呀。"——"正因为这个我才叫他滚蛋，"狄德利希说。索特比尔仔细向他分析这件事的利弊，不能把这个人开除，因为这样全体工人都会把工作给你搁下不干。狄德利希不肯相信。难道他们都是会员吗？不是。那就好了。可是，索特比尔解释说，他们害怕"红色份子"，现在连几个老人也靠不住了。

"我把他们统统赶出去！"狄德利希说，"连老带小，一个不留！"

"要是能够再雇到一批人嘛，您这办法就成。"索特比尔说，从绿色眼罩下面望着他的这位少东家，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而狄德利希却气冲冲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碰得桌椅乒乒乓乓地乱响。他大声喊：

"在我自己的工厂里，我还是不是主人？我倒要看看……"

索特比尔让他发过了这阵脾气，才对他说："博士先生根本用不着对菲舍尔说什么，他自然不会离开这里。他知道，我们要真让他走会招来不少麻烦的。"

狄德利希又一次暴跳起来。

"原来如此。原来用不着我向他哀求，请他发发慈悲留在这里。好一位拿破仑先生！我用不用星期天再请他吃一顿饭啊？恐怕他不会赏给我这么大的面子吧！"

他全身的血液都涌到脑子上来了，他觉得在屋子里闷得

要命，一把拉开了房门。机器匠这时恰巧从门前走过；狄德利希看着他的背影，刺骨的仇恨好象使他的眼睛豁然开朗起来，他一下子发现了这个人生着两条又细又瘦的罗圈腿，瘦骨嶙峋的肩膀，两条手臂向前垂着。一会儿机器匠和别人说起话来，狄德利希又看到他的稀疏的黑胡子底下，翘起的下巴怎么样动来动去。狄德利希看着他这张嘴，看着他的瘦骨嶙峋的手臂，简直恨得咬牙切齿！这个黑家伙早已走过去半天，狄德利希好象还闻得到他的汗酸气。

"您看看，索特比尔，这个人的两只前爪简直快挨到地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四条腿着地爬，喀哧喀哧地咬核桃吃。咱们要给这只猴子安上一条腿，您看着吧！拿破仑！就是这个名字就惹人恼火。他该小心提防着点！我说这话您要记住，"狄德利希把眼睛一瞪，"我跟他势不两立。"

他昂着头离开了工厂。穿上黑色礼服以后，他开始出去拜望本城的几个最显赫的人物。从山雀街到市长舍费尔韦斯博士住的史外尼新街，只要沿着高利贷大街——现在这条街改名为威廉皇帝大街——走下去就成了。他本来也准备这么走，可是到了最后一分钟，却仿佛暗中同自己订好了约会似的，拐进屠夫巷去了。老布克先生住宅前面的两层台阶几乎已经被全城的人和这些人的祖上一代的鞋底踏平了。黄色玻璃门上的拉铃发出一阵漫长的玎玲玲的响声，仿佛在什么空旷的地方鸣响一样。接着屋子深处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个年老的女佣人曳着脚从过道里走出来。但是她还没有走到大门，这家人的主人已经从前面办公室里走出来，亲自打开大

门。狄德利希正在殷勤地给他鞠躬，已经被他拉着手拖进屋子里去了。

“亲爱的赫斯林先生！我已经听说您回来了，我一直在等着您。欢迎您回到奈泽西来，博士先生。”

狄德利希的眼睛里立刻涌上眼泪来，磕磕巴巴地说：“您太客气了，布克先生，我自然首先，第一件事就来拜谒您，并且向您表示我愿意永远——永远为您效劳。”他把这句恭维话说完，象一个听话的小学生那样心里乐滋滋的。老布克先生还一直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老布克的手既暖和又轻巧、柔软。

“效劳——，”他亲自给狄德利希推张椅子过去，“您自然应该效劳，可是不是给我，而是给咱们全城同胞——他们会感激您的。不久以后，家乡的人就会把您选进市议会。这一点我敢向您保证，他们一定会用这个报答您的令人尊敬的家庭的。再以后——”老布克作了一个庄严、豪爽的手势，“您一定不负所期，我们很快就会祝贺您荣任市府要职的。”

狄德利希不禁喜形于色，连忙欠身行礼，仿佛他真地在接受这样祝贺似的。“我并不想说咱们这里人们的思想见解，”布克先生接着说，“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好的，”他把自己的两撇白色上须埋在绸领带里，“但是对于真正抱着自由思想的人，”——那把胡须又从领带里露出来——“如果这符合上帝的意旨的话，不久以后一定还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狄德利希连忙表示：“我当然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派。”

老布克摸着书桌上的纸说：“令尊在世的时候，总是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座位上，特别是在开办了造纸厂以后，更成了我家中的常客。在这件事上我也助了他一臂之力，我感到莫大

的愉快。我谈的是现在流经你们院里那条小溪的事。”

狄德利希用深沉的声音说："布克先生，这条小溪是我们的命根子，先严屡次对我讲，这件事所以能办妥，完全应该感谢您一个人。”

“这我可不敢当，应该感谢的是我们市政机构的公正的制度，可是某些人，某一个党——”老布克先生伸出他的白胖的食指来，紧紧盯着狄德利希的眼睛说，“却盘算着一有可能就要大加修改。”他慷慨激昂地用更强硬的声调说："敌人就站在大门外边，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他沉默了一会，语调又和缓下来，甚至浮现出一丝笑容。“您现在的处境，我敬爱的博士先生，是不是跟令尊大人当时有相同的地方呢？您有没有意思把工厂扩大？您有什么计划？”

“当然有，”于是狄德利希热心地为他介绍自己的种种计划。老人注意地倾听着，点着头，一边一撮撮地吸着鼻烟……最后他说："根据我的了解，您的改建计划不但需要一大笔钱，还可能在建设厅遇上麻烦。正好我在市政府里常常要跟建设厅打交道。你不妨看看我书桌上的这张东西，亲爱的赫斯林先生。”

狄德利希看到的是自己工厂地基的一副详图，连同工厂后面一块地产也画在里面。他的惊愕的面色引出老布克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我可以略尽绵薄之力，”他说，“使您免除一些棘手问题。”狄德利希连忙向他致谢，老布克接着说："我们帮助自己的每一个朋友前进，也就是为伟大的集体作出贡献。因为对一个人民党来说，除了专制暴君以外，所有的人都是朋

友。”

说完了这一段话，老布克往安乐椅上深深一靠，两手交叉放在胸前。他的神色变得更加平和，象个慈祥的老爷爷似地点着头。“小时候您那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多么讨人喜欢啊！”他说。

狄德利希知道，这场谈话的公事部分已经结束了。“我还记得，”他也壮起胆子附和着说，“小时候我跟令郎沃尔夫冈当兵玩，总是往您家里跑。”

“是啊，是啊，现在他又在当兵玩呢。”

“噢！他很得军官们的喜爱。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我倒希望，亲爱的赫斯林先生，他能多有一些您的讲求实际的气质……唉，也许我叫他结了婚以后，他会安静一点。”

“我认为，”狄德利希说，“令郎天资过人。也正是因为这个，他才对什么都不满足。他打不定主意，该作一个将军呢，还是作一个伟人。”

“可是在他主意打定以前，倒作了不少蠢事。”老人的眼睛向窗外瞟去。狄德利希没敢表示自己的好奇心。

“蠢事吗？这我可不能相信。我一向对他非常钦佩，他的才智让我倾倒。小时候在学校里是他的作文。最近他还跟我谈到了皇帝陛下，他说咱们的皇帝本意倒是愿意作一个第一号工人领袖……”

“看在上帝面上，可别这样。”

“为什么？”狄德利希不胜惊愕地问。

“因为如果那样，工人可就要吃苦头了。而且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也一点没有好处。”

“可是我们今天能有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还不是要感谢霍亨索伦家族吗？”

“我们没有统一的国家，”老布克说，从椅子上猛地一跃而起。“如果要证明国家的统一，我们就必须能表现我们的自由意志；可是我们办得到吗？你们妄说国家已经统一，只不过你们普遍沦为奴隶！这是赫尔韦格①，跟我一样的一个劫后余生的人，在七一年用来召唤那些为胜利所陶醉的人的诗句。要是在今天，更不知道他该怎么说呢！”

这个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狄德利希惊愕莫名，结结巴巴地说：“啊，对了，您也是四八年革命的过来人啊！”

“我亲爱的年青朋友，您要说的也许是，我是一个傻瓜，一个被征服了的人。不错！我们是打败了，因为我们过于愚傻，太相信我们这个民族了。我们本来相信，今天它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从它主子那里得来的一切，都能靠自己的力量得到；我们本来认为它有力量，完美，能够看得清自己的处境，忠于自己的前途。我们没有看到，因为它缺乏政治修养，比其他的民族更缺少政治修养，刚刚抬起头来，便立刻又落到旧势力的掌心。有些人不顾整体，一心追逐个人的利益，如果他们能够在别人恩赐的阳光中使身体得到温暖，如果他们自己贪图享乐的不知厌足的要求获得满足，他们就满心欢喜了。这种人从那个时代以来已经多得难以数计，因为这些人关心公共福利的良能已经泯灭净尽。你们的主人已经使你们成为一个强权国家，只要你们能怎样赚钱就怎样赚钱，愿意怎样挥霍就怎

① 赫尔韦格(Georg Herwegh，1817—1875)，德国诗人，1848年前后写过若干诗歌，也参加过工人运动。——译者

样挥霍，他们还会给你们——或者毋宁说给他们自己——建立起强大的海军，这本是我们那个时候可以为自己建立的。你们今天才了解到的，我们的诗人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预言了：在哥伦布海船的浪花中，炎炎升起德意志的未来的旭日！”

“俾斯麦确实作了些事情，”狄德利希带着些得意的神情说。

“这正是他秉承别人旨意作的事！这些事虽然是他出面作的，却处处都搬出主人的招牌。我敢说，我们这些四八年的公民可比他诚实多啦。我自己也干过些大胆的事，有什么后果我都承担下来了。”

“我知道，你曾经被判处过死刑，”狄德利希说，气焰又低下来。

“我被判处过死刑，因为我为了保卫国民议会的权利反对过专制政权，我领导过人民举行了自卫的起义。我们当时心中的德意志统一是一种良心的职责，是每一个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我们绝对不向所谓的德国统一的创造主顶礼膜拜。那时候，当我已经被人出卖，事业彻底失败，和我的最后的几个朋友坐在这所房子楼上等着皇帝的士兵前来拘捕的时候，我——伟大也罢，渺小也罢——仍然是一个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人，尽管我只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我却是一个人！现在他们都到那里去了？”

说到这里老人停住了，脸上显出一副仿佛在倾听什么的神色。狄德利希感到纳闷，他觉得他对老布克谈的这些话不该再保持沉默了。于是他开口说：“感谢上帝，德国人民现在

不再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的民族了，我们民族现在追求的是某些近代的和实际的目标了。”老人从沉思中回到现实世界里来，指着天花板说：

“那一次差不多全城的人都聚在这所房子的楼上了。可是现在这里却这么寂寥，从来没有过的寂寥，最近连沃尔夫冈也到外面去了。什么我都可以舍弃，但是对过去那一段历史，年青人，我们都应该尊重，尽管我们是被战败了。”

“毫无疑问，”狄德利希说，“您今天还是全城权势最大的人。人们总是说，咱们这个城市是属于布克先生的。”

“我倒不想这样，我宁愿这个城市是属于它自己的。”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件事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您如果了解了咱们的市政机构，自然会逐渐弄明白这件事。政府和它的那些容克地主代理人对我们的排挤一天比一天厉害；今天他们强迫我们给那些分文租税不付的地主安电灯，明天他们又要我们给这些人修路。早晚有一天该轮到让我们交出自治政府了。您以后会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包围的城市里。”

狄德利希露出了骄傲的笑容。“事态不至于这么严重，因为咱们的皇帝是一个具有近代思想的人物。”

“啊，不错，”老布克说。他站起身来，摇了摇头，但是他并没有把话说下去。他把手向狄德利希伸过去。

“亲爱的博士先生，您对我的友情和令尊大人的一样，我感到非常珍贵。通过咱们今天的谈话，我希望咱们在各方面都能同心协力，和衷共济。”

在老人的一对蓝眼睛亲热的扫视下，狄德利希拍着胸膛

说：“我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派。”

“在所有这些人里面，第一个您要小心提防的是行政专员武尔科夫。他是派进我们城市里面的奸细。市政府和他仅仅保持着最必要的关系。我很荣幸，承蒙他见面总是不打招呼。”

“噢！”狄德利希从心里吃了一惊。

老布克已经替他把门打开，但是好象还在思索什么。“您等一会！”他匆匆地回到藏书室里，弯下腰，从积满灰尘的书堆里拿出一本方方正正的小书，迅速塞在狄德利希手里。他的涨红的面孔掩饰不住内心的窃喜。“送给您这个！这是我的诗集《暴风雨中的钟声》！当初我还当过诗人呢。”他轻轻地把狄德利希推到大门外边。

屠夫巷是一个很大的陡坡，然而狄德利希气喘吁吁倒不完全是因为这条路难走。他和布克先生这次会晤，最初片刻有的是一种昏昏然的感觉，这种感觉渐渐消退以后，他逐渐又产生了一种受人蒙骗之感。“这个饶舌的老家伙不过是个稻草人，我居然叫他唬住了！”他模模糊糊地回想起童年时代，那时候这个被判处死刑的老布克先生跟站在大街转弯角上的警察以及古堡里的鬼怪一样，也总是引起他一阵阵的敬畏和心悸。“难道我就永远是这么一块软骨头了吗？换了另外一个人，刚才是不会听他这一套的！”再说，他刚才对老布克的那些毁谤言词居然保持沉默或者仅仅作了软弱无力的驳斥，也很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他暗自考虑好各种有力的言词，准备下一次进行回击。“这一切都是圈套！他不过是想把我套住，想使我

无法伤害他而已……可是让他等着瞧吧！”狄德利希两手在衣袋里握紧拳头，昂头挺胸地沿着威廉皇帝大街走下去。“暂时还必须同他搞好关系。等到我更有力量的时候，他可就要倒霉了！”

市长的房子新近油漆过，窗玻璃象过去一样光可鉴人。带他进去的是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使女。登上一道楼梯，那上面有一个笑容可掬的瓷制男孩托着一盏灯，再走过一间每件家具前面都放着一块小地毯的前堂，狄德利希便被领进了饭厅。饭厅四壁镶着浅色的护墙板，挂着能刺激食欲的图画。市长本人和另外一位先生正坐在这些图画下面进第二道早餐。舍费尔韦斯博士向狄德利希伸出一只白嫩的手来，从夹鼻眼镜上打量着来客。虽然如此，我们却很难确定他究竟在看着谁，因为他的目光闪烁不定，而且他的眼睛同他的面孔、同他的仿佛飞向两旁的稀疏的鬓须一样，也是惨淡灰白的颜色。市长张了几次嘴，才找出一句能应酬任何场合的话来。“多美的剑疤！”接着又转向另外的那位先生，“您不认为是这样吗？”

狄德利希最初对旁边的这位先生保持着相当的矜持，因为这个人的面貌非常象犹太人。但是当市长给他介绍“检察厅的陪审官雅达松先生”以后，狄德利希觉得非向这家伙躬身行礼不可了。

“您快请坐吧，”市长说，“我们刚刚开始。”他替狄德利希斟了一杯黑啤酒，又把熏火腿推在他面前。“我的妻子和岳母都出去了，孩子在学校里，现在是咱们过单身汉的时刻啊，祝君健康！”

检察厅的那位犹太先生一双眼睛暂时只顾在使女身上打转。每逢那个使女走近他身边在餐桌上张罗什么的时候，他的手就在桌子下面忙碌起来。过了一会儿使女走了，他想开口谈谈官场上的事，但是市长却不容他打断自己的话头。“两位太太吃午饭以前是回不来的，因为我的岳母到牙医生那里去了。我知道，这件麻烦事要磨蹭她好一些时候。这所房子现在就由咱们当家作主了。”他从食橱里取出一瓶蜜酒，赞不绝口，还逼着客人也证实这的确是一种佳酿。就这样，除了咀嚼食物稍停一歇外，他一直用一个调子称赞午前的这段幸福恬静的生活。但是，尽管他陶醉得有些飘飘然，脸上却逐渐显出了不安的神情，他分明感到，谈话不能总是这样继续下去。在大家都沉默了一分钟之后，他决定把话题改换一下：

“我斗胆猜想一下，赫斯林博士先生——，我这里和您住的地方不是毗邻，在您光临舍下以前自然一定拜访过另外几位先生了吧？”

狄德利希的谎话还没说出口，已经连耳朵根都涨红了。“不成，早晚人家会知道的。”他及时地改口说：“我确实有些越礼——。我是说，我一出来自然是先往您这里走，市长先生。只是由于我对先严的一点孝心，他老人家在去世的时候对老布克先生一向是非常尊重的——。”

“我了解，我完全了解，”市长使劲点着头。“布克先生是我们这里功绩卓著的市民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在我们城里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目前还有影响！”那个检察厅的犹太先生以别人没有料到的尖锐的声音说，一边挑战似地盯着狄德利希。市长这时

正埋头吃干酪，狄德利希孤立无援，窘态毕露地向他眨巴着眼睛。由于那人的目光一定逼迫对方招认些什么，狄德利希只好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用惯了的尊敬”之类的话。为了替自己先去拜望布克先生辩解，他甚至把童年时代的记忆也拉扯出来。狄德利希一边说一边满怀惊惧地看着这位陪审官的一对肉红的大扇风耳朵。陪审官让狄德利希象个被告似地语无伦次地把话结结巴巴说完，然后用犀利的词语说：

“从某种情况看，这种尊敬之所以存在，也正是为了人们逐渐抛弃它。”

狄德利希怔了一会儿，接着就决定装作深有同感地纵声大笑起来。市长的脸上却只现出了淡淡的笑容，作了个和解的手势说：

“陪审官雅达松博士先生有时候爱说几句俏皮话，这一点兄弟由衷佩服。但是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地位，却不由我不客观地、公正地考虑问题。这样我就不得不说：一方面……”

“咱们还是马上转到另一方面去吧！”雅达松陪审官说，“作为政府当局的代表，作为现存秩序的坚决的拥护者，在我看来，这位布克先生和他的同伴国会议员屈尔曼，不论从他们过去的历史或者从当前的政治见解看，一句话说穿，都是叛逆之徒。我说话不愿意口是心非，这不是德国人的性格。成立平民食堂，悉听尊便；可是对人民说，最好的食粮还是健康的思想。成立疯人院同样也是善举。”

“但是必须是忠于皇帝陛下的！”狄德利希补充说。市长又作了一个息事宁人的手势。“先生们！”他请求道，“先生们！如果我们把心里的话畅谈出来，当然很好，尽管大家对刚才提

到的这两个人非常尊敬，可是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雅达松严峻地重复了一遍。

“——我们对政府代表的并不融洽的关系实在令人深感遗憾——虽然我也要提请大家注意，政府专员武尔科夫先生以那种异乎寻常的尖锐态度对待我们市政当局——”

“对待那些别有用心的小集团！”雅达松插嘴说。狄德利希也鼓起勇气说：“虽然我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派，我也不得不说——”

“一个城市，”陪审官说，“如果不按照中央政府的合理愿望办事，政府对它表示冷淡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从柏林到奈泽西，如果我们和政府里边的人关系搞好，”狄德利希表示自己的意见说，“只用现在一半的时间就能到达了。”

市长听着他们这样一唱一和，脸色变得苍白，夹鼻眼镜后面的眼皮也垂了下来。突然他脸上浮起一丝微笑，望着他们说：

“先生们，你们用不着为这事操心，我知道，现在有一种比我们市政当局更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见解。皇帝陛下去年到咱们省里来检阅军事演习，咱们市政府没有给他拍发贺电，请你们相信，这绝对不是我的过错……”

“市政府拒绝拍发贺电，实在有损德国人的体面，”雅达松评定说。

“民族的旗帜必须高高举起，”狄德利希提出要求。市长高举两臂说：

“先生们，我懂。但是我只是市政府的主席，遗憾的是，我

必须执行它的决议。你们把这种情况改变一下吧！雅达松博士先生一定还记得为了那个社会民主党教员雷蒂希，我们跟政府的一场争吵吧！我当时没有办法处置这个人。冯·武尔科夫先生知道，”——市长眯缝着一只眼睛——“如果有权力，我会怎样作的。”

大家面面相觑地沉默了一会。雅达松从鼻子里哼了口气，好象这些话他已经听够了似的。可是狄德利希却止不住自己的话头了。“自由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前奏！”他大声喊道，“象布克、屈尔曼和欧根·李希特尔这些人把我们的工人弄得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我的工厂使我遭受最重大的损失，让我担负起工作和责任的重担。更岂有此理的是，工人们竟敢和我顶撞。这是什么原故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团结起来一致对付红色的危险，因为有些厂主竟盲目地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路线，譬如说，布克先生的女婿就是这样的人物。他自己工厂赚的钱，这位劳尔先生居然让他的工人也分享一股。这是不道德的行为！”说到这里狄德利希让自己的眼睛发射出电光来。“因为这种行为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我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严峻的时代，秩序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此，我们需要象我们英明的年青皇帝这样的强有力的统治。我郑重表示，在一切事情上都坚决拥护皇帝陛下……”另外两位先生一起欠了欠身，狄德利希继续闪动着眼睛欠身答礼。只有正在衰亡的一代才相信“民主”什么的胡说八道，我们的皇帝则恰恰相反，他是年青一代的代表，是最有个性的人物，他充满了令人鼓舞的奋发意志，他是最富于独创见解的伟大思想家。“主宰只能是一个人！不论在什么领域里！”狄德利希把自己的尖

锐、激烈的政治见解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并且宣称，奈泽西那些老朽的自由主义的习俗陋规也必须扫除干净。

"新时代就要到来了！"

雅达松和市长屏息静听，一直等到他把话说完。雅达松的耳朵好象比刚才更大了，最后他用嘎嘎的声音说："咱们奈泽西也有忠于皇帝的人啊！"狄德利希嗓门提得更高地说："对于那些不忠的人，咱们倒要仔细瞧瞧。早晚会看出来，某几户人家是不是还配占有这么高的地位。且不谈老布克本人，他家里的人，他的亲戚本家都是些什么人呢？先说他的儿子，一个成了粗野的农夫，一个生活放荡；他的一个女婿是社会党，而女儿呢？——"

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市长吃吃地笑了起来，脸微微地泛上一层红色。他再也掩饰不住心里的高兴，一口气说道："两位先生还不知道，布克先生的兄弟是个破了产的穷光蛋呢！"

客人们心满意足地哄笑起来。这个家伙还有五位千金小姐呢！他是"和谐俱乐部"的主席！可是狄德利希却知道，他们的饭菜是从平民食堂端来的。说到这里，市长又给客人斟满了烧酒，并且让大家吸雪茄。忽然，他自己也不再怀疑，伟大的转变就在眼前了。"一年半以后就要重新选举国会议员。在这以前，先生们必须努力一番啊。"

狄德利希提议说："最好从现在起咱们三个人就算是一个筹备选举的核心委员会！"

雅达松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同政府专员冯·武尔科夫先生建立起密切联系。"必须严守秘密！"市长挤着眼睛补充说。狄

德利希认为，全城最大的一份报纸《奈泽西日报》也跟着自由主义者的尾巴转，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简直是一份犹太人的报纸！”雅达松说。相形之下，县里出的那份忠于政府的报在城里的影响却不很大。这两份报纸都是高森费尔德老克吕兴的造纸厂供应的纸张。狄德利希认为，既然克吕兴在《奈泽西日报》里有股份，这份报的态度就很可能受他的影响。应该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他可能失去县报这家主顾。“咱们奈泽西不是还有另一家造纸厂么？”市长笑着说。正在这时，使女走进来说，要摆桌子吃午饭了。太太马上就回来——“上尉太太也要回来了，”使女又补上了一句。一听见这个头衔，市长立刻站起身来。他往门外送客人的时候，一直垂着头，虽然刚才喝过不少烧酒，脸色却仍然白惨惨的一点没有血色。下楼的时候，他扯了扯狄德利希的袖子。雅达松这时落后了几步，听得到使女在轻声叫喊。门铃已经响起来了。

“我亲爱的博士先生，”市长压低了嗓子说，“希望您不要误解我。不论怎么说，我唯一关心的事自然还是咱们全城的利益。在咱们市政府里我忝居领导地位，凡是与全体人员意见不一致的事，我当然是决不会作的。”

他一个劲地对狄德利希眨巴着眼睛。狄德利希还没有领会他这一番话的意思，两位太太已经走进大门来了。市长放下狄德利希的袖子，慌忙迎上前去。市长太太神情憔悴，满脸操心的皱纹，几乎顾不得同客人打招呼，就忙着去拉扯扭打成一团的孩子。市长的岳母样子却很年青，个子比她的女儿高过一头。她板着脸把来吃早饭的客人的红通通的面孔打量了一番，就神气活现地朝着身材比较矮小的市长走去……陪审

官雅达松博士早已溜了出去。狄德利希对这个女太太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可是对方却根本没有理睬。他连忙随在雅达松后面跑了出去。狄德利希觉得心里好象压着一块什么沉重的东西，他不安地东张西望，雅达松对他说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突然，他转过身来就往回跑。他必须左一次右一次地使劲拉门铃，因为这时屋里已经吵成了一团。市长一家人还都站在楼梯下边争吵个不休，孩子们在吼叫着顺着楼梯跑上跑下。市长夫人希望她丈夫到校长那里去给一个主任教员告状，因为这个教员在学校虐待他们的孩子。与此相反，上尉夫人却要求自己的女婿提名这位教员晋升为教授，因为他的老婆在伯利恒妇女救济院委员会里是最有权势的人。市长一会儿向这边恳求地举举手，一会儿向那边哀告地握握拳。最后他总算找到个开口的机会。

"一方面……"他说。

狄德利希这个时候却把他的袖口揪住了。他先向着两位太太告了一千个罪，才把市长拉到一边，用颤抖的声音在他耳旁低声说："敬爱的市长先生，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才能避免误会。因此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我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派。"

舍费尔韦斯博士匆匆忙忙地对他说，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如同他相信自己怀有真正的自由主义见解一样。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被两位太太叫走了。狄德利希离开了这所房子，觉得心头轻松了一些。雅达松正面含微笑地等着他。

"您大概害怕了吧？这可用不着。我们的这位市长不会揭发别人的短处的，他跟亲爱的上帝一样，总是站在强者的一

边。今天我只是想试探一下，他跟冯·武尔科夫先生的关系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情况不坏，我们可以再大胆向前移动一步了。”

“请您不要忘记，”狄德利希带着保留的态度说，“我是奈泽西市民的一员，自然也是自由主义者。”

雅达松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新条顿人？”他问道。狄德利希吃了一惊，把身子转过来。“我的老朋友维贝尔怎么样啊？”雅达松又问。

“您认识他？他作过我的‘勤务员’。”

“岂止认识！我们一直在一起。”

狄德利希一把攥住雅达松伸过来的手，两人使劲摇个不停。“真是的！”“太巧啦！”于是他们挽着胳臂一起走进市政厅地下酒馆吃午饭去了。

酒馆里没有什么人，光线昏暗。他们坐在尽里面，酒馆的人特别为他们点上了煤气灯。在等着上汤的时候，他们数说起老社友来。胖子德利奇！狄德利希以目击者的准确性把德利奇的惨死描述了一番。第一杯劳恩塔勒啤酒两人默默地奉献给这位死去的社友。在交谈中发现，雅达松也亲身经历了二月份那次暴乱，而且同狄德利希一样，也是在那次事件中才真正体会到统治权力的尊严。“皇帝陛下表现出这样的英勇气概，”陪审官说，“使人看起来简直头晕目眩。有好几次，上帝知道，我都想……”他把这个话头停住了，两个人心怀余悸地四目对视了一会儿。为了排除掉这个可怖的想象，他们又举起酒杯来。“请允许我……”雅达松说。“我同样也祝贺您，”狄

德利希回答。雅达松又说："祝您阖府平安！"狄德利希说："一定转达您的盛情。"

这以后，虽然他的饭菜越放越冷，雅达松却只顾滔滔不绝地颂扬起皇帝的性格来。让那些伪善者、捣蛋鬼、犹太人爱怎么毁谤就怎么毁谤吧，咱们的英明有为的年青君主的的确确是一个最富于个性、充满了令人欣喜的奋发精神的人，是一个最富于独创见解的思想家。狄德利希记起来，这些话都是自己刚才说过的，就心满意足地点起头来。他心中暗想，单凭外貌，往往不能看清一个人，德国民族精神也不必从一个人耳朵的大小来判断。他们又一起为这场保卫宝座和祭坛、反对各种形式、各种伪装的颠覆活动的胜利干了一杯。

这样他们的话题就又转回到奈泽西的现状上来。他俩一致认为，为了新的民族精神必须把他们这个城市控制在自己手里；而这一新的民族精神并不需要任何纲领。皇帝陛下的名字就是全部纲领。一切政党，用皇帝本人的话说，都是过了时的破烂。"我只知道有两个党派，一个是拥护我的，一个是反对我的，"皇帝曾经这样说过，事实也正是这样。遗憾的是，反对党派在奈泽西目前还占着上风；但是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改变的办法——这一点狄德利希非常清楚——只有通过退伍军人协会。雅达松虽然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是他答应一定介绍狄德利希同协会的几个领导人认识。第一个要认识的自然是齐利希牧师。齐利希牧师过去同雅达松参加过同一个大学生社团，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吃过饭他们马上就到齐利希牧师家里去。他们为齐利希牧师的健康干了一杯。接着狄德利希又为他的连长，就是那个原来是严厉的上级后来

成为他最好的朋友的连长干了一杯。“在军队里的一年是我一生中不能少掉的一年。”说完了这句话，他面孔涨得通红，大声喊道：“可是这些民主党却想丑化我们这种崇高的记忆！”

这个老布克！狄德利希突然再也遏制不住胸中的怒气了，他口吃地说：“这个人居然想阻挠我们服军役，说什么我们都是奴隶！就因为他参加过革命——”

“真是胡说八道！”雅达松说。

“——我们就都得被判处死刑吗？我看起码还是把他砍了头才好！……他还说，霍亨索伦家族让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了！”

“他的日子倒真的不好过了！”雅达松说，又饮了一大口酒。

“但是我要声明，”狄德利希滚动着眼珠说，“他这一套诽谤皇帝的胡言乱语，我只是姑妄听之，目的在于了解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要请您替我作证，陪审官先生！如果有一天这个老阴谋家想诬蔑我，说我是他的朋友，或者说我赞成过他的大逆不道的话语，我就要请您作证，我当天就提出过抗议！”

他的脸上涔涔冒出汗珠。因为他忽然记起了建筑厅和老布克答应为他出力的事……他把一本书砰的一声摔在桌上，一本差不多是方方正正的小书，接着发出一阵讥嘲的冷笑。

“他还写诗呢！”

雅达松拿起书来翻了几页。“运动员之歌。写在狱中。共和国万岁！池塘里躺着一个少年，我不忍看这惨景……一点不错，就是这些东西！对囚犯发慈悲，挖国家的墙脚！感伤主义的叛徒。危险的思想、没有骨气的立场。感谢上帝，我们可不

是这样的人。”

“这是我们的希望，”狄德利希说，“在大学生社团里我们学到了丈夫气概和理想的精神。这就够了。我们不需要作诗。”

“不要你们那祭坛上的蜡烛！”雅达松大声念道。“这倒好象是为我的朋友齐利希写的。现在他大概睡过午觉了，咱们去吧。”

他们正赶上牧师一家人在喝咖啡。牧师想把妻子和女儿打发出去。雅达松却殷勤地把女主人拦住了。他还想吻一下小姐的手，牧师的女儿却把身子扭过去，用脊背对着他。狄德利希的兴致很高，他坚持要求太太小姐留在屋里，她们依从了他。他对她们说，从柏林回到奈泽西以后，觉得这地方太安静了。“太太小姐们的衣着也太不入时了。小姐，让我对您说句老实话，您是第一个可以放心大胆地在菩提树下大街上散步的人，决不会有人看出您是从奈泽西来的。”听过她的答话，狄德利希才知道，她真的去过一回柏林，而且到过罗纳合尔夜酒店。狄德利希马上利用这个机会，问她记得不记得一首在那里听到的滑稽小曲，但是他只能在耳朵根底下对她说：“我们的漂亮、可爱的太太把身上的东西都露出来……”因为她斜乜着眼睛狠狠地盯了他一眼，狄德利希就用他的胡须在她的脖子上磨擦了一下。看到她那乞求的目光，他大胆地对她说，她是一个“迷人的姑娘”。她低垂着眼皮跑到母亲身边，刚才这一幕戏牧师太太都看在眼里了。牧师跟雅达松这时正在进行一场非常严肃的谈话。牧师埋怨说，奈泽西的居民到教堂作礼拜越来越马虎随便了。

“复活节过后的第三个星期日，您知道不知道，那个星期日听我布道的就是一个教堂小职员和三个圣女修道院的老太婆。别的人都害流行性感冒了。”

雅达松说：“在执政党对教会和宗教采取这种冷淡的——咱们暂且不用‘敌对’这个字眼——态度时，有三个老太婆去做礼拜，您也应该感到奇怪了。为什么她们不可以去听豪陶费尔医生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布道呢？”

牧师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胡子翘得横七竖八，礼服上满是皱褶。“陪审官先生！”他气咻咻地说，“这个人是我的内弟，可是正象主所说的那样：复仇在我！虽然这个人是我的内弟，是我亲妹妹的丈夫。我也要祈求上帝，举起两臂祈求上帝，对他施以复仇的霹雳。如果上帝不惩罚他，将来有一天上帝势必得把瘟疫和硫磺降到奈泽西全体居民头上。咖啡，您知道不知道？豪陶费尔医生免费招待咖啡，把他们招引来俘虏他们的灵魂。他还宣讲，婚姻并不是圣礼，而是契约——和一个人定作一件衣服没有什么两样。”——牧师愤愤不平地冷笑起来。

“呸！”狄德利希用低沉的声音叫了一声。正当雅达松向牧师表白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的时候，狄德利希在一张安乐椅的掩护下，又开始逐渐向凯特新小姐凑近，坐到伸手可即的地位。“凯特新小姐，”他说，“我坚决向您保证，我把婚姻看作是圣礼。”凯特新回答说：

“您不害臊吗，博士先生？”

他觉得浑身热哄哄的。“您别这样跟我作媚眼！”

凯特新叹了口气。“您太狡猾了！也许您比陪审官雅达

松先生也好不了多少。您的妹妹已经把您在柏林干的事都告诉我了。她俩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见面吗?——可以,在和谐俱乐部。"但是您千万别以为,我相信您说的一个字。您是跟古斯特·戴姆新一起坐火车来的。"

这能说明什么呢?狄德利希问。他对别人从这件纯属偶然的事情中作出的一切推断表示抗议。再说戴姆新小姐已经跟别人订婚了。

"哼,这个人呀!"凯特新拖长了声音说,"订不订婚,她才不在乎呢!她是个没皮没脸、打情骂俏的女人!"

牧师太太也同意这种看法。她今天还看见戴姆新穿着一双漆皮鞋和雪青色的袜子。这种打扮太不正派了。凯特新撇了撇嘴。

"喏,人家有遗产啊——"

她那种怀疑的语调使狄德利希感到很困窘,一时无言对答。牧师刚才同意了陪审官的意见,认为有必要同先生们仔细研究一下奈泽西基督教会的当前情况,他跟妻子要了大衣和帽子。楼梯上已经很昏暗了。因为雅达松和牧师都走在前面,狄德利希又趁机向凯特新的脖子发动了一次进攻。她好象要晕倒似地说:"奈泽西没有谁象您的胡子这么刺人。"这句话最初使狄德利希很高兴,可是马上使他产生了满腹狐疑。他把凯特新放开手就匆匆地走了出去。雅达松正在下面等着他,低声对他说:"大胆干吧!老头什么也没有看见,老婆假装没看见。"他厚颜无耻地向着狄德利希挤了挤眼睛。

三位先生走过圣玛丽亚教堂,快要到市中心广场的时候,

牧师忽然站住了。他向身后边甩了一下头说："两位先生大概知道，教堂左边那座拱门下边的小巷叫什么名字吧？这条小巷里的那个黑窟窿，或者更确切地说，某一所房子？"

"小柏林，"雅达松说，因为牧师一直站在那里等着别人回答。

"小柏林，"牧师苦笑着重复了一句，仿佛亵渎了神灵似的怒不可遏地晃了晃拳头，弄得很多行人都回过头来看他。"小柏林……就在我的教堂贴邻有这样一所房子！市政府根本不听我的呼吁，他们这是在嘲笑我。但是他们还嘲笑了另外一位"——这时牧师又向前走动起来——"这位可不容许别人嘲笑的。"

雅达松也认为，这位是不允许别人嘲笑的。当他的两个同伴正在这样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狄德利希却看到古斯特·戴姆新从市政厅那边姗姗走来。他毕恭毕敬地摘下了帽子欠了欠身，戴姆新向她矜持地嫣然一笑。狄德利希忽然发现，凯特新·齐利希也是生着这样淡黄色的头发和这样的小撅鼻子。是这个还是那个，实际上对他毫无区别。当然，比较起来古斯特的身材更为丰腴。"她可是不让你动手。动不动就给你一个耳光。"他转过身来看着古斯特的背影，从后面看她走路时扭动着滚圆的屁股。就在这一刻钟狄德利希打定主意：别的人不要，要把她弄到手！

另外两个人后来也发现了戴姆新。

"这不是总检察官戴姆新太太的小女儿么？"牧师问；接着又说："我们的伯利恒妇女救济院一直等着慈善家的捐款。戴姆新小姐会不会慷慨解囊？人们都说，她继承了一笔百万家

财。"

雅达松连忙说，这是别人夸大其词。可是狄德利希却对雅达松的话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知道这件事的真情，戴姆新一位去世的叔父靠买卖假咖啡赚的钱远比人们想象到的还多。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消息可靠，直到雅达松表示以后要通过马格德堡的法庭调查一下这件事的真相时，狄德利希才心满意足地闭住嘴。

"反正她的钱也得落到布克一家人手里，"雅达松说，"也就是说，要落到犯上作乱的人手里。"但是对这件事狄德利希知道得更清楚。"戴姆新小姐是跟我坐一趟火车来的，"他用试探的口气说。——"啊，是这样的，"雅达松拉长了声音说。"可以向您道贺吗？"狄德利希仿佛是奇怪对方问得不知分寸似地耸耸肩膀。雅达松连忙道歉。他只是以为小布克——。

"沃尔夫冈吗？"狄德利希问。"我在柏林的时候，天天跟他在一起。他在那里跟一个女戏子同居了。"

牧师嗽了嗽喉咙，表示厌恶。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剧院的广场上，牧师目光严峻地望着剧场说："小柏林虽然在我的教堂旁边，但至少还是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这座伤风败俗的庙宇却赫然伫立在通衢大道上，而我们的子女——"他指了指剧院的入口，那里正站着几个演员——"却和这些优伶娼妓肩摩踵接地厮混在一起。"

狄德利希满面忧虑地说，这的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而雅达松则对《奈泽西日报》大发雷霆，因为上一季度在这里上演的几出戏里曾经出现过四个私生子——而这份报纸对这件事竟公然大加赞赏，认为这是进步的表现！

这时候他们已经拐进了威廉皇帝大街，走到这里他们不得不同好几位先生打招呼，这些人都是到共济会分会去的。当他们走过这个地方，又把取下的帽子重新戴上以后，雅达松说：

“对于这些跟着共济会起哄的先生们应该注意着点。皇帝陛下非常不赞成这个组织。”

“我的内弟豪陶费尔就是共济会会员，从这一点看，我一点也不奇怪，这是一个最危险的组织，”牧师宣称。

“还有劳尔先生呢？”狄德利希说。“他一味蛮干，居然让工人也跟着分红利，这个人什么事作不出来？”

“最岂有此理的是，”雅达松说，“这里的高等法院顾问弗里奇先生也出现在这个犹太人的组织里；一个堂堂的高等法院顾问竟和放高利贷的科恩挽起手来。这是啥意思？”雅达松模仿弗里奇的声音说，把大拇指往腋下一插。

狄德利希说：“因为他跟劳尔太太——”他只说了这半句话就停住了。接着他说，现在他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在法院总能打赢官司。“他们互相包庇，狼狈为奸，”齐利希牧师甚至还听人说过，他们在刚才那所房子里酗酒狂欢，干出不可告人的勾当。可是雅达松却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幸尔这所房子就在冯·武尔科夫先生鼻子底下，窗户里面干什么都逃不过他眼睛。”狄德利希赞赏不置地对着市政大楼点着头。紧挨着这座楼房是区司令部，一个卫兵在门前踱来踱去。“只要看到这样一个勇敢士兵刺刀的闪光，就不由你不心花怒放！”狄德利希喊道。“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把这帮

匪徒镇服住的。”

当然，刺刀并没有闪光，因为这时候天色已经昏黑了。在傍晚的街头上，三五成群的下班的工人正推推搡搡地从人群里挤过去。雅达松提议到克拉普施酒馆喝一杯晚酒，这家酒馆一转弯就到，非常舒适，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人。此外，克拉普施还是一个思想很可靠的人。当他的女儿去为客人拿酒的时候，克劳普施开始向牧师热烈道谢，因为牧师上圣经课使他的孩子得到很大的教益。大孩子虽然又偷了糖吃，可是夜里却没有睡着觉，大声向上帝忏悔他犯的罪孽，结果让克拉普施听到，把他痛打了一顿。话头一转，他们又谈起了市政府官员的私生活来，因为克拉普施总是给他们送早点，所以对这些人在星期日该进教堂的时候在家里干了些什么事都能说得一清二楚。雅达松一边往本子里记，另一只手却消失在克拉普施小姐脊背后面。狄德利希和齐利希牧师在讨论成立一个基督教工会的事。他宣称："我的工人谁不加入这个工会，谁就滚蛋！"这个前景使牧师情绪高涨起来。随着克拉普施小姐把啤酒和白兰地一杯又一杯地往桌子上端，牧师也和他的两个同伴这一天最后的心情一样：野心勃勃，决定大干一场。

"我的内弟豪陶费尔，"他喊道，把桌子砰地一拍，"宣传什么人和猴子有姻亲关系，让他爱怎么胡扯就怎么胡扯吧，反正我的教堂早晚会坐满了人的！"

"岂止您的教堂，"狄德利希说。

"哼，现在奈泽西的教堂太多了，"牧师说。雅达松这时象一把利刃似地插进来："太少了，上帝的仆人呵，太少了！"接着他谈起柏林这一方面的情况来，并且让狄德利希替他作证。过

去那里的教堂也总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几个人，直到皇帝陛下亲自过问，情况才转变过来。“你们要负起责任，”他对市政府一个代表团说，“在柏林兴建起更多的教堂。”于是教堂都盖起来了，宗教活动就大大增多了。所有在座的人，牧师，啤酒馆老板，雅达松和狄德利希对德皇的这种虔诚的信心都赞不绝口。正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声枪响。

“开枪了！”雅达松第一个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家脸色煞白，面面相觑。狄德利希的脑子里象闪电似地出现了拿破仑·菲舍尔，他的机器匠的一张瘦骨嶙峋的面孔，黑胡子和胡子下面的灰皮肤。他结结巴巴地说：“造反了！闹起事来了！”街上脚步声已经乱成一片；一下子大家都抓起帽子向外跑去。

已经聚集起来的人群从区司令部的墙角直到共济会分会的台阶前畏葸地围成了一个半圆形。人群中间的空地上，一个人面朝下扑在马路中央。刚才还雄赳赳地走来走去的那个士兵这时呆若木鸡地站在岗棚前面。他的钢盔这时已掀在脑后，露出一张没有血色的面孔，张着嘴，目瞪口呆地望着趴在地上的人。手里的枪他只握着枪筒，任凭枪身拖在地上。从围在四周的人中——这些人多半都是男女工人——发出一片嗡嗡的议论声音。突然间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很响亮地喊了一句：“噢！”接着人群又象死了一样沉寂下来。狄德利希和雅达松对这一严重的事态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个眼色，脸色都非常苍白。

一个警察从大街的一头跑过来，警察前面跑着一个少女。她的裙子飘拂着，从老远就喊起来：

“他就躺在那儿！哨兵开枪了！”

她走到跟前，跪在地上，摇撼着扑在地上的人。“起来！你站起来！”

她等了一会。那人的两只脚好象抽搐了一下，但是并没有站起来。他伸直四肢趴在路上。女孩子这时喊叫起来：“卡尔！”声音那么尖锐，所有的人都打了个寒颤。妇女们也跟着哭叫起来，很多男人握着拳头冲到前面来。人群越集越多，车子都堵塞住了。新来的人不断从车辆中间挤过来。在这群汹涌的人潮中，那个女孩子披头散发，象疯了一样捶胸顿足。她的脸扭曲着，满是泪水；虽然痛哭哀叫，可是那声音却全被人群的喧嚣掩盖住了。

仅有的一个在场的警察伸开两臂努力把人群推回去，不然的话他们就要踩在地下的那个人身上了。他向他们大声吆喝，顿着脚，可是一切都不顶事。他惊慌失措地回过头来，向半空望着，好象在乞求援助似的。

救星果然来了。市政大楼的一扇窗户打开了，露出一个大胡子来。接着一个声音，一个可怕的男低音从里面传出来。每一个人，即使听不清楚那声音在吼叫些什么，也感到它象远方传来的大炮声一样在头顶上轰隆隆地震荡着。

“武尔科夫，”雅达松说。“这回成了！”

“不许你们这样吵闹！”那声音说。“谁敢在我的房子前头大声吵闹？”下面的喧嚣声果然静下来一点。

“哨兵哪儿去了？”那声音又说。

这时很多人才发现，那个士兵已经躲进自己的岗棚里，一直缩到紧里头，只有枪筒还露在外面。

“快出来，我的孩子！”楼上的男低音发出命令说。“你已

经尽了你的职责。这是他挑逗你这样作的。皇帝陛下一定会嘉奖你的勇敢。懂了吗？”

所有的人都懂了，都沉寂下来，连那女孩子也不出声了。可是上面那个人却更加气势逼人地吼叫起来：

“你们马上散开，不然我就下命令开枪了！”

过了一分钟，有一部分人走开了。一群群工人离开了人群，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又低着头往远处走了一段路。政府专员又向下边喊：

“帕施克，请您去找个医生来！”

这以后，窗户砰的一声又关上了。但是市政府的门口这时热闹起来了。不知从那里钻出来几位老爷，忙着发号施令，又有一大群警察从四面跑过来，对着还没有散开的人群大声呵斥，全场就听见他们吆喝的声音。狄德利希和他的几个同伴这时已经转到一个墙角后面，抬起头来，正看见对面共济会分会的台阶上站着几个人。豪陶费尔医生从他们中间走过来。“我是医生，”他大声说，迅速地穿过马路，蹲在受伤的人身边。他把那个人翻过来，解开他的背心，把耳朵俯在他胸口上。所有在场的人这时都安静下来，连警察也不再吼叫了。那个女孩子站在旁边，上半身向前弯着，好象准备着挨打似地耸着肩膀。她把拳头放在胸口上，倒好象停止跳动的是她的这颗心似的。

豪陶费尔医生站起身来。“这个人死了，”他说。话音刚落，就看见那个女孩子身体摇晃起来。他想去搀扶，但她已经站起来了。她低着头望着死人的脸，念叨着：“卡尔！”声音比刚才更低了：“卡尔！”豪陶费尔医生向左右看了看，问道：“这个女

孩子怎么办？”

这时雅达松走到前面来。“我是检察院的陪审官雅达松，”他说。“这个女孩子得拘留起来。她的爱人向哨兵进行挑衅，她也有嫌疑参加了这一犯罪行为。我们要进行调查。”

他向两个警察做个手势，这两个警察立刻把女孩子的胳臂抓住。豪陶费尔医生提高了声音说：“陪审官先生，我是一个医生，有资格宣布这个女孩子的健康状态不允许拘禁。”有个人大声喊了一句：“您还是把死人也拘捕起来吧！”可是雅达松却象老鸦似地嘎嘎叫道：“工厂主劳尔先生，我现在是执行公务，不允许您妄加评判！”

狄德利希这时显出了无比激动的样子。“噢！……啊！……可这是——”他的脸变得煞白，结结巴巴地说：“诸位先生……诸位先生，我能够——，我认识这两个人，认识这个男的跟这个女孩。我是赫斯林博士。这两个人一直在我的工厂作工。可是今天我把他们开除了，这两个人公开干了有伤风化的事。”

“啊哈！”雅达松喊了一声。齐利希牧师大为感动。“这真是上帝的意旨，”他说。工厂主劳尔的一张花白山羊胡子的面孔涨得通红，短小的身躯气得嗦嗦地发抖。

“到底是不是上帝的意旨，我看很值得争论一下。有一件事倒是很清楚，赫斯林博士先生，正因为他被开除了，心情不好，才作出了无法控制自己的事来。他家里有老婆，也许还有孩子。”

“他们根本没有结婚，”狄德利希也冒起火来。“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这又有什么不同？”劳尔问道。这时牧师举起胳臂来喊

道："难道人们已经这样不知廉耻，遵不遵守上帝的道德风纪没有什么不同吗？"

劳尔回答说，在街头讨论道德风纪，特别是在政府的纵容下士兵行凶杀人的时候讨论道德风纪问题，很不适宜；说着他就转过身去跟那女孩子商量让她到自己的工厂去工作的问题。在他们谈话的当儿，一辆救护车已经驶来，人们把死人从地上抬起来。正当救护员把死尸往车里送的时候，那个女孩子从痴呆的状态中苏醒过来，猛地向担架上扑过去。别人还没有来得及拦阻她，她已经从救护员手里把担架争夺过来。担架摔在地上，她痉挛地抱住死尸，发出刺耳的尖叫，在地上滚来滚去。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同死人分开，把她扶上了一辆马车。跟救护车一起来的一位助理医生护送着她回家去。

工厂主劳尔、豪陶费尔以及另外几个共济会会员正要离开这里的时候，雅达松突然气势汹汹地走到劳尔面前。"等一下。刚才您说，在政府的纵容下——我请在场的先生们作证，这是您的话——，您说在政府的纵容下把一个人打死了。我想问一声，您这样说是不是对政府表示不满？"

"啊，是这么回事，"劳尔盯着他说，"您是不是也想把我拘留起来啊？"

"还有，"雅达松继续用更高、更尖锐的声音说，"我要请您注意这一点，不多几个月以前在吕克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哨兵枪杀了一个侮弄他的平民。最高当局认为这个士兵的行为是正确的、勇敢的，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而且给予嘉奖。我看您对最高当局的旨意还是少批评的好！"

“我并没有批评当局，”劳尔说。“我只是对那位留着两撇危险的小胡子的先生有点意见。”

“怎么？”狄德利希问道。在这以前他一直怔怔地看着被枪杀的人扑卧过的那几块街石，那里还凝聚着一汪血。最后他明白过来，人家已经在向他挑战了。

“皇帝陛下留的也是这种式样的胡子！”他的语气很坚决。“这是德国人的胡须式样。另外我还要声明，我不想跟一个图谋叛逆的工厂主展开任何争论。”

劳尔气哄哄地正要反唇相讥，可是老布克的兄弟，豪陶费尔、科恩和高等法院顾问弗里奇却都拉着他，想把他拖走。在狄德利希这一边，雅达松和齐利希牧师却气势汹汹地摆好打架的姿势。正在这时，一队步兵跑步来到了现场，把人群已经散尽的大街封锁起来。指挥这一队步兵的少尉军官让他们赶快离开这里。大家忙不迭地表示服从。他们还看到那个少尉走到哨兵跟前跟他握手。

“太好了！”雅达松说。豪陶费尔医生却说：“明天上尉、少校和上校就都该来褒奖这个小子，颁给他奖金了。”

“一点不错！”雅达松说。

“但是——”豪陶费尔站住了。“诸位先生，咱们还是把问题说清楚吧。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还不就是因为这个庄稼佬不懂得开玩笑？本来说一句打趣的话，要么作个滑稽的笑脸，他就可以把这个据说是向他挑衅的工人，他自己的同志，象他一样的可怜虫打发走。但是不但不这样作，却命令他开枪把人打死。事情过后还说一通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高等法院顾问弗里奇认为豪陶费尔这番话说得有道理，

劝大家不要意气用事。可是狄德利希的一张面孔却气得煞白，用抖动的声音说：

“得给老百姓一点威势看看。为了使老百姓感到皇帝的无上的权威，一条人命的代价并不算太高。”

“只要这条命不是您的就成了，”豪陶费尔说。狄德利希把一只手按在胸脯上回答：

“即使是我的，我也在所不惜！”

豪陶费尔耸了耸肩膀。当大家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狄德利希和齐利希牧师落后了一步，狄德利希开始向他解释自己的感受。“对我说来，”他因为心情激动还呼呼地喘气，“刚才发生的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可以说是一件极为崇高、庄严的事。一个胆大犯上的人，当场就被枪决在街头，不需要经过审判。您想象一下，我们这些市民的冥顽不灵的感觉突然受到这样一件——英雄行为的震撼。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认识到，什么是权势的无上威力！”

“如果这是上帝的慈悲的意旨的话，”牧师补充说。

“当然是这样了。正因为这个，这件事才使我产生了一种崇高的虔敬心。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人世间存在着某种较高尚的事物，即崇高的权力，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向它屈服。比如说，二月里柏林发生骚乱的时候，皇帝陛下以叹为观止的冷静来到了疯狂的暴民中间，必须说我那时候——”这时大家都在地下酒馆门前站住了，狄德利希有意把声音提高。“如果皇上当时命令军警把菩提树下街整个封锁起来，向所有在场的人开枪射击，我也一定要……”

“您也会高呼万岁的，”豪陶费尔医生替他把这句话说完。

“您大概不会喊？”狄德利希问，努力使自己的眼睛射出闪光。“我倒是希望，我们都能有点民族意识！”

工厂主劳尔差一点又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但是别的人把他拦住了。科恩这时插嘴说：

“要知道，我也有民族意识。但是我们花钱养着自己的军队，就是为了开这种玩笑吗？”

狄德利希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下。

“您说什么？您的军队？百货商店老板科恩居然有自己的军队！诸位先生听见了没有？”他鄙夷不屑地笑起来。“直到现在，我只听说过皇帝陛下有一支军队！”

豪陶费尔开始谈起民权来，但是狄德利希象下口令似地一字一顿地说，他不希望没有实权的皇帝。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道德就要败坏……这时大家都走到酒馆里边，劳尔和他的几个朋友已经坐了下来。“喏，您不跟我们坐在一起吗？”豪陶费尔医生向狄德利希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都是自由主义者啊。”狄德利希说：“不错，是自由主义者。但是在这种伟大的民族问题上我就要从整体出发。对我说来，只有两个政党，这是皇帝陛下亲口说的：一个拥护他的党和一个反对他的党。因此我觉得在你们那个桌子上并没有我的位子。”

他毕恭毕敬地向他们鞠了一躬，就走到另外一张空桌子上。雅达松和齐利希牧师也跟着他走过去。坐在附近的一些客人都把视线向这边投过来，一时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狄

德利希还陶醉在刚才的事件里，提议叫一瓶香槟酒。另外那张桌子上正在低声议论着些什么。一会儿，有一个人推开椅子站起来，这是高等法院顾问弗里奇。他跟同桌的人告了别，走到狄德利希这边来，跟狄德利希、雅达松和齐利希也一一握手，然后才走了出去。

“我正想劝他这样呢，”雅达松说。“他总算及时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不妙。”狄德利希说：“界限一定要划得清清楚楚。谁在国家大事上良心清白，对这些人就不必心怀恐惧。”但是齐利希牧师却好象忐忑不安。“正直的人总是受到很多灾难，”他说。“您还不知道，豪陶费尔为人多么阴险。天晓得明天他会怎样给我们造谣，说我们残暴野蛮。”狄德利希打了个寒战。他生活中的那一个见不得人的阴暗面，豪陶费尔医生是知道的。那时候他想逃避军役，豪陶费尔曾经给他写过一封冷嘲热讽的信，拒绝为他开疾病证明书。他已经把自己握在掌心里，可以随时捏成齑粉。狄德利希突然为一阵恐怖攫住，他甚至担心起他会不会揭露自己童年时代的一件事。那时豪陶费尔医生给他刷嗓子，曾经骂过他胆小怯懦。狄德利希脑门上冒出了冷汗。在他向侍役要龙虾和香槟酒的时候，嗓门扯得更大了。

那一边共济会会员们这时又开始忿激地议论起那个年青工人惨遭杀害的事来。这些容克贵族和受他们指挥的军人实在过于飞扬跋扈啦！他们好象在一个占领国中一样横行不法！当这些先生们谈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他们竟提出了实际上最劳苦功高的市民阶层应该肩负起国家领导权的问题。劳尔先生想知道，统治阶层比别的人究竟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连种

族都不纯了，”劳尔说，“所有这些人，连同皇族在内，都沾染上犹太人的血液了。”接着他又说：“我这样说丝毫也没有侮辱我的朋友科恩的意思。”

狄德利希觉得自己非出头干涉不可了。他一仰脖又喝了一杯酒，然后站起身来，神气威武地走到屋子中间，往哥德式的支形吊灯架下一站，用尖锐的语调说：

“工厂主劳尔先生，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您所谓的皇族——根据您个人的看法上他们已经沾染了犹太人的血液——是否也包括德国的皇族在内呢？”

劳尔平静地、几乎可以说是神色和蔼地回答说：“当然。”

“是这样，”狄德利希拉长了声音说，接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准备狠狠还击。在全酒馆的人众目睽睽之下，狄德利希开口问道：

“在沾染了犹太人血液的德国皇族中，您是否认为也包括我毋庸说出名姓来的那一族人在内呢？”狄德利希得意洋洋地说出这句话，极有把握，以为这一问一定会把对方问得张口结舌，惊慌失措，甚至无地自容。但是对方却以讥笑的口吻回答，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一点也不错，”劳尔说。

现在倒是狄德利希因为惊惶而真的手足无措起来。他前后看了看：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四周的面孔证实了他并没听错。于是他结结巴巴地为自己圆场说，这位工厂主先生早晚会看到，这样说话会有什么后果，说完了就故作镇静地回到自己两个朋友的这一张桌子上。雅达松跟他一起也回到桌子上。刚才他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一趟。

"刚才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没有在场，"雅达松立刻宣称。"我着重声明这一点，因为这对将来事态的发展可能有极重要的意义。"于是他让狄德利希把刚才的事详细地说给他听。狄德利希非常热情地叙述了一遍；他认为他已经把敌人引上了一条死路，从而建立了很大的功勋。"现在咱们把他握在掌心里了！"

"是这样的，"雅达松表示同意，他已经把话记了下来。

这时一个面色阴沉、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老先生两腿僵直地从门口走进来。他向两边的人打了招呼，就准备坐到那群图谋叛上的人那边去。但是雅达松却一把拉住了他。"孔策少校先生！我跟您说一句话！"他压低了嗓子跟他说了些什么，一边用眼睛左右指点着。少校似乎不太相信。"您可以不可以向我担保，陪审官先生，"他说，"真有人说了这样的话？"雅达松正在向他担保这一切的确是实情，这时候布克先生的兄弟身材颀长、态度优雅地走了过来，对着这位少校先生淡淡地一笑，表示愿意为他把这件事详细解释一下。但是少校谢绝了；既然说了这样的话，就无须乎再作解释了。他的面容更加阴沉得可怕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无遗憾地向着他平常坐惯的那张啤酒桌望了一眼。正在这一紧要关头，狄德利希把一个香槟酒瓶子从冰桶里举了起来。少校看见了，马上记起了自己应尽的职责。雅达松为他介绍："工厂主赫斯林博士先生。"

狄德利希的右手和少校的右手各自使出最大的力气互相握在一起。两位先生热诚地紧紧盯住对方的眼睛。"博士先生，"少校说，"您的行为表明您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几

个人的脚擦着地板，重新把椅子安顿好，互相碰了杯，就开怀畅饮起来。狄德利希马上又要了一瓶酒。少校先生雅量不浅，只要别人把他的杯子斟满，他总是一饮而尽。他一面一大口一大口往肚子里灌酒，一面说，在对祖国忠诚这一点上他也绝对不甘后人。“虽然我现在已经不给皇帝当差了——”

“少校先生，”雅达松解释道，“不久以前还在咱们这里的区司令部里供职。”

“——我还有一颗赤诚的老年人的心，”——他拍了拍胸口——“我要永远同不爱祖国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用火和剑斗争！”他喊道，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就在这个时刻百货商店老板科恩在他身后拿下帽子深深鞠了一躬，匆忙离开了这里。为了使自己中途退席减少一些逃跑的性质，布克先生的兄弟临走以前先到厕所去了一趟。“啊哈！”雅达松故意提高嗓音说，“少校先生，敌人溃退了。”但是齐利希牧师仍然感到惴惴不安。

“豪陶费尔还没有走。这个人我可放心不下。”

狄德利希这时候已经要来了第三瓶酒，他转过头来向劳尔和豪陶费尔医生那一边投去一个讽刺的目光。那两个人正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含羞带愧地看着眼前的啤酒杯。

“权力在我们手里，”狄德利希说，“这一点那边的两位先生看得很清楚。哨兵开了枪，他们就不敢再造反了。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他们好象害怕这种命运不久也要轮到他们的头上。我把话说在前头，早晚会轮到他们的！”狄德利希又说，他要到检察厅去递一份控诉书，检举劳尔先生刚才说的那句话。雅达松说：“我一定设法使这桩事提起公诉。我要亲

自实行公诉。诸位先生知道，刚才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不在场，因此不产生我是见证人的问题。”

“我们会把这个泥坑掏干净的，”狄德利希说。接着他又谈起退伍军人协会的事，这是一切忠于祖国、想效忠皇上的人必须首先依靠的一个组织。少校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正是这样，他就是退伍军人协会的委员之一。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竭力为皇上效忠。他也很愿意推荐狄德利希入会，这样就可以加强会内的爱国主义力量。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毋庸讳言，在那里面也仍然是那些可恨的民主分子占优势。少校认为，政府对奈泽西的现状过于姑息了。如果他被任命为区司令官的话，在选举的时候他一定会严密监视着这些预备军官的，这一点他可以担保。“可惜的是，皇上却不给我这样的机会。”为了安慰他，狄德利希又把他的酒杯斟满。雅达松趁少校喝酒的当儿，俯在狄德利希的耳朵上低声说：“他说的话您一句也不要相信！他是个软骨头，就会在老布克前头摇尾巴。咱们得让他知道点厉害。”

狄德利希马上照着雅达松的话作了。“我已经跟政府专员冯·武尔科夫先生正式谈妥了。”少校的眼睛瞪得滚圆。

“少校先生，明年是国会议员大选年。我们这些思想正直的人任务可不轻啊！战斗已经开始了。”

“干杯吧！”少校恶狠狠地说，“干一杯！”

“干杯！”狄德利希说，“但是，诸位先生，尽管国内的颠覆活动再猖獗，我们的力量还是比他们强大，因为我们有一位鼓动家，而敌人却没有。这就是皇帝陛下。”

“万岁！”

“皇帝陛下已经对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奈泽西在内，提出要求，公民最后一定要从沉睡中觉醒过来！我们也一定要觉醒！”

雅达松、少校和齐利希牧师一致敲桌子，喊万岁，彼此碰杯，证明他们没有昏睡。少校高喊道：“皇帝陛下对我们军官说过：这些人才是我可以信赖的人！”

“他对我们也说过，”齐利希牧师喊道，“他说过：如果教会需要皇帝的援助——”

他们这时什么顾虑也没有了，因为酒馆里的人早已走净，劳尔和豪陶费尔乘他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也溜走了，酒馆后部拱顶下的煤气灯也熄灭了。

“他还说过——”狄德利希把通红的面颊鼓起来，胡子尖直刺到眼睛上，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眼睛发出威严的闪光。“我们生活在贸易的标志下！事实也是这样！在陛下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要坚决经营商业！”

“我们有辉煌的前途！”雅达松用乌鸦般的嘎嘎的嗓子喊道，“皇帝陛下说过，每一个愿意助他一臂之力的人，他都欢迎。谁敢说我不是这样的人？”雅达松象跟谁赌气似地问道，两只耳朵涨得通红。少校又吼叫起来：

“我的皇上可以完完全全信赖我。他让我退职退得太早了。我敢当面对他讲，我是一个诚实的德国人。一旦闹起事来的时候，皇上还是非用我不可。我可不想把后半辈消耗在俱乐部的舞会上打糖果响炮玩。我参加过色当战役！”

“哎—咳，我也是一个！”一个尖细的声音从屋子深处传出来。接着从拱顶下面的黑影里出现了一个白发飘拂的干瘦的小老头。他摇摇晃晃地向这边走过来，眼镜片闪烁着，两颊泛

着红光，一边走一边喊："孔策少校先生！可不是吗，我的老战友！您还是跟当初在法国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可总是说：活得不错啊！应该再多活几年！"少校给大家介绍："中学教授屈恩新先生。"小老头兴致勃勃地作着种种猜测，他怎么会一个人被遗忘在后面的黑影里。他本来是跟一群人坐在一起的。"我一定是瞌睡了一阵子，那些混账家伙就把我甩开了。"虽然睡了一觉，他的酒劲却并没有过去。他用刺耳的尖嗓子跟少校吹嘘起在那铁的年代中两个人建立的功勋来。"那些法国佬！"他喊道，一张没有牙的瘪嘴不断往外流口水。"真是他妈的一群土匪！诸位先生请看看，我这个手指头到今天伸不直，让一个法国鬼子咬了一口。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我想用马刀在他脖子上切个小口。真是个混账东西！"他把那根手指头给全桌的人看了一遍，引起了一片赞叹声！在狄德利希的敬佩的感情中自然还搀杂着几分恐惧的成分；他不由自主地要去想那个法国兵惨死的样子，这个狂热的小老头怎样跪在那人的胸脯上把刀刃按住那人的脖子。他越想越怕，不得不到外面去转了一趟。

当狄德利希回来的时候，少校和屈恩新教授正在争着叙述一个激烈的战斗场面，一个嗓门比一个大，狄德利希一句话也听不清楚。但是屈恩新的尖嗓子越来越占优势，直到把对方的吼叫声完全压了下去，最后他一点也没有阻拦地夸夸其谈起来："不，老朋友，您是个细心眼的人。您就是从楼梯上滚下来，也得数数楼梯有几级。可是那回把法国佬蹲在里面的楼房放火，却是我屈恩新干的事。事实就是事实。我耍了个花招，躺在那儿装死，这些混账东西没有看出来。等到大火烧

起来以后，他们对保卫祖国自然也没有什么兴趣了。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往外跑，脑子里就想怎样逃命。你们真应该看看咱们德国人的威风。我们趁他们从墙上往下爬的时候哒哒哒地一阵扫射。这些人象兔子似地四下乱窜！”

屈恩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笑，不得不把他编造的故事暂时中断，整个桌子上响起了一片哄笑声。

屈恩新止住了笑声。“可是这些诡计多端的坏蛋弄得我们也够呛！还有那些娘们！不，诸位先生，这些象野兽一样的法国娘们世界上任何地方你们也找不到。滚热的开水她们就往我们头上浇！请问，这是女人干得出来的事吗？等房子起火的时候，她们把孩子从窗户里扔出来，还要我们在底下接着。这些丑八怪真是蠢得要命，好，我们就用刺刀接着这些小混蛋。然后就是那些太太！”屈恩新举着因为害了风湿病而佝偻起来的手指头，仿佛握着一个枪托。他的头向空中望着，好象等着用枪刺人似的。他的眼镜闪闪发光。他继续信口开河地说下去：“最后下来的是一个胖娘们。她正着身子从窗户里出不来，于是就倒退着先让屁股出来。可是这个小宝贝没想到下边还有我屈恩新呢。我一点也没偷懒，马上踩着两个同伴的肩膀上去，用我的刺刀在她的法国式的胖——”

下面的话谁也没听清楚，因为喝彩声太大了。最后教授说：“每逢色当战役周年我都用崇高的言词把这个故事给我的学生们说一遍。年青人应该知道他们的父兄是什么样的英雄。”

大家一致认为，这样作很能鼓舞年青一代的民族意识，于是人们争着向屈恩新敬酒。在一片兴高采烈声中，谁也没有注意一个新客人悄悄走到桌子前边。最后还是雅达松一下子发

现了这个穿着霍亨索伦式大衣的灰溜溜的谦恭的来客，他傲慢地对这个人点了点头："过来吧，诺特格罗申先生！"狄德利希的情绪仍然非常激昂，他咄咄逼人地问道："您是什么人？"

陌生人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礼。

"诺特格罗申，《奈泽西日报》的编辑。"

"原来是个饥饿大军的后补队员，"狄德利希说，目光射出逼人的闪光！"没落的大学生，贫穷的知识分子。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危险人物！"

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编辑也谦恭地陪着笑脸。

"皇帝陛下已经给您加上封签了，"狄德利希说，"来，请坐吧！"

他甚至给这位生客斟了一杯香槟酒，诺特格罗申满怀感激地一饮而尽。他怯生生地、拘束地向这一群人环顾了一下，从摆在地上的一只只的空酒瓶子可以看出来这些人灌进肚里的东西已经使他们高傲到目中无人了。诺特格罗申马上就被遗忘在一边。他耐心地等了很久，直到有一个人想起来问他，为什么他深更半夜突然闯到酒店来。"我得把报纸编出来啊，"诺特格罗申象个小公务员似地煞有介事地说，"难道诸位先生明天早晨不想从报上读到工人被枪杀的报导吗？"

"这件事我们知道得比您更清楚，"狄德利希喊道。"您在报上胡诌的那些东西，都是为了填饱肚子。"

编辑陪了个谦和的笑脸，恭顺地听着这些人七嘴八舌地给他描述这件新闻。等到嘈杂声平静下去以后，他开始说："这位先生——"

"赫斯林博士，"狄德利希语调尖锐地说。

“诺特格罗申，”报纸编辑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声。“刚才您谈到了皇帝的名字，我想诸位先生也许对皇帝陛下最近的一道谕令感到兴趣。”

“我不允许对陛下妄加评论！”狄德利希提出要求。编辑吓得身子往后一缩，连忙把手捂在胸前。“我谈的是皇帝的一封信。”

“这封信大概是通过某种卑鄙的手段才跑到您的书桌上去的吧？”狄德利希问道。诺特格罗申作了个发誓的手势说：“这是皇帝亲自下令发表的。明天早上您就可以在报上读到。这里是印好的校样！”

“您念念，博士，”少校命令道，狄德利希喊了起来：“怎么，博士？您是博士？”但是大家的注意力都被那封信吸引过去了，编辑手里的纸条被夺了过去。“好极了！”雅达松喊道，他读起信来还不太费力气。“皇帝陛下宣布他是正宗的基督教徒。”齐利希牧师高兴得打起呃来。“这是给豪陶费尔准备的好东西！这个厚颜无耻的科学家，呃，这回可要接受教训了！他们居然敢解释神的启示的问题！这连我都不敢说已经弄清楚了，呃，我是学过神学的！”屈恩新教授拿起校样纸在空中摇晃着：“诸位先生！我要是不在班上宣读这封信，不把它当作作文题目，我以后就不姓屈恩新！”

狄德利希显出非常严肃的神情。“——汉穆拉比① 的的确确是上帝的一个工具！我倒想看看，谁敢否认这一点！”说着，

① 汉穆拉比(Hammurapi，?—前1750)，古巴比伦王国国王（约前1792—前1750)。在位期间，执行军事征服政策，实行中央集权制，为古巴比伦王国的强盛时期。——译者

他目光炯炯地向四周的人扫了一遍。诺特格罗申把头缩进肩膀里。“喏，威廉大帝同样也是的！”狄德利希继续说。“这一点我一定要坚持！如果说他还不是上帝的工具，那上帝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工具了！”

“完全同意，”少校一口表示赞成。幸好这时没有人表示异议，因为狄德利希大有与反对者势不两立的劲头。他两手紧抓着桌沿，从椅子上站起来：“诸位认为咱们英明、年青的皇帝是怎样一个人？”他气势汹汹地问道。从四面八方来的回答是：“有个性……奋发有为……博学多才……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家。”狄德利希对此并不满足。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工具！”

大家一致接受这个说法。

“我还有一个建议，咱们给皇帝陛下拍一封电报，让他知道咱们的这个决议。”

“附议！”少校大声吼叫。狄德利希宣布：“全场一致通过！”说罢噗通一声坐在椅子上。屈恩新和雅达松马上拟电报稿。他们刚写好一句话，马上大声念出来：

“在奈泽西市政厅地下酒馆聚会的一群人——”

“应该说集会，”狄德利希提出修改的意见。两个拟稿的人继续写下去：

“富有爱国思想的人士的集会——”

“爱国，呃，和基督教思想，”齐利希牧师补充道。

“可是，诸位先生真的要这样作吗？”诺特格罗申带着些恳求的语调问，“我还以为只是开开玩笑呢！”

这使狄德利希勃然大怒。

“我们对这种最神圣的事从不开玩笑！怎么，需要我给您清清楚楚地解释一番吗，您这位穷光蛋？”

诺特格罗申作了个服罪的手势，狄德利希的气立刻平了下来，说：“来，干一杯！”少校这时象要爆炸似地喊了起来：“只有我们才是皇帝陛下能够信赖的人！”雅达松请求大家安静一下，他开始读拟好了的电报稿：

“在奈泽西市政厅地下酒馆集会的几个富于爱国思想和虔信基督教的人士对于陛下信奉天启教的声明感到无限兴奋和敬服。我们誓与各种形式的颠覆活动势不两立，并认为今天奈泽西哨兵的英勇行为是最令人欣喜的证明，皇帝陛下适足与汉穆拉比、威廉大帝并驾齐驱，同为上帝的工具。”所有的人都鼓起掌来，雅达松象得到别人奉承似地笑起来。

“签名！”少校喊道。“也许哪位先生还有话要说？”诺特格罗申清了清喉咙：“请允许我斗胆再说一句话。”

“我倒想听听，”狄德利希说。诺特格罗申借酒壮胆，在椅子上把身体晃了晃，莫名其妙地嘻嘻地笑起来。

“我对那个哨兵一点意见也没有，诸位先生。正相反，我一向就认为，士兵的职责就是放枪。”

“那还有什么？”

“是的，可是我们是不是知道，皇上也是这样想的？”

“当然！有吕克的例子。”

“有先例——嘻嘻——是一件好事，可是我们都知道，皇帝是个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家，而且——嘻嘻——感情还很奔放。他不愿意让别人预先把他的看法说出来。假如我在报纸上写，您，赫斯林先生，应该当部长，那么您——嘻嘻——就一

定当不成。”

“这是犹太人的诡辩！”雅达松喊道。编辑也冒火了：“不论哪个宗教节日，我都在报上撰写一栏半的纪念文。可是这件事不同，这个哨兵很可能被控杀人罪。这样的话，我们就都完了。”

出现了片刻的沉寂。少校沉吟有顷，把手里的铅笔放下来。狄德利希又把它拿起来。“我们是不是爱国主义者？”说罢，他立刻毅然把自己的名字签上。这一下，大家的情绪又高涨起来。诺特格罗申争着把名字签在狄德利希下面。

“到电报局去！”

狄德利希让酒馆把账单明天送到他家里，于是大家都站了起来。诺特格罗申忽然异想天开地说：“要是我能把皇帝的复电登出来，我就能到舍尔出版社去工作了。”

少校吼叫着说：“我倒要看看，我是不是他妈的要搞一辈子慈善舞会！”

齐利希牧师看到的是，作礼拜的人把他的教堂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争着用石块投掷豪陶费尔。屈恩新梦想奈泽西的街头流满鲜血。雅达松用乌鸦般的嗓子喊道：“有谁敢怀疑我对皇上的忠心？”狄德利希喊：“老布克，你小心一点吧！高森费尔德的克吕兴，你也得小心着点！我们已经从昏睡里醒过来了！”

大家都尽力把身子挺得笔直，只是偶尔地这个或那个被什么东西磕碰了一下，踉跄地向前窜出几步。他们一边走一边用手杖乒乒乓乓地敲打着街道两旁的护窗板，一起唱《来因河的守卫》，但是各唱各的调。高等法院的转角处站着一个警察。这个家伙总算走运，没有出来干涉。“您有什么话要说，朋

友?”诺特格罗申问道，他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我们去给皇帝拍电报!”齐利希牧师的消化力最不好，走到电报局门口的时候，终于出了毛病。当其余的人忙着招呼这位逢到急难的牧师时，狄德利希在电报局按铃，叫出来值班人员，把电报稿递了过去。电报局的职员看过这份电报，犹犹豫豫地看着狄德利希，可是狄德利希的眼睛里射出这样可怕的闪光，吓得他连忙退回去履行自己的职务。虽然这时已经毫无必要，狄德利希却仍然继续瞪着眼睛，象一块石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那姿势和皇帝陛下的一模一样。当侍从武官向皇上报告岗哨的功勋，秘书长向他递交这封致敬的电报的时候，皇上的姿势想必也就是这样。狄德利希摸了摸头上的钢盔，拍了一下腰间的马刀，说道:“我是最强有力的!”电报员以为狄德利希在生什么气，吓得把找回的零钱又数了一遍。狄德利希拿过钱来，走到桌子旁边，在一张纸上匆匆地写了几行字。他把这张纸装在口袋里以后，就重新走到外边去。

他们已经替牧师雇了一辆马车，齐利希坐在车上从窗户里哭哭啼啼地向他们挥手，好象是在永诀。雅达松走过剧场便拐了弯，虽然少校在后面使劲喊，他住的地方在另一个方向。突然之间，少校也不知去向了。狄德利希跟诺特格罗申两个人走到路德街。这位编辑在英灵祠剧场前面说什么也不往前走了，他一定要在半夜里进去看女人喷火的“电光奇观”。狄德利希不得不严肃地向他解释，现在不是看这种无聊把戏的时候。又走了两步，诺特格罗申一看见奈泽西报馆，他自己也立刻把看“电光奇观”的念头抛在脑后了。“停住!”他喊道，“快把机器停住!这份爱国人士的电报一定得登出来!……您是不

是要在明天报上读到？”他对一个从身旁走过的巡夜的人说。狄德利希一把攥住了他的胳臂。

“不只是这份电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低声说。“我还有另外一份呢。”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值夜班的电报员是我的一个老相识，这是他偷偷给我的。关于这份电报的来源您要答应我严守秘密，不然这个人的饭碗就保不住了。”

诺特格罗申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狄德利希并不看手里的纸，悄悄地对他说：

“这封电报是拍给区司令部的，要司令官亲自通知今天打死工人的那个哨兵，电文是：‘汝面对内奸，忠诚不惧，朕甚为嘉许，兹特擢升汝为上等兵’……您自己看吧。”——说罢，狄德利希把纸递了过去。但是诺特格罗申却并不看这张纸，他只是象失魂落魄似地直勾勾地瞪着狄德利希，看着他那象岩石一般纹丝不动的姿势，瞪着他那一直刺到眼睛上的胡须，瞪着他那射出闪光的眼睛。

“现在我才看出来——”诺特格罗申口吃地说，“您的样子那么象——那么象——”

第 四 章

狄德利希本想按照在“新条顿社”那段最美好的时期那样，午饭后打个盹儿，没想到市政厅地下酒馆却把账单送来了，而且数目着实不小。他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到工厂的办公室去了一趟。他的情绪很不好，可是别人却偏偏在这个时候跟他找麻烦，甚至家里人也一点不体谅他。两个妹妹跟他要当月的化妆费。狄德利希说，他手头没有钱，他的妹妹拿老索特比尔作例子，说索特比尔总是把这笔钱准备好。这种反抗的企图遭到狄德利希的迎头痛击。他用公猫一样嗄哑的嗓子把两个姑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她们必须学会习惯很多跟过去不同的事。索特比尔当然总是有求必应，正因为这样，工厂在他手里才搞得一团糟。“要是今天我把你们的股份算给你们，你们就会被那点少得可怜的钱吓掉了魂的。”他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却在想迟早有一天他得把她们的股份提给她们，这真是天底下最不公道的事。无论如何也得阻止这件事，他想。可是他的两个妹妹却更加嚣张起来。“我们没有钱还裁缝账，可是你这位博士先生喝一次香槟酒就要花一百五十马克。”狄德利希的脸色变得狰狞怕人。他的信件被人拆开了！他的行

动在受监视！他不是一家之主，他是个伙计，是个黑奴，他必须给女人们当牛马，好让她们整天游手好闲！狄德利希跺着脚吼叫起来，震得桌子上的玻璃杯叮叮当当。赫斯林太太抹着眼泪哀求他，两个妹妹虽然没有住嘴，却只是由于恐惧在替自己辩解。但是狄德利希的火气却越来越大。"你们的胆子太大了！蠢丫头！你们懂得什么，这一百五十马克说不定是我花得最漂亮的一笔投资呢！投资，懂不懂？你们以为，我不是有求于人，就跟这些白痴喝香槟？你们住在奈泽西这个地方，这些事一点都不懂，这是新路线，这叫——"他终于想出来一个字。"这叫气魄大！气魄大！"

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赫斯林太太轻手蹑脚地跟着他走出来。当狄德利希走进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以后，她拿起他的手来说："我的宝贝儿子，我跟你站在一起！"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好象在诚心诚意地祷告似的。狄德利希要她拿来一条醋渍青鱼，一边吃一边气哄哄地埋怨说，要把新精神实施到奈泽西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至少家里的人不该拖他的后腿。"我为你们安排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可是你们至少也得让我的主张能够贯彻下来啊，反正得有一个人当家作主。当然，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事业精神和宏大的气魄。索特比尔在这方面是个废物。我让这个老头子再凑合一个时期，以后我就让他滚蛋！"

赫斯林太太柔声细气地说，为了老母亲的缘故，她的宝贝儿子知道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永远也不会错。——这以后狄德利希走到办公室去，给埃施魏勒的比施利机器公司写了一封信，订购一架这个公司专利发卖的最新式样的麦尔型复用

荷兰打浆机。他故意把未封口的信放在桌上就到外面去了。等他再回屋子的时候，索特比尔正站在他的办公桌前面。狄德利希看得很清楚，他那带着绿色眼罩的一张脸已经老泪纵横，泪珠还扑簌簌地一个劲儿往信纸上滴。“您得叫人把这信抄一遍，”狄德利希无动于衷地说。这时索特比尔开口说：

“少东家，咱们的老式打浆机固然不是专利发卖的机器，可是它还是老东家刚一办厂时购置的。老东家就靠它发的家……”

“我也有我的打算。我要用我自己买的打浆机扩大营业。”狄德利希的语气很尖锐。索特比尔呜咽着说：

“咱们的老机器也足够用了。”

“对我可不够。”

索特比尔发誓说，老机器跟最新式样的效率一样高，新机器只不过是靠骗人的广告吹捧起来的。狄德利希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于是索特比尔开开门，向屋子外边喊：“菲舍尔！您来一趟！”狄德利希心里不安起来。“您叫这个人来干吗？我不允许他过问我的事。”可是索特比尔却一定要机器匠来证明一下自己的意见正确，因为他在最大的工厂也干过活。“菲舍尔，您跟博士先生说说，咱们的打浆机功率高不高！”狄德利希根本不想听，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认定这个人这回一定会乘这个机会让自己出丑。他没想到，拿破仑·菲舍尔不但没有这样作，反而对狄德利希的业务知识赞誉备至，接着他又说厂里的老打浆机怎样不行，凡是能想象到的缺点他都说到了。听了拿破仑·菲舍尔的话，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好象他因为不满意这架机器都决定要辞工不干了。狄德利希从鼻子里哼着气

说：象菲舍尔先生这样一个极可宝贵的人材屈尊留在他的厂子里，他真感到万分荣幸。但是这个机器匠却毫不理会他话语中的嘲讽意味，反而根据商品说明书的插图解释起新式的专利打浆机的种种优点来，特别对使用灵便这一点更是大为赞扬。“只要能减轻一些您的劳累，”狄德利希从鼻子里说，“我就如愿以偿了。谢谢，您可以走了。”

机器匠走了以后，索特比尔和狄德利希各干各的事，半天谁也没理谁。突然，索特比尔问道：“咱们用什么付款呢？”狄德利希立刻变得面红脖子粗，他一直在考虑的也正是这个问题。“什么？”他高声喊道。“用什么付款！首先，我跟他们说好延长付款期限；其次，如果我决定订购这样一架昂贵的打浆机，您是不是认为我一点打算都没有呢？不是这样的，亲爱的，我早有了一定的安排，最近我就要扩充营业——今天我不打算同您详细谈这件事。”

说完了，狄德利希就挺胸凸肚离开了办公室，虽然心里面也疑虑重重。这个拿破仑·菲舍尔临出房门还回头望了自己一眼，那眼光好象在说，这回我可把你要得够呛，老板！“只有受到敌人包围的时候，”狄德利希想，胸膛挺得更直了，“才更能显示自己的力量。我要把他们统统消灭！”让他们知道一下，他们的这个对手不是好惹的。他决定把清早起就想到的一个念头付诸行动，于是迈开腿就向豪陶费尔医生家走去。豪陶费尔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狄德利希不得不先等了一会儿，才被让进手术室里去。这里的一切不论是气味还是器具，都使狄德利希回忆起从前到这里来看病的那些可怕的日子。豪陶费尔医生从桌子上拿起报纸来，冷笑了一声说：“您大概是

来炫耀您的胜利吧？一下子两个大胜利！你们表示效忠的电报登出来了，还有皇帝给哨兵的这封快电大概也正投合你们的心愿。”

“什么快电？”狄德利希问道。豪陶费尔医生指给他看，狄德利希念道：“汝面对内奸，忠诚不惧，朕甚为嘉许，兹特擢升汝为上等兵。”这些字真真切切地印在报上，使狄德利希也感到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他虽然非常激动，却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故意装出一派宽宏大量的气度说：“这封电报说出了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人的心里话。”豪陶费尔医生只耸了耸肩膀，狄德利希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不是为这个来的，而是为了明确一下我们双方的关系。”“已经很明确了，”豪陶费尔回答说。“不，一点也不明确。”狄德利希说，他提出建议要和对方光荣休战，他愿意根据大家一致了解的自由主义精神行动，只要别的人对他的毫不含糊的爱国的、忠于皇帝的信念能够尊重一些就可以了。豪陶费尔医生认为，他说的话只不过是在玩弄词句。狄德利希心里慌乱起来。他已经完全被这个人握在掌心里。利用那封信，豪陶费尔可以随时揭露他是一个懦夫。这个人的一张东方人的黄肤色的面孔上的讽嘲笑容和他的傲慢态度无时无刻不在暗示着他这种险诈的居心，但是他口里却只字不提，只是一个劲地把刀刃在狄德利希头顶上晃来晃去。这种情况说什么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要求您，”狄德利希因为激动而嗓音嘶哑地说，“把我的信退还我。”豪陶费尔作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什么信？”——“我要入伍的时候给您写的那封信。”医生想了一会儿。

“啊，是这样。因为您那个时候想逃避兵役！”

“我早就猜到，您一定会对我一时不慎的言词加以侮辱性的曲解。我再一次要求您把这封信还给我。”说着，狄德利希气势汹汹地向前走了两步。可是豪陶费尔却一点没有被他的声势所吓倒。

“别麻烦我了。您的信我没有保存起来。”

“您必须发誓。”

“我不会因为您这种发号施令的口气发誓的。”

“那么我就要提醒您注意，这种不老实的手段会带来的后果。如果您在任何一个场合利用这封信来找我的麻烦，您就是破坏了医疗职业的秘密。那么我就要在医生公会控告您，让他们制裁您。我要用我的一切影响，把您搞得一败涂地。”狄德利希激动得快要发疯了，“我要让您知道，我什么都在所不惜！咱们两个人只有拚个你死我活！”

豪陶费尔医生带着好奇的神情看着他，摇了摇头，他的中国式的胡子也摇动起来，说：“您的嗓子都喊哑了。”

狄德利希吓得往后一缩，口吃地说：“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也没有，”豪陶费尔说。“我只不过一向就对这个感兴趣，因为这类的事我总是预先就关照您。”

“到底是什么？您可以不可以把话说清楚点儿？”豪陶费尔拒绝这样作，狄德利希向他射出了电火般的目光。“我坚决地要求您履行医生的职责。”

豪陶费尔说，他不是狄德利希的医务顾问。狄德利希的盛气凌人的样子一下子不见了，开始用央求的语气探问说：“我常常嗓子疼。您看，这以后会不会加剧？是不是有什么毛

病？”

“我劝您找个专家检查一下。”

“您是这里唯一的专家。看在上帝面上，医生先生，您别跟我为难了。我还要养活一家人呢。”

“那您就应该少吸些烟，也要少喝些酒。昨天晚上您喝得太多了。”

“原来是这样！”狄德利希挺起身子来。“您看我昨天喝香槟不顺眼。还有那封向国王效忠的电报。”

“如果您把我的话往坏处想，就不用让我给您看病了。”

狄德利希又央求起来。“您至少要告诉我，我会不会得癌症。”

豪陶费尔板着面孔说：“您过去就有瘰疬和软骨症。如果您服了军役，至少不会象现在这么虚胖。”

最后他终于答应给狄德利希检查一遍，给他的嗓子眼里涂一些药水。狄德利希憋得连气也透不过来，心惊肉跳地滚动着眼珠，两只手拚命攥住医生的手臂。豪陶费尔把刷子从他的嗓子里抽了出来。“我当然不会那样作，”他呲着牙笑了笑。“您跟从前一样，一点也没改变。”

狄德利希刚刚喘过气来，马上就离开了这间刑讯室。刚走到街上，还没有来得及擦干眼泪，迎面就遇到了陪审官雅达松。“怎么样？”雅达松说，“昨天喝酒把身体喝坏了？为什么您偏偏到豪陶费尔这儿来呢？”

狄德利希说，他的健康情况好得很。“可是这个家伙真让我冒火。我到那儿去，是为了那位劳尔先生昨天说的那些话。我觉得我有责任要求他们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我是一个正

派人，我不乐意和劳尔直接打交道。”

雅达松提议他们到克拉普施啤酒馆去坐一会儿。

“所以我就去了，”狄德利希坐在啤酒馆里接着说。“我本想昨天这件事不难解决，或者承认这位当事人酒喝多了，或者，说得严重一点，承认他一时神经错乱。可是您猜豪陶费尔怎么样？他竟对我要了一通粗鲁的态度。傲慢得要命。对咱们那封对皇帝致敬的电报大加讽嘲，说起来您也许不会相信，连皇帝陛下的电报他都嘲讽起来。”

“以后呢？”雅达松问，一只手不断在克拉普施小姐的身上忙碌着。

“对于我，事情就到此结束了。我和这位先生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狄德利希大声地喊，但是心中却痛苦不堪，因为他想到的是星期三还得去刷喉咙。雅达松毫不留情地说：

“对我这件事可不能算完。”因为狄德利希怔怔地盯着他，雅达松解释说：“您知道有一个机关名字叫国家检察院。这个机关对象劳尔和豪陶费尔先生这样的人非常感兴趣。”说到这里他把克拉普施小姐放开，示意她可以走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狄德利希感到很不自在。

“我想以诽谤皇帝的罪名提起公诉。”

“您？”

“对了，我。检察官法伊费尔因为生病请假了，他的职务由我替代。昨天那件事发生后我立刻就对见证人表示，罪行发生时我并不在场。因此我有资格代表政府作这个案件的起诉人。”

“但是如果没有人提出控告呢？”

雅达松凶狠地笑了笑："感谢上帝，这个我们并不需要。再说，我还可以提醒您，昨天晚上您曾经自告奋勇愿意出面作证人。"

"我不记得有这件事，"狄德利希连忙声明。

雅达松拍了拍他的肩膀。"当您在法庭上宣誓作证的时候，我希望您什么都会记起来。"狄德利希这回真的生起气来。他叫得那么响，克拉普施马上楞头楞脑地往屋里窥探起来。"陪审官先生，我觉得真是奇怪，您对我随便说的一句话——。您的目的显然是想借助一个政治案件更快地升作检察官。但是我想知道，您的前途跟我有什么关系。"

"您的前途跟我有什么关系？"雅达松问。

"这么一说，咱们是仇人了？"

"我希望，这一点可以避免。"于是雅达松向他仔细分析，他用不着为这个案件害怕。昨天在啤酒馆里目睹这件事的人都不得不跟他说同样的话。就是劳尔的朋友也不例外。狄德利希用不着冒太大的风险……狄德利希回答，遗憾的是，他冒的风险已经太大了，因为跟劳尔冲突起来的毕竟是他。但是雅达松却安慰他说："没有人追究这件事。法庭要讯问的是，那些有欠审慎的话是不是出自劳尔先生之口。您跟别的先生一样，只要把事实陈述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您愿意的话，不妨把话说得更谨慎一些。"

"我一定要非常谨慎！"狄德利希表示。他看着雅达松一副险诈的面容又接着说："我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来，把象劳尔这样的一位正直人弄去蹲监狱？一点也不错，一位正直人！因为在我看来，政治见解不能玷污一个人的人格！"

“特别是老布克的女婿，您对老布克目前还有所借助，”雅达松替他把话说完——狄德利希垂下头来。这个犹太野心家正在厚颜无耻地利用他，而他却简直束手无策。这以后还怎么能让人相信友谊呢！他又一次对自己说，在现实生活里面，所有的人都比他更狡猾，更不讲情面。对他说来，重大的任务是怎样学会这一套。他身躯毕挺地坐在那里，眼睛闪射着光芒。但是他没有敢进一步表示，对于一个在检察院里任职的先生总还是小心为妙，谁也说不准……除此以外，雅达松也已把话题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了。

“您知道不知道，在市政府和我们法院里流传着种种非常奇怪的谣言，关于皇帝给联队司令官那封电报的？据司令官说，他根本没有接到什么电报。”

狄德利希心里虽然卟通卟通乱跳，却故作镇定地说：“那不是在报上登出来了吗？”雅达松意义双关地笑了笑：“报上登出来的东西太多了。”克拉普施又把他的秃头从门缝里探进来，雅达松叫他把《奈泽西日报》拿来。“你看，今天报上登的这些东西，没有一条不跟皇帝有关。社论谈的是皇上信奉天启教的声明。其次是给司令官的电报。再其次是报道哨兵英雄行为的地方新闻。此外还夹有皇室的三件轶闻。”

“这些故事真动人，”克拉普施转动着眼珠，发表意见说。

“那还用说！”雅达松表示同意。狄德利希说：“连这样一张专门从事煽动挑拨的自由党的报纸也不得不对皇帝的伟大表示敬服。”

“可是报纸编辑太热衷于歌功颂德，就很可能把最高人物的电报早登出一天——电报还没有拍出这里就发表了。”“不

可能！”狄德利希断然否认。“皇帝的文体谁也认得出来。”克拉普施也认得出来，的确是皇上的文体。雅达松表示让步：“不错……既然没有人说得准，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否认了。即使说司令官还没有接到电报，《奈泽西日报》也可能直接从柏林得到这样一条消息。武尔科夫把诺特格罗申编辑叫去过，但是这个家伙却讳莫如深。专员气得要命，他亲自找我们来商量怎样把电报的来源从诺特格罗申的嘴里逼出来。经过讨论，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先不这样作，最好是等着柏林出来否认——因为这件事谁也说不准。”

这时候有人把克拉普施叫到厨房去了，雅达松又添补说：“有点滑稽，是不是？谁都觉得这条新闻可疑，可是谁也不愿意出头干涉，因为在这件事上——在这件非常特殊的事情上，”——雅达松非常阴险地把这个字说得特别重，他的整个面容，甚至他那两只耳朵看起来都非常阴险，“越是那些没有根据的才越有可能成为事实。”

狄德利希象木雕泥塑似地坐在那里：他连作梦也想不到会有这种黑心肠的告密行为。雅达松发觉到狄德利希大惊失色的样子，有些慌乱，开始坐立不安了。“咱们两人说句私房话，皇上也有他的弱点。”狄德利希马上板起面孔用威吓的语气驳斥说：“昨天晚上您似乎还没有看到这一点。”雅达松把这件事归罪到香槟酒上，酒喝多了，自然就看不见别人的过失了。难道赫斯林博士先生把昨天几位先生的慷慨激昂都当以为真吗？世界上再没有比孔策少校更爱挑剔犯上的了。……狄德利希连同椅子向后一推。他觉得浑身冰冷，仿佛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强盗窝里一样。他用非常生硬的语调说：“我对

于其他几位先生的爱国热情完全信任得过，正象我对自己的爱国心一样。我绝对不许在这方面有一点点的怀疑。”

雅达松又恢复了他那尖锐的语调：“如果您这些话意味着对我个人有所怀疑，那我将以莫大的愤慨断然驳斥。”他象老鸦一样嘎嘎地尖叫着，引得克拉普施又把头探进来。“如果您想决斗的话，我，国家检察官雅达松博士，乐于奉陪。”

狄德利希被逼得吞吞吐吐地说，他并没有怀疑雅达松的意思。他很快地付了酒帐。两个人冷冷淡淡地告了别。

在回家的路上，狄德利希不住地用鼻子哼气。他刚才对雅达松是不是应该稍微迁就一些？万一诺特格罗申把秘密泄露出来呢？雅达松在劳尔这个案子上当然是有求于自己的。无论如何，狄德利希能够了解这位先生的真实性格总归是有利的。“我第一眼看到他那两只耳朵就觉得不对劲！真正富于爱国思想的人耳朵是不会这样的。”

一回到家，他马上拿起柏林《地方新闻》。这里边的关于皇帝的轶闻都是给明天《奈泽西日报》准备的材料。也许要后天才能见报，全部登出来没有那么多版面。狄德利希继续在报上搜寻。忽然，他的手颤抖起来……就在这儿呢！他必须先找个地方坐下。“你怎么啦，孩子？”赫斯林太太问。狄德利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报上的字母：神话变成现实了。就在这份皇帝陛下亲自阅读的唯一的报纸上，在所有这些丝毫不容置疑的报导中间，豁然登着这条消息。“我的电报！”狄德利希心里悄悄地说。这是他的内心独白，几乎连他自己也无法听见。一阵令人心悸的幸福感几乎使他的心爆裂开。这可能吗？难道他真的预感到皇帝要说的话了吗？他的耳朵真能听得那

么远吗？他的脑子能够共同地跟——？这种闻所未闻的神秘的思想共鸣使他惊骇莫名……但是这并不排斥报上再登出更正的声明来，他依然可能被掷回到他原来渺小卑微的来处！狄德利希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去拿柏林《地方新闻》。皇帝轶事。纪念碑揭幕式。演说。“从奈泽西来的新闻”。这里面登的是上等兵埃米尔·帕霍尔克由于对待内奸表现出高度的勇气而受到褒奖的消息。以司令官为首的全体军官都和他握了手。他得到一笔奖金。“皇帝陛下昨曾驰电擢升该士兵为上等兵，本报已予报导。”登出来了！并没有更正，而是进一步的证明。他把狄德利希说的话当作自己的话，他按照狄德利希的授意采取了行动！……狄德利希把报纸铺开，象一面镜子似的在里面照到了自己，他看见自己的肩上嵌着白鼬皮。

遗憾的是，这一次胜利和狄德利希升腾到的令人目眩的高度片言只字也不能泄露，但是尽管如此，狄德利希的态度举止，他的挺得笔直的姿势，他的谈吐，他的炯炯逼人的目光却可以弥补一切。家里的人也好，工厂的人也好，见了狄德利希都连大气也不敢出。索特比尔不得不承认，工厂里确实吹来一股令人振奋的清风。此外还有拿破仑·菲舍尔。狄德利希的腰板越直，目光越亮，这个机器匠从他身边不声不响地溜过去的样子越象一只大猴子。菲舍尔的两只手臂垂到前面，斜着眼睛，稀疏的黑胡须底下呲着牙——活脱是被镇压住的叛逆精神的化身……向古斯特·戴姆新进攻的大好时机已经到了。狄德利希立刻就去登门造访。

开始的时候，检察长戴姆新的太太一个人出来接待客人。戴姆新太太坐在一张老旧的长毛绒沙发上，但是她身上穿的却是一件满缀着蝴蝶结的棕色绸子衣服。她把一双象洗衣妇似的红肿的大手摆在肚子上，手上几个新指环赫然呈露到客人眼前。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狄德利希把这几只戒指夸奖了一番。这个话题正投中戴姆新太太所好，她立刻滔滔不绝地谈起她和古斯特的优裕生活来。感谢上帝，她们现在什么都不缺了。只是她们还没有决定，该置办德国式的古老家具还是路易十五式的家具。狄德利希热情地替她出主意，应该购置德国式样的；他在柏林一些最高尚的人家看到的都是德国式样。但是戴姆新太太对他的话却表示怀疑。“谁知道，您去的人家是不是真的象我们这样高尚呢？算了吧，很多人都是摆空架子，骨子里什么也没有，这种事我知道。”狄德利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一筹莫展地僵在那里。戴姆新太太踌躇满志地用手指弹击着肚子。幸好这时一阵窸窣声，古斯特走进来了。狄德利希象条弹簧似地从扶手椅上跳了起来，从鼻子里嗡嗡地说：“高贵的小姐！”抓住她的手就行起了吻手礼。古斯特笑了起来。“您真是客气得太过份了！”但是接着她就对他说了几句抚慰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您是个社交场上的老手。冯·布利岑少尉先生总是这样行礼。”

“一点不错，”戴姆新太太说，“所有的军官都跟我们有来往。昨天我还跟古斯特谈这件事，古斯特呀，我说，咱们家里每个座位上都可以悬挂一顶男爵的冠冕，因为没有一把椅子没有坐过这样的大人物。”

古斯特撇了撇嘴。“可是从这里的住户和一般的情况看，

奈泽西却是个道道地地的鄙陋的小城市。我想，我们早晚得搬到柏林去。”戴姆新太太不同意这样作。“我才不给别人吃这种顺心丸呢！”她说，“今天早上哈尼施老婆子看见我的绸子衣服，差点儿气破了肚皮！”

“妈妈总是这样，”古斯特说。“只要她能跟人家摆阔，就什么都心满意足了。我可是还想着我的未婚夫呢。您知道不知道沃尔夫冈通过国家考试了？他在奈泽西这地方有什么出息？在柏林，他用我们这些钱一定能作出一番事业来。”狄德利希从一旁帮腔：“他一直说要当个部长什么的。”接着又带着些讥诮意味添补了一句：“听他的话，这不是什么难事。”

古斯特马上摆出一副大敌当前的架势。“老布克先生的儿子可不是等闲的人，”她语中带刺地说。狄德利希带着老于世故的口气为她分析说，今天人们所看重的都不是老布克的声势地位能够弥补得上的，象什么个性啊，气魄宏伟的事业精神啊，尤其重要的是毫不含糊的爱国主义思想。年轻的姑娘不再打断他的话了，她看着他那两撇高翘起来的胡须尖甚至怀着敬畏之感。可惜狄德利希由于意识到自己已经给对方一个印象，把话扯得太远了一些：“所有这些品质我在沃尔夫冈·布克先生身上还都没有发现。他空谈哲学，抨击当前的政治，此外，听说在玩乐上也太没有节制……这也不足为奇，”他最后总结说，“他的母亲本来就是个戏子啊。”他的眼睛向远处望着，虽然他感觉到，古斯特的愤怒的目光正在寻找自己的眼睛。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问。他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是说，有钱人家的子弟在柏林是怎

样生活的。布克这家人总算是个名门望族。"

"我们希望是这样，"古斯特一点也不客气地说。戴姆新太太已经在打呵欠，她提醒自己的女儿应该到裁缝那里去了。古斯特好象有所等待地看着狄德利希。狄德利希只好站起身来，鞠躬告辞。他考虑到室内紧张的空气，这次没有再行吻手礼。但是走到前厅的时候，古斯特把他追上了。"您现在也许能对我讲讲，"古斯特说。"您刚才说女戏子是什么意思。"

狄德利希张开嘴吸了一口气又闭上了，一张脸涨得通红，差一点他就把他妹妹说的关于沃尔夫冈·布克的事泄露了出来。他用非常同情的语调说："古斯特小姐，因为咱们是老相识了——。我只是想告诉您，布克是配不上您的。这个人可以说一生下来就受了他母亲的不良的遗传。他父亲当年又被判处过死刑。布克这一家人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请您听我的话，一个人决不可以跟走下坡路的人家结婚。这等于对自己犯罪。"他又添上一句。可是这时候古斯特已经把双手叉在腰上了。

"走下坡路！您走的是上坡路吗？您在啤酒馆喝得酩酊大醉，跟别人寻事生非，就算是走上坡路？全城没有一个人不在议论您，您居然还想诽谤一个高贵的人家。走下坡路！我告诉您，谁得了我的这笔钱，谁就决不会走下坡路。您这完全是出于妒忌，您以为我就看不出来吗？"——她使劲地盯住他，两只眼睛气得淌出眼泪来。狄德利希窘得无地自容。他真恨不得跪倒在古斯特面前，吻她的胖手指，再吻掉她脸上的眼泪——可是这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时候古斯特脸上全部粉红的胖肉已经搭拉下来，变成一副鄙薄不屑的神情。接着，她转过

身去，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狄德利希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才往前走去。他觉得自己非常卑微渺小。

他盘算着，这个地方自己算没有什么事情好作了。这件事反正与自己无干，古斯特尽管有钱，终归是个蠢鹅——，他感到心安了一些。几天以后，雅达松有一天晚上告诉了狄德利希他从马格德堡法院打听来的消息，狄德利希听了简直大喜过望。全部不过五万马克！为了这么点钱居然摆出了伯爵夫人的架子！这种行为诡诈的女孩子跟腐化堕落的布克当然是天生的一对，对于象狄德利希这样一个身心健康、思想正派的人是不合适的。还是凯特新·齐利希更可人意。齐利希不仅外貌和古斯特长得很象，具有几乎同样诱人的魅力，而且性格温顺柔婉。这以后他到齐利希牧师家喝咖啡的次数越来越多，拚命地向齐利希小姐献殷勤。齐利希小姐警告他要提防雅达松，狄德利希认为她的话大有道理。此外她谈到劳尔太太的时候，话语间也流露出极大的厌恶，劳尔太太跟地方法院顾问官弗里奇——。讲到劳尔的案件，凯特新·齐利希是唯一完全站在狄德利希一边的人。

因为这件事对狄德利希日益不利，在雅达松的怂恿下，检察院已经通过一个法院侦查员记录了那次夜晚事件全部证人的口供。尽管狄德利希在侦查员面前说的话非常谨慎，别的人却把自己陷入的尴尬处境完全归罪到他一个人头上。科恩先生和弗里奇先生见到他就避开。布克先生的弟弟本来是一个最讲礼貌的人，也不再和他打招呼了。豪陶费尔医生刷他的喉咙时几乎近于残忍，而且拒绝和他谈任何与医疗无关的

话。当大家听说法院已经向工厂主劳尔下了起诉书的这一天，狄德利希发现他在市政厅地下啤酒馆坐的那张桌子上客人都走空了。屈恩新教授正在穿大衣，狄德利希刚好来得及抓住他的衣领。但是屈恩新说他有急事要办，自由主义者的选民协会正在等着他发表一篇反对军事预算提案的演说。屈恩新教授还是溜走了。狄德利希一个人灰心丧气地回忆起那一个胜利的夜晚：那一天街上洒满了国家内奸的鲜血，屋子里香槟酒流成河，而在所有这些富于爱国思想的人中最杀气腾腾的就数屈恩新了。今天他却要发表演说，反对扩充我们国家的光荣的军队了……狄德利希一个人孤零零地凝视着面前的啤酒。正在这时候，孔策少校走了进来。

“您好，少校先生，”狄德利希装出一副快活的神情说，“很久没有听见您的消息了。”

“您的事我倒听得不少。”少校咕噜着。他戴着帽子、穿着大衣站在那里，向四面环视了一下，仿佛是站在积雪的荒原上一样。“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可以不可以请您喝一杯葡萄酒？”狄德利希大着胆子说，但是马上就碰了个钉子。“谢谢，您请的香槟酒在我胃里还没有消化呢。”少校要了啤酒，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脸色阴郁得吓人。为了赶快打破这种可怕的沉寂，狄德利希脱口问道：“退伍军人协会的事怎么样了，少校先生？我一直在想，不久就能听到接受我入会的消息。”

少校盯着他看了好久，好象要把他吞下肚里似的。“啊，是这样。您一直在想。也许您还在想，如果您能把我也拉进您的这件丑事里面去，这算是我莫大的光荣，是不是？”

“我的丑事?”狄德利希结结巴巴地说。少校吼叫着说:“不错,先生! 您的丑事! 工厂主劳尔先生那次失口多说了一句话,这件事谁都可能发生,就是为了国王奋勇作战而给弄成残废的老兵也有可能,可是您却阴险地故意引逗劳尔先生说出那句有欠考虑的话来。就是在法庭侦查员面前我也准备这样说。我了解劳尔先生。他也到法国作过战,他是我们军人协会的一员。可是您呢,先生? 您是什么人? 谁说得准,您到底服过军役没有? 拿出您的服役证明来看看!”

狄德利希把手插进胸前的口袋。如果少校这时向他发布命令,要他立正站着,他也愿意。少校把他的证明文件拿得远远地看了一会儿,突然一摔,冷笑着说:“拿去吧。自卫队。我不是早就说过了? 大概是平脚板吧!”狄德利希脸色煞白,少校每说一个字,他就哆嗦一下,一只手举到面前好象要发誓似地。“少校先生,我向您保证,我服过军役。只是因为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这件事也给我增添了光荣,我在三个月以后不得不离开行列……”

“这样的意外事故我们知道……付账!”

“不然的话,我就会一辈子留在那里,”狄德利希声音颤抖地说。“我全心全意想当兵,您可以问问我的上级。”

“晚安。”少校已经把大衣穿好。“我只想再跟您说一句话,先生,一个人如果没有服过役,就没有权利过问别人侮辱皇帝的闲事。皇帝陛下一点也看不起这些没有服过役的先生……格吕茨马赫尔,”他招呼啤酒馆的老板说,“您本来是应该好好地看看您的主顾的。就因为您这里有了一位多余的顾客,劳尔先生差一点给抓起来,而且害得我拖着两条病腿跑到法院

去当起诉的证人，把我同别人的关系都搞坏了。和谐俱乐部的舞会已经取消了，我没有事干了，而且我到您这儿来，"他又象站在荒凉的雪地上似地向四周扫了一眼，"这里连一个人也没有。当然，除了那位告密的人以外。"他在台阶上的时候还在喊。

"我发誓，少校先生——"狄德利希追了过去，"我没有检举。这件事完全是误会。"少校已经走出门外，狄德利希还在后面喊："至少我请求您说话慎重一点儿！"

他擦了擦脑门上的汗。"格吕茨马赫尔先生，您应该看得清——"他带着哭音说。因为他要了葡萄酒，酒店老板自然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狄德利希一边喝酒一边一筹莫展地摇着头。他不能了解为什么他这次自搬石头自磕脚。他的动机本来是非常纯洁的，只是由于敌人施展诡计才使这蒙上一层暗影……他正想到这里，地方法院顾问官弗里奇博士走了进来，迟疑不决地朝四周一看，当他看到屋子里确实只有狄德利希一个人的时候才走了过来。"赫斯林博士先生，"他说，一边伸过手来。"您的样子看起来好象是收成让雹子砸了似的。"狄德利希嘟嘟囔囔地说，干大事都免不了有不如意的地方。只是当他发觉对方同情的面色以后，他的态度才完全缓和下来。"这话我可以对您说，顾问官先生，劳尔先生的这件事弄得我实在太不愉快了。"

"他比您更不愉快，"弗里奇语气相当严峻地说。"如果不是我们认为他绝对没有逃走的打算的话，说不定今天就得把他逮捕。"看到狄德利希的脸色吓得苍白，他又补充说："这样作对我们法官也是很痛心的事。不管怎么说，我们总归也是

人，也生活在人群之中。但是当然罗——”他整了整夹鼻眼镜，把面孔重又板起来。“法律是不能玩忽的，如果劳尔在那天晚上——我那个时候已经离开酒馆了——的确说了那种前所未闻的毁谤皇帝的话，象起诉书里说的那样，而您又是这件案子的主要见证人——。”

“我？”狄德利希在惊惧绝望中跳了起来。“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一个字也没听见！”

“这与您对法院侦查员的供词不符。”

狄德利希慌乱起来。“一开头我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可是现在我再平心静气地想想那天发生的事，我觉得，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喝得有些醉醺醺的了。特别是我。”

“特别是您，”弗里奇重复了一遍他的话。

“是的，而且我还向劳尔先生提出几个讽刺的问题。至于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现在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再说，整个这件事不过是开开玩笑。”

“啊，原来如此，不过是开开玩笑。”弗里奇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错，可是您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这么对法官说呢？”他伸出一个手指头来。“自然，我这样说绝对没有教唆您窜改供词的意思。”

狄德利希提高了嗓门。“我不会忘记雅达松在这里面玩的把戏。”于是他开始说起雅达松玩弄的手腕来：在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人故意走开，为了避免作证人；事情发生以后，他立刻搜集起诉的材料，并且利用当事人的情绪激昂无法自持的状态，从一开始就引诱他们说出供词，由不得你事后再行改口。“劳尔先生和我，我们彼此都把对方看作是讲究体面的人

物。这个犹太人居然敢挑唆我们闹意见！”

弗里奇一本正经地说，问题并不在于雅达松的为人，而在于检察员如何处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雅达松在这件事上表现得过于热心。接着，他压低了嗓子加添说：“您看见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不喜欢跟犹太先生们共事。他并不考虑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工厂主，因为毁谤皇帝的罪名被判了刑会对普通老百姓起什么影响。他的过激的性格使他完全不能冷静客观地考虑问题。”

“他的犹太人的过激性格，”狄德利希补充说。

“他无所顾忌地事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虽然我也并不否认，从他的角度看，他认为这是在克尽职责，维护国家的利益。”

“算了吧！”狄德利希喊道。“他是个卑鄙无耻的野心家，他用我们最神圣的事业投机取巧。”

“如果把话说得尖锐些——”弗里奇脸上浮现出满足的笑容，把椅子又移近了一些。“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法庭侦查的责任落在我的头上。难免有一些案件，一个人因为某种理由，不得不把自己的职责暂时放一放。”

“您跟劳尔先生一家人交情很深，”狄德利希说，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弗里奇又换上了他的充满人情意味的面孔。“可是您知道，这样的话，我就更会助长了某种流言蜚语。”

“这不成，”狄德利希说，“这样作是违反礼规的。”

“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尽我的职责，冷静而客观地尽我的职责。”

“客观地看问题就是德国人的性格，”狄德利希说。

“特别是，我敢假定说，证人先生决不会给我的任务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狄德利希把一只手放在胸前说：“顾问官先生，当问题牵涉到崇高的事物时，任何人都会感情用事。我是一个性格容易冲动的人，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作什么事都要对上帝负责。”他垂下了眼皮，用豪爽的语调说：“我也并不是不懂得悔恨。”弗里奇对这些话似乎非常满意，因为他已经开始付账了。两个人严肃而互相谅解地握手告别。

第二天，狄德利希被传唤到法院侦查员面前，这个人正是弗里奇。“感谢上帝，”他心里念叨了一下，接着就诚挚、客观地把那天的事供述一番。弗里奇所唯一关心的似乎也就是要听取事实的真象。舆论方面自然都非常偏袒被告。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之声报》就更不用说了。这家报纸居然连狄德利希的私生活也大肆攻讦起来，这件事幕后的牵线人，显然是拿破仑·菲舍尔了。甚至一向平稳的《奈泽西日报》也偏偏在这个时候刊登了劳尔先生给自己工厂职工的一封公开信。他在信里表示，他一向认真地跟全体同人共分企业的红利：职员四分之一，工人四分之一。在过去八年中，他们除了全部工资外已经分到了十三万马克。这封信使劳尔在广大的圈子中获得了非常良好的印象。与此相反，狄德利希遇到的却是一张张非难指责的面孔。甚至连编辑诺特格罗申也改变了态度。有一次，狄德利希找他谈几句话，诺特格罗申居然带着讽嘲的笑容，而且冷言冷语地说什么空洞的爱国言词是阻止不住社会进步的。特别使狄德利希痛心的是商业方面造成的后果。他十拿九稳的几笔订货都没有成交。百货商店主科恩直率地对

他说，圣诞节商品目录他决定改从高森费尔德造纸厂进货，为了不得罪主顾，在牵涉到政治问题时他需要慎重行事。最近一个时期，狄德利希每天都很早就到办公室来，为了能先把这类的信件接到手。但是索特比尔总是比他来得更早，这位老会计的满怀谴责的沉默使狄德利希火冒三丈。"我要把这个烂摊子整个扔掉，"他喊道，"那个时候看您和这些工人到哪儿去。凭我的博士头衔，从明天起我就能找到一个四万马克月薪的经理位置！"——"我是在为你们牺牲！"当工人违犯厂规喝了啤酒的时候，他又对工人这样喊道，"我从腰包里往外掏钱，只是为了不使你们解雇。"

快到圣诞节的时候，他还是不得不解雇了三分之一的工人。索特比尔跟他算账说，不这样作的话过了年就无法按期发工资，"这都是因为咱们为订购新打浆机欠下了两千马克的债。"虽然狄德利希气得把墨水瓶都拿起来，他却偏偏不改口。在那些没有解雇的工人的脸上，狄德利希看到的是怀疑和轻视的神色。只要他看见几个人站在一起，就觉得听到了"告密"这个字。拿破仑·菲舍尔的青筋满绽、长满黑毛的两条手臂似乎不象过去那样低垂到地面上了，而且他的脸上好象还泛上了一层红光。

降临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地方法院这时刚刚决定要审理这个案子——，齐利希牧师在圣玛丽亚教堂宣讲"要爱你们的仇敌"① 这段经文。狄德利希刚听了头几个字就连灵魂也吓出了窍。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整个教区的人都沸沸

①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节。——译者

扬扬起来。“报仇在我，主说。”谁也看得出，这句话齐利希牧师是朝着赫斯林一家人坐的这一边喊过来的。艾米和玛格达差一点把身子缩到椅子底下，赫斯林太太抽抽噎噎地哭起来。狄德利希用愤怒的脸色回答别人投过来的目光。“谁要报仇，谁就要吃官司！”全教堂的人都把头扭转过来，狄德利希魂飞魄散地垂下了头。

回到家里，两个妹妹跟他大闹了一场。在社交界她们到处受人冷遇。年青的级任教师赫尔费里希现在不再挨着艾米坐了，他的心里好象只有梅塔·哈尔尼施一个人。艾米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你太老了，跟他不配，”狄德利希说。“不是，是因为我们受了你的连累！”——“布克先生兄弟的五个女儿都不跟我们打招呼了！”玛格达喊。狄德利希说：“我要打她们五个耳光！”——“你还是别这样作吧！一场官司已经够我们受的了。”狄德利希的耐性已经到了尽头。“你们？我的政治斗争碍你们什么事？”

“就因为你的政治斗争，我们还要作老处女呢！”

“你们本来就够老的了。你们在家里是我的大累赘。我整天给你们当牛马，你们还挑肥拣瘦，任意糟蹋我的最神圣的任务。要是这样你们还是离开这个家门远走高飞吧！我看你们可以出去给人家当保姆去！”说完了他呼地一声把门关上，根本没理会赫斯林太太绞着一双手站在那里。

圣诞节就这样凄凄惨惨地一天天地临近了。哥哥和妹妹彼此不再说话。赫斯林太太独自一人关在屋子里装饰圣诞树，每次从里面走出来，眼睛都哭得又红又肿。到了圣诞夜这天晚上，她把孩子们领进这间屋子，一个人用颤抖的声音唱起

《平安夜》来。“这是狄德尔送给他小妹妹们的礼物，”她说，一面用央求的眼色看着狄德利希，希望儿子不要拆穿她的谎言。艾米和玛格达窘困不堪地向他道谢，他自己看着这几件算作他人情的礼品同样也弄得窘困不堪。他非常后悔，不该不听索特比尔的谆谆劝嘱，为了想惩戒工人们的不守纪律而取消了他们传统的圣诞晚会。不然的话，他现在满可以和工人们坐在一起了。在家里，一切不过是弄虚作假，不过是想重温一下陈腐过时的古老情调。除非有一个人到这里来，才能使这里有真正的节日气氛。但这个人不在：古斯特……退伍军人协会已经对他关了大门。到啤酒馆去也不会找到一个人，至少不会找到一个朋友。狄德利希觉得人人都对他冷淡，人人都不了解他，都在迫害他。“新条顿社”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离现在多么遥远啊！那时节社友们坐成一长排，唱歌，喝啤酒，人与人之间是多么亲切融洽啊！可是今天呢？在这种严峻的生活中，不再是胸无城府的社友们真诚地往对方身上刻剑疤，而是勾心斗角的角逐者险诈地想互相扼住咽喉。“我不适合生活在这样一个残酷无情的时代啊！”狄德利希想。他吃完了摆在自己盘子里的杏仁泥糖果，在圣诞树的摇曳的烛火下又一任自己的幻想驰骋起来。“毫无疑问，我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为什么他们要把我牵连到这些肮脏的事情里去，牵连到这个案件里去，使我的营业受到损失，弄得我，上帝啊，连订购打浆机的钱都付不起。”他的身体一阵发冷，眼泪夺眶而出。他知道母亲一直提心吊胆地斜睨着自己心事重重的面容。为了不使她看见自己流泪，狄德利希悄没声地溜到隔壁一间黑屋子里去。他把胳臂肘支在钢琴上，捂着脸啜泣起来。外

面，艾米和玛格达正在为一副手套争吵不休，母亲吞吞吐吐，不敢明确表示这件礼品究竟给谁。狄德利希抽抽嗒嗒地啜泣着。一切都落空了，政治，商业和爱情。“我还有什么呢？”他打开了钢琴盖。他身上打了个冷战，他觉得孤寂得可怕，他甚至不敢打破这种寂静。那架钢琴好象是自己发出声音来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是自己用手指在触动琴键。民歌、贝多芬的乐曲、大学生的歌曲混杂地交织在一起，使这间昏暗的屋子逐渐温暖安适起来，使他的头脑产生一种恬适昏沉的感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只手在抚摸他的头发。是作梦吗？不是，因为钢琴上面忽然出现了一杯斟得满满的啤酒。我的好母亲啊！舒伯特，温柔善良的心地，故乡的情调……琴声停止了，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直到壁上的钟响起来，他才发现已经过去一个钟头！“这就是我的圣诞节，”他一边说一边又走到外边家人中间去。他觉得心情已经舒适，精力也已恢复过来。两个妹妹仍然在为那副手套撅着嘴。他骂了声两个人没有心肝，就把手套塞在口袋里，准备换一副男人用的给自己戴。

因为担心打浆机的事，整个节日都笼罩上一阵阴霾。一架麦尔式的新型专利特许打浆机要六千马克！这笔钱却还没有着落，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根本就无法弄到。使狄德利希气恼不堪的是捉摸不定的命运，是居心不良的专门跟他作对的人和事。有时候索特比尔不在屋里，他就乒乒乓乓地敲打办公桌，把装信件的纸夹摔到墙角里。对于一位把企业的权柄紧握在手中的新主人说来，事业本应该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一番蓬勃的新气象，业务应该一帆风顺，种种事都应该和主人

的心情合拍！……脾气发过以后，狄德利希又变得怯懦起来。他采取了种种措施，预防大祸一旦真地降临到头上。对索特比尔也客气起来；也许这个老头还能帮一点忙。对于齐利希牧师他也低声下气起来，并且请求后者跟作礼拜的人声明一下，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的那次布道牧师指的并不是狄德利希。牧师在老婆的威逼的目光下，脸上显出后悔的神情，答应一定照办。牧师太太也向狄德利希保证，丈夫说了话不会不算数。这以后，老夫妻离开了这里，让凯特新单独跟狄德利希在一起。狄德利希在目前这种时乖运蹇的时刻对这一家人自然感激莫铭，差一点对凯特新说出求婚的话来。凯特新的允诺的话也已停留在她的可爱的厚嘴唇上了。这句话一旦说出来，对狄德利希说来未始不是一个胜利。至少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可以给他带来几个盟友。但是问题在那架打浆机上！赔嫁的四分之一要被它吞进肚子里……狄德利希叹了口气，他现在该到厂里看看去了；凯特新把嘴唇咬得紧紧的，那个命运攸关的字并没有得到使用的机会。

无论如何，得作出一个决定了，因为打浆机的交货日期已经迫在眉睫了。狄德利希对索特比尔说："我要奉劝这些先生，必须按期交货，要不，我就不客气地退货。"但是索特比尔提醒狄德利希，依照惯例，任何工厂交货都可以宽限几天。尽管狄德利希暴跳如雷，索特比尔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这一番争论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机器按期运到了。狄德利希还没等到拆包就厉声叱骂起来："太大了。这些人向我保证过，说比老型的占的面积小。要是连地方也不能节省，我买它干什么？"机器刚一装好，他又拿着尺子东量西量。"太大了。我可

不能受人蒙骗！索特比尔，您准能证明，这架机器太大了。”但是索特比尔却以无可置辩的准确性证明是狄德利希量错了。狄德利希气喘吁吁地退了回去，重新思索新的进攻方案。他把拿破仑·菲舍尔叫了过来。“装配技师在哪儿？这些人没派装配技师来吗？”他立刻又大发脾气。“我已经跟他们讲好派一个技师来的，”他撒谎说。“这些人可真会作买卖。我早就料到：我每天白出十二马克的工资，人可是连影子也看不到。谁把这个倒霉的玩艺给我装配上呢？”

机器匠菲舍尔说，这件事他在行。狄德利希马上对他表现出极大的亲切。“您一定可以了解，我宁愿给您加班费，也不愿意把钱白扔给外人。不管怎么说，您在我们厂里已经工作多年了。”拿破仑·菲舍尔扬了扬眉毛，但是没有说什么。狄德利希拍拍他的肩膀。“您知道，亲爱的朋友，”他压低了嗓子说，“我对这架打浆机已经不抱希望了。从商品说明书的图样看，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带切刀的滚筒应该比这个宽得多。这些人向我保证，机器效能比原来的高得多，象这个样子效能哪里高得起来呢？您说是不是？您认为这架机器的牵引力大不大？我怕纸浆会堵塞住。”拿破仑·菲舍尔把狄德利希呆呆地打量了一会儿，但他已经领会了对方的意思了。得先试验试验，他犹犹豫豫地考虑。狄德利希躲避着他的目光，假装在检查机器。接着他用鼓励的口吻说：“好，就这么办。您把这玩艺装配起来，我给您加班费，多发给您百分之二十五的工资。一装配好，马上就装料。到那个时候咱们就能看出这到底是个什么名堂了。”

“我看这玩艺儿好不了，”机器匠显然是在迎合狄德利希

的心意说。狄德利希连想也没想就攥住了他的胳臂。拿破仑·菲舍尔真够朋友，真是个救星！“您跟我来，亲爱的朋友”——他的声音非常激动。他把拿破仑·菲舍尔领到自己家里，让赫斯林太太给他斟了一杯酒，接着他看也不看地把一张五十马克的票子塞到他手里。“我全仗着您啦，菲舍尔，”他说，“要是没有您，这家工厂可真把我骗够了。两千马克我已经填进了虎口。”

“这笔钱非叫他们退回来不可，”机器匠讨好地说。狄德利希马上紧接着说：“您也是这个意思吗？”

第二天中午，拿破仑·菲舍尔试了试这台打浆机，上班以后，他对狄德利希说，新买的这架机器一点优点也没有。纸浆都堵塞住，得象最老式的打浆机一样靠人力用搅拌棒搅和。“真是个大骗局！”狄德利希喊道。此外，这台机器还需要二十多匹马力才能带动。“这是违反合同规定的！您说说，菲舍尔，咱们就白白吃这个亏吗？”

“咱们可不能吃这个亏，”机器匠表示自己的意见说，一面用他一只青筋满绽的手捋着下巴上的黑胡子。狄德利希的目光第一次直望到他的脸上。

“那么您能不能给我证明，这台打浆机不符订货合同的规定？”

拿破仑·菲舍尔的稀疏的黑胡子下面淡淡地浮上一丝笑容。“我能，”他说。这个笑容狄德利希也看到了，他却昂首挺胸地一下子把身子扭过去。“好，让这些人瞧瞧，咱们不是好欺侮的。”他立刻给埃施魏勒的毕施利公司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随着下一班邮件，回信马上来了。信里说：他们不了解

退货的理由，这种麦尔型的新型专利特许打浆机很多造纸厂都已经安装使用，购货单随函附寄。因此，公司根本不能考虑退货，预付的订款两千马克更不能退还。与此相反，买主应将欠下的货款立即付清。狄德利希接到这封信又写了一封措词比第一次更为强硬的信，威胁对方说，这件事要用法律解决。毕施利公司这次态度缓和下来，建议买主再进行一次试验。“他们胆怯了，”当狄德利希把这封信拿给拿破仑·菲舍尔看的时候，菲舍尔说，牙都呲了出来。“他们不敢打官司，他们的这种打浆机还没有闯出牌子。”“一点也不错，”狄德利希说，“这些家伙让我们抓在手心里了。”他自以为胜利在握，断然拒绝了各种和解办法，甚至对方提出把售价打个折扣他也不接受。这以后，连着很多天对方毫无动静，狄德利希又忐忑不安起来。也许他们在等着他起诉？要么就是他们先下了手，已经在法院把自己上告了。白天在工厂里，他的目光屡次惊惶不安地落在拿破仑·菲舍尔脸上，后者也总是斜着眼睛回望他一眼。但是他们彼此谁也不再谈起这件事。一天上午十一点光景，狄德利希正在家里吃第二餐早饭，女仆拿进来一张名片：弗里德里希·基纳斯特，埃施魏勒毕施利公司代理人。狄德利希正翻来复去地看这张名片，客人已经进屋了。

他在门边站住。“对不起，”他说，“这是个误会。人们把我领到您的家里来了。我来是为了跟您谈谈业务上的事。”

狄德利希已经胸有成竹。“我知道。不过这没关系，请吧，请过来坐。我是赫斯林博士。这是我母亲，这是我妹妹艾米和玛格达。”

进来的这位先生向前走了几步，对着几位妇女俯身行礼。

“弗里德里希·基纳斯特，”他喃喃地说。来人身材高大，胡须淡黄，身上穿的是棕色的毛料衣服。三位妇女一齐对着客人满脸堆笑。“我可以不可以给这位先生摆一份餐具？”赫斯林太太问道。狄德利希说：“当然。基纳斯特先生一定会赏脸陪我们一道吃早饭，是不是？”

“看来我只得领情了，”毕施利公司的这位代理人搓着两只手说。玛格达给他端上了熏鲱鱼。他刚刚用叉子叉起一块，已经赞不绝口了。

狄德利希满脸堆笑，和气地问道：

“您大概也不喜欢头脑清醒地办事吧？”基纳斯特也笑了，“办公事的时候，我的头脑总是清醒的。”狄德利希笑嘻嘻地接着说：“看来我跟您也许能说到一起了。”——“要看怎样说到一起。”基纳斯特挑逗地说这句俏皮话时，望了玛格达一眼。玛格达的脸红了起来。

狄德利希给客人斟了一杯啤酒。“您到奈泽西来还要办点别的事吧？”基纳斯特避免正面答复：“现在还说不上。”

狄德利希用试探口气说：“您跟高森费尔德的克吕兴造纸厂大概不会有什么生意好谈，他们的业务萧条。”对方没有说什么，狄德利希想：“他们就是为了打浆机的事派他来的，他们不敢打官司。”这时候他发现，玛格达和这位毕施利公司的代理人同时把酒杯举起来，从酒杯上面不住地互相递眼色。艾米和赫斯林太太怔怔地坐在一旁。狄德利希鼻息咻咻地把身子俯在面前的盘子上。——突然间他开始赞美起家庭生活来，“您真是幸运，亲爱的基纳斯特先生，第二顿早餐是我们一天家庭生活中最美好的时间。作了一上午的工作，只有在回到

家里吃这顿饭的时候，才会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所谓的人。喏，这是非常需要的。”

基纳斯特也说，这的确需要。赫斯林太太问他结了婚没有，他说没有。他向玛格达望去，只能看见对方的头发，因为玛格达把头低了下去。

狄德利希站起身来，砰地一声把鞋后跟一并。“基纳斯特先生，”他用鼻音嗡嗡地说，“我听候您的吩咐。”

“基纳斯特先生也许还要吸一支雪茄，”玛格达提出请求。基纳斯特让她给自己点着了烟，对女主人说，他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拜望——他意义深长地向玛格达笑了笑。但是一走到院子里，他的口气马上判若两人。“哼，这些房子真是又旧又窄，”他冷冷地、鄙夷不屑地说。“您应该看看我们的厂房。”

“在埃施魏勒那种荒凉的地方，”狄德利希用同样不屑的语调说，“那不算什么。这里您倒把这一幢幢的建筑物拆掉看。”接着他就用最尖锐的命令语调喊叫机器匠，让他把新买的打浆机开动起来。因为拿破仑·菲舍尔并没有应声而来，狄德利希马上气哄哄地向他跑过去。“先生，您大概把耳朵坐在屁股底下了吧？”但是当他一站到菲舍尔面前，他立刻不再吼叫了。他使劲睁着眼睛，改用乞求的语调低声说：“菲舍尔，我已经想过了。我对您的工作非常满意。从下月一号起我要把您的工资加到一百八十马克。”拿破仑·菲舍尔领会地点了一下头，于是两个人分开了。狄德利希马上又咆哮起来。怎么搞的？是谁在厂里吸烟了？工人们说，他闻见的是他自己吸的雪茄味。狄德利希转身对毕施利公司的代理人说：“火险我是保过的，可是厂规是厂规。您觉得我这个工厂怎么样？

称得上完善无缺吧！”

“机器太陈旧了，”基纳斯特用鄙夷的目光看着车间里的机器说。狄德利希语含讽嘲地回答：“这我知道，亲爱的！可是比起您的打浆机来，也差不到哪里去。”虽然基纳斯特提出抗议，狄德利希却继续对国产机器的效能大肆贬责。换装新机器需要等他到英国旅行回来。他有宏伟的规划。从他领导工厂以后，这里的业务就蒸蒸日上。“而且将来的规模还要越来越大，”他信口开河地说。“我现在跟二十家地方报纸订有供货合同。此外柏林的商店还在拚命向我催货……”基纳斯特刻薄地打断他的话说：

“那么您一定是把货全部都发出去了，我在您这里没有看见成品。”

狄德利希勃然大怒。“先生！需要我给您解释一下吗？昨天我刚给小用户发出通知：在改建工程完工以前暂停供应。”

机器匠把两位先生叫了过去。专利特许的新式打浆机已经装得半满，但是纸浆转动得非常慢，必须有一个工人用搅和杆帮忙。狄德利希把表拿在手里。“您看看吧。您说，这台机器只需要二十到三十秒钟就能使纸浆转动一遍。我现在已经数到五十秒了……机器师傅，把料放出去吧……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

基纳斯特俯身到托盘上看了看。他直起腰来，狡黠地笑起来。“不错，如果通气孔都堵起来的话……”接着他那尖锐的目光直刺到狄德利希的脸上，简直让狄德利希受不了。“这台机器还变了什么戏法，我一时可说不出来。”狄德利希暴跳起来，脸涨得通红。“您是不是暗示说，我同我的机器匠……？”

"我什么也没说，"基纳斯特坚决否认。

"我也绝对不允许您这样说，"狄德利希的眼睛射出闪电似的光芒来。但是这对基纳斯特似乎不发生什么作用，基纳斯特的目光仍旧冷冷的，一抹狡猾的笑容仍然滞留在他那向两旁分开的胡须下面。如果他把下巴上的胡子刮掉，让两撇上须翘到眼窝底下，他的相貌跟狄德利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是一种权势的象征！但是狄德利希却更加气势逼人地说："我的机器匠是社会民主党。他会替我卖力气，那才是笑话呢。此外，作为后备役军官，我要提醒您注意您说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

基纳斯特走到院子里。"您还是少说这一套吧，博士先生，"他冷冷地说，"办正经事的时候我的头脑很清醒，这我在吃早餐的时候已经跟您声明在先了。现在我只想再重复对您说一遍：这台机器我们交货的时候什么毛病也没有，我们根本不考虑退货。"——"这倒要看看，"狄德利希说。也许毕施利公司认为打一场官司对推销新产品是特别有效的？"我还准备在技术新闻上特别替你们宣扬宣扬呢！"基斯纳特说，恐吓的办法吓不倒他。狄德利希说，对付一个连决斗都不懂的粗人办法很简单：一脚踢出了事。——这时候玛格达在房门口露出头来。

她穿的是圣诞节新作的一件皮上衣，脸上泛着亲切的笑容。"两位先生公事还没有谈完么？"她狡狯地问。"天气太好了，吃午饭以前必须到外边走一走。顺便问一声，"她流畅地说，"妈妈让我问一声，基纳斯特先生来不来吃晚饭。"基纳斯特说，他不能来，他非常抱歉。这时玛格达笑得更加令人不能拒绝了。"要是我请您，您也不来吗？"基纳斯特苦笑着说："那

么我就只好领情了，小姐。但是我不知道，令兄是否——？”狄德利希从鼻子里哼了哼，玛格达用恳求的眼光望着他。“基纳斯特先生，”他费力地说，“我将感到非常高兴。也许我们还能取得谅解。”他也是如此希望，基纳斯特说，接着他就拿出交际家的手腕，请求陪着玛格达小姐走一段路。“如果我哥哥不反对的话，”她装出一派很懂礼貌，但又带些讥诮的语气说。这件事狄德利希也允许了。望着她随着毕施利公司的代理人走远的背影，他几乎无法掩盖自己的惊讶。这个丫头一下子怎么变得这么精明啦！

当他走回家去吃午饭的时候，他听见屋里两姊妹正在用尖嗓门吵嚷。艾米骂玛格达不要脸。“谁作得出这种事来？”玛格达喊道：“对了，我忘了事前向您请示。”——“问问我也不碍事啊！再说，你就不应该走在我前头！”——“这才是你的心事呢！”玛格达大声冷笑起来。她看见狄德利希走进屋子，马上止住了笑声。狄德利希不高兴地滚动着眼睛。但是参与妇女们的争吵，这对他是有失身分。看来赫斯林太太这次背着两个女儿暗地绞手，实在没有必要。

吃饭的当儿话题落到客人身上。赫斯林太太夸奖基纳斯特为人非常稳重。艾米宣称：要是当这么一个跑外的连稳重两个字都谈不到，那就太不象话了。可是这个人根本不懂怎么跟女客谈话。玛格达非常生气，她的看法恰好与艾米相反。因为所有的人都等待着狄德利希作出最后裁决，他不得不表示自己的意见。讲到社交礼节这个人自然知道得不多。大学教育也决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能代替的。“但是他办事精明能干，这一点我决不会看错。”艾米不能再控制自己了。

“我声明，要是玛格达跟这个人结婚，我就跟你们一刀两断。他用刀子吃煮水果！”

“她撒谎！”玛格达呜呜咽咽地哭起来。狄德利希同情玛格达；他呵斥艾米说：

“你愿意嫁个摄政亲王你尽管去嫁好啦。我们的事你少管。”

艾米把刀子、叉子往桌子上一搁就跑了出去。晚上下班以前，基纳斯特先生来到狄德利希的办公室。他换上了一件礼服，他的样子与其是说来办公事的，倒不如说是来参加社交活动的。两个人心照不宣地随便闲谈着，直到老索特比尔把东西收拾起来，满脸猜疑地离开这里以后，狄德利希才说：

“这个老头子不过是在我这里等死罢了。比较重要的事都是我一个人作主。”

“喏，我们的事您考虑过没有？”基纳斯特问。

“您呢？”狄德利希反问道。基纳斯特亲昵地眏了眏眼睛。

“我的权限本来没有这么大，可是这次我就把责任担承下来。您可以把打浆机退回去。毛病总能找出点来的。”

狄德利希懂得这番话的意思。他说：“您会找到的。”基纳斯特又用谈公事的语气说：

“我们在这方面作了让步，您也必须担负相应的义务。以后您无论添置什么机器都必须在我们工厂购买。您别着急！”他看见狄德利希暴跳起来，便这样说。“此外，您还要赔偿我们的损失以及我的旅费总共五百马克，这笔钱我们从您的订款中扣除。”

“你们简直是在牟取暴利！”狄德利希感到一阵气愤填膺。

基纳斯特也把嗓门提高了。“博士先生！……”狄德利希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把一只手搭到这位业务代理人的肩膀上。“咱们现在到那边去吧，女主人在等着我们呢。”——“直到现在我们一直谈得很融洽，”基纳斯特语气也缓和了下来。“细小的分歧是不难解决的，”狄德利希表示自己的意见说。

家里面象过节似地菜香扑鼻。赫斯林太太穿着一身亮闪闪的黑缎子衣服，玛格达穿的是一件花短衫。比平常和家里人在一起时露出更多的皮肤。只有艾米的服装和面容都是灰溜溜的，毫无节日气氛。玛格达把客人引到座位上，自己坐在他的右边。大家都刚刚落座，正在为准备开场白干嗽喉咙的当儿，玛格达眼珠滴溜一转，已经把话想好了："两位先生的蠢事已经办完了吧？"狄德利希说，他们办得非常顺手。毕施利公司里的人都是通情达礼的。

“我们的工厂大极了，”这位业务代理人说，“一千二百名职工，简直是一座小城。有特别招待顾客的旅馆。”他向狄德利希发出邀请，“您到我们那里去吧，头等的招待，吃住都是免费。”因为玛格达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讲话，他就开始吹嘘起他的位置，他的职权和他分住一半的别墅来。“如果我结了婚，那另一半也是我的。”

狄德利希的笑声大得震耳。“那事情再简单不过了。您快结婚吧！祝您健康！”

玛格达垂下了眼皮。基纳斯特把话题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赫斯林先生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一味迁就？“博士先生，我一眼就看出来，您将来是个办大事的人，——尽管目前规模还不很大，”他又表示体谅地加了一句。狄德利希想谈

论一下自己宏伟的规划和工厂的发展远景，但是基纳斯特却不容人打断自己的思路。他最擅于识别人，这是他的专长。凡是商务上的朋友，他首先要到人家家中去拜访。“如果一切都象这里这样——”

正在这时候，一只喷香的烤鹅端了上来。赫斯林太太一直在等着这道菜，眼睛偷偷地往门外看了又看，这时却摆出这样一副脸色，仿佛烤鹅只不过是最平常的食物。基纳斯特先生却把话顿住了，这是一种惊叹的表示。赫斯林太太弄不清楚，不知道基纳斯特的目光真的是落在烤鹅上面，还是透过这道菜的芬芳的热气在盯着玛格达的绣花短衫上。过了一会儿，他才从惊呆中醒悟过来，举起了酒杯。“因此，我要举杯为赫斯林一家人祝饮，为这一家人的母亲——可尊敬的女主人，为她的年青美丽的女儿！”玛格达把胸脯挺了起来，为了更显示一下自己的青春美丽；但是相形之下，艾米的胸脯却显得更加扁平了。基纳斯特第一个碰杯的人自然也是玛格达。

狄德利希也回礼为基纳斯特祝饮。“我们是一个德国家庭。凡是我们在家庭接待的人，我们的心里就也有他的地位。”他的眼泪几乎淌了出来，玛格达的脸又一次变得通红。“尽管我们是一个小户人家，我们的心是忠实的。”他为客人的健康干了杯。基纳斯特连忙声明，他对小户人家的感情特别深厚，“特别是有年青姑娘的人家。”

赫斯林太太插嘴说：“可不是这样吗？不然的话，一个年青人从哪儿来的勇气——？我的女儿什么衣服都是自己缝。”基纳斯特先生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俯身到玛格达的短衫上，以便仔细品评一番。

正餐吃过以后，玛格达替基纳斯特剥了一只橘子，而且为了表示向他致敬，啜了一口葡萄酒。当大家向起坐间走去的时候，狄德利希的两只手各揽着一个妹妹，往门当中一站。“是啊，是啊，基纳斯特先生，”他用低沉的声音说，“这就是和睦的家庭生活，您好好看看吧，基纳斯特先生！”玛格达柔顺地贴在他的肩膀上。艾米努力想从他怀里挣脱出去，结果背后挨了一拳。“我们家总是这样的，”狄德利希接着说。“白天我替家里人工作一整天，晚上，我们团聚在灯光下。对于外边的人，对于所谓的社交界我们是不大留意的，我们自己一家人生活的乐趣就享受不尽。”

艾米终于从他的胳臂里挣脱出去，听得见她在外面砰地把门一摔。但是狄德利希和玛格达坐在灯光柔和的桌子旁边，却呈现出一副更令人心动的图画。基纳斯特先生若有所思地看着赫斯林太太满脸笑容地端进来一大盆潘趣酒。在玛格达给客人倒酒的当儿，狄德利希开始分析，正是由于他享受过分宁静的家庭生活，才有可能给妹妹们积攒下一笔不小的陪嫁费。“因为业务的兴隆对两位姑娘也有好处，除了陪嫁费以外，这个工厂她们也都有股份。不错，不论我的哪位未来的妹夫如果愿意再在工厂投下点资本的话——”

玛格达看见基纳斯特先生脸上露出焦灼不安的神情，急忙把话题岔开。她问起基纳斯特的家庭情况；难道他就是孤身一个人吗？从基纳斯特的眼神看出他动了感情，他把椅子移近玛格达，低声细语起来。狄德利希被甩在一边，他一边喝酒一边转动着大拇指。几次他也想插进两人的谈话中去，可是这两个人根本没有考虑到旁边还有他这个人。“这么说，您

已经顺利地服满了一年兵役啦?"他一片殷勤地说。这时他看见赫斯林太太在客人背后一个劲地向他作手势，不觉有些惊异。直到她悄悄地退出门去，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拿起自己的一杯潘趣酒，走到隔壁一间放钢琴的黑屋子里去。他在琴键上信手弹了个音，偶然碰上了一只大学生歌曲的调子，就用嗡嗡的嗓音唱了起来。这一首歌是"什么叫自由，您知道个鬼。"唱完这一只，他侧着耳朵听了听隔壁有什么动静。但是那边一点声音也没有，好象人们已经入了梦乡一样。虽然他很想再去倒一杯酒，却为责任感所迫又唱起歌来。"我坐在地下酒馆里。"

正唱了一半，忽然传来一声椅子翻倒的声音，接着又传来另一种声响，狄德利希知道得很清楚这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他一个箭步就走进了起居间。"好啊，"他坚决而坦率地说，"你们好象并不是在逢场作戏了。"这边的一对连忙从对方的怀抱里分开。"我不说不，" 基纳斯特宣布。狄德利希突然大为感动起来。他紧紧望着基纳斯特，和他握手，另一只手把玛格达拉了过来。"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基纳斯特先生，您要使我的小妹妹过得幸福。过去我一直是她的好哥哥，今后我也要永远作你们的好兄长。请你们相信我的话。"

他一边擦着眼睛，一边向门外喊:"母亲！出了大事啦！"赫斯林太太就在门外边站着，只是因为她过于激动，两条腿一时竟不听指挥了。她靠在狄德利希身上，颤巍巍地走进屋来，一下子搂住了基纳斯特先生的脖子，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狄德利希趁这当儿去敲艾米的房门，她的门从里面锁上了。"艾米，快出来，有要紧事了！"半天她才把门打开，脸气得通红。

“你把我从床上叫起来作什么？我想得出来，出了什么事。你们独个儿去干那些肮脏事好了！”要不是狄德利希把一条腿搁在门缝里，她一定会把门又关起来。狄德利希板着面孔教训她说，象她这样没有心肝，她永远也找不到对象，这是自作自受。没容她换衣服，狄德利希就把她披头散发、穿着睡衣强拉出来。艾米在过道里从他的手里挣出身子。“你别让人看咱们的笑话了，”她从牙缝里说。——在狄德利希的监督下，她高昂着头、带着讥嘲的、挑剔的目光出现在一对刚刚订婚的情侣面前。“非得在这样的深更半夜不可吗？”她问道。“幸福的人是没有时间观念的，”基纳斯特打量着她：她比玛格达身材高，她的脸因为添了一点血色，在散乱的头发下也显得丰满了些，她的头发又长又浓密。基纳斯特握住她的手的时间也比需要的时间更长，艾米自己把手挣脱出来。基纳斯特转过身来看了看玛格达，显然心里犯了疑。艾米朝着妹妹胜利地一笑，转过身去，高耸着肩膀离开了房子，——玛格达恐惧不安地抓住了基纳斯特的手臂。但是这时候狄德利希端着满满的一杯潘趣酒走了过来，提议和他的新妹夫喝一杯结亲酒。

一清早他就把基纳斯特先生从旅馆里拉出来去喝早啤酒。“在中午以前你要克制一下对女人的情欲。现在是咱们男子汉谈一点正经事的时间。”在克拉普施的啤酒馆里他给基纳斯特分析了一下情况：结婚的那一天两万五千马克现金——证明文件随时可以看——另外工厂的四分之一是她和艾米的。——“就是说，她只有八分之一，”基纳斯特断定说。狄德利希反问道：“难道我白给你们作牛马吗？”两个人不愉快地沉

默着。

狄德利希的兴致又恢复过来。“为弗里德里希的健康干杯！”——“为狄德利希的健康干杯！”基纳斯特说。狄德利希似乎想到一个什么好主意。“你完全有可能扩大你们在工厂的股份，只要再投些资就可以了。你的存款怎么样？你的薪金不是很高吗？”基纳斯特说，在原则上他不说不。但是他在毕施利公司的工作合同还没有满期。此外他的工资今年还有大大增加的可能。如果现在辞职，那简直是对自己犯罪。“如果我把自己的钱投进来，我就得参加这个工厂的工作。尽管我对您非常信任，亲爱的狄德利希——”

狄德利希同意这种看法。基纳斯特提出自己的办法。“如果你干脆把陪嫁费提到五万呢？这样，玛格达就不要工厂的股份了。”这个建议遭到狄德利希断然拒绝。“这是违背先父遗嘱的，我把先父的一切意志都看作是神圣的。而且只要以我这样宏伟的气魄干下去，几年以后，玛格达的股份一定会比你现在要求的增加十倍。我无论如何也不干叫我可怜的妹妹吃亏的事。”未来的妹夫咧开嘴笑了笑。他尊重狄德利希的孝悌之情，但是只凭宏伟的气魄是办不到的。这句话显然把狄德利希激怒了：上帝作证，他经营这番事业只对上帝和自己负责。“两万五的现款和八分之一的纯利，再多了是没有的，”他宣布。基纳斯特用手指弹着桌子说：“在这种条件下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令妹结婚。我上次谈的话还要保留一下。”狄德利希耸了耸肩膀。两个人默默地把自己的啤酒喝光。基纳斯特跟着狄德利希到他家来吃午饭。狄德利希本来已经担心他会不会打退堂鼓了，幸而玛格达比昨天打扮得更加迷人，——

“她仿佛已经知道，成败就在此一举了，”狄德利希心里说，对妹妹不胜叹服。等到点心端上来的时候，她已经使基纳斯特的热情高涨到如此的高度，他甚至表示希望四周内就举行婚礼。“这是您最后的决定吗？”狄德利希带着些讥嘲地问。作为回答，基纳斯特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戒指来。

饭后，赫斯林太太踮着脚尖走出屋外去，把一对刚订过婚的情人留在屋里。狄德利希也想退出去，但是他们请他陪着散步去。“到哪儿去呢？母亲和艾米去不去？”艾米谢绝了邀请，因此赫斯林太太也必须留在家里。“不然的话，别人看着不象样子，你知道，”玛格达说。狄德利希同意她这种看法。他甚至帮她掸去了身上的一点尘土，这是她走进工厂的时候落在皮上衣上面的。狄德利希对她表现出无限的敬意，因为她获得胜利了。

三个人向市政厅那一面走去。谁爱看谁就看吧，反正这也没关系，不是吗？在山雀街遇到的第一个人自然又是那个拿破仑·菲舍尔。他对着这一对情人龇了龇牙，向狄德利希点点头，神情似乎在说，他什么都知道了。狄德利希的脸红得发紫，恨不得拦住这个人在大街上教训他一顿。但是他能这样作吗？“我让这个穷光蛋参与了自己的机密，真是天大的错误！没有他事情也办得成！现在他在我家门口转来转去，就是想让我知道，他已经把我攥在掌心里了。看着吧，我早晚还得受他敲诈的。”谢天谢地，他跟这个机器匠之间的事没有第三者知道。如果拿破仑·菲舍尔胆敢说他什么，那都是造谣诽谤。狄德利希干脆让人把他关进监狱了事。虽然如此，他对机器匠知道自己秘密这件事还是恨得咬牙切齿，虽然是零

下二十度的天气，狄德利希却出了一身汗。他回过头去看了看，是否从房上落下一块瓦片，恰巧砸到拿破仑·菲舍尔的头上。

走到法院街上的时候，玛格达发现，这次出来散步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在地方法院推事哈尔尼施的房子里，梅塔·哈尔尼施和英格·蒂茨正站在一扇窗户后面往街上闲看呢。玛格达知道得很清楚，她们看到基纳斯特的时候脸上一定会显出惊慌不安的神色。在威廉皇帝大街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未免有些遗憾。只有孔策少校和豪陶费尔医生离得远远地投过来好奇的一瞥。这两个人多半是到和谐俱乐部去的。转过史外尼新街拐角以后，却发生了一件狄德利希没有预料到的事：戴姆新太太和古斯特就在前面。玛格达立刻加快了脚步，谈话也变得热烈起来。不出所料，古斯特转过头来，玛格达抓住这个时机立即说："检察长太太，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未婚夫基纳斯特先生。"未婚夫被上下打量了一番，似乎没有给挑出什么毛病来。因为古斯特和狄德利希这时落后了两步，不无敬意地问："您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个人？"狄德利希戏谑地说："是啊，象您那样近水楼台的事可不是每个姑娘都能办得到的。但是远一点儿却能找到个更牢靠的。"——"您又开始了吗！"古斯特喊道，但是声音里却不含敌意。她甚至和狄德利希的目光碰在一起了，轻轻地叹了口气。"天知道，我们那位跑到哪去了。简直是在守活寡。"她满腹心事地望着吊在基纳斯特胳臂上的玛格达。狄德利希说了一句意义深长的话："死了的人就不能复生了。可是活着的人还有的是呢。"他紧傍着古斯特走，差一点把她挤到墙上去、一边走一边情意绵绵地盯着

她的眼睛。一点不错，古斯特的可爱的胖脸蛋有一瞬间也颇有俯就的意思。

可惜史外尼新街七十七号很快就走到了。双方只好握手告别。再走过萨克森城门就没有什么看头了，于是兄妹二人陪着基纳斯特先生转过头来。玛格达紧紧傍在未婚夫的胳臂上，用鼓励的口气对狄德利希说："喏，你是怎么想的？"——狄德利希的脸唰地一下子红了，鼻孔里咻咻地出着气。"有什么可想的，"他费力地迸出来一句。玛格达哈哈笑起来。

在这条空荡荡的、暮色浓重的街道上一个人迎面走过来。"这不是——？"狄德利希把握不大地问。来人越走越近：身体胖胖的、看来年纪还轻，戴着一顶硕大的软帽，衣着倒很讲究，只是走路时脚尖有点向里拐。"真是他，沃尔夫冈·布克！"他有些失望地想："古斯特还装模作样，好象他在天涯海角呢！我倒要让她改改撒谎的坏毛病。"

"是您啊！"小布克握着狄德利希的手说。"我真高兴。"——"我也是这样，"狄德利希回答说，尽管他心里对古斯特感到很失望。他把他的妹夫给这位老同学介绍了。布克向他们祝贺以后，就和狄德利希跟在另外两个人后边缓缓向前走。"您一定是去找您的未婚妻吧？"狄德利希说。"她在家，我们刚才把她送回家去。"——"是吗？"布克说，耸了耸肩膀。"反正我找得到她，"他冷淡地说。"我现在很高兴，又和您相会了。我们在柏林的那次谈话，是我们唯一的一次，不是吗？——非常有趣。"

狄德利希现在也认为如此——虽然那场谈话当时很使他气恼过一阵。这次会面使狄德利希的精神激昂起来。"是的，

那次我没有去回拜您，一直还欠着您的情。您也会知道，住在柏林总有些意想不到的事。在咱们这里自然会有时间了。闷得很，不是吗？要在这个地方度过一生，真是让人连想也不敢想。”——狄德利希指了指成排的光秃秃的房屋。沃尔夫冈·布克用他的微弯的鼻子在空中嗅了嗅，接着叭哒了一下肉嘴唇，好象在品尝什么似的。他的目光显出了沉思的样子。“在奈泽西过一辈子，”他非常缓慢地说，“可不是，最后总得走这一步。象我们这些人是不能只靠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过日子的。这样的新闻咱们这里倒是不缺。”他的笑容很令人起疑。“哨兵事件就曾经弄得这里满城风雨。”

“原来是这么回事——”狄德利希腆了腆肚子。“您又要挑剔了。我郑重宣布，在这件事上我坚决站在皇帝陛下一边。”

布克挥了挥手。“算了吧。我了解这是怎样一个人。”

“我比您更了解，”狄德利希说。“谁要是有过我在去年二月大骚动以后的经历，在动物园里和他面对面地站在一起，看见过他目光似电，看见过他的一对独特的眼睛，我跟您说，谁对我们的前途就会产生无限的信心。”

“对我们的前途——因为一只眼睛目光似电。”布克的嘴角和面颊阴沉沉地搭拉下来。狄德利希鼻子里哼了一声。“我早就知道，您不相信我们这一时代个人所起的作用。不然的话，您就成为拉萨尔或者俾斯麦了。”

“对我说来，这倒也不是难事。确实如此。象他一样成功——。虽然我的环境并不那样顺利。”

他的语调越来越激昂，越来越充满信心。“对我们每一个

个人来说，重要的并不在于真的作出什么翻天覆地的事，而在于为自己创造一种生活中的幻觉，仿佛自己正在作这些事。只有天才才能作到这一点，这种天才这个人是有的。”

狄德利希感到不安起来，他向四周看了看。“这些话固然只有你我两个人听见，前面的两个人在谈一些更重要的事，可是我不敢说——”

“您总是觉得我有什么不满意他的地方。说实在的，我对这个人的反感并不比我对我自己的更大。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郑重其事地对待上等兵吕克和我们奈泽西的哨兵事件。如果不受到威胁，还称得起什么权势呢？一个人只有在别人想推翻自己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如果他对自己说，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只是在于更合理地分配收益，根本不是反对他，他就不成其为皇帝了。”

“噢！”狄德利希喊了一声。

“不是这样吗？这使您很气愤，也使他很气愤。跟在事件后面，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只能随波逐流：这又怎能忍受呢？……在精神上自觉有无限的权力，却丝毫不能施展，连激起别人的仇恨也只能借助于空洞的语言和虚张声势的姿态。这样的话，让那些喜欢挑剔的人有什么把柄可抓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没有？就连吕克事件也不过是个姿态而已。只要把手臂一落，一切就都恢复原状，只是让演员和观众热闹一场罢了。拿今天的情况说，亲爱的赫斯林先生，我们这些人所能看到的只有这个。尽管我们所谈的那个人整日里在墙壁上描绘战争，上百遍地幻想革命爆发的场面，但是一旦战争或者革命真地爆发，最感到吃惊的将莫过于他自己。请您相信我

的话。”

“这样的日子您用不了等多久了！”狄德利希喊道。“那时候您就会看到，一切具有爱国思想的人都将坚定而忠实地跟皇帝陛下站在一起！”

“当然！”布克耸肩膀的次数越来越多了。“这是他自己早已制定出来的一句口号。你们的语言是由他预先规定出来的，思想也从来没有象今天控制得这么严密，可是行动呢？我们的时代，最亲爱的同代人，不是行动的时代。为了锻炼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能力，首先就必须生活下去，而行动对生活却是一件危险的事。”

狄德利希挺起胸脯。“您是不是想把怯懦的罪名加在——？”——“我并不是在作道德方面的评判。我只是在谈论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德国当代历史的一件具体事实。此外我还在为我们自己辩解。对于那个登台表演的人来说，戏已经收场了，因为他已经从头到尾演了一遍。现实生活还要求他作什么呢？您大概不知道，历史要把谁当作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吧？”

“德国皇帝！”狄德利希说。

“不是的，”布克说，“演员。”

狄德利希哈哈大笑起来，走在前面的一对儿吓得彼此往两边分开，一同扭过头来。但是这时候他们正走在剧院前的广场上，寒风刺骨；他们继续往前走。

“不错，”过了一会儿狄德利希说，“我本来应该立刻就看出来，您这些荒唐的想法是从哪来的。因为您跟戏剧是有些瓜葛的。”他拍了拍布克的肩膀。“您自己也准备粉墨登场吗？”

布克的眼睛露出惶惑的神情。他把身体扭了扭，摆脱开狄德利希搭在他肩膀上的一只手。狄德利希认为他这一举动不太友好。“我？啊，不是的，”布克说。两个人在尴尬的沉默中一直走到法院街。“敢情是这样。您还不知道为什么我到奈泽西来。”

“大概是为您的未婚妻吧。”

“这也有关系。但是主要是因为我要在我姐夫劳尔的案件开庭时担任他的辩护律师。”

“您是——？在劳尔的案件里——？”狄德利希连呼吸都停止了，木然地站在当地。

“是的，”布克说，又耸了一下肩膀。“您觉得奇怪吗？不久以前奈泽西地方法院准许我执行律师业务。我父亲没有跟您谈起这件事吗？”

“我跟令尊不常见面……我很少出门。业务脱不开身……我妹妹的婚事……”狄德利希结结巴巴，话也说不完整。“那么您一定常——。您也许就要在这里定居吧？”

“只是暂时的——我想。”

狄德利希定了定神。“我必须说：我一向对您也不是完全了解的——但是却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不了解您，您跟我几乎走了奈泽西半个城。”

布克眨巴着眼睛望了他一会儿。“虽然在明天这个案子里我是辩护律师，您是犯罪的主要见证人，是吗？这只是事出偶然。角色的分配也可能完全相反。”

“对不起，”狄德利希冒起火来。“每个人都有他的立场。如果您对您的职业并不尊重——”

“尊重？这是什么意思？我很高兴我能出庭辩护，这一点我并不否认。我要拿出一点本事来，您准会看到些不同寻常的事。到时候说不得我要对您，博士先生，说一些很不中听的话了；希望您不要气恼，为了使发言有效果我必需如此。”

狄德利希感到一阵毛骨悚然。“请问，律师先生，您知道不知道我的供词？它对劳尔一点也没有不利的地方。”

“这是我的事。”布克脸上的讥嘲的神色令人不安。

这时候一行人已经走到山雀街。“打官司！”狄德利希想，鼻子里哼着气。这两天的忙乱本来已经使他忘记了这件事，但是现在他却有一种感觉，仿佛再过一夜他的两条腿就要行切除手术似的。原来古斯特这个骗子手故意瞒着布克的消息，好让他事到临头吓破了胆！……狄德利希在走到家门以前就跟布克告别。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基纳斯特发现这桩事！布克提议再往前走一走。“您好象不忙着去看您的未婚妻？”狄德利希问道。——“现在我更有兴趣的是白兰地酒。”——狄德利希冷笑了一声。“您什么时候都对这个有兴趣。”为了不使基纳斯特看出什么来，他又转过头来随着布克往回走。“您看，”布克突然把话头一转，“我的未婚妻，这也是我向命运提出来的问题之一。”狄德利希问他为什么，布克解释说：“如果我真在奈泽西开业作律师，那么古斯特·戴姆新跟我在一起可以说适得其所。但是这谁说得准呢？可能我的生活中还会出现另外一些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柏林也还有另一层关系……”

“我听说过，一个女演员。”布克这样厚脸皮坦白招认了这件事，倒叫狄德利希为他脸红起来。“也就是说，”他结结巴巴地说，“我这样说什么用意也没有。”

“那么您知道了，”布克归结说。“现在的问题是，现在我对那边还很留恋，对古斯特不能象我应该作到的那样关切。您愿意不愿意对这个好姑娘表示一点点安慰呢？”他胸怀坦荡，若无其事地问道。

“您要我——”

“就是说把我放进香肠和白菜、搁在火炉上的锅子稍微搅和搅和——当我在别的地方分不开身的时候。咱们俩的感情不坏，不是么？”

“谢谢，”狄德利希冷冷地说。“我对您的感情还不到这个程度。这个美差您还是另请高明吧！我对生活要看得更严肃一些。”他把布克扔在那里就走了。

使狄德利希感到怒不可遏的，不仅是这个人的道德败坏，另外也因为他的自轻自贱的假充斯熟，虽然在前一分钟事实还又一次表明，两个人不论在思想或是实际行动上都是死对头。这种人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你根本摸不透他！“他明天预备怎么对付我呢？”

回到家里，狄德利希立刻把一肚子怒火发泄出来。“这个人简直象个水母！自命不凡！上帝保佑，咱们家的人可千万不能这样毫无原则。这是一种腐蚀破坏的力量，是一个家庭走向堕落的不容置疑的征兆。”他打听清楚，基纳斯特确实在今天晚上就动身离开这里。“日后玛格达不会写信告诉你什么惊人的消息的，”他突然说了一句，接着就大笑起来。“即使我们城里发生了谋杀案，着了大火，我还是稳稳当当地坐在账房间里和家里。”

但是基纳斯特前脚一走，他马上跑到赫斯林太太面前。

“喏，法院传我明天出庭的那张传票呢？”赫斯林太太不得不承认，她把这封危险的信件扣留起来了。“我不想让它破坏你的好情绪，亲爱的孩子。”但是狄德利希却不听母亲的辩解。“什么亲爱的孩子？家里的饭食一天比一天坏，大概这是你对我的爱吧？只有有客人来的时候，我才沾一点光。我给你的家庭开支都让你们买了破烂货了。你们说，玛格达的绣花短衫是她自己作的，你们以为就骗得过我吗？只有蠢驴才相信你们这套鬼话！”玛格达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对她未婚夫的污辱。但是狄德利希一点也不理会她的话。“你还是闭住嘴巴的好！你的皮外衣有一半也是偷来的。你们跟女佣人勾结起来通同作弊。每回我让她去买红酒，她都买便宜的，剩下的钱落进了腰包……”

三个女人都大为震惊，狄德利希的喊声更响了。艾米说，他所以发这么大脾气，是因为他知道明天自己就要在全城的人面前出丑。狄德利希气得把一个盘子摔到地上。玛格达站起来向门外走去，临出门的时候回过头来喊：“谢天谢地，我再也用不着你了。”狄德利希马上跳了过去。“你这话还是好好想想再说吧！如果说你终于找到个对象，这也全部仗着我替你出力，为你作出牺牲。你的未婚夫就赔嫁跟我讨价还价，简直忘了自己的身份。你不过是个饶头罢了！”

说到这里，一记耳光啪的一声打在他脸上，他还没有缓过气来，玛格达已经跑进自己屋里，把门从里边锁上了。狄德利希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只顾揉脸。这以后他自然还生了一阵子闷气；但是一种满足之感在他的精神上却已逐渐占了上风。危机已经过去了。

这一天夜里他打定主意，第二天到法院去要略微迟一些，而且一举一动都要表现出他完全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但是他并不能在家里坦然多坐一会。当他走进指定的一间审讯庭的时候，前边一个案件还没有结束。审理这件案子的是雅达松。他穿着黑色的法衣，样子显得特别森严可畏。雅达松要求把一个刚刚成年的老百姓判处两年劳役。法院虽然只宣判了一年，这个青年犯人却号啕大哭起来。狄德利希自己本来就心惊胆战，因为替这个人难过，心绪更加恶劣了。他从屋子里退出来就走进一间厕所。厕所外面明明写着“法院人员专用”的字样他也没有留意。狄德利希刚刚进去，雅达松就进来了。雅达松看见狄德利希的时候本来想退出去，但是狄德利希立刻跟他打听，什么叫劳役惩戒所，犯人在里面都作什么。雅达松说了一句“这种事我们哪里管得着！”马上就到外面去了。狄德利希感觉到在他和雅达松之间出现了一个深渊。雅达松代表的是这里的权势，而他却过于大胆，过于凑近了这架机器。他的心更加抽缩起来。他干出了这件事本来是出自一片虔敬之心，出自对权势的五体投地的崇敬。可是这又有什么不同？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谨慎小心，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它抓住，不被碾成齑粉。必须卑躬屈节，低声下气，只有这样也许还能逃过这场风险。只要能够让他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好了！狄德利希发誓说，从今以后他只倚靠他的一点微薄的收入、安分守己地生活。

外面走廊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有一些是当地有名望地位的人，也有一些比较卑微的人。布克的五个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好象她们的亲戚劳尔先生这次打官司给她家增添了

很大的光彩。这五个女人正同凯特新·齐利希、齐利希的母亲以及舍费尔韦斯市长太太谈个没完没了。市长的岳母缠住市长不放。从她丢向布克先生的兄弟科恩以及布克的朋友豪陶费尔的眼色可以看出来，她正在教唆市长反对布克。孔策少校穿着军服，脸色阴沉沉地站在一边，什么意见也不表示。齐利希牧师和屈恩新教授刚刚走进来，但是一看屋子里满是人，马上就在一根柱子后面站定了。报纸编辑诺特格罗申灰溜溜地从这堆人走到那堆人，没有人理他。狄德利希找了很久也找不到一个可以搭讪的人。他很后悔，当初不该禁止家里人到这里来。他孤零零地站在走廊拐角后面的黑影里，小心翼翼地伸着脖子往外探看。突然他把脖子往回一缩：古斯特·戴姆新同她的母亲来了！这两个来客立刻被布克的几个女儿当作一支宝贵的援军给簇拥起来。与此同时走廊后面的一扇门打开了，沃尔夫冈·布克走了出来。布克穿着律师的法衣，戴着平顶礼帽，脚下穿着一双漆皮鞋，走路的时候两只脚尖拚命地往里拐。他象出席一次招待会似地喜气洋洋地对大家微笑，跟每一个人握手，又吻了他未婚妻的手。今天有一出好戏看了，他预言道：检察官兴致很高，他自己也是这样。这以后他走到他邀请来的几个证人跟前，跟他们低声说话。正在这时候，突然所有的人都一语不发了：被告劳尔先生出现在楼梯入口的地方，挨在劳尔身边的是他的妻子。市长太太一下子扑到她脖子上说，她多么勇敢啊！“这有什么？”她用低沉而洪亮的声音回答，“我们没有作过受人指责的事，是不是，卡尔？”劳尔说：“当然没有，尤狄特。”正在这个时候法院推事弗里奇从他们身旁走过去。大家都没有说话。当弗里奇和老布克的这个女

儿互相打招呼的时候，人们都互相递了递眼色。市长的岳母说了一句什么，尽管声音低得听不清，可是从她的眼神人们是不难猜出来的。

沃尔夫冈·布克发现狄德利希躲在一个暗角落里。他把狄德利希扯出来，带到自己姐姐面前。“亲爱的尤狄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认识我们这位尊贵的朋友了。赫斯林博士先生。今天他要把我们都消灭掉呢。”但是劳尔太太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狄德利希向她行礼她也不回礼。她只是用冷淡而好奇的目光看着狄德利希。这种阴沉的目光实在让狄德利希受不住，特别是因为她生得非常漂亮，就更令人无法忍受了。狄德利希觉得全身血液都涌到头上来，眼睛不敢正视对方，结结巴巴地说：“律师先生在开玩笑。这件事完全是误会……”劳尔太太的粉白的脸上两道眉毛蹙在一起，非常富于表情地撇了撇嘴，接着就把脊背转给了狄德利希。

法警走了出来。沃尔夫冈·布克陪着他姐夫劳尔走进了审讯庭。这间屋子的门没有整个打开，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前挤。有地位的人自然抢在头里。布克的五位千金在这次冲锋里裙子窸窸窣窣地响成一片。狄德利希最后一个走了进去。他走到证人席上，不得不和孔策少校坐在一张凳子上。孔策少校马上把身体向旁边移开一点。庭长史普瑞宙斯样子活象一只毛儿脱净的秃鹰，从高高在上的位置上宣布开庭，并且把证人叫起来，提醒他们记住必须忠于不作伪证的宣誓——狄德利希的脸立刻变得象过去上宗教课一样虔诚起来。推事哈尔尼施一边开始整理卷宗一边用眼睛在听审的人群里寻找自己的女儿。更受人注意的是刚刚离开病榻的推事屈尔曼，坐在

院长左面的席位上。谁都看得出来，他的脸色非常不好。市长的岳母听说，屈尔曼决定要辞去国会的重任—— 一旦这人死了，他的那一大笔财产归谁呢？在证人席上，齐利希牧师表示他的希望说，这个老头将留下他的几百万块钱兴修教堂；但是屈恩新教授对这一点表示怀疑，他用人人都能听到的耳语声说："他死了也不会把钱拿出来。他这一辈子都在盘算怎么样把他的钱紧握在手里，要是可能的话，连别人的也都拿过来……"这时候庭长发下命令，让证人暂时退席。

因为这里的法院没有专门为证人准备的休息的屋子，他们又都在走廊里碰面了。豪陶费尔先生，科恩和小布克几个人占据了一个窗口；狄德利希在少校的愤怒的目光下痛苦地思索着："现在被告在受审。要是我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好了。其实我跟你们一样，也巴不得能开脱他的罪名呢。"他想把自己这种和解的心情解释给齐利希牧师听，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他不是早说这件事是叫人撺掇起来的吗？齐利希尴尬地把身体转过一边去。屈恩新一边躲着他一边从牙缝里嘶嘶地说："等着吧，小宝贝，我们会把你的鬼把戏戳穿的。"众人沉默的愤怒一致倾泻在狄德利希一个人身上。最后法警走出来喊："赫斯林博士先生！"

狄德利希定了定神，为了从听审的人面前走过的时候不致于显得太狼狈。他神情紧张地笔直望着前方；劳尔太太的目光正盯着他呢！他从鼻子里哼了哼，身体有些摇晃。在一个专心审视自己的手指甲的陪审官左边，雅达松气焰逼人、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从他身后边窗户里射进来的光线把他的搧风耳朵照得通红；他的脸上摆出一副叫狄德利希俯首听命、任

他摆布的神色，吓得狄德利希简直不敢看他的眼光。右边，坐在被告前面稍低一点的座位上的是沃尔夫冈·布克。布克的姿势很随便，两只拳头摆在肥胖的大腿上，法衣的大襟向后倒折着。一张脸看去机警有神，仿佛他是光明的代表似的。法院院长史普瑞宙斯领着狄德利希读誓词，一次只读两个字，带着无限宽容的神情。狄德利希乖乖地跟着念了一遍；以后就该着他供述那天晚上地下酒馆发生的事了。他开口说：

“我们这些人都有些激动，那边的一张桌子上也坐着……”

刚说了这几个字他就打起磕巴来，惹得听审的人哄堂大笑。史普瑞宙斯跳了起来，用他的一张鹰喙一琢一琢地威吓说，他要把听审的人都赶出去。“别的您什么都不知道了么？”他愠怒地问。狄德利希为自己辩解说，由于业务上和其他方面的一些麻烦事那天的经过详情在他脑子里已经模糊不清了。“那么让我来读一遍您在侦查庭上的供词，恢复一下您的记忆力吧！”——于是主审官让人把卷宗递给他。狄德利希听了一遍以后，发现自己在回答弗里奇推事的审讯时曾经确定不移地供述，被告犯了诽谤皇上的重罪，他感到既惊讶又窘困。主审官问他对这一供状有什么话要说。“可能是这样，”他结结巴巴地说，“可是当时在座的人很多。说这一番话的是不是准是被告……”史普瑞宙斯把身体从法官席上俯过来说：“您要好好想一想。您宣过誓要说实话。别的证人会证明，那天晚上是您一个人站出来，走到被告面前跟他进行了这场谈话。”——“是我吗？”狄德利希面红耳赤地问。全厅的人又忍不住大笑起来，连雅达松也皱了一下眉头，露出一抹鄙夷的笑容。

史普瑞宙斯的嘴已经张开，正预备大声呵斥，这时沃尔夫冈·布克突然站了起来。他把一张温柔的面孔倏地一板，带上一股强悍的神色，开口问狄德利希："那天晚上您是不是醉得很厉害了？"检察官和主审官立刻向布克发动了攻势。"我不允许您提出这样的问题，"雅达松尖着嗓子喊道。"律师先生，"史普瑞宙斯象老鸦似的嘎嘎地说，"您只能向我提出问题；我要不要转问证人，这是我的事！"但是狄德利希发现，这两个人碰到的是一个顽强的对手，心里暗暗吃惊。沃尔夫冈·布克昂然站在那里，用演说者的铿锵有力的音调指责主审官的行为侵犯了辩护人的权利，并且要求法庭作出明确的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他究竟有无权力直接向证人提出问题。尽管史普瑞宙斯不住地把鸟嘴在空中啄来啄去，也不能驳回布克的要求。结果他不得不和四个法官退到会议室去对这件事进行研究。布克用胜利的目光把大厅扫视了一周；他的几个叔伯姐妹动了一下手臂，好象准备鼓掌似的。但是正在这时他父亲也走了进来，大家都看到，老布克对他的儿子作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被告向他的辩护人握手表示感谢，他的一张中风型的脸上怒气冲冲。狄德利希在众目睽睽之下努力保持着镇静，并且向四下里看了看。糟糕的是，连古斯特·戴姆新都避开他的目光。只有老布克善意地向他点了点头：狄德利希的供述使他感到满意。他甚至从狭窄的旁听席中挤了出来，把一只柔软的白手伸给了狄德利希。"我谢谢您，亲爱的朋友，"他说。"您处理这件事的态度非常正确。"狄德利希在众叛亲离的处境下被这位伟大人物的善意感动得连眼睛都湿润起来。直到布克先生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以后，他才醒悟过来，自己

现在无异在为他捧场。就连老布克的儿子沃尔夫冈·布克也远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种懦弱无能。过去他跟自己谈政治，显然只是为了现在利用来反对自己。忠实，真正的德意志式的忠实，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信赖。“我还得在这儿继续受人家的欺侮吗？”

幸好几个法官这时重新走了回来。老屈尔曼向老布克递了一个表示遗憾的目光，史普瑞宙斯随即宣读法庭的决定。他显然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辩护人是否有权直接向证人提问的事并没有解决，因为辩护律师提出的问题本身——证人当时是否喝醉，根本与案情无关，所以被驳回了。接着主审官就询问，检察官先生有无其他问题要向证人提出。“暂时没有了，”雅达松用轻蔑的口吻说，“但是我要求先不要叫证人离庭。”于是狄德利希获得允许坐了下来。雅达松提高了嗓门说：“此外我还要求立即请侦查法官弗里奇博士出庭，请他说一说证人赫斯林过去对被告的为人是怎么看的。”狄德利希吓了一跳——但是旁听席上的人都把目光向尤狄特·劳尔投去，甚至法官席上的两个陪审官也向那一方向望去……雅达松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下一个被传唤出来的证人是齐利希牧师，宣过誓以后，法官就叫他供述出事的那天晚上的前后情形。齐利希牧师说，那天晚上他脑子里的印象相当混乱，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心灵当时也非常沉痛，因为正好在那天晚上奈泽西的街头洒满了鲜血，尽管这件事的起因是出于爱国心。“您说的离题太远了！”史普瑞宙斯作出了决定——就在这个当儿政府专员武尔科夫先生走进审判厅来。武尔科夫穿着一身猎装，长统靴上

沾了不少污泥。所有的人都把头转过去，主审官在自己的座位上向这位新来的人欠了欠身，齐利希牧师浑身颤抖起来。主审官和检察官轮番向他发动攻势，雅达松甚至带着满脸凶险刁钻的神情说："牧师先生，您是宗教界人士，用不着我特别向您提醒您所立的誓言的神圣性。"这下子齐利希被制服了，他供认自己确实听到了构成被告犯罪事实的那几句话。劳尔跳了起来，用拳头拍着板凳说："我根本没有提皇上的名字！我当时说话很小心。"他的辩护律师向他作了个手势，劝他不要激动，对他说："我们会证明，只是由于证人赫斯林博士的挑拨才使被告说出了在这里为人们引证失实的话。"他要求主审官问一问证人齐利希是否布过一次道，专门抨击赫斯林的煽动挑拨行为。齐利希牧师磕磕巴巴地说，他只是一般地劝戒世人和睦相处，这是他身为牧师应尽的本分。布克马上要求他回答另外一个问题。"证人齐利希最近是不是很想和主要见证人赫斯林博士搞好关系，因为自己的女儿——"雅达松不等他的话说完就吼叫起来：他反对提出这样的问题。史普瑞宙斯斥责道，这种问题是不容许问的，但是旁听席上的妇女们却响起了一片表示不满的嘈杂声。政府专员从长椅子上探过身子，对着老布克清清楚楚地说："令郎这个玩笑开得真有趣！"

法庭上这时候已经在传唤另一个证人屈恩新了。这个小老头横冲直撞地走了进来，两个眼镜片闪闪发光。刚一进门他就通名报姓，把自己的身份履历报告得一清二楚。接着，不等别人领读，他又把誓词非常流利地背诵了一遍。但是这以后他除了夸奖那天晚上人们高涨的爱国热情外，任凭法官怎样讯问，却再也不肯讲什么了。开始是哨兵的忠勇行为，接着

是皇帝宣布维护基督教信仰的一封伟大的圣喻。“同被告的这场争吵是怎么回事吗？是的，法官先生，这我可说不清楚。出事的时候我正好打了个盹。”——“可是事后你们谈论过这件事啊！”主审官问道。“我可没有谈！”屈恩新喊道。“我谈的是七十年代我们的忠勇行为。那些法国义勇军，我说，真是一群土匪。我的这根手指头到现在还弯不过来，就是叫一个义勇军咬的，只不过是因为我想用佩刀把他的喉咙割个小口！这家伙真是混账透了！”说着屈恩新就想把手指头伸到法官席上给大家看。“下去！”史普瑞宙斯嗄哑着嗓子喊，他又恫吓听审的人说要把他们全赶出法庭去。

孔策少校走进了审判庭。他的身体僵直得象块木头，读誓词的语调仿佛是在诟骂史普瑞宙斯。他直截了当地宣布，自己跟这场臭事一点牵连也没有，我到地下酒馆去的时候事情已经老早过去了。“我只能说，赫斯林博士先生的行为有一股告密的味道。”

但是审判庭里早在这以前就有了另外一种味道了。没有人知道，这股味道是从哪儿来的。旁听席上的人互相猜疑，人人都用手帕堵着鼻子把身体从邻座那边移开了一点。主审官用鼻子在空中嗅来嗅去，下巴颏早已搭拉在胸脯上的老屈尔曼在瞌睡中不安地动了一下身体。

当史普瑞宙斯向他提出，那天晚上给他讲这件事情的人都是一些爱国的人士时，少校回答说，爱国也好，不爱国也好，赫斯林博士先生他以前根本不认识。这时雅达松跑到前面来，耳朵闪闪发光，用尖刀一样的语调说：“请允许我要向您提出一个问题，证人先生，您说您不认识赫斯林博士，那么被告您

是不是不只认识，而且还很有交情呢？请您回答一下，一个星期以前，他是否借给过您一百马克？”整个在场的人大为震惊，顿时整个审判厅变得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盯在全身戎装、僵立在那里、结结巴巴地一句话也回答不出的少校身上。雅达松肆无忌惮的问题把对方震慑住了。他立刻乘胜直追，逼得孔策不得不承认，当时富于爱国思想的人对劳尔说的话感到愤慨是真实的感情，他自己的愤慨也是真实的。被告说的那些话无疑是针对着皇帝陛下发出的。沃尔夫冈·布克这时再也沉不住气了。“如果检察官侮辱自己的证人，主审官先生认为并不需要制止，那么我们也可以不用有什么顾虑了。”史普瑞宙斯立刻用嘴对他一啄一啄地说：“辩护律师先生！我制止什么不制止什么，这是我的事！”——“我要弄清楚的也正是这个，”布克坦然自若地说，“就事论事，我们一直认为，而且将要通过证人证明，被告指的根本不是皇帝。”——“我说话很当心，”被告又一次插嘴喊道。布克继续说：“如果法庭一定认为确有此事，我就要请求提审皋塔历书的编纂人，德国的公侯中哪些人有犹太血统，他是这方面专家。”审判庭里沸腾起来，响起了一片窃窃私语声，沃尔夫冈·布克踌躇满志地坐下。一个震耳的男低音喊道：“胡说八道！”史普瑞宙斯的嘴正要啄动起来，却及时地发现了说这句话是什么人：武尔科夫！甚至屈尔曼也被吓醒了。几个法官交头接耳地议论了几句，接着主审官宣布，不能接受辩护律师的这个要求，因为被告的诽谤是否与真实情况符合，与本案定谳并无关系。只要说过了毁谤的话就足以构成犯罪事实。布克被打垮了；他的一张胖脸颊搭拉下来，象孩子似地伤心。有的人吃吃窃笑起来，市长的岳母甚至放

肆地笑出声音来。狄德利希坐在证人席上对这个女人怀着感激的心情。他提心吊胆地支棱着耳朵听着，感觉到公众舆论正在逐渐转变过来，一点一点地迎合那些更灵巧的、有权势的人们。他和雅达松交换了个眼色。

下一个证人是《奈泽西日报》的主编诺特格罗申。这个人灰溜溜地、谁也没有注意就突然现出身来。回答审讯的时候他圆滑老练，象个专门作证的小官吏。所有跟他熟识的人都不胜惊奇：诺特格罗申从来没有这样胸有成竹过。他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把被告的罪状供述得异常严重。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仿佛在背诵一篇社论。只有在段落与段落之间，主审官才给他一两个字的提示；他象一个模范小学生似地大受赞赏。布克这时已经重新振作起来，质问他说，为什么《奈泽西日报》一直站在劳尔的立场。这位编辑回答说："我们是一家自由的、没有党派偏见的报纸。我们反映的是群众的舆论。既然现在这里的舆论对被告不满——"看样子这是他刚才在走廊里才采访到的消息。布克用讥诮的口吻说："我敢断言，证人对于宣誓所担承的义务是有着独特的理解的。"诺特格罗申并没有被这句话吓倒。"我是个新闻记者，"他宣称，接着又说，"我要求主审官先生制止被告辩护人对我进行的人身攻击。"史普瑞宙斯并没有接受他这一请求，他把这位报纸编辑宽赦了。

钟敲了十二下。雅达松提醒主审官说，预审官弗里奇博士正在等候邀请出庭。弗里奇博士被召请进来。他刚一走进门，大家的目光立刻象穿梭似地在他和尤狄特·劳尔两人身上看来看去。尤狄特的脸变得更加苍白了，她的眼睛随着走向法官席的弗里奇移动着，睁得比以前更大，默默地仿佛要把对方

射穿似的。但是弗里奇却避开了她的目光。人们发现他的脸色也很难看，但是他的脚步却显示出他已经下定了决心。狄德利希一点也不怀疑，在今天这件事情上弗里奇决定把他的两副面孔中的那副严峻古板的摆出来。

在预审中他对证人赫斯林的印象是怎样的呢？证人当时的供状是自愿的，并没有受外力影响。从形式上看，由于事件刚过去不久，证人的供述相当激动。通过进一步审讯的验证，弗里奇认为证人的供状的可靠性是绝对不容置疑的。今天证人所以记忆混乱，完全是因为一时过于紧张的缘故……至于被告呢？——这时全厅的人都屏息倾听着。弗里奇咽了一口吐沫。被告本人给他的印象毋宁说也是极为良好的，尽管能使被告定罪的因素非常多。

“证人的供状自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被告是否可能犯了被指控的罪名呢？”

弗里奇回答说：“被告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他知道说话必须谨慎，因此不可能直率说出侮辱性的言词。”

“被告自己就是这样辩白的，”主审官冷峻地说。弗里奇的话说得更快了。被告由于一贯从事社会活动已经习惯于把自己有权威性的见解和进步的观点结合起来。他显然认为自己比一般人看问题看得深，更有权利批评别人。因此，在他情绪激动起来的时候——工人遭哨兵枪杀的事使他大受刺激——，很可能把自己的政治见解谈出来。而他说的话尽管从表面上看无懈可击，不知不觉却流露出诽谤的意图。

讲到这里，大家都看到主审官和检察官轻松地喘了一口气。推事哈尔尼施和屈尔曼向沸腾起来的旁听席上扫了一眼。

左边的一位陪审员仍然在埋头观察自己的手指甲。右边的一位，一个满脸忧思的年青人却打量起坐在他紧跟前的被告来。被告的双手痉挛地攀住坐椅的扶手，一双凸出的棕色的眼睛盯住了自己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却目不转睛地望着弗里奇，怔怔地半张着嘴，脸上显出一副痛苦、羞耻和软弱无力的神色。市长的岳母用谁都听得到的声音说："她家里有两个孩子呢。"突然间，劳尔仿佛听见了前后左右的一片窃窃私语声，同时他发现他不论望到哪个地方，人们都躲避着他的眼光。他的身体一下子矮了半截，一张赤红脸也马上失去了血色，吓得那个年青的陪审官在椅子上动了一下。

狄德利希心情越来越舒适了。在整个审判厅里他大概是唯一的一个继续听着主审官和预审官问答的人了。这个弗里奇可真行！开始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这个案子对于任何人，甚至对于狄德利希，也没有对他这样难堪。在他进行预审时，他不是几乎违背良心对狄德利希施加压力么？而他记录下来的狄德利希的供状却给被告加上了严重的罪名，他自己的供述更不啻在板上钉了钉子。他行事时那种肆无忌惮并不在雅达松之下。尽管他个人和劳尔家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却一点也没有使他疏忽职守，克尽卫护权势的职责。人力是不能与权势抗衡的。这对狄德利希说来是何等重要的教训……沃尔夫冈·布克也体会到这一点，当然这是通过他自己的立场。他仰着头打量着弗里奇，从他的脸色看，仿佛随时就要呕吐似的。

当这位预审官扭动着身子，颇不自然地向出口处走去的时候，屋子里的人立刻大声议论开了。市长的岳母用一只长

柄眼镜瞄着被告的妻子说："真是一对妙人儿！"谁也没有反驳她的话。这时大家已经开始把劳尔一家人交付给他们的命运了。古斯特·戴姆新紧咬着嘴唇，凯特新·齐利希垂着眼皮向狄德利希这边匆匆瞥了一眼。舍费尔韦斯博士探过身来和布克一家人的家长握了握手，谄媚地说："亲爱的朋友和恩人，我希望一切还会好起来。"

主审官吩咐法警说："请您叫证人科恩上来！"现在轮到传唤为被告辩解的证人出庭了。主审官在空中嗅了嗅。"气味太难闻了，"他说，"克雷克，把后面的窗户打开一扇！"接着他用眼睛向后面高处的那些身份卑微的人群扫了一眼。这里简直挤得坐无隙地，相反地在低处的几排长椅上人却留着不少空位子。而最稀疏的地方却要算穿着汗水浸透的猎服的政府专员冯·武尔科夫周围一带了……从打开的窗户外边吹进一股刺骨寒风，挤坐在窗口附近的几个外地的记者都叽咕起来。但是史普瑞宙斯却只是用鸟嘴向他们啄了一阵，这些人不得已都把脖子缩在衣服领子里。

雅达松满怀着胜利的信心望着面前的证人。史普瑞宙斯先生让证人说了一阵。过了一会儿雅达松嗽了嗽喉咙，把一份公文擎在手里。"证人科恩，"他开口说，"您从一八八九年起就是科恩百货商店的店主吗？"不等对方回答紧接着他又问："在您的商店开业不久后，您的一个供货商人，一个名叫雷曼的人，在您的店铺里用枪打死了自己，有没有这件事？"他带着一脸凶险的志满意得的神情盯着科恩，因为他这一番话产生了特殊的效果。科恩开始慌乱起来，大口大口地吸气。"又是那老一套的诽谤！"他尖着嗓子喊。"这个人自杀跟我毫不相干！

他是因为对婚姻不满才自杀的！因为这件事我早就受到了连累，现在这个家伙又把这件事抖出来了！”辩护律师也对检察官提出了抗议。史普瑞宙斯用嘴向科恩啄动着说，对检察官先生不能说“这个家伙”。为了这个毁谤的字眼证人应该处以五十马克的妨害法庭秩序罚款。科恩就这样被打发下去了。布克先生的兄弟被传讯上来。雅达松开门见山地问他说：“证人布克，尽人皆知，您的买卖糟得一塌糊涂，您是靠什么生活的？”大厅里立刻响起了一片嘈杂声，史普瑞宙斯不得不立刻插嘴问：“检察官先生，这个问题真与案情有关系吗？”但是雅达松是什么问题都问不倒的。“主审官先生，检察官一方有兴趣要调查明白，证人在经济上是否依赖自己本家，特别是是否依赖他的侄女婿，也就是说，依赖被告。只有这样，才能衡量证人的供词的可靠性有多大。”文雅、颀长的布克先生脑袋搭拉了下来。“够了，”雅达松宣布，于是史普瑞宙斯让证人退下庭去。坐在一条长椅上的证人的五个女儿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身体互相更挤紧了一些，好象暴风雨里的几只羊羔。从坐在高处的身份低微的旁听的人群中迸发出一阵幸灾乐祸的笑声。史普瑞宙斯大发善心叫大家安静，接着就叫下一个证人豪陶费尔出庭。

正当豪陶费尔举起手来准备宣誓的时候，雅达松象演戏似地也把手向他一挥。

“首先我要问证人一个问题。构成被告犯罪事实的毁谤皇帝的言词是否由于证人的支持而更加放肆，更加尖锐，这一点证人承认不承认？”豪陶费尔回答说：“我绝对不承认。”——于是雅达松把豪陶费尔在预审时的供词记录拿了出来，提高了

声音说:“我要求法庭作出决定,停止这位证人的宣誓仪式,理由是他有同犯的嫌疑。”接着他的声音更加尖厉:“证人的思想倾向法庭可以说早已了如指掌。皇帝陛下说得很对,在我们国家里有一些人心目中没有祖国,证人正是这样一个人。此外,证人还经常主持一种集会,他自称是‘自由人的礼拜’,但是在这些会上,他却热心宣传最露骨的无神论,因此,证人对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君主所抱的敌对态度是不言而喻的。”雅达松的耳朵红得几乎冒出火来,好象是自己狂热的宗教热诚的告白。沃尔夫冈·布克站了起来,带着怀疑的冷笑说,检察官先生对宗教信仰的看法显然比修道士还要严格,看来我们甚至无法要求他相信非基督徒说的话。但是法院一定不会也持这种意见,对于检察官的这种无理动议一定不会采纳。雅达松气势逼人地说,由于他受到人身攻击,他要求法庭判处辩护律师一百马克罚款。法官们开始退席磋商。大厅里人们立刻议论纷纷,乱成一团。豪陶费尔医生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目不转睛地盯着雅达松。雅达松却由于失去法官们的保护,人单势孤,吓得心惊肉跳,不由得把身子紧贴在墙壁上。这时助他一臂之力的是狄德利希;狄德利希觉得自己义不容辞需要悄悄地告诉检察官先生一件重要的事……法官们很快地就回来了,证人豪陶费尔宣誓仪式暂缓举行。辩护律师由于蔑视检察官被处以八十马克的罚款。

在继续审讯豪陶费尔的时候辩护律师插进来说,既然证人和被告是亲密的好友。他想让证人说一说被告的家庭生活情况。豪陶费尔的身体摆动了一下,大厅里响起了一片嘈杂声;大家都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史普瑞宙斯允许不允许

向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呢？他已经张开嘴准备拒绝了，但是又及时醒悟过来，知道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话题还是别拦阻的好。于是豪陶费尔对劳尔家中的堪为表率的情况极力赞颂起来。雅达松听着他的话，不耐烦地急得浑身打颤。最后他终于等到了提问的机会，声音里流露出无法名状的洋洋得意之情。“证人是不是可以说一说，您认识了哪一类女人，才懂得什么叫家庭生活？您是不是常常涉足一个人们通常叫作‘小柏林’的处所？”雅达松的问题还没有说完，就已经注意到旁听席上的太太小姐以及几位法官都摆出一副大受冒犯的面孔。为被告开脱罪名的主要证人被打垮了！尽管如此，豪陶费尔还是顶了一句：“这个问题检察官先生不会不知道，我们不是在那里碰见过吗？”但是这句话却只给史普瑞宙斯提供一个机会判了他五十马克的妨害法庭秩序的罚款。“证人暂时留在这里，”主审官最后决定说，“法庭有一些情节需要他说说清楚。”豪陶费尔回答说：“我可是已经弄清楚这里要的是什么把戏了，我倒更愿意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马上他的罚款从五十马克加到了一百马克。

沃尔夫冈·布克不安地向四下里看了看。他正在用嘴唇品尝审判庭里人们的情绪。自从窗户重新关起来以后，屋子里的那股怪味又开始越来越浓。这似乎正是人们情绪的反映。布克撇了撇嘴。他发觉，人们迎接他进来的那些同情的笑脸都变得呆板、冰冷起来，他的火力都已白费了。因为饥肠辘辘而拉长的一张张的面孔打着呵欠，法官们不耐烦地斜着眼睛看表，这一切都不是好兆头。他跳了起来；他想办法把败局扭转过来！他用坚决的语调提出，下午继续审讯的时候要再传

唤一些证人出庭作证。“既然怀疑我们这一方面证人的信誉已经成为检察官先生的常规，我们准备请奈泽西的第一流人物来证明一下被告的良好声誉。第一位为被告所作的社会公益出庭作证的将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市长先生，舍费尔韦斯博士。政府专员冯·武尔科夫先生也不会推辞，一定愿意证明被告是具有忠君爱国的思想的。”

“噢，”从后面人群稀少的地方响起了那个震耳的男低音。布克又提高了声音说：

“至于被告在工人福利方面的义举，他的全体工人都会出来证明的。”

说完了，布克呼呼地喘着气重新坐下。雅达松冷冷地说：“辩护律师先生的动议是要求全民投票。”法官们低声商议了一阵，史普瑞宙斯宣布，法庭只同意辩护人提出的请求市长舍费尔韦斯博士作证的动议。因为市长就在这里，所以他立刻就被传唤到前面来。

他费力地从自己的座位上挤了出来。他的老婆在一边，岳母在另一边紧紧抓住他，各自匆匆忙忙地嘱咐了他一些话。这两个人所要求的一定彼此矛盾，因为市长走到法官席前面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非常困惑。被告在社会公益活动中表现的思想怎么样呢？在这个问题上舍费尔韦斯博士只能赞扬。譬如说被告在市议会上建议修复闻名的古老寺院。在这座寺院中保存着一缕毛发，人们都知道，这撮毛是马丁·路得博士从魔鬼尾巴上拔下来的。此外，修建“自由社团”大厅的事也得到他的赞助。这件事确实还引起了不少人反对。在商业界被告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被告在自己工厂实施的促进工人福

利的措施也很受人称赞——自然另一方面也有人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样会纵容工人漫无止境地提出要求，可能助长了叛上作乱的思想。"证人先生是否认为，"辩护律师问道，"被告可能犯了被指控的罪行呢？""从一方面讲，"舍费尔韦斯回答说，"当然不可能。"——"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呢？"检察官问道。证人的回答是："另一方面当然也有可能。"

回答完这句话以后市长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既没有从自己的岳母又没有从妻子处得到好脸色。主审官正预备宣布结束审讯，雅达松又一次嗽起喉咙来。他提出建议，再审问一下证人赫斯林博士，因为赫斯林对自己刚才的供词还准备有所补充。史普瑞宙斯不高兴地眨巴着眼睛，听审的人本来已经纷纷离开席位了，听了这话都大声唠叨起来。但是狄德利希这时却已经迈着坚定的脚步走到前面来，而且开始用清亮的嗓音讲起话来。他说，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他已经把问题想清楚：他在预审中的供述可以说句句都符合真情实况。他又把这个供词重新说了一遍，只是词句更尖锐，内容更广泛。他从工人被枪杀的事说起，引述了劳尔和豪陶费尔对这一事件的批评。听众这时已经忘了要回家的事，个个都随着狄德利希的叙述把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回溯了一番。一场思想交锋从洒满鲜血的威廉皇帝大街街头继续到地下啤酒馆；敌我双方都布好阵势准备决战；狄德利希在哥德式的支形灯架下面挥舞着宝剑挺身而出，向被告发出挑战，决定拼一个你死我活。

"法官先生，因为我不想再否认，是我向被告发出了挑战。他会不会说出叫我抓住把柄的那句话呢？他说了，而我，法官

先生，也就抓住了他，从而尽了我应尽的本分。当时我是这样作的，今天我也仍然要这么作，哪怕我在社会上、在业务上受到比我在最近一个时候受到的损失更严重，我也在所不计。大公无私的理想主义，诸位法官先生，这是德国人的一种特权。只要是德国人，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尽管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可能暂时丧失勇气。刚才我的供词所以有些含糊，还不只是由于我的记忆模糊，象预审官替我开脱的那样。这是由于，我坦白承认，我对于我要承担起来的这场严酷的斗争确实曾一度想要回避，这一点法官先生或者不难理解。但是我还是把它担承起来了，因为要求我这样作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伟大的皇帝陛下……”狄德利希继续口若悬河地说下去，他的话讲得非常生动，让人听得几乎忘了喘气。雅达松发现，证人再这样说下去，他自己的起诉词就会大为逊色，因此不断地向主审官投递不安的眼色。但是史普瑞宙斯却显然没有想到要制止狄德利希的发言。他的鸟喙不再啄动，眼皮也不再眨巴，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狄德利希铁一样的面孔和灼灼逼人的闪电似的目光。老屈尔曼听得入了神，甚至连下嘴唇也搭拉了下来。沃尔夫冈·布克从自己的椅子上向前探着身子，扭着脖子打量着狄德利希，从行家的观点聚精会神地听着，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既含有敌意又不得不为之倾倒的神情。这真是一篇富于煽动性的演说，风靡一时的杰作！这场戏一定会获得惊人的成功！“但愿我们的公民，”狄德利希高喊起来，“都能从长年的昏昏沉睡中觉醒过来，不但能放手叫政府和政府机构进行铲除颠覆分子的斗争，而且也能亲自动手参加这场战斗！这是皇帝陛下的圣旨。诸位法官先生，难道我还能犹

豫徘徊么？叛乱分子正在抬起头来，一撮不配称作德国人的败类胆大包天，居然想把至尊无上的皇上拖进尘土中去……”——在那些身份低微的旁听席中有人笑出声来。史普瑞宙斯啄了一阵鸟嘴，威吓说，他要判处这个人罚款。史普瑞宙斯现在自然再也不把证人的话打断了。

可惜，直到现在皇帝的战斗号召在奈泽西的反响一直是很微弱的。这里的人们在危险面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执着于一种陈腐过时的小市民的民主和人道观点，这无异于为虎作伥，使我们神圣的世界秩序的敌人，使那些目无祖国的异己分子更加嚣张起来。这里，人们还不了解什么是英雄豪迈的民族意识，什么是宏伟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具有时代思想的人的责任是，秉承我们英明的年青皇帝的意旨，使奈泽西也具有这种新精神。皇帝号召每一个思想忠诚的人，不论他是贵族还是奴隶，一律要做他的崇高意志的工具！”狄德利希最后总结说：“因此，法官先生们，当被告意图挑剔攻讦的时候，我有十足的理由坚决予以回击。我这样作完全不是出自个人的恩怨，这是一种客观公正的行为。只有客观公正才配称为德国人！我既然作了这件事，”——他的眼睛对劳尔射出一股电光——“我敢作敢当，因为这是我的无可疵议的品行的自然流露，就是在我的家庭中我的声名也毫无污点，我既没有说过谎话，也没有作过任何伤风败俗的事。”

整个审判厅都沸腾起来。狄德利希一方面为他自己表露高贵的感情所感动，同时又被自己发言的效果弄得神魂飘荡，更加目光灼灼地逼视着被告。但是突然间他把身子向后一闪：被告哆嗦一阵，摇摇晃晃地倚着椅子扶手站了起来，一双布满

红丝的眼睛瞪得滚圆，下巴不停地抖动着，那副神情活象中了风似的。“噢！”妇女们都惊叫起来，满心以为就要发生什么恐怖的事。但是被告只是对着狄德利希干喊了几声，他的辩护律师一直抓住他的胳臂，劝他不要激动。这时庭长宣布，检察官先生将在四点钟发表起诉词，接着就和法庭其他人员退出了审判庭。狄德利希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早已被向他表示祝贺的屈恩新、齐利希和诺特格罗申包围起来。不认识的人也纷纷走来和他握手；被告将被判刑已成为铁定不移的事，劳尔可以及早地打点自己行装了。孔策少校提醒大获全胜的狄德利希说，他们两人的看法从来没有分歧。到了走廊上，狄德利希被一群妇女包围住，正在这时，老布克紧擦着他身边走了过来。他一边往手上戴黑手套，一边盯着这个年青人的脸。狄德利希硬着头皮向他欠身行了个礼。老布克却并没有还礼，他只是瞪着狄德利希，用一副探寻的、忧郁的目光紧紧瞪着他。他的目光是那么忧郁，狄德利希虽然正陶醉在胜利中，望着他那彳亍而去的背影，脸色也不禁添上一丝愁苦的神色。

突然间，他发现布克五姊妹竟都厚着脸皮向他打起招呼来。这几个丫头围着他转来转去，裙子窸窸窣窣地响成一片。她们问他为什么不把两个妹妹带来，让她们也有机会看看这场满有趣味的审讯。狄德利希把这五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蠢丫头一个一个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板着面孔顶回一句说，有的是比看戏更正经的事要作。几个姑娘不胜惊讶地把他一个人扔在那里，自顾走了。走廊渐渐空起来；最后古斯特·戴姆新走了过来。她往狄德利希这边走了两步，但是沃尔夫冈·布克把她拉住了，接着就若无其事地笑了笑。跟他

们在一起的还有被告劳尔和他的妻子。古斯特匆匆地向狄德利希丢过一个飞眼来，这又使狄德利希不觉心中一荡。他靠在一根柱子后面，等着这一群战败者走过去，心怦怦地跳得很厉害。

他刚要抬脚往外走的时候，政府专员冯·武尔科夫先生正好从公事房里走了出来。狄德利希手里拿着帽子往路当中一站，不迟不早地把鞋后跟砰的一并。不出所料，武尔科夫果然站住了脚。“嗯，”武尔科夫的声音从胡须的深处嗡嗡出来，又在狄德利希的肩膀上拍了一下。“您这回赌赢了。这种信念很有用。我们以后再谈吧。”于是他迈开一双粘满泥土的长靴，摆动着裹在汗水淋漓的猎裤里的大肚子，继续向前走去，留下一股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一直在审讯厅中聚而不散的强烈的汗臭味。

在法院门前，市长仍然站在那里受岳母和老婆两方的夹击。他的面孔没有一点血色，正在力竭声嘶地想把双方的要求调和起来。

这里的事家里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母女三个人一直在法院的前厅里等待着，梅塔·哈尔尼施已经把审讯的经过告诉了她们。赫斯林太太噙着眼泪，默无一言地把儿子搂在怀里。两个妹妹挤眉弄眼地站在一旁，因为昨天他俩对狄德利希在这个案件里所扮演的角色还满怀着轻蔑不屑，没想到狄德利希今天却获得了辉煌的胜利。狄德利希陶醉在胜利中，表现出既往不咎的精神。吃饭的时候他要了葡萄酒，对家里人说，今天这个日子已经一劳永逸地保证了她们在奈泽西的社会地

位。“这回布克家的五位千金再在街上看见你们决不会把脸扭过去了。要是你们还她们一个礼，这还算赏她们的脸呢！”劳尔的最后定谳，狄德利希满有把握地说，只不过是手续上的问题。这件事早已成为定局了，与此同时，狄德利希个人的前途事业今后也必将青云直上。“当然，”——他对着酒杯频频点头——“尽管我尽了一切应尽的职责，事情也差一点出了纰漏。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亲爱的，不但我个人将一败涂地，就是玛格达的婚事也将成为泡影！”看到玛格达的脸色变得煞白，他拍了拍她的胳臂说：“现在我们总算逢凶化吉了！”他举起了酒杯，沉着坚毅地说：“由于上帝的安排，事情起了出人意外的转变。”他命令两个妹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他一起出庭。赫斯林太太请求他们别勉强她去，她很怕情绪激动。这一次狄德利希耐心地等着两个妹妹梳洗化妆，一点也没有焦躁。当他们兄妹三人走进审判庭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但是这又不是早上的那一批人了。布克一家人这次都没有出庭，此外缺席的还有古斯特·戴姆新、豪陶费尔、科恩，互济会以及自由主义者选举委员会的全体成员。这些人已经承认吃了败仗。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人们蜂拥而来，争先恐后地想看一看这伙人失败的惨状。身份低微的听众这次已经挤到比较前面几排席位上来。这一伙人中仍然出席的有数的几个人，例如屈恩新和孔策，则拚命摆出一副与人无忤的面孔。但是在听审的人里面自然也有一些形迹可疑的角色：有一群面神疲惫、但又富于表情的年青人，还有几个衣着刺目、涂脂抹粉的姑娘。这些人见了沃尔夫冈·布克都和他打招呼。不用说，他们都是市剧院的人。布克居

然老着脸皮把这些人请来，为他发表辩护词时捧场助威。

每次有人进来，被告都赶忙把头扭过来。他正等着自己的妻子。“他居然还盼望着他老婆来！”狄德利希心里说。但是她还是来了。她的脸色比早晨更加苍白。她用乞求的眼色招呼了一下自己的丈夫，就在一张凳子的一端静静地坐下，默无一言地、傲然地凝视着前面的法官席，好象望着的是自己的命运……法庭的人员这时已经走进审判厅。主审官宣布开庭，让检察官先发言。

雅达松一开口就使出无以复加的激昂语调。说了几句以后他发现自己无法再把声调提高，因之一点也不能打动听众。几个戏剧演员带着不屑的神气彼此笑了笑。雅达松发现了这一点，为了加助声势立刻挥动起胳臂来，他的法衣也随之不住地飘摆。他的嗓子不久就走了调，耳朵也红得要冒火。那几个涂脂抹粉的姑娘把身子倚在栏杆上，肆无忌惮地吃吃笑起来。“史普瑞宙斯没有看见吗？”市长的岳母不满地问。事实是，庭长这时已经入了梦乡。狄德利希暗自得意起来，雅达松的仇他已经报了。雅达松所能说的都已经被他抢了先，这位检察官再也谈不出什么新鲜东西来了。事情早已成了定局，这件事不只武尔科夫知道，史普瑞宙斯也已心中有数，因此他才睁着眼睛睡起觉来。雅达松对这件事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也正因为这点他越哑着嗓子往下讲，心里越没有把握。最后，当他提出要判处被告两年徒刑的时候，所有被他的发言弄得昏昏欲睡的人都觉得太不公道。甚至法官本人看来也有这种想法。老屈尔曼打了个大响鼻，一下子从梦里惊醒过来。史普瑞宙斯不住地眨巴眼睛，为了把睡意驱掉。最后他说：“现在

请辩护律师发言。”

沃尔夫冈·布克慢腾腾地站了起来。他的几位出席旁听的身份特殊的朋友都低声为他喝起彩来，尽管史普瑞宙斯拚命啄动他的尖嘴巴，布克还是静静地等着这阵嗡嗡的声响逐渐平息下去。他讲话的语气很随便，仿佛全部发言两分钟就可以结束似的。他说刚才几位证人的供词已经描绘出一副对被告非常有利的图画。这些很难站得住脚的证词都是由于外力的威胁才说出来的，如果检察官先生认为这些证词有任何价值可言，那实在是非常荒唐的看法。如果一定要说证词是有价值的，那么它们的价值不在别处，而在它们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被告是清白无辜的，因为这么多位以爱护真理著称的人都是在外来的压力下才——。底下的话他自然没有说出口来。当主审官平静下来以后，布克又心平气和地接下去讲。退一步说，即使被告真的说过别人指控他的那些话，这也不足以构成惩处的理由。因为证人赫斯林博士曾经坦白承认，这是他蓄意挑拨证人说的。值得我们怀疑的倒是，蓄意挑拨的证人赫斯林是不是应该被当作某种应受惩罚的行为的真正首谋。因为这一罪行正是他乘别人无心的时候，有意利用对方一时感情冲动而制造出来的。辩护律师建议主审官先生对证人赫斯林再进行一次审讯。布克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都把头转向狄德利希，狄德利希觉得好象坐在针毡上一样。但是主审官不以为然的脸色又使他恢复了勇气。

布克故意把他的语调说得温和而又柔婉。不，他不愿意使证人赫斯林陷入不幸，他把赫斯林看作是某一个更高人物的牺牲品。“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频频发生所谓毁谤皇帝的案

件呢？有人也许会说，这是因为发生了枪杀工人这类的事件。我的回答却是：这不是原因，原因在于伴随这类事件而发表的演说。”史普瑞宙斯把头一伸，又开始点动起尖嘴巴来，但是他自己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布克并没有理睬他，他的语调反而变得坚强有力起来。

“一方是威胁恫吓、傲气凌人，自然立刻就会引起另一方的反抗。‘谁不拥护我，就是反对我。’这项原则在奴颜婢膝的人和毁谤皇帝的人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界限。”

史普瑞宙斯这时又点动起尖嘴巴来。“辩护律师先生，我不能容许您在这里发表评论皇上的话。如果您再继续说下去，法庭就要判处您妨害秩序的罚金了。”

“我接受庭长先生的意见，”布克说。以后他说的话越来越圆滑，也越来越有份量了。“好，我不再谈论帝王诸侯的事。而让我来谈谈帝王塑造出来的臣仆吧。我不谈威廉皇帝第二，我要谈谈证人赫斯林。这个人诸位都看见了。这是一个才智中常的普通人。环境和机会在他身上起着极大的作用。如果处在逆境里，胆小如鼠，一旦风向好转，他就会趾高气扬，自命不凡。”

狄德利希坐在位子上鼻息越来越粗，为什么史普瑞宙斯不出头来庇护他呢？这本来应该是主审官的职责呀！他怎么会让一个忠君爱国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受人糟蹋？再说，他至少应该看看这个大放厥词的是谁啊。这是辩护人，是为颠覆国家的思想申辩的职业律师！看样子国家机构有点腐败了……狄德利希的眼睛一落到布克身上，便气得肠子肚子都要翻腾出来。这个人是敌人，是同我们誓不两立的人，只有一个对付

他的办法：消灭他！看他那张胖脸上流露出什么样侮辱人的虚伪的人性！他讲的这一套貌似同情的憨厚话只不过是为了使狄德利希原形毕露！

“任何一个时代，”布克说，“都有成千上万的象他这样的人。他们经营某种事业，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今天，这种人所以成为新的类型只不过增加了一件东西——装模作样。他们摆出一副自我吹嘘的架势，一副所谓富于个性的战斗姿态。为了获得个人的声势什么代价都肯出，即使把别人当作牺牲品也在所不惜。凡是与他们思想不同的人便被指作国家的敌人，尽管这些人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这也许是阶级利益使然吧？但是这种阶级利益却被浪漫主义的作风所歪曲了。他们在一阵浪漫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匍匐在统治者的脚下，希望统治者能从自己的权柄中拿出必要的一部分赐给自己这些忠诚的臣仆，以便他们能驾驭比自己地位更卑微的人。但是既然在现实中和法律上都无所谓主子与臣仆之分，因此这种社会生活就染上了一种拙劣的滑稽剧的色彩。思想穿上了戏装，演讲接二连三地发表，听起来仿佛是出自十字军骑士之口，实际上说这些话的人不过是制造白铁皮或者作纸生意的人。为了有象‘皇帝陛下’这样的概念，有的人就挥舞起厚纸板作的宝剑来，可是这种概念，除了在童话里，是没有人再信以为真了。皇帝陛下……”布克又重复了一遍，仿佛在品味这个词的含义。一部分听众也随着他琢磨起来。几个戏剧圈子里的人大概只听到字音而没有抓住里面的含义，但是也把手捂在耳朵上，发出一片嘁嘁喳喳的赞赏声。对于其余的人说来，布克的讲话过于高深，加以他没有说一句方言，因此多数人听起来

觉得陌生。但是史普瑞宙斯却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象一个饿鹰似的喳喳地叫起来："辩护律师先生，我最后一次向您提出警告。不许您把皇上扯进这场辩论里。"听众中间开始动荡起来。当布克又一次张开嘴的时候，一个人鼓起掌来。这一次史普瑞宙斯及时地把尖嘴巴对他啄动起来。鼓掌的是那些衣着刺目的女孩子中的一个。

"刚才主审官首先提到了皇上，"布克说。"既然已经有人提出来，我不妨在不使法庭为难的情况下谈谈我对皇上的看法。我认为皇上表现了也代表了当前国家的潮流，不由得你不对他表示崇敬。我想我可以把皇上——希望主审官不要打断我的话——称作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难道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大家谁也不知道有比这个更高的赞誉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允许当代任何一个中庸平凡的人对他作东施效颦之举。如果坐在金碧辉煌的宝座上，一个人尽可以显示他的独特的个性，可以发表演讲，因为他知道除了演讲外我们并没有期待着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别的东西。他也尽可以使目光如电一样闪烁，使得别人眼花缭乱，睁不开眼睛；或者挑起别人对幻想出来的反叛的仇恨，博取听众对自己鼓掌，同时又不使他们忘了自己身为市民的现实……"

狄德利希混身哆嗦起来，所有的人都张着嘴瞪着眼，仿佛布克正在走一条悬在两个高塔之间的绳索一样。他会不会摔下来？史普瑞宙斯的鸟嘴已经对着他瞄准了。但是在布克的面容上丝毫没有讥嘲的神色，那上面流露的是带着某些愤激的狂喜的表情。突然，他的嘴角往下一撇，似乎他的四周一下子变得昏黑起来。

“但是如果是奈泽西的一个造纸商呢?”他问道。他并没有摔下来，他的脚又落到实地上。这时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向狄德利希望去，有的人甚至嘻嘻笑起来。艾米和玛格达的脸上也忍不住泛上笑容。布克的讲话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狄德利希不得不感到遗憾地承认，昨天他们在街头的一场谈话不过是布克今天发言的一次总彩排。他在布克的公开嘲讽下羞得无地自容。

“今天，造纸商们也都妄想扮演一下与他们身份不称的角色。我看我们得给这些人喝个倒彩，他们根本没有这份才干！我们公众生活的审美水平由于威廉第二的表演本来已经提高到叹为观止的高度，但是象证人赫斯林这样的角色一登台反倒又低落下来……诸位法官先生，审美水平的升高或降低也密切地影响着我们的道德水平。虚伪的理想势必引起道德败坏，随着政治上的欺骗在私人生活上也一定会出现尔虞我诈。”

布克的声调越来越严厉。他第一次使出了所谓慷慨激昂的语气。

“因为，诸位法官先生，我并没有让一种机械的原则把自己限制住，这种原则对于所谓的叛党说来是非常宝贵的。我认为比起所有的经济法则来一位伟人的范例会使世界发生更多的变化。但是如果这位伟人的范例不能被人正确了解的话，将是一件极不幸的事！那时候全国各地就可能涌现出一批新型人物，他们不把残忍和压迫看作是达到更合乎人道的生活条件的悲惨的途径，而当作生活本身的目的。这些人生性虽然是懦弱、和平的，却竭力装得象钢铁一样坚硬，因为在他们

的想象中俾斯麦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些人既然缺乏真正伟人的天分，因此他们的行为举止不过是吵吵嚷嚷，外强中干。毫无疑问，他们虚荣心的胜利也被利用来为事业的目的服务。他们演出的这一出维护信念的滑稽剧首先把一个犯了毁谤皇上罪的人扔进监狱。接着，他们就要从中寻找实际利益了。诸位法官先生！”

布克把双臂一伸，好象要用他的法衣把世界包裹起来似的。他的面容象一个领导人物那样凛然专注。他把肚子里早已准备好的话滔滔不绝地搬了出来。

“你们是人民的主宰，你们握有最大、最高的权力。在你们的手里掌握着这个人和那个人的命运。你们可以给一个人一条活路，也可以合于理法地把他置之死地——这是帝王诸侯也办不到的事。但是也正是你们所赞许或者谴责的那个人，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代人。因此你们掌握着左右我们前途的权力。将来象被告这样的人是否要被投到监狱里，我们全国人民是否大多数都成为证人赫斯林那样的角色，你们是负有莫大的责任的。在这两者之间你们要有所抉择。你们要在追求升官发财和诚实工作之间，在滑稽剧和真理之间有所抉择。一种人为了自己向上爬，不惜把别人当作牺牲品；另一种人牺牲自己，为了使别人能够生活得更好！被告所作的事是只有少数人能够作得出来的：他放弃了自己作主人的权利，为了使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能够享受到同样的权力，让他们有舒适的生活，有快乐的希望。一个懂得尊重别人超过尊重自己的人，怎么可能说出对皇帝陛下失敬的话来呢？”

听众都吁了一口气。所有的人都换了另一种感情向那个

用手支着前额的被告和怔怔地向前凝视着的被告的妻子望去。有不少人甚至啜泣起来。主审官的脸上显出错愕的神情。他的眼皮不再眨动，眼睛瞪得滚圆，好象布克的话把他迷住了。老屈尔曼满怀敬意地点着头，雅达松神经质地抽搐起来。

但是布克陶醉在自己的胜利中，把话说得过了火。“要让市民觉醒过来！”他喊道，“要真正的爱国思想！一个劳尔默默中作出的事比一个戴着王冠的艺术家的一百次大喊大叫的演说更有价值！”

史普瑞宙斯马上啄动起尖嘴巴来，人们看得出他已经衡量了当前的形势，他决不让自己再受布克花言巧语的欺骗。雅达松咧着嘴笑起来，大厅里大多数人都感觉到在这场赌博中辩护律师已经赌输了。在一片混乱中主审官勒令停止他对被告的赞颂。

当布克坐下以后，几个演员都准备为他鼓掌。但是史普瑞宙斯这次连嘴巴都不屑于啄动，他只是向这些人投去一个厌烦的眼色。接着他问检察官先生是否要答辩。雅达松满脸鄙夷地摇了摇头。于是全体法官立刻匆匆退庭。“马上就要宣判了，”狄德利希耸了耸肩膀说，尽管他的心还因为布克的发言一阵阵地发窄。“感谢上帝！”市长的岳母说。“真是叫人难以相信，五分钟以前这些人还自以为是胜利者呢！”她指了指劳尔，劳尔正在擦脸上的汗，又指了指布克，布克正在接受演员们的祝贺。

法官们马上就回来了，史普瑞宙斯开始宣判：六个月徒刑——大家都认为这个判决是很合乎情理的。与此同时，被告

的一切社会职务也被剥夺了。

主审官宣布判决的根据是，构成毁谤罪的事实并不一定需要是蓄谋进行的。因此，被告是否受了别人挑拨与本案的定罪并无关系。与此相反，被告当着一些富于爱国思想的证人面前所说的话，却是定罪的主要根据。被告声称他说那些话时指的不是皇帝，法庭认为这种辩解是不能成立的。“凡是听到他说话的人，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由于他们熟悉被告的反对君主的思想倾向，没有一个人怀疑被告的话不是针对皇帝说的。被告为自己开脱说，他一直谨慎提防着不犯毁谤皇上的罪，如果我们承认这是实情，这也恰好说明，被告想逃避的不是毁谤行为，而是由于毁谤而产生的触犯刑律的后果。”

这一番话把大家的思想都照亮了，大家都感到劳尔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相当狡猾的。法庭当场就把犯人拘押起来，这又使听审的人添了一番经历。这一点大家一边议论着——这些意见对劳尔是非常不利的——，一边相继散去。这一下子劳尔算完蛋了，在他蹲监牢的这半年，他的买卖还不搞得一塌糊涂？再说，由于他判处了徒刑，他的议员资格也被取消了。从今以后，这个人对别人既没有好处也不会有害处了！对于趾高气扬的布克一伙人说来，这是当头一棒！人们又转回头去，想看一看犯人的妻子；但是劳尔太太早已连影子也不见了。

“她甚至不跟自己的丈夫握手告个别！这算什么夫妻！”

但是在这以后几天中发生的几件事，却引起了人们的更严厉的谴责。尤狄特·劳尔在丈夫入狱后马上收拾行装到南

方去了。到南方去，正当她的亲人蹲在狱吏监守下铁窗后面的时候！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无独有偶的事！

法院推事弗里奇突然请假离职了。他从热拿亚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落到了豪陶费尔医生手里。豪陶费尔拿着这张明信片到处给人看，看样子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让大家忘掉他在劳尔这个案件中的事。没有必要再向劳尔家的佣人或者他们家的几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打听消息了，人们对什么都一清二楚了！这场丑事闹得满城风雨，以致《奈泽西日报》也不得不出头进行干预。这家报纸向本市的一万户上流社会发出警告，谨防由于道德纪律松弛而助长了社会上叛上作乱的倾向。在第二篇文章中诺特格罗申又指出，人们特别赞扬劳尔工厂中进行的改革是不对的。工人们分红究竟分到了多少钱呢？根据劳尔自己的统计，每人每年平均还不到八十马克。这笔钱完全可以通过圣诞节赠礼的形式分给工人。如果这样作的话，那自然就不成为对社会现存制度的一种抗议的行为了。而且法庭一口咬定这位工厂主的反对君主的倾向也就成为无的放矢了。如果劳尔先生曾经指望着工人们对他感激的话，现在他该能修正一下自己的看法了；假如他在监狱里，诺特格罗申加添说，能够看到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的话。因为这份报纸攻击他说，由于他轻率地污辱了皇帝，连累了几百户工人生活陷入窘境。

《奈泽西日报》还采取了另外一些有特别意义的步骤适应改变了的新情况。报纸的总经理蒂茨开始向赫斯林的造纸厂订购一部分纸张。由于报纸的销路激增，高森费尔德纸厂的供货暂时不能满足需要。狄德利希立刻断定，这件事是老克

吕兴在背后要的手腕。这家报纸有他的股份，不得他的首肯是任何变革也不敢作的。这次他的手掌放松了一些，这显然是因为他害怕不这样作将来的损失可能更大。供应几家县报报纸，政府的订货以及对武尔科夫心怀恐惧，这才是真正的原因。狄德利希在法庭上的发言深得行政专员的赏识，这件事这个老头子不会不知道，尽管他很少到这地方来。这个造纸的老蜘蛛坐在他那不仅遍布全省而且远远伸到省外去的大蛛网上，一定是感到了危险，惴惴不安起来。“他想用《奈泽西日报》来收买我！可是，在这样严峻的年代里，我不会卖这么便宜的价钱的！难道他一点不知道我的雄心壮志么？只要有武尔科夫为我撑腰，把他的整个工厂弄到手还不是轻而易举的！”狄德利希大声喊道，砰地一声在写字台上一拍，把索特比尔吓了一跳。“您别过分激动！”狄德利希用取笑的口吻说，“在您这样大的年纪，索特比尔！我承认，您过去为咱们工厂作了不少事。但是在我买打浆机这件事上您可没有作对。那时候您一个劲地叫我泄气，现在《奈泽西日报》向咱们订货，这架机器可大有用场了。我看您应该休息休息了，您作不出什么事来了。”

狄德利希在劳尔案件中的胜利引起了一连串的后果，其中也包括孔策少校给他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孔策请求澄清他俩之间的令人感到遗憾的误会，并且通知他说，现在接受可尊敬的博士先生加入退伍军人协会已经没有任何阻碍了。这一个胜利使狄德利希感动得不得了，他恨不得捧住这位老军人的双手表示感谢。幸而他又及时地打听了一下，知道这封信还是得力于冯·武尔科夫先生才发出来的。原来这位政府专员有一次光临退伍军人协会，发现赫斯林博士不在场非常

惊讶。通过这件事狄德利希更加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他立刻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少校的信是以私人名义写来的，他却正式给退伍军人协会写了一封公函，要求派少校孔策先生和屈恩新教授到这里来洽谈入会的事。这两个人果然来了。狄德利希在接待商务客人的空隙里——他有意安排在这个时间接待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两位客人，口授给他们一篇欢迎词。狄德利希是否肯接受协会的光荣的聘请要以协会能否发表这篇欢迎词作为先决条件。欢迎词的大意是，赫斯林博士以大无畏的精神抵住了各种诽谤污蔑，显示出忠君爱国的崇高思想。只是由于他的出头干涉，奈泽西的目无祖国的分子才受到沉重的打击。在这场使他本人遭受了莫大损失的斗争中，狄德利希表现出他是一个真正的、当之无愧的德国人。

在庆祝狄德利希入会的这一天，孔策宣读了这篇欢迎词。狄德利希眼中噙满泪水、声音梗塞地说，他实在不配受这样高的称赞。如果说爱国事业在奈泽西有了进展，这除了要感谢上帝外，都应该归功于一位最伟大的人物，狄德利希只是愉快而服从地执行了他的崇高的指示而已……所有的人，连同孔策和屈恩新在内，都大为感动。这次晚会开得异常成功。狄德利希捐献给协会一只锦杯，并且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谈到国会在通过新军事议案时所遇到的困难。"只有用我们锋利的宝剑，"狄德利希喊道，"才能维护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保持宝剑的锋利，这是皇帝陛下的号召！只要皇帝一声令下，宝剑立刻就会飞出剑鞘！国会里那一帮惯会胡说八道的人可应该小心一点，不然的话首先被剑锋砍倒的就是他们。跟皇帝陛

下可是开不得玩笑的，诸位先生，请你们相信我的话，”狄德利希的眼睛里射出了电光，又意味深长地点着头，仿佛他知道许多秘密似的。这时候他的脑子里真的倏然闪现了一个想法。“最近在勃兰登堡省议会开会的时候皇帝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德国议会的态度。陛下说：如果这帮人不答应给我士兵，我就把这个摊子整个拆掉！”——这句话使大家都非常兴奋。当狄德利希跟每个向他敬酒的人干了杯以后，他已经说不清，这句话是胡乱编出来的还是真正出自皇帝之口。从这句话里有一种权势感流到他的心里，仿佛这真是皇帝的金口玉言似的……第二天这条消息就登在《奈泽西日报》上，同一天晚上柏林地方新闻又把它转载了。几家思想不正的报纸要求更正，但是没有下文。

第五章

狄德利希胸中的慷慨激昂的感情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艾米和玛格达已经收到了冯·武尔科夫太太邀请喝午茶的请柬了。不用说也知道，这一定是关于演戏的事，因为专员夫人准备在下次和谐俱乐部举行晚会的时候上演一出戏，艾米和玛格达都要在戏里担任角色。这两姐妹从茶会上回来的时候，双颊通红，喜上眉梢；冯·武尔科夫太太对她们简直亲切备至。吃茶的时候，她亲手往她们的盘子里一次又一次地放蛋糕。英格·蒂茨差一点气破了肚皮。好几位军官都要参加这次演出。她们需要一些特殊的化妆用品。如果狄德利希以为用她们那笔五十马克的零花钱就能——。但是狄德利希这次却破格给她们立了一个支款不受限制的户头。两姐妹无论买来什么，狄德利希都认为还不够好。起居间里到处堆着缎带和假花，再加上狄德利希不断指点议论，弄得这两个姑娘简直晕头转向了。正在这个时候，古斯特·戴姆新登门拜访来了。

“我还没有机会好好地向这位幸福的新娘子道贺呢，”她说，竭力放下架子，摆出一副笑脸，但是她的一双眼睛却在缎

带和假花上扫来扫去，显出一副牵肠挂肚的样子。“这都是为了那出无聊的戏准备的吧？”她问道。“沃尔夫冈听说过这件事，他说，这是一出无聊透顶的戏。”玛格达反驳她说：“他不得不这么对你说，因为你没有机会参加演出。”狄德利希也解释说：“因为他的原故，武尔科夫家没有请你，这是他在替自己遮丑。”古斯特鄙夷不屑地笑了笑：“对于武尔科夫这家人我们不想沾染，但是和谐俱乐部的晚会我们还是要参加的。”狄德利希问道：“你们等那件事给大家的印象淡薄一点再出头露面是不是更好一些呢？”他满脸同情地望着她。“亲爱的古斯特小姐，因为我们是老相识了，所以我才敢跟您说这个话：您跟布克这家人的关系对您现在在社交界的地位是很不利的。”——古斯特挤了挤眼睛。看得出来，这件事她自己也早已想到了。玛格达说：“感谢上帝，我的基纳斯特可不是这种情形。”艾米说：“但是布克先生人更有趣。最近我听了他的讲话眼泪都流出来了，好象看戏似的。”——“那还用说，”古斯特又受到了鼓舞。“他昨天还送给我这样一个提包。”说着，她把一个镀金的皮包举了起来，艾米和玛格达早已斜着眼睛向这个物件打量了老半天了。玛格达尖酸地说：“他出庭辩护，一定赚了一大笔钱。我和基纳斯特都主张过日子要俭省。”但是古斯特没有再说什么，她的好奇心已经满足了。“那么我就不再打搅你们了，”她说。

狄德利希把她送了出去。“您要是不淘气的话，我就送您回家去，”他说，“但是首先我得到工厂去看一眼。工人马上就该换班了。”——“我可以跟您一起去，”古斯特说。为了把她吓唬住，狄德利希径直把她带到安装着庞大的造纸机的车间

里去。“这样的东西您大概还没见到过呢？”于是他一本正经地为她解释水槽、辗筒、汽缸等这一套机械装置。纸浆通过这一系列装置，从屋子的一头传送到另一头，开始是稀浆，以后越来越浓，等到从机器末端的大滚轮里传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制好的纸张了。古斯特摇了摇头说：“真没劲儿！把人耳朵都吵聋了！热得要死！”

狄德利希感到威风还没有摆够，又找碴儿对工人们大发了一阵雷霆。正好拿破仑·菲舍尔走了过来，于是他马上成了罪魁祸首。两个人在轰隆轰隆的机器声中对吵起来。古斯特一句话也听不懂。但是机器匠稀疏的胡子后面总是若隐若现地浮着一丝冷笑，这就使得狄德利希一阵阵地胆寒。那冷笑似乎是在提醒狄德利希不要忘了对方也参予了打浆机的秘密，公开表示他拒绝承认狄德利希的权威地位。狄德利希越是脸红脖子粗，对方越是不动声色。这种不动声色简直是造反！最后狄德利希气喘吁吁，浑身颤抖着打开包装车间的门，让古斯特走了进去。“这个人是社会民主党！”他解释道，“这样的家伙就是放火的事也干得出来！但是我不想解雇他，现在我偏不让他走。我要看看，到底我们俩谁干得过谁。我要跟社会民主党较量较量！”看到古斯特莫名其妙的脸相，狄德利希又解释说：“您大概不会想到，我们这些人今天处在什么样危机四伏的岗位上。无畏和忠诚，这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应该看到，我在这里保护的是我们民族的最神圣的财富，跟我们皇帝作的是一件事。这比一个人在法庭上发表一篇漂亮的演说需要更多的勇气。”

古斯特看到了这一点，她的脸上显出一副虔诚的神色。

“这里凉快多了，”她说，“特别是从旁边那个地狱似的地方走出来以后。在这里干活的女工们真舒服。”——“女工？”狄德利希反问道，“她们简直是在天堂里。”他领着古斯特走到工作台前面。一个女工正在拣选，另一个在查验，第三个在数张数，每五百张一叠。这些人的动作迅速得令人无法解释。一叠又一叠的纸不断地飞跳过去，仿佛它们是迎着工人的手毫无阻碍地自动奔流一样，而工人的双手却好象已经溶化在川流不息的纸张里。不，不仅是一双双的手，就是工人的胳臂、眼睛、脑子、心，就是她们整个人也都溶化在纸张里面。这里一切生活和存在，就是为了一叠叠的纸能够飞快地流动着……狄德利希向古斯特解释说，这些女工干的都是计件工，她们干活简直粗心到不能令人容忍的地步。古斯特一边听一边打呵欠。狄德利希看见一张缺了角的纸也点了进去，正要大声斥骂，但是古斯特却忽然用挑衅的口气说：“您可不要认为凯特新·齐利希对您特别感到兴趣……至少和另外某些人比起来她对您并不特殊，”她又补充了一句。狄德利希困惑莫解地让她说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古斯特只是讥嘲地笑了笑。“我求求您……”狄德利希反复地说。古斯特这才摆出一副施恩于人的面孔来说：“我告诉您这件事是为了您好，因为我觉得您好象还蒙在鼓里。譬如说，她跟雅达松的关系。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凯特新就是这样一个人。”看到狄德利希那一副好象失了魂儿似的样子，古斯特不禁大声地笑了起来。她继续往前走，狄德利希在后面跟着。“跟雅达松？”他怯生生地打听。正在这个时候，机器的响声停下来，宣布下班的铃声响了，有的工人已经开始从院子里向外走。狄德利希耸了耸肩膀。“齐

利希小姐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说。"只不过如果她真是这样一种人，我倒有点替老牧师难过。这件事您知道得很清楚吗？"古斯特用眼睛望着远处说："您自己不妨查对查对看！"于是狄德利希满脸得意地笑了起来。

"您还让煤气灯开着！"他朝着从自己身旁走过的机器师傅吼道。"我自己去关。"贮存破布的屋子的门整个打开了，工人们纷纷走了出来。"噢！"古斯特喊道，"这里面真罗曼蒂克！"因为在这间半明不暗的屋子里，她看到花花绿绿的东西满布在灰色的小山堆上，最上面还插着杈杈丫丫的枝子。"啊，"当她走近这堆东西的时候喊了起来，"这屋子这么黑，我还以为……原来只是一些破布口袋和暖气管子。"说着她皱了皱眉头。狄德利希把下班以后还坐在口袋上休息的几个女工赶了起来。有的工人刚把活放下就织起毛线来，有的正在吃东西。"你们倒会捡便宜，"他鼻息咻咻地对着她们说，"一个子儿不花在这儿取暖！出去！"工人们慢腾腾地站了起来，没有说什么话，脸上也没有显出什么反抗的神色。当她们从这位陌生的女郎身旁经过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脸来，用呆板而好奇的眼色打量着她。这些人踏着男人穿的大鞋、脚步沉重地走了出去，活象一群牲口。她们身上带着一股她们整天生活在里面的尘雾。狄德利希眼睛瞪得滚圆地盯着每一个人，直到她们全部走出了屋子。"菲舍尔！"突然他大喊一声。"那个胖娘们的围巾底下有什么？"机器师傅的脸上照例露着暧昧的笑容，对狄德利希说："没什么，这个人快要生孩子了。"——狄德利希气哄哄地把身子转过来。他向古斯特解释："我还以为让我抓住了一个呢。这些人常常偷东西。一点也不错。她们

用偷去的布给孩子作衣服。”看见古斯特不屑地耸了耸鼻子，他又加添说:“穷鬼的孩子穿这个也不配。”

古斯特用她戴着手套的指尖从地上捡起一块破布来。狄德利希突然一下子抓着她的手腕，在她的手套上面露肉的地方拚命地吻起来。古斯特吃惊地向窗外看了看。“啊，原来人们都出去了。”她满有把握地笑了笑。“我早就想，您现在到工厂里来还有什么事情好作。”狄德利希摆出一副挑衅的面孔来。“是吗？那么您今天到底为什么到我这儿来？您一定也已经看出来，我不是一个窝囊废。当然，您的沃尔夫冈——谁也不能象他最近在法庭上那样自己丢自己的丑。”古斯特又生起气来:“您不要说了，您永远不会成为象他那样文雅的人的。”话是这样说，她的眼睛却有另外一种表情。狄德利希看到了这点，兴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对您可真是情急得要命！您知道，他把您当作什么吗？他把您当作一锅白菜煮肠子，让我常常给搅和着点！”——“您撒谎，”古斯特的语气简直想一下子把他消灭掉，但是狄德利希却一点也没有被震骇住。“问题是，对他说来锅里的肠子和白菜太少了一点。——开始的时候，他自然也以为您继承了一百万马克的财产。可是五万马克显然勾引不上这样一位文雅的人。”古斯特火气大发，她的样子可怕得要命，狄德利希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五万马克，您的脑子大概有毛病了吧？您怎么敢当着我的面就这么胡说八道？我在银行里现款就存了三十五万，我有真凭实据。五万马克！谁敢这么败坏我的名誉，我就到法院去控告谁！”她的眼睛里涌出了眼泪。狄德利希结结巴巴地向她道歉。“唉，算了吧！”——古斯特用手帕揉了揉眼睛。“沃尔夫冈知道得很清

楚，我能带给他多少钱。可是您呢？您却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也正因为这个您脸皮才这么厚！”她大声地喊。她的绯红色的脸蛋气得索索发抖，小狮子鼻却白得一点血色也没有。狄德利希重新鼓起勇气来。“从这一点上您应该能看出来，您就是没有钱我也喜欢您。”他这句话说得很有分量。古斯特咬起嘴唇来。“谁说得准，”她说，有些愠怒又有些摇摆不定地仰头看着他，“对于您这样的人五万马克也是一笔钱啊！”

狄德利希觉得应该暂时沉默一下。古斯特从镀金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粉扑，坐了下来。“您真把我气得够呛！”但是马上她又笑起来。“也许您在这个所谓的工厂里还有什么要给我看的吧？”狄德利希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您知道，您现在坐的是什么地方吗？”——“喏，我不是坐在破布口袋上吗？”——“可是您知道这是怎么样一只口袋吗？就在这个角落里，在这些口袋后面有一次我抓住了一个工人和一个女孩子，他们正在——您懂吧？当然，这两个人都被赶出去了，就在这天晚上，一点不错，就在出事的当天晚上”——他伸出一根食指来，眼睛里显出一种对神秘事物的恐怖来——“这个工人就被人打死了，那个女孩子也发疯了。”古斯特一下子跳了起来。“这就是那个——？哎呀，上帝，这就是那个触犯了哨兵的工人……？他们就是在这些口袋后面——？”她的眼睛在这些口袋上看来看去，好象在上面寻找血迹似的。这时她身不由己地向狄德利希这边躲过来。突然间，他俩的目光碰在一起；在两人的眼睛里同样流露着无限的恐惧，说不上这是对淫欲之念还是对超自然的神秘的恐惧。两个人鼻息咻咻地面对面的站着。古斯特把眼皮闭了一秒钟，接着两个人扑通一声摔在口袋上，紧

紧搂抱着滚到后面的黑影里，手脚挥舞，气喘吁吁，拚命打着响鼻，仿佛快要淹死的人在水里挣扎一般。

古斯特首先爬到外边光亮的地方。她把狄德利希企图挟住她的一只脚往他脸上一推，一骨碌跳了出来。当狄德利希也跟着她挣扎出来以后，两个人站在那里吁吁地喘着气。古斯特的胸脯和狄德利希的肚子象汹涌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定。古斯特第一个说出话来。“这件事您去找别人干吧！我可不是这号人！”她越说越生气：“我已经告诉您了，那笔钱是三十五万马克！”狄德利希挥了一下手，意思是承认自己这件事作得不对。但是古斯特却继续喊叫：“看我这样子！我能够这么在街上走吗？”狄德利希又吓了一跳，不知所措地笑着。古斯特跺着脚喊：“您连刷子也没有吗？”狄德利希连忙百依百顺地往外走。古斯特在后面喊：“您还是留神点，别让令妹知道。不然的话，明天我就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了。”他只是到办公室去了一趟就把刷子取来了。当他走回来的时候，古斯特已经重新坐在口袋上，双手捂着脸，眼泪扑簌扑簌地从她那可爱的胖手指缝里往外滴。狄德利希站在当地，听着她呜咽个不停。突然，他自己也流出眼泪来。他慰抚地刷着她的衣服。“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吗？”他反复地说。古斯特站了起来。“要是那样的话，就更有意思了。”——她满面讥嘲地打量着他。狄德利希又恢复了勇气。“千万别让您的未婚夫知道，”狄德利希说。古斯特说：“知道就知道！”——说着，她又咬住了嘴唇。

这句话使狄德利希吃了一惊。他一言不发地继续刷着衣服，先给她刷，以后又给自己刷。这时古斯特已经把衣服整理好了。“走吧！”她说。“您的造纸厂要想再把我吸引来可不那

么容易了。”狄德利希偷偷地看了一下古斯特帽子下面的脸。“谁说得准?”他说。“您过去老说您爱您的布克，可是从五分钟前起，这话我已经不相信了。”古斯特立刻还口说:“我爱他!”但是没等对方有什么表示她又问:“这些东西是作什么的?”

狄德利希解释说:“这是沙箱，破布顺着水槽漂走了，钮扣什么的都留在沙子里，您看看就知道。这些人又没有把它打扫干净。”古斯特用伞尖在沙堆上戳了几个洞。狄德利希又补充说:“一年下来我们能弄到好几口袋沉淀下来的东西。”——“这是什么?”古斯特问，飞快地把一个闪亮的东西抓到手里。狄德利希的眼睛睁得滚圆。“一颗钻石钮扣!”古斯特把它拿在手里，让它闪烁发光。“还是一颗真钻石。您要是常常捡到这种东西，生意一定不会错!”狄德利希犹豫不定地说:“我自然要把它交还的!”古斯特笑了起来。“交还给谁?这些废物当然应该归您!”狄德利希也笑了。“喏，象钻石这些东西可不能归我。我们一定得查清，这批原料是从哪儿来的。”古斯特仰着头望着他说:“您真是太蠢了。”狄德利希用坚定的语调说:“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正直人。”古斯特只耸了耸肩膀。她慢腾腾地把左手的手套脱了下来，把这个小钻石摆在小指上。“应该把它镶在戒指上!”她好象突然灵机一动似地喊叫起来，低着头打量了好一会自己的小手指，接着叹了一口气。“喏，让别人捡去吧!”——她出其不意地又把它扔到破布堆里。“您发疯了么?”狄德利希弯下腰去，没有能立刻找到，马上就呼呼地喘着气跪在地上，手忙脚乱地翻腾起来。“感谢上帝!”他把钻石递给古斯特，但是古斯特却不接。“让明天第一个先发现

它的工人拿去吧！您放心，他一定把它装进口袋里，不会象您这么蠢。”——“我也不蠢，”狄德利希说。“说不定这颗钻石会被扔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不规矩的，如果我——”他把这颗钻石又放在古斯特的手指上。“就算不规矩吧，戴在您手上正好相配。”古斯特面带惊疑地说：“怎么？您想把它送给我？”狄德利希结结巴巴地说：“是您找到的，我当然应该这样。”古斯特心花怒放。“这将是我的一只最美丽的戒指！”——“为什么？”狄德利希怀着希望和忧惧交织的心情问。古斯特支吾其辞地说：“那还用说……”她望了狄德利希一眼，“因为这个礼物一点也没有使您破费。”狄德利希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两个人眨巴着眼睛对望了一会儿。——“哎呀，老天！”古斯特忽然喊起来。“一定很晚了。有七点了吧？我回去怎么跟母亲说呢……？有了，我就告诉她，我在一个卖旧货的那里发现了这颗钻石。卖东西的人以为不是真的，只要了我五十分尼。”她把镀金的提包打开，把钮扣放进去。“好，再见吧……可是瞧您这副样子！起码您也得把领带系一下啊。”她一边说一边就动手给他系。他感到她的温暖的双手捱到自己的下颏，她的潮湿的厚嘴唇几乎贴到自己的脸上。狄德利希身上一阵阵地发热，连呼吸都屏住了。“好了，”古斯特说完了就神态凛然地向外走去。“我把煤气灯关掉，”狄德利希在后面喊。“请您等一会儿。”——“我等您，”古斯特在屋子外边回答。但是等狄德利希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古斯特已经连影子也没有了。他张皇失措地把厂门关上，大声地自言自语说：“谁能告诉我，这是本能的行动还是居心的安排？”女性是一个永恒的谜，古斯特就是这个谜的化身。他心事重重地摇了摇头。

狄德利希暗自思忖，也许跟古斯特的事有了一些进展。当然，这种进展是非常缓慢的。与劳尔案件相关的种种事情对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影响还不够。此外，关于武尔科夫，他也没有听见什么消息。武尔科夫为他加入退伍军人协会出了一把力，这件事使他满怀希望。当然他在期待着行政专员下一步的行动：跟他的关系进一步亲密起来，委托他一件什么亲信的职务……狄德利希说不上武尔科夫要作什么，也不知道他会怎么作。也许和谐俱乐部的晚会是促成这样一件事的机会，为什么他的两个妹妹这次在专员夫人的戏里分配到两个角色呢？只不过对于狄德利希的野心说来事态的发展实在太慢了。这本是一个动荡不安、充满追求奔逐的时代。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挤满了各种希望、幻想、计划。每天早晨人们都想把这一切付诸实现，可是一天过去了，他发现自己还是依然故我。狄德利希同样也陷入这样一种冲动里，想有一番作为。他常常不到啤酒馆去，而在外面漫无目的地东游西荡。这在过去是很罕见的事。他躲开城市的中心，象一个精力无处发泄的人履声橐橐地沿着黄昏寂静的山雀街走到市区尽头，顺着漫长的格贝尔申街走下去。在这条街上有不少客栈，赶车的人在这里驾车或者卸车。这条街也经过本城的监狱。劳尔先生就关在这所监狱士兵巡守着的铁窗后面，这是他过去作梦也没想到的事。“骄傲的人一定要跌交，”狄德利希心里想，“这是自作自受。”虽然使这个工厂主身陷囹圄的那些事对狄德利希说来并不陌生，但是今天的劳尔在他的眼睛里却是一个打上了犯人的烙印的凶险可怕的人物了。有一次他觉得他

看见监狱的院子里有一个人影。那时候天已经非常黑了，但是会不会那就是——？狄德利希的脊背上一阵发冷，连忙加快脚步离开了这里。

出了城门以后马路通到一座小山，那上面矗立着史外尼新城堡。这就是狄德利希小时候跟赫斯林太太一道享受古堡鬼怪的恐怖感的地方。这种幼稚的举动今天狄德利希当然不屑于再作了。现在一走出城门，他不是到山上去，而是拐到高森费尔德马路去。这不是他事先的安排，而且他的脚步也有些踟躇，因为他不愿意在这条路上被人碰见。但是他总是身不由己地踏上这条道路，因为那家大造纸厂象个禁园似的吸引着他，他一定得走到它跟前，围着它绕一个圈子，从墙外边探头探脑地向里窥探一番……一天晚上，狄德利希正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从身旁几步路的黑暗处突然传出话语声，使他着实吃了一惊。他刚刚伏身到一条壕堑里，说话的人已经走了过来。看样子这是下班下晚了的几个职工。当这几个人从狄德利希藏匿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狄德利希慌忙把眼睛闭住。他这样作一半是由于恐怖，一半也是怕自己眼睛里的闪烁发光的欲火会暴露了自己。

当他走回城门以后，他的心还兀自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他决定找个啤酒馆，喝杯酒压压惊。就在城门后面一个角落里有一家最低级的旅馆“绿天使”。这家旅馆的房子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梁弯柱斜，地方非常肮脏，而且名声也不好。刚才还有一个女人的身影消失在它那穹形的过道里。狄德利希为突如其来的冒险的心理所驱使，也紧跟着走了进去。这个女人的面孔上罩着一层面纱，当她从一盏红色的马厩灯下面经过的

时候，她又举起暖手筒，想把脸遮住。但是狄德利希却已经把她认出来了。“晚上好，齐利希小姐！”——“晚上好，博士先生！”于是两个人目瞪口呆地面对面站在那里。凯特新·齐利希第一个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她说这所房子里住着几个孩子，她要带他们到她父亲办的主日学校去。狄德利希也想说点什么，可是她的话却连珠般地涌出来，说个没完没了。不，这几个孩子本来不住在这里，但是他们的父母常常到这家酒馆来。而且也不能让孩子的父母知道主日学校的事，因为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她的话越说越离奇，狄德利希本来作贼心虚，只顾思忖自己的事，这时却注意到，凯特新的处境远比自己更为尴尬。他觉得勿庸再向她解释自己来这家“绿天使”客栈的理由，于是径直地邀请她到餐厅里去等着她的孩子。凯特新万分惊恐地推脱说，她什么东西也不吃，但是狄德利希却硬作主张连啤酒也替她叫来了。“祝你健康！”他说，脸上满是嘲讽的神情，似乎在提醒她，不要忘记最后一次在牧师家舒适的起居间里，他俩差一点订了婚。凯特新的一张面孔在面纱下红一阵白一阵，几乎把啤酒洒了一桌子。每隔一会儿她就胆怯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想往外走。但是狄德利希这时已经把她逼在紧靠角落的一张桌子后面，象一扇屏风似地把去路挡住了。“孩子们一定马上就来了！”他亲切地说。但是孩子们并没有来，雅达松却出现了。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一下子冒了出来！象木雕泥塑一样站在他们的面前。另外两个人也怔住了。“原来真有这事！”狄德利希想。看来雅达松想的也是同样一回事。两位先生一时都找不到话说。凯特新又开始谈起她的孩子和主日学校的故事来。她的话带着央求的口气，眼泪几乎淌了出

来。雅达松听着，脸上显出不以为然的神情。听到后来，他甚至表示，有的故事过于复杂，他根本无法理解。说着他用宗教裁判官的目光盯了狄德利希一眼。

“究其实，”狄德利希说，“这事也很简单。齐利希小姐到这里来找孩子，咱们两人就帮她找一找好了。”

“她能不能弄到一个，这却说不定，”雅达松语气犀利地补充道。凯特新接过来也说：“是谁的孩子，也没有准儿。”

两位先生都把酒杯放在桌子上。凯特新已经不准备哭了，她甚至把面纱掀上去，用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轮番打量起这两个男人来。她的声音也换了一种坦率的、无所顾忌的调子。“不错，既然你们两位都在这里……”她一边说一边从雅达松的烟盒里取出一根纸烟，又端起狄德利希面前摆着的一杯白兰地酒，一仰脖喝干了。现在该轮到狄德利希张皇失措了。对雅达松说来凯特新的另外这副面孔似乎并不陌生。于是这两个人滔滔不绝地交谈着一些语义双关的话，直到狄德利希忍不住对凯特新冒起火来。“今天我才彻底把您认识清楚了！”他喊道，用力一拍桌子。凯特新马上又恢复了她的一张端庄的面孔。“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博士先生？”雅达松立刻接着说：“我想您该不至于存心侮辱这位小姐的声誉吧！”——“我的意思是，”狄德利希张口结舌地说，“齐利希小姐这个样子更讨人喜欢。”他不知所措地滚动着眼珠。“最近我们差一点订了婚，那一次她还没有今天一半这么可爱。”凯特新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从心坎里发出来的爽朗的笑声。狄德利希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这样笑过，他觉得心头一阵发热，止不住也笑起来，雅达松跟着也笑起来。三个人笑得在椅子上直打滚。他

们又叫了不少白兰地。

“现在我得走了，”凯特新说，“不然爸爸回家去该找不着我了。他看望病人去了。他到别人家去总是送给人家这种画片。”说着她从自己的皮包里掏出两张五彩的画片来。“你们也一人拿一张吧！”雅达松拿到的一张是女罪人玛格达莱娜，狄德利希的是牧羊人和羊，他不太满意。“我也要一张女罪人的。”凯特新找了半天，但是没有找到。“您就留着那只绵羊吧，”她决定说。于是他们挽着臂走了出来，凯特新挂在两人中间。三个人摇摆着身体，一溜歪斜地沿着半明不暗的格贝尔申大街走下去。凯特新唱起一首赞美诗来，狄德利希和雅达松也合着唱起来。走到一个拐角的地方，凯特新说她得快一点走，接着就消失在一条小巷里。“再见，绵羊！”她向狄德利希喊道。狄德利希想追她，却没有追上。雅达松一把揪住了他。雅达松突然换了法纪维护者的口吻劝告狄德利希说，这一切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我想我应该把话说清楚，今天的事绝对不该有任何引起误解的地方。”

“我决没有想对什么事误解，”狄德利希说。

“如果齐利希家看中了我，”雅达松接着说，“愿意和我结成亲戚，今天的事对我也决不会有什么阻碍。我认为先把这些话交代清楚，这是我的光荣职责。”

狄德利希回答说：“我懂得我该怎样对您的端正的品行表示最高的崇敬。”于是两位先生各自把鞋后跟一并，握过手，分道扬镳而去。

凯特新和雅达松在分手的时候曾经交换过眼色。狄德利希深信不疑，这两个人马上就转回头到“绿天使”去幽会。他

把大衣的扣子解开，一种傲慢自尊的感觉使他的胸头膨胀起来；他发现了一个恶毒的陷阱，自己不但脱身而去，而且严格恪守了社会的礼规。他对雅达松是怀着某种敬佩和同情的。如果他处在雅达松的地位，也会象雅达松这样作的。男子汉的事不难互相了解，可是居然有这样的女人！凯特新的另外这张面孔，一个牧师的女儿居然转瞬间就变成一个荡妇，她的这种与狄德利希心灵深处所尊崇的纯朴善良的美德大相径庭的二重性格，仿佛让他看到一个无底深渊；使他大为震惊。他又把大衣的钮扣重新扣上。看起来这世界上除了市民的生活圈子以外不只就是劳尔先生目前过的那种生活，形形色色的小天地还很有一些呢！

狄德利希气咻咻地坐下来吃晚饭。他的神色非常吓人，母女三人吓得谁也不敢开口讲话。最后赫斯林太太鼓足了勇气说："今天的菜饭不合你的口胃吗，亲爱的孩子？"狄德利希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转而气势汹汹对两个妹妹说："你们以后别再跟凯特新·齐利希来往了！"两个妹妹莫名其妙地望着他。狄德利希的脸红了，威吓她们说："她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但是两个女孩子却只撇了撇嘴，尽管他声色俱厉、明讽暗指地说了一串可怕的话，她们却似乎丝毫不为所动。"你说的大概是她跟雅达松的事吧？"最后玛格达若无其事地问。狄德利希吓得身体往后一仰。怎么回事？难道她们也洞悉这件事的内幕，也参与了这件密谋？大概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货色。连古斯特·戴姆新也不例外！这个女人早已露出口风来了。狄德利希擦了擦自己脑门上的汗。玛格达说："如果你对凯特新真有意思，你也应该征求征求我们的意见。"为了保持自己的脸

面，狄德利希把桌子使劲一推，吓得几个女人同声尖叫起来。“我不许你们胡乱猜，” 他喊道，“世界上总该还有规矩的姑娘吧。”赫斯林太太哆哆嗦嗦地央求他说：“你只要看看你的两个妹妹就成了，亲爱的孩子。”狄德利希真的看了她们一眼。他眨了眨眼睛，第一次不无恐惧地思索：这两个女人，这两个命中注定是他的姊妹的人，迄今为止生活到底是怎样度过的呢……“什么？”他挺着胸脯说，“你们这些人就得狠狠地管束。要是我讨了老婆，我要叫她规规矩矩地听我的话。”两个妹妹相视而笑，狄德利希吓了一跳，因为他说这话心里想的是古斯特·戴姆新，可能她们想到的也是她，所以才笑起来。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他脑子里出现了古斯特的形象：淡黄色的头发，通红的胖脸蛋。她把肉嘴唇一张，向他一吐舌头。这是刚才凯特新·齐利希向他作的怪模样，她还喊了他一声“再见，小绵羊”呢！古斯特的面型和凯特新非常相象，如果她也伸出舌头，喝得醉醺醺的，包管样子和凯特新一模一样。

玛格达恰好也提到了凯特新：“凯特新是个蠢丫头。其实这事也不难理解，要是一个姑娘等了这么多年还找不到主儿的话。”

艾米马上插嘴说：“请问，你这指的是谁？要是凯特新随便碰上一个基纳斯特就心满意足了，她也不用再等着了。”

玛格达知道事实上优胜是在自己这一方面，便只腆了腆胸脯，并没有再说什么。

“再说，从根本上讲，”艾米把餐巾一丢，倏地站起身来，“这都是男人们胡乱给凯特新编排出来的话，你怎么能轻信这一套呢？我们女孩子毫无保障地任凭别人这么乱造谣言，真是

太可怕了。"她一边说一边气呼呼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拿起一本书看起来。玛格达只耸了耸肩膀。狄德利希却惴惴不安地极力想把话头转换一下。他想借机探听一下，是否古斯特·戴姆新也——？为什么订婚已经这么久却一直——？"也有一些情况，"他试探着说，"谣言日久也自然平息下来。"艾米一下子把手里的书丢开。

"就算是这样吧！凯特新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女孩子也跟你们一样，有权力尽情享受一下生活！要是男人事情过后再把我们弄到手，他们还是莫大的高兴呢！"

狄德利希站起来。"在我家里我不许有人说这种话，"他板着面孔说，两眼使劲瞪着玛格达，直到后者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为止。

赫斯林太太递给他一支雪茄烟。"我可了解我的狄德尔，他决不会娶这种女人。"说着她爱抚地摸了摸他。狄德利希一字一顿地说："我就不能想象，母亲，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在任何时候能够作出这种事。"

狄德利希老太太迎合着他说："咳，哪个人也没有我儿子这么有理想。很多人把物质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只要女的有钱，不管别人说她什么坏话，他也乐意担承。"在狄德利希的威严的目光下，她心惊胆战地继续信口说下去："譬如拿戴姆新这个人说吧，慈悲的上帝，这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现在说什么对他也无所谓了。可是想当初他去世的时候，人们对他的风言风语可真不少啊。"狄德利希太太的三个孩子一齐用眼睛钉住她，不容她不把话说完。"可不是，"她胆怯地解释道，"就是戴姆新太太和布克先生的事。古斯特出生的月份太早

了。”

这句话一说出口，赫斯林太太就不得不躲到火炉的挡火板后面去，因为她的几个儿女立刻对她发动了进攻。“这倒是条新闻！”艾米和玛格达喊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狄德利希却咆哮着发下命令：不许再这样胡说八道。“什么？就许你们男人们胡说八道么?!”两个妹妹一边喊，一边想把他从炉壁后面赶走。母亲绞着手观看着这场戏。“我不是什么也没说吗，孩子们！只是那个时候人们都纷纷议论，说是戴姆新太太的陪嫁费都是布克先生送的。”

“是这么回事啊！”玛格达喊道。“敢情这就是戴姆新家留下大笔遗产的叔叔啊！敢情那些镀金的手提包就是这么来的啊！”

狄德利希替古斯特接受遗产的事辩护说：“这都是从马格德堡来的！”

“那么未婚夫呢？”艾米问道，“未婚夫也是从马格德堡来的吗？”

突然间大家都不言语了，象是被什么震骇住似地面面相觑起来。艾米一声不响地又坐到沙发上，甚至把书又重新拿到手里。玛格达开始清理桌子上的盘碗。狄德利希大踏步地走到他母亲躲着的挡火板前面。“你现在看见了，母亲？一个人要是爱多嘴会惹出什么乱子来。我想你的意思不会是说，沃尔夫冈·布克要跟他的嫡亲妹妹结婚吧？”从挡火板后面传出来一阵哭泣的声音：“这又不是我存心说别人，孩子。这种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自己也早就忘了，再说，这件事到底有几分是真的也没人敢说。活着的人没有谁知道这件事了。”艾米

从她的书本后面插嘴说："可是老布克先生一定知道，他现在是从什么地方给他儿子弄还这笔钱的。"玛格达一边叠着桌布，头也不抬地说："什么事都会有的！"狄德利希这时举起手来，仿佛想要祈祷上苍似的，但是他及时克制住袭上他心头的恐惧，只冷冷地说了一句："难道我现在落到杀人犯和强盗窝里来了吗？"就昂首阔步地向屋外走去。走到屋门的时候，他又回过头来说："我当然没办法阻拦你们，不让你们把这个珍闻在城里传播。我能作到的是：我要宣布跟你们脱离关系。我要在报上发表声明。"说罢，他就走出了屋子。

他躲开了市政厅地下酒店，一个人坐在克拉普施啤酒馆里，琢磨起这个骇人听闻的世界来。一个人要是规矩老实，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是吃不开的。要是想把布克这家子的一笔不义之财弄到手，对采取什么手段就不该有过多的顾虑。"要用铁拳头，"他严肃地对着面前的一杯啤酒宣称。接着他敲了敲酒杯的盖子，向老板要了第四杯啤酒，那声音听起来就象宝剑的磕击声一样……过了一会儿他的严厉的态度又软化下来，种种顾虑重新浮上他的心头。如果他一插手，古斯特·戴姆新在全城中势必成为千手所指的人。任何一个人，只要稍微懂得一些社会礼规，就不会跟这样一个女孩子结婚。狄德利希内心深处的感觉，他所受的根深蒂固的教育——他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有理想精神的人——都这样对他讲。只是可惜古斯特的三十五万马克这一大笔钱到现在还没有主儿，还没有派用场！如果想为它派一项用场，这是个大好时机……狄德利希气哄哄地把这个思想驱遣开。他只不过是尽自己应尽的本分而已。乱伦的罪行理应设法防止。至于

这场男人们的斗争会给这位女性带来什么结局，还是让她自己去看吧！这些人什么损人利己的事都干得出来——这一点狄德利希深有体会——，在狄德利希喝下了第五杯啤酒以后，主意已经完全打定了。

早晨喝咖啡的时候他对两个妹妹参加和谐俱乐部晚会的服装问题表现得特别关心。只剩下两天了，还什么都没有准备齐全呢！近几天来到大宅门里来作活儿的女裁缝简直连面也不露了，布克家也好，蒂茨家也好，哈尔尼施家也好，没有一家不需要她去赶制衣服。狄德利希似乎对这位女裁缝这一时期的繁忙感到非常惊奇。他自告奋勇要到她那儿去一趟，无论出什么代价也要把她弄来。费了一番手脚，他终于把事情搞成了。这一天吃第二顿早餐的时候他蹑手蹑脚地走了回来，为了不惊扰隔壁起居间里进行着的一场谈话。女裁缝正在隐约其词地谈论社会界的一件丑闻，相形之下，人们知道的那些事简直不成其为新闻了。两个妹妹对这件事似乎还毫无所闻。当女裁缝把当事人的名字宣布出来以后，两个人都显出一副大为震惊、无法置信的样子。赫斯林太太用最大的嗓门喊叫起来说：格里茨小姐怎么能相信这种说法。女裁缝却赌咒发誓地说，这件事全城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她刚才从市长夫人舍费尔韦斯太太那里来，舍费尔韦斯太太的母亲正在要求她的女婿插手干预这件事。尽管如此，狄德利希太太和她的女儿还是疑信参半。狄德利希本来还在想，这件事是沿着与此相反的途径发展的，因此他对于自己家里人非常满意。这么说来，没有不透风的墙了？谣言即使是在一间密室里产生的，也会随着壁炉的烟灰飞出去传遍全城的，这本来就是他的

想法。

但是狄德利希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对自己说，在某些情况下劳动人民的健康的感受力还是值得称许甚至能够加以利用的一个因素。这一天整个早晨他一直围着拿破仑·菲舍尔转来转去。下班的铃声已经响了，突然从光泽机附近传出一声刺耳的叫喊。狄德利希和机器匠几乎是同时奔到出事地点的。两个人一起把一个年青女工的卷到钢辊里的手臂拉了出来。手臂上已经沾满了紫黑色的鲜血。狄德利希马上叫人给市立医院挂了一个电话。虽然这条胳臂的形状看着吓人，他还是一直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女工扎上急救的绷带。女工望着自己的胳臂，痛楚地哀哀啜泣，眼睛里充满了恐怖的神情，样子就象一只被人打伤的小动物似的。狄德利希同情地询问她家庭情况，但是她一句也听不懂。拿破仑·菲舍尔不得不一句一句地替她回答。她的父亲弃家出去了，母亲卧病在床，她要养活自己和两个小妹妹。她今年才十四岁。——“这倒没有看出来，”狄德利希说。再说在机器间工作注意安全的问题我们对女工们交待过不知道有多少遍了。“这次大祸完全是她自己闯出来的，我不能负任何责任。喂，”他又变得温和地说，“您到我这儿来一趟，菲舍尔！”

他在账房里斟了两杯白兰地酒。“需要用这个来压压惊……请您说老实话，您是怎么看的。菲舍尔，这笔医药费是不是得我出？您是不是也认为机器间的安全设备已经相当完善了？”机器匠只是耸了耸肩膀，狄德利希又说：“您的意思是说，这件事得通过法律解决么？我可不愿意这么作，我宁愿拿出一笔钱来。”

拿破仑·菲舍尔带着茫然莫解的表情呲了呲黄板牙。狄德利希接着说："不错，我就要这么办。您大概以为，这事只有劳尔先生才作得出吧？这个人对工人的友善态度究竟值几个钱，你们通过自己的报纸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自然不想因为犯了毁谤皇帝的罪去蹲监牢，害得自己的工人连面包也吃不上。我要寻求一种更为实际的手段来表现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了使自己的话庄严有力，他故意顿了顿。"因此我决定，在这个女孩子住院治疗期间，我要继续发给她工资。她的工资是多少？"他很快地问。

"一个半马克，"拿破仑·菲舍尔说。

"好吧……假定她在医院住八个星期，就算十二个星期吧……当然，她想一辈子永远住下去可不成。"

"她才十四岁，"拿破仑·菲舍尔仰着头说。"她可能要求残废赔偿费。"狄德利希吓了一跳，马上呼哧呼哧地喘起气来。

拿破仑·菲舍尔的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又摆出了那副令人捉摸不定的笑容，一双眼睛盯住了老板由于惊恐而在衣袋中攥起来的一只拳头。狄德利希把拳头从口袋里抽出来。"现在我要请您在工人中间宣传宣传我这种慷慨的措施！怎么，这种事不合您的口胃吧？你们更高兴谈论的当然是资本家多么卑鄙无耻。大概你们现在集会的时候一定大肆宣扬布克家的那档子事吧！"

拿破仑·菲舍尔又显出茫然莫解的神情，但是狄德利希却没有理会这一点。"当然，我对这件事也很不以为然，"他接着说，"我不懂为什么一个人偏偏要让自己的儿子跟这个女孩子结婚，自己跟女孩子的母亲过去就有过不清不白的事，而且

是在这个女孩子出世以前……但是——”

拿破仑·菲舍尔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起来。

“但是!”狄德利希又加重了语气重复了一声,“如果我工厂里的人对这件事乱嚼舌根,如果您,菲舍尔,因为市府的一位参议作了这么一件死无对证的事就煽动工人们反对市政当局,我却一点也不敢赞同。”他把拳头气哄哄地在空中一挥。“早已有人散布我的谣言,说劳尔这个案子都是我一手制造的。我可不愿意再惹是非,我希望我的人能安分守己一些。”

他的语调变得越来越亲切起来,身体也更凑近了对方。“喏,因为我知道您的势力影响,菲舍尔……”

突然他把手一张,手掌里豁然摆着三个大金币。

拿破仑瞧见了金币,显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仿佛他看见的是魔鬼的化身一样。“不!”他喊道,“不,不! 我不能背叛我的信念! 即使把全世界的钱财都给我我也不干!”

他的眼睛通红,尖着嗓子喊起来。狄德利希吓得往后一缩,他还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就在他的鼻子底下造反。“真相一定要揭露出来!”拿破仑·菲舍尔尖着嗓子喊。“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职责,这是您阻挡不了的,博士先生! 有产阶级的这种丑行……”

狄德利希很快地又递给他一杯白兰地。“菲舍尔,”他言词恳切地说,“我送您这点钱,是为了在这件事上别说出我的名字。”但是拿破仑·菲舍尔还是拒绝接受,他的脸上显出一幅无比骄傲的神态。

“我们不强求别人给我们作证,博士先生,我们不这样作。无论谁提供给我们鼓动宣传的材料,都用不到害怕。”

“这样，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狄德利希松了一口气说。“菲舍尔，我早就知道您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因此，关于那个女孩子的事，关于那个出了事故的女工——。刚才我提供给您布克家的这件丑史，帮了您一个小忙……”

拿破仑·菲舍尔摆出一副阿谀的笑脸。“多承博士先生夸奖，说我是个大政治家……我决定以后不再谈工伤事故赔偿费的事。对我们说来，能了解一些上流社会的内幕是非常重要的，远比——”

“——远比一个女孩子的事更重要，”狄德利希加以补充。“您的思维方法总是跟政治家一样。”

“总是一样，”拿破仑·菲舍尔也肯定了这一点。“再见吧，博士先生。”——菲舍尔走了出去。狄德利希独自思索着，无产阶级的政治还是有它的优点的。他又把那三块金币重新放进口袋里。

第二天傍晚家里所有的镜子都被拿到起居间里来了。艾米、玛格达和英格·蒂茨在这些镜子中间扭来扭去，直到把脖子也扭痛了为止。最后她们焦躁不安地在一张椅子的边上坐下来。“我的上帝，已经到时间了！”但是狄德利希却打定主意，这回决不能跟审讯劳尔那次一样去得太早。如果到得过早，一个人就丝毫不能给人强烈的印象。最后大家出发了，这时英格·蒂茨又一次向赫斯林太太道歉，因为她占了赫斯林太太马车上的位子。赫斯林太太也再一次表示：“哎呀上帝，我很愿意你去。我这个老人身体不成了，经受不了这种热闹场面。你们痛痛快快地玩去吧，孩子！”她两眼含着眼泪拥抱了

自己的两个女儿，而两个女孩子却极为冷淡地赶快把身子挣脱出来。因为她们知道，母亲所以提心吊胆，唯一的原因是现在没有一个地方不在谈论那件可怕的丑闻，而她自己却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一坐上马车，英格果然立刻又谈论到这件事。“哼，布克和戴姆新这两家人！我真想看看，他们今天有没有这么厚的脸皮，敢出头露面！”玛格达声色不动地说：“他们非去不可。不然的话，他们就等于承认那件事是真的了。”——“真的又怎么样？”艾米说。“我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我才不那么大惊小怪呢！”——“我也是这样，”狄德利希接着说。“说真的，我今天才从您这儿听到这件事，蒂茨小姐。”

这话使英格·蒂茨冒起火来。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地把这种事揽到自己头上。难道狄德利希认为，这一切都是她编造出来的吗？“布克家早就为这件事而弄得声名狼藉了，连他们家的佣人也都知道。”——“原来是下人编出来的，”狄德利希说，他撞了玛格达的膝盖一下，因为玛格达也撞了他一下。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下车的地点，而且要走下几磴台阶。从威廉皇帝大街新延长的一段路到地势低洼的老里克街一定得走这段下坡路。偏偏这时又下起雨来，狄德利希咒骂起来，这段路把鞋都走湿了，此外在会堂门口还站着一群穷光蛋，怀着满腔敌意在看热闹。既然市区这一部分整个都垫高了，为什么不能把这条破烂的街道拆掉呢？有人说就是为了保存这座有历史意义的和谐俱乐部——倒好象这个城市出不起钱在市中心另建一所现代化、第一流的交际会堂似的。这个象旧箱子似的老屋发出一阵阵的霉味！一走进大门几位小姐就吃

吃笑个不住，原来迎门立着一尊象征友谊的塑像，除了头上一副高高的假发外，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当心点，”狄德利希一边上楼梯一边喊，“不要把楼板踩穿了。”两道半圆形的楼梯象老人的两条又干又瘦的手臂一样擎在半空；深紫色的木头因为年深日久已经褪成白色。在上边两道楼梯汇合的地方，一位编着细发辫的市长正仰着晶莹的大理石面孔在笑脸相迎。这所房子就是他遗留下来的，他也是布克族的一个成员。狄德利希绷着脸故意不去看他。

在装着大镜子的深邃的过道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一位太太站在紧里面，好象正在从门缝里向剧场大厅里窥视——突然间几个女孩子变得气急败坏起来：戏已经开演了。玛格达顺着走廊拚命往里跑，一边跑一边哭出声音来。这时那个女人转过身来，把一根手指往嘴唇上一搁。原来这人正是剧本的作者冯·武尔科夫夫人。她兴奋地笑着，低声说：“一切都很好，我的剧本很受欢迎。您来得正是时候，赫斯林小姐，快进去换衣服吧。”可不是，艾米和玛格达在第二幕里才有戏呢，连狄德利希也弄糊涂了。当赫斯林家的两姐妹和英格·蒂茨（她是帮助她们化装的）匆匆忙忙地从侧面的屋子向化装室走去以后，狄德利希一个人站在专员夫人前面，显得局促不安。“现在您不能进去，免得打搅别人，”她说。狄德利希磕磕巴巴地说了几句请求原谅的话，接着就滚动着眼珠对着嵌在葡萄蔓当中、玻璃已经发乌的穿衣镜里打量起自己的身影来。他的影子模糊不清，显得非常神秘。墙上的淡黄色的油漆东一条西一条地显出了很多裂纹，壁画上的花卉和人脸的颜色都变得一片模糊。冯·武尔科夫太太关上一扇小门，狄德利

希觉得有一个人从这扇门里走了出来，仔细一看，原来是画在门上的一个手持长杆的牧羊女，长杆上还系着飘带。为了不使观众分心，她关门关得很轻。尽管如此，还是从门上扬起了一些灰尘，仿佛是从牧羊女头发上飘散的一阵粉末。

“这所房子真是富于浪漫主义情调，”冯·武尔科夫夫人悄没声儿地说，“您不觉得是这样的吗，博士先生？往镜子里一照，一个人就象穿着灯笼裙似的。”——狄德利希越来越局促起来。他愣愣地看着冯·武尔科夫夫人宽松的衣裳，她的裸露的肩膀瘦骨嶙峋，向前欠着身子，头发是斯拉夫人的淡黄色，脸上还戴着一副夹鼻眼镜。

“您在这个环境里真是协调极了，专员夫人……伯爵夫人，”他纠正自己说。冯·武尔科夫对他的这一大胆奉承回报了一个微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搔中她的痒处，使她回忆起自己曾是居泽维茨伯爵小姐。

“可不是，”她说，“真叫人难以相信，当初盖这所房子并不是为了上流社会，而只是为了奈泽西的普通市民。”她又降尊纡贵地笑了笑。

“是啊，真奇怪极了，”狄德利希俯身行礼说。“但是今天无疑只有您伯爵夫人在这里才适得其所。”

“您大概很有审美的眼光，”冯·武尔科夫夫人说。狄德利希并不否认这一点，于是她宣布，狄德利希不该完全不看第一幕戏，他可以从门缝里往里看。她自己早就左右脚替换着站着看了大半晌了。接着她又用扇子指着舞台说：“孔策少校马上就要下场了。他演得并不算太好，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他是和谐俱乐部委员会的成员，也多亏了他，才使人们了解到

我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少校上了妆的样子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狄德利希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正当狄德利希注视着舞台的时候，这出戏的作者开始口若悬河地为他介绍起剧情来。孔策正在谈话的对手，一个农村姑娘，是他的非婚生女，同时是一位伯爵小姐。这出戏的名字《神秘的伯爵小姐》也就是这么来的。孔策正用他平日讲话的那种气势汹汹的语调向她说明这一情况。他还对她讲，他要把她嫁给她的一个贫穷的表哥，让她继承自己一半家产。当孔策走下台去以后，这个姑娘和她的养母，一个好心肠的农妇，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那个扮相吓人的人是谁？"狄德利希不加思索就脱口问道。冯·武尔科夫夫人非常惊讶。

"那不是市立剧院的丑婆子吗？我们找不到别人演这个角色；但是我的侄女很喜欢跟她合作。"

狄德利希吓了一跳。原来他所谓的那个扮相吓人的角色正是冯·武尔科夫夫人的侄女。"您的侄女太动人了，"他连忙改口赞扬，接着就象出了神似地望着这位侄女小姐的一张又红又胖的大脸。这张脸仿佛没有脖子似地摆在肩膀上，而她的肩膀又是武尔科夫一家子的典型的肩膀。"而且还真有才能，"为了保险起见，他又补上一句。冯·武尔科夫夫人俯在他耳朵根底下说："您注意着点，"——幕布一掀，陪审官雅达松钻了出来；真让人吓一大跳。雅达松穿着毕挺的新衣服，一件非常有气派的、弧形大腰身的礼服，里面系着一个大得出奇的领结，领结上一枚耀眼的红宝石同样也大得刺目。但是尽管这颗宝石闪烁发光，却还是不能和雅达松的耳朵媲美。因为他刚刚理过发，头发梳得溜光，所以两只耳朵更加显得支棱出

来，就象两个小灯泡似地映照着他的一身华贵的服装。他伸出一只戴着黄手套的手，手指叉开，那架势就象要求判处谁几年徒刑似的。而且他向那呆若木鸡的侄女和号啕痛哭的丑婆子讲的确实也是一些使人痛如刀割的话……冯·武尔科夫夫人在狄德利希耳边悄悄地说："他演的是个坏蛋。"

"就是吗，"狄德利希深信不疑地说。

"您知道我这个剧本吗？"

"啊，啊。不知道。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要干什么。"

原来雅达松演的是老伯爵孔策的儿子和继承人。他偷听了孔策和自己女儿的谈话，不甘心把上帝赐给他的财产分给武尔科夫的侄女一半。他用发号施令的口气叫她马上撤出战场，不然的话他将以侵夺继承权的罪名把她逮捕并且设法停止孔策的治产权。

"真卑鄙极了，"狄德利希提出了批评。"她还是他的亲姐妹呢！"剧本的作家给他解释说：

"您说得不错。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他争的是长子继承权，这样作也不无道理。他是为了自己这一族人而斗争，说不上就得让个别人吃一点亏。对于伯爵小姐说来这自然是悲惨的。"

"如果认真考虑一下——，"狄德利希的情绪高涨起来。这种贵族式的看法他自己也有过：他就不甘心让玛格达结婚后还握有工厂的股份。

"伯爵夫人，您的这个戏真是第一流的，"他激动地说。但是冯·武尔科夫夫人却惊惧不安地攥住了他的一条胳臂。原来这时从观众席上发出了一片哄闹的声音：有的人在地上擦

脚，有的人擤鼻子，有的人嘻嘻地笑。“他演得太过火了，”女作家呻吟着说，“我早就跟他说过。”

雅达松真的演得太不成话了。他把冯·武尔科夫夫人的侄女和喜剧女演员都逼在一张桌子后面，整个舞台都被他所扮演的伯爵一个角色霸占住了。观众越对他表示不满，他越在台上没完没了地发威。这时从观众席里发出了嘘嘘声，有的人甚至向冯·武尔科夫夫人躲在后面发抖的那扇小门嘘起来。其实这也许只是因为这扇门总是发出吱吱哑哑的声音的缘故。但是专员太太却吓了一个倒仰，连夹鼻眼镜也掉在地上了。她惊惶失措地在空中乱摸，直到狄德利希把眼镜找回来给她。狄德利希想安慰她几句：“这没有什么，雅达松大概一会儿就该下台了吧？”她趴在关起来的小门外边听了听。“对了，谢天谢地，”她结结巴巴地说，上牙和下牙不住地打战。“现在他的戏完了，现在我的侄女和那个喜剧女演员都逃走了，过了一会儿，您知道，就该着孔策和少尉重新上场了。”

“这里面还有个少尉？”狄德利希满心敬服地问。

“对了，这就是说，他现在还在普通中学读书，他是法院院长史普瑞宙斯的儿子。他演的是那个穷亲戚，您知道，就是老伯爵想让他女儿跟他结婚的那个人。他答应过老头，就是走遍全世界也要把神秘的伯爵小姐找回来。”

“完全可以理解，”狄德利希说。“这关系到他个人的利益。”

“您会看到的，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但是雅达松这个人，请允许我斗胆提个意见，伯爵夫人，您本来不该让他在戏里担任角色的，”狄德利希幸灾乐祸地提

出非难说。“就冲他那两只耳朵也不应该让他上台。”

冯·武尔科夫夫人神色沮丧地说：

“我没有想到，他的耳朵在台上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您是不是认为，这出戏将是个失败？”

“伯爵夫人！”狄德利希把一只手扪在胸口上。“象《神秘的伯爵小姐》这样的戏是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搞垮的。”

“一出戏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它有无艺术价值。不是吗？”

“当然是这样。可是这样一对耳朵自然也有很大关系。”——狄德利希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脸相。

冯·武尔科夫夫人用央求的语调喊道：

“第二幕可好得多呢！这一幕戏发生在一家派头很大的工厂主家里。神秘的伯爵小姐就给这家人当使女。这家人还雇着一个钢琴教师，这不是一个什么高贵的人，他还吻过这家人的一位小姐。这个人向伯爵小姐求婚，伯爵小姐当然给他一个钉子碰。一个钢琴教师！她怎么会答应！”

狄德利希也认为他们绝对没有结婚的可能。

“可是您就会看到，这件事多么惨：让钢琴教师吻过的那个小姐在一次舞会上跟一个少尉订了婚，当这个少尉到这家人家里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就是那个少尉——”

“噢，天啊，伯爵夫人！”狄德利希伸出两只手，仿佛在护卫自己似的，这些错综复杂的情节弄得他神经非常紧张。“亏得您，这些故事是怎么想出来的？”

剧作家兴高采烈地笑起来。

“是的，最有趣的正是这一点；写过以后我自己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构思出来的。这一切都来得非常神秘。有时候我

想，这种才干我一定是生而具有的。”

“这么一说您的前辈人里一定有不少作家啦？”

“这倒没有。但是如果我的伟大的祖先在克伦新魏尔达这场战役里没有取得胜利的话，谁知道，我能不能写出《神秘的伯爵小姐》这出戏来呢？归根结底，这和一个人的血统还是有关系的！”

一谈到战争，狄德利希不禁又行了个屈膝礼，他不敢再往下问了。

“现在幕布马上就要落下了，”冯·武尔科夫夫人说。“您听见什么了吗？”

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但是对于这位剧作家说来，仿佛是墙壁和门都遮不住她的视线似的。“现在少尉正向未来的伯爵小姐发誓永远对她忠诚，”她在狄德利希耳根底下说。“正是这样，”她脸上的血液一下子都消逝了。紧接着她的整个身子往后一弹，大厅里响起了掌声，虽然不太热烈，但是观众确实鼓起掌来。门被人从里面打开了。舞台上幕布又一次卷起来。当年青的史普瑞宙斯和武尔科夫的侄女走出来谢幕的时候，掌声比刚才热烈了一些。

突然间，雅达松腾地一下从幕布后面钻了出来，象一堵墙似地往两个人当中一站，觍着脸把所有的鼓掌声都接受过来。——但是剧场里马上就嘘声四起。冯·武尔科夫夫人气哄哄地把身子转过来。在市长舍费尔韦斯的岳母和法院院长哈尔尼施太太正向她道贺的时候，她对这两位太太说：“陪审官雅达松先生没有能力当检察官。我要跟我丈夫谈谈这件事。”

太太们马上把专员夫人的这句话传播开，而且大受人们欢迎。转眼间整个镶着穿衣镜的走廊里人们都东一群西一伙地批评起雅达松的耳朵来。“专员夫人的剧本实在写得太妙了，只是雅达松的这两只耳朵——”但是当大家听到雅达松在第二幕里没有戏的时候，又开始感到失望了。沃尔夫冈·布克跟古斯特·戴姆新向狄德利希走过来。“您听说了么？”他问，“雅达松应该行使职权把他的耳朵充公。”狄德利希不以为然地说：“我不想取笑一个背运的人。”他一边说一边紧张地注视着人们用以打量布克和他的女友的眼色。不论是谁，只要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立刻活跃起来。雅达松已经被忘在脑后了。在一片嘈杂中，从门口附近传来了屈恩新教授的尖叫声，听起来仿佛是说“衣冠禽兽”。齐利希牧师太太为了安慰他把一只手搁在他的胳臂上，屈恩新教授把身体转了过来，这次他说的话大家都听得逼真：“这简直是十足的衣冠禽兽！”

古斯特把头向后一扭，眼睛眯成一条缝，“那边也在谈论这件事呢，”她神秘地说。

“什么事？”狄德利希结结巴巴地问。

“我们已经知道了。是谁放的这个谣言，我也知道了。”

狄德利希出了一身冷汗。“您怎么啦？”古斯特问。布克一边斜睨着侧门外边卖酒的柜台，一边神情冷淡地说：

“赫斯林是一位谨慎的政治家，象什么市长一方面是个好丈夫，一方面又不肯拒绝岳母的种种要求啦，这种闲话他是不屑于听的。”

狄德利希的面孔立刻涨得紫红。

“真是卑鄙极了。怎么会有人制造这么卑鄙的谣言。”

古斯特嘻嘻地笑个不停。布克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第一，这似乎实有其事，因为市长太太当场把两人碰上了，以后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一个朋友。其次，这本来也是不言而喻的事。"

古斯特开口说："喏，博士先生，您自然不会猜到这种事。"说着她撒娇地对她的爱人眨巴着眼睛。狄德利希的眼睛又射出电光来。"啊哈！"他冷峻地说。"现在我当然什么都知道了！"说完了他就把脊背转了过去。原来他们编造了这么一套卑鄙的谣言，而且还是拿市长作为对象！狄德利希完全可以把脑袋抬得高高的。他凑到屈恩新这一伙人中间去，大家一起向卖酒的柜台走去，一路走一路翻搅起一股义愤的波浪。市长的岳母面孔涨得通红，发誓说，以后她决不让"这一伙人"再登自己的家门，很多位太太也表示了同样的决心。只有开百货商店的科恩对这件事非常怀疑，劝大家不要这样作。他觉得象布克先生这样一个有光荣历史的自由思想者决不可能作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来。但是屈恩新教授却持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激进的思想一走向极端适足使道德堕落。甚至仍然在主持自由主义者星期日集会的豪陶费尔医生也批评说，老布克一向家族观念过重，换言之，他把嫡亲关系看得比什么都重。"这种例子大家都能举得出来。现在为了使一笔钱不流到外人手里，他居然打算让自己的非婚生女跟婚生子结亲，我从医生的角度诊断，只能认为这是他早期尚能控制的一种本性在老年时期的恶性发展。"这些话一说出，所有的太太们都大惊失色。牧师齐利希夫人立刻把她的凯特新支走，让她到存衣室去替自己取手帕。

凯特新在路上正好和古斯特·戴姆新走个对面，但是她却把眼皮一垂，没有向古斯特打招呼。古斯特的面色很难看。这件事被站在小卖部前面的一群人看在眼里，便都纷纷议论起来，但是在一片谴责声中也不无某种同情的成分。古斯特现在一定知道藐视社会公认的道德伦常是怎么一回事了。也许她只是受了欺骗，受了恶势力的影响，那倒还情有可原，可是总检察官戴姆新太太对这件事的底细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而且别人还特地对她提出过警告。市长的岳母就跟大家说，她怎样去找古斯特的母亲，怎样费尽心机想把对方的心里话套出来，可是这个老婆子的心却象铁打的一样，看来跟布克家攀亲戚根本是她从幼小起的一个宿愿。

“哼，布克大律师！”屈恩新尖着嗓子喊道。难道这位先生还真的在自欺欺人，想让别人相信他对自己家庭的这个新的丑史毫无所闻吗？难道他对劳尔家的那档子肮脏事也一点不知情吗？他只是为了出风头，竟不惜在法庭上把他姐姐和姐夫的丑事当着大庭广众抖搂出来。豪陶费尔医生急于想纠正他在劳尔案件中的立场，对大家说：“他哪里是律师，简直是个滑稽戏演员！”当狄德利希表示，布克也有自己政治和道德观点，尽管这些观点未必正确，他马上遭到了驳斥：“博士先生，您是他的朋友。替他辩白给您自己也增了光，可是我们的眼睛可揉不进沙子去。”这话使狄德利希的脸搭拉下来，默默地退到一旁。虽然如此，他还是瞥了诺特格罗申编辑一眼，后者正在闷头吃火腿面包。上面的一场谈话他一句不漏地都听在耳朵里了。

突然，室内出现了一片寂静：老布克先生在一群女孩子的

簇拥中出现在剧场靠近舞台的地方。看样子他正在给这群姑娘解说壁画。这个剧场的四壁上到处画着壁画，虽然色彩已经不怎么鲜明，但仍然使人眼花缭乱。这些幅画画的是本城过去的生活情景：郊区的风景，现在已经无迹可寻的草坪和花园，还有那些曾经在这所大厅中煊赫一时的主人翁，但是这些人物已经被当前这一代喧嚣纷扰的人群排挤掉，退到画家为他们安排的虚无幻境中去了……人们甚至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老布克和这一群女孩子也都是画中人物似的。在他们的身背后正好就是画中的城门，一位头戴假发、颈上系着项链的市长正从门洞里走出来，这和站在楼梯顶的那个大理石雕像是同一个人。在今天的高森费尔德造纸厂的旧址上，是一片百花盛开可爱的小丛林，一群活泼的儿童载歌载舞地迎着市长走来，把一个花环向他头上套去，想用这个花环拉着他转圈圈。空中玫瑰色的小云朵的反光映在他笑呵呵的面孔上。老布克先生的脸上这时同样也焕发着幸福的光彩，他被一群姑娘揪来扯去，就象被一个活的花环套起来似的。他的这种无忧无虑的神气实在不能叫人理解，甚至看着使人气愤。难道他的良知真的已经麻木到这种程度，居然肯让自己的私生女儿——。“咱们的姑娘可不是私生的，”百货商店老板科恩太太说。“我的西多妮怎么会跟古斯特·戴姆新挽着手臂！”……布克和他的这群年轻的女友一点也没有发觉，他们的这半边屋子人终于都走空了。在屋子的另一端满含着敌意的人群排成了一堵人墙，个个目光炯炯，胆量越来越大。“这家人骑在别人头上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有一个人蹲了监牢，马上该轮到第二个人了！”……“这简直是个害人的陷阱！”一个人咕噜着

说。另一个人接口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两位太太突然从人群中挤出来，突突地一阵小跑，便穿过了空旷的大厅。哈尔尼施顾问官太太曳着拖在地上的红色天鹅绒长裙，象个火球似地滚了过去，周身穿黄衣的科恩太太在同一秒钟到达了目的地。两个人用同样的动作一个人揪住自己的西多妮，另一个人拽住自己的梅达。当她们又回到原地的时候，脸上显出了多么洋洋得意的神色！"我差一点晕过去，"齐利希牧师太太说。感谢上帝，凯特新终于也回到她身边来了。

人们又恢复了好兴致，开始对这个道德败坏的老罪人开起玩笑来，把他比作专员夫人这出戏里的伯爵。当然，古斯特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伯爵小姐。为了讨好专员夫人，人们对戏里的这种情节是可以同情的。再说戏里的故事也还说得过去，伯爵小姐只不过是要跟她的表兄结婚，可是古斯特呢，却——！

老布克发现自己身边只剩下没有过门的儿媳妇和他的一个侄女，脸上露出了惊诧莫解的神色。接着，当他看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成了十目所视的人物，才开始慌乱起来。于是大家又互相指点起他的这副狼狈相来——这时连狄德利希也怀疑，赫斯林太太那番烂嚼舌根的话是不是有事实根据的？他看到自己亲手制造的一个幻影竟在这里长成血肉之躯，而且样子越来越狰狞可怕，不禁自己也被吓得毛骨悚然。这次打交道的对象可不是劳尔一流人，这是老布克先生，是狄德利希从童年时代就最最崇敬的大人物，是全城的伟人！四八年他曾被判处过死刑，他是全城市民精神的化身！狄德利希对自己这一次的冒险不由得又产生一种疑惧的心理。这不象

是疯人在开玩笑吗？布克老头子难道是这样一棒槌就能够打倒的么？一旦人们发现谁是这件事的主使者，狄德利希可得准备好成为众矢之的……但是，这一棒子毕竟还是打了出去，而且好象已经打中了目标。现在整个这一家庭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哥哥即将破产，女婿锒铛入狱，女儿跟着情人潜逃，一个儿子变成了乡巴佬，另一个儿子的思想和行为都大受指摘——现在老头子不但要独力支撑残局，而且自己的脚跟也站不稳了。一定要把他打倒，好让狄德利希爬到上面来！话尽管这样说，狄德利希却还是感到一阵阵胆战心寒，他拔起脚便往厕所跑。

这时第二幕戏开场的铃声已经响起来，狄德利希小跑起来。突然间，他和市长的岳母撞了个满怀。后者的脚步也非常匆忙，虽然她走得急是为了另外的原因。原来她的女婿被老婆连推带搡地正向老布克身边走过去，想用自己的声势来庇护这个受难者。市长的岳母刚刚来得及把他们拦住。“你想用市长的身份来掩护这种丑事吗？”老岳母因为激动连嗓子都嘶哑了。但是市长夫人也并不示弱，连声用又尖又细的声音喊，布克一家人是这里最高尚的人家。昨天米利·布克还送给她一件裁剪得很好的衣服样子。两个女人偷偷地你推我搡拚命想把市长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市长一会儿倒向东，一会儿倒向西，花白的鬓须也时而向左甩，时而向右摆，两只眼睛和受了惊的兔子一样。过路的人三五成群地聚集拢来，交头接耳地谈论着沃尔夫冈·布克告诉过狄德利希的那个笑话。狄德利希在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前面忘记了自己肚子痛，站在一旁，带着挑衅的神气向着对方行了个礼。市长立刻把姿势摆正，离开

了两位女太太，向狄德利希伸过手来。“亲爱的赫斯林博士，看到您真高兴。今天的戏成功极了，您说是不是？”

舍费尔韦斯博士最喜欢这样和别人假充亲热，但是狄德利希却丝毫不想跟他玩弄这些假客套。他挺起胸脯，两目闪着电光，象是命运的化身似地气势逼人地说：

“市长先生，有一件事我觉得我不该瞒着您，这件事——”

“这件事？”舍费尔韦斯博士的脸唰的一下变得煞白。

“这件事正在人们中间传扬，”狄德利希一点不留情地说。市长马上用乞求的语气说：“这我知道。就是那个可怕的谣言，关系着我们德高望重的——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件关于老布克的丑闻，”他假充厮熟地在狄德利希耳边悄悄说。但是狄德利希仍然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不只是这件事。您不应该再欺骗自己了，市长先生。另外还有一件关系到您自己的事情。”

“年青人，我求您……”

“愿意为您效劳，市长先生！”

如果舍费尔韦斯博士以为他发一阵威风会比哀恳乞求更容易躲过这场风波，他这算盘算打错了。狄德利希已经把他攥在手心里了。镶着穿衣镜的走廊这时人已经走空了，连市长家的两位女太太也随着人群消失了。

“布克这一伙子正在进行反扑，”狄德利希一本正经地说，“他们自己的丑事让人揭了出来，所以想打击报复。”

“打击我？”市长跳了起来。

“诽谤，我再重复一句：无耻诽谤。没有人相信这件事，但是在这种政治斗争激烈的时期——”

他没有把话说完，只是耸了耸肩膀。舍费尔韦斯博士的身躯显然矮了半截。他想盯狄德利希一眼，但是不知为什么目光却望到别处去了。于是狄德利希开始用裁判者的口气说：

"市长先生！您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在您家里的那场谈话吧！当时检察官雅达松先生也在座。那一次我就曾经提醒您，咱们城里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精神。松松垮垮的民主思想已经过时了。今天，一个人必须是坚定不移的爱国者。我早已警告过您了。"

舍费尔韦斯博士为自己辩白说：

"我在精神上一直是站在您这一边的，亲爱的朋友。特别是因为我对皇帝陛下崇拜得五体投地。我们英明年青的皇帝是这样一位最富于独创见解的思想家……奋发有为……"

"最富于个性的人物，"狄德利希板着面孔补充说。

市长接着他的话说："最富于个性……但是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不能只看一方面。今天我能向您说的仍然是那句话：您还要创造更多的事实！"

"劳尔的案子还不算么？我把皇帝陛下的几个仇人彻底铲除了。"

"我并没有碍您的手脚。我甚至还向您祝贺过。"

"我可不知道。"

"至少我暗中这样作过。"

"今天一个人必须公开表态，市长先生。'谁要是不赞成我，就是反对我，'这是皇帝亲口说的话。我们市民必须最后从沉睡中觉醒过来，必须亲身参加消灭颠覆分子的战斗！"

舍费尔韦斯博士听到这里把眼皮垂了下来，而狄德利希却更加盛气凌人地把身躯挺起来。

“可是我们的市长干什么去了？”他问道。在这句问话提出以后室内出现了一阵长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寂静，直到舍费尔韦斯博士又把目光转到他的脸上。但是他却只是眨巴着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狄德利希的整个形象，他的闪灼如电的目光，微微浮肿的面孔，直竖起的金黄头发，完全把他震慑住了。他心慌意乱地想：“一方面——另一方面”，眼睛却只是一眨一眨地盯住这位新青年的形象。这个年青人知道他们青年一代要的是什么。他是这一新的严峻时代的代表人物！

狄德利希的嘴角搭拉下来，为自己把对方折服而得意非常。在狄德利希一生中的某些时刻，他远比实际中的自己更加神气，被人当作了地位更高的人物。现在他正是陶醉在这样一个时刻里。市长的身材本来比他还高，可是狄德利希现在却可以垂着眼睛俯视他，仿佛他已经登上了宝座似的。“市议会不久就要举行选举了。这件事全看您怎么作了，”他用宽厚的语气简洁地说，“劳尔的案子促使公众舆论发生了转变。人们现在对我非常敬服。谁要是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我非常欢迎，谁要是反对我——”

舍费尔韦斯博士没有等他把话说完。“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他连忙悄悄地说，“决不能让布克先生的朋友当选。”

“这件事关系着您本身的利益。思想不良分子会弄得您声名扫地。如果正派的人不再出头驳斥这些无耻的谰言，您还站得住脚吗？”这句话说完又是一阵沉寂，舍费尔韦斯博士

此刻嗦嗦地抖个不住。狄德利希又怂恿地重复说:“这件事全在于您自己了,”——市长嘟嘟囔囔地说:“我对您的精力和正直的立场十分——”

“我的正直无私的立场!”

“当然,当然……但是您在政治上过于性急了,年青的朋友。您在咱们这里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您打算从哪里着手呢?”

狄德利希并没有回答,他忽然往后退了一步,欠身行个礼。武尔科夫出现在房门口。

武尔科夫摆动着颤巍巍的大肚皮走了过来,把一只脏爪子搭在舍费尔韦斯博士的肩头上,扯着大喉咙说:“喏,市长老弟,您在这儿唱独角戏么?您的议员们大概把您轰出来了吧?”——舍费尔韦斯博士陪了两声干笑。但是狄德利希却一直不安地望着通向剧场的大门;这扇门一直还没有关上。他走到武尔科夫身边,用身子把观众投过来的视线遮住,在这位专员的耳根底下嘀咕了一句话。武尔科夫马上转过身去把自己的衣服整理了一下。接着他对狄德利希说:“您真是个有用的人,博士老弟。”

狄德利希受宠若惊地笑起来。“您的过奖,专员先生,叫我高兴哪。”

武尔科夫宠幸有加地说:“您一定作什么事都很能干。我们得找机会谈谈。”说着他把一张满是棕色斑点、颧骨高耸的大脸向狄德利希伸过来,用一双蒙古人的吊眼睛使劲盯住了狄德利希。从这双眼睛里流露出这样的贪婪、阴险和残忍,狄德利希在他的盯视下,不由得呼吸急促起来。武尔科夫似乎

对自己的成功非常满足。他对着镜子理了一下胡子，但是因为他始终象公牛一样挺着脖子，那胡子马上又在胸衣上揉乱了。“好，走吧，”他说，“没准那玩艺又开台了？”于是他在狄德利希和市长的左右扶持下准备飞扬跋扈地闯进剧场去。正在这个时候，从小卖部传来了一个娇细的声音：“哎呀，上帝！奥托新！”——“啊，她在那儿呢？”武尔科夫嘟嘟囔囔地说，转身朝着他的老婆走去。“我早就料到了，一到紧要关头，她就胆怯了。胆子壮着点，亲爱的弗利达要象个骑兵似的！”

“哎呀，上帝，奥托新，我真是怕得要命！”

接着她转向武尔科夫身旁的两个人，用颤抖的声音飞快地说：“我当然知道，要投入战斗就得抱着乐观的情绪。”

“特别是，”狄德利希马上把话接过来，“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稳操胜券。”说罢他象个骑士似地俯身行了个礼。冯·武尔科夫太太用扇子触了他一下。

“整个第一幕戏赫斯林博士先生一直在外面陪着我。他很有审美感，还提出很有用的建议呢。”

“我注意到了，”武尔科夫说。当狄德利希轮番向武尔科夫夫妻两人行着感恩知报的曳足礼时，武尔科夫专员又补充说：“咱们还是待在小卖部这里吧。”

“这正是我的战斗计划，”冯·武尔科夫太太饶舌地说，“特别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扇开着的小门，可以望到里面的剧场。这样我们既能置身战斗之外——这对我说来是非常需要的——又能掌握着事态的发展。”

“市长老弟，”武尔科夫咂了一下舌头说，“这里的龙虾色拉您不可不尝。”他揪了一下舍费尔韦斯博士的耳朵，又接着

说:“关于咱们本城职业介绍的工作,市政府可又作得非常差劲儿。”

市长一边恭顺地吃着龙虾色拉,一边恭顺地听着专员的训诫。与此同时,狄德利希正挨在冯·武尔科夫太太身边扒着小门看舞台上的演出。玛格达·赫斯林正在上钢琴课,她的钢琴教师,一个深色卷头发的音乐家,狂热地吻着她。而玛格达看去也很乐于承受。“这可不能让基纳斯特看到,”狄德利希心里想,但是他自己看着也觉得很不是滋味。他发表议论说:

“伯爵夫人是不是认为那位钢琴教师的表演太有些自然主义了?”

女剧作家有些惊异地反驳说:“这正是我的意图。”

“我只是想说——”狄德利希犹豫不定地说。突然,他吓了一大跳,因为登上舞台的俨然是一位赫斯林老太太,或者说,一位和赫斯林老太太一模一样的人。紧跟着艾米也走出来。舞台上的一对情人当场被抓住,接着就是一场哭喊吵闹。但是武尔科夫这时也把嗓门放得更大了。

“不成,市长。这回您可不能再用老布克替自己开脱了。即使他当时强行把这就业方案通过了,可是更重要的是怎样付诸实施,这件事全掌握在您手里。”

舍费尔韦斯博士正要说什么,舞台上的玛格达却尖声喊叫起来,她不想跟这个人结婚,这人要是能娶上个使女就还得算高攀呢。剧作家说:

“她的语调还应该更粗野一些。他们一家人都是暴发户。”

狄德利希笑着表示同意，虽然他看着这个家庭的状况同自己的家一模一样，又感到惊愕莫名。在内心里他认为艾米的话说得很对，艾米说，必须立刻把这件丢脸的事连根拔掉，接着她就把使女叫进屋子来。但是当使女一上台，真是他妈的无巧不成书，原来就是那位神秘的伯爵小姐。随着伯爵小姐的登场带来了一片寂静，这时武尔科夫的粗嗓门嗡嗡地喊：

"您还是把您那套社会责任的骗人鬼话收起来吧！难道您认为农村破产就是社会福利吗？"

观众中不少人把头转向这一边来，剧作家惴惴不安地低声说："奥托新，看在上帝的面上！"

"出了什么事啦？"他走到小门前边来。"他们要嘘我么？"

谁也没有发出嘘声来。武尔科夫又转身对市长说：

"您那个就业方案要把我们这些在东部有地产的人的农业工人都抢走，这一点倒是肯定无疑的。再说，在你们那个倒霉的就业方案里还有工人代表——你们管这个叫缓和农业危机么？您要把事情搞到哪一地步去？您要使雇工也组织起来。您看到这一点没有，市长老弟？"他的爪子又落在舍费尔韦斯博士的柔顺的肩膀上。"您的这个遮眼法骗不过我们。我们可不吃这个。"

在舞台上，武尔科夫的侄女正面对着观众旁白，因为这些话是不能让工厂主这家人听见的。

"怎么？象我这样一个伯爵小姐，跟钢琴教师结婚？说什么也不成！即令这家人答应出一笔陪嫁费。别的人可能为金钱自轻自贱，我可不能辱没我的高贵门第！"

观众听到这里都鼓起掌来。人们发现哈尔尼施太太和蒂

茨太太在抹眼泪，这是被伯爵小姐的高贵感情所感动的。但是当伯爵小姐说到下边的一段话时，那被擦去的泪珠又一次挂在她们的脸上：

“可是，哎，象我这样一个使女到哪去寻找门阀高贵的人呢？”

市长这回非鼓起勇气替自己辩驳不可了，因为武尔科夫大声咆哮着说：“我可不能为了减少几个失业者而牺牲自己。我的钱是我自己的。”

这句话无法不使狄德利希肃然起敬，他又向武尔科夫专员行了个曳足礼。专员夫人错认为狄德利希是在向她表示敬意，她这样猜想当然不能说没有理由。

“我知道，”她自己也非常感动地说，“这个地方我写得很成功。”

“这是感人肺腑的艺术，”狄德利希评断道。正在这时玛格达和艾米在舞台上一个拍的一声扣上了钢琴，另一个砰的一响关上了屋门，狄德利希又补充说：“而且戏剧效果也非常强。”说罢，他把身子转过去说：

“下星期要选出两位市议员，补劳尔和小布克的空缺。小布克自动引退，倒还算识趣。”武尔科夫说：“那么您就得出一把力，让正派人选进来。听说您和《奈泽西日报》的关系搞得不坏。”

狄德利希故意表示亲暱把声音压低了说：“目前我还不愿意出头露面，专员大人。这样作对爱国的事业更有利。”

“听我说，”武尔科夫目光炯炯地逼视着狄德利希，“您自己有意补一个缺吗？”他问道。

“我愿意担承这种牺牲。咱们市议会的成员具有爱国思想、忠实可靠的人太少了一些。”

“如果进了议会，您有什么鸿图？”

“我要设法把那个就业方案搁置起来。”

“嗯，”武尔科夫说，“您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的人。”

“我是一个军官，亲爱的玛格达，”舞台上的少尉说，“我不能看着这个女孩子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即使她是一个贫穷的使女也不能这样。”

第一幕戏里出场的那个少尉军官，也就是那个应该跟神秘的伯爵小姐结婚的表哥，在这幕戏里突然以玛格达的未婚夫的身份出现！观众简直紧张得连气也喘不出了。这一点女剧作家自己也注意到了。“我最擅长的就是编造剧情，”她对狄德利希说。狄德利希确实对这个离奇的情节感到骇然。但是另一方面舍费尔韦斯博士却无暇观赏这幕激动人心的戏剧，他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

“任何人，”他发誓说，“也不会象我这样对新精神衷心——”他的话被武尔科夫打断了。

“我们懂，市长老弟。您可以衷心欢迎，只要这不破费您什么。”

狄德利希加添说：“但是在忠君爱国和图谋不轨之间必须要严格划清界限！”

市长举起手来作了个恳求的姿势：“两位先生！你们千万不要误解我，我什么事都愿意作。但是即使我划清界限也于事无补，因为在咱们这里凡是不投票选举自由派的人就选举社会民主党。”

武尔科夫气哄哄地象猪似地哼唧了一声，又从小卖部要了一段肠子。狄德利希却表示了莫大的信心。

“如果任其自然不能选举出好人来，必须施加人为的力量。”

“但是该怎样施加呢?”武尔科夫问。

武尔科夫的侄女这时又在舞台上向观众喊：

“他一定看得出来，我是个伯爵小姐，因为他同样也是门第高贵的人!”

“噢，伯爵夫人!”狄德利希说，“我真想知道，他是不是能看得出来。”

“当然看得出来，”剧作家说，“他们两个人的高贵风度都瞒不过对方。”

事实也正是如此，少尉军官和武尔科夫的侄女这时确实在互相打量个不停，因为艾米和玛格达，连同赫斯林夫人在内，都正在忙于用刀子割奶酪吃。狄德利希看得把嘴也张开了。工厂主一家人的这种有欠风雅的举止使观众看得兴高采烈。布克的女儿、科恩太太和古斯特·戴姆新都笑得闭不上嘴了。连武尔科夫的注意力也被吸引过去。他咂了咂手指上的油腻说：“弗里达，你真有两下子，看戏的都让你逗乐了。”

女戏剧家满脸得意的样子看着都叫人吃惊。她的眼睛在夹鼻眼镜后面闪着亮，发出狂热的光辉，胸脯一起一伏，她再不能安坐在椅子上了。她从小卖部的屋子里探出一半身子去。剧场里立刻有很多人带着好奇的神情把头转过来，市长的岳母还向她作了一下手势。冯·武尔科夫太太回过头来激动地喊叫道：

“先生们，这个仗打赢了。”

“要是我们也能这么快打赢就好了，”她的丈夫说。“好吧，您说说，博士，您打算怎么样把奈泽西人制服住？”

“专员大人！”狄德利希把一只手扪在胸口上，“奈泽西一定能忠于皇帝，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名誉和财产担保。”

“好，”武尔科夫说。

“因为，”狄德利希接着说，“我们有一位我称之为第一流的鼓动家，实实在在第一流的，”他又重复了一遍，尽量赋与这个词一个最伟大的含义。“这就是皇帝陛下！”

舍费尔韦斯博士马上打起精神来。“最富于个性的伟人，”他急忙说，“富于独创见解，奋发有为。”

“不错，”武尔科夫说，把两只拳头往膝盖上一放，瞪视着脚底下，那姿势活象一个正在思忖如何吃人的怪物。旁边的两个人突然发现，他正翻着眼皮在斜睨着他们。

“两位先生，”他结结巴巴地说，“喏，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猜想，国会快要解散了。”

狄德利希和舍费尔韦斯博士同时把脖子伸长，压低了嗓子说：“专员大人知道——？”

“最近军政部长同我一起去打猎，在我表兄冯·奎岑先生家里。”

狄德利希立刻行了一个曳足礼。他嘟囔了一阵，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这件事他早就预见到了！在他加入退伍军人协会的那一天，他就引述过皇帝陛下的一篇演说词——他是不是只是在引述呢？他曾经特别强调提出的是这样一句活：“我要把这个烂摊子整个拆掉！”现在这句话就要应验了，

事态的发展正象他自己亲手处理的那样。他心头突然袭上了一种神秘的恐惧感……这时武尔科夫又发言道：

“尤金·李希特这一伙人对我们已经不合适了。要是他们再不批准军事预算，这些人的日子就到了头儿了，”武尔科夫用拳头擦了擦嘴，好象已经开始吃起人来了。

狄德利希定了定神。“这太——这简直太伟大了！毫无疑问，这是皇帝陛下的卓见！”舍费尔韦斯博士的脸变得煞白。“这么一说，又要重新选举国会议员了？我本来一直很高兴，因为我们在国会里的议员是非常可靠的……”他越说心里越发慌，“这就是说，当然，屈尔曼也是李希特先生的朋友……”

“一个专门挑剔的小人！”狄德利希呼呼喘着气说，“一个不知道有祖国的家伙！”他的眼睛瞪得滚圆。“专员大人！这次这些人在奈泽西的好日子算完了。您只要先让我当上了市议员，市长先生！”——“以后呢？”武尔科夫问道。狄德利希自己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幸而剧场里这时又到了休息的时刻，响起了一片推动椅子的声音。一会儿，大门也从里面被人打开了。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这里刚才还谈到的屈尔曼。这个老头子拖着病恹恹的肥胖身躯，匆匆地从挂着穿衣镜的走廊里走过去。坐在小卖部的几个人都发现，自从劳尔受审以后，屈尔曼的身体比从前更坏了。

“他本来想把劳尔无罪开释，可是持反对意见的法官却占了多数，”狄德利希说。舍费尔韦斯也发表意见说：“肾结石早晚要把这个老头子弄垮的。”武尔科夫幽默地添了一句：“喏，在国会里我们就是他肾脏里的小石头。”

市长马上讨好地笑了起来。但是狄德利希却把眼睛瞪得

滚圆。他凑到武尔科夫专员的耳根底下低声说：

“他的遗嘱！”

“遗嘱怎么了？”

“他要把财产捐助给本市，”舍费尔韦斯郑重其事地说。“也许我们可以用这笔钱开办一所育婴堂。”

“开办育婴堂？”狄德利希鄙夷地咧着嘴笑了笑。“您就想不出更富于爱国精神的办法吗？”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武尔科夫钦佩地朝着狄德利希点了点头。“这家伙有多少钱？”

“至少有五十万，”市长说，接着他又一本正经地说：“如果能用这笔钱，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那再简单不过了，”狄德利希满有把握地说。

正在这时候剧场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这次笑声跟以前的大不相同，它是顺畅无阻地从胸膛里发出来的，而且显然带着幸灾乐祸的意味。随着这笑声，女戏剧家也惊惶失措地一直躲到柜台后边来。一点也不错，她仿佛随时都可能爬进食品柜里面似的。“仁慈的上帝！”她带着哭音喊。“一切都完了。”——“怎么啦？”她的丈夫问了一声，接着就气势汹汹地往门口一站，但即使是这样也无法阻止住剧场里的哄笑声。原来玛格达刚才对伯爵小姐说：“快着点，你这笨丫头，快给少尉长官弄咖啡来。”另外一个声音纠正她说：“茶，”玛格达重复地说：“咖啡。”另外那个声音坚持他的意见，玛格达同样也不让步。观众都发觉玛格达和提台词的人显然是在闹意气。幸而少尉这时插身进来，他把靴子后跟的马刺一碰，开口说：“茶和咖啡我都要。”——观众的笑声这时不象刚才那么尖刻了。

但是剧作家却气得火冒三丈。“什么观众！简直连野兽都不如！”她咬牙切齿地说。

“出岔子是免不了的事，”武尔科夫说，一边对着狄德利希眨巴眼睛。

狄德利希同样也语意深长地说：“如果人们彼此了解，专员大人，就不会出岔子了。”

说完了这句话以后，他觉得自己最好把全副精神转到女诗人和她的作品上，好给那位市长一个机会出卖自己的朋友，保证在选举的事上该怎样满足这位专员大人的心愿。

“我的这个妹妹蠢得要命，”狄德利希说，“回家以后我得好好说说她。”

冯·武尔科夫太太轻蔑地笑了笑。“可怜的东西，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是这些观众老爷真是傲慢得让人受不了，太忘恩负义了。前一刻钟他们还意兴飞扬，为戏中的崇高思想而兴奋鼓舞呢！”

狄德利希满腹感慨地说：“伯爵夫人，这种痛苦的经验不只您一个人有。在社会生活里这种事比比皆是。”他这时想到的是他那次跟那个毁谤皇帝的人发生冲突时人们慷慨激昂的情绪和事情过后他经历的种种考验。“正义事业最后一定会胜利的。”

“可不是，”她笑了笑，那笑容就仿佛从云端里露出的一线阳光。“真善美最后一定会胜利。”

她把自己的一只瘦削的手掌伸了过去。“我的朋友，我相信，我们彼此是了解的。”狄德利希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一时机，马上行了个曳足礼，大胆地把自己的嘴唇贴在这只手上。接着

他用手扪着胸口，仿佛是抑制着激动的感情似地发出从心坎底下的声音来："请相信我，伯爵夫人……"

舞台上只剩下武尔科夫的侄女和小史普瑞宙斯两人了。他们已经互相认出来：一个是受尽凌辱的伯爵小姐，一个是穷表哥。他们知道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一起，他们梦想着光辉灿烂的未来，在金碧辉煌的屋顶下，他们将和别的高贵的人们一起骄傲而又谦虚地沐浴在象阳光普照的浩荡皇恩中……这时狄德利希听到女诗人叹了一口气。

"这事我可以对您讲，"她叹着气说。"我在这里特别感到缺乏的是宫廷生活。您知道，象我这样一个皇亲贵族出身的人——，可是现在——"

狄德利希看到她的夹鼻眼镜后面迸出两颗滚圆的泪珠。在他面前展开的这位伟人的悲剧使他非常震动，他不觉毕恭毕敬地挺直了身躯。"伯爵夫人！"他叫道，为了强自克制自己的感情他的声音变得哽咽起来。"原来那个神秘的伯爵小姐就是——"他的话只说了一半，就吓得顿住了。

市长有气无力的声音向专员冯·武尔科夫透露，屈尔曼不想再参加竞选，自由党准备把豪陶费尔博士推举出来。他自己和武尔科夫的看法一致：既然现在还没有人料到国会要解散，他们必须及早采取措施……

最后，狄德利希终于鼓起勇气来，小心谨慎地低声说：

"伯爵夫人，可是，结果将非常圆满，是不是？他们不是到底团圆了吗？"

冯·武尔科夫太太这时又变得矜持起来。她收起了刚才那种感情外溢、过于亲密的态度，转而用一种随便聊天的语

调说：

“我的上帝，博士先生，您准备怎样呢？万恶的金钱啊！这对青年人看来是很难共度幸福的生活了。”

“他们可以提起诉讼啊！”狄德利希感到自己的正义感受到了损伤，不由得喊了起来。但是冯·武尔科夫太太却只皱了皱鼻子。“Fi donc！① 这样作只会使那位青年伯爵，使雅达松剥夺掉他父亲的治产权。第三幕有一场戏，您一会儿就会看到，他就用这件事威胁他的父亲。我想这幕戏我还是写得很成功的。少尉难道肯承担这个罪名吗？偌大一份家私拆得七零八落！你们这一阶层的人这样作也许没什么关系。可是对我们说来，有很多事情是不许可作的。”

狄德利希弯腰施了一个礼。“当然，上流社会有很多观念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就是法庭也很难了解，”他又补充说。女诗人宽容地笑了笑。

“您看，少尉就是为了这个放弃了伯爵小姐，跟工厂主的女儿结了婚。他的行为是完全合乎社会礼规的。”

“跟玛格达结了婚？”

“是的。而神秘的伯爵小姐却跟钢琴教师结了婚。这都是更高的主宰的安排，亲爱的博士先生，就是我们，”——她的声音变得沉浊起来——“也得向它低头的。”

狄德利希心里还有一点疑惑，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伯爵小姐即使没有陪嫁少尉军官也应该跟她结婚的，只有这样狄德利希的纯真、善良的心肠才能感到释然。可是哎！这严峻

① 法语：“您算了吧！”

的时代却另有安排!

幕布落了下来。观众很久才抑制住激动的心情，热烈地向这位使女和少尉军官鼓起掌来。从剧情的发展可以预见，这一对情侣还要长久忍受坎坷的命运，因为豪华的宫廷生活对他们是无缘的。

“真是惨极了!”哈尔尼施太太和科恩太太同声叹息道。

武尔科夫同市长的交涉这时已经办完，站在柜台旁边说:

“我们是要把这帮人的脑子弄周正的!”

接着他把一只爪子重重地往狄德利希的肩膀上一拍。“喏，博士老弟，我的老婆已经请您到我家喝茶去了吧?”

“当然，您一定要尽早来践约!”专员太太把手向狄德利希伸过来，让他吻了一下。狄德利希感到莫大荣幸地离开了他们。武尔科夫居然主动要跟他再见面! 他要跟狄德利希一起把奈泽西征服!

当专员夫人在走廊上被一圈人围住接受大家的祝贺时，狄德利希也开始了改变舆论的工作。豪陶费尔、科恩、哈尔尼施和另外几位先生让狄德利希大费手脚，因为这些人都表示，尽管他们的措词相当谨慎，整个这出戏是胡说八道。为了把这人的嘴堵住，狄德利希不得不把最精采的第三幕的剧情透露给他们。接着他又把自己从戏剧作者那里听来的一些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诺特格罗申。因为报纸即将付印，诺特格罗申必须马上回去。“要是您胡写一通的话，我可要用您的报纸掴您耳光了。您这臭耍笔杆的。”诺特格罗申向他道了谢就告辞了。屈恩新教授这时恰好也在旁边，狄德利希跟诺特格罗

中的谈话都被他听到耳朵里。他揪住狄德利希衣服上的一只扣子尖着嗓子喊："我跟您说句话，亲爱的朋友！有一件事您还应该跟我们这位谣言总社的编辑老爷谈谈。"诺特格罗申听到有人提到了自己，又转身跑了回来。屈恩新接着说："这就是：我们最尊贵的专员夫人的这部伟大著作的题材过去就有人想到了。这人并非别个，他就是我们的文学大师歌德。他写的《私生女》也就是这个故事。我看这对我们的女诗人是再高没有的赞誉了。"

狄德利希对于屈恩新的这个发现是否值得提出心里有些怀疑，然而他觉得没有必要跟他讲。但是这个小老头立刻就头发飘拂着从人群里挤走了。转眼间他已经跑到冯·武尔科夫太太面前，向她报告起自己这一比较性研究的结果来。当然，他自己讨到的这一场老大的没趣是连狄德利希也没有想到的。女作者用冷冰冰的语调说："您刚才谈的，教授先生，一定是张冠李戴了。《私生女》到底是不是歌德写的，您拿得准吗？"她问道，带着满脸怀疑的神色皱着鼻子。尽管屈恩新表示他决不会弄错，也没有能挽救了他的败局。

"不管怎么说，您一定读过我在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小说《和睦的家庭》吧！我这出戏就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我的创作哪一点也没有落过前人的窠臼。如果有人想恶意中伤我，我想在场的诸位先生，"她向四周的人环顾了一下，"谁都会出来反对的。"

屈恩新就这样被打发走了。他一边往回走一边张着嘴吸气。狄德利希用一种怜悯中带着鄙薄的口气提醒他，诺特格罗申已经把他这个危险的消息带走了。为了防止大祸发生，屈

恩新立刻急急忙忙地追赶这位报纸编辑去了。

等到狄德利希回过头来的时候，大厅里又换了另一副景象。不但专员夫人身边围了一圈人，老布克也同样被一伙人团团围住了。事情显然来得蹊跷，但是这也正是人之常情。刚才人们对待老布克先生有些过于任性，现在他们又开始懊悔了。大家一个个地摆着一副虔敬的面孔走到老人的身边，仿佛刚才那一档子事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早已为人们所承认的现存的权势力量就是这么大，即使经过一番强烈的震撼，威力依然不减往昔！狄德利希觉得自己最好不要落在大多数人后面，以免太露形迹。当他看清楚武尔科夫确实已经离开这里以后，便走过去向老布克行礼问候。老布克这时正好一个人坐在一把特别为他准备、摆在剧场最前面的靠背软椅上。他的一只白手从椅子的扶手上垂下来，显得特别柔嫩。他抬起眼睛来望着狄德利希说：

“是您啊，亲爱的赫斯林。您这一晌没上我家来，我心里挺不好过。”他的话说得又诚恳又慈祥，狄德利希觉得自己的眼泪一下子涌上眼眶。他把手向老布克伸去。老布克握住他的手时间稍微长了一些，这使他感到很高兴。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通什么工作忙啦，家务缠身啦，等等。但是突然间他觉得自己必须要说老实话，于是他又加了一句“说实话”，把心中的顾虑和外界的阻力对老人坦白出来。

“您真是太好了，”老人接着他的话说，“您不但让我猜到了这些情况，而且也肯坦白地告诉我。您很年青，您的行事自然不免受时代精神的影响。我虽然已经老了，却还不愿意犯老人通有的不容异己的毛病。”

狄德利希把眼皮垂了下来。他已经懂得了，老人这一番话无异是说，他已经宽恕了使他的女婿丧失了市民荣誉的那件诉讼案。狄德利希被老人的这种宽宏大量，同时也被他的这种存心蔑视的态度弄得连气也透不出。老人自然也还说了下面的话：

“我对于斗争是一向崇敬的。而且我也非常了解什么是斗争，因此我决不会忌恨哪个同我的亲友作斗争的人。”狄德利希害怕老人顺着这个话题扯得太远，连忙否认存心跟谁过不去。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下子就卷进这场漩涡里去。老人替他开脱说：“我懂，您正在进行探索，但是您还没有了解您自己。”

他把自己的白须插到丝领巾后面。等他的胡须又从领巾后面露出来的时候，狄德利希知道他要转换一个新话题了。——“您还没有把您住宅后面的房子买下来，”布克先生说。“您的计划又有了改变么？”

狄德利希心里说：“这个老头子什么都知道，”他发现自己最隐秘的算盘完全被人看透了。

老头狡狯而又慈祥地笑了笑。“您是不是想先把工厂搬个地方再着手扩充呢？我猜想，您大概想把自己的地产先脱手，目前正在等待某种机会——我恰好也在寻找这样一个机会，”他加添说，打量了对方一眼。“市政府准备建立一所育婴堂。”

“老狗！”狄德利希心里骂道。“他要利用自己好朋友的死作投机买卖！”但是与此同时，他想起了自己刚才向武尔科夫提出的征服奈泽西城的建议……他的鼻息顿时粗重起来。

"我完全没有这个打算，布克先生。祖遗的产业我是不想卖掉的。"

老人又一次把他的手握住。"我不想引诱您作这件事，"他说，"您的孝心实在令人尊敬。"

"蠢驴，"狄德利希心里说。

"那么我们就另外再找一块地皮吧。对了，您也许能在这方面帮帮我们的忙。大公无私、乐于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亲爱的赫斯林，我们是不肯放过的——即使这种精神暂时间好象奔向错误的方向。"

他站起身来。

"如果您想当选市参议员，我是愿意支持您的。"

狄德利希怔怔地看着布克先生，好象不了解他说的是什么。老人的眼睛是深蓝色的，明明是狄德利希把他女婿的这个显要的职位弄掉的，现在他却把这个职位奉送给狄德利希。是应该向他吐唾沫呢，还是应该惭愧得无地自容？狄德利希决定还是把鞋后跟一并，合于礼规地向他行礼致谢。

"你看到了，"老人回答说，"共同的思想会在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架起桥梁，就是对那些早就离开我们的人也是可以沟通起来的。"

他用手朝着四壁，朝着壁画上的前一辈人划了个半圆形。这些人物虽然色彩已经暗淡，形象却很生动，仿佛随时都会从墙壁上走下来似的。老布克对着那些穿着钟式裙的姑娘们笑了笑，他的一个侄女和梅塔·哈尔尼施这时恰巧从旁边走过，他也对着他们露出笑脸来。壁画上画着本城过去的一位市长，被鲜花和儿童们簇拥着正从城门口走出来。当布克老人的脸

转向这位市长时，狄德利希发现这两个人的面庞简直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老布克正在指点着壁画上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人物。

“关于这个人的事我听到人们谈论得很多。这位夫人我本人还认识。那个牧师不是跟齐利希牧师活象是一个人吗？在我们之间是没有严重的隔阂的。我们都有善良的意愿，都愿意为进步的事业努力，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联系，可以说，给我们遗留下和谐俱乐部的那些人早就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了。”

“这个和谐俱乐部可真有意思，”狄德利希心里说，一面向四下里张望，怎样找个机会溜掉。这个老头子旧习难改，谈着谈着正经事就转到充满感伤气息的闲扯上了。“总是掩盖不了他那种文人的酸臭！”狄德利希想。

正在这时候古斯特·戴姆新和英格·蒂莰从旁边走过来。古斯特挎在英格·蒂莰的胳臂上，英格正向她夸耀自己的幕后的不平凡的经验。“他们一个劲地说：茶，咖啡，咖啡，茶，真把我们吓死了。”古斯特说：“下一回沃尔夫冈要写一个比这个精采得多的剧本，让我演出。”英格把胳臂从她的身上抽回来，脸也绷紧起来。“啊哈！”她喊了一声，古斯特胖脸蛋上的和善、兴奋的神情马上消失不见了。“为什么不能？”她问道，气得说话的调子都带上了哭音。“你这是怎么啦？”

狄德利希本来可以把这件事向她解释一下，但是他却急忙把身子向老布克这边转过来。老头还在絮絮叨叨地往下说：

“跟今天的情况相同，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既有朋友又有敌人。站在城门旁边壁龛里的那位铁骑士，别看他颜色都快褪尽了，可是直到今天还是大人用来震骇小孩子的人物。唐·安

东尼奥·马利克，你这残忍的骑兵将军，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你曾经洗劫过我们这座可怜的奈泽西城。如果今天不是还有一条利克街的话，你的声名威望不是连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吗？……这位骑士也是仇恨我们自由思想、想把我们消灭掉的一位人物。”

忽然，老头儿吃吃地窃笑起来，笑得全身都抖个不停。他拉住了狄德利希的一只手。

“他不是很象我们的冯·武尔科夫先生吗？”

狄德利希的神色顿时矜持起来，但是布克先生并没有注意到，他好象忽然想到一件什么事，眉眼都绽开了。他把狄德利希招呼到一丛花草后面，指给他看壁画上的两个人。一个是年青的牧羊人，热情地伸着双臂，另一个是牧羊女，站在小溪的对岸，正要跳到这边来。老人悄悄说：“您说这两个人能不能聚到一起？今天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机关了。我算还知道。”他先向四面看了看，有没有人注意自己，接着突然打开一扇小门。这扇门安得非常巧妙，如果他不打开，谁也发现不了。门上的牧羊女一点一点地向她的情人凑近。再稍稍移动一点，她在门后边黑暗处就完全投进情人的怀抱里了……老人指着他开辟出的这间小屋说：“这里叫作爱情的小屋。”外面某处院子里的灯光透过没有窗帷的玻璃窗射进来，照在室内的镜子和细脚的双人沙发上。屋里不知郁积了多久的一股潮气扑面冲了出来，老人吸了一口这混浊的空气，沉湎在遥远的记忆里，脸上浮现出笑容。过了一会，他又重新把门关上。

但是狄德利希对这个地方的兴趣并不很大，他看到了一

件远比这间屋子更能使人耸动的事。原来这时候剧场里走进来一个人，这就是法院顾问弗里奇。看样子他的假期已经度完，从南方旅行回来了。尽管他来得稍微迟了一些，尤狄特·劳尔也没有在身边，今天这场热闹他还是没有错过。讲到尤狄特·劳尔，只要她丈夫仍然没有从监狱里出来，她的假期生活就还没有结束。弗里奇有些忸怩地摇摆着身子从人群中挤过去。他走过的地方，人们都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凡是他打过招呼的人都偷偷地向老布克那边望过去。弗里奇知道在这件事上他必须先发制人；他抖擞起精神来，大踏步地向老布克走去。老布克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弗里奇已经站在他面前了。老人的面孔变得煞白；狄德利希惊慌失措，不由得把双手伸过去。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老布克马上就镇定下来，他僵直地站在那里，拚命地往后耸着肩膀，目光冷峻地、直勾勾地望着这个拐走了自己女儿的人。

“回来了吗，推事先生？”他大声地问。

弗里奇极力摆出一副快活的笑脸。“南方的天气比这里好多了，参议员先生，那边的艺术也真丰富。”

“我们这里只有回光反照。”老人一边望着对方，一边用手向四壁一挥。他的这一姿态把大部分站在远处等着看他怯阵的人都震骇住了。在他这种处境里，如果举止有失常态，人们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老人却始终保持着威严的仪态，他代表着往昔的光荣体面，一个人代表了整个这一没落家族，代表了已经离他而去的广大侍从。尽管老人这一阵连续吃了几个败仗，可是在这一时刻却赢得人们广泛的同情……狄德利希还听见他用清晰的声音一本正经地说：“当时这一带进行改建，

我极力主张把街道改变一个方向，正是为了保留这所建筑物和这些绘画。可能这些画除了描绘过去的一段历史外，别无其他价值。但是一件艺术作品，如果能使过去某一时代，过去的风俗习惯永久保持下来，它本身也就能永存不朽。”听到这里狄德利希悄悄地离开了这两个人，他实在太为弗里奇感到难堪了。

市长的岳母问狄德利希说，布克老头对于《神秘的伯爵小姐》有什么评论。狄德利希想了半天，最后不得不老实承认，老布克根本没有一句话谈到这出戏。两个人都感到失望。

这时狄德利希发现，凯特新·齐利希满脸讥嘲地向他这边望过来。如果这是别人，倒还罢了，凯特新是根本没有权利这样放肆的。“喂，小姐，凯特新，”狄德利希故意放大嗓门说，“您对于‘绿天使’这个地方觉得怎么样？”凯特新回答的声音比狄德利希还大：“‘绿天使’？是您吗？”她一点也不在乎地对他大笑起来。“您真应该小心一点，”狄德利希皱着眉头说：“我觉得我有义务提醒令尊注意这件事。”

“爸爸！”凯特新马上叫起来；狄德利希大惊失色。幸亏齐利希牧师并没有听见。

“咱们那次出去蹓跶，我当然一回来就告诉爸爸了。这有什么，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

她这个玩笑开得太厉害了。狄德利希不觉鼻息粗重起来。“喏，对于喜爱漂亮耳朵的人说来，当时那里还有一位雅达松呢！”他看到这句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马上又补上了一句：“下一次再到‘绿天使’去，我们得把他的耳朵涂成绿色，这样

才能使情调合拍。”

“如果您认为耳朵是一切的关键的话。”看见凯特新的脸上流露出的那种无比蔑视的神情，狄德利希决定要狠狠地治她一治。他们这时正站在一簇花卉前边。“您信不信?”他问道，“这个牧羊姑娘会跳过小溪，让牧羊童得到幸福。”

“小羊，”凯特新叫道。狄德利希假装没有听见。他走到墙壁前面，用手胡乱地摸弄了一阵，门果然被他打开了。“您看见了么?她不是在跳么?”

凯特新走到前面来，好奇地伸长脖子向暗室里窥探着。突然，她被人从后面一推，身不由己地跌进小屋里去。狄德利希把门一关，一言不发地扑到她身上，只听见吁吁的喘气声。

“放我出去，我可要抓人了!”凯特新大声说，她想尖声呼救，但是却止不住咯咯地笑起来，弄得连抗拒的劲头也没有了。她一步一步地被拥到沙发跟前。在这场肉搏中，狄德利希被对方赤裸的肩膀和手臂弄得完全失掉了自持力。“瞧吧，”他气喘吁吁地说，“这可有个热闹看啦。”他每向前推进一步，嘴里就念叨一遍:“现在可要有热闹看了。我还是小羊么?啊哈，敢情谁要把姑娘当作正经人，对她不使坏心眼，谁就是小羊。现在可要有热闹看了。”他最后用力一按，把她摔在沙发上。“噢，”她叫了一声，笑得连气也透不过来。“我倒要看看有什么热闹?”

她忽然认真地抗拒起来，一下子从狄德利希的怀抱里挣脱出来。一道煤气灯的光芒透过没有悬挂窗帘的玻璃窗照射进来，映出了凯特新凌乱的服装。她把一张经过这一番挣扎后仿佛浮肿了的脸向门那边扭过去。狄德利希也随着扭过头

去。古斯特·戴姆新正站在门口，象失了魂儿似地向这边凝视着。凯特新的眼珠瞪得好象要从眼眶里跳出来，狄德利希跪在沙发上，差点把脖子扭断……最后古斯特把门关上，毅然决然地朝着凯特新走过来。

“你这个贱货！”——这句话好象是从她心坎里迸发出来的。

“你也是一路货！”凯特新马上镇定下来，还口说。古斯特只剩下张嘴喘气的份儿，目光又从凯特新转到狄德利希身上。她茫然失措地僵立在那里，气得眼睛都潮润起来。狄德利希极力辩白说：“古斯特小姐，我们只不过是闹着玩。”但是他这句话却还是不说的好，古斯特的怒火马上爆发出来：“您这个人我就早认识透了，您干这种事，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原来是这样，你很了解他，”凯特新用嘲讽的调子说。她站起身来，这时古斯特又往她身边凑近了几步。狄德利希趁这个机会马上摆起架子，退到后边去，让这两位小姐自己解决这场争端。

“这件肮脏事让我这个旁观的人看着都丢脸！”古斯特喊。凯特新一点也不示弱，“你什么也没有看见！再说你为什么要来看？”

狄德利希这时也觉得这事有些蹊跷，特别是古斯特听了这句话不再吭声了。显然凯特新已经占了上风。她把头一扬，说道：“我本来就觉得你这人很奇怪。有谁象你这样尽让人背后指指点点的？”

古斯特变得惴惴不安起来。“我？”她拉长了声音问，“我作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凯特新立刻作出一副诡秘莫测的样子——狄德利希却害起怕来。

“你作了什么你自己知道。我可没脸说给你听。”

“我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古斯特带着哭音说。

“这种事叫别人连想象也想象不出来，”凯特新皱着鼻子说。古斯特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我求求你们作件好事吧！你们这些人干么都跟我作对啊！”

狄德利希提议说：“咱们离开这里好不好啊？”但是古斯特却跺着脚说：

“我要是不把这件事弄清楚，一步也不走。整个这一晚上我都看到，大伙都瞪着我，倒好象我吞下了一条死鱼似的。”

凯特新把头往旁边一扭。“喏，你自己也看见了。他们没有把你连同你那位异母哥哥沃尔夫冈扔了出去，还不算便宜了你。”

“同谁？……我的异母哥哥……怎么是异母哥哥？”

在一阵无言的沉默里只听到古斯特吁吁喘气的声音。她的一双眼睛迷茫地向四处张望着。突然间，她开始醒悟了。“太卑鄙了！”她惊骇万分地喊道。凯特新的脸上浮现出心满意足的笑容。狄德利希却赌咒发誓地极力否认跟这件事有丝毫相干。古斯特伸出一根手指指着凯特新说：“这都是你们这些丫头编造出来的。因为我有钱，你们都眼红！”

“呸，”凯特新啐了一口。“你这种臭钱，我们才不要呢。”

“可这不是事实啊！”古斯特尖叫起来。忽然，她把身子往沙发上一趴，就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哎呀上帝，哎呀上帝，我

们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

“你现在懂得了，”凯特新无动于衷地说。

古斯特越哭声音越响；狄德利希摸着她的肩膀说：“古斯特小姐，您大概不想把别人都招引进来吧！”他想说一句什么安慰的话。“这些都不过是人们胡乱揣度。你们的相貌长得一点也不象。”

但是狄德利希说的这句安慰话却更把古斯特惹恼了。她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开始发动攻势。“你——你装什么好人？”她咬牙切齿地对凯特新喊。“我要把我看见的这件事跟大伙说说。”

“别人才不会相信你的话呢！象你这样的人说什么也不会有人相信了。讲到我吗，谁都知道我的行为多么规矩。”

“规矩！我看你还是把衣裳先整理好吧！”

“象你这样下贱——”

“只有你比得上！”

讲到这里两个人都吓住了，都一言不发地瞪着对方。两个人的胖脸模样本来就差不多，这时脸上的仇恨和愤怒的表情也非常相象。双方都挺着胸脯，耸起肩膀，两臂撑在腰里，看起来身上穿的单薄的舞服仿佛随时都可能绽裂似的。古斯特又发动了一次攻势：“我还是要跟人说。”

凯特新这时什么脸面也不顾了。“那你就快着点吧。不然的话我先走出去，我就跟大伙说，把这扇门打开的是我，不是你，是我把你们两人堵在这里的。”

看到古斯特答不上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眨眼皮，她又突然冷静下来，加添说：“可不是，我非得这么干不可。对于你来说

关系也不大。”

但是狄德利希的目光却和古斯特的碰在一起，懂得了她的心思。接着他的目光又向下滑去，落在她的小指上的一颗钻石上，落到那一次他俩一起在破布堆里捡到的那颗钻石上。他象骑士似地笑了笑。古斯特的脸变得通红，她走到他的紧跟前，几乎靠在他的身上。凯特新偷偷向门口溜去。狄德利希俯在古斯特的肩膀上，悄悄地说：“你的未婚夫把您撇得多么冷清啊。”——“哼，这个人呀！”古斯特说。狄德利希把头又往下低了低，在她的肩膀上吻了一下。古斯特的身子纹丝没动。“真让人难过，”他说，接着，出其不意地往后一退，古斯特的身子向旁边一歪，差一点摔倒。她立刻了解到，她的境遇整个改变了。她的钱财已经不再是王牌了，金钱已经贬了值，而象狄德利希这样的人现在身价却提高了。她的面孔立刻显出一副可怜巴巴的神情。狄德利希严肃地说：“如果我处在您未婚夫的地位，我可不这么行事。”

凯特新小心翼翼地重又把门关上，转回来，把一根手指按在嘴唇上说：

“你们知道不知道？戏又上演了——我想，早就上演了。”

“哎呀，上帝！”古斯特说。狄德利希说：

“好啦，咱们算掉在陷阱里了。”

他想在四壁上找一个出口，甚至连沙发也搬开了。但是他到处也找不到门，不由得发起脾气来。

“这里真是一个陷阱。可就是为了保存这座老房子，布克先生竟把街道整个搬了家。他早晚会看到我怎样把这所房子拆掉。只要我一当选上市议员！”

凯特新吃吃地笑起来。“您这么脸红脖子粗干什么？这里不是挺舒服么？咱们现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她从沙发的另一边跳了过来。古斯特鼓了鼓劲儿也想跳过来，却被沙发绊住了。狄德利希伸手去扶她，凯特新马上也吊在他的身上。狄德利希向两个女人挤着眼睛说。“那么咱们干什么呢？”凯特新说：“您还能不知道，我们三个现在彼此都了解了。”——“再说咱们也不怕再丢什么了，”古斯特说。于是三个人同声哈哈大笑起来。

突然，凯特新吃了一惊。“孩子们！我在镜子里简直成了我那位死去的祖母了。”

“这面镜子已经发污了。”

“还划了许多字。”

他们都把脸贴到镜子上，借着昏暗的煤气灯光辨认着上面的一些题词和亲昵的称呼。这些题词和名字有的同年月日期一起刻在两个套起来的鸡心里，有的刻在花瓶上、小爱神上，有的甚至刻在坟丘上。“快看，下面骨灰坛上的字！真是胡说八道！”凯特新说。“‘今天我们才尝到愁苦的滋味’……为什么？因为他们关在屋里面了吗？这些人简直发疯了。”

“我们可没有发疯，”狄德利希说。“古斯特小姐，您不是有一颗钻石吗？”他也在上面画了三颗心，又划了几个字，接着就让两个女孩子看他的杰作。她们两个人都尖着嗓子喊起来，急忙把头扭到一边去。狄德利希骄傲地说：“这里为什么叫爱情的小屋呢？”

突然古斯特惊叫了一声：“这里有人看着咱们呢！”

镜子后面果然露着一张鬼魂似的惨白的面孔！……凯特

新已经躲到门口去了。“过来吧,”狄德利希对她喊,“这是画的。”

镜子的一边已经从墙上脱出来,再顺势一转,整个人形就都显露了出来。

“这是外面那个想跳过小溪的牧羊姑娘!”

“现在她的事已经干完了,”狄德利希说;因为她这时正坐在那里啼哭,而在镜子背面的牧羊童已经离开她越来越远了。

“从那边可以出去!”狄德利希指着一线亮光说。他用手摸了摸,糊墙纸果然豁然分开了。

“干完了事以后,从这里可以出去。”他一边说,一边首先走到外面去。凯特新在他背后嘲讽地说:“我没有什么事要干。”

古斯特也愁眉苦脸地说:“我也没什么事要干。”

这些话狄德利希都装作没有听见,他断定现在他们是在小卖部后面的一间小客厅里。他三脚两步地走到镶着穿衣镜的走廊里,不露形迹地混在刚从剧场里涌出来的人群里。伯爵小姐终于不得不嫁给钢琴教师,她的悲惨命运还在激荡着观众的心灵。哈尔尼施太太,科恩太太和市长的岳母都红肿着眼眶子。雅达松擦去了脸上的脂彩,满心想走出来听几句奉承话,没想到女太太们却都对他白眼相加。“检察官先生,您对这个结局可得负责,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您的亲妹妹啊。”——“对不起,太太们!”雅达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说,他自己才是伯爵财产的法定继承人。这时梅塔·哈尔尼施说:

“但是您也用不着那么盛气凌人呀！”

马上所有在场的人都把目光投到他的两只耳朵上，有的人甚至嘻嘻地笑起来。尽管雅达松一个劲地尖着嗓子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却一直也不生效果。正在这个时候，狄德利希把他往胳臂底下一架，便拖开去了。狄德利希的心为复仇的快感激动得怦怦地跳着，径直把雅达松拉到专员夫人面前。专员夫人正同孔策少校握手告别，热烈地感谢他参加这次演出。她一看到雅达松，马上把身子转过去，给了他一个冷背。雅达松木然僵立在那里，狄德利希再怎么用力也拖不动他了。“怎么回事？”狄德利希假仁假义地问。“啊，您是为了专员夫人，您没有能讨得她的欢心。看来您当检察官是没有希望了。您的耳朵谁看着都不顺眼。”

狄德利希万万也没想到雅达松的脸会现出这么一副奇丑的苦相。他平素无时无刻不摆出的那种傲气凌人的样子跑到哪里去了？“这一点我也承认，”虽然这句话他是低声下气地说的，可是听得出那是一声令人不寒而栗的哀号……接着，他全身都战抖起来，仿佛脚不离地地跳起舞来似的。他继续开口说：“也许您会觉得滑稽，亲爱的朋友！您自己是不知道您的相貌多么值钱。我只要您这副长相，别的什么都不要，十年之内一定能当上部长。”

“喏，喏，”狄德利希顺口搭腔说。“您用不着整个这张脸，只要我的耳朵就成了。”

“您愿意不愿意卖给我？”雅达松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狄德利希大吃一惊。“这怎么成，”他结结巴巴地说。雅达松却已经带着讥嘲的笑容向豪陶费尔跟前走去。“您不是耳科专家

吗，医生先生……"

豪陶费尔向他解释，确实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把耳朵切下一半去，虽然到目前为止这种手术只有在巴黎一个地方进行过。"干么把整个都弄掉呢？"豪陶费尔说，"您完全可以保留一半。"雅达松这时已经冷静下来。"这个玩笑可开得真妙！我倒想在法庭上把这件事谈一谈。您这个大骗子！"说着他在豪陶费尔的肚子上拍了一巴掌。

狄德利希这时转身朝着自己的两个妹妹走去。两个女孩子都已经换上了舞会的服装，正从更衣室里走过来。人们纷纷向她们祝贺，她俩则逢人便讲刚才在舞台上的感受。"茶——咖啡。老天爷，真叫人紧张死啦！"玛格达说。狄德利希也以兄长的身份向她们祝贺。他挤到两个人的中间，玛格达马上把身子吊在他的胳臂上，而艾米则恰好相反，必须由狄德利希用力拽住她的一只胳臂。她从牙缝里嘶嘶地说："别演滑稽戏了。"狄德利希在笑声和贺词的间隙里呵斥她说："你虽然只演了个小角色，也应该感到高兴！不管怎么说你总登了台了。你还是看看玛格达吧！"玛格达的整个身子都柔顺地贴到他的身上，只要狄德利希愿意，她可以把他们兄妹间的和谐幸福无尽无休地表演给别人看。"小家伙，"狄德利希温柔的语气中带着崇敬。"你演得很成功。可是我可以对你说老实话，我的感动也不比你小。"他甚至还恭维她说："你今天的样子太迷人了。把你嫁给基纳斯特真有点委屈你。"专员夫人虽然已经开始向外走去，却还是宠幸有加地向他们遥遥挥了挥手。从这以后，狄德利希兄妹三人一路上所遇到的就都是一副副恭顺的笑脸了。大厅里的人逐渐走光了；在另一边棕榈树后面已

经奏起了波隆乃滋舞曲。狄德利希对着玛格达鞠一躬，就拥着她跨进舞池，趾高气扬地随在孔策少校和他的舞伴后面翩翩起舞。他们从呆坐在一边的古斯特·戴姆新旁边跳过去。古斯特坐在身体畸形的屈恩新小姐旁边，呆呆地望着他们，那样子就象刚挨过一顿打似的。她这副神情使狄德利希看着非常不舒畅，象蹲监狱的劳尔先生引起他的感觉一模一样。

“可怜的古斯特！”玛格达说。狄德利希眉头皱了皱。“可不是，这都是那件事引起的。”

“可是说实在的，”玛格达眼睛一眨一眨地仰望着狄德利希，“到底是哪件事引起的呢？”

“这倒没什么关系，小东西，反正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狄德尔，你一会儿应该请她跳一个华尔滋。”

“这可不成。一个人必须知道对自己负什么责任。”

这以后他立刻离开了舞厅。几乎与此同时，又从少尉恢复了大学生身份的小史普瑞宙斯也从墙角里把驼背的屈恩新小姐带到舞池里。他这样作显然是为了向她的父亲讨好。古斯特·戴姆新仍然坐在那里……狄德利希穿过了舞厅侧面的一间屋子，这里几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正在玩纸牌；在一扇门后面他又撞上了正和一个演员谈心的凯特新·齐利希，挨了一个白眼，最后他走到了小卖部。沃尔夫冈·布克正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在他的速写簿上给坐在舞厅四壁的母亲们画像。

“真有才能，”狄德利希说。“您给您的未婚妻画过像吧？”

“在这方面她引不起我的兴趣，”布克答话的语气那么冷淡，狄德利希不由得怀疑起来，是否他刚才和古斯特在爱情的小屋里的那番经历已经引起了这位未婚夫的兴趣了。

“您这个人简直无法让人了解，”他感到失望地说。

“您的为人却永远能让人一目了然，”布克说。“那次您在法庭上发表长篇大论的独白的时候，我真想给您画一张像。”

“您的辩护词我可真听够了；您那次是企图——幸而这是一次不成功的企图——在大庭广众面前使我声名扫地，使我见不得人！”

狄德利希的眼睛又射出电光来，布克看着有些吃惊。“看起来那次我大概冒犯您了。但是我实在是尽量为您说好话啊！”他摇了摇头，沉思地、自我陶醉地笑起来。“咱们一块儿喝一瓶香槟如何？”他问道。

狄德利希有些犹豫地说：“我跟您一起——”但是他还是屈从了。“法院最后的判决说得很清楚，您的指责不仅是针对着我一个人，也针对着一切具有爱国思想的人。我认为这件事再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咱们喝杯亥德济克酒吧？”布克问道。他逼着狄德利希跟他碰了杯。“您必须承认这一点，亲爱的赫斯林，还没有人象我这样彻底地对您进行过研究……现在我可以告诉您，我对您那次在法庭上表演的角色非常感觉兴趣，比对我自己的角色兴趣更大。回家以后，我对着镜子模仿了半天。”

“我演的角色？您大概是想说我的信念吧？当然，在您看来，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演员。”

“当时我指的是——另外一种人。可是您看，我对于观察人是多么仔细……要不是明天我得出庭替一个据说是偷了武尔科夫家的衬裤的洗衣妇辩护，说不定我会去扮演哈姆雷特的。祝您健康！”

“祝您健康！干这种事您是不需要有任何信念的。”

“老天，我怎么会没有呢？但是如果只抱定一个宗旨……您是不是想劝我改行当演员呢？”布克问道。狄德利希已经张开嘴准备表示同意，这时候古斯特走了进来。狄德利希的脸唰地一下变红了，因为在布克提出上面的问题时他想到的正好是她。布克象作梦似地说：“我的那锅香肠煮白菜在这个当口也许会煮过火了，要知道，这可是一道味道非常鲜美的大菜啊。”古斯特这时已经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从他后面蒙住他的眼睛问：“是谁？”——“就是我说的那个，”布克说，轻轻地拍了她一掌。

“两位先生谈得很起劲啊！要不要我走开？”古斯特问道。狄德利希连忙替她搬过一把椅子来。但是他心里却更愿意单独同布克在一起；古斯特的灼热目光看来不是什么好兆头。她说话也比平常更加急促。

“你们两个人性格倒挺相近，只不过你们总是互相客客气气的。”

布克说：“这是因为我们互相尊重的缘故。”狄德利希怔了一下，接着他说了一句使自己听了也大吃一惊的话：“说实在的，每次我跟您的未婚夫分手的时候，我都对他火冒三丈；但是第二次一见面我又从心里感到高兴。”他把胸膛一挺，接着说：“如果我还不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人，他也会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

“如果我是这样的人，”布克说，脸上掠过一丝笑容，“他也会逼得我改变我的想法。有趣的地方正在这里。”

但是古斯特显然有别的心事，她的脸色苍白，不住地咽

唾沫。

“我跟你说一件事，沃尔夫冈。我敢打赌，你听了一定得晕倒。”

“罗泽先生，把您的亨奈西酒给我们拿一瓶来！”布克喊道。当他搀合白兰地和香槟酒的时候，狄德利希挽住了古斯特的一只胳臂，在喧嚣的舞会音乐的掩盖下，用恳求的语调说：“您别作傻事好不好？”古斯特轻蔑地笑起来。“赫斯林博士害怕了！他认为这个故事太卑鄙，我却只觉得滑稽可笑。”她越加笑出声来。“你猜怎么着？据说你父亲跟我母亲……你懂不懂？因此据说我们俩……你懂不懂？”

布克慢腾腾地摇了摇头，接着又撇了一下嘴。“那又怎样？”古斯特不再笑了。

“怎么，那又怎样？”

“就是嘛，如果奈泽西的人相信这个，这种事对他们就成了家常便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

“你就会说空话，顶得什么事，”古斯特说。狄德利希认为自己也必须表示异议：

“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跌跤，但是如果毫不考虑别人的意见，却一定要吃苦头。”

古斯特发表她的看法说：“他总是觉得自己高明，谁也看不上眼。”狄德利希又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时代。谁不懂得防卫自己，谁就要完蛋。”于是古斯特痛苦而激动地喊起来：

“赫斯林博士就是跟你不一样！他出头替我说过话！我有证据，我是从梅塔·哈尔尼施那儿知道的，因为她后来不得不说实话。赫斯林博士是唯一替我辩护过的人。如果他处在你

的地位，一定会把那些往我身上抹稀泥的人狠狠地教训一顿的！”

狄德利希一边听一边点头。布克则一直转动着手里的酒杯，望着映在上面的自己的影子。突然，他把酒杯砰地一声往桌子上一放。

“你们怎么知道，哪天我不狠狠地教训一个人，我非常愿意这么作。把一个人揪出来，随便哪个人都成，因为所有这些人都差不多一样愚蠢，一样卑鄙，你们说是不是?”说到这里他眏了眏眼睛。古斯特把赤裸的肩膀一耸说:

“谁都这么说。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愚蠢，他们知道自己想作什么……比较愚蠢的人往往也就是那些比较聪明的人，”她象挑战似地说。狄德利希满面嘲讽地点着头。布克的目光盯到他的脸上，眼睛突然变得象疯子一样。他握紧了拳头，在脖子两边痉挛地抖动着。“但是如果我——”他的嗓音也一下子嘶哑起来，“如果我把那个人的脖子掐住，那个一肚子阴谋诡计的人，那个一个人身上汇集了世界上所有的卑鄙丑恶的人；如果我掐住他的脖子，掐住那个所有失去人性、没有人格的人的代表的脖子——”狄德利希的脸白得象张纸，从椅子的一边溜下来，一步一步地往后退。古斯特尖叫了一声，惊惶失色地紧贴到墙边。“他这是酒喝多了!”狄德利希向她喊……但是布克的两只闪射着凶光、不住地在他们两人身上转来转去的眼睛却一下子缓和下来。接着他又眨动了两下，重新射出清彻的光辉来。

“这种混合酒我早就习惯了，”他说，“我只不过想让你们看一看，我们也会这一套。”

狄德利希噗通一声又坐在椅子上。“您只不过是个喜剧演员罢了，”他气呼呼地说。

“您认为是这样？”布克问道，脸色越加开朗起来。古斯特鼻头一耸。“喏，你们继续开心吧！”说完了她便想离开这里。但是推事官弗里奇这时却走了过来，向古斯特和布克各自躬身行了礼。律师先生是否允许他跟戴姆新小姐跳一场科蒂荣[1]舞啊？他的话说得非常客气，甚至带着几分抚慰的语调。布克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皱了皱眉毛。古斯特却已经挽起弗里奇的胳臂了。

布克茫然望着两个人的背影，眉头上仍然露着皱纹。“是啊，是啊，”狄德利希思忖道，“跟这么一位先生碰到一起决不是一件愉快事。这个人刚刚带着你的姐姐到外面去逍遥了一通，接着又把你的未婚妻拉跑了，而你却对他无计可施，因为如果不这样你就会把这件丑事弄得更加不可收拾，因为我们的这件婚事本身就是件丑闻……”

布克象大梦初醒似地突然开口说：“您知道不知道，现在我对戴姆新小姐结婚的事才真正发生兴趣。过去我认为这件事没有什么耸人听闻的东西。但是咱们奈泽西的老乡却把它炮制成了一道佳肴。”

布克的这种反应使狄德利希目瞪口呆，“如果您认为……”他惊叫了一声。

“为什么不呢？我和您，虽然咱们是绝然相反的两个人，可是把这一道德沦丧的时代的进步潮流介绍到这儿来的却正

---

① 1860年前后盛行于欧洲的一种交谊舞。——译者

是你我两人。咱们使这里活跃起来。时代精神在咱们这地方还穿着毡靴在街上磨蹭呢！”

“咱们得用马刺敲敲它”，狄德利希说。

“为马刺干一杯！”

“干一杯！但是只能为我的马刺，”——狄德利希的眼睛发出闪电的光芒，“您那种怀疑的态度和颓废的思想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他从鼻子里哼着气——，“精神今天一点也不起作用了。只有爱国的行动”——他用拳头砰地往桌子上一拍——“才有未来。”

布克脸上浮现出宽恕的笑容来：“未来？这正是令人混淆不清的地方。一百年以来，爱国行动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正在经历的和将要经历的，只是它临死前的抽搐和死尸的臭味。这种气味是会毒化空气的。”

“我早就料到，您对最神圣的事物总要极力诋毁的！”

“神圣！不可触犯！动不动你们就说：‘这是永恒不变的！’是不是这样？好象除了你们爱国主义的理想之外再也不会出现什么新东西啦！过去，在人类历史的黑暗时期——那时候你们这些人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或许是这种情况。可是如今你们登上了舞台，世界也走到终点了。国家之间妄自尊大、互相仇恨，这就是已经达到的目标，此外再也没有更远的路好走了。”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严峻的时代，”狄德利希一本正经地说。

“与其说严峻，倒不如说僵化了……我决不相信，生活在三十年战争时期的人曾经认为他们那个一点也不温和的处境

是永恒不变的。我深信，在洛可可时期残暴制度压迫下的人一定认为这种制度是可以推翻的。不然的话，他们也就不会闹革命了。在我们的精神可以探索的整个历史空间中，那些曾经宣称自己是永恒不变的，那些在历史的永恒面前以自己可悲的狭隘煊耀一时的时代如今到哪里去了呢？那些对于每一个不肯完全就范的人进行宗教式的谴责的时代如今到哪里去了呢？没有国家概念，这在你们身上引起的恐惧更多于仇恨！但是没有祖国的暴徒们已经紧紧地跟在你们脚跟后面了，在那边大厅里，您看见了没有？”

狄德利希咕咚一口把杯子里的香槟酒喝下去了，倏地把身子扭过去。莫非拿破仑·菲舍尔带着他的一伙人闯进来了？……布克不出声地从心坎里感到满足地笑了笑。“您别发慌，我说的是墙上的那些静止不动的人。为什么他们显得这么快活呢？他们有什么权利在铺着花朵的路上迈着轻快的步子，享受着心灵的和谐呢？啊！朋友们啊！”他把酒杯在跳舞的人群头上举起，遥遥对着壁画上的人物说：“你们这些人类的朋友，美好未来的朋友，你们心胸开阔，不懂得什么是国家的亲属联盟的阴暗的私欲。回来吧，你们这些宇宙灵魂！就是在我们中间也有些人在等待着你们呢！”

他一仰脖把酒喝干。狄德利希满怀鄙夷地发现，他已经扑簌簌地掉下眼泪来了。但是转眼间布克又露出满脸狡狯的样子。“你们这一代人一定不会知道，画后面的那个站在市府官员和牧羊女中间、笑容满面的老市长胸前戴的是什么领结。那上面的颜色已经褪尽了。也许你们认为那是你们国旗的颜色吧？不是的，那是法国三色旗的颜色。当时这是一面新旗帜，

不是一个国家的国旗，而是人们普遍的曙光。戴这样的领结证明一个人具有最进步的思想，如果用您的话来表示，这是最合乎礼规的。祝您健康！”

但是狄德利希却已经偷偷地连人带椅子移到另一边去了，而且四下里窥探了一遭，有没有人听见他们这场谈话。“您一定是喝醉了，”他嘟嘟囔囔地说，为了打破这一窘境，他大声地喊：“罗泽先生，再来一瓶！”这以后他神色凛然地把身体坐得端端正正。“看来您并没有想到，在这以后我们还有过一个俾斯麦。”

“岂止一个，”布克说。“无论哪一方面都逼着欧洲走上了国家主义这条道路。即使我们假定这是不可避免的，一定得走过了这一段路才会有平坦的通途吧……但是在俾斯麦正确的时候，你们是否跟着他走呢？你们是被他生拉硬拽着走路的，你们跟他总是离心离德。今天，当你们理应超过他的时候，你们却还紧拖住他的软绵无力的影子不放。这是因为你们这些国家主义者的新陈代谢进行得太慢了，慢得让人心寒。在你们懂得你们面前有一个伟人以前，他的伟大已经停止了。”

“您会了解他的！”狄德利希说，“铁血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强权胜于公理！”这两句口号使狄德利希的面孔涨得通红。但是布克也激动起来。

“强权！强权可跟肠子不一样，肠子能够用刀叉起来，强权却不能永远挂在刺刀尖上。拿今天的情况来说，唯一真正的强权是和平。你们尽可以表演这出横行霸道的滑稽戏。你们也尽可以对着国外国内的假想敌人耀武扬威。幸运的是，

你们是不敢真正有所作为的。”

“不敢?”狄德利希好象要把火吹旺似地噗噗地往外喷气。“皇帝陛下说过:‘我们宁可使我们的十八个军团和四千二百万居民全部牺牲……’”

“‘因为凡是德意志雄鹰……’!”布克突然激昂地大声吆喝起来,比狄德利希的嗓门还大,“‘我们不要国会的决议!军队才是我们唯一的支柱!’”

狄德利希一点不示弱。“‘你们的使命首先是卫护我,反对国内外的敌人。’”

“‘反对一伙叛卖祖国的分子!’”布克喊道,“‘反对一伙——’”

狄德利希插嘴说:“‘不配称为德国人的败类’!”

接着两个人同声大叫:“‘哪怕是你的至亲、手足,也要把他打倒!’”

正在小卖部吃东西的几个参加舞会的人为两个人的喊叫声所吸引,都把自己的女伴叫过来,欣赏这一幕英雄人物耍酒疯的好戏。甚至外面玩纸牌的人也把头探了进来。只见狄德利希和他的同伴摇摇晃晃地坐在椅子上,双手紧按着桌子,呲着牙,瞪着眼,互相把一连串慷慨激昂的词句投掷到对方的头上。这个场面使大家看得目瞪口呆。

“要打倒一个敌人,那就是我的仇敌。”

“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主人,除了他以外我谁也不承认。”

“我会叫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两个人都拚命想把对方的声音压下去。

“虚伪的人道主义!”

“不要祖国的、反对我们神圣的社会秩序的敌人！”

“必须把他们连根拔掉！”

一只瓶子砰地一声飞掷到墙上。

“我要把它砸个稀巴烂！”

“德意志的尘土！……从拖鞋上掸掉！……伟大的日子！”

这时从人群中脚不离地地走过一个蒙着眼睛的人：古斯特·戴姆新，她正在寻找一位绅士作舞伴。她从后面抚摸着狄德利希，想让他站起来。但是狄德利希却僵直着身子，不住口地吼叫着：“伟大的日子！”古斯特把脸上的手帕扯下来，惊惧不安地凝视了他一会儿，接着就把他的两个妹妹叫了过来。布克这时也发现，该是动身走开的时候了。他尽量让人不注意地搀着自己的朋友向门外走去，临出大门的时候，狄德利希还是扭过身子来，他的眼神虽然凝滞，不能再闪闪发光，却依然威风凛凛地挺直着身子，对着一群目瞪口呆的跳舞的人大吼一声：

“我要把你们砸个稀巴烂！”

接着他就被塞进门前的一辆马车里。

中午时分，狄德利希头痛欲裂地走进了起居间。艾米一看见他就气哄哄地跑出去了，这使他感到非常惊奇。但是玛格达只半吞半吐地向他暗示了几句，狄德利希马上就全明白了。“我真的作出这种事了吗？不错，我承认，当时有太太小姐们在座。一个人要表现自己为真正的德国人，有不同的方法。在妇女面前必须用另外一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要衷心地用最合乎礼规的方法马上把这件事弥补过来。”

虽然他连眼睛还不太睁得开，心里却非常清楚，自己该怎样作。他让人给他租了一辆双马驾的华丽的马车。在马车还没有到来以前他已经换上了礼服，系上白领结，戴上一顶圆筒形礼帽。把玛格达替他开好的一张地址单交给马车夫，他马上就出发了。每到一家，他都求见这家的女主人。很多太太、小姐正吃着午饭就被他拉了出来。他根本不去分辨站在面前的是哈尔尼施太太，戴姆新太太还是蒂茨太太，逢人就用他那宿酒未醒的嗄哑嗓音说：

"我承认……作为一个德国人，在女士们面前……我衷心地、最合乎礼规地……"

一点半钟，他回到家里，坐在饭桌上，吁了一口气。"事情已经办妥了。"

这天下午他办的事比较起来要更为棘手。狄德利希把拿破仑·菲舍尔叫到自己的家里来。"菲舍尔先生，"他一边向对方打招呼，一边请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我在家里，没有在办公室接待您，因为咱们要谈的事同索特比尔先生没有关系。我要跟您谈的是政治上的事。"

拿破仑·菲舍尔点了点头，好象这一点他早已料到了。他似乎对于这种密谈已经习惯了，狄德利希略微一让，他的手立刻伸到盛雪茄的烟盒里，他甚至还把腿交叠起来。但是狄德利希却一点也不能象他这样坦然自若。他用鼻子呼哧呼哧出了半天气，最后决定，还是开门见山，以近乎粗野的直率把要谈的事说出来。俾斯麦过去采用的也是这种谈话方式。

"您知道，我想进市议会，"他说，"因此我需要您帮帮忙。"

机器匠抬起眼皮瞥了他一眼。"我也需要您的帮助，"他

说，“因为我也想进市议会。”

“啊哈，您听听！我什么事都想到了，就是……”

“您手里大概又攥着几枚两克朗的金币吧！”——说着，这位无产者把一口黄牙都呲了出来。他已经不再掩盖脸上的笑容了。狄德利希发现，在选举的问题上菲舍尔并不象那次处理被机器轧伤的女工那么好说话。“您知道，博士先生，”拿破仑开口道，“议会这次有两个空缺，一个席位我们党是十拿九稳的。另外一个席位可能叫自由党的人拿去。如果您想把他们挤掉，一定得需要我们的力量。”

“这我知道，”狄德利希说，“我虽然有老布克为我撑腰，可是如果我以自由党的身份参加竞选，他手下的那帮人不见得都相信我，投我的票。因此更保险的办法是我能跟您取得谅解。”

“我倒也早就盘算过，这件事您该如何做，”拿破仑说，“因为我早就对您留心了，博士先生，我一直在想，您是不是不久就要登上政治舞台了。”

拿破仑不断地往空中吹着烟圈，露出一派趾高气扬的样子。

“您的那件案子，博士先生，还有您后来参加的退伍军人协会，这都是非常好的宣传。但是如果您想当一个政治家，最重要的还是能拿到多少张选票。”

拿破仑开始把他宝贵的经验一件件地端出来。当他谈到“国家主义者的闹剧”时，狄德利希想表示抗议，但是拿破仑马上把他的嘴堵住了。

“您要作什么？我们党的人对于国家主义者表演的闹剧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非常尊敬的。跟这些人打交道总比跟自由主义者打交道容易些。用不了多少时候，资产阶级民主就要用一辆马车装走了。”

“我们还得用棍子给他们饯行呢！”狄德利希喊道。两位盟友都得意非常地大笑起来。狄德利希取来了一瓶啤酒。

“但——是，”这位社会民主党人拉长了声调说，这次他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们党准备修建一座工会大厦，需要市议会的支持！……狄德利希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您怎么敢向一位爱国人士提出这种要求？”

但是另一位却始终心平气和，继续用嘲弄的语调说：“如果我们不帮助一位爱国人士选上市议员，他的爱国主义能值多少钱？”——不管狄德利希怎样吹胡子瞪眼睛，不管他怎样乞求哀告，最后他还是不得不在一张纸上立下凭证，不仅他自己要投票赞成修建工会大厦的提案，他还要运动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促成这件事。这以后狄德利希一点也不客气地宣布，他们的这场谈话已经结束，而且把啤酒瓶子从机器匠的手里拿了过来，但是拿破仑·菲舍尔却向他眨巴着眼睛。不管怎么说，博士先生这次跟他——拿破仑·菲舍尔，而不是跟经营酒铺的另一位党员里勒办交涉，是应该感到高兴的。因为里勒自己也正为竞选议员奔走活动，他是决不会同博士先生达成这样的协议的。此外，党内的意见也并不一致，不管从哪方面讲，狄德利希都应该在与自己有关系的报纸上替菲舍尔竞选尽一点力。“如果有别的什么人，譬如说里勒吧，想插手过问这件事，博士先生，您最好是婉言谢绝。咱们两人自然是另外一回事。咱们共事并不是第一次了。”

说完这一番话，拿破仑就起身告辞了，留下狄德利希一个人浸沉在复杂的感情里。"我们共事并不是第一次了！"狄德利希独自思忖，在惊惶忧惧中怒火一阵阵地向上撞。这个狗崽子竟敢说这种话，他不过是我的一个苦力，我随时都可以把他赶到街上去！倒霉的是，这件事办不到，因为我和他的确共过好几次事了。开头是那架打浆机！其次是那个被机器轧伤的女工！见不得人的事勾儿圈儿地套在一起。如今狄德利希和这位无产者不但在工厂里，而且在政治上也勾搭在一起了。狄德利希倒宁愿跟经营酒店的里勒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又怕拿破仑·菲舍尔为了报复把他知道的那些隐秘事抖搂出来。狄德利希发现，除了帮助菲舍尔反对里勒外，再没有别的路好走。"但是，"——他把拳头对着天花板摇晃了几下——"我迟早要算这笔帐的。哪怕十年以后呢，这笔帐也非算清楚不可。"

这以后狄德利希还不得不拜会老布克先生一次，恭恭敬敬地听着他发表了一通迂腐的、谈论文学艺术的胡扯。于是狄德利希成了自由党的候选人……《奈泽西日报》上登出了一篇为赫斯林博士竞选的文章，热烈颂扬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是一个模范市民和伟大的政治家。就在这篇文章下面还登着另外一篇文章，字号较前者稍小一些，对工人菲舍尔被提名为候选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在社会民主党内，可惜必须承认，也有足够数量党员是经营厂店的，因此，社会民主党毋须乎求资产阶级的市议员在选举上跟一个普通工人进行合作。特别是赫斯林博士，本人就是菲舍尔的雇主，为什么要求他在市府机构里给自己的机器匠奔走钻营呢？

资产阶级报纸刊登的这篇攻击性文章使社会民主党党员分歧的意见又复趋归一致；甚至连里勒也不得不表示拥护拿破仑当选——拿破仑果然一帆风顺地达到了目的。至于狄德利希，虽然从提名他作候选人的自由党只得到半数选票，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却拯救了他。于是这两位候选人手携手地被引进到市议会里去。市长舍费尔韦斯博士向他们祝贺的时候指出，这两位新议员一个是积极活动的资本家，另一个是富于进取心的工人——。在议会下一次进行例会时狄德利希就积极参加了辩论。会议日程上有一项是讨论格贝尔申街铺设下水道的问题。在这个近郊区老房子中有很大一部分直到今天，直到十九世纪末尾，用的仍然是不很体面的茅坑，常弄得整个这一地区臭气熏天。狄德利希到“绿天使”酒馆的时候亲眼看见过这种情况。所以他对市政府代表从财政和技术两方面提出的各种考虑毫不留情地进行驳斥。关系到德国的文明和体面的要求是不能在微小的阻碍面前让步的。“德意志精神就象征着文明！”狄德利希喊道，“诸位先生！这句话不是别人，是我们皇帝陛下亲口说的。在另外一个场合陛下还说过：象猪猡一般的生活必须结束。无论什么地方想要进行宏伟的事业，皇帝陛下的崇高榜样都照亮了我们的道路，因此，诸位先生们——”

“万岁！”左边一个议员高喊了一声，狄德利希的目光遇到了拿破仑·菲舍尔一张奸笑的面孔。于是狄德利希把身子挺得更直，眼睛发出逼人的电光。“完全正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找不到更好的言词来结束我的发言，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阵令人难堪的冷场——但是由于几个社会民主党员笑了起来，于是从右边又传过来几声"万岁"的呼喊。这时候豪陶费尔医生提出一个问题，赫斯林博士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问题上把皇帝本人拉扯进去，算不算是对陛下的一种侮辱。但是议长马上就摇起铃来。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以后在报纸上还是争论了一阵。《人民之声报》认为，赫斯林先生把最恶劣的谄媚阿谀之风带到市议会里面来了，而《奈泽西日报》却称誉他的发言是一个正直的爱国者的令人振奋的行动。直到柏林《地方新闻》也发表了一篇报导以后，人们在思想上才清楚，这是一件意义如何重大的事件。这份皇家的报纸对奈泽西市议会议员赫斯林博士的英勇行为赞誉备至，认为皇帝陛下所提倡的坚定不移的爱国精神在外地也有了进展，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的事。陛下提出的警告已经受到人们注意，德国国民正从沉睡中觉醒过来，拥护陛下和反对陛下的两条战线越来越清楚了。"希望各个城市的正直的代表都能以赫斯林博士为榜样！"

狄德利希把这一期《地方新闻》在怀里揣了一个星期以后，一天清早，街上还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他绕过了威廉皇帝大街，从后门溜进了克拉普施啤酒馆。啤酒馆里有两个人正在等着他：一个是拿破仑·菲舍尔，另一个就是经营酒馆的社会民主党员里勒。虽然克拉普施啤酒馆这时候还一个顾客也没有，他们三个人却坐到尽里面的一个角落里。克拉普施小姐刚把啤酒端上来，就被打发出去了。克拉普施本人在门外偷听了一阵，也只能听到一片嘁嘁喳喳的耳语声。靠近三个人坐处有一扇小窗户，这本是顾客多的时候往外递酒的地方。

这次克拉普施想利用它一下，但是内行的里勒砰地一声就把窗子关上了，给他吃了闭门羹。虽然如此，有几件事还是被这位老板看到眼里。赫斯林博士几次从椅子上跳起来，好象要动身离开这里。作为一个爱国人士，他绝对不肯参与这种事！……后来，克拉普施小姐还告诉人说当她被叫进去算帐的时候，她似乎看见了一张纸，上面有三个人的签名。

就在这一天下午艾米和玛格达接到冯·武尔科夫夫人一张吃茶点请帖。狄德利希陪着她们参加了这次茶话会。兄妹三人昂首阔步地走过了德皇威廉大街。狄德利希冷冷淡淡地向站在共济会分会台阶上的几位先生掀了掀礼帽。然后在这一群人的惊奇的眼色下，迈进了市政大厦。对着门口的守卫他一团和气地挥手打招呼。一走进更衣室，他们就遇见一群带着女伴的军官，这些人对两位赫斯林小姐过去就都已认识了。冯·布利岑少尉把马刺铁砰地一并，帮助艾米脱下大衣来，艾米则侧着头颔首致谢，活脱是伯爵小姐的派头。紧接着她在狄德利希的脚上踩了一下，叫他今后一言一行必须极度小心。果不其然，在经过再三谦让，冯·布利岑少尉带着他们走进客厅，在狄德利希对着专员夫人姿势优美地行了个曳足礼并由女主人把他一一向客人介绍过以后，就开始了一连串光荣而又危险的差事。你必须在太太小姐的衣服夹缝里挤坐在一张小椅子上，你手里要平平稳稳地托着一杯茶，与此同时你还要把糕点盘子接过来、递过去，在接送点心时要满脸陪笑，在饮食之间一会儿要用几句娓娓动听的话赞扬一下《神秘的伯爵小姐》演出的成功，一会要用几句豪言壮语颂扬一番专

员气魄宏伟的执政手段，一会儿要义正词严地骂一骂敌对分子的叛逆行为，表示你对皇帝的矢忠无二——在作这一切事情的时候，还不要忘记时不时地喂武尔科夫家养的一只大狗，因为它总是围着你讨食吃。这里你休想呼吸到啤酒馆和退伍军人协会的那种坦率真诚的空气。你要作的是摆着一副使你耗丧精神的笑容，目不转睛地望着冯·科克里茨上尉水汪汪的眼睛、白秃秃的脑袋和从脑门一半以下的赤红的脸膛，专心听着他谈论练兵场上的事。你本来就提心吊胆怕别人问起你服没服过兵役而一阵阵冒冷汗，坐在你旁边的一位金黄头发油光水滑地高高卷到头顶上、鼻子被太阳晒黑的女郎却冷不防地跟你谈起骑马的事来……这一次幸亏艾米出头替狄德利希解了围。艾米似乎同冯·布利岑先生关系非常亲密，在布利岑先生的支持下，艾米非常老练地插进到这场关于骑马术的谈话里，她用了不少专门术语，并且大言不惭地撒谎说，她在一位姑母的庄园里住的时候曾经在野外骑马驰骋过。当冯·布利岑少尉邀请她出城骑马的时候，她马上又以可怜的赫斯林老太太为挡箭牌，说家里不许她出去。狄德利希简直认不出自己这位妹妹来了。艾米的这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才能就是另一位觅得得意郎君的玛格达跟她比起来，也要退避三舍。正如同那次从“绿天使”酒馆回家的途中相同，狄德利希又开始感到不寒而栗：如果没有人指引，一个女孩子可能走上怎样一条玄虚莫测的道路啊……突然他发现，在自己想心事的时候，女主人问了自己一句什么话，而且所有在座的人都停止了谈话，等着自己回答。狄德利希仰起头来，向四面环顾了一下，希望有人能帮助自己回答。可是他的眼睛却碰上了一张大画

像的无动于衷的目光：一张苍白、僵冷的脸，大红的骠骑兵制服，一只手叉在腰上，两撇上须一直刺到眼角，冰冷的目光灼灼逼人地从肩头上斜射过去！狄德利希打了一个寒战，一口茶呛在嗓子里，冯·布利岑先生连忙在他脊背上捶了几下。

这时该轮到一位一直埋头吃东西的女士独唱表演了。客人们都聚集到音乐室里去。狄德利希站在门旁边偷偷地把表掏出来。专员夫人突然在他背后轻轻咳嗽了一声。“我知道，亲爱的博士先生，您的宝贵时间总是用在正经事上，您不愿意把它浪费在我们身上，浪费在我们这种轻松的，我可以说过于轻松的闲聊天上。我的丈夫在等着您呢，您跟我来吧！”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狄德利希不要出声音，就带着他离开这里。经过一条过道，再穿过前室……最后她在一扇门上轻轻地扣了两下，但是里面并没有回答，她慌恐地望了望狄德利希，狄德利希也感到很不自在。“奥托新，”她壮着胆子叫了一声，温柔地把身子贴在紧闭着的门扉上。倾听了好半天屋里才响起一声令人胆寒的男低音：“这里没有什么奥托新！你去告诉那些蠢货们，好好地往肚子灌茶好了。”——“他太忙了，”冯·武尔科夫夫人压着嗓子说，脸色变得有些苍白了。“那些危险分子把他的健康都搞垮了……可惜我现在得去招呼一下我的那些客人，您让佣人给您通报好了。”于是冯·武尔科夫夫人马上就走开了。

狄德利希等了好久也不见有仆人来，最后却把武尔科夫家的那只大得怕人的狗等来了。这个畜生鄙夷不屑地望了狄德利希一眼，从他身边走过去，就开始用爪子抓起门来。屋子里马上有了回音：“施纳普斯！进来！”——这只短毛大狗立刻

就把门弄开了。因为它忘记把门关上，狄德利希也大着胆子跟了进来。冯·武尔科夫先生正坐在写字台前的一团缭绕的烟雾里，脊背象一堵山墙似地对着门。

“日安，专员大人，”狄德利希行了个曳足礼说。“啊哈，施纳普斯，你也学会说话了么？”武尔科夫头也不回地问道。他把一张纸折起来，慢腾腾地重新点了一根雪茄……“现在成了，”狄德利希想。但是武尔科夫却又开始写起另外什么东西来。对狄德利希发生兴趣的倒是那只大狗。多半它发现这位客人在屋子里比在外面更不是地方，于是由鄙夷而变为公开的敌视了。一开始，它呲着牙在狄德利希的裤腿上嗅来嗅去，但是很快地就不只是嗅嗅了事了。狄德利希尽量不出声音地倒换着两条腿跳舞，而那只大狗则狺狺地发着威。但是它也始终不把声音弄大，因为它知道，不然的话它的主人就要出头干涉了。最后狄德利希总算弄到张椅子把自己跟这个畜生隔开，他紧紧搂住这只椅子在地上团团转，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随时提防着施纳普斯从侧面扑上来。有一次他看见武尔科夫的头转过一点来，而且还仿佛看见他脸上露着笑容。但是又过了一会儿施纳普斯就对这个游戏感到厌倦了，它转到主人身旁，让他抚摸，就在武尔科夫的椅子旁边卧下来，用狩猎者的凶猛的目光，打量起频频揩汗的狄德利希来。

“卑鄙的畜生！”狄德利希暗暗骂道——突然他感到一阵怒火上撞。心中的激怒和室内的浓烟几乎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尽力压着喘气的声音想：“我究竟是什么人，必须受他这一套？就是我上次雇的那个给机器上油的工人也不吃我这一套。我是个博士，是市政府议员！这个不学无术的政客借助于我

的地方远比我借助他的还要多！”这一天下午他的一切经历都使他产生极度的反感。他受到别人冷嘲热讽，那个毛头小伙子少尉居然敢捶他的脊梁！这些丘八老爷和一群名门贵族的雌吐绶鸡没完没了地闲扯淡，把他象个傻子似地冷落在一边！“这些恬不知耻的饿鬼究竟靠谁养活？靠的是我们！”崇高的信念和高贵的感情在狄德利希的胸膛里一下子都垮掉了。在一片废墟上只剩下仇恨的怒火熊熊地燃烧着。“吸血鬼！要马刀的老粗！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群混蛋……早晚有一天我要把这些牛鬼蛇神全数扫清！”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攥起拳头来，在一阵无言的狂怒里一切神圣的事物在他的心目中都被推翻，都被打得粉碎：掌权的大人物，军队，全体官员，一切政权机构，甚至权势本身！那高高凌驾我们之上、我们匍匐在它脚下的无上的权势！我们在它面前简直束手无策，因为我们都从心眼里喜爱它！我们的血液里就有它，因为我们生来就有屈从的本性。我们只不过是它的唾沫中一个正在消失的飞星！……透过蓝色的烟雾，它的一张苍白的面孔从对面墙上冷冰冰地望过来，严酷无情，毛发竖立，目光逼人……狄德利希在激怒中把什么都忘了，他把拳头举了起来。

武尔科夫的狗呜呜地叫起来。从专员的身下面发出一阵巨响，一串乒乒乓乓的声音——狄德利希吓得丧魂失魄。他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袭击。社会秩序的大厦虽然还微微颤动，却在他心里重新矗立起来了。专员先生正在处理重要的公事。他理应耐心等待，等着对方发现自己。那时候一个人就可以表示自己崇高的政治信念，商谈一下个人的私事了……

“喏，博士老弟？”冯·武尔科夫叫了一声，把安乐椅转了过来。“您怎么啦？您成了真正的政治人物了。请在这个光荣的位子上坐下吧。”

“差堪告慰的是，”狄德利希结结巴巴地说，“我为爱国事业略微尽了一些责任。”

武尔科夫对着他的脸吹了一缕浓烟，一对贪婪、充满讥嘲的蒙古人似的吊眼睛紧凑到他脸前。“您的初步目标已经达到了，博士老弟，您当上市议会的议员了。是怎么样弄到手的，这一点咱们可以心照不宣。不管怎么说，您可以好好利用一下这个位置，因为听说您的买卖没有什么起色。”看到狄德利希打了个冷战，武尔科夫震耳欲聋地轰然大笑起来。“算了吧，咱们是自己人。您以为我刚才在写什么？”他把一只大爪子捂住摆在桌上的一张大纸。“我正跟部长要一只小勋章嘉奖一位赫斯林博士，奖励他在奈泽西宣传爱国思想的功勋……你大概没想到我这个人有时也会给人帮个小忙吧！”他又加添了一句，因为狄德利希满脸迷惘的神情，象丢了魂似地一个劲地在椅子上点头行礼。“我真的不知道，”最后他迸出了一句，“我那一点微薄的功绩——”

“凡事起头难，”武尔科夫说。“这只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您在劳尔案件中的表现很不错。喏，您在铺设下水道的辩论中高呼皇帝万岁简直把反对君主主义的几家报纸气得发狂了。由于您的这一行动，国内已经有三个地方检举出毁谤皇帝的案件。所以我们对您也必须表示一点谢意。”

狄德利希高声喊道：“对我说来，最大的奖励就是我的卑微的名字能够登在陛下御目也能看到的《地方新闻》上！”

“喏，您抽根雪茄吧，”武尔科夫结束了这个话题。狄德利希知道，现在该谈私事了。就是在刚才抒发崇高的感情时，狄德利希也一直在怀疑，武尔科夫的善心是否别有其他原因。他试探着问：

“通往拉策豪森铁路的建筑费市政府已经批准了吧？”

武尔科夫把头探了过来。“这是您的运气。我们还有一个更省钱的计划，奈泽西根本用不着搅在这件事里。因此您应该努力让您的同僚行事理智一些。作为交换条件的是，你们得批准给奎岑的庄园供电的事。”

“市议会不同意这件事的。”狄德利希举起双手，作出个请求宽恕的姿势。“这样作咱们市府要受损失，再说冯·奎岑先生什么捐税都不交……但是现在我当了市议会议员，作为一个爱国人士——”

“一切都仰仗老弟了。不然的话，我的表兄冯·奎岑先生就干脆自己修个发电厂，这花不了他多少钱，您知道，两位部长都常常到他那里去打猎——如果这样的话，他会把你们的奈泽西的电价挤跌的。”

狄德利希把身子挺了起来。“我已经打定主意，专员大人，不顾一切敌人反对，坚决高举爱国的旗帜。”说到这里，他把嗓门压低了一些。“有一个敌人我们是可以铲除的，一个最凶恶的敌人，高森费尔德工厂的老克吕兴”

“克吕兴？”武尔科夫鄙夷地笑了笑。“这个人是从我的手心里吃食的。几份县报是他供应纸张的。”

“你知道他还给倾向不良的报纸供应不供应纸张了？在这件事情上请专员大人原谅我说一句不知分寸的话，我比您

知道得更清楚些。”

“在忠君爱国这一点上《奈泽西日报》现在比较可靠了一些。”

“一点不错，专员大人，”狄德利希点了点头加助语势，“而且就是从老克吕兴把由他供应的一部分报纸匀给我的那一天起。高森费尔德的产品满足不了市场上的需求。当然，这是因为他害怕，我同那家跟他竞争的爱国报纸签订合同。此外，恐怕也因为他害怕，”——狄德利希意义深长地停顿了一下——“专员大人把几份县报需用的纸张改向一家爱国的厂商订货。”

“这么一说——《奈泽西日报》的用纸是由您供应了？”

“我从来没有作过违背我的爱国信念的事，专员大人。无论哪家报纸，只要它有自由党的股份，我是绝不供货的。”

“不错。”武尔科夫把两只拳头往大腿上一撑。“您不用再往下说了。您想把《奈泽西日报》的用纸全部包下来。您还想挤进县报里去。说不定您还打算把政府机关的用纸也弄到手。此外还有什么？”

狄德利希一本正经地说：

“专员大人，我可不是克吕兴那路人，我绝不跟叛上作乱的人作买卖。如果您——专员大人还愿意以圣经会理事的身份支持我的企业，我敢说，爱国事业一定会胜利的。”

“不错，”武尔科夫又重复了一句，挤了挤眼睛。这时狄德利希把他的王牌打了出来。

“专员大人！高森费尔德在克吕兴手里成了孵育叛乱分子的温床了。在他的八百个工人中间，没有一个不投社会民

主党的选票的。”

“喏，在您那儿呢？”

狄德利希拍了拍胸脯：“上帝可以作证，只要我知道哪个人对皇帝不忠诚，我宁可当天就关门，跟我的家里人出去讨饭，也不会让他留在我的厂子里。”

“这是很有益的思想，”武尔科夫说。狄德利希用碧蓝的眼睛望着他。“我只雇用服过兵役的人，在我的工人里面有四十个人作过战。自从出了那件事以后，我根本不再用青年工人了。那次一个哨兵在光荣的战场上——这是皇帝陛下的金口玉言——打死了我的一个工人，这个家伙在临死以前还跟他的情人在我的破布堆后面——”

武尔科夫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这是您自己的事，博士老弟！”

但是狄德利希却不肯让别人打断他的话头。“在我的破布堆后面决不允许策划阴谋。您的破布堆，我的意思是说在政治上，情况有所不同。在政治上我们可以利用叛逆行为，从而使自由党人的破布成为忠于皇帝的雪白的报纸。”他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面孔，但是武尔科夫似乎没有被震骇住，反而狞笑起来。

“博士老弟，别把我当作什么都不懂的。您还是实话实说吧，您跟您的机器匠搞的是什么鬼？”

看到狄德利希仍然在犹犹豫豫，武尔科夫接下去说：“这个人也是个老兵，是不是，议员先生？”

狄德利希咽了口唾沫，他看到没有办法搪塞了。“专员大人，”他毅然决然地喊了一声，接着就低声一口气说下去。“这

个人想进国会，从爱国的角度看，他比豪陶费尔人还好一点。因为第一，有不少自由党人都是由于害怕才转到国家主义这边来的；其次，如果拿破仑·菲舍尔当选为国会议员，咱们在奈泽西就能弄到一座威廉皇帝的纪念像。这件事我已经有了书面的凭证了。”

他把一张纸铺在武尔科夫面前。武尔科夫念了一遍，站起身来。他一脚把椅子踢开，一面喷着烟，一面在屋子里踱起步来。“这么一说，在屈尔曼咽气以后，市政府不是用他留下的那五十万马克开育婴堂，而是要用它修威廉皇帝的纪念像了？”他站住了脚。“您可要小心一点，亲爱的，这件事关系到您的切身利益！如果以后奈泽西把一个社会民主党弄进国会而得不到威廉大帝，我可要让您尝尝我的厉害。我要把您打个稀巴烂！我要把您打得那么小，让您进育婴堂都不够资格！”

狄德利希连人带椅子一直缩到墙根底下。“专员大人！为了这一伟大的爱国事业，我把我的一切，我的前途都押上去了。但是我也只不过是一个人，说不定我也……”

“那么就让上帝对您发慈悲吧！”

“万一屈尔曼的肾结石能取出来呢？”

“那您要对这件事情负责！这也关系到我个人的身家性命！”武尔科夫噗通一声又坐在椅子上，象发了疯似地一个劲地吸烟。当烟雾逐渐消散以后，他的面容又开朗起来。“那次我在和谐俱乐部的舞会上告诉您的事，情况并没有改变。这一届国会任期不会太长。您在这里要好好干一场。您帮助我反对布克，我也帮助您反对克吕兴。”

“专员大人!”武尔科夫的笑容使狄德利希平添了无限希望，他无法再控制自己了。“如果您透露给他，您可能取消他的订货。他绝对不会把这件事弄得满城风雨，这一点您倒可以放心。但是他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的。也许他要进行一次谈判——”

“跟他的继承人，”武尔科夫把狄德利希的话接了过去。这一次该轮到狄德利希跳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了。“如果您知道，专员大人……高森费尔德可以说是一架一千匹马力的机器，可是因为没有电流却搁在那里生锈，我指的是，没有气魄宏伟的当代精神!”

“这一点您似乎并不缺少，”武尔科夫说。

“我用它为爱国的事业效劳，”狄德利希一本正经地说。他又转过身来往回走。“如果您肯为我们的事分一点神，屈尊担任威廉皇帝纪念像筹建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我们将感到莫大荣幸。”

“可以，”武尔科夫说。

“对于主席大人的自我牺牲的行动，委员会一定会表示适当的谢意的。”

“请您把话说清楚一点!”武尔科夫的轰隆作声的大嗓门隐伏着凶机，但是狄德利希在神志昂奋中却没有听出来。

“这个问题在委员会内部已经讨论过几次。大家都希望把纪念像建筑在一处最热闹的地方，四周修一座人民公园，把它环绕起来，用来象征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大家心目里想到的是市中心的一整片地皮。连附近的一些建筑物也都包括在内。这块地就在山雀街。”

“是这样的，在山雀街。”武尔科夫的眉毛象一片乌云似地皱在一起。狄德利希大吃一惊，但是他已经退不回来啦。

“大家都认为，在市政府进一步研究这件事以前，应该先把这块地皮弄过来，以免不法分子投机倒把。当然，我们的名誉主席先生当然是有优先权……”

这句话刚一出口狄德利希就连连地往后退，暴风雨一下子爆发了。“先生！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是您的经纪人？真是闻所未闻，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把堂堂的政府专员当成了作买卖的人，让他参加这宗肮脏的买卖！”

武尔科夫的咆哮简直不象从一个普通人身里发出来的，他那热烘烘的庞大身躯，连同一股身上独特的气味越来越近地逼向步步后退的狄德利希。他养的那只大狗也跳起来，汪汪地叫着开始进攻。整个屋子一下子变得沸翻盈天。

“您犯了严重的侮辱长官的罪，先生！”武尔科夫喊道。狄德利希一边摸索着身后边的门一边嘀咕，专员和狗哪个先掐住自己的脖子。他的充满惊惧的、东张西望的目光落到对面墙上的那张眼睛里闪射着电光、盛气凌人的苍白的面孔上。如今那无上的权势到底把他的脖子掐住了！他刚才怎么会那么胆大包天，竟敢跟权势平起平坐？身败名裂的大祸完全是自己招来的！这种令人胆战心寒的权势不减于世界濒临末日！……武尔科夫写字台后面的一扇门突然开了，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走了进来。但是这对于狄德利希的完全瘫痪的神经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可是武尔科夫看到警察的制服却又想到了另一个可怕的主意。“我可以马上下令把您逮捕，您这个倒霉鬼，您犯了意图贿赂官员的罪名，您企图向机关行贿，向

地方政府的最高机关行贿！我要让您坐牢，我要让您身败名裂！”

武尔科夫的这一最后审判在警察局先生的身上的反应却不象在狄德利希身上的那么强烈。他把带来的纸放在写字台上，转身就走了。武尔科夫这时也倏地把身子转了过去。他又点起一支雪茄来。对他说来，狄德利希已经不复存在了。施纳普斯同样也不再向狄德利希发威了，倒仿佛他一下子变成了空气似的。狄德利希这时大着胆子捧起双手来。

“专员大人，”他半吞半吐、颤抖地低声说，“专员大人，请专员大人宽恕我斗胆妄言，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斗胆妄言，非常令人遗憾。我的爱国思想您是知道的，我决不会——。我怎么能呢？”

他等了一会儿，但是谁也不理他。

“如果我只看到我个人的利益，”他又开口说，这次声音放大了一些，“如果我不是总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那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我就到布克先生家去了。因为布克先生，一点不错，布克向我建过议，要我把我的地产卖给市政府，给自由党人建立育婴堂。但是他这种无理要求实在使我气愤填膺，我马上就一口回绝了。我径直跑到您这里，专员大人。以前我就说过，我宁愿把威廉大帝的纪念像捧在心上，也不想把育婴堂揣在口袋里，这句话我从前就这么说过，现在我还要大声地说一遍。”

因为狄德利希的语声这时确实提高了，武尔科夫这才转过身来。“您还没有走么？”他问道。狄德利希马上吓得要死：“专员大人——”

“您还有什么事？我根本不认识您是谁。我从来没跟您打过交道。”

“专员大人，为了国家的利益——”

“我不跟倒卖地皮的投机分子打交道。您赶快把您的地产卖了，什么事都没有。以后咱们或许能谈上。”

狄德利希面色灰白，好象被人挤碎在墙上一样：“如果我按照您的话作，咱们谈的那些条件还作数吗？奖章？给克吕兴暗示？您还当名誉主席？”

武尔科夫作了个厌恶的样子。“好吧。但是您马上就得把产业脱手。”

狄德利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愿意作这个牺牲，”他表态说，“一个忠于皇帝的人最宝贵的东西，是对皇帝的耿耿忠心，是绝对不容许受怀疑的。”

“好吧，”武尔科夫说。于是狄德利希退了出来。他心里一方面为这样的收场感到骄傲，一方面又不无恨恨之感，因为武尔科夫对于自己这位盟友满心鄙薄，如同他对待自己的机器匠是一个情形。

他发现客厅里只剩下艾米和玛格达两个人在翻看一本装帧华丽的画册。客人都已走光了，就连女主人冯·武尔科夫太太也为了要出席冯·哈夫克上校夫人的晚会，回去换衣服去了。“我跟专员的谈话双方都感到异常满意，”狄德利希说。等到他们走到街上以后，他又接着说：“我现在才懂，两个正派的人在一块办事是怎么回事。在今天这种犹太风盛行的商业界，这种办事的风格是根本见不到了。”

艾米的兴奋程度并不在狄德利希之下，她宣称自己想学

骑术。"我要给你钱干这种事才怪呢！"狄德利希说，但是他这样说只是由于习惯使然，实际上他是非常为艾米自豪的。"冯·布利岑少尉有没有姐妹？"他问，"你应该跟她们认识认识，下次上校夫人再举办晚会，要想办法给咱们弄到张请帖。"恰巧就在这个时候，狄德利希谈到的上校正从街对面走过去。狄德利希的目光紧紧盯住他不放。"我知道，"他说，"一个人不该转回头来看人，但是你们不知道这种权威人物对人的吸力有多么大啊！"

同武尔科夫口头订下的盟约，给狄德利希增加了无限烦恼。把自己的房产脱手是一件需要见诸行动的义务，而作为交换条件的却只是希望和期待，渺茫的期待，过于大胆的希望……

一个天寒日暮的星期天，狄德利希到公园里去，在一条寂静的小路上他遇到了沃尔夫冈·布克。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布克说，"我要投身到戏剧界去。"

"那您的律师事业呢？您的婚姻呢？"

"我曾经试过这条路子，但是舞台生涯对我的吸引力更大。在舞台上，您知道，较少演出的是喜剧。从事这个行业一个人需要更加真实，那里的女人也更漂亮些。"

"这不是理由，"狄德利希回答说。但是布克的态度却很严肃。"我必须承认，那件关于古斯特和我的谣言使我感到很滑稽。可是从另一方面讲，尽管这个谣言荒唐透顶，我的那个姑娘却因此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我不能再给她增添痛苦了。"

狄德利希端详了他一会儿，因为他感到，布克只是以这个谣言为借口，想打退堂鼓。“您一定也知道，”他用严厉的语调说，“您把事情弄得多么糟。现在别的人自然也不会随便再要她了。能这样作的人必需有非凡的骑士精神。”

布克同意这种看法。“对于一个胸襟广阔、真正具有时代精神的人，”他意义深长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把一个女孩子拯救出来，作她的卫护人，会是一件无比欣慰的事。如果再考虑到女孩子的陪嫁费，这种高尚的义举最后一定会占上风。您不妨想一想《罗恩格林》① 里上帝的审判这场戏。”

“什么，《罗恩格林》？”

布克没有再解释。这时他们已经走到萨克森城门，布克的神情变得不安起来。“您跟我一块去吗？”他问。——“到哪去？”——“就是这儿，史外尼新街七十七号。我得跟她谈一谈，也许她能——”狄德利希从牙缝里嘘了一口气。

“您真要——，您还没有跟她谈过？事前您已经在城里宣扬开了？这是您的事，亲爱的朋友，可是您别把我拉扯进去，替别人向他的未婚妻宣布解除婚约，这事我没干过。”

“您就破一次例吧，”布克请求道，“我见不得女人哭闹的场面。”

“我有我的原则，”狄德利希说。布克让步了。

“您什么话也不用说。您只要扮演哑巴角色，在精神上替我助助威就成了。”

“精神上？”

① 《罗恩格林》系德国作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的一个歌剧。——译者

"作为这个可以说是致命的谣言的代表。"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在开玩笑。咱们到了,您来吧。"

狄德利希被布克最后所说的话弄得困窘不堪,默默地跟着他走了进去。

戴姆新太太出门去了,古斯特磨磨蹭蹭地总不出来。布克亲自跑到后面去看她在作什么。最后,古斯特终于走出来了,可是却只是一个人。"沃尔夫冈没有来么?"她问。

布克已经溜掉了。

"我真不懂,"狄德利希说,"他说他有急事来找您。"

古斯特的脸红了。狄德利希向门口转过身去。"那么我也告辞了。"

"他到底有什么事?"古斯特紧追不舍地问。"他有事来找我,这可少有。他为什么把您也带来了。"

"我也不懂他是什么意思。而且我还敢说,他在办这种事的时候还要带个见证人,我是极端不赞成的。这不是我的过错,再见。"

但是狄德利希越是困窘地望着她,她越是不住口地逼问。

"我根本不想多管别人的闲事,"最后他表示道,"特别是在当事人溜之大吉想卸脱自己的责无旁贷的义务的时候。"

古斯特的眼睛瞪得滚圆,一字不漏地听着狄德利希说出上面这一句话。当最后一个字从狄德利希的嘴里迸出以后,她木然僵立了片刻,接着就用双手把脸一捂,呜呜咽咽地哭起来。看得到她的面颊肿胀起来,泪水从指缝里一滴滴地往外淌。她没有带手帕,狄德利希被她的伤心弄得慌乱无主,连忙

把自己的手帕递过去。“反正您失去他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损失。”这句话却使古斯特冒起火来。“您还这么说！挑拨人家跟他感情不和的就是您！他怎么会偏偏挑中您到这里来，我真是太奇怪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这回该轮到狄德利希提出问题了。“这位先生会干出什么事来，这一点，尊贵的小姐，您知道得一点不比我差。思想松松垮垮，干什么事必然都松松垮垮。”

看到她用嘲讽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狄德利希更加严厉地说：

“这些事我早就跟您说过了。”

“因为这样作对您有好处，”她恶毒地回辩说。狄德利希却满含讥诮地说：“他自己求过我，让我给他搅和搅和这锅白菜。如果这锅白菜不是用棕色的大抹布包起来，恐怕早就让它熬糊了。”

古斯特突然感情激动地喊起来：“您是不知道，正是这件事我说什么也不能原谅他。什么他看来都无所谓，连我的钱他也看不上眼！”

狄德利希大惊失色。“跟这样的人可不能混在一起，”他断言说，“这种人太不牢靠，就是您抓住他，他也会从您的手指缝里滑掉。”他一本正经地点着头。“谁要是不看重钱，谁就不懂得生活。”

古斯特的脸上泛上一抹淡淡的笑容。“这么一说您对生活一定非常了解了。”

“希望是这样，”他说。她向他凑近了两步，两眼含着泪珠，熠熠发光地瞅着他。

"您那阵说的是有道理，您是不是认为，这件事叫我伤心得了不得？"她撇了撇嘴。"我根本就不爱他。我一直在等着机会把他甩掉。没想到他这么卑鄙，自己溜了……咱们不要他也成，"她又找补了一句，向他递了个媚眼。但是狄德利希却只把自己的手帕拿了回来，对于其他的事似乎都不感兴趣。古斯特知道，他还跟那次在爱情的小屋里一样对她不肯谅解。但是她的态度反而更加柔顺了。

"您刚才一定是在暗示我今天的处境。"

狄德利希连忙否认。"我什么也没说。"古斯特低声柔气地诉苦说："别人往我的身上抹黑，我有什么办法啊？"

"我也没有办法。"

古斯特的头低了下来。"是的，我应该能看到这点。象我这样的人再也不能跟一个品德高尚、生活态度严肃的人结婚了。"她一边说一边斜着眼睛从下面打量狄德利希，看这句话会发生什么作用。

狄德利希吁吁地喘着气。"也有可能——"他开了个头就顿住了。古斯特连呼吸也停止了。"我们假定说吧，"他一本正经、一字一板地说，"如今有一个人，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极其严肃，具有合乎时代的豪迈精神，不论对自己、对自己未来的子女，或者是对皇帝陛下、对祖国都有高度的责任感，这样一个人偏偏愿意担负起卫护一个孤立无援的妇女的责任，愿意把她拯救起来，拉到自己的身边。"

古斯特的面容变得越来越虔敬了。她把两只手掌叠合起来，歪着头，带着满脸乞怜的神情瞅着他。但是狄德利希似乎认为这还不够，他要求的显然是某种更特殊的表现方式。于

是古斯特噗通一声跪在地上。狄德利希这才把身子贴了过去。“就这样办吧，”他说，眼睛里射出闪闪的电光。

这时候戴姆新太太一步迈进屋来。“哎呀，”她说，“这是怎么回事？”古斯特胸有成竹地说，“哎呀老天爷，我们在找我的戒指，妈妈。”——于是戴姆新太太也趴在地上了，狄德利希同样也不想袖手旁观。三个人一句话不说在地上乱爬了半天以后，古斯特大声喊道：“找着了！”她一挺身站了起来。

“告诉你一件事，妈妈，我改变主意了。”

戴姆新太太还没有喘过气来，她没有能立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古斯特和狄德利希通力合作向她解释。最后她承认，由于外面的风言风语，她自己也早有这种想法了。“沃尔夫冈肚子里要是不灌上几杯酒，总是那么阴阴沉沉的。只不过他的家庭狄德利希是比不上的。”

“咱们往后看吧，”狄德利希说。接着他又表示，在实际的问题没有谈妥以前，这件事还根本不能算定局。古斯特陪嫁费的各种证明文件必须让他过目，接着他又要求分享一股财产，除此以外，他以后无论用这笔陪嫁费作什么，别人都无权过问。戴姆新太太每次一表示异议，他的手立刻就按在门柄上，但是每次古斯特都满怀忧惧地悄悄对她母亲说：“怎么，您想让全城的人明天拿我当笑话说吗？第一个人把我甩了，第二个一露面就又溜了？”

当一切都谈妥以后，狄德利希的情绪昂扬起来。他跟戴姆新母女两人一起吃晚饭，而且没有征询对方，就让使女去买订婚的香槟酒。戴姆新太太心里很不得劲；她们家经常跟军官来往，香槟酒家里随时都准备着。“您真可以说是庸人

多福，古斯特本来也许会嫁给冯·布利岑少尉先生的。”这话使得狄德利希高兴得大笑起来。这可真是皆大欢喜。他捞到一大笔钱，艾米捞到了一个冯·布利岑少尉！……大家的兴致都非常高。第二瓶酒装下肚子以后，一对新人坐在椅子上不是你往这边倒就是我往那边倒，膝盖以下的四条腿已经缠绕在一起了，狄德利希的手在桌子下边忙个不停。与此相反，戴姆新太太却闲得发慌，不住地转动大拇指头。突然，狄德利希发出一阵轰隆的响声，立刻宣布说，他愿意把这件事全部担负，他常到武尔科夫家走动，他知道这是贵族社会的习尚。

当奈泽西的人知道事情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以后，简直惊奇得不知所以。向狄德利希道贺的人有的想探听口风，狄德利希便回答，他自己也还没有决定拿他老婆的一百五十万马克作什么用。也许他要搬到柏林去，对于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这样作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不管怎样，反正他准备让自己的工厂在适当的机会脱手。“一般地说，造纸业目前正在经历着危机。拿我今天的情况讲，这个位于奈泽西城中心的烂摊子实在意思不大。”

狄德利希家中开始了一连串阳光灿烂的日子。两个妹妹的零花钱增多了，母亲愿意表演多少亲热的场面、愿意拥抱儿子多少次，都没遭受拒绝。连她的祝福狄德利希也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古斯特每一次来都象仙女下凡，双臂抱满了鲜花、糖果和银光闪闪的提包。狄德利希走在她旁边，看去仿佛是在花丛里漫行一样。日子就这样象在天堂一样飞度过去，买东西，早餐喝香槟酒，一对新人外出会客……出门的时候，马车的前座上坐着一个非常体面的临时雇来的仆役，一对未

婚夫妻在车里谈得兴高采烈。

支配着他们这一段生活的好兴致有一天晚上把他们带到了上演《罗恩格林》的歌剧院里去。两位老太太虽然满肚子不高兴，却不得不留在家里，因为一对未婚夫妻宁可违反习俗，偏偏不要人陪伴。他俩坐在离舞台最近的一个包厢里。挨着墙的一只红毛绒长沙发——坐在这里从包厢外面一点也看不见——污渍斑驳，看去既可疑又撩拨人。古斯特说，她知道这个包厢是几个军官的常座，他们总是在这里和女演员幽会。

“跟女演员打交道的日子算没有了！”狄德利希说。他的言语里明明白白地透露，直到不久以前他还跟剧院里某一位女士——，名字他自己不能透露……古斯特的刨根问底的追问却被乐队指挥棒的敲击声从中打断了。他俩在座位上坐下来。

“黑尼施越来越让人倒胃口了，”古斯特朝着乐队指挥那边点了一下头，马上开始了评论。狄德利希的印象是，这人虽然艺术风度很高，却非常邋遢。当他全身摇摆着打起拍子来的时候，不但头上的几绺蓬乱的头发跟着乱摆摇，就是他那灰不溜儿的大脸上的两个肉腮帮子也跟着摇晃。他的燕尾服和裤子随着旋律起伏着波浪。乐队这时忙得不可开交，但是狄德利希却表示，他最不能欣赏的是歌剧的序曲。那还用说，古斯特表示，特别是在柏林听过《罗恩格林》以后。幕布拉开了，她立刻就鄙夷不屑地嘻嘻笑起来。“上帝，瞧瞧这个奥尔特露德！她穿的象是一件睡衣，胸衣简直大得不象话。”狄德利希对于坐在橡树下的国王倒是比较有兴趣，这个人显然是剧中最显要的人物。国王的扮相并不怎么威严，如果是武尔科夫

登场，他一定会更好地利用这副低音嗓门和络腮胡子。虽然如此，他说的几句台词，从爱国主义的观点来看，倒值得为之喝彩。“无论是东部封疆还是西部国土，帝国的光荣我必须卫护。”好啊！每次他唱起“德意志”这个词，狄德利希就把手高高举起来，而音乐的伴奏这时也特别有力量。但是就是在演员唱别的词句时，音乐的伴奏也很有劲头。有劲头，这是一个很恰当的词。狄德利希想，要是他在辩论下水道问题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音乐伴奏着那该多好啊。与国王这一角色相反，扮演传令官的一个演员却让狄德利希看着愁惨不堪，这个人同那个忠厚憨直、喜爱啤酒如命的胖子德利奇简直毫厘不差。受了这一启发，狄德利希开始把士兵的面孔一张张地仔细地端详了一遍，结果他发现，这些人竟无一不是新条顿社的社员。只不过事隔多年，他们都已满面胡须，长了大肚子了，而且为了应付这一严峻的时代，个个都披盔戴甲起来。除此以外，他们的境遇似乎也并不是人人都很得意。贵族骑士竟生着干巴巴的大粗脸，和膝盖向里拐着的弯腿，这分明是中古世纪的中级官吏。至于一般平民，样子就更加寒酸了。但是有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跟这些人厮混绝对不会丧失体面。狄德利希总的感觉是，从歌剧一开幕他就象呆在家里一样舒服自在了。盾牌啦，宝剑啦，铿锵有声的甲胄啦，忠于皇帝的思想啦，万岁的呼声啦，高擎的旗帜啦，象征着德意志精神的橡树啦……狄德利希恨不得也登上舞台跟他们一起演出才好！

至于这一伙布拉班特人中的女性，自然很不能令人满意。古斯特语中带刺地问：他到底跟这些女人里的哪一个——？“是那个穿着肥大的袍子的山羊呢，还是那个犄角上挂着金环

的肥牛?”狄德利希差点要派定那个穿着宽大胸衣的黑皮肤的女士，但是他及时发现，正是这个女人在整个这出戏里一直令人起疑。她的丈夫台尔拉蒙德在刚开始的时候似乎还相当规矩，但是以后就可以看出来，他分明同一件极为卑鄙的谣言有一定的联系。真是让人感到遗憾，德意志人的忠诚，即使象现在这样一副辉煌画面所表现出的，依然没能逃脱黑色毛发的犹太族人的阴谋诡计的威胁!

等爱尔莎上场之后，人们就看得非常清楚，应该同情哪一边了。正直的国王在待人接物的时候也用不着再象过去那样公正无私了。爱尔莎的纯粹日耳曼人的特征，她的波浪型的金黄的头发，她的高贵种族的举止，一上场就给人以某种保证。狄德利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爱尔莎抬起眼睛来，妩媚地一笑。狄德利希立刻拿起望远镜来，但是古斯特劈手就把它夺过去。“赶情是梅瑞呀?”她从牙缝里说。看到狄德利希意义深长地笑起来，她又说:“你的审美感很不错，我真是感到荣幸。这个瘦骨嶙峋的犹太鬼!”——“犹太鬼?”——“可不是吗?她姓梅塞利茨，已经四十岁了!”——狄德利希惘然若失，他把古斯特满面讥嘲地递过来的望远镜拿到手，证实了古斯特果然没有骗他。正是这样，这个充满了幻景假象的世界!他大失所望地往座位上一靠。但是虽然如此，他也象国王和别的贵族骑士一样，深为爱尔莎这个纯真少女对爱情欢乐的预感所感动。上帝的审判在他看来也是一个很实际的解决办法，这样作谁的名声也受不到损害。骑士们不肯插手到这种不地道的勾当里来，这一点自然在意料之中。看样子一定得有点异乎寻常的转变才成。音乐这时极尽渲染之能事，听众个个

提心吊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狄德利希张着嘴，目光如痴如呆，把古斯特笑得肚子都痛了。狄德利希已经失去耐心，全场观众紧张的火候也都到了尽头，罗恩格林这时可以露面了。他果然出场了，全身光彩夺人。在他把一只受了魔法的天鹅打发走以后，更加使人心摇目眩地放射出异彩来。武士也好、贵族也好，就连国王本人也都跟狄德利希一样被这人的来势震骇住了。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更高的权势……一点不错，如今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正是至高无上的权势的化身，象施展魔术似地光芒四射。不论头盔上面是天鹅也好，是老鹰也好：爱尔莎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她要噗通一声跪在他的脚下。狄德利希目光炯炯地望了古斯特一眼；古斯特的笑容消失了。她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当所有的人都造你的谣言，当你已经被人甩掉，自己没有脸再抛头露面，差一点就要被逼得远走他乡，就在这个关头英雄和拯救者来了，刹那间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而且他还娶了你作妻子！“应该这样！”狄德利希向那个跪着的爱尔莎点了点头说——而古斯特这时候则垂着眼皮，满心懊悔，服服帖帖地靠在他的肩膀上。

以后的事扳扳手指也猜得出来。台尔拉蒙德这一下子算倒霉倒到家了。谁在权势面前都只能低头认输。甚至连国王本人对权势的代表也象老实听话的联邦诸侯对待自己的盟主一样。他也加入了这位盟主的胜利凯歌。一群思想正直的人受到了最热情的讴歌，而奸狡的小人只有夹着尾巴鼠窜而去。

第二幕——古斯特一直非常柔顺地不住口地嚼着巧克力糖——一开始就令人振奋地呈现出一副对比的画面：一边是正派人在灯火辉煌的皇宫里雍容华贵地大张筵席，另一边是

两个穷途末路的阴险的叛徒倒卧在街头。“起来，我耻辱中的女伴，”狄德利希觉得过去在某一类似的场合自己也说过这句话。奥尔特露德勾起了他对自己过去的记忆：她是一个心地恶毒的女人，这一点无庸争论，但是当她把她的男人包裹起来，抱在怀里的时候，狄德利希却不由得心里一动……他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比起那个可以任她摆布的蠢鹅爱尔莎来，奥尔特露德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那是一个坚强、厉害的女人特有的品质。一个人自然可以娶爱尔莎作老婆。他斜着眼睛看了古斯特一眼。“没有一种没有悔恨的幸福，”台上的爱尔莎说。狄德利希对古斯特说：“但愿如此。”

这以后胖子德利奇对睡足了觉的贵族和士兵宣布，由于上帝的恩典他们如今有了一位新的国君。于是这一群昨天还对台尔拉蒙德忠心耿耿的人今天立刻又成了罗恩格林的矢无二志的臣仆。这些人都没有主见，不论别人有什么提案，他们总是毫无异议地接受。“我们也非让国会这么百依百顺不可，”狄德利希暗自发誓说。

但是当奥尔特露德想抢在爱尔莎前面进礼拜堂的时候，古斯特却怒气勃发。“她怎么这么不懂道理。真太叫人生气了。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本来吗？——犹太人的厚颜无耻！”狄德利希咕噜了一句。此外，狄德利希还认为罗恩格林，把话说得温和些，作事考虑不周，因为他竟让爱尔莎自己取决，是否他应该泄露自己的姓名，也就是说，是否要把整个事情弄糟。一个人绝对不该把女人抬得这么高。再说，这样作有什么好处呢？尽管台尔拉蒙德从中捣鬼他也根本毋须多向士兵们证明他的正直清白：他的爱国思想是绝对没有人怀疑的。

古斯特告诉他，第三幕里他们将看到最精彩的场面，但是为了这个她必须再买一点巧克力糖。糖果买来以后，舞台上也高奏起婚礼进行曲来。狄德利希随着音乐哼唱起来。只是参加婚礼仪式的兵士既不穿盔甲又不打旗子，却大为减色，此外罗恩格林也是以不穿紧衣短褂为妙。看到脱去戎装的罗恩格林，狄德利希又一次深深体会到军服的价值。几位女角，连同她们那酸牛奶似的歌喉，都平安地退场了。只有国王一个人，简直舍不得离开这一对新人。他千方百计地要跟他们厮混，恨不得以观众的身份留在台上。狄德利希本来就觉得这位国王过于温和，应付不了严峻的时代，这时干脆把他当作窝囊废了。

最后国王总算下了场，罗恩格林和爱尔莎开始坐在沙发上唱起“幸福啊，都是上帝的赐与”来。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上半身互相搂抱着，下半身还尽可能地保持着距离。但是越往下唱，他们的身体也越往一块凑合，——四只眼睛则不住地往黑尼施那边瞟。黑尼施和他的乐队似乎正在给两个人鼓气。完全可以理解，狄德利希和古斯特坐在静悄悄的包厢里也开始鼻息粗重、目光炽燃起来。两个人的感情都随着黑尼施全身摇摆召引出来的神奇的音乐而飞扬回荡，两个人的手随着感情也无法再宁静了。狄德利希让一只手从古斯特的脊背和椅子背中间的一条缝滑下来，从下面把她搂住，神不守舍地说：“第一次看见你我就说，不是这个人我终身不娶。”

但是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他们暂时离开了美妙的幻境，这件事很久以后还一直是奈泽西戏剧爱好者谈论的话题。罗恩格林的衬衣忽然露出来了。他正在唱：“你没有

同我一起呼吸这芬芳的气息，”紧身短褂的扣子一下子绷开，衬衣从后面脱出来了。爱尔莎显然着了急，连忙给他扣扣子，在这一段时候，全场都鼓噪起来。但是过了一会神奇的音乐又重新把观众迷住了。古斯特刚把嘴里的一块巧克力糖咽下肚去，忽然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件衬衫他穿了多久了？他的衣服根本没有在身边，天鹅不是把他的行李都带走了么？”狄德利希对她提的这个问题很不满意。“你简直是跟爱尔莎一模一样的蠢丫头，”他给古斯特下了定论，因为爱尔莎这时正在把整个事情弄糟：她要是不把自己丈夫政治上秘密追问出来简直不死心。叛乱最后被粉碎了；按照天意安排，台尔拉蒙德的卑怯的暗杀阴谋失败了。但是狄德利希却对自己说，女人们如果不严加管制，干出来的事可比男人还险恶。

换幕以后狄德利希的判断完全证实了。橡树啊，旌旗啊，一切爱国象征的配件又都出现在舞台上，而“德意志国家需要德意志人的宝剑，只有武器才能使国家安全”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喝彩。但是罗恩格林这时却似乎已经打定主意，坚决要从政治生活中脱身出来。“没有一个人不对我怀疑，”他不知为什么有根有据地说。他把死了的台尔拉蒙德和晕倒在地的爱尔莎轮番责骂了一通。然而这两个人既然都没有答辩，他就是少费一些唇舌也同样不会显得理亏。除此以外，他的姓名如果排在门第等级表上确实也有资格列在最前端，因为这时他已经公开了自己真名实姓。他的全体士兵至今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身份的公开在这些人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些兵士们简直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他们似乎什么都猜到了，就是没有想到他叫罗恩格林。正因为这样，他们也就愈加迫

切地恳求这位敬爱的领袖千万不要采取逊位这一后果严重的步骤。而罗恩格林却坚决不听他们的劝告，哑着嗓子唱个没完没了。天鹅这时也接他来了。奥尔特露德最后又干了一件不知好歹的事，终于在皆大欢喜中把自己的小命送掉。遗憾的是，爱尔莎这时也倒卧在战场上，可是罗恩格林却无动于衷地扬长而去，只不过给他挽车的天鹅由于已经解脱了魔法改由一只庞大的白鸽子代替而已。露面不久的年青的高特弗利德继承了罗恩格林的遗缺，成为在这三天内第三个登位的国君。那些忠实的骑士和士卒跟过去一样，立刻又向这位新君宣誓效忠。

"这都是因为，"狄德利希一边帮助古斯特穿大衣一边评论说。这一切灾难，归根结底不过是权势的本质表现，狄德利希看过后感到情绪激昂，心满意足。"都是因为什么？"古斯特有意顶撞狄德利希说，"就因为她想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什么人么？她有权力这样作，这一点也没有于礼不合的地方。"——"这里面有更深的含义，"狄德利希严峻地解释说。"圣杯的事实际上意味着，一国之主除了对上帝以外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而我们则要对他负责。如果事情关系到皇帝陛下的利益，你爱怎样就怎样，反正我什么话都不说，即使是——"他把手一扬，意思是说，如果他处在这样的矛盾斗争里，同样也会毫无顾虑地把古斯特当作牺牲品，这就使古斯特勃然大怒起来。"这简直是谋杀！难道我就因为罗恩格林是只毫无热情的公羊，非把自己牺牲掉不可？就是在新婚之夜爱尔莎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好处，"古斯特皱了皱鼻子，正象那次从"爱情的小屋"走出来一样，实际上在屋子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在回家的路上这对未婚夫妇和好如初了。“这是我们需要的艺术！”狄德利希喊道。“这是德国的艺术！”在他看来，一切爱国精神所要求的在这部歌剧的唱词和音乐中都得到了满足。义愤适足以抵制住罪行，合法的现存秩序受到辉煌的赞颂，贵族和君主的神权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在歌剧中不过是为一系列事件弄得惊慌失措的合唱队，他们甘心为统治者效死卖命。不论是由武士们组成的基础还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最高的权势，作者都没有偏废。更令人赞赏不置的是，在这部作品中男性扮演了更美丽、更可爱的角色。“当我看到他那英姿神态，我的心儿都停止了跳动，”士兵和皇帝都这样齐声歌唱。音乐在戏里面同样也具有一种刚劲之美，富丽而豪壮，热烈而又不失忠于君主的情操。谁能不受它的感染呢？这样的歌剧如果能上演一千遍，保险没有一个人不成为忠君爱国的人！狄德利希不禁把心里想到的事高声说出来：“戏剧也是我的一种武器啊！”就是一件毁谤皇帝的案件也不一定能象它这样能彻底把市民从沉睡中唤醒。“尽管我让劳尔坐了牢，我还是要对罗恩格林歌剧的作者脱帽致敬。”他提议要给瓦格纳拍一封贺电。古斯特不得不告诉他，这已经办不到了。但是狄德利希的感情已经升腾到崇高的领域，不觉继续对艺术发表起议论来。原来在艺术领域中也有等级之分。“最高的一种是音乐，因此它是德国的艺术。其次就是戏剧。”

“为什么？”古斯特问。

“因为戏剧常常是可以配音乐的，而且用不着阅读，本来么。”

“再其次是什么？”

“自然是画像了，因为皇帝就有画像。其余的就不那么重要了。”

“长篇小说呢？”

“小说不能算艺术。至少，感谢上帝，不能算德国的艺术！这你从名字上就听得出来。”

这以后不久婚期就逼近了。两个人都很着急：古斯特是为了堵别人的嘴，狄德利希则是从政治上考虑。为了把喜事场面办得大一些，玛格达和基纳斯特的婚礼也准备在同一天举行。基纳斯特已经到了这里，狄德利希时不时地用惶惑不安的目光打量着他，因为基纳斯特已经把胡子剃去了，把两撇上须弯弯地卷到眼角上来，而且眼睛也闪灼着光芒。在谈判玛格达应分得的一部分红利时，他表现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商人的精明能干。狄德利希尽管打定主意要不遗余力地尽到对自己的责任，却不能不为这样作的后果担心。因此他现在动不动就埋头到账本里去……甚至在举行结婚典礼的这一天早晨，燕尾服已经穿在身上，他还坐在账房里。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给他拿进来一张名片：卡尔脑克，退伍中尉。“这个人找我干么，索特比尔？”老会计同样也摸不着头脑。好吧，反正都一样。“对于军官我不能闭门不纳。”于是狄德利希自己走到门口。

门外边站着一个身躯挺得笔直的绅士，浅绿色的雨衣脖领扣得紧紧的，不住地往下滴嗒着水。脚下一双尖头的漆皮鞋四周马上出现了一汪水潭，一顶护农党小绿帽引人注意地昂然戴在头上，从那上面也不住地往下掉水珠。“咱们先把衣服烤干了再说，”这位客人说，不等狄德利希同意就径直奔到火

炉前边。到了这儿他才嗡声嗡气地说："打算出手是不是？难关不好过，是不是？"一上来狄德利希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是接着他就神情不安地向索特比尔那边看了一眼。老头儿早就又摆弄起信件来了。"中尉先生大概是找错了门牌号头吧？"狄德利希委婉地说，但是他这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胡说。没有错。别装糊涂。上边的命令。废话少说，干脆出手吧。不然可得求上帝对您发慈悲啦。"

这几句话可实在说得蹊跷。狄德利希这回再也不会看走了眼：即使这人过去当过兵，他那挺直的姿势也是做作出来的，他的眼睛也象玻璃球一样一点光彩也没有。当狄德利希得到这一结论的时候，客人已经把他的小绿帽从头上摘下来，把一汪水整个浇在狄德利希的礼服衬衫上。狄德利希提出了抗议，但是进来的这位绅士却认为受了冒犯。"您如果想决斗的话，我一定奉陪，"他嗡嗡着鼻子说，"冯·奎岑和冯·武尔科夫先生可以作我的助手跟您谈判。"说着他使劲眨巴着眼睛。狄德利希又惊又疑，不由得怒气全消，开始一心盘算着，怎么样把这位中尉弄到门外边去。"我们到外边去谈吧，"他悄悄地说，接着又转过头来对索特比尔咕噜了一句："这位先生醉得简直神志不清了，我得想办法把他打发走。"但是索特比尔却把嘴唇绷得紧紧的，皱着脑门，眼睛也从信上抬了起来。

中尉径直走到外面雨地里，狄德利希跟在后面。"别再耍脾气了，事情可以好好谈嘛。"直到狄德利希也淋成落汤鸡以后，他才把来客诱回屋里。中尉在空无一人的机器房里面大声喊："来一杯烧酒！我一古脑儿都买了，所有烧酒在内！"虽然这一天工人要参加婚礼都放了假，狄德利希还是胆战心惊

地向四边看了看。他把装漂白粉口袋的一间小屋打开，用尽力气把中尉推了进去。从屋子里迎面扑过来一阵刺鼻的气味，呛得客人一连打了几个喷嚏。“我叫卡尔脑克，”他说，“您怎么有这么大气味？”

“您的后台老板是谁？”狄德利希问道。中尉认为这又是一个侮辱。“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要把这块地方整个买下来。”他随着狄德利希的目光看了看自己身上滴嗒着水珠的雨衣。“暂时困住了，”他用嗡嗡的鼻音说，“我替几位大老板跑跑腿，正大光明的事。”

“您的委托人肯出多少钱？”

“十二万，一切包括在内。”

不管狄德利希如何震惊，如何气愤，光他的地产就值二十万，中尉死不改口：“十二万，一切包括在内。”

“办不到，”狄德利希没有怎么留心地向出口处走去，没想到这位先生竟认真地先下手了。狄德利希不得不用力挣扎，结果一下子跌在漂白粉的口袋上，而中尉则压在他的身上。“快站起来，”狄德利希气喘吁吁地说，“咱俩在这儿要让石灰烧坏的。”中尉吼叫起来，好象石灰真的穿透衣服把他烧伤了，——突然他又恢复了挺直的姿势，眨巴着眼睛说：“冯·武尔科夫专员一心盼着你脱手，不然的话你就不用再跟他打交道了。奎岑表弟要在这里添置一块产业。估计着您一定乐意。十二万一切包括在内。”狄德利希的脸色比漂白粉漂过的还要白，他还想说一句：“十五万”——可是只见他的嘴干动弹，却一点声音也没有。这简直不是一个正派人所能了解的。堂堂正正的武尔科夫，象最后审判一样公正无私！……他用绝望的

目光又看了一眼这位卡尔脑克，这位退伍中尉的身姿。武尔科夫为什么派了这么一个人来，为什么把事情托付给这么一个人？前不几天他们还见过面，难道他不能面对面地跟我把事情谈妥？既不冒风险，又表现出相互尊重？这些地主老爷就会掐住你的脖子，对于怎样办正经事简直一窍不通。“您先到公证人那里去，”狄德利希悄悄地说，“我随后就来。”他让中尉先走出去。但是正当他自己也要离开的时候，索特比尔却出现在他面前，嘴唇依旧闭得紧紧的。“您有什么事？”狄德利希感到一阵瘫软无力。

“少东家，”老头闷声闷气地说，“您现在作的事，我可一点责任也不负了。”

“并没有要您负，”狄德利希摆起架子来。“我作什么事，我自己知道。”老头举起双手，作个恳求的姿势。

“您不知道，少东家！这是您的老太爷和我的毕生的心血，我一定要保护它！这份买卖是我们辛辛苦苦、勤勤恳恳挣来的，您也是靠着它长大成人的。您买贵重的机器，不接受订货，走的已经不是正道了，叫咱们的买卖越作越没起色。如今您竟想把老房子卖掉！”

“您在门口偷听来着！无论什么事您要是不插上一手，就不甘心。您在这里留心别着了凉。”狄德利希语中带刺地说。

“您不能把它卖掉！”索特比尔悲切地说。“我不能眼看着我的老主人的儿子和后嗣好大喜功，把公司的坚实的基础搞垮。”

狄德利希用哀怜的眼色端详着他。“在您那个时代，索特比尔，还没有懂得什么叫豪迈精神。但是今天一个人必须敢冒

风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有所作为。以后您就会看到，我把房子卖掉有什么好处。”

“是的，您现在同样也看不到。也许要等您破了产以后，要不就是您的妹夫基纳斯特先生跟您打官司。您对您的母亲和妹妹玩了不少花招。要是我把某些事告诉了基纳斯特先生的话——，要不是我有良心，我会让您倒霉的！”

老头儿简直气得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嗓音嘶哑，泪珠在红眼圈里乱转。狄德利希向前走了一步，攥起一只拳头在老头儿的鼻子底下比划着。“您就试试看吧！我马上就能证明，您在公司里偷东西，而且不止一回，您以为我事前就没有个安排吗？”

老头儿也颤巍巍地把拳头举起来。两个人脸对脸呼哧呼哧地喘气。索特比尔滚动着布满血丝的眼珠，狄德利希的目光灼灼逼人。过了一会儿老头儿败下阵来。“不成！这样不成啊！我从来就是老主人的忠实的仆人。我的良心命令我，只要我有一点力气，我就得尽心扶持他的下一代。”

“这样作当然对您合适，”狄德利希严峻而冷漠地说，“我没有马上把您撵出去，您就应该为自己庆幸了。您还是干脆写一份辞职申请书吧，我已经批准了。”说完了他就匆匆地走开。

在公证人那里，他要求契约上买主一栏填上“不详”字样。卡尔脑克咧着嘴笑起来。这个字眼倒不错，但是冯·奎岑先生我们谁都认识。公证人也笑了起来。“我知道，”他说，“冯·奎岑先生正在添置地产。过去山雀街只有一家母鸡小酒馆是他的产业。但是现在除了您的产业以外，他还在要您房子后

面的两块地皮。这样他的地产就一直同市区公园接上，可以大兴土木了。”

狄德利希又嗦嗦地战抖起来。他小声地恳求公证人尽可能别把这事宣扬出去。接着他马上就要告辞，他再没有时间耽搁了。“我知道，”中尉说，把他抓得紧紧的，“大喜日子，在来喜霍夫饭店请客。我都准备好了。”他把绿雨衣的扣子解开，露出里面绉成一团的礼服来。狄德利希吃惊地望着他，想把他拦回去，但是中尉马上又用证人把狄德利希吓住了。

新娘子早就在等着，两位亲家母正面对面地抹眼泪，参加婚礼的女客们个个脸上挂着讥嘲的微笑。这位新郎也溜之大吉了！玛格达和基纳斯特气愤填膺，派出去探听新郎消息的人在史外尼新街和山雀街之间象穿梭一样往来奔跑……最后新郎终于来了。虽然还穿着他的旧礼服，狄德利希对于自己迟到的原因根本不加解释。就是在结婚登记所和教堂里他那种惘然若失的样子也非常引人注目。人们纷纷议论说，这种样子的结合不是什么好兆头。齐利希牧师在他的婚礼祝词中大谈世上财富都是过眼烟云。谁都了解他的失望心情。凯特新根本没有出席婚礼。

在结婚筵席上狄德利希闷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显然别有所思。甚至常常忘记了吃东西，只是怔怔地向半空凝视着。只有中尉卡尔脑克是唯一能引起他的注意的人。中尉确实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刚刚喝过了汤他就向新娘举杯祝贺，说了很多语意双关的话，但是贺客们这时酒还喝得不多，还不能领略这些话的妙处。更使狄德利希不安的是卡尔脑克挤着眼睛冲他说的几句话，因为基纳斯特听了这些话也埋头思索起来。

狄德利希的一颗心怦怦跳动的那一时刻终于来了：基纳斯特站起来，要到外边去单独跟他讲两句话……正在这个时候中尉用力把酒杯敲了一阵，猛地挺直身躯从座位上跳起来。筵席上的喧笑声一下子嘎然中止了。大家都看到卡尔脑克的尖尖的手指上挑着一条蓝绶带，带子下面是一枚镶着闪闪发光的金边的十字勋章……啊！马上是一片混乱同嘈杂的道贺声。狄德利希把两只手同时伸了出去，一种几乎使他无法忍受的幸福感从心坎里一直洋溢到嗓子眼，一连串话没有通过脑子便由他嘴里说出来："皇帝陛下……皇恩浩荡……微小的功勋。忠心耿耿……"狄德利希恨不得把腰折成两半。当卡尔脑克把十字勋章递给他的时候，他用一只手扪着心口，闭着眼，身体不住地往下缩，仿佛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卡尔脑克，而是勋章颁发者本人。

他感到沐浴在皇恩的阳光中，自己得救了，胜利了。武尔科夫履行了诺言。权势履行了对狄德利希的诺言！四级王冠勋章闪闪发光，一切都成为现实了：威廉大帝纪念像，高森费尔德工厂，事业和光荣！

新婚夫妇马上就要动身了。基纳斯特越来越感动，越来越胆怯，他也受到狄德利希几句泛泛的祝贺。狄德利希谈到基纳斯特将来会有幸福美好的日子，以及他将给基纳斯特和全家人带来的远大前程等等——这以后他就跟古斯特走掉了。

他们上的是头等车，他给了三马克的小账，马上把窗帘拉起来。为幸福所引起的行动欲不容他再有片刻延宕了。古斯特没有想到他竟有这么多的热情。"你还是同罗恩格林不一

样，”她说。但是在她已经躺下，闭起眼睛来的时候，狄德利希却又一次挺起身躯来。他胸膛上挂着勋章神色凛然地在她面前一站，两目炯炯发光。“在我们开始以前，”他一字一顿地说，“应该想到我们最仁慈的皇帝陛下。因为这件事也具有更崇高的目的，我们要不负皇恩，为陛下多生产几个忠勇的士兵。”

“噢！”古斯特被他胸前的闪光弄得飘飘然，哼叫了一声，“你——是——狄德利希吗？”

第六章

从奈泽西来的赫斯林博士夫妇站在苏黎世旅馆的电梯里你瞪着我我瞪着你谁也不说话，因为旅馆的人一直把他们打发到四层楼上去。事前旅馆经理曾经象怕把他们碰伤似地匆匆打量了他们一眼，这就是那一眼扫视的结果。狄德利希顺从地填好了旅客登记表，直到茶房头走开以后，才把自己对这里的经营作风、对整个苏黎世的愤懑发泄出来。他一阵阵气往上撞，越吵越凶，最后想到给贝德克游览指南写一封信。但是由于这种报复方式能否见效实在太渺茫，他又转过来把火气撒到古斯特身上：都是她戴的一顶帽子坏的事。古斯特马上还口说，狄德利希穿的一件霍亨索伦式的大衣才是倒霉的根源。

就这样，两人去吃午饭的时候都弄得脸红脖子粗。刚走到餐厅门口，他们就站住了。客人们投过来的目光使他们又呼吸急促起来：狄德利希穿的是晚礼服，古斯特的帽子上羽毛、飘带、带扣一应俱全，分明是住在豪华的一层楼的阔太太的穿戴。茶房头，他们的老相识，象打了胜仗似地把这两个人带到他们的饭桌上。

到了晚上，他们对于苏黎世以及对于这座旅馆又复言归于好了。第一，四楼的房间虽然不怎么体面，房金却便宜；其次，这对贤伉俪的床对面挂着一幅几乎与真人尺寸相等的土耳其宫妃像：淡褐色的丰腴的身躯斜倚在厚厚的床垫上，两手垫在脑后，半眯着的黑黢黢的眼睛闪射着欲火。镜框正好齐腰把女人的身躯截断，这就给了一对新婚夫妻笑谑的材料。第二天两个人的眼皮好象铅块那样沉重，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丰厚的饭菜，不住地互相打趣说：如果土耳其妃子没有从半中腰割断，而露出全身来，那结果又将如何呢？因为过分劳累，他们把火车给耽误了，晚上，很早就回到自己那间租金低廉、耗损元气的房间来。这样的生活还要继续多久是颇难预断的。但是狄德利希的一对沉重的眼皮突然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德国皇帝已经启程去罗马同意大利国王会见。

这无异是一声当头棒喝，狄德利希马上睡意全消。他好象脚下安了弹簧，一会儿跑到门房，一会儿跑到账房，一会儿跑上电梯，尽管古斯特抱怨说她头晕得利害，他们的箱子还是打点好了，而且古斯特本人也被狄德利希从被窝里拖出来。“非走不可吗？”她叹着气说，“哪儿的床有这么舒服啊！”但是狄德利希却只是满怀鄙夷地向墙上的土耳其宫妃投了最后的一瞥。“您继续在这儿寻欢作乐吧，尊贵的夫人！”

在火车上，他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古斯特已经枕着他的肩膀鼻息均匀地打起鼾来，狄德利希却一边听着火车在黑夜里隆隆飞驰，一边想心事。就在这同一时刻，在另一条铁路线上，一列火车也在风驰电掣地载着皇帝陛下奔向同一目标。皇帝同狄德利希正在进行一场赛跑！说来未免有些神秘，狄

德利希过去有好几次发表什么意见，都同这位至尊无上的人物的想法不谋而合；此时此刻皇帝陛下也许知道他在作什么，知道自己的忠诚的臣仆正在一边风尘仆仆地越过阿尔卑斯山，为了给那些怯懦的意大利人作个榜样，叫他们看看什么叫对皇帝的忠诚。狄德利希的眼睛闪射着电光，向对面座位上几个入了梦乡的旅客扫视了一周。这些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人，睡着时的脸相更加显得猥琐。日耳曼人的武士精神他们是应该好好认识一下的。

清晨在米兰，正午在佛罗伦萨都有很多乘客下车。干么在这里下车呢？狄德利希简直不能理解。他企图向没有下车的旅客解释，一件多么重大的事件正在罗马等候着他们，可是收获并不太大。有两个美国人对他的话稍微表现了一点兴趣，于是狄德利希马上趾高气扬地说："喏，你们一定很羡慕我们有这样一位皇帝！"两个美国人互相望了一眼，脸上现出茫然莫解的神色，但是却没有得到解答。

临近罗马的时候，狄德利希的激动已经转为狂热的、想立即采取行动的欲望。他手里攥着一本会话手册，追着列车员的屁股打听，皇帝和他究竟谁先到罗马。古斯特受了丈夫的感染，也变得热情洋溢起来。"狄德尔！"她喊道，"我可以把面纱扔在地上，让他踩着面纱走过去，还有我帽子上的玫瑰花，我也可以投给他！"——"如果他注意到你，而且对你的印象也不错呢？"狄德利希笑着问，象发了寒热病似地浑身颤抖着。古斯特的胸脯开始急遽地起伏着，眼皮也搭拉下来。狄德利希呼呼地喘了半天气，毅然说出解决这一可怕的窘境的办法。"我的名誉是神圣的，这一点我要申明在先。但是在上述的情

况下——"他用力把手一挥，结束了下半句话。

车到站了，但是事情跟这一对夫妻想象的完全不同。在一阵纷扰骚乱里，旅客都被军警从车站赶出去，一直被赶到一座广场的四周，堵在广场后面的街道上，而且这几条街道马上就被封锁起来。但是狄德利希的热情却象爆发的火山一样无法阻挡。他冲出了封锁线，把惊惧无助地伸着双臂的古斯特扔在行李堆旁边。他不顾一切地从人群里冲过去，一转眼已经跑到广场中央。两个军帽上插着羽毛、身穿五颜六色的号衣的士兵四处追赶他，号衣的燕剪一样的后摆不住地在空中来回飘动。正在这个时候从火车站月台上走下来好几位显赫的大人物，接着一辆大马车对着狄德利希驶过来，狄德利希挥舞着帽子，扯直了喉咙喊叫起来，马车里的谈话暂时中断了一会儿，坐在上首的一个人向前欠了欠身子——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狄德利希的和德皇的目光。德国皇帝冷冷地打量了一下这个陌生人，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他的眼角叠起了几道皱纹，两边嘴角的皱纹也微微向下一沉。狄德利希圆瞪着两眼，跟着马车跑了几步路，不住地挥动着帽子，大声吆喝着。就这样，在空旷的广场中心，在蔚蓝的晴空下，皇帝和他的臣仆单独会晤了好几秒钟之久，而从四周的一群群的外国人中则响起了一片掌声。

转瞬之间马车已经消失在悬旗结彩的街道的另一端，欢呼的声音也随着转到更远的地方去。狄德利希长嘘了一口气，闭了一会儿眼睛，又重新把帽子戴上。

古斯特全身痉挛地向他招手，四周还没有散净的人都对他鼓起掌来，脸上流露着欢欣赞赏的神色。就连刚才还追着

他四处跑的兵士也笑了起来。其中一个为了表示同情，甚至主动给他找来了一个马车夫。马车行驶起来以后，狄德利希不住地向人群招手致意。“这些人简直跟孩子一样，”他对自己的老婆说，“不过也跟孩子似地没有劲头。”他又加添了一句。接着他又表示自己的看法说：“如果是在柏林，情况就不会这样了……我总是忘不了菩提树下街的那场骚乱，那比这里可热闹多了。”马车已经逐渐驶近旅馆，狄德利希又重新把身躯摆摆正。这次靠着他的仪态，他们得到一间二楼的房间。

第二天太阳一露头，狄德利希已经奔跑在街头了。“皇上起身很早！”临出来以前他对古斯特说，古斯特只是从枕头里哼了两声。这样更好，他干这份差事根本就用不着她。狄德利希用手指头在罗马市地图上比划着，他来到奎里纳尔宫前面，马上文风不动地站定。广场上寂无一人，初升的朝阳斜射在上面，明晃晃地仿佛铺上一层金子。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皇宫显得非常雄伟。——就在这座宫殿的对面，狄德利希挺着胸膛，胸前挂着一枚四级王冠勋章，恭候着圣驾。一群山羊从城里出来，哒哒地爬上石头台阶，又消失在喷泉和巨大的驯马师雕像后面。狄德利希的头却一动也不动。两个钟头过去了，过往行人渐渐多起来。一个门岗从岗亭后面走了出来。皇宫有两座大门，在一个门道里一个司阍来回走动，不少人从这座门里进进出出。狄德利希感到不耐烦了。他踱到皇宫的正面，一面焦躁地向里探视，一面故作安详地从一端走到另一端。当他第三次走过大门的时候，看门的人犹犹豫豫地把一只手举到帽沿上。狄德利希马上站定，还了一个礼，看门人的态度变得亲热起来。“一切都很好，”看门人一手掩着嘴说。狄德利

希听到这个报告，脸上现出一派心领神会的样子。别人把皇上圣体安康的消息告诉他，这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向司阍打听德皇什么时候起驾，到什么地方去，对方也都毫不迟疑地告诉了他。看门人甚至想到，一会儿狄德利希陪着国王出去，一定需要一辆马车，便主动替他叫来了一辆。这时候皇宫门前已经聚集起一小群看热闹的人。司阍突然往后一退：首先从门里出来一个骑马的御侍，接着这位金黄头发的北国至尊，戴着一顶光泽闪闪的鹰盔，出现在一辆敞篷马车上。狄德利希的帽子马上飞到半天空，用意大利语高喊"德皇万岁"，声音象放手枪一般清脆响亮。看热闹的人也随着呼喊起来……这以后狄德利希一个箭步蹿上了雇好的马车，立刻飞驰而去。一路上狄德利希不住口地哑着嗓子喊叫，在车夫头上摇晃着一叠钞票，拚命催促马车夫快马加鞭。这个办法果然有效，狄德利希的马车已经在目的地停住以后，皇上的御驾才从后面姗姗来迟。皇帝一下马车，路上又围上一群看热闹的人，狄德利希又用意大利语高呼万岁……他一直在皇帝临幸的房子前面担负守卫，胸脯挺得高高的，不论哪个人往前一走，立刻挨着他闪电般的目光的照射。十分钟以后，看热闹的人又重新聚集起来，皇帝的马车从门里驶了出来，狄德利希立刻高声大喊："德皇万岁！"接着，在一片四处荡漾的欢呼声中，他的马车又风驰电掣地回到奎里纳尔宫。又是站岗。德皇换上了步兵帽。又是看热闹的人群。另一次出行。再次归来。换了一身新公服。没有一次不看到狄德利希在护驾，没有一处不听到高呼万岁的声音。就这样周而复始，狄德利希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度过这样美好的时刻。他的朋友，那个皇宫的

司阍，总是准确无误地把皇帝要去的地方告诉他。也有一两次，一个官员对他行礼致敬，向他报告一件什么事，这时候狄德利希就降尊纡贵地倾听着；或者，如果哪个人有所请示，他就用发号施令的语调下达给对方一个模棱两可的指示。太阳越升越高，皇宫正面的大理石晒得滚热。皇帝这时候正在里面和人家会谈天下大事，而狄德利希却在外面忍受溽暑和干渴的煎熬，连身体都不敢摇动一下。尽管身躯挺得毕直，他却觉得自己的肚子在正午阳光的烤晒下几乎要坠到路面上，胸前的四级王冠勋章也仿佛熔化了一样……马车夫溜到附近一家酒馆的次数越来越勤，最后他对于这个德国人的克尽职责的英雄精神也感到敬佩起来，主动给他带来了一瓶葡萄酒。两个人的血脉里浇灌上火酒，又重新开始一场激烈的竞赛。因为皇帝的御马跑得很快，为了赶先到达目的地，狄德利希的马车不得不从一些样子象水沟似的小巷里急驰过去，偶然遇到的几个过路人都吓得忙不迭地把身子紧贴到两边墙上。有时候狄德利希还不得不跳下马车，不顾命地飞跑上几层台阶。但是最后他总是准时站在一群看热闹的人前面，看着换上第七套军装的人物怎样走下马车。他又扯着嗓子喊叫起来，于是皇帝转过头来，微微一笑。他已经看出来，这仍然是那个人，他的臣仆！这个人总是带头欢呼，总是早就在人群前面站好，简直象个刺猬！狄德利希知道至尊极贵的人已经注意到自己，简直飘飘欲仙，于是对着满脸是亲切笑容的人群又从眼睛里闪射出电光来。

直到看门的人一再告诉他，陛下正在进早餐，狄德利希才想到古斯特。"看你这副样子！"古斯特一见到他就喊起来，身

子连连地往墙边退。狄德利希的脸红得象番茄，被汗水泡得肿肿囊囊，两眼闪露凶光，同古代在意大利大肆劫掠的日耳曼武士一模一样。“今天是我们爱国事业的一个伟大的日子！”他激昂地说。“皇帝和我在精神上把罗马人都征服了！”狄德利希气概不可一世地往当地一站，古斯特把自己的恐惧和久等不耐的气愤完全忘掉了，她亲暱地伸着两臂走过去，柔顺地伏在他身上。

但是狄德利希却连一小时的吃饭时间都不肯留给自己。虽然他知道皇上进了御膳要休息一会儿，但是他的职责却是寸步不离地在窗外护驾。他坚守岗位，结果获得了成功。这件事证明，狄德利希做得非常对。原来，在他对着宫门站了将近八十分钟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形迹可疑的人趁守门人暂时离开的时候，偷偷溜到一根柱子后面，怀着一肚子鬼胎躲在阴影里。看得出，这个人一定是在准备干一件见不得人的勾当，但是狄德利希可没有睡大觉。只见他大声呐喊着象一股旋风似地从广场的另一端狂奔过来。惊起的人群马上跟着往这边跑，门警也急急赶过来，所有的仆役下人都簇集到宫门口。狄德利希连拉带扯地把这个藏在柱子后面的人揪了出来，博得在场的人一致的喝彩。两个人马上就打得难解难分，连全身武装的门岗都无法走近他们。忽然，大家都看到和狄德利希厮打的那个人挣脱了一只右手，摇晃起一只铁罐来。刹那间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呼吸，接着是一片惊惧的号叫，人们争先恐后地向门外逃命。炸弹！他要扔炸弹！……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已经把手里的东西扔了出来。离得近的人已经哭哭啼啼地爬在地上，净等着那一声砰然巨响了。但是狄

德利希的脸上、肩上、胸口都是白粉，站在那里不住打喷嚏。空气里散发着一阵刺鼻的薄荷香。几个胆大的人又折回来，嗅个不住。一个军帽上插着一把羽毛的士兵用手指蘸上唾沫，粘了一点粉末放在嘴里尝尝，接着就向大家讲起话来。狄德利希一定也懂得了这个士兵讲的是什么，而且为什么亲切和蔼的笑容马上又回到每一张面孔上，因为这时连他自己也不再怀疑，洒在他身上的只不过是牙粉而已。虽然如此，他一想到皇帝可能遇到的一场风险还不禁心有余悸，说不定只是靠了他的警惕，这场大祸才化险为夷。刺客还想从他身边溜掉，这当然是妄想，狄德利希的一双铁拳早就把他攥得紧紧的，交到警察手里了。警察发现这是一个德国人，便让狄德利希担任审讯的工作。狄德利希一丝不苟地执行这件任务，尽管满头满脸还都是白粉。原来这人是个艺术家——单单这个职业就很能说明问题——，虽然从他的口供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政治色彩，但从他那极端目无法纪和道德沦丧的举止却不难看出这人叛上作乱的思想倾向。狄德利希坚持立即把他拘捕起来。结果警察把这个人押解走了，临行时他们还给狄德利希敬了一个礼。狄德利希的朋友，那个皇宫司阍人，刚刚把他身上的牙粉拍打干净，皇上要出行的消息已经传了出来。于是狄德利希又开始了他个人护驾的职务。

这次当差使他东奔西跑，马不停蹄，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到了深夜，皇帝出席一个招待会，又把狄德利希带到德国大使馆门前。这一次这位至尊在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狄德利希抓了个机会去附近一家酒店提提精神。在酒店门前，他爬上一把椅子，对聚集在那里的人发表了一篇充满爱国主义精神

的演说。他对当地精神疲沓的人群高谈了一阵铁腕统治的优越性，并且解释什么才是名副其实的皇帝，不是徒具形式……德国使馆大厦前面的露天灯台火光熊熊，把他的脸照得通红。听讲的人都怔怔地看着他直撅撅的两撇胡须下的张开的大嘴，看着他眼睛发射出的电火和他铁铸般的直挺挺的身躯——这一切显然足够使他们了解狄德利希谈的是什么了，因为所有的人都欢呼鼓掌，都一次不漏地跟着狄德利希高呼万岁。狄德利希代表他的主上，代表他主上的可怕的权势，严肃地、几乎可以说气势逼人地接受了这些外国人的忠诚宣誓以后，便从椅子上爬下来，开怀畅饮起来。酒馆里有几个德国老乡，兴奋的程度并不在他以下，大家向他敬酒，并且按照家乡习惯狂饮起来。有人打开一份登着一张特大的德皇照片的晚报，给大家读了一段消息。某一德国侨民意图在奎里纳尔皇宫大门前肇事，幸赖一位以私人身份护卫圣驾的侍官挺身而出制止了祸端的发生云云。同这条消息一起，报上还登了这位侍官的玉照。狄德利希一看就知道是自己。尽管相片和狄德利希本人只是依稀相似，名字也拼得驴唇不对马嘴，但是那面孔的轮廓和两撇上须却决不会叫人认错。就这样，狄德利希看到皇帝和自己并排出现在一张晚报上，皇帝和他的臣仆一起受全世界人们的瞻仰。狄德利希简直感动得无法控制自己了。他眼睛潮乎乎地站起来，开始唱起《来因河的守卫》来。这里的酒这么便宜，狄德利希给高涨的情绪源源不断地添加养料，以致最后皇帝要离开大使馆的消息传来时，他已经醉得不能再保持端正的姿势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执行自己的职守，一溜歪斜地走出酒馆，但是不知怎地脚

下打了个磕绊，便从台阶上一骨碌滚了下去。他的几个酒友在下面小巷里追上了他，狄德利希正面壁站着……火炬闪烁，蹄声得得，皇帝御驾过来了……别的人都踉踉跄跄地赶了过去，狄德利希却连任何礼规都顾不上，没动地方就滑倒在地上。两个巡夜的发现了他斜倚着墙，屁股底下湿淋淋的一滩。他们认出来这是以私人身份给德国皇帝护驾的那个老爷，两个人满心焦虑地俯下身去，但是马上对望了一眼，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谢天谢地，这位德国侍从官并没有死，他正呼呼地打着鼾，而且他屁股底下潮湿的一滩也不是血。

第二天晚上，剧院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演出，皇上的面容显得特别严峻。狄德利希发现了这一点，对古斯特说："现在我可知道，我的钱花得一点儿也不冤枉。请注意，咱们正在经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狄德利希的预感并没有使他受骗。剧场的观众拿到晚报以后，上面赫然登载着这样一条消息：德皇已下令解散德国国会，今夜即将启程回国！狄德利希带着同德皇一样的严峻神色，对前后左右每一个人解释这件事的严重性。叛乱分子简直卑鄙无耻到极点，居然否决了军事预算案！爱国人士要为皇帝陛下进行一场殊死战！他自己就要坐下一趟火车回去，他指天誓日地说。热心的人马上告诉他下一班车的时间……只有一个人不满意，这就是古斯特。"好不容易才出来一趟，再说，感谢上帝，咱们出来玩乐玩乐，这笔钱也不是花不起。怎么，让我在旅馆里闷坐了两天，马上就回去？只是因为——"她往皇帝坐的那个包厢投去的眼色充满了气愤不平，狄德利希立刻毫不留情地顶撞了她几句。古斯特不甘示弱，也提高了嗓门。四周响起了一片嘘声。当狄德

利希眼睛闪着电光，向四周的对手发过威以后，虽然离火车开车还有一段时间，他和古斯特还是提早出发了。“这群混帐东西连一点礼规也不懂，”狄德利希在剧场外面评论说，呼呼地一个劲儿喘气。“再说，这里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倒真想知道知道。天气还不错，是的……喏，还有这些老古董，你倒是可以看看，前后左右到处都是，”他敦促地说。“我不是正在看吗？”古斯特哼哼唧唧地说，这时她又变得柔顺了。这以后，他们两人上了一趟火车，遥遥跟在德皇的专车后面。由于上车时过于匆忙，古斯特把海绵和牙刷都落下了。火车每到一站，她都下去打听有没有这两样东西。为了使她耐心等待三十六小时，狄德利希不得不喋喋不休地跟她大讲爱国主义的道理。虽然如此，他们的脚一踏上奈泽西的土地，古斯特的第一件心事仍然是去买海绵。偏偏他们到达的这一天是个星期日。幸好这里还有一家雄狮药店在星期日还照常营业。狄德利希还在火车站前面等行李，古斯特已经一溜烟似地跑走了。过了半天，也不见她回来，狄德利希只好去找她。

药店的门开着一半。三个年轻的小伙子正探头探脑地往里看，笑得前仰后合。狄德利希从他们背后往里一看，立刻就惊呆了——柜台后面，一个双臂搭在胸前，目光阴郁地踱来踱去的人不是别个，正是他的老朋友和老社友戈特利布·霍尔农。古斯特这时正说：“你倒告诉我，卖不卖给我牙刷呀？”戈特利布·霍尔农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两只胳臂仍然交叠在胸前，用他那阴郁的目光盯住了古斯特。“我想您从我脸上的表情不会看不出来，”他用演讲的声调说，“我既不可能，也不

愿意卖给您牙刷。”——“啊哈！”古斯特喊了一声，身体一点点往后退。“但是您这玻璃柜里有的是啊！”戈特利布·霍尔农象恶魔一样狰狞地笑起来。“住在楼上的我那位老板，”——他把头一扬，用下巴指点了一下天花板，他的老板一定就住在上面。“爱在这里卖什么就卖什么，这跟我丝毫也不相干。我在大学念了三年书，参加过贵族阶级的大学生社团，可不是为了站在柜台后面卖牙刷的。”——“那您在这里干什么呢？”古斯特问道，显然胆怯起来。霍尔农炯炯逼人地瞪着眼睛回答说："我是管配制药剂的！”古斯特感到自己被打败了，转过身想往外走。突然她又想起一个念头来。“海绵的事您也不管吗？”——“不管，”霍尔农毫无通融的余地。古斯特似乎正等着这句话，好狠狠地发一通脾气。她把胸脯一挺，准备大发雷霆。正在这时候，狄德利希一步跨到两人中间。他首先夸奖了一顿他的老朋友的这种维护新条顿尊严、高举社旗的精神。但是，他接着又说，如果有顾客来买海绵，也不妨让他自己把东西取走，把钱放在柜台上——他一面说一面就实行起来。戈特利布·霍尔农走到一旁，吹着口哨，仿佛屋子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似的。这以后，狄德利希非常关切地打听他这位朋友过去一段日子的景况。遗憾的是，他的朋友时运不济；因为他总是不肯卖海绵和牙刷，已经接连被五个药铺解雇。虽然如此，他还是决心忠于自己的信念，哪怕再把目前这个职业丢失也在所不惜。“你看看吧，这才是真正的新条顿人呢！”狄德利希对古斯特说。古斯特果然把霍尔农上下打量了一番。

狄德利希一肚子话早就憋不住了，连忙把自己的经历和成就说给对方听。他给霍尔农看了自己的勋章，又当面把古

斯特的身子扭过去，告诉他古斯特的陪嫁数目。皇帝的仇人和毁谤者如今饱尝铁窗风味，这都是狄德利希的功劳；最近皇帝在罗马险遭不测，也亏得他——狄德利希，才能化险为夷。报纸把这件事报导成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的近于儿戏的恶作剧，只是为了避免在宫廷里和交易所中引起轩然大波。"可是让我跟您说句私房话，我有十足的理由相信这是一个牵连甚广的大阴谋案。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件事目前必须绝对保密，你一定能了解这一点，霍尔农，因为你无疑也是一位爱国人士。"霍尔农当然不会是另外一种人，于是狄德利希不再隐讳，开始详尽地谈起把他从蜜月旅行中突然赶回家来执行的这件重大任务。奈泽西必须推选一位爱国人士作国会议员的候选人。这件事办起来非常棘手，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奈泽西本是自由党的大本营，叛上作乱的人一直在动摇着国家的基石……说到这里，古斯特开始威胁说，她要先带着行李回家了。狄德利希没法再谈下去，只是再三邀请霍尔农尽快到自己家里来，今天晚上就来，他有要紧事跟他谈。狄德利希跨上马车以后，看见刚才在门外的几个小流氓之一走进药店里向霍尔农买牙刷。他心里想，戈特利布·霍尔农的这种贵族倾向，尽管对卖海绵和牙刷是一种障碍，但在迎击民主潮流的斗争中却能使他成为一个宝贵的战友。但是这时狄德利希思绪纷繁，相形之下，霍尔农的问题不过是一件最无足轻重的事罢了。狄德利希不让赫斯林老太太多抹一会眼泪，很快就把她打发到楼上去了。这层楼过去本是使女住的地方，附带晒晒衣服，现在狄德利希嫌他母亲和艾米在下面碍事，已经把她们轰上去了。胡子上还带着旅途的尘沙，狄德利希就开始从后

门走进冯·武尔科夫专员的住宅，接着他又不露形迹地叫人把拿破仑·菲舍尔找来。与此同时，他又安排好尽快地同孔策、屈恩新、齐利希等人会面的办法。——因为这是一个星期天下午，狄德利希计划的执行遇到不少困难。少校正在玩地球戏，叫他中途住手很费了一番手脚；齐利希合家正准备同雅达松陪审官出门远足，打断他出游的雅兴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另外屈恩新教授这时正被他的两位房客把持着，已经被灌得醉醺醺的了。最后，狄德利希总算把这几个人都弄到退伍军人协会的酒馆里来了，他一分钟也不再耽误，立刻开门见山地把提名爱国人士作议员候选人的事提了出来，而且紧接着就说，根据目前的情况，只有一个最合适的人选，这就是孔策少校。“乌啦！”屈恩新马上高呼起来。但是孔策的脸却阴沉沉的仿佛将起暴风雨的天空一样。人们怎么能把他看得头脑这么简单？他咬牙切齿地说。人们是不是认为，他不把脸丢净不甘心？“我没有这种好奇心，我一点儿也不想知道国家主义候选人在奈泽西会有什么下场。一败涂地——这就象板上钉了钉子一样。”狄德利希对这种看法大不以为然。“我们有退伍军人协会，请诸位先生切莫忘记这一点。退伍军人协会是一个千金难买的战斗根据地。从这个根据地我们可以笔直地进攻，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直到提出威廉皇帝纪念像，到了这一步，这场战斗就算打赢了。”“乌啦！”屈恩新又喊起来。另外两个人却要求狄德利希解释一下，这件事跟纪念像有什么关系。于是狄德利希把他的计谋泄露给他们——自然他只字未提纪念像是他同拿破仑·菲舍尔签定的条约的产物。他只告诉另外几个人说，自由党筹建的育婴堂很不得人心，如果答应选民

利用老屈尔曼的遗产修建一座威廉皇帝纪念像的话，很多人都会被吸引到保皇党这边来的。首先，这项工程会给很多手工艺工人带来工作，会使城市繁荣起来；这座像修建起来以后，还会吸引大量游客。其次，奈泽西也有可能洗刷掉自由党烂泥坑的污名，沐浴在浩荡的皇恩中。说到这里，狄德利希想到了他同武尔科夫订的条约，这件事他自然情愿略过不谈。"一个人如果替我们大家办了莫大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热情洋溢地用手一指孔策，"我们亲爱的故乡迟早有一天也会为他兴建一座纪念像。他将会面对面地跟威廉大帝在一起——"

"对吐舌头，"少校仍然满腹狐疑，替狄德利希把这句话说完。"如果您认为，奈泽西的居民正在等着这样一位伟人敲锣打鼓地把他们领进爱国主义的阵营，那您自己为什么不扮演一下这个伟大的角色呢？"少校的目光似乎要把狄德利希的眼睛刺穿。但是狄德利希的眼睛却睁得更大。他用一只手扪着心口说："少校先生！我的忠于皇帝的思想是尽人皆知的，为了这个我曾经受过很多次考验，比一个国会候选人经历的困难得多，而且我敢说，这些考验我都经受住了。作为正义事业的先锋战士，我招致了思想不良分子的刻骨仇恨，但是我并没有被吓倒；而且也正因为这样，我不能自己享受我的牺牲应得的成果。奈泽西的人不会选举我，他们要选举的是我的事业。德意志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我决定自己不出头，而把这次的光荣和幸福心平气和地让给您，少校先生！"所有的人都大为感动，屈恩新的喝彩声带着哭音，牧师心悦诚服地点着头，孔策的眼睛甚至不敢望到桌面上来了。但是狄德利希却感到浑身轻松愉快，他已经把自己的心交了出来。这是一篇

忠诚、自我牺牲、和理想的大丈夫气概的自白。他把一只满生着金黄色汗毛的手掌伸到桌子上，少校的一只长着棕色汗毛的手刚一伸出来的时候虽然有些犹豫，但终于强有力地和狄德利希的握在一起。

在感情发泄过以后，自然又轮到理智在四个人身上发言了。少校想知道，他与自由党候选人的竞争如果失败，狄德利希是否准备赔偿他精神上和物质上可能受到的损失。"您了解我的意思吧！"他伸出一根手指向狄德利希一戳。狄德利希被他这种直率坦白弄得一时哑口无言。"爱国事业在您身上不是这么一件干净事，根据我对您的了解，博士先生，您这样千方百计想把我拉扯进去，里面一定有点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我是个正直的士兵，感谢上帝，我对这种事可是个外行。"听了这一番话，狄德利希连忙答应要给这位正直的士兵弄到一枚勋章。因为他隐约透露这件事已经取得了武尔科夫的默契，这位保皇党的候选人终于彻底被他争取过来了……这时齐利希牧师却在考虑，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不是宜于担任保皇党竞选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样作会不会把分歧和矛盾带到自己的教区内部来。他的连襟豪陶费尔就是自由党的候选人！当然，如果把修建纪念像改为修建教堂……"老实说，我们如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礼拜堂，我的那座可爱的圣玛丽亚教堂从来没有看到市政府修缮过，说不定哪天就把我和我的那些信徒压在底下。"狄德利希毫不犹豫地保证替他把圣玛丽亚教堂修缮一新。他只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对于那些由于他们的言行而使人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爱国热诚是否真实的人，牧师决不能让他们在新党中篡夺机要地位。"我决不想干预别人

家庭内部问题，”狄德利希眼睛望着凯特新的爸爸又补充了一句。牧师一声没吭，显然他已经了解话中的含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听见屈恩新喊“乌啦”了，现在他要求发言。在孔策和齐利希牧师说话的当儿，两个人都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按在座位上；他们刚一放手，屈恩新马上就慷慨激昂地参加了辩论。爱国思想首先应该在什么地方扎根呢？还不是在年青一代身上？但是如果中学校长是布克先生的朋友，这个根怎么扎得下去呢？“尽管我给学生讲七十年代的光荣历史讲得吐了血……”一句话，屈恩新想当校长，狄德利希慷慨大方地答应了他的这个要求。

政治态度这样建筑在物质利益的巩固基础上以后，四个人便想到可以心安理得地在激情里放纵一下。这种热情，正象齐利希牧师解释的那样，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哪怕是最正义的事业也需要有它才能变得更加圣洁。于是四个人一道向地下酒馆走去。

一清早，四位先生走向回家的路上。在贴有豪陶费尔的白色竞选标语和菲舍尔的红色竞选标语之间的墙壁上已经贴上了另一种黑白红三色框框的招贴，推荐少校孔策先生为保皇党的候选人。狄德利希的两只脚象生了根似地站在这张招贴前面，用尖锐刺耳的男高音读道：“在已被解散的上届国会中，一撮目无祖国的叛徒公然拒绝批准我们英明皇上旨在使国家富强的伟大措施……我们应该无愧为伟大的德国皇帝的臣民，我们必须粉碎皇帝的敌人！我们只有一条纲领：拥护皇上！如果不拥护我就是反对我！如果不想叛上作乱就应该是保皇党！”狄德利希每念一句，屈恩新、齐利希和孔策就高声

呐喊为他助威。几个上班的工人吃惊地站住脚，狄德利希立刻转过身来向他宣讲忠君爱国的道理。“诸位！”他喊道，“你们都是德国人，你们不知道这是多么大的造化！全世界的人都羡慕咱们有这么一位英明的君主。我刚刚从外国回来，我对这一点有切身体会。”屈恩新用拳头擂鼓似地打了一阵标语牌，四位先生一齐张嘴喊万岁，工人们瞪着眼睛看着这几个人。“你们愿意不愿意让皇帝送给你们殖民地？”狄德利希问道。“你们当然愿意。那么你们就替他把宝剑磨得锋利一些吧！不要选举目无祖国的败类！这是不允许的。你们只能选举唯一一位拥护皇上的候选人，选举少校孔策先生。不然的话，我一分钟也不能担保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崇高地位，而且非常可能，你们每半个月领回家一次的工资就会减少二十马克！”工人们没有说什么，互相望了一眼就走开了。

几位先生同样也不容许时间有一分钟的浪费。孔策迈开两条直棍似的腿，亲自到退伍军人协会去对会员阐述自己的立场。“别让那些工人再作梦了，”他宣布。“从今以后，他们绝对不能再参加自由党的工会了！我们要把自由思想从他们脑子里连根拔掉！从今天起咱们就得换个调门儿了！”齐利希牧师也宣布要在基督教团体里采取类似的行动，同时屈恩新教授则幻想着自己的毕业班学生热情高涨，骑着脚踏车在全城各处拉选票。但是狄德利希的热情却更超过了这几个人，对事业的责任心使他片刻也不能宁静。他对休息怀着莫大的反感。晚上，他的妻子已经上了床，看见他这么晚才回来不禁抱怨了几句，狄德利希马上两眼闪射着电光回答说：“我们的皇上已经抽出了宝剑，如果皇上的宝剑都抽了出来，作丈夫的

责任自然得暂时搁在一边。你懂不懂?”古斯特倏地把身子扭过去，她那丰满的后身在鹅毛被底下仿佛是在自己和她这位不通人情的丈夫间竖起一座塔楼。狄德利希把一阵将涌上心头的悔恨按捺住，立刻写了一篇反对自由党人意欲修建育婴堂的呼吁书。《奈泽西日报》把这封信刊登出来了，虽然两天以前它还登了豪陶费尔医生写的一篇热情赞扬开办育婴堂的文章。因为，用报纸主编诺特格罗申的话来解释，《奈泽西日报》是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机关报，报纸有责任把任何一种新思想介绍给订户，使读者用自己的文化良心的试金石进行一番检验。狄德利希的试金石把豪陶费尔的文章批评得体无完肤。按照情理推测，这样一座育婴堂首先是为哪些人设立的呢?是为了那些私生子。这样作提倡的是什么呢?是罪恶。我们有这种需要么?绝对没有。“因为我们，感谢上帝，并没有处于法国人那种悲惨的处境。法国人因为自由民主、纪律废弛，已经濒临种族灭绝的边缘。他们奖励非婚生子，因为不然他们就连士兵也没有了。我们却不是腐朽的民族，我们子孙蕃衍，万世不绝!我们是世上的盐!”接着狄德利希就替《奈泽西日报》的订户算了一笔账，到什么时候德国的人口可以达到一亿，最多还需要多久，整个地球就都成为德意志的了。

根据竞选委员会的意见，保皇党第一次竞选大会的准备工作至此已告完成。这次大会决定在克拉普施啤酒馆举行。克拉普施已经把酒馆的大厅布置得充满了爱国的气氛。发光的标语在松柏枝扎成的框子里一片通明:“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令。”“你们只有一个仇敌——同我作对的人。”“让我来对付社会民主党。”“我的路线是正确的。”“市民们，从沉睡中觉

醒吧！”为了使大家不再沉睡，克拉普施和他的女儿一杯又一杯地往各处端啤酒，顾不得象平时那样细心计算酒杯毡垫的数目。就这样，当主席齐利希牧师把孔策介绍给大会时，人们的情绪都很热烈。与此同时，狄德利希透过笼罩着主席团的烟雾，却发现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豪陶费尔、科恩和几个他们一伙的人也来到了酒馆大厅。他想让戈特利布·霍尔农出头说几句话，因为霍尔农负有纠察会场的责任。但是霍尔农却不听指挥。他很冒火，狄德利希根本不了解他费了多大力气才把这么多人弄到酒馆来。就拿靠了他的宣传召揽来的纪念像的营造商说吧，奈泽西就付不清这笔账，哪怕老屈尔曼再死三回也付不清！跟这些新归宗的爱国人士握手把霍尔农的手都握肿了！这些人什么要求没有向他提过！只说一件最无关宏旨的吧，有人竟要求他合股经营药房！这种没有尊卑之分的民主作风实在让霍尔农气破肚皮。雄狮药店的老板刚刚把他解雇，但是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决，无论如何也不卖海绵和牙刷……这时孔策已经结结巴巴地发表他的竞选演说了。狄德利希一看他那副愁眉不展的脸相，就知道少校对自己要说的话一点儿也没有把握。这场竞选比动真刀真枪还叫他心寒胆战。孔策刚说了一句“诸位先生，军队是我们国家唯一的支柱”，豪陶费尔旁边就有人喊起来：“早就朽烂了！”这一声吆喝打断了孔策的整个思路，他慌忙补充说：“但是谁出钱养活军人呢？我们国民。”豪陶费尔这一带又响起了喝彩声。孔策就这样被逼到一条与本意截然相反的道路上。他解释自己的话说：“所以说，我们都是支柱，我们有权力这样说。倒霉的皇帝……”“说得对！”自由党回答道，热忱的爱国人士

也跟着喊叫起来。少校擦了擦脸上的汗，他的话不由自主地变成一篇在自由党集会上的演说了。狄德利希在后面拚命地扯他的衣服后摆，叫他赶快结束演说，可是孔策却欲罢不能，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到保皇党的口号上来了。最后他完全失去了耐性，面孔涨得通红，好象发了疯似地狂喊道："我们要把它连根拔掉！万岁！"这间比武厅里响起了雷鸣一般的掌声。凡是没有跟着叫喊的地方，克拉普施和克拉普施小姐在狄德利希的眼色下立刻就把啤酒端过去。

豪陶费尔医生立刻就请求发言，但是戈特利布·霍尔农却抢到他前面。狄德利希本人不想出头露面。他宁愿躲在烟雾迷蒙的主席团中间。他已经答应给霍尔农十个马克，霍尔农的处境不容他回绝这笔外快，就咬着牙走到讲台的最前缘，就可尊敬的少校先生的那篇竞选演说发挥起来。演说中有一句话是：军队是我们用以抵御民主浊流的堡垒，为了建立军队，我们应该不惜一切牺牲。霍尔农就从这一句话谈起。"民主是半开化者的世界观，"他下了这样一个断语，"科学已经取而代之了。""对极了！"一个人喊道，这就是那个想同霍尔农合伙开药房的老板。"不管什么时代，总有主有奴，"霍尔农宣称，"因为自然界也是如此。每一个人头顶上必须有一个他感到畏惧的人，脚底下也必须有一个畏惧他的人。如果不这样，世界还成什么体统？如果这样，每个人都会认为他可以不依靠别的人了，世界上也就没有尊卑长幼之分了。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的、神圣的纲纪伦常在民主的烂泥潭里解了体，如果听任瓦解社会的个性自由猖獗起来，这个民族可就要倒霉了！"说到这里，戈特利布·霍尔农把双手往胸前一叉，脖子一探，高声

喊道："我本人参加过贵族的社团，荣幸地为维护我们社旗的荣誉流过血，我坚决不卖牙刷！"

"海绵卖不卖？"有人喊道。

"也不卖！"霍尔农表示自己的决心说，"我坚决不许再有人来向我买这两样东西。一个人应当知道站在自己对面的是什么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职守。在这个意义下，我们的选票只应该投给一个人，投给那个皇帝要多少士兵就答应给他多少士兵的人。因为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德皇，要么什么都不要。"

戈特利布·霍尔农说完退到讲台的后面，伸着下巴颏、皱着眉毛凝视着大厅中一片热烈的喝彩声。退伍军人协会的会员们少不得高举啤酒杯轮番从他和孔策身边走了一趟。孔策忙着跟每个来祝贺的人握手，霍尔农站在那里象一座铜像。狄德利希看到他一手造成的这个大好机会竟让这两个二流角色坐享其成，心中又气又恨。但是他却不能不让这两个蠢物暂时出一阵子风头，因为这件事最后怎样收场，他比这两个人心里有数。保皇党提出候选人的最终目的不过是给拿破仑·菲舍尔募集一支援军，因此他自己最好是不出头。豪陶费尔自然千方百计想把狄德利希挑逗出来，担任大会主席的齐利希牧师再也无法阻止他发言了。豪陶费尔一上来就谈起育婴堂的事。办育婴堂是一件社会良心和人道主义的事业。可是威廉皇帝纪念像是什么呢？是一项投机买卖！如果把它归诸于猎取虚名，这在各种投机取巧的动机中还算是最体面的呢！……坐在下面的营造商默默听着，窘态毕露，时不时有人闷声闷气地咕噜一句。狄德利希全身嗦嗦发抖。"有的人，"豪

陶费尔说，“对于再多支出几千万马克的军费一点儿也不在乎，因为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会从中大发一笔横财。”听见这句话，狄德利希一下子跳了起来。“我要求发言！”营造商们的一肚子积愤马上迸发出来。“好极了！”“嘘嘘！”“下去！”台下各种吼声乱成一团，直到豪陶费尔被吼下了台，狄德利希站到台上为止。

狄德利希等了半天，这阵汹涌的爱国热情才平静下来。“诸位先生们！”他刚一开口，营造商们马上又报以热烈的喝彩声。狄德利希不得不又等待了一会儿，在这种声气相投的气氛中，他感到连呼吸也畅快了。最后，大家终于给了他一个发言的机会。狄德利希马上对上面那个发言的人竟敢怀疑与会者的爱国精神一点表示愤慨。他的话反映出与会者普遍的情绪。“太岂有此理了！”营造商们狂喊起来。“这只是证明了，”狄德利希喊道，“我们成立保皇党是一件多么合乎时宜的事！皇帝本人也下过命令，叫所有的人，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团结一致，替他肃清颠覆国家的瘟疫。我们愿意出力，因此我们的忠君爱国的精神是绝对不容许那些替叛国者打前锋的人怀疑的！”在掌声还没有响起以前，豪陶费尔用人人可以听清的声音说：“等复选的时候看吧！”虽然豪陶费尔下面的话马上就被营造商们雷鸣般的掌声淹没掉，狄德利希却听出来这几个字的危险的含义，他连忙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还是谈谈育婴堂的事比较保险些。什么？育婴堂是代表社会良心的事业？不是的，它是道德堕落的产物！“我们德国人不需要，还是让法国人，让那濒临绝种的民族搞这种名堂吧！”于是狄德利希把他登在《奈泽西日报》上的那篇文章背诵了一遍。齐利希

牧师领导的少年协会和基督教徒工会每听一句都鼓一次掌。“日耳曼人是贞洁的!”狄德利希喊道，“所以我们在七十年代才取得了胜利!”这次又轮到退伍军人们鼓噪欢呼了。屈恩新从主席台后面跳了起来，摇动着手里的雪茄，尖声喊道:“我们马上就再给他们点儿厉害看!”狄德利希欠起了脚尖。“诸位先生们!”他竭力想盖过大厅里沸翻盈天的爱国激情。“威廉大帝纪念像既表示了我们对伟大的祖父的敬重——我敢说，我们差不多谁都尊崇他为一位圣徒;同时也表示了我们对他的这位伟大的孙儿，我们当代英明的年青的皇帝的誓约: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同今天一样，贞洁、热爱自由、热爱真理、忠诚、勇敢!”

营造商们自然又无法克制自己的狂热了。所有的人都沉耽在崇高的理想里，忘记了个人的杂念，就连狄德利希也不再想到埋在心坎里的世俗的私欲，不再想到他同武尔科夫的协定，同拿破仑·菲舍尔的密约，也不再想到他对复选的阴暗心理。纯洁无私的激情使他的灵魂飞腾起来，飞到令人头昏目眩的高度。过了一会儿他才接着吼叫下去:“因此，对那些纯粹想用虚伪的人道主义来麻痹我们斗志的人只有一个办法，坚决回击他们的诽谤，把他们严格限制在他们一步也不许逾越的范围里!”——“你们敢不敢把你们真正的意图说出来?”豪陶费尔问了一句。这句话把与会者的爱国热情更高地刺激起来，以至连狄德利希的发言也听不清了。从偶而还传到耳朵里的几句话判断，狄德利希的大概意思是:他不想要永久的和平，因为这只是梦想，连美妙的梦想都谈不上。相反地他要求德意志民族能受到一种严格的训练。对那些白痴和道德败

坏的犯罪分子必须动手术，不让他们繁殖蔓延。狄德利希正说到这里，豪陶费尔和他的一伙人离开了酒馆，临出门的时候豪陶费尔回过头来喊了一句："你们可别忘了给叛乱分子作阉割手术啊！"狄德利希回答说："要是他们还敢胡乱挑剔，我们一定这么作！""我们一定这么作！"屋子里立刻喊声四起。所有的人突然都站立起来，抗议，欢呼，用各种方法发泄自己的感情。狄德利希被包围在一片赞扬祝贺的汪洋大海里，无数条忠实的德意志臂膀向他伸过来，争着同他握手，无数只啤酒杯高举过来，争着同他碰杯，狄德利希几乎连脚跟也站不稳了。他从讲台上向大厅望过去，在烟雾缭绕中，这间大厅似乎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皇帝的圣谕在升腾到最高处的烟雾里闪着神秘的光辉："皇帝的意志！""我的仇敌！""我的方针！"他还想对沸腾的人群大声吆喝些什么，但是只见他紧紧抓住自己的喉咙，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狄德利希的嗓子完全喑哑了，他满怀忧惧地用眼睛到处找豪陶费尔，可惜豪陶费尔早已连影子也没有了。"刚才我不该那么刺激他。这回他再给我刷嗓子，我只好求上帝发慈悲啦！"

豪陶费尔不许狄德利希到外面去，这实在是一种最恶劣的报复行为。外边的斗争正搞得热火朝天，所有的人名字都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讲过话，甚至连齐利希牧师，连报纸编辑诺特格罗申都不例外，更不用说那个到处作演讲的屈恩新了。唯有狄德利希困守在自己一间最近才按照古老的德国式样布置起来的客厅里，喑哑无声地漱嗓子。窗户前边的矮架上摆着三座有真人三分之二大小的铜像——皇

帝、皇后和塞京根号手。这是他偶然从科恩那里买来的。尽管科恩已经停止从赫斯林造纸厂批买纸张，狄德利希却不能不从他铺子里买这几件他布置房屋必不可少的陈设。每次狄德利希抱怨古斯特的帽子价钱贵，古斯特就搬出这三尊铜像来堵他的嘴。

最近一个时期，古斯特常常爱发脾气，有时候还一阵阵地犯噁心。每当这个时候她就躺在卧室里叫赫斯林太太伺候她。病刚刚好一点儿，古斯特就向老太太念叨，家里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花她的钱买的。赫斯林老太太也从来忘不了提醒她，从她当时的处境来说，狄德尔同她结婚对她实在是最大的恩典。弄到最后古斯特气得脸红脖子粗，呼哧呼哧地喘气，赫斯林老太太则扑簌簌地一个劲掉眼泪。但是狄德利希却坐享渔翁之利，因为两个人事后对他都表现出一片柔情蜜意，谁都想把不了解争吵内幕的狄德利希拉到自己这一边来。

至于艾米，每逢遇到这种事，她总是按照老习惯砰地把门一关，回到自己那间天花板向一边倾斜的阁楼里去。古斯特正在盘算着把她从这间屋子里赶走。下雨的时候连晾衣服的地方都没有！艾米既然没有陪嫁，绝对找不到对象，看样子只能把她嫁给一个身份低微的人、嫁给一个老老实实的工匠不可了。当然，艾米在家里总是装模做样，拿出千金小姐的派头来，因为她同布利岑家有来往……最叫古斯特心里冒火的是冯·布利岑小姐请艾米到她们家去玩——虽然她自己从来没有登过赫斯林的家门。她的哥哥，就是那位少尉，过去在古斯特母亲家里吃过饭。只从这一点说，他现在也欠着古斯特的情，至少也应该来拜望一次，但是他每次到赫斯林家来，除了阁

楼以外绝不肯屈尊到别的屋子去。这未免太惹眼了……当然，尽管艾米在交际场上很成功，有时候精神仍然抑郁沮丧到极点。遇到这样的日子，她就把自己往屋里一关，根本不到楼下来同家里人一起吃饭。有一次古斯特由于同情，也许是由于寂寞无聊，跑到楼上去找她。但是艾米一见到她就把眼睛闭起来，裹着一件光华闪闪的晨服，面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古斯特问了她几句话，都没得到回答，便主动地同她谈起狄德利希和她自己怀孕的一些私房话来。艾米的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却倏地一板，身体侧到一边，挥动着一只胳膊往外撵古斯特。古斯特自然不能把这口气咽下去。艾米猛地从床上跳起来，直截了当地对古斯特讲，她不希望别人来打扰她。等到赫斯林老太太走进来，两个人以后要分开吃饭的事儿已经成为无法挽回的定局了。古斯特哭哭啼啼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狄德利希，这种女人们吵嘴的事使他又生气又为难。幸亏他想出一个办法，似乎能暂时维持家庭的宁静。这时他的嗓子已经能出一点声音了，他立刻去找艾米，告诉她他已经决定叫她到埃施魏勒玛格达家去住几天。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艾米竟一口加以拒绝。狄德利希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艾米本来想发火，却突然好象害起怕来，开始低声下气地请求让她呆在家里。狄德利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软，一筹莫展地向四下里看了看便退出去了。

第二天艾米下楼来吃午饭，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她脸上刚涂过脂粉，情绪也很高。古斯特同她相反，态度却相当冷漠，而且不住地向狄德利希递眼色。狄德利希自以为懂得了她的意思，便向艾米举起酒杯，戏谑地说："祝您健康，冯·

布利岑太太!”艾米的脸刷的一下变白了。“你别出洋相了!”她气狠狠地说,丢下餐巾把门一摔就出去了。“好啊,”狄德利希咕噜了一句,古斯特却只耸了耸肩膀。等到赫斯林老太太走出房间之后,古斯特狠狠地盯着狄德利希,问道:“你真这样想吗?”狄德利希吓了一跳,却做出一种惊诧莫解的脸相。“我是说,”古斯特解释说,“如果真有这件事,少尉先生在街上碰到我至少该跟我打个招呼。可是他今天却兜了个圈子躲开我。”狄德利希认为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古斯特还口道:“如果这是我瞎想出来的,我瞎想的可还不止这件事呢!我夜里常听见有人在咱们家里蹑手蹑脚地走道儿,今天敏娜还告诉我——”底下的话古斯特没能说出来。“嗯哼!”狄德利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你跟下人们一起嚼舌根么?母亲就有这种毛病。不过我只跟你说,不许你这么做!我自己懂得怎样维护家庭的体面,干这种事我既用不着敏娜也用不着你。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意见,那你们怎么样进的这个家门,就怎么样给我滚出去。”在狄德利希的这种大丈夫气概前面,古斯特当然只好暂时避一下风头,但是当狄德利希往外走的时候,她却不住地掩口窃笑。

狄德利希看到自己的态度一强硬,立刻使一场风波云消雾散,心里非常高兴。确实也是这样,没有这种事,这一段日子也够令人头痛的了。他因为嗓子喑哑失声,虽然才三天没参加战斗,却已经让敌人钻了空子。拿破仑·菲舍尔今天早晨还来通知他说,他觉得“保皇党”势力太强大了,最近他们煽动人反对社会民主党做得也太过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抚慰他,狄德利希不得不答应他,当天就去履

行自己承担的义务，说服市议员批准修建社会民主党工会大厦的提案……虽然他的嗓子还没有痊愈，却急急忙忙赶到了市议会。出乎他意料之外，就在他到会前几分钟，修建工会大厦的提案已经被人提出来了，提案人是科恩先生和他的同党。自由党的党员全体投赞成票，这个提案非常顺利地就通过了，倒仿佛这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似的。狄德利希本想对科恩一伙人这种叛卖祖国的行为用最大的嗓门攻击一顿，没想到他却只能发出类似狗叫的声音：这一恶毒的阴谋再度使他的嗓子暗哑失声了。刚一进家门，他马上叫人把拿破仑·菲舍尔找来。

“您已经被解雇了！”狄德利希发出了狗叫声。机器匠淡淡地一笑，笑得狄德利希心里直发毛。“好啊，”他答应了一句，转身欲走。

“站住！”狄德利希又叫起来。“您别以为，您可以这么轻轻松松地就脱身了。如果您跟自由党勾搭在一起，我就把咱们的那个协定公开出去。那可够您受的。”

“政治是政治，”拿破仑·菲舍尔耸了耸肩膀说。他那副厚颜无耻的样子弄得狄德利希连狗叫声也发不出来了。这时菲舍尔亲热地走到狄德利希跟前，简直就差拍狄德利希的肩膀了。“博士先生，”他一团和气地说，“您可千万别这样。咱们两个人，——可不是吗？我只要说，咱们两个人……。”他的笑容里流露出那么多威胁意味，狄德利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他赶快送给对方一根雪茄。菲舍尔一边抽一边说：

“如果咱们两个人哪个先开口讲话，另外一个少不得要帮帮腔。我说得对不对，博士先生？但是我们决不是炮筒子，有

什么话都说出来，比方象老布克先生那样。”

“怎么？”狄德利希连声音也发不出来了，一桩又一桩令他胆寒的事涌上他的心头。机器匠故意装作吃惊的样子。“您还不知道吗？布克先生逢人便讲，您那种爱国热情不过是逢场作戏。您是想廉价把高森费尔德弄到手；如果克吕兴发现因为他不爱国减少了订货合同因而心里害起怕来，您就可以出更少的钱把他的工厂弄到手了。”

“他这样说了吗？”狄德利希问，象石头一样僵立在那里。

“他这样说了，”菲舍尔重复了一遍。“他还说，他愿意给您帮个忙，替您跟克吕兴说一下。这样您就不用再闹了，他说。”

狄德利希从惊愕的状态里醒了过来。“菲舍尔！”他又开始了短促的狗叫声。“您就留神往后看吧，早晚有一天您会看到老布克站在水沟里向人家讨饭。一点也不错！我在这方面是有办法的。再见，菲舍尔。”

拿破仑·菲舍尔走出去以后，狄德利希还顿着脚在屋子里走了半天，一边走一边作着狗叫声。这个流氓，这个伪君子！每一次事情不顺手都是老布克捣的鬼，狄德利希早就感觉到了。科恩一伙人的提案就是他玩的把戏，现在他又用高森费尔德的事来进行无耻诽谤了！狄德利希感到自己忠君廉洁的思想受到猜疑，简直怒从胆边生。“他是从哪儿知道的？”他又惊又怕地想，“难道武尔科夫把我出卖了么？说不定他们都认为我是在要两面派呢！”因为孔策和别的一些人今天对他的态度也显然冷淡起来，这些人是不是认为没有必要再让我参与他们的计划了。狄德利希并不是竞选委员会的委员，为

了事业他连个人求名的心都甘愿牺牲掉。可是，难道就因为他没参加竞选委员会就算不得保皇党创建者了？……到处是叛卖，到处是阴谋，到处是仇视和猜疑——就是没有真正的德意志的忠诚。

因为他的嗓子只能发出狗叫一般的声音，所以下一次竞选大会上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齐利希——很清楚，他这样作是出于自私的打算——让雅达松发言，看着雅达松对那些打算投票选举拿破仑·菲舍尔的目无祖国的流氓信口辱骂一通，博得选民们的热烈掌声。狄德利希对雅达松这篇有失政治家风度的演说很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比雅达松高明。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雅达松陶醉在自己的胜利里，话越说得过火，一部分并非具有爱国思想的人——他们显然是科恩同豪陶费尔的一伙——越是拚命喝彩。这些人的数目多得令人可疑。狄德利希对四周星罗棋布的陷阱本来就神经过敏，这次一眼就看穿了这次诡计的主谋——仍然是那个到处为非作歹的不共戴天的仇人老布克。

老布克的眼睛碧蓝，脸上总是摆着一团和气的笑容，但是这个人才是暗中危害正直人士的一条最凶险的笑面虎。一想到老布克，狄德利希连睡觉都不得安宁。第二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灯光下，家里人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他的脑子里正在想着怎样收拾老布克。最让他气愤的是，他一向把这个老头当作一个老掉了牙的话匣子，如今他竟把尖锐的牙齿露出来了。尽管他嘴里说的都是甜言蜜语，但是只要狄德利希不想让人干脆把自己吃掉，这些话对狄德利希说来就是向他挑战。狄德利希把他的女婿弄得身败名裂，竟然获得他的宽恕，亏他表

现出这种假仁假义的善心肠来！为什么他要提拔狄德利希，帮助他进市议会呢？还不是为了趁狄德利希不备把他抓到手里？这个老头曾经问过狄德利希是不是想把自己的产业卖给市政当局，现在看来这实在是一个最危险的圈套。狄德利希感到自己从一开始就被老布克看了个穿心透，仿佛是，在他同冯·武尔科夫专员秘密谈判时，老布克就隐身在旁边的弥漫烟雾里；仿佛是，他在一天冬夜里溜到高森费尔德工厂附近，蹲在一条沟里，怕人看见自己闪烁的目光而闭起眼睛的时候，老布克就从沟上向下面窥探……狄德利希仿佛看到了这个老头向下探着身子，伸出一只白晰柔嫩的手，想把他从沟里拉上来。老布克脸上流露出的善意实在是最恶毒的嘲笑，再没有比这个更使狄德利希难以忍受的了。他一心一意想把狄德利希弄驯顺了，然后再使用狡计，让他象个浪子似地转回头来。但是到底谁把谁吞到肚子里，咱们倒要瞧一瞧！

"你怎么啦，宝贝儿子？"赫斯林太太问，因为狄德利希又怕又恨不觉重重地呻吟了一声。他吓了一跳，正在这个时候艾米走进屋子里来了。狄德利希仿佛看到她已经进进出出好几次了。艾米走到窗户前边，把头伸出去，旁若无人地叹了一口气，又退出了屋子。古斯特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背脊。当艾米走过狄德利希身边的时候，古斯特用讥嘲的目光把他们两个人瞥了一眼。狄德利希又吓了一跳，比刚才吓得还厉害：这分明是他在拿破仑·菲舍尔脸上见到的叛上作乱的笑容；古斯特就是这样在对他狞笑。狄德利希心惊肉跳地把眉头一皱，厉声喝道："怎么回事？"古斯特慌忙把脸藏在手里拿的针线活后面。艾米却站住了，双目无神地望着他。最近一段日子她

的目光常常这么痴痴呆呆的。“你怎么啦？”狄德利希问道，艾米什么也不说，狄德利希又问：“你往街上看谁？”艾米只耸起了肩膀，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说啊？”狄德利希又轻声说。因为她的眼色、她的举止都冷漠得出奇，显得带有几分高傲的样子，这使狄德利希不敢把声音提高。最后，艾米总算回答了一句。

“布利岑家的两位小姐说不定会到咱们家来。”

“这么晚了还来？”狄德利希问。古斯特插嘴说：“因为这种光荣我们已经习惯了。而且她们昨天就跟她们的妈妈离开这里了。如果她们不跟谁告别，这是因为她们不愿意理这个人。只要从她们住的那座别墅前边一走……”

“你说什么？”艾米喊起来。

“就是我说的那个！”古斯特满脸发光，洋洋得意地把事情和盘托出。“少尉马上也要走了。他已经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古斯特停顿了一会，扫了对方一眼。“他自己要求调走的。”

“你撒谎，”艾米说。她的身体一摇晃，大家都看到，她怎样强自支撑着没有摔倒。接着，她把头抬得高高的，挺身走到里面去，而且随手把门帘也放了下来。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赫斯林太太在沙发上揣着手，狄德利希气喘吁吁地从屋子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古斯特挑衅般地用眼睛盯住他。当狄德利希又一次走到门边的时候，他突然站住了。从门缝里他看到艾米坐在餐厅里的一张椅子上，或者不如说挂在椅子上，伛偻着身子，仿佛是谁把她捆起来丢在那里似的。她全身抖动了一下，把脸转到有灯光的一面来。前一刻钟她的脸色还是煞白的，现在却变得通红，眼睛茫然地向前望着——突然她仿佛

被什么烫着了似的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脚步踉跄、怒气冲天地向室外奔去。她象是走在大雾或浓烟里，一路上不断磕碰在桌椅上，但是却好象根本感觉不到疼痛。狄德利希不胜恐惧地转过来望着自己的妻子和母亲。但是当他看到古斯特似乎又要说什么不逊的话，他马上摆出惯常的架子来，昂头挺胸地去追艾米了。

他还没有走上楼梯，楼上的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不但加上了闩而且上了锁。狄德利希的心咻通咻通地跳得非常厉害，他不得不站了一会儿。等他爬上楼去以后，连呼喊艾米开门的声音都成为有气无力、吁吁的喘气了。屋里没有回答，但是狄德利希却听见洗脸台上玻璃器皿克朗地响了一下。狄德利希突然抡起胳臂来，把门敲得震天响，大喊大叫，喊得嗓子都走了调。在他这一阵天翻地覆的哄闹里，狄德利希根本没有听到门已经从里面打开，直到艾米面对面地站到他跟前，他还在不住口地狂喊着。"你要干什么？"艾米气哄哄地问。狄德利希这时才镇定下来。赫斯林太太和古斯特站在楼梯口，吃惊地往这边探望。"下楼去！"狄德利希对她们下命令。接着他把艾米推回到屋子里，把门关起来。"用不着让别人闻到什么味道，"他只简短地说了一句，伸手就从洗脸盆里面拿出一小块浸透了哥罗芳的海绵。他把一只手伸得远远的捏着它，声色俱厉地问："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艾米把头一扭，盯住他的脸，但一句话也不回答。这一局面僵持得越久，狄德利希越觉得自己的这句话问得没有意义，虽然从法律的观点看，这倒是应该首先提出来的问题。最后他索性走到窗户前面，干脆把海绵扔到黑洞洞的院子里。啪的一声，海绵掉进水沟里。

狄德利希这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该轮到艾米提出问题了。"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想要干什么是我自己的事，你别管我。"

狄德利希没料到艾米会说出这样的话。"好嘛，你要——你要干什么？"

艾米的目光避开狄德利希，耸了耸肩膀说："我干什么对你都无所谓。"

"喏，你听我说！"狄德利希冒起火来。"要是你站在天国的审判者面前不感到难堪的话——我个人可认为这是绝对要不得的——，至少你也应该想一想我们下边这些人啊。你活在世界上又不是孤身一人。"

她的毫无所谓的态度把狄德利希弄得非常恼火。"我绝对不允许咱们家闹出丢人的丑事来。如果发生了这种事，第一个受到打击的是我。"

艾米突然盯住了他："那我呢？"

狄德利希张着嘴大口地吸气。"我的名声——！"他只说了半句就停住了。他从来没见过艾米流露出这样强烈的感情——怨恨里夹杂着无限的鄙夷。在一阵心慌意乱中狄德利希竟向门口走去。然而他又想起这里刚才发生过的事。

"当然，作为你的兄长，作为一个有名声体面的人士，我是要完完全全把我的责任尽到的。我希望在这期间你也能尽量克制一下自己。"说着他又望了那个脸盆一眼，从那里面还一阵阵地发散出哥罗芳的气味。

"你要向我保证作到这一点！"

"别纠缠我了，"艾米说，狄德利希这时又走了回来。

“你似乎还不明了这种局面的严重性。如果我耽心的那件事是真的，那你——”

“是真的，”艾米说。

“那你就不但葬送了你的一生，至少葬送掉你的社交生活，而且使整个家里人都蒙受到耻辱。如果我从我应尽的职责和维护体面的角度跟你谈谈呢——”

“那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狄德利希吓了一跳。他本来想对艾米的这种厚颜无耻表示一下自己的厌恶，但是艾米的脸色却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她把什么事都看穿了，对一切都无所谓了。艾米的这种一切置之度外的高傲态度把他震骇住了。狄德利希打了个哆嗦，仿佛身体里面的人为的发条突然断了似的。他的两腿一阵发软，便坐了下来，结结巴巴地说：“你只要告诉我一下——我对你是肯——”他怔怔地看着艾米，“原谅”这个词却卡在嗓子眼里怎么也说不出来了。“我对你是肯帮助的，”他改口说。艾米神情厌倦地说：“你预备怎么作呢？”说着她把身体靠在墙上。

狄德利希的眼皮垂了下来。“你自然必须先把事情说给我听听，我是说，让我知道知道某些细节。我猜想，这件事自从你练习骑术起就有了吧？……”

艾米让他继续猜下去，既不否认，也不证实。但是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却看到她微微张着嘴，满脸惊奇地拚命盯住自己。他知道，艾米所以感到惊奇，是因为他把她憋在心里的事都说出来了，替她分担了不少她独自承担的重负。一阵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骄傲涌上他的心头。他站起身来亲切地说：“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明天一清早我就到那里去。”

她忧惧地轻轻摇了摇头。

“你不懂这个。事情已经完了。”

狄德利希换了一种轻快的语调说:“我们还不至于这样任人宰割。我倒要看看有没有办法。”

临走的时候他把手伸给了艾米。艾米又把他叫了回来。

“你要找他决斗吗?”她的眼睁得滚圆,一只手捂住嘴。

“什么?”狄德利希问,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

“答应我,你别跟他决斗。”

狄德利希答应了。他的脸涨得通红,因为他很想知道,她是在替谁担心,替他呢,还是替另外那个人。他可不许她为那个人担忧。但是他把疑问压下去了,要回答这个问题会引起她的痛苦的。狄德利希几乎是踮起脚尖离开这间屋子的。

楼下,两个女人还一直在等着。狄德利希声色俱厉地把她们打发上了床。他自己却一直等到古斯特睡着以后才在她旁边躺下。他需要好好地考虑一下明天如何着手进行这件事。自然他必须把对方震慑住!对事情的结局绝不能有丝毫怀疑!但是浮现在他脑子里的却不是自己威武的身姿,而是一个矮墩墩的人,两只水汪汪的愁惨的眼睛,开始是哀求,继而是咆哮,最后终于完全败下阵去。这是戈培尔先生,阿格妮斯·戈培尔的父亲。现在狄德利希了解这位作父亲的当时是什么样心境了,他从心坎里打了个冷战。“你不懂这个,”艾米说。不,他懂,因为他曾经叫别人尝过这个滋味。

“上帝保佑!”他念叨出声音来,在床上翻了一个身。“我不该卷到这场是非中去。艾米不过是用哥罗芳吓唬吓唬人罢了,女人们玩这种把戏可有一套。我要把她赶出去,这是她罪

有应得。"这时在他眼睛前面又出现了雨地里的阿格妮斯的形象，一张脸被煤气灯照得煞白，两眼痴呆呆地望着他楼上的窗户。狄德利希用被单蒙住了眼睛。"我不能把她赶到街上去！"天亮了，他想起了头一天晚上发生的这件事，感到非常奇怪。

"当少尉的起身一定很早，"他想。趁着古斯特还没有醒，就偷偷从家里溜出来。在萨克森门后面，花园里一片鸟声啁啾，空气里充满了春天芬芳的香气。一座座别墅大门都还没开，房子好象刚刚洗过一样清洁。狄德利希觉得这些都是为新婚夫妇准备着似的。"事情也难说，"他想，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也许很容易就把事情办妥。正派人还是有的。再说，情况也非常有利，比起——"他觉得还是不要再往下想了。路那边停着一辆马车——那是谁家的门口？敢情真有这么回事。栅栏门已经打开，连屋门都开着。一个听差模样的人迎着他跑出来。"不用费神了，"狄德利希说，"我在这儿已经看见少尉先生了。"一点不错，冯·布利岑先生正在屋里收拾箱子。"这么早？"他问，一松手箱子盖正落在他的手指头上。"他妈的！"狄德利希感到一阵气馁，心里想："偏偏他也是在收拾箱子。"

"您有什么贵干，光临——"冯·布利岑先生开口说，狄德利希身不由己地作了个手势，意思是说，少来这一套吧。冯·布利岑先生自然矢口否认，而且比当时狄德利希否认的时间还要长。狄德利希心中暗暗佩服，事情关系到一个女孩子的名誉，少尉军官自然比新条顿社的社员更要规矩几分。最后，当一切都已经水落石出以后，冯·布利岑先生立刻就向这位作兄长的提出要进行决斗，这自然也是意料之中的。狄德利

希虽然心里万分恐惧，却满脸陪笑地说，他希望这件事可以不通过武器解决，只要冯·布利岑先生——。接着冯·布利岑先生就摆出一副恰好是狄德利希预先想象到的脸色，讲出了恰好是盘旋在狄德利希耳鼓里的几句推托话。最后，实在被逼得没有退路了，他终于说出了狄德利希最怕听的，但也是狄德利希认为是不可避免的那句话。一个女孩子要是自己不爱护体面，是没有作贤妻良母的资格的。狄德利希一听，便用当初戈培尔先生的话回答了他，但也象戈培尔先生一样，败下了阵来。直到他使用出最厉害的一种恐吓，使用出他从昨天起就把事情的成败完全寄托在上面的一种恐吓，他才真正冒起怒火来。

"遗憾之至，少尉先生，鉴于您这种毫无骑士精神的无理拒绝，我将不得不把这件事报告给您的团长。"

看来这句话真的使冯·布利岑先生非常难堪。他没有把握地问："您这样作想达到什么目的？让我受一顿训斥吗？好罢，可是，话又说回来——"他又恢复了镇静。"什么叫骑士精神，我们的团长同一个不敢决斗的先生的想法大概是不一样的。"

狄德利希冒起火来。冯·布利岑先生说话还是小心一点的好，不然的话，他可要自寻晦气，说不定要同新条顿社打打交道了！他不妨看看狄德利希脸上的剑疤，这就是他维护国旗的荣誉甘愿流血的证据！他很希望少尉先生有一天也遇到这样一件事，向某一位冯·陶尔恩-贝伦海姆伯爵挑战！"我毫不犹豫地就要求同他决斗！"他一口气说了下去，我绝不能给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容克贵族权利，让他无缘无故地用枪

打死一位奉公守法的市民，一位可尊敬的家长。“诱骗了人家的妹妹，再把作哥哥的打死，您大概也想这么干吧！”他象发了疯似地狂喊道。冯·布利岑先生的火气跟他一样大，马上宣称要叫自己的听差把这个下贱的商人的臭脸打扁。因为冯·布利岑先生的听差这时就在旁边站着，狄德利希只好从战场上撤退。但是临走以前他还向敌人射出最后一发子弹：“象您这样厚颜无耻，就休想我们再批准您们的军事预算！我也让您尝尝造反是什么滋味！”

走到外面冷清清的巷子里，狄德利希还继续大发了一阵威，对着看不到的敌人比划拳头，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你们要吃苦头的。有一天要跟你们算账。”突然他发现，一座座花园在春天的晴空下仍然鸟声啁啾，花香扑鼻。他明白了，即使是伟大的大自然，不论是摇尾巴还是露牙齿，对那伟大的权势也奈何不得，那高踞在我们之上的权威，它是任何事物也动摇不了的。把叛上作乱的人吓倒并不难，可是威廉皇帝纪念像、武尔科夫或者高森费尔德这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要想把别人踩在脚底下，自己就得先挨别人踩踏，这是权势的铁一般的规律。在一阵反抗的情绪过去以后，狄德利希又感到一阵心悸，象一个被权势踩在脚下的人一样……一辆马车从后面驶过来：那上面是冯·布利岑先生和他的箱子。狄德利希想也没想就把身体侧过来，准备躬身行礼。但是冯·布利岑先生的目光却望着别的地方。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狄德利希对这个神采奕奕的年轻骑士还是很喜爱。“什么地方也找不出这样的人来，”他品评说。

当然，他一走进山雀街，心绪就立刻又烦闷起来。老远就

见艾米扒着窗户朝他这方面望着。他的心忽然一动，这一决定自己终生命运的时刻，艾米是怎样熬过来的啊！可怜的艾米，她的命运已经被判决了。权势虽然能使一个人的感情崇高，但是假如受到它打击的是自己的亲妹妹——。"没有想到，我会对她这么牵肠挂肚。"他朝着上面点了点头，尽量作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艾米的脸瘦了，怎么就会没有人发现呢？她的波光闪闪的头发下面的一双睡眠不足的眼睛大得可怕；当狄德利希向她打招呼的时候，她的嘴唇抖动起来，这一切都没有逃过狄德利希由于恐怖而变得特别敏锐的目光。他几乎是偷偷溜上楼梯的。艾米从二楼上一间屋子里走出来，抢到他前面上了阁楼。走到最上层，她把身子转了过来，但是当她看到狄德利希的面孔以后，连话也没说就走进自己的房间，一直走到窗户前面，背对着他站在那里。狄德利希鼓起了勇气大声说："喔，我还不能认输！"他被自己的这句话吓了一跳，马上闭上了眼睛。因为他呻吟出声音来，艾米转过身来，慢慢地走到他身边，把头伏在他的肩膀上，两个人抱头大哭起来。

这以后他跟想挑拨他们兄妹关系的古斯特吵了一顿。狄德利希当面给她指出，古斯特所以想利用艾米的不幸出气，是因为对自己当时结婚的情况感到不满意。"艾米至少没有在屁股后面追什么人。"古斯特尖着嗓子喊起来："这么一说我追你来着？"狄德利希打断了她的话说："不管怎么说她是我的妹妹！"……因为艾米现在生活在他的庇护下，狄德利希不仅开始对她感到兴趣，而且也对她表示出特别的尊敬。尽管古斯特在一旁冷笑，他还是要吃过饭以后吻一下艾米的手。他把这两个人暗自作了一番比较：古斯特真是太庸俗了。甚至连

玛格达——玛格达因为婚姻上的成功一向是很为他赏识的——比起孤苦可怜的艾米来也失去了光彩。由于不幸艾米变得更加纤秀了，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不易为人了解了。有时候她一言不发象埋在一个神秘莫测的深渊里，一只苍白的手仿佛是被她遗忘了似地平摆在那里，狄德利希常常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更幽深的世界而百感交集。如果跌倒的是另外随便一个什么人，使人感到的一定是恐惧和鄙视，但是在艾米，在狄德利希的妹妹身上，这次悲剧却平添了一层奇异的光辉，一种神秘的魅力。现在的艾米不但更加光彩照人，而且也更加惹人怜爱了。

在艾米的对照之下，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冯·布利岑少尉在狄德利希的心目中身价大跌，就连他获得胜利的靠山——权势，也随着变得黯然失色了。狄德利希发现，有时候权势的一副尊容实在卑鄙猥琐之至，权势和一切跟在权势屁股后面的东西，成功、荣誉、爱国信念，也莫不如此。他一边望着艾米，一边怀疑起自己已经拿到手的和正在追求的东西来，古斯特和古斯特的财产啊，纪念像啊，最高的恩宠啊，高森费尔德啊，勋章和官爵啊，这一切到底有什么价值。他望着艾米，心中不免想起了阿格妮斯。阿格妮斯让他懂得了温柔和爱情，她是他一生中唯一真实的东西，他本应该紧紧地把她抓住。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离开人世了吗？狄德利希常常双手抱住头闷坐在那里。他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为权势服务得到了什么报酬呢？他又一次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所有的人都同他作对，滥用他的最纯洁的心机，而左右这局势的则是老布克。阿格妮斯除了忍受痛苦之外什么能耐也没有，但是狄

德利希如今却暗自觉得阿格妮斯获得了胜利。他给柏林去了一封信，打听阿格妮斯的近况。阿格妮斯结婚了，身体也还可以。这个消息使他的心头轻松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也使他感到有一些失望。

但是就在他双手抱头闷坐的当儿，选举日却一天天地临近了。由于感到一切莫不空幻，他根本不想看到任何东西，包括机器匠的越来越充满敌意的脸色。选举日正好是个星期天，一清早狄德利希还在床上高卧未起时，拿破仑·菲舍尔一下子走了进来。他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讲就开口说:“在这最后关头，我要跟您好好地谈谈，博士先生!”这次嗅到了背信弃义的气息、提醒对方注意协定的是拿破仑·菲舍尔。“您在政治上，博士先生，玩弄的是两面手法。您对我们作过保证。我们是很守信用的，没有煽动过人反对您，我们只进行了反对自由党的宣传。”

“我们也是这样，”狄德利希说。

“这话您自己也不会相信。您一直跟豪陶费尔勾勾搭搭。他已经赞同了你们修建纪念像的计划。如果今天您不打着旗子跑到他那一边去，在复选那一天您也会干出这么一手，卑鄙无耻地背叛人民。”

拿破仑·菲舍尔双手叉在胸前，又向床前走了一大步。“您应该知道，博士先生，我们的眼睛可一直是睁着的。”

狄德利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听凭自己的政敌摆布，简直一筹莫展。他想说两句好话抚慰一下对方。“我知道，菲舍尔，您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您是有资格进国会的。”

“一点不错，”拿破仑目光炯炯地斜睨着狄德利希，“如果我进不了国会，奈泽西有不少工厂就会闹罢工。其中有一家您是相当熟悉的，博士先生。”他转身向外走去。临出门的时候又回过头来盯住了狄德利希，吓得狄德利希躺在鸭绒被底下一动也不敢动。“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他高喊了一声才走出去。

狄德利希从鸭绒被底下喊：“德皇陛下万岁！”但他别无他法，只能面对现实。当前局势真可以说险恶已极。狄德利希怀着大祸临头的惶惶之感跑遍全城，跑到退伍军人协会又跑到克拉普施酒馆，到处他都发现，在他丢魂失魄的这几天里，老布克的阴谋诡计又获得进一步的成功。保皇党由于混进了大批自由主义分子而正气大减，孔策与豪陶费尔已经建立了一种类似自己跟拿破仑·菲舍尔间的暧昧关系。齐利希牧师满脸羞赧地同他的连襟豪陶费尔打了个招呼，就当众宣称，保皇党对于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因为即使自由党的候选人获得最后胜利，毫无疑义保皇党也已经提高了这个人的爱国觉悟。因为屈恩新教授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狄德利希不再怀疑：这两个人虽然逼着他和武尔科夫许下不少愿心，可是心犹未足，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他们已经被老布克收买过去了。那一群自由党党徒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任何无耻的事都干得出来。至于孔策则正在不择手段地争取当选国会议员，必要时借助自由党的力量也在所不惜。虚荣心已经使这个人丧尽廉耻，他甚至答应人家他将赞助修建育婴堂的计划。狄德利希气得要命。豪陶费尔比任何一个无产者还要坏一百倍，他居然也用一些凄惨可怖的后果进行恫吓，象他这样没有爱

国心的人这是完全能作出来的。可惜的是，他还没敢把话说得更清楚些。就这样，狄德利希眼前浮现着罢工的场面，脑子里装着威廉大帝纪念像、高森费尔德和他的一切美好的梦想都变成废墟的幻景。他冒着大雨，在几个投票站出出进进，把一个又一个的思想正直的选民拉进去。尽管他心里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些人对皇帝的忠诚都用错了地方，简直是替最凶恶的敌人帮忙。天黑以后，他走进了克拉普施啤酒馆，泥浆一直粘到脖子上，一整天的喧哗忙碌，灌进肚子里的无数杯啤酒，决定关头迫在眉睫，这一切弄得他颠三倒四，身上一阵冷一阵热。这时选举的结果宣布了：豪陶费尔的选票接近八千张，拿破仑·菲舍尔六千多张，孔策三千六百七十二张。复选将在豪陶费尔和菲舍尔之间进行。“乌啦！”狄德利希高声喊叫起来，事情并没有失败，他赢得了时间。

他迈着坚定的步伐从酒馆里出来，暗自发誓说，从现在起他一定要竭尽一切力量拯救爱国事业。时间非常紧迫，因为齐利希牧师恨不得马上把所有的墙壁都贴上标语，号召拥护保皇党的人在复选的时候转投豪陶费尔的票。孔策还作着美梦，妄想豪陶费尔到时候会把席位让给自己。真是迷了心窍啦！第二天早晨人们便读到了一种白色传单，自由党进行欺骗性的宣传说，他们爱国并不后人，爱国的思想绝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因此——。老布克的诡计完全暴露出来了。如果不想让全体保皇党党员都投到自由党的怀抱里去，必须要马上采取行动。狄德利希在外面巡视了一过，跃跃欲试地回到家里来。一进门，迎面碰到了艾米。艾米脸上蒙着块面纱，带着一副对什么都无所谓的神情。“谢谢啦，”狄德利希心里说，“对

我说来可一点也不能什么都无所谓。这样作结局会怎么样呢？”他有些羞愧地偷偷地跟艾米打了个招呼。

狄德利希把自己一个人关到账房里。这里已经看不到老索特比尔了。如今狄德利希作了自己的业务代理人，只对上帝负责，他总是在这里制定重大决策。他走到电话机前面，叫人接通高森费尔德工厂。就在这个时候门打开了，信差把一叠信放在桌上。狄德利希看见最上面的一封信上写着“高森费尔德”字样。他又重新把话机挂上，象是命运的化身似地点头打量着这封信。没问题了！不用跟他废话这个老头就已经懂得，他不该再把钱花在他的老朋友布克这一伙人身上了，不然的话，他自己也很可能被拖下水去。狄德利希不慌不忙地把信封拆开，但是他才看了头两行就忙不迭地一口气读下去。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克吕兴想把工厂出让！他年纪太大了，他看到狄德利希是他事业的最自然的继承人！

这是怎么回事？狄德利希坐在屋角里埋头沉思起来。最可能的是，武尔科夫已经动手了。老头已经被政府订货的事吓得掉了魂儿，再加上拿破仑·菲舍尔用罢工从旁一威吓，于是事情便大功告成了。过去他只是向狄德利希匀出《奈泽西日报》的一部分用纸，便解脱了自己的窘境。这回非得把整个工厂让出来不可了！“看看权势的威力吧！”狄德利希又得出了结论。他忽然想到，克吕兴想把工厂出让，但让人家按照原价付款实在是一件滑稽透顶的事。想到这里，狄德利希不禁失声大笑起来……这时他又发现，在这封信结尾的签名后面，还有一行字，一句附笔，字写得又小又潦草，他刚才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象猜谜似地把这行字读完——嘴也随着大张起来。突然，

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好啊！”他心花怒放地对着空屋子喊起来，“这下子可把他们抓在手掌里了！”但是马上他又不胜感慨地说：“太可怕了。简直是个无底深渊。”他又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句命运攸关的附笔读了一遍，便把这封信放在保险柜里面，哐啷的一声上了锁。一服可以致老布克和他的党徒于死命的毒药，由老布克一伙人的朋友送上门来的，已经万无一失地锁在柜子里了。克吕兴不但停止支援他们款项，而且把他们出卖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老布克这些人也是罪有应得啊；象他们这样道德败坏，大概连克吕兴看着也感到厌恶了。谁要是还想宽容他们，就不啻是同流合污。狄德利希又设身处地地想了一下。“宽容简直就是犯罪。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处境！一定要不顾情面地干下去。是脓疮就得开刀，是脏东西就得用铁扫帚打扫干净！为了公众的福利我要把这件事承担下来。作为一个爱国人士，我有责任这样作。现在的时代是个严峻的时代！”

第二天晚上在“瓦尔哈拉”戏院的大厅里有一个群众大会，这是自由党竞选委员会召开的。靠着戈特利布·霍尔农的积极帮助，狄德利希已经事先作了安排，绝不让选举豪陶费尔的人包办这次大会。他认为自己无须乎去听自由党候选人竞选纲领的演说，所以算准了时间，等着自由讨论开始以后才进入会场。刚一进前厅，迎面就遇见了孔策，孔策情绪恶劣到极点。“退伍的老兵油子！”他喊道。“您看看我，先生，请您告诉我，我象不象这么让人指着鼻子骂的人？”因为过分激动，下面的话他怎么也说不清楚了。屈恩新这时候出头替他接腔。“要是豪陶费尔敢说我这样的话，”他大声喊道，“我就叫他认识认

识我屈恩新是什么人!"狄德利希极力怂恿少校控诉他的敌人。但是孔策早已打定主意，用不着别人唆使他也要亲手把豪陶费尔的扁脸打烂。狄德利希觉得这也是个办法，当孔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宁愿同最险恶的叛乱分子合作也不愿意同自由党携手，狄德利希立刻高举双手表示赞成。但是屈恩新和刚刚来到这儿的齐利希牧师却持有不同意见。怎么，保皇党同帝国的仇人携起手来啦?“让人家收买了的胆小鬼!”狄德利希的目光清清楚楚地表示说。而少校则呼哧呼哧地继续吼叫着他的复仇计划。这帮土匪，非叫他们从眼睛里哭出血来不可!“而且就在今天晚上!”狄德利希把握十足地宣布。另外三个人被吓得目瞪口呆。狄德利希把话音顿住，用闪射着电光的眼睛轮番地把他们审视了一遍。“牧师先生，您有什么意见，如果我提出证据来，把您的自由党的朋友们的某些阴谋……”齐利希牧师的脸唰的一下变得煞白。狄德利希又走到屈恩新面前。“用公款进行诈骗的阴谋……”屈恩新吓得跳了起来。“真有这样的事!”他大惊失色地叫道。但是孔策吼叫着说:“我要紧紧拥抱您，”说着，他把狄德利希搂在怀里。“我是个大老粗，”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的外表可能很粗鲁，但是我的心眼是真实的。您就快提出证据把这群流氓的混账行为揭发出来吧!孔策少校是您的朋友，他愿意跟您并肩战斗，就象在马尔斯拉图打仗一样。”

少校感动得眼泪在眼圈里转。狄德利希的眼睛同样也变得潮乎乎的。两个人的情绪都昂扬起来，礼堂里人们的情绪也一样。在一片迷迷糊糊的蓝色烟雾里，到处是高擎着的拳头，这儿那儿响起“岂有此理!”“对极了!”或者是“太卑鄙

了！”的叫声。一场竞选斗争达到了高潮。狄德利希气势汹汹地冲进大厅，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因为这时在老布克亲自指挥的主席团前面，站在讲台前缘讲话的不是别人，而是索特比尔，是被狄德利希解了雇的业务代理人。在这篇纯粹为了报私仇的煽动性的演说里，索特比尔把某些业主对工人的假情假义攻击得体无完肤。这是一种迷惑人的手段，索特比尔说，目的在于分裂我们市民的阵容，替叛党拉一部分选票，以满足个人的私欲。正是这些人，过去曾经说过截然相反的话：生来是奴隶的，就要安于奴隶的身份。“岂有此理！”参加工会的工人都吆喝起来。狄德利希连挤带撞地为自己开了一条路，一直走到主席台前边。“这是无耻的诽谤！”他对着索特比尔的脸喊道。“自从被解雇以后你就成了一个犯上作乱的人了，真是太不要脸了！”受孔策指挥的退伍军人们马上异口同声地高喊起来：“太卑鄙了！”“听听！听听！”加入组织的工人们发出一片嘘嘘的声音。索特比尔哆哆嗦嗦地对着狄德利希摇晃着拳头，而狄德利希则威胁说，他要叫人把索特比尔关到监狱里去。这时候老布克站起来摇铃，要大家保持秩序。

当会场的哄闹声平静下去以后，老布克开始讲话。起先他的声音很柔细，但以后就逐渐变得响亮、热情起来。“市民们！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虚名吧！这样作你们就会让它滋长起来。个人算得了什么？阶级又算得了什么？我们要想到的是人民，除了统治者以外的全体人民。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我们市民不应该再犯我年青时代人们曾经犯过的错犯：工人一提出对权利的要求，我们就急忙求助于刺刀！正因为我们总不愿意把权利给工人，统治者才抓到了权柄，而且把我们的权

利也抢了去。”

“对极了！”

“鉴于统治者又提出扩军的要求，这也许是人民、是我们全体维护自由的最后关头了。统治者要武装我们，只是为了想剥夺掉我们的自由。生来是奴隶的，就要安于奴隶的身份，这句话不只是要我们一天比一天缴纳更多捐税的统治者对你们工人说的，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说的。”

“对极了！有道理！一个人也不出，一分钱也不给！”老布克在一片激昂的喝彩声里坐到自己的坐位上。狄德利希虽然还没有正式投入这场殊死战，早已汗流浃背了。他又把大厅环顾了一周。戈特利布·霍尔农正在指挥建筑威廉大帝纪念像的营造商人队伍。齐利希牧师在一群少年基督教徒中东奔西走。退伍军人协会会员则团团围在孔策的四周。把这个阵势看到眼里以后，狄德利希嗖的一声亮出了利刃。“凶恶的敌人又抬起头来了！”他带着极端蔑视的神情喊道，“谁要是拒绝承认我们英明的皇帝，谁就是祖国的叛徒……”“嘘，嘘！”祖国的叛徒都叫起来。但是狄德利希在一群思想忠贞的人的排炮一般的掌声下继续吼叫下去，尽管他的嗓音已经嘶哑了。“法国有一个将军要向我们复仇！”主席团里有人喊道：“他从柏林拿到多少钱？”会场里响起了一片嘻笑声——狄德利希使劲挥动着两只胳臂，仿佛想腾空而起似的。“晶光耀眼的武器！铁和血！尚武精神！强大的帝国！”在思想忠贞的人沸翻盈天的叫嚣声中，狄德利希的口号铿锵有力地一个接一个地叫出来。“强有力的政权！这是防御民主浊流的堡垒！”

“你们的堡垒是武尔科夫！”主席团里的那个声音又一次

喊叫出来。狄德利希转过头来，认出这是豪陶费尔的声音。“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皇帝陛下的政府——？”“也是一个堡垒！”豪陶费尔说。狄德利希对他伸出一根手指。“您侮辱了皇帝！”他的喊声象一把无比锋利的尖刀。但是另一个人却在他身后尖声喊叫：“特务！”这是拿破仑·菲舍尔，接着他的同伙都用粗嗓子重复起这个字来。这些人跳了起来，来意不善地把狄德利希围在核心。“他又挑衅来了！他又想把谁弄进陷阱里去！叫他滚蛋！”于是狄德利希被人掐住了脖子。几只生着老茧的手越攥越紧，狄德利希吓得脸都变了样，使劲往大会主席那边扭着脖子，气也透不出地喊救命。老布克替他解了围。他一个劲儿地摇铃，甚至还派出几个小伙子帮助把狄德利希从敌人的手下解救出来。狄德利希刚刚获得了自由，马上伸出一根手指来对准老布克。“你们民主党投机行贿！”他暴跳如雷地喊道。“我要用证据揭露你们！”“好啊！快说吧！”全体爱国阵营的人士都冲上前去，推翻了桌子，虎视眈眈地盯着叛党。一场交手战看来是不可避免了；在会场维持秩序的一位警官已经抓起钢盔准备往头上戴，局势严重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候，主席台上有人发下了命令：“大家安静！让他说吧！”会场里一时几乎变得鸦雀无声，在刚才这一声厉喝中隐含着无比的愤怒，把所有的人都震骇住了。老布克从主席台后兀立起来，他已经不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他的身躯似乎被蕴藏在体内的精力撑长了，脸色因为仇恨而变得煞白。他向狄德利希急扫了一眼，吓得狄德利希连呼吸也停止了。

“让他说吧！”老人又重复了一句。“就是叛徒在判刑以前也可以有发言的权利。国家的叛徒就是这个样子。从我年青

的时候起，就有这么一帮人。我们那一代参加了战斗，失败了，被送进监狱，押上刑场，从那时候起，这些人只不过在外形上改变了而已。”

“哈哈，”戈特利布·霍尔农发出了一声傲慢、讽嘲的笑声。不幸的是，他的座位就在一个身强力壮的工人胳臂底下。这个人抡起拳头的架式那么可怕，在这人的拳头还没有挨到他身上以前，霍尔农已经连人带椅子一起摔在地上了。

“早在那个时候，”老布克大声喊道，“就有这么一帮人，他们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实利。只要谁能让他们发财，再不把他们当人看的也可以是他们的主子。奴才成性的实利主义，每一个朝代的暴君的产品和工具；让我们当时受害的就是这种人，今天让你们，同胞们——”

老头把胳臂向外一伸，用尽力气发出心坎里的最后的呼喊。

“同胞们，今天你们也正在受他的威胁，他要出卖你们，要把你们当作战利品。让这个人发言吧。”

“不许他说！”

“让他说吧。但是在他说完了以后，你们要问问他，他厚颜无耻地标榜的爱国思想究竟卖多少钱？问问他，他把自己的房子卖给谁了，为的是什么，得了什么好处。”

“武尔科夫！”主席台上有人喊道，但是这个喊声却被大厅的喧嚣声淹没了。狄德利希的背后有无数只摇晃的拳头，他有点不自在地走上讲台台阶。他抬起求助的眼睛向四周看了看：老布克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两只拳头摆在膝盖上，目不转睛地盯住了他；豪陶费尔、科恩、主席台上所有的人都板着

凶残冰冷的面孔，等着他垮台。“武尔科夫!”“武尔科夫!”大厅里接连几声向他喊叫。狄德利希只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诽谤之类的话，心就咷通咷通地乱跳起来。他闭了一会儿眼睛，暗自祷念，此刻索性晕倒在地，也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是他并没有晕倒——看到自己已经逼上绝境，狄德利希的胆量反而壮大起来了。他摸了摸胸前的口袋，看看武器是不是还在里面，便虎视眈眈地打量起他的仇敌——阴险的老布克来。这个老头如今已经摘掉了一向戴在脸上的慈祥的面具，终于露出一副狰狞狠毒的面孔来。狄德利希的眼睛对着他发射了一阵电光。两只拳头往他的脚下面一伸，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转身回到讲台的前沿来。

“你们想不想赚一笔钱?”他象个吆喝叫卖的小贩似地对着骚乱的人群大喝了一声。这句话好象咒语似地马上使会场安静下来。“谁都可以从我这里赚一笔钱!”狄德利希继续扯直了喉咙吼叫说。“谁能证明我卖房子赚了多少钱，我就把同样多的钱给谁!”——看来谁也没有料到狄德利希会使出这么一招来，还是营造商们首先喊叫起来:“好啊!”接着基督徒和退伍军人们也决定替狄德利希助一助威，但是这些人似乎缺乏信心，因为这时场上“武尔科夫!”的喊声大起，而且还有用啤酒杯敲击桌子的伴奏。狄德利希看出来，这是一出事先布置好的圈套，不仅针对着他，而且还针对着远比他更高的权势。他不安地四下里张望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个维持秩序的警官又拿起了头盔。狄德利希向他作了个手势，告诉他自己能应付这个局势，便接着吼叫道:

“不是武尔科夫，是另外一伙人!自由党想办育婴堂!叫

我把房子让给他们，对我左说右说，我敢发誓这是事实。我是个有爱国思想的人，我坚决拒绝了这种意图欺骗市政当局、同某一位市府委员分赃舞弊的要求！”

“您撒谎！”老布克大声喊，象一团怒火似地站了起来。但是狄德利希知道这回自己理由充足、而且负有挽救世风的使命，火气比老布克发得还大。他从胸袋里掏出来一张纸，对着下面向他喷射毒涎的千头毒龙喊道：“撒谎鬼！骗子！”他面无惧色地摇晃着手里的纸条。“这就是证据！”他一边喊叫一边挥手，直到会场里的人都听清楚了他的喊声。

“这笔生意在我这里没有作成，可是在高森费尔德工厂……一点不错，同胞们！在高森费尔德工厂……大家想知道知道事情的经过吗？我这就说。自由党的两位先生到这家工厂的厂主家里，要求预先购进某块地皮的权利——万一将来育婴堂要建筑在那里的话。”

“说出名字来！说出名字来！”

狄德利希拍拍自己的胸膛，决定破釜沉舟地跟敌人决一死战。克吕兴什么都透露给了他，就是没有透露这两个人的名字。他用闪烁着电光的眼睛把主席团的几位先生一一打量一过；有一个人脸色似乎变白了。“敢于冒险就是胜利，”他心里想，于是他大声吼叫着说：

“其中有一个人就是百货商店老板科恩先生！”

狄德利希象完成了一桩任务似的走下了讲台。孔策迎上前去，抱住他便没头没脑地狂吻起来，站在四周的爱国人士为他们鼓起掌来。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大声喊叫：“拿出证据来！”或者，“骗局！”但是大家一致的意见则是：“让科恩出来讲一

讲!”在这种形势下，科恩想逃也逃脱不了。老布克盯住他看了一会儿,脸蛋上的胖肉嗦嗦地抖个不住,接着没等科恩自己请求,就给了他发言权。豪陶费尔又从后面推了一把,科恩迟疑不决地从主席团的长桌子后面走出来，曳着脚一步一步地往前蹭。他还没有张口就给人一个极坏的印象。“诸位先生,”科恩象请求大家原谅似地满脸陪笑,“我想刚才那位先生说的话大家一定不会相信。”他的声音那么低，没有谁能听得清。尽管如此,科恩还是觉得自己的措词太厉害了。“对于刚才那位先生说的话我不想答辩,我只要说,事实真相并不是这样。”

“啊哈！他承认了!”——台下突然乱成了一团,科恩毫无防备,吓得往后一跳。会场里顿时喊声震天,拳头挥舞。这里那里，敌对双方已经扭打在一起。“乌啦!”屈恩新抡着胳臂,尖声吼叫，头发一飘一摆地在人群里东奔西跑，给交战的人员呐喊助威……主席台上的人除了那位警官以外，也都站了起来。老布克也离开了主席的座位，他发出的良心的最后呼吁对于会场已经不起作用了。他把脊背转了过去，孤单单地站在一边，眼睛望着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扑簌簌地掉眼泪。豪陶费尔气愤地催促警官出头干涉，可是后者却纹风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打官腔说，只有上级官员才有权力宣布大会是否应该解散，什么时候解散。现在正是自由党闹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犯不着这时候出来打圆场。豪陶费尔听了这一番话,只好走到主席台前边摇起铃来。他一边摇一边喊：“第二个名字!”因为主席台上所有的人都随着他一同吆喝，终于引起了台下群众的注意。豪陶费尔接着讲下去。

“第二个到高森费尔德去的人，是地方法院顾问官屈尔

曼！一点不错。是屈尔曼本人。就是那个留下一笔遗产修建育婴堂的屈尔曼先生。是不是还有人想说，屈尔曼在盗窃自己的遗产？是不是这样？"——豪陶费尔耸了耸肩膀，台下响起了一片赞同的笑声。但是没有多久，人们又沸腾起来。"拿出证据来！让屈尔曼本人出来讲！小偷！"屈尔曼现在病得很厉害，豪陶费尔宣布。生病也不成，马上就派出了人，又有人往他家里挂电话。"糟糕！"孔策悄悄地对他的朋友狄德利希说，"如果真是屈尔曼，咱们就完蛋了。"——"那还远着呢！"狄德利希壮着胆子，满有把握地说。齐利希牧师却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上帝身上。狄德利希胆大包天地说："咱们根本用不着！"——接着他就拉住了一个持有怀疑的人试着说服他。对于思想正派的人他极力怂恿他们采取坚定的立场。他甚至同一些社会民主党员握手，为了加强他们对民主党腐败堕落的仇恨。而不论对那一种人，他总是把克吕兴的信在对方眼前一晃，接着就拚命用手背敲打着信纸，让谁也看不清那上面写的字。他大喊大叫地说："这上面写的是屈尔曼吗？不是的，这上面写的是布克！如果屈尔曼还能喘气的话，他一定否认自己干过那件事。那是布克！"

与此同时，狄德利希的眼睛一直望着主席台，主席台上这时变得出奇地安静，委员会的成员象没头苍蝇似地乱闯，但是无论是谁说话都紧压着嗓门。老布克却连影子也没有了。"出了什么事了？"台下也安静下来，虽然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人们传说："听说屈尔曼死了。"这个消息狄德利希与其说是听见别人说的，不如说是由感觉得知的。一下子他话也不说了，行动也停止了，一张脸由于紧张而显出一副苦相。别人

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他只觉得四周是一片吵吵闹闹的声音，几乎连自己也不清楚在什么地方了。这时候戈特利布·霍尔农走到他跟前对他说："天晓得，屈尔曼真死了。刚才我在那儿听见他们往他家打电话。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死的。"

"死得正是时候，"狄德利希说。他向四周望了望，好象大梦初醒似地突然吃了一惊。"上帝的手指① 又显圣了，"齐利希牧师断言道。狄德利希也感到，这根手指头还是轻视不得。如果他把命运指引到另外一条道路上，结果又将如何呢？……大厅里的几个党派逐渐混杂在一起，由于死亡对政治的干涉，党员又变成普通人了。大家一边压着嗓子交谈，一边向外退去。直到走到街上，狄德利希还听说，刚才老布克晕倒了。

《奈泽西日报》报导了这次"竞选大会的悲剧性的收场"，最后并向有伟大建树的市民屈尔曼先生表示沉痛的哀悼。尽管发生了某些有待澄清的事实，死者却是白璧无瑕的……狄德利希和拿破仑·菲舍尔首先单独地会了一次面，这以后，在复选投票的前夕，保皇党又召集了一次大会，这次大会并没有排斥敌对党派的人员参加。狄德利希在会上发表了演说，用激烈的言词对民主党的腐化堕落以及该党在奈泽西的领袖猛加抨击。把这个人的名字公开出来本是每一个忠于德皇的人的职责，但是他还是宁愿先不指名道姓。"因为，诸位先生，我的胸膛里洋溢着为我们的英明主上尽忠效力的崇高热情，如果我能把咱们皇上的最危险的敌人的假面具撕下来，用事实

① 据《圣经》传说，巴比伦王伯沙撒一次设宴纵饮，上帝忽然显圣，用手指在墙上写字，故事见《但以理书》第五章。此处借喻。——译者

证明，他是一个一心想发财致富的人。”讲到这里，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句话，也可能是他突然想起来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皇帝陛下曾经说过这样的金言：‘我宁愿拿非洲的殖民地掉换一纸欧根·李希特的拘捕令！’我虽然没有抓住李希特，诸位先生，我却把他的一伙朋友递交到皇上的手里了！”等着一阵鼓噪声平息下去以后，他又用较低的声音说：“因为这个，诸位先生，我有特别的理由可以推测，我们的至尊，我们的至尊无上期待保皇党的是什么。”他摸了摸胸前的衣袋，好象这回他仍然带着那张决定一切的证据似的。突然他扯直了喉咙大声喊道：“谁今天还打算投自由党的票，谁就不是忠君爱国的人！”因为与会的人对这一点都不表示反对，因此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的拿破仑·菲舍尔便试着向大家暗示这种立场将必然导致的后果。狄德利希马上把话头接过来说：“两害相权，宁取其轻，爱国人士将怀着沉重的心情克尽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谁想跟颠覆分子订立同盟，我就第一个表示坚决反对。”说罢，他就一个劲儿地敲着讲台，直到把拿破仑敲得抱头鼠窜才住手。因为狄德利希的愤慨表演得逼真，复选当天一清早人们便在社会民主党党报《人民之声》上读到了这次大会的报导。这篇文章除了对狄德利希本人极尽讽嘲攻击之能事以外，还把他针对老布克说的一番话一字不漏地刊登出来，而且指名道姓，不加隐讳。“赫斯林要倒霉了，”一部分选举人说，“布克这回非控诉他不可。”但是更多的人回答说：“倒霉的是布克，他的对手摸到了他的底牌。”就连自由党的党员们，只要是还没有失去理智，也都认为在最近一段日子里一定得谨慎点儿。既然保皇党——看来同这些人是开不得玩笑的——都

认为应该投社会民主党的票，那么——。万一社会民主党真的当选，而你又投了他们的票，自然是一件好事，不然的话，工人们就很可能跟你闹不合作……复选的结果是在下午三点钟揭晓的。威廉皇帝大街响起了一片报警的号角声，居民们都冲到窗口，聚到店铺门前，想知道一下什么地方失了火。但是人们看到的却是整队行进的退伍军人协会会员。队伍前面旌旗招展，指引队伍走向一条荣誉的大道。领队的是屈恩新，一顶尖顶兜盔帽斜戴在后脑勺上，杀气腾腾地挥舞着一把宝剑。狄德利希走在行列里面，顿着脚，乐得心花怒放；因为他只要听从口令，机械地跟着队伍往前走，一切就都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只要大家都顿着脚，老布克在权势的整齐一致的脚步下就会被踩成烂泥！……在街道的另一端又出现了新的旗帜，人们在震耳欲聋的军乐声中高呼万岁，迎接了这一支队伍。爱国主义的宣传获得了很大成功，两支队伍汇合起来，一眼望不到头。最后队伍走到克拉普施啤酒馆门前，按照小队分开，屈恩新下达了命令：“进行选举！”以齐利希牧师为首的选举委员会全体委员穿戴得衣冠齐楚，早已等待在过道里。屈恩新又用战场上喊杀的声音下达第二道命令：“同志们，现在投选票！我们选菲舍尔！”——于是这支选举大军在鼓号喧天的乐声中从右翼开始走进了设在酒馆大厅里的投票站。走在队伍最前端的是退伍军人。克拉普施没有想到人们的情绪这么热烈，铺子里储存的啤酒销售一空。最后，当一切与爱国事业有关的花招都耍完了以后，市长舍费尔韦斯博士又在一片欢呼声中驾临投票站。他一点也不避讳地拿起一张红色选票，从投票箱边走回来的时候，脸上显出一副又兴奋又得意的样子。“到底有这

么一天！”他一面和狄德利希握手一面说，“咱们总算把这条毒龙制服了。”狄德利希的答话一点也不给他留面子：“您制服了毒龙，市长先生？您的身体有一半还在它嘴里呢！您别让它在临死以前把自己吞下去就算万幸！”当舍费尔韦斯博士脸色还煞白时，人群中又响起另一阵欢呼声。武尔科夫来了！……

菲舍尔得到五千多张选票！豪陶费尔只得到不足三千张选票，被爱国的狂澜冲垮了。进入国会的是社会民主党。《奈泽西日报》论述保皇党这次的胜利说，亏得他们，自由党的一座堡垒才被攻破。但是诺特格罗申的这篇文章既没有受到热烈赞扬也没有引起激烈的驳斥。已经发生的事人们都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也都把它看得很冷淡。在乱哄哄地闹了一阵选举以后，现在又该考虑生财之道了。建立威廉大帝纪念像不久以前还是一场热战的中心问题，今天却没有什么刺激力了。老屈尔曼死后留给奈泽西市一笔六十万马克的遗产作为公共福利的事业费，这的确是一件义举。但是兴办育婴堂也好，修建威廉大帝纪念像也好，这对大家却关系不大，正如同顾客向戈特利布·霍尔农买的是海绵或者是牙刷一样。在市议会举行的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上，人们发现社会民主党也赞成修建纪念像。那好吧，纪念像就纪念像吧！有人提议立即成立一个筹建委员会，聘请政府专员冯·武尔科夫担任名誉主席。这时对竞选失败仍然余愤未平的豪陶费尔站起来表示异议说，政府专员同某一买卖地产的机构关系颇为密切，由他决定纪念像的修建地址是否适宜。开会的人脸上都浮现出笑容，互相挤眼睛。狄德利希脊背上一阵发冷，琢磨那件丑闻是否会被揭露出来。他默默地等了一会儿，心坎里痒痒的，急于

想知道，当权势这样受人摇撼时结果会怎样。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希望的是什么。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于是狄德利希昂头挺胸地站起来，对这种诽谤提出抗议。这次狄德利希并没有表现过分的慷慨激昂，这种诽谤他已经在一次公开场合驳斥过了，相反地，对方却直到现在也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并没有血口喷人。“请您放心好了，”豪陶费尔回答说，“不久您就会看到的。起诉书已经递上去了。”

这句话自然引起了相当的震动。但是这一效果马上就减弱了，因为在人们的追问下，豪陶费尔不得不老实承认，他的朋友布克先生控诉的并不是议员赫斯林博士，而是《人民之声报》。“赫斯林真是把对方的底牌摸到了，”大家都说——结果除了武尔科夫被聘请为荣誉主席外，狄德利希还当选为威廉大帝纪念像筹建委员会主席。在市政府，这几项决议得到了市长舍费尔韦斯博士的热烈支持，结果都顺利通过了。表决的时候老布克没有出席。如果他本人对他的事业都这么一点儿不看重的话！豪陶费尔辩解说：“他既然无力阻拦这种龌龊勾当，难道还要亲眼看着演出不可？”但是豪陶费尔这样说只不过把事情越描越黑。老布克在短短几天内接连受了两次挫折，谁都预见得到，他控诉《人民之声报》将是他的第三次失败。如果是在法庭上作证，不论什么人都能预先编排一套符合实际情况的话。赫斯林自然有些言过其实，有理智的人都说。老布克的底细大家都知道，绝不能说他是强盗或者骗子。很可能他只是走错了一步路，特别是现在，他刚刚替他兄弟还清了债，自己也弄得狼狈不堪的时候。说不定他真的为了地皮的事同科恩一起到克吕兴那里去过。这是一笔好买卖——

只要不泄露出来就成了！再说，屈尔曼为什么不迟不早，偏偏在应该出头替他的朋友开脱的时候断气呢？一个人平白无故不可能遇到这样的倒霉事。经常在高森费尔德工厂走动的《奈泽西日报》商务部主任蒂茨先生意义深长地说，谁要替那显然已经走败运的人说话，无疑是自找麻烦。另外，蒂茨先生还特别说明了一点，老克吕兴只要说一句话，整个这件无头公案就能解决，无奈他就是不肯说。克吕兴正在生病，只是为了这一点这个案子就要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但是克吕兴虽然生病，却并没有妨碍他出让工厂。这是一件最新的新闻，是"对奈泽西经济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一家大企业的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奈泽西日报》隐约其词地报导这件事说。克吕兴正同柏林一家公司进行谈判。有人问狄德利希为什么没有插手，狄德利希总是把克吕兴写给他的那封信拿出来，告诉人家他是克吕兴找上门来的第一个买主。"而且条件也是百年未遇的，"他加添说，"可惜我那位埃施魏勒的妹夫牵扯着我，说不定有一天我还得从奈泽西搬走呢。"他又以行家的资格详细回答了诺特格罗申的询问。根据狄德利希的判断，高森费尔德尽管现况不佳，却大有发展的前途，诺特格罗申事后把狄德利希的这些话也在报上发表了。高森费尔德实在是一座金矿，狄德利希极力推荐大家在交易所购买这家工厂的股票。果不其然，高森费尔德的股票在奈泽西一时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狄德利希的公正客观、毫无利己动机的态度在另外一个不寻常的事情上也表现出来：他拿出一笔钱救了老布克的急。原来老布克这时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他的家庭，他的热心公益，弄得他背了一身债，连向

亲友告贷都不容易了。狄德利希慨然向他伸出手来，答应老布克以屠夫巷的房产第二次作抵，借给他一笔钱。“他一定是走投无路了，”狄德利希每次谈起这件事都这样说，“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向我，向他政治上的死敌伸手拿钱了！这在过去是任何人也想象不到的！”狄德利希对人世间的祸福无常不胜感慨……接着他又说，万一老布克的房子将来真归了他，那他出的代价可就太大了。自然，到那时候他说不定就得马上从自己的房子迁出来。这件事也说明，他是无意于高森费尔德造纸厂的……“但是，”狄德利希解释说，“这个老头儿晦气临头，他的案子结果如何谁也不敢说——正因为我在政治上是他的死对头，我才想让大家看看——，你们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赞扬他这种高尚的行为。狄德利希谦虚了一番。“他总是批评我缺乏理想主义精神，这我可不承认。”他为自己的侠义精神所感动，连声音也颤抖起来。

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当你看到有的人困顿坎坷时，你就更应当为自己的通畅顺达感到庆幸。在拿破仑·菲舍尔动身到柏林去为否决军事预算案而斗争的那一天，狄德利希对这一点体会得特别深。《人民之声报》宣告这一天将举行群众性的示威大会，据说火车站已经被警察驻扎起来。作为一个爱国人士，狄德利希有责任到火车站去观察一番。半路上他遇见了雅达松。两个人保持着已经冷淡下来的关系，客客气气地互相打个招呼。“您也想去看看热闹吗？”狄德利希问。

“我是去度假——到巴黎去。”一点儿不错，雅达松穿的是旅行裤。他又补充说：“就为咱们这里闹的这些政治丑剧我也得躲一躲。”——狄德利希决定度量大一些，对一个时乖命蹇

的人的愤激之词故意不作理会。"人们本来都认为，"他说，"您如今是在认真进行那件事了。"

"我？这是从哪里说起？"

"当然，齐利希小姐到她姑母家去了。"

"这位姑母可真妙，"雅达松得意地笑起来，"大家都这么认为，您也这么认为吗？"

"您先把我撇开好不好？"狄德利希装出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可是您这句'这位姑母可真妙'是什么意思？她到哪儿去了呢？"

"跑了，"雅达松说。狄德利希木然站在当地，连喘气都粗了。凯特新·齐利希逃走了！瞧瞧，差一点儿他就卷进一场什么样的是非里去！……雅达松象一个交际场老手似地说：

"可不是，到柏林去了。老夫妇俩也太老实了，还蒙在鼓里呢。我倒不生她的气，您知道，反正早晚也得吹。"

"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狄德利希已经镇定下来，顺口答应地接过他的话说。

"最好是这样，别那样。"雅达松纠正道。于是狄德利希故作亲热地把嗓音压低："现在我可以坦白跟您讲了，我总觉得这个丫头跟您长不了。"

但是雅达松碍于面子，不承认狄德利希的话。"哪里的话？我自己给她的介绍信。您等着瞧吧，她在柏林会搞出点儿名堂来的。"

"这我一点也不怀疑，"狄德利希眨巴着眼睛说。"我知道她的长处……您把我看得太没有心眼儿了。"尽管雅达松一再否认，他却毫不理会。"您把我看得太没有心眼儿了。可是您

不知道我倒侵犯过您的禁地呢。现在我可以向您坦白了。”于是他把自己同凯特新在爱情小屋里的一段经历作了一个汇报。他讲得非常详尽，甚至包括了不少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雅达松的神情越来越不安，狄德利希脸上则显出了大仇已报的笑容，得意洋洋地盯着他。雅达松显然踌躇未决，不知道该不该认为这件事有损于自己的声誉。最后他还是决定拍一拍狄德利希的肩膀，于是两个人非常友好地作出理所当然的结论。“这件事自然绝对不能让第三者知道……对这样一个女孩子不能看得太偏激了，要是让上流社会失去这样一个尤物可没有地方再找第二个……地址吗？我只能让您一个人知道。万一有机会到柏林，想找她也有个方向。”——“倒是有特别勾引人的地方！”狄德利希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因为雅达松频频注视自己的行李，于是两人握手道别。“在政治上虽然我们各走各的，但是在人情上，感谢上帝，我们还是融洽的。希望您在巴黎玩个痛快。”

“那不成问题，”雅达松转过身去，脸上的神情仿佛要坑害谁似的。他看到狄德利希脸色很不安，又走了回来，好象下定决心似地一本正经地说：“一个月以后，您自己就会看到的。也许从现在起您就应该作点宣传，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狄德利希不禁紧张起来，慌忙问道：“您打算作什么？”雅达松仿佛决定作一次重大牺牲似地意义深长地笑了一下。“我准备使我的仪表和我的爱国思想协调起来。”……当狄德利希领会了这句话的含义以后，不由得又深深向对方鞠了一躬。雅达松却已经转身走开了，在他走进候车室的时候，他的耳朵又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燃烧起来，红通通的，活象夕照中

教堂的两扇小玻璃窗。

这时候一群人举着一面旗子向火车站拥过来。几个警察慢腾腾地走下台阶迎头摆下阵势。人群里马上唱起了《国际歌》。但是他们的攻势还是被权势的代表成功地击退了。有几个人冲破了防线，聚拢到拿破仑·菲舍尔周围。菲舍尔提着一只绣花旅行袋，因为胳臂太长，旅行袋几乎拖到了地面。为了叛国事业这几个人在七月的骄阳下着实进行了一番艰苦奋斗，他们走到小吃部提了提精神。拿破仑·菲舍尔想利用火车误点的机会发表一篇演说，但是一个警察马上走过来对这位国会议员发出禁令。拿破仑把他的旅行袋放在地上，龇起牙来。狄德利希很了解这个人，知道他这是在准备公开抗拒国家的法令。但是这次算他走运，火车已经进站了。直到这个时候狄德利希才发现车站上还有一位身材矮壮的人。每逢有旅客从他身旁走过，这人总是把脸一扭。他手中捧着一大束花，眼巴巴地望着驶进月台的列车。这人的一副肩膀狄德利希是非常熟悉的……真是活见鬼！尤狄特·劳尔从车厢里向外打招呼，她丈夫把她扶下车来，把一束花递过去。她接过了这束花，脸上浮现出她特有的那种沉思的笑容。两个人向车站出口走去，狄德利希慌忙躲在一边，呼呼地喘着气。其实这也谈不上见鬼！劳尔的刑期已经坐满，他现在自由了。倒不是狄德利希心里怕他，只不过这个人又能够在外面逍遥自在，这一点必须重新习惯起来……他居然拿着花束来接她！难道他对那件事一点儿都不知道吗？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好好地考虑一下的。而那个女人在自己丈夫蹲够了牢房以后，居然有脸回到他身边来！世界上有些事真是正派人连作梦也不会

想到的。但是话又得说回来，狄德利希所了解的还不是跟别人一样多，又何必为这些事操心呢？当初他只不过是尽了自己应尽的本份罢了。“无论是谁，都会有我这种尴尬的感觉的。他走到哪儿，哪儿的人就示意他最好留在家……这叫自作自受。”凯特新·齐利希懂得这个道理，也采取了正确的步骤。对她说来是正确的，对别的某些人同样也有道理，又岂止对于劳尔先生一人如此。

至于狄德利希，现在他从马路上走过，到处都有人满怀敬意地向他打招呼。他既然已经立下功勋，对现在的地位倒也处之泰然。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代里他总算经过奋斗作出了一些成绩，现在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别的人逐渐对他有了信任，他自己也不再象过去那样疑虑重重了……最近一个时期又流传开一些对高森费尔德不利的谣言，股票的行情又跌落下来。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消息说，政府也许要撤销同这个工厂订的合同，改向赫斯林的工厂订货了。狄德利希对这件事讳莫如深，但是早在《奈泽西日报》表示遗憾的遣散工人事件发生以前这个消息已经尽人皆知了。老布克是这个工厂的董事长，这个动议一定是他亲自提出来的，结果反倒害了自己。说不定正是因为老布克的原因，政府才对高森费尔德工厂这么不客气。说来说去，选老布克作董事长实在是一件失算的事。再说，狄德利希宽宏大量地给他的一笔钱，他本该用来还清债务，而他却买了不少高森费尔德工厂的股票。狄德利希逢人就述说自己的这种看法。“过去谁想得到老布克会这样！”他一边说一边不胜感慨地叹息祸福无常。“这件事使人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脚下失去基础的人会堕落到何等

地步。”于是每一个持有高森费尔德股券的人都沮丧不堪，仿佛老布克在自寻毁灭的同时，也把他们一同拖下水去似的。股票的价格天天看跌。由于遣散工人，一场罢工正在酝酿，这更助长了股票下跌的趋势……就在这个局面下基纳斯特突然在社交场合露面了。基纳斯特突然来到了奈泽西，据他自己说，是为了休养身体。没有一个买了高森费尔德股票的人愿意对另外一个人承认自己上了当。基纳斯特逢人便说，某某人已经把股票脱了手。他个人的意见是，应该马上把股票卖出去，千万拖延不得。他知道有一个经纪人——虽然他个人并不认识，有时候坐在咖啡馆收买股票。又过了几个月，报纸每天都登着一家赞夫特银行的广告：谁还持有高森费尔德的股票，到这家银行去马上就可以卖掉。事实上自从开秋起已经没有人还留着这种废纸了。但与此同时，也有谣言说，赫斯林造纸厂将与高森费尔德工厂合并了。狄德利希现出一副非常吃惊的样子。“那么老布克先生呢？”他反问道，“作为公司的董事长，他对这件事是有发言权的。难道他自己也早把股票卖出去了么？”——“他的操心事太多了，哪里顾得上这个。”对方回答说。这也是实情，因为他控告《人民之声报》毁谤名誉的案件开庭已经有期了。“这回他非得栽跟头不可，”人们纷纷议论道。狄德利希声色不动地说：“那真是太遗憾了。这么一来他以后再没有资格出席董事会议了。”

开庭的一天人们便是带着这样一种预感到法院去的。几个出庭作证的人都声称记不清楚当时的情况了。克吕兴想把工厂脱手的事早就同任何人都谈过了。他是不是特别谈到过那块地皮？是不是提过让老布克当中间人？这些事却没有人

敢说得准。在市议会议员中间，谁都知道，引起这场风波的地皮当时本来是打算修建育婴堂的。布克当初是否赞成这样作呢？至少他没有反对过。不少人都注意到，他曾经对这笔地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疾病一直没有痊愈的克吕兴在回答调查委员会的询问时说，直到不久以前他的朋友布克先生还经常到他家来走动。即使布克同他谈过想取得这笔地产的优先购买权，他也从来没有往有损布克声名的地方去想这件事……起诉人布克希望能证实一下，同克吕兴办交涉的是已经去世的屈尔曼，就是说，这笔款项的捐助者本人。但是他的这一愿望却没有能达到；克吕兴对这一点的供词同样也是模棱两可的。科恩倒是肯定了这一点，但他说的话不能算数，因为科恩最关心的是如何使人们觉得他到高森费尔德工厂走动是一种正大光明的行为。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一位最重要的证人狄德利希了。克吕兴曾经给他写过信，他接到信后，又曾经马上同克吕兴面谈过。那次谈话可曾提到过某个具体人的名字么？狄德利希的供词是：

“这个人的名字也好，那个人的名字也好，这不是我当时想探听的事。我声明，所有的证人也可以证明，我从来没有公开提过布克先生的姓名。我所以对这件事关心，完全是因为我关心咱们城市的利益。我不能让它受到某些人的破坏。我主持的是政治道德，这里面丝毫也没有个人恩怨的成份。如果这次审讯证明起诉人并不是无可指摘的，那我实在为他感到遗憾。”

狄德利希的这一番话在人群中间引起一阵嗡嗡的赞赏声。只有布克很不满意，他跳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有人要

求狄德利希说明一下个人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他刚张嘴，布克一步跨到前面来。布克昂然挺着身躯，眼睛红通通的好象要冒出火来，同在那次遭到惨败的竞选大会上一模一样。

“证人先生请不必费心为我的人品进行仁慈宽厚的鉴定了。证人是没有这种资格的。他获得的成功不是用我所使用的手段得来的，他追求的目的也跟我的不一样。我家的大门对所有的人永远都是敞开着的，就是对证人先生也不例外。五十多年以来，我的生命从来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它属于正义和全体人民的幸福，它属于我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具有的这种思想。在我从事社会活动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薄有资产的人；当我退出这种生活时，我将贫无分文。我不需要别人替我辩护！”

他沉默住，脸颊还嗦嗦地抖个不住——但是狄德利希却只耸了耸肩膀。这个老头有什么成功的事值得骄傲的呢？很久以来他就没有一件称心如意的事了。他只不过是在大言不惭地说空话罢了，可惜没有谁肯再对这种空话下赌注了。他装出一副非常神气的样子，实际上却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难道一个人会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如果我们两个人有一个要对另外一个蔑视的话——”于是狄德利希的眼睛里闪射出电光来，尽管老头的眼睛往外冒火也一点不顶事。狄德利希炯炯逼人的目光一下子就把他压了下去，这次连同他的正义和全体人民的福利一古脑儿地压下去，再也翻不了身了。谋取个人的福利，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正义的事永远是那些获得成功的事……狄德利希清清楚楚地感到，这个原则对所有的人都是适用的。老头儿大概也感觉到这一点了，他坐下来，肩

膀拱起，脸上现出一副含羞带愧的神色。接着他转过脸来对陪审官说："我不要求特殊处理，我听候你们判决。"

在这以后，狄德利希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地继续自己的发言。他的证词确实很宽厚，给听众一个很好的印象。自从劳尔案件以后，人们发现他的为人越变越好了；他已经获致了一个地位优越的人那种心平气和，这在他自然不是什么难办的事，因为他现在已经功成名遂，取得人们普遍的尊敬。正午十二点钟敲过了，大厅里人声嗡嗡地议论起《奈泽西日报》上登载的一条新闻来：赫斯林，高森费尔德工厂最大的股东，被聘为该厂总经理的消息已经证实了。……人们开始好奇地打量起狄德利希来，接着又把目光转到坐在他对面的老布克身上。狄德利希正是靠着坑害这个人才走起红运来的。最近他借给布克的两万马克已经被他弄回来了，外加上百分之百的利钱和仁义的名声。老头儿不用这笔钱作别的，偏偏用它买了高森费尔德的股票，大家都觉得这是赫斯林同他开的一个很有趣的玩笑，不少在买卖这家工厂股票上亏了本的人都从这件事里暂时得到一点儿安慰。狄德利希退出审判庭的时候，凡是他走过的地方人们的谈话声都停住了。人们对他行礼致敬，那种恭敬的劲头儿简直到了卑躬屈节的地步。这是失败者对胜利者的行礼致敬。

至于老布克，大家对他的态度就不这么客气了。庭长宣判以后，所有的人都鼓起掌来。只判了《人民之声报》主编五十马克的罚款！证据不足，存心毁谤的罪名不能成立。对原告来说，这一下真是把脸丢尽了，精通法律的人纷纷评论说。当布克离开法院的时候，连他的几个朋友都躲开了他。一些

把积蓄亏损在高森费尔德股票上的小人物都对着他的脊背比划拳头。听了法庭宣判以后，所有的人都醒悟过来：老布克是怎样一个人他们早就认识清楚了。象为育婴堂买地皮的事不管搁在谁的手里也不至于办糟；这是赫斯林的话，大家都认为这话说得有道理。最重要的一点是：老布克一辈子办事就没有成功的时候。他当了议会主席、自由党党魁，最后竟弄得负债累累，说不定他自己还认为这是个奇迹呢！时运坎坷的家伙有的是。问题在于，老布克事业上的困顿是同他道德败坏息息相关的，他的那位在戏剧界鬼混的儿子的那件不明不白的婚事就是一个例证。讲到布克的政治观点，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宣扬的是国际主义，为了进行煽动宣传，不停地叫人捐款，但是他却把政府看成是冤家对头，这件事反过来对他的事业又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就是一个把一切都赌光、声名扫地、不配再作诚实市民的人的政治观。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死存亡原来是掌握在一个冒险家手里，自然气愤填膺。大家一致的愿望是拔掉这个人的虎牙。既然他自己没有从法庭的这篇毁灭性的判决中得出结论来，只好由别人代劳了。行政法规里想必有一条规定：政府的官员无论在公私生活中都必须不辱没这种身份。老布克是否做到了这条规定呢？正象《奈泽西日报》——虽然它并没有宣布姓名——所说的，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就无异给予了否定的答复。尽管如此，最后还是不得不由市议会全体会议出头过问这件事。直到辩论的前一天，理智才在这位顽固不化的老头儿身上占了上风，自己辞去议员的职位。在这以后，他的政友们害怕把最后几个党员失去，又撤销了他的党魁的地位。但是看来这些人实在费了

不少气力才作到了这一点。无数次登门造访，另外还加上不大不小的一点压力，报纸上才刊登出布克的一封公开信：民主的利益对他说来高于个人的利益，如果由于目前狂热的势力——他希望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他的名字不利于民主事业的发展，他愿意自己引退。“只要有利于整体，我甘愿容忍被蒙蔽的人民意志加到我头上的不公正的恶名。我相信人民永远会明辨是非，总有一天会把它从我的头上取下。”

人们都认为这不过是假仁假义和自我吹捧。好心肠的人则把它归之于老年人的昏愦糊涂。再说，不管他写了什么，或者什么都不写，这都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如今他算得了什么呢？过去靠着他的扶持在金钱或者地位上得到好处的人，如今和他瞪目相对，连帽子都不掀。有些人大声笑着，指指点点地议论他；这些人过去虽然不听他指挥，但是因为他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所以对他也非常恭顺。如今他每天到外面散步的时候，再也遇不见旧日的老朋友了。代替这些人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当天色昏暗，老布克开始往回家的路上走的时候，他常常遇到这样的人：一个眼神慌乱、面临破产的小商人，一个面色阴郁的醉汉，要不就是一个贴着墙根溜的黑影。这些人带着羞怯的或者放肆的亲热的神情从对面望着他，放慢了脚步，犹犹豫豫地摘下帽子。老布克马上同他们打招呼，如果对方把手伸过来，不论是谁，他总是把它握住。——随着时间的推移，连仇恨也不再理睬他了。过去那些故意把目光避开他的人，现在若无其事地从他身旁走过去，有时候出于老习惯，还同他点点头。一个带着孩子上街的父亲，看到老布克，脸上现出深思的神色，走过去以后，立刻对孩子说：“看见

这个老头儿没有？孤单单的一个人，谁也不理睬他。你要终生记住，一个人有了污点会落到什么地步。”从此以后这个孩子一看到老布克就产生一种神秘的恐怖感，正象成年人一代小时候看见他感到无从解释的骄傲一样。自然也有一些年青人不愿意受一般舆论的影响。有的时候，老头儿离开家正赶上学校放学，街上走过来一群群少年儿童。这些人看见老师来了，便恭恭敬敬地把路让出来，于是这时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爱国人士的屈恩新教授，或者自从凯特新那件不幸事件发生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道貌岸然的齐利希匆匆忙忙地从人群中穿过去。他们对于正经过这里的那个堕落的人自然是不屑一顾的。就在这个时候，路上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年青人却站着没有动，他们各自占据一方，看来都是受本意驱使才这样作的。这些人的前额不象一般儿童那么平展，眼睛里也有表情。屈恩新和齐利希刚刚走过去，他们立刻对着老布克把帽子摘下来。老布克不由停下脚步来，打量起这几个前程远大者的面孔来，他的目光里又流露出无限希望，正象他一生中每次注视别人的面孔一样。

在这一段时期里，狄德利希飞黄腾达，对于随之而来的一些无关宏旨的现象确实也无暇顾及。这时已经完全供他驱策的《奈泽西日报》报导说，布克先生本人在辞掉董事长的职务以前，似乎就提过聘请赫斯林博士担任工厂的总经理。对这件事许多人感到味道有些不对。但是诺特格罗申却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总经理赫斯林博士先生为社会树立的功绩是巨大的、无可争辩的。若不是赫斯林博士先生暗中把工厂的股票

大半数收集到手，股票的价格一定还要继续下跌，许多人的家庭能够幸免于破产，都是赫斯林博士先生的功劳。也是由于这位新任总经理力挽狂澜，才防止了一场罢工风潮。他的忠君爱国思想保证会使政府的太阳永远高照在高森费尔德工厂的上空。总而言之，对于奈泽西城的经济生活，特别是对于造纸行业，一个繁荣时期已经开始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可靠方面获悉，一度认为是传闻的赫斯林造纸厂与高森费尔德工厂合并的消息，确有事实根据。诺特格罗申可以向大家透露，赫斯林博士先生当初就是在这个条件下才答应担任高森费尔德工厂的领导职务的。

事实正是这样，狄德利希第一件急于要作的事就是扩大资本。他用新募集的股本把赫斯林造纸厂弄回手来。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最初几项管理措施也是旗开得胜，董事会的成员对他都唯命是听，他已经控制住大局，可以按照个人的想法对工厂内部组织发号施令了。刚刚任职不久，他就把全体职工召集到一起。“你们中间有些人，”他说，“过去在赫斯林造纸厂就认识我了。喏，其他的人也应该认识认识我。谁肯帮我的忙，我竭诚欢迎，我决不允许有人跟我捣乱！我说这话还不到两年，你们当中一小部分人是知道的，现在你们可以看看，我手下有多少人了。你们有这样一个主人，应该引以为荣。你们应该相信我，我会负责唤醒你们的民族意识，使你们成为现存秩序的忠实的拥护者。”他答应给工人们住房、医疗津贴和廉价的食物。“但是我绝对不许你们搞社会主义阴谋！将来谁要是不选举我支持的候选人，谁就从我这里滚蛋！”对于不信奉上帝的人，狄德利希又说，他也要坚决肃清。每个星期日他

都要亲自检查谁上教堂，谁不上教堂。“只要不可偿赎的罪恶一天笼罩着世界，世界上就要有战争、仇恨、嫉妒和纠纷。因此，必须有一个人作主宰！”

为了贯彻这一最高原则，工厂的每间屋子都贴上了宣传这一原则的标语。“禁止通行！”“禁止用防火桶取水！”“禁止携带啤酒入厂！”这是因为狄德利希进了工厂以后一天也没有耽误就同一家酒厂签订合同，由这家酒厂供应全厂工人啤酒，保证给狄德利希一定的好处。……吃东西、睡觉、吸烟、携带儿童，“调情、戏谑、打闹以及一切类似的有伤风化的行为”都在严禁之例！工人的住房虽然还连影子都没有，却已经颁布了住房规则：不准收养他人子女。有一对没有结婚就同居的男女，在克吕兴当经理的时候十年也没有被发现，赫斯林一上任就大张旗鼓地予以开除处分。这一事例促使狄德利希采用一种新方法提高全厂职工的道德水平。他叫人在某些地方挂上高森费尔德本厂生产的纸片，在使用的时候不由你不注意纸上印的道德性和政治性的格言。日久天长，狄德利希居然从工人口里也听到一两句源出高处的词句，有时候还听到他们哼唱一只爱国歌曲，这都是通过上述方法印进他们脑子里去的。为这一成功所鼓舞，狄德利希又把他的发明应用在商务上。他创造了一个“世界大国”的新商标，正象一张到处流传的广告所宣传的那样，靠着德国的技术，德意志精神胜利地传遍了全世界。

当然，这些富于教育意义的纸片并不能消灭一切引起劳资冲突的因素。有一天狄德利希发现，他必须向工人宣布，保险金只能用于治牙，不能用于镶牙。已经有一个工人镶了一

整口的假牙！因为狄德利希坚持援用这一事后追加的条例，工人便在法院提出控告，结果荒唐透顶，竟然胜诉了。这件事使他对现存秩序的信心发生了动摇，成为一个捣乱分子，道德品质也随之堕落了。如果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个人肯定是要被开除的。但是狄德利希这次竟犹犹豫豫地拿不定主意，他舍不得把为这个工人镶牙花掉的一大笔钱白白扔掉。这样，这个工人的饭碗居然保住了……狄德利希不想欺骗自己，这件事从头至尾，对工人的精神是非常有害的。此外，最近发生了几件性质危险的政治事件，更助长了这种恶劣倾向。不久以前，国会大厦里议员们高呼皇帝万岁时，很多社会民主党议员竟坐在椅子上不肯起来。这件事发生以后，人们都不再怀疑，确实有必要通过一项制裁叛乱分子的法案了。狄德利希急忙为这件事在公众中制造气氛；他对自己的职工发表了一次演说，但是听众的反映却是冷淡和沉默。国会里大多数议员都丧尽天良，法案竟被否决了，而这件事的恶果马上就接踵而来：一个实业家被人谋杀了。一件谋杀案！一个实业家！据凶手自称，他并不是社会民主党。是也好，不是也好，这种人狄德利希早就在自己工人中间领教过了；被害的实业家据说对工人是很友好的，这一点狄德利希自己就有体验。从发生这件事起，接连好几天、好几个月狄德利希不论开哪扇门都吓得心惊胆战，唯恐门背后亮出一把刀子来。到办公室去，他总是带着一把手枪。晚上临睡以前，他同古斯特一起在卧室里爬来爬去，每个角落都要检查一遍。他给皇帝拍的电报，用市议会名义拍的，从保皇党党部拍的，从实业界联合会或者退伍军人协会拍的，象雪片一样飞到皇帝陛下身边。在这些电报

里狄德利希大声疾呼，吁请皇帝陛下设法镇压社会民主党煽动起的这场革命运动。形势紧急，已经又有一个人成了牺牲品，他呼吁政府肃清这场瘟疫，迅速采取法律措施；他呼吁用武力保护威信和财产，呼吁把阻拦别人工作的罢工者投入监狱……这些电报《奈泽西日报》都点滴不漏地刊登出来，而且在每封电稿后面都没有忘记添加几句评论：总经理赫斯林博士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工人福利方面建树了卓越的功绩。狄德利希每次翻造一所工人住宅，诺特格罗申都在报上登出精巧加工的照片，附带一篇热情赞誉的文章。某些工厂主——叨天之佑，这些人在奈泽西的势力影响已经扫地以尽了——分给职工红利，从而助长了他们为非作歹的倾向；让这些人胡闹去好了。这些工厂主愿意这样胡搞，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应该指出的是，总经理赫斯林博士先生实行的原则才能建立起厂主和雇工间的最良好的关系，这也正是皇帝陛下希望在德国工业界能够看到的关系。谁都知道，对工人提出的非法要求应该断然拒绝，厂主要成立联谊会，这同样也是皇帝提倡的社会纲领的一部分。总经理赫斯林博士先生能够为实现皇帝陛下的这一纲领而奋斗，实在是他本人莫大的荣誉。——文章旁边是狄德利希的照片。

这种赞扬更刺激起他的热情奋发的进取心——尽管那没有偿赎的罪恶不断在显示自己的威力，不仅破坏着他的事业，而且把他的家庭生活搅得天翻地覆。举例说吧，基纳斯特就是一个散播嫉妒不和的小人。这个人宣称，如果没有他，如果在收购股票时没有他在暗中撮合，狄德利希绝不会达到这样飞黄腾达的地位。狄德利希的回答是：他早已按照自己资产

财力酬谢过基纳斯特为他出的力了。但是他的妹夫却不承认这一点。不仅如此，基纳斯特还老着脸皮为自己的厚颜无耻的要求找到法律根据。他是玛格达的丈夫，难道他不是老赫斯林造纸厂八分之一的财产的主权人吗？狄德利希把工厂卖了，弄到一笔现钱，又用它买了高森费尔德工厂的股票。基纳斯特现在就要求八分之一的股本和利息，外加优先股每年的股息。狄德利希一口拒绝了他的这一无理要求。对自己的妹夫也好，妹妹也好，他现在一分钱也不欠了。“过去我有工厂的时候，每年应该分给你们一部分利润。现在我的工厂已经卖出去了。高森费尔德不是我个人私有的，它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至于我手里的股票，这是我的私有财产。你们什么也没有权利要。”——基纳斯特管这个叫作公开抢劫，狄德利希深信自己的论据站得住脚，认为对方是敲诈勒索，结果两个人就打起官司来。

这场官司一直打了三年，官司越打越凶，特别是基纳斯特方面，为了专心一意打官司，干脆把埃施魏勒的工作也辞掉，同玛格达一起把家都搬到奈泽西来。他把老索特比尔弄了出来，作了控诉狄德利希的主要证人，而索特比尔为了报仇，也答应把狄德利希过去侵吞自己妹夫应得款项的事揭露出来。此外，基纳斯特还想借助如今已经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拿破仑·菲舍尔的力量，把狄德利希过去历史中的几桩事情弄弄清楚。当然，这一点他是永远不会如愿以偿的。尽管如此，由于他使了这样一个招数，狄德利希还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给社会民主党写了几笔数目不小的捐款。他理由十足地对自己说，这件事给爱国事业带来的损失远比他个人受的损失更令他痛

心……讲到古斯特，她自然没有这样远大的眼光，如果说她在这场男人们的争吵中也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那也纯粹是从妇女的小心眼出发的。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她不能原谅玛格达第一胎就生了个男孩子。另一方面，玛格达在开始的时候对于钱财上的事兴趣并不很大，只是从艾米戴起从柏林订购的高价的帽子那一天起，才正式加入战斗。玛格达一心认为艾米如今那种特别受狄德利希宠爱的样子简直叫人气破肚皮。艾米在高森费尔德自己住一套房子，常常举行茶会。她的零用钱之多，让这位已经出嫁的妹妹觉得害臊。玛格达不得不承认，当初她结婚给自己带来的优势地位已经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了。她责怪狄德利希，刚一飞黄腾达就居心险诈地把自己甩开了。艾米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丈夫，看来这似乎有特别的原因——关于这件事奈泽西的人早就在咬耳朵了。玛格达看不出有什么障碍不许她把这件事高声讲出来。通过英格·蒂茨这个消息传到了高森费尔德，但是英格·蒂茨同时也带来了一件抵制这一诽谤的武器。原来她在基纳斯特家正好碰见一个收生婆，而玛格达的第一个孩子这时还不到半岁。紧跟着就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风暴，两家人在电话里骂来骂去，互相威吓对方要提起诉讼。为了搜集材料，两个女人都把对方的使女收买过来。

虽然狄德利希和基纳斯特这一次运用男人的理智把这场家庭内部的丑史强压下去，但是它马上就以另一形式爆发出来。古斯特和狄德利希都接到了不少匿名信。这些信猥亵下流，他们不但瞒着第三者就连彼此间也都互相隐瞒。除了文字以外，还附有插画，这些画远远越过最大胆的现实主义艺术所

许可的范围。每天早晨，两封不显眼的灰色信封总是准时摆在早餐桌上。狄德利希夫妇各自把自己一封收起来，同时又装作根本没有看到对方的信似的。当然，这种捉迷藏的把戏有一天还是玩不下去了。因为玛格达居然厚着脸皮带着她收到的一包内容相同的信件出现在高森费尔德。古斯特觉得玛格达的这种作法实在太不象话了。“谁给你写的这些信，你自己是知道的！”她脸红脖子粗地吼叫着。玛格达回答，这她倒是猜得出来，也正因为这个她才到这里来。“如果你需要这种信来提高兴致的话，”古斯特反唇相讥，嘶嘶地吐着气，“你尽可以给自己写。别人不需要这种信，可不劳你来费心！”玛格达的脸气得发青，一面抗议，一面把同样的罪名加在对方头上。这时古斯特已经三脚两步地跑到电话机前面，叫狄德利希赶快从办公室回来。接着她又从屋子里跑出来，带回一大包信来。狄德利希从对面走了进来，把自己的一包也带来了。当这三包有趣的收集品声势吓人地摊在桌子上以后，三个人都错愕莫名地面面相觑起来。过了半天这几个人才缓过气来，立刻又用同样的话互相质问起来。因为感到自己人单势孤，玛格达又打电话叫自己的丈夫来作证；基纳斯特很快就应召而来了。古斯特说，她在艾米那里也看到过类似的信，于是艾米也被找来了。艾米满不在乎地马上就承认，她确实也收到过这种卑鄙无耻的信件，大多数她已经撕毁了。再一追问，连赫斯林老太太也没有被放过！虽然开头她还哭哭啼啼地不承认，可是后来还是被另外几个人追问出来了……因为这一切只是把这件事的风波扩大，却并没有澄清，所以双方分手时相互说了不少恫吓的话。虽然都是一些空洞的言词，但是也足

以吓得对方寝食不安。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双方都开始物色同盟军，结果首先就发现，英格·蒂茨也是这种不成体统的纸墨游戏的受害者之一。这以后人们的推测一件一件地都证实了。这个凶险的写匿名信的人到处干涉别人的私生活，甚至齐利希牧师，市长以及市长家里的人都未能幸免。根据已经了解到的情况，这个人已经给赫斯林家以及与赫家关系密切的另外几个正派人家制造了一种极为荒淫无耻的空气。古斯特接连着好几星期都不敢走出大门去。她和狄德利希心惊肉跳地几乎把所有认识的人都猜到了。整个奈泽西市的人谁都不敢再相信自己的至亲好友了。一天早上，赫斯林家里的猜疑气氛终于打破了最后的界限。古斯特手里颤颤抖抖地拿着一封准时而来的信件。信里面谈的一些情况是只有她同自己的丈夫两人知道而且讳莫如深的事。这件事第三者连影子也猜不到，不然的话一切就都完了。可是为什么……？古斯特的目光从摆着咖啡的餐桌上边扫过去，望了狄德利希一眼：狄德利希的手颤颤抖抖地也拿着同样一张纸，他的目光也正在向这边扫视。两个人胆战心惊地立刻都把眼皮垂下来。

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叛徒。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地方也还有第二个自我。他把市民的体面尊严败坏到闻所未闻的地步。如果不是奈泽西全体市民不谋而合地共同抵制，急速采取措施，人们的道德尊严，相互尊重简直要扫地以尽。分藏在一千个人身上的恐惧，最初是潜在地中流动，想寻找一条出路，逐渐从各方汇集在一起，凭借汇集起来的恐惧的力量，冲击出一条渠道，迸出地面，最后把它的浊流浇灌到一个人头上。戈特利布·霍尔农自己也不知道，这股巨流怎么会把他

当成浇灌的目标。有一次他同狄德利希两个人在一起，他又犯了老毛病，自吹自擂起来。他对几封信赞赏备至，吹嘘说这都出自他的手笔。狄德利希义正词严地斥责了他一顿，但是霍尔农却轻描淡写地说，现在没有一个人不写这种信，这是一种时代风尚，是社交界的一种游戏——狄德利希对他的话马上又给予了应有的驳斥。狄德利希从这次谈话得到的印象是，他的这位老朋友、老社友，曾经为他出过不少力的戈特利布·霍尔农，在这件事上似乎也出了不少力，尽管他这样作不完全是出自本意。为道义感所驱使，狄德利希在法院控告了霍尔农。戈特利布·霍尔农这个名字公开出来以后，人们突然发现，他早就是个嫌疑分子了。上次竞选的时候，他知道了不少内幕消息，此外，他虽然是奈泽西人，却是个单身汉，这给他玩弄这出恶作剧增加了不少方便。更何况他曾经为了不卖海绵和牙刷进行过殊死的斗争；这场斗争使他非常愤激不平，对一些达官贵人说过某些冷嘲热讽的话，诸如"这些人不只身体外部需要用海绵擦洗"，"只靠牙刷他们可干净不了"等等。霍尔农在法庭上受审的时候，对一部分匿名信直认不讳，但对大多数信件则矢口否认。但是笔迹鉴定家对他的书法是查得出来的。有一个证人，豪陶费尔医生，把写匿名信的事比作时疫，认为这样大的粪堆决不是一个人积成的，但是他的意见却遭到所有其他证人以及公众舆论的反对。雅达松就是公众意志的最出色的代表人。他从巴黎回来以后，耳朵已经小了一半，而且被提升为检察长了。由于事业上的成功，由于他不再为自己的仪容欠雅而内疚于心，雅达松甚至学会了宽厚待人了。他看得很清楚，为了不使整体受到伤害，必须听从那种把

霍尔农的行动归诸于神经受了刺激的意见。狄德利希就是坚持这种主张的。他想尽一切办法维护自己这个青年时代的不幸的朋友。结果霍尔农在疗养院住了一个时期便了结了这桩公案。当他又可以走出来的时候，狄德利希设法使他离开了奈泽西。他给了霍尔农一笔钱，使他暂时免除海绵和牙刷的困扰。当然，从长远看来，霍尔农绝对不是这两样东西的对手，戈特利布·霍尔农看来是不会有好收场的……另一方面，自从霍尔农被送进疗养院严加看管起来以后，匿名信自然也就销声敛迹了。即使有人偶尔还接到一两封，谁也不再大惊小怪。这件事从此便算告一段落。

狄德利希现在又可以说“我的家是我的宫堡了”。自从外界的肮脏的干扰停止以后，这一家人便干干净净地越来越兴旺了。葛雷岑生在一八九四年，霍尔斯特生在一八九五年，紧跟着一八九六年又生了个克拉夫特。狄德利希是一个克尽职责的父亲。早在每个孩子出世以前，他已经在银行里开好了户头，把孩子出生后的一切开销连同接生费都存进去。他对于妻子儿女有极其严格的准则。霍尔斯特并不是平平安安地生下来的。事后狄德利希对自己的老婆说，如果当初让他选择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让作母亲的牺牲。“尽管这样作对我说来非常痛苦，”他加添说，“但是接宗延嗣是更重要的。在生儿育女这件事上，我对皇上负有一定的责任。”女人的职责就是生孩子，轻浮越礼的举动狄德利希绝对不允许，虽然高尚的娱乐他并不反对。“你要记住的只有三件事，”他教训古斯特说，“上帝、厨房和孩子。”桌子上铺着的是一块红方格桌布，每一个格子里都印着雄鹰国徽和王冠图案。咖啡壶旁边

一年到头摆着一本《圣经》，古斯特每天早晨都得读一段经文。每逢星期日，全家都要上教堂。有时候古斯特心里不太愿意，狄德利希就板着面孔说："这是上帝希望我们作的事。"正象狄德利希畏服天主一样，古斯特对自己丈夫也必须畏服。进门的时候，她学会了让丈夫先走。而孩子们又必须对她尊让。至于小狗曼耐则需要服从所有的人。在饭桌上，不论是小孩或是小狗，都不许出声。古斯特要作的事情是从丈夫脑门上的皱纹看出：这顿饭该保持沉默不打扰他呢，还是闲聊点什么给他解闷。有几道菜是专门作给一家之主吃的，碰到好日子狄德利希也许从里面扔出一块来，看葛雷岑、古斯特还是曼耐谁先抢到手，而哈哈大笑一通。午睡的时候，狄德利希常为消化不良所苦，古斯特的职责是用热手巾替他敷肚子。狄德利希哼哼哎哟、惊恐万状地嚷着要立遗嘱，寻找监护人。古斯特一个子儿也甭想捞到。"我干活卖命是为了我的子孙，可不是为了让你以后寻欢作乐！"古斯特表示自己的看法说，如今这一切都是用她的钱打的基础，但是这句话她还是以不说为妙……当然，如果古斯特伤了风，她根本不用想狄德利希会照看她。相反地，她必须尽量离开他远远的，因为狄德利希绝对不许可让细菌把自己感染上。每次走进工厂，他嘴里都得含一片杀菌的药片。有一天夜里，狄德利希吵嚷了一大通，就因为女厨子得了流行性感冒，发了四十度高烧。"立刻把这个脏东西打发走！"他发布命令说。在女厨子走了以后，狄德利希还在屋子里游荡了半夜，到处喷射消毒药水。

晚上读柏林《地方新闻》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解释给自己的老婆说，要是掌握不了制海权，德国人根本无法生存下

去。古斯特对这件事很了解，因为她也很不喜欢弗里德里希女皇①，谁都知道，她把德国人出卖给英国了。再说弗里德里希克朗宫廷内的那些丑史也是古斯特非常看不上眼的。为了对付英国，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一定得把英国粉碎，因为它是德皇的最凶险的敌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奈泽西的人对这件事都知道得很清楚：就是因为有一回皇帝陛下兴致很高，在韦尔斯亲王身上那处最令人看着手痒的地方友好地拍了一巴掌。除此以外，英国还运来一些质地优良的纸张，如果能打一场胜仗，这些纸就保险不会再进口了。狄德利希的眼睛离开了报纸，看着古斯特说："我恨英国的程度，只有腓德烈大帝对这个商人和小偷的国度的仇恨才能相比。这是皇帝陛下说的话，我很赞成。"这倒是实情，皇帝任何一次演说中的任何一句话，狄德利希都完全赞成，而且是这些话的措词强烈的最初形式，而不是第二天登在报纸上的大为削弱的形式。狄德利希日夜生活在这些富于德意志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名言警句中，就好象这些话都是从他本性里放射出来似的，他的脑子里深深印着这些词句，所以讲话时常常脱口而出。有些话确实是他过去说过的，另外一些话他在公共事务中和自己的发明创造混杂在一起，结果不但听众，就连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哪些是他说的，哪些是皇帝的金口玉言……"真有意思，"古斯特说，她正在读报上的新闻花絮。"三叉戟是握在我们手里的，"狄德利希根本不理会她的话。这时候古斯特开始有声有色地讲起女皇的一段轶事来。她对这个故事特别感到兴趣。女皇

① 弗里德里希女皇(1831—1888)，德皇腓德烈第三王后，英维多利亚女皇长女。腓德烈第三逝世后曾作德国女皇三个月。

在胡伯图斯施托克散步的时候喜欢穿便服，几乎跟普通市民穿的没有什么分别。她在大街上遇见一个信差，她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他，信差却不相信，反而把她嘲笑了一通。可是后来他却丢了魂似地跪在她脚底下。女皇赏给他一个马克。狄德利希听得津津有味，但是打动他心弦的却是另外一则关于皇上的轶闻。圣诞节晚上皇帝陛下走到外面大街上，把五十七枚新铸的马克分给柏林的贫民，为了让他们也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当他读到皇帝陛下作了马尔泰圣士会荣誉会员以后，又不由得惊惧得打起哆嗦来。柏林«地方新闻»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你梦想不到的世界，接着它又把一位最尊贵的大人物变得那么平易近人。摆在窗前的那座半人多高的皇帝青铜像也似乎满脸含笑地走向前来，你几乎听到了陪从他的塞京根号手的熟悉的喇叭声。"皇宫里大洗衣服的日子，"古斯特说，"才有个热闹看呢！足有上百人一块儿洗！"但是让狄德利希从心眼儿里感到舒服的却是皇上养的一条短腿狗。这条狗对宫女们曳在地上的长裙根本用不着尊重。狄德利希脑子里想好了一个主意，下次举行晚会的时候他一定让自己的小狗曼耐也充分享受一下这种自由。当然，下一栏的电讯又使他忧心忡忡起来。皇上同俄国沙皇会晤的事仍然悬而未决。"如果这件事不能及早实现，"他语调沉重地说，"我们就得准备应付最坏的局势。国际事务可是开不得玩笑的。"他很想更多地谈谈迫在目前的惨祸，因为"德意志精神是严肃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剧性的，"他断言道。

但是古斯特对这个却没有兴趣了，她的呵欠越来越多。在自己丈夫的怒目瞪视下她似乎想起了自己的一个职责，于是

她挑逗地挤弄起眼睛来，甚至一个劲地用膝盖磕挤狄德利希。狄德利希还想发表一段什么爱国的议论，但是古斯特却突然用出奇严厉的声音说："这都是瞎扯！"狄德利希这次对她的越礼的行动不但一点不想惩罚，反而眨巴着眼睛望着她，仿佛还希望她再多说点什么似的……因为他想从下面搂抱她，所以古斯特的倦意全消。突然狄德利希挨了一个大耳光——他什么也没有说，站起身来，呼呼地喘着气躲到一幅帘帷后面。等他再走到灯光下面的时候，眼睛已经没有闪电的光芒了，那里面闪露的是恐怖和暧昧的欲望……这似乎使古斯特最后的一点顾虑也消失了。她站起身来，一边满不在乎地扭着屁股，一边开始对狄德利希目光炯炯地逼视起来，接着她用香肠一般的手指往地上一指，嗞嗞地发布命令说："跪下，可怜的奴隶！"狄德利希服服帖帖地按照她的话作了。这真是违反一切纪纲的闻所未闻的、疯狂的反常，古斯特居然对自己的丈夫发号施令起来："你要向我美丽的躯体膜拜！"——在这以后，他仰面朝天地躺着，让她踩着自己的肚子。当然，在这出戏演到一半的时候，她突然停止了残酷的装腔作势，改用一本正经的口吻说："你够了没有？"狄德利希一动也不动，于是古斯特马上又变成女皇了。"我是女皇，你是奴才，"她带着表情说。"站起来！开步走！"——于是她用一双生着小穴的胖拳头把他推到卧室里去。"你会有个乐子尝的！"她恐吓他说，可是狄德利希却已经溜走，而且把灯也关上了。在黑暗里，他的心几乎跳到了嗓子眼，听着古斯特在背后用不堪入耳的名字喊他，与此同时，她当然又开始打呵欠了。又过了一会儿，古斯特大概早已躺下入了梦乡，狄德利希却还提心吊胆地担心会发生什么可

怕的事。最后他手脚并用地爬到窗户前边的脚凳上，躲到皇帝青铜像后面去了……

每次夜间演了这么一出幻想剧，第二天早上他必定要看家庭开支的账簿，如果古斯特哪笔账没有算对，她可就要倒霉了。狄德利希当着全家男女仆人的面狠狠地教训她一通，会把她昨天晚上短暂的威风——如果她脑子里还记得这件事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权威和纪纲重又占了上风。除此以外，他也采取其他的手段，不让他们夫妻关系变得对古斯特特别有利。譬如说，每隔两三天，有时候时间隔得还短，他晚上总到外面去——到地下酒馆去，他说，但实际上也不尽然……狄德利希在酒馆里的常座是一个哥德式圆拱下的座位。头上面有一幅格言："酒馆越好，老婆越坏；老婆越坏，酒馆越好。"其他拱门上面也都写满了古老的格言警句。有时候在家里由于本性所使不得不向老婆低头服软，看了这些格言以后就能让你消气解忿。"不喝酒，不唱歌，只能终生守老婆"，或者是"老天保佑，一不生疾病，二不挨狗咬，三别娶凶婆娘。"如果坐在雅达松和豪陶费尔中间，抬起头来读到的格言又会是："家中虽然宁静，怎奈壁上悬有利剑；我自遵循古风，在酒杯中消愁解闷。"不管到这里来的人信仰、党派有何不同，这句格言倒是大家一体遵行的。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就连科恩，豪陶费尔以及他们的一伙密友和同道也都在这里出头露面了。这些人尽量不引人注意地陆陆续续出现，这是因为使爱国主义思想长了翅膀、扶摇直上的胜利日久天长再没有人能够否认或者抹煞了。豪陶费尔和他的连襟齐利希牧师的关系仍然很坏。这两个人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中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德国人的宗教信仰不允许他人妄加干涉，”两个人都承认这一点。但是在政治上，谁都知道，与自己不同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荒谬邪恶的。过去某个时期法兰克福议院里确实有过一些伟大的人物，只因为他们并不是现实的政治家，所以他们尽干了一些胡闹的事，狄德利希这样评论道。由于事业上的成功，他对事物的看法已经温和多了。他承认过去诗人和思想家的德国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初级阶段，我们今天在精神界的贡献是在工业和技术的领域里。我们的成就便是证明。”这一点豪陶费尔也不得不承认。他对于德皇、对于德皇的声威影响发表的一些议论同过去比较起来，显得克制多了。这位全国至尊无上的演说家每次发表讲演，豪陶费尔都注意倾听，都试图挑出一些毛病，但同时又让别人看出来，他巴不得也跟大家一起同声歌颂呢。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大家逐渐都认识清楚，只有充分吸取爱国思想的力量，参加积极的合作，在目标明确地高举自由的旗帜的同时，对那些不允许我们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位置的敌人高呼 quos ego①，才能取得胜利。因为不但我们的世仇法兰西总是不断地翘起脑袋来，而且我们同无耻的英国佬算总账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我们的英明的皇帝不知疲倦地进行着天才的宣传，要建立一支海军。一点不错，我们确实太需要海军了。我们的前途在大海上，了解这点真理的人越来越多。在啤酒馆里，环绕着狄德利希的桌子，扩建海军的思想也越来越深入人心，随着德意志烧酒的浇灌，它已经成为火舌翻腾的烈焰，一似向它的

① quos ego，拉丁语，意谓：“我要收拾你们！”（神话中海王对诸风大发雷霆时的吆喝。）——译者

缔造者膜拜致敬。舰队，战船，这些资本主义时代发明的令人惊异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就制造出一个世界大国来，正如高森费尔德工厂的某些机器能制造“世界大国”牌子的纸张来一样。没有别的什么能象舰队这样萦回在狄德利希心上的了，科恩和豪陶费尔所以被爱国思想所打动也都是舰队的功劳。海军在英伦三岛登陆是使地下酒馆拱顶下的所有酒客陶醉的美梦。一谈论起炮轰伦敦的事，大家的眼睛就都闪烁发光。炮轰巴黎是顺手捎带的事，只不过是完成一件天意安排而已。正象齐利希牧师说的那样，因为“基督教的大炮是无坚不摧的”。只有孔策少校抱着怀疑态度，预言一些极端令人扫兴的话。自从孔策竞选国会议员被社会民主党菲舍尔击败以后，孔策就成为一个失败主义者了。但是象他这种挑剔攻讦的人根本找不到第二个。热情最为激昂的是屈恩新教授。这个可怕的小老头在上次大战里建立的功勋，直到今天，直到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以后，才获得人们的公认。“我们那个时候播下的种子，”屈恩新说，“今天终于发芽了。我这双老眼睛还能看到可真不容易呀！”—— 说着，他喝完第三瓶酒，就昏昏入睡了。

狄德利希同雅达松的关系一般说来是很融洽的。这一对过去的情敌，现在经验阅历都已成熟，生活也都餍足有余，不但在政治上、在酒桌上，就是在狄德利希每星期晚上瞒着古斯特离开酒馆去的一处秘密别墅里也都不再互相倾轧了。这座别墅座落在萨克森城门前边，过去布里岑一家人在这里住过，现在住的是一个单身女郎。这个人很少抛头露面，偶而出门，也总是以车代步。有时候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出现在“瓦尔哈

拉”剧院靠近舞台的包厢里，便成为全体观众用望远镜探照的对象。虽然如此，却不见有一个人跟她打招呼。她自己也装得象一位隐匿着身份的女皇一样。当然，不管她怎么装扮，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凯特新·齐利希。自从她在柏林学会了这门职业以后，便在冯·布利岑的故宅里面成功地实习起来。另外，大家也都很清楚，这绝不是一件给齐利希牧师脸上增光的事。全教区的人都感到气愤填膺。用不着说，自然也有一些专门爱看别人笑话的人从心坎里感到高兴。为了杜绝一场祸端，牧师曾经向警察局提出要取缔这一有伤风化的现象，但是却碰了钉子。唯一解释得通的原因是，冯·布利岑别墅同本市最高的人物之间不无某种瓜葛。这位作父亲的看到人世同上帝一样，也不分是非公理，绝望已极，便立誓要亲自执行一次裁判权，而且据说某一天下午，当他的这位堕落的千金还高卧未起的时候，他果然找上门来，认真地执行起惩戒工作。教区的人都说，只是因为女孩子的母亲担心闹出什么事来，也跟踪而至，凯特新才算逃了一条小命。女儿沉沦到这种罪恶里，作母亲的居然还袒护着她，人们都很不以为然。齐利希牧师就不是这种态度，他在传道的时候公开宣布凯特新是一具腐烂的行尸，也亏得他这样作，教会监察公署才没有干涉他的教职。日久天长，他所经受的这场考验反而使他的声望增加了……在那些向凯特新提供生活开销的人们当中，狄德利希只同雅达松一个人有交情，虽然雅达松纳的贡比别人都少。狄德利希甚至还猜疑，他根本不给凯特新钱。雅达松同凯特新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好象是为这个营业下的一笔押金。因此狄德利希毫无顾虑地同他谈论这个买卖给自己带来的一些麻

烦事。两个人挪到靠近壁龛的一张桌子上——顺便说一句，这上面也悬着一句铭言："最大恩爱，莫如给丈夫作好饭菜。"——理所当然地避开离他们座位不远、正在宣讲基督教教规的齐利希牧师，便聊起冯·布利岑别墅中的一些事来。狄德利希埋怨凯特新对他的钱包的要求永远没有满足，他希望雅达松在这方面能给她一些好影响。可是雅达松却只反问了一句："您为什么要同她来往？她还不值得您花点钱？"这句话问得很有道理，狄德利希刚刚发现通过这条途径也能把凯特新弄到手的时候，也曾有一小段时间感到志满意得，在这以后，他就把凯特新简单地看作一项开支，广告费中一项为数可观的开支。"我的地位，"他对雅达松说，"需要我有气魄宏伟的代表机构。不然的话，老实说，这件事我早就洗手不干了。这是咱们两人私下说，凯特新真没有什么味道。"听了这话，雅达松又意义深长地笑了笑，但是却没有说什么。"本来么，"狄德利希又接着说，"她同我的老婆是一路货色，只不过我的老婆"——他伸出一只手来——"手段更厉害些。您知道，良心这东西真是让人毫无办法。每次我到冯·布利岑别墅去，总觉得作了什么对不起我老婆的事。您大概觉得好笑，事后我真的总要送她点儿什么。只要别让她看出来什么就好了！"雅达松之所以笑，还有狄德利希不知道的一个理由，因为他早就把狄德利希同凯特新的关系讲给总经理赫斯林太太听了，他认为这是他应负的道义责任。

在政治上，正象在凯特新这件事上一样，狄德利希和雅达松的合作也非常成功。两个人并肩携手地共同为肃清奈泽西的思想不良分子而努力，特别是为肃清那些继续散布毁谤皇

帝言论的人。狄德利希由于交际广，专门从事搜索工作，而雅达松则把狄德利希搜寻出来的人投到法网里去。特别是《海神颂歌》① 出版以后，他们的这一活动获得了更大的成效。在狄德利希的家里，给古斯特上钢琴课的一位女教师管《海神颂歌》叫作——！结果这位教师本人就掉进她说的那个地方去了……甚至连最近又迁回奈泽西的沃尔夫冈·布克也认为这个判决非常合适，因为它满足了保皇党员的感情。"如果宣判无罪，人们反而不能理解，"他在啤酒桌上说，"在各种政治制度里，拥护君主专政就象谈恋爱喜欢泼辣、强硬的女人一样。有这种癖好的人要求的是尝到些厉害滋味，温柔是不合他们胃口的。"这句话使狄德利希的脸红了起来……可惜布克表示这种见解都是在清醒的时候。他过去的那种大家都熟知的老毛病一直没有改，凡是别人认为是最神圣的事物，他偏要糟蹋；久而久之，他让人抓到的把柄越来越多，已经满有资格被开除出文明社会了。保护了他使他没有沦落到这一命运的不是别人，而是狄德利希。狄德利希出头为自己的朋友说好话："诸位必须谅解，这是他天生的秉性，因为他们这家人谁身上都带着堕落不堪的迹象。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不甘心吃戏剧界这行饭，又回来作律师，也未始不能说明他的本质还是好的。"有人反驳说，布克对自己在剧院里将近三年的经历讳莫如深，这是很可怀疑的。是不是他已经堕落到不敢同人决斗的地步了呢？这个问题狄德利希没法回答。尽管从情理上看不能解释，狄德利希却总是想接近老布克的这个儿子。他总

① 《海神颂歌》(Sanges an Ägir)，小说名，威廉二世自称这是他的著作，实际是当时德国作家莫利特克为之代笔的。——译者

是满怀热情地想找他交谈，但是当两个人暴露出最尖锐的矛盾以后，每次谈话也总是弄得不欢而散。狄德利希甚至还把布克带到自己家里去，但这却使他发现一件让他大吃一惊的事。如果说开始几次布克到他家来只是为了他家里藏的上等白兰地酒，不久以后，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就纯粹是为了艾米而来了。这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把狄德利希冷落在一边，而且那种一见如故的样子远不是狄德利希所能了解的。他俩谈的都是一些讥诮、刻薄的话，绝对没有男女两性在正常倾谈中的那种互诉衷肠或者其他类似的因素。这以后两人压低了嗓门，态度越发亲密了，狄德利希看了觉得很不自在。他这时只有两件事好作：要么就出头干涉，重新恢复合乎礼规的关系，要么就离开这间屋子。他自己也觉得奇怪，结果他竟选择了后者。“这两个人，正象俗话所说，都饱尝过人世的辛酸，虽然这都是他们命中注定，”他带着适合自己身份的优越感说道，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在内心深处很为艾米感到骄傲。因为艾米，他的亲生妹妹，是这样的独特不凡，甚至可以说爱走歪道儿，居然同沃尔夫冈·布克交际上了。“谁知道，”他犹豫不决地想了一会儿，接着就拿定了主意。“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俾斯麦当年也这样对付过奥地利。开头把它打倒在地，以后又同他结成了联盟！”

基于这种模糊的考虑，狄德利希对于沃尔夫冈的父亲也寄予一定的兴趣。老布克由于心脏有毛病，现在更少露面了。有时候走到大街上，大部分时间也总是在哪家商店的橱窗前面一站，看起来仿佛在专心鉴赏橱窗里的展览品，实际上却只是瞒着过路的人，生怕人家看到他呼吸多么艰难。他想的是

什么呢？他对于奈泽西新的繁荣景象、对于爱国思想的高涨，以及今天掌权的人有什么想法呢？他心里面是不是服输了呢？有几次，人们发现总经理赫斯林博士，奈泽西最有权势的市民，鬼鬼祟祟地躲在一家大门口，然后偷偷地跟在这位声势败落、几乎被人遗忘了的老头后面：这位爬上高处的大人物竟对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怀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因为老布克每次付押款的利息总是拖延误期，狄德利希就向他的儿子提议要把房子接过来。当然，只要老人还有一口气在，就可以还住在里面。狄德利希甚至愿意把房子里的家具摆设都买过来，而且立刻就可以付款。沃尔夫冈说服了自己的父亲接受了这个建议。

就这样，三月二十二日过去了，威廉大帝的百年诞辰已经来到，可是人民公园里他的纪念像还没有建成。市议会对这件事的辩论无止无休，有好几次都是经过艰巨的斗争追加预算才得到批准，但是施工费马上就又超支了。筹建委员会遭受到的一次最严重的打击是皇帝陛下不赞成他这位祖父站在地上，建议修造一座高骑骏马的雕像。狄德利希非常焦急，晚上常常到山雀街去亲自查看工程进行的情况。季节已经到了五月，虽然是黄昏，天气还很燥热，但是在新近栽种起树木的空旷的人民公园里却还能感到一阵凉风。他一想到骑士庄园主冯·奎岑在这块地皮作的这笔赚钱的生意，不由得又一次气往上撞。这笔钱赚得太安逸了。如果有个当政府专员的表兄弟，作地皮买卖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为了修建威廉大帝纪念像，市政府只能乖乖地把整个这片地买下来，而且他要多少钱就得给他多少钱……狄德利希正想到这里，前面忽然出现了

两个人影，他一眼就看出来来的是什么人，连忙退到矮树丛后边。

“这里还透得过气来，”老布克说。他的儿子接口说：

“要是他们不把这地方弄得太倒胃口的话。为了制造这一堆垃圾，他们已经借了一百五十万马克的债了。”说着，他指了指四周一些没有完工的石雕：台座、老鹰、环形长椅、雄狮、小园亭和各种人像。老鹰有的展开翅膀，鹰爪抓着目前还空着的台座，有的栖息在把环形长椅匀称地分隔开的小园亭上。招展的旌旗，摆着各种姿势的人形，这个地方本来就乱成一团，几只狮子也弓起腰要扑到前面来凑热闹。拿破仑第三，作为威廉大帝手下的败将，被装饰在台座的后壁，跪在战车后面。倒霉的是，他还随时可能成为一头雄狮的牺牲品。这头狮子就在他背后，伏在纪念像的台阶上，脊背弓起，样子很凶猛。在另外一面，俾斯麦和其他一些武士站在台座的底层，虽然处在猛兽栏中间却镇定自若，只知道高举胳膊，要分享一份这位没有造起来的统治者的丰功伟绩。

“让谁高高在上地站在这儿呢？”沃尔夫冈·布克问道。“老的那一位只不过是个打前阵的。这个神秘而英武的场景以后就得用铁链子拦起来，我们只能站在外面呆看：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喜剧，而且是一出不成功的。”

过了一会儿——这时已经暮色昏黑了——，父亲说：“可是你呢，孩子？你不是也曾经把演戏看作是最终的目的吗？”

“我这一代人全是这个样子。除此以外我们还能作什么呢？我们今天必须逆来顺受，对什么也别认真，这是迎接未来的最安全的处世态度。我不想否认，我之所以又放弃了舞台

生活，除了看破世情之外也还有别的一些原因。说起来也许让人觉得好笑，父亲。我所以走开，是因为有一次我演戏把一个警察局长感动得掉下眼泪来。您想想，这件事怎么叫人受得了？最细微的感情，内心的隐秘，高尚的道德，理智与灵魂对时代精神的追逐——这是我要给人们表达的东西，给和我相同的人表达的东西，因为他们向我点头，脸上现出感动的神情。可是离开剧场以后他们却出卖革命者，枪杀罢工的群众。我的那位警察局长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说到这里布克转过身来，面孔正对着狄德利希隐身在后面的矮树丛。

"艺术对于你们说来总是艺术，一切暴虐的精神永远不能触及你们的生命。一旦创造你们文化的大师也象我似地了解到这一点，他们就会同我一样抛开你们，让你们同这些野兽在一起。"他指了指狮子和老鹰。老布克也把眼睛转到纪念像上，他说：

"他们已经非常强大了，但是这个世界却不因为他们的强大而在精神上或物质上有所进步，因此这一切都徒劳。看起来我们也都是白白活了这一辈子。"他看了看自己的儿子。"虽然如此，你们还是不该退下战场的。"

沃尔夫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有什么希望呢，父亲？他们同革命以前的特权阶级不同，总是留心不把事情作得太过分。遗憾之至，他们已经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会了做事情适可而止。他们的社会立法起了预防和瓦解的作用。他们让人民得到一定的温饱，刚好让他们感到不值得再为面包认真地进行斗争，更不要说为自由而斗争了。谁现在能提出证据来反

对他们呢？"

老人这时候挺起身躯，声音又一次变得响亮起来。"人类的精神，"他说。过了一会儿，看到儿子低下头去，他又补充道：

"你对这个必须有信心，儿子。在他们想逃避的这场灾祸过去以后，人类一定会说：我们今天这一现状比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那段日子更可耻，更没有理性。"

他轻轻地说，声音仿佛来自远方："活在今天的人，决不可能活到那个时候。"

突然他的身体仿佛摇晃了一下。他的儿子连忙过去把他扶住。老人由儿子搀着，伛偻成一团，脚步踉踉跄跄地消失在黑暗里。狄德利希转身从另外一条路走去。他这时的感觉是，自己刚刚作了一场噩梦，梦中的事物大半他都不能理解。他感到自己的基础被动摇了，虽然他听到的这些话都很不现实，却远比他知道的任何暴乱更剧烈地动摇了他的基础。这两个人，一个寿命已经屈指可数，另一个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可是狄德利希却感到，他宁愿听到他们在国内掀起一片正常的吵闹声，也不愿意听这两个人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里窃窃私议，胡扯些什么精神啊、前途啊之类的话。

在现实生活中自然还存在可以捉摸得到的东西。譬如说吧，狄德利希就同纪念像的建筑师一起设计了纪念像揭幕式的种种艺术性的布置。在这件事上，这位建筑师表现的合作态度比狄德利希预期的还要好。一般说来，在这以前这个人表现出的只是他职业方面的优点，诸如才干啊，高贵的思想

啊，等等，虽然从其他方面看这人也称得起品格端正、精明强干。这个年青人，市长舍费尔韦斯的侄子，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哪一行业也有正派人——在这一点上人们过去是有偏见的——，而且如果一个年青人思想懒惰，不想学一门赚饭吃的手艺，偏偏要当艺术家，也毫无理由为他感到悲观失望。他第一次从柏林回到奈泽西的时候，还穿着一件天鹅绒上衣，只知道给家里惹麻烦，可是第二次回来，就戴上了圆筒礼帽，而且没过多久，就得到皇帝陛下赏识，被委派建造凯旋路上的几座雕像。神情活现的哈托侯爵和他的两位同时代的重要人物，一个是一天能饮一百公升啤酒的塔西洛和尚，另一个是克利岑济茨骑士，后者曾经教给柏林人怎样象牛马一样干苦工，后来却被他们吊死了。皇帝陛下曾经谕示柏林大市长要特别注意克利岑济茨骑士的功勋，这件事反过来对于这位建筑师的功名前途又起了很大作用。对于一位直接承受过皇帝恩泽的人，大家自然要刮目相看。狄德利希不但许他随便出入自己的家门，而且还给他租了一匹马，让他发泄精力。有一天，这位贵客夸赞小霍尔斯特画画颇有前途，这一下可使狄德利希全家产生了无限希望，狄德利希立即决定让霍尔斯特学习艺术，从事最合乎时代潮流的一门手艺。

武尔科夫不但对于艺术一窍不通，而且也不懂得同这位皇帝的宠儿交际，但是他却得到纪念像筹建委员会一笔两千马克的谢仪。他既然当了名誉主席，这笔钱倒也受之无愧。然而委员会却把在揭幕式上致词的任务交给了正职主席，纪念像的精神建筑师，促成这一伟大壮举实现的爱国运动首倡者，高森费尔德工厂总经理兼市议会议员赫斯林博士先生。万岁！

狄德利希发现自己又一次站在通向荣誉顶峰的起点，激动得全身都膨胀起来。连省长都要出席这次典礼，狄德利希就要当着这位贵人的面发表演说，这对狄德利希的前途有着多么深重的影响啊！武尔科夫当然马上就开始了破坏行动。因为自己不能出这个风头，他气得要死，便放出空气来，不许古斯特到官员眷属席观礼。狄德利希为了这件事同他大吵了一顿。可惜架虽然吵得很凶，却于事无补。他气呼呼地回到家里来，走到古斯特身边。“你还是当不了官员眷属。我倒要看看，谁算官场人物，是你还是他！我要他亲自来请你！感谢上帝，我没有什么需要他的地方了，可是他没准儿倒要有求于我呢。”——果不其然，等到下一期《周报》出版，除了每期必有的皇帝的御照之外，还登了两张任何人也没有料到的照片。一张是奈泽西威廉大帝纪念像的雕刻师，正在这一杰作上敲打最后一锤；另一张不是别人，而是纪念像筹建委员会主席暨主席夫人——狄德利希和古斯特。至于武尔科夫，在这张报上连影子也找不到——这件事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都认为这是武尔科夫地位不稳的信号。武尔科夫本人一定也感觉到这一点，因为他想尽各种办法，想在《周报》上出头露面。他亲自来拜访狄德利希，可是却吃了个闭门羹。另外那位艺术家也用各种托词回避着他。后来在大街上，他果然走过来同古斯特打招呼。关于那件官员眷属席的事纯粹是个误会……“他就同我们的小狗曼耐一样向人摇尾乞怜，”古斯特报告说。“我们现在偏不答应他！”狄德利希斩钉截铁地说。不仅如此，他还一点儿也不客气地把这件事到处宣传。“有什么客气可讲？”他对沃尔夫冈·布克说，“这个人自己把路子走绝了。冯·哈夫克

上校先生早就不理睬他了。”接着他又大胆加添说:“现在他该看到，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权势呢！武尔科夫这个人不懂得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气魄宏伟的舆论宣传，这是今天时代潮流的特征。”——“用广告作宣传的专制主义!”布克补充说。

鉴于武尔科夫势力的衰落，狄德利希对于自己吃了大亏的那笔地产交易越想越生气。最后他的一肚子怒火郁结到这样的程度,正好赶上国会议员菲舍尔到奈泽西来视察,他便趁这个机会把它发泄出来。议会制度、议员不受拘捕法确实有它优越的地方！拿破仑·菲舍尔立刻在国会上发表演说，把这件事揭露出来。他站在非常安全的地位揭发了政府驻奈泽西市专员冯·武尔科夫的这件投机案，从威廉大帝纪念像的地产买卖上赚了巨额款项,根据拿破仑·菲舍尔的看法,这笔钱是他从市政府勒索来的。另外冯·武尔科夫还拿到一笔据说有五千马克的谢仪,他同样也称之为“赃款”。据报纸记载，这件事在人民代表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自然，代表们的激怒不是对着武尔科夫，而是对着揭发的人的。人们都怒气冲天地要求人证和物证。狄德利希吓得索索发抖；他的名字随时都可能在报纸上被揭露出来。总算走运，拿破仑·菲舍尔懂得议员应负的责任。狄德利希的名字,始终没有见报。不仅如此,部长还在国会上发言说,他要把这件在议员免刑法庇护下对一个无法进行自我辩护的缺席者的前所未闻的人身攻击案交给国会会员进行审议。国会议员对于部长的讲话鼓掌欢迎,从而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从国会方面讲,这件事这样就算解决了。剩下的只是报纸在表示愤怒，以及路子不正的报纸对这件事挤眼睛了。好儿家社会民主党报纸因为前一时期有

欠审慎，都不得不把责任编辑交到法院去，奈泽西的«人民之声报»也包括在内。狄德利希利用这个机会，同那些对政府专员大人有过怀疑的人彻底划清了界线。他同古斯特一起到武尔科夫家拜访了一次。“我得到了第一手材料，”事后他对人说，“这个人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他最近同皇帝一起出去打猎，说了个绝妙的笑话。”一星期以后，«周报»以整个版面登出了一张照片，半张是一个秃头和大胡子，另外半张是一个大肚子，下面的说明是：“政府专员冯·武尔科夫，奈泽西威廉大帝纪念像的精神创造人。最近武尔科夫先生在国会中曾受人攻击，引起全国人民普遍愤慨。据闻武尔科夫先生不日即将擢升省长云……”高森费尔德工厂总经理赫斯林和他的夫人的照片只占了四分之一版面。狄德利希这一下放了心，尊卑贵贱之分又重新定了下来，权势仍然高踞在上，即使是在气度宏伟的舆论宣传成为时代潮流的今天它还是跟过去一样触犯不得的。尽管过去发生了不少事，狄德利希对这一结果还是非常满意。这件事为他创造了准备揭幕式致词的最良好的心境。

多少个夜晚狄德利希辗转反侧，脑子里出现了各种各样野心勃勃的幻景。此外他同沃尔夫冈·布克，特别同凯特新·齐利希积极交换意见，这个女人对即将发生的这个事件的伟大意义了解得特别清楚。他的演说词就是在这种幻景和交谈中产生的。到了决定命运的这一天，狄德利希的心在演讲稿下面咁通咁通地跳着，十点半钟就同老婆坐车到了会场。这时来的人还不多，但也正因为这样，会场上显得秩序井然。最主要的是，军警已经布好了一条警戒线，非得出示证明才能走

得过去。那些被阻在警戒线后面，站在黑色防火高墙墙根下，在阳光烤炙下汗流浃背、伸着脖子的是那些享受不着特权的平民。相形之下，能走进警戒线里的人都有一种庄严而又优越的感觉。用白色长幅布盖起来的，谁都猜得着，一定就是威廉大帝。左右两边是观礼台，台上搭着遮阳棚，插着无数彩旗。狄德利希看到，在左边的台上，纪律性早已成为积习的军官们，不需要别人帮忙便带着自己的太太安然就了座。全体警宪的维持秩序的威严都施加在右边的看台上，没有穿军服的市民观礼群众为了争夺座位在那边打成一团。古斯特也很不满意自己的座位，她认为只有正对着纪念像的官员席才适合自己的身份。她是官员眷属，这连武尔科夫都承认的。如果狄德利希不是胆小鬼，就得把她领到那边去。不出狄德利希所料，他的勇猛的进攻受到了坚决的回击。为了保住脸面，也为了不让古斯特猜疑自己，他对少尉警官的说话口气提出了抗议，结果差一点被逮走。他的四级王冠勋章、黑白红三色绶带，和他拿出来的演讲稿刚刚能够把他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但是不论对别人或者对自己，这些东西都不是军服的等价代替物。不管说什么，他没有军服，没有这种唯一的真正的荣誉。狄德利希不得不再一次承认，一个人如果穿不上军服，即使在别的方面都拔了尖，也不得不抱恨终身。

赫斯林夫妇俩威风扫地，在众目睽睽下败下阵来。周身穿戴羽毛、花边、钻石的古斯特，一张脸气得又青又肿。狄德利希吁吁地喘气，极力腆着肚子，好象是想用那上面的三色绶带来掩饰自己的失败似的。他们夫妇两人首先要从站在军人观礼台下面的一队退伍军人中间挤过去。这些人的礼帽上都套着

--个栎树叶花环，身穿自卫团少尉军服的屈恩新是这些人的领队。接着他们又穿过披着法衣的齐利希牧师指挥下的一队童贞女，人人穿着白纱衣，套着黑白红三色绶带。好容易这两人才找到自己的座位，可是古斯特的位子却早被一个象皇后娘娘似的女人占据住了。狄德利希夫妇俩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是凯特新·齐利希！狄德利希只得硬着头皮出头说话。"这位太太坐错了位子了，这不是这位太太的座位。"这句话绝对不是直接对着凯特新·齐利希讲的，因为他的样子好象根本不认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他这是对着看台上的纠察员说的。即使没有四周的低语声证明他的正确，他在这里依然代表着秩序、道德和法律的无声的权力。宁可把看台拆掉，也不能让凯特新·齐利希坐在上面……想不到这时竟发生了一桩莫名其妙的事：在凯特新的嘲讽的笑容下，纠察人员只耸了耸肩膀，甚至连狄德利希叫来的一名警察也令人费解地支持这种不讲道德的侵犯行为。狄德利希被这一是非颠倒的世界弄得晕头转向，只好眼看着古斯特被挤到最上面的一排座位上去。她一面走一面跟凯特新·齐利希争吵起来，这场争吵逐渐把局外人也都卷了进去，眼看着事情就要闹大——正在这个时候乐声大作，乐队演奏起《瓦尔特堡宾客进行曲》来了。客人随着乐声登上了官员观礼台。走在最前面的是武尔科夫，虽然他穿着骠骑兵的大红军服，可是那副尊容任谁也认得出来。走在他两旁的，一边是一位穿着燕尾服、挂着星形勋章的先生，另一边是一位高级将官。居然会有这样的事，后面还有两位高级将官；跟在身后的是这些将军们的副官，制服五颜六色，勋章闪烁发光，个个英姿威武！"那个穿黄色军服的高个子是

谁？"古斯特热情地问。"可真是个美男子！"——"您别踩我的脚好不好？"狄德利希请求他的邻座说，因为这个人也跟别人一样，不住地跳脚，所有的人都使劲儿伸着脖子，浑身发热，激动得手舞足蹈。"你好好看看那些人，古斯特！艾米不愿意跟咱们来，真是个傻瓜。这是世间独一无二的第一流戏剧，精彩绝伦，不由你不赞服得五体投地！""我说的是那个穿黄色制服的人！"古斯特满心陶醉地说。"那个身材颀长的人！一定是个真正的贵族，我一眼就看出来了。"狄德利希响起了放荡的笑声。"你放心吧！那里面没有一个不是真正的贵族！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就完全清楚了：这里面有一个是皇上的侍从武官！"——"那个穿黄衣服的？"——"亲自到这儿来了！"

人们逐渐安定下来。"皇上的侍从武官！两位师司令官，我的老天爷！"看看这些人行礼多么威武！就连市长费舍尔韦斯博士也被人从不起眼的地方拖到前面，穿着一身辎重后备兵少尉的军服，以立正姿势站在他的这些上级首长前面。冯·奎岑先生穿的是枪骑兵制服，正从单镜片眼镜后面打量面前这块一度属于他私人财产的地皮。但是穿着大红骠骑兵军官服，一边行着举手礼，一边把挂着绶带的半边大屁股扭向观众的武尔科夫却把一位政府专员的身份和地位十足地表现出来。"这些人才是我们权力的栋梁！"狄德利希在进行曲的一片轰鸣声中喊道。"只要有这些位大人物在，全世界就都得惧怕我们！"他以为这时已经轮到自己出头露面，便怀着满腔无法抑制的热情，跌跌撞撞地从观礼台向下面的讲坛奔去。没有想到，一个守卫在讲坛前面的警察竟劈面把他拦住。"不成，不成，还不到时间，"这个警察说。狄德利希的劲头正足，猛然

被人拦住，不觉同紧紧在后面追赶他的一个纠察员撞在一起，正是刚才为了座位跟他发生过争执的那个市政府职员。这个人告诉狄德利希说，他知道那个黄头发的太太坐的座位是议员先生的，“但是这位太太坐在那里是因为上边的命令。”以下的话越来越低，变成一片嘁嘁喳喳的耳语。狄德利希对他作了个手势，意思是说：“那当然没有问题了。”皇帝陛下的侍从武官！那当然没有问题了！他又考虑了一会，应该不应该走回去公开向凯特新·齐利希表示一下个人的敬意。

狄德利希没有来得及这样作，冯·哈夫克上校已经向他的仪仗队发出“稍息”的口令，另外屈恩新也叫自己手下的人稍息了。接着军乐队在帐篷后面奏起了《让我们祈祷》的联队音乐。童贞女同退伍军人马上就行动起来。屈恩新穿着他那身富于历史意义的自卫团军官制服，胸前除了戴着一枚铁十字勋章外还补着一块有光荣历史的补绽——正是从这个地方射进了一颗法国人的子弹——，走到广场中间身披法衣的齐利希牧师前面；仪仗队也都站好了队，于是人们在齐利希的率领下开始向天国的老盟友①作起祈祷来。市民观礼台上的群众在纠察员监督下都站立起来。军官们都自动站起来。乐队这时又开始奏起《坚固的城堡》②来。看样子齐利希还想有什么举动，可是省长大人大概已经觉得用不着再给老盟友添麻烦了，就摆着一张姜黄的脸在他的靠背椅上坐下来。在他右边的是那个容光焕发的御前侍从官，左边是那两位师司令官。当贵宾席上的全体客人都按照不成文的礼规分组坐定以后，

① 老盟友：德皇威廉第二常称上帝为“我的老盟友”。——译者

② 《坚固的城堡》，马丁路德谓“我们的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城堡”。——译者

人们看到冯·武尔科夫专员挥了一下手。一个警察马上活动起来。他跑到另一个守卫讲坛的同僚跟前，于是这一个向狄德利希传下话来："喂，该轮到您了。"

狄德利希小心谨慎地走上讲坛，生怕绊在台阶上，因为他的双腿忽然软得一点儿劲也没有了，眼前的东西也都变得一片模糊。喘了几口气以后，他才看清楚光秃秃的半圆的广场上立着一棵小树。树上没有叶子，却挂满了黑白红三色纸花。这棵小树使他恢复了记忆和力量；他开始说：

"省长大人！最尊贵的、尊贵的可敬的先生们！

自从上天降给我们，降给我们祖国这位伟大的皇帝以来，到现在整整一百年了。今天陛下的特使马上就要为这位伟大皇帝的纪念像举行揭幕式了。与此同时——这件事赋与了这一时刻更重要的意义——从这位皇帝的伟大孙儿登基起，到现在也将近有十年了！在谈到别的事情以前，我们怎能不怀着骄傲和感激的心情首先回溯一下我们得以亲身经历的这一伟大的时代呢？"

狄德利希果然回溯了这一段历史。他歌颂一阵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又赞扬一阵爱国思想的高涨。他用了较长的时间谈论海洋。"德国要想强大，海洋是绝对不可少的。海洋使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德国参加，没有德皇参加，无论在它上面或者在它的彼岸都再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因为世界贸易今天已经成为头等重要的事了！"但是不仅是从贸易的观点看问题，德国在道德精神方面的发展更是史无前例的。过去我们是什么样子呢？狄德利希描绘了一副上一代人的不怎么令人欣慰的图画。这一时代由于单方面提倡人道主义教育，结果

纪律废弛，爱国意识非常薄弱。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精神面貌已经完全改观，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自称为全欧洲、全世界的最健全的民族，如果我们，除了那些挑剔犯上的不可救药的分子以外，已经团结成一个爱国的大党，我们应该感谢谁呢？我们只能感谢皇帝陛下，狄德利希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我们市民从沉睡中唤醒了，他的崇高的榜样把我们感化成今天这样的人！”——说到这里狄德利希拍了拍自己的胸脯。“皇帝的个性，他的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个性是非常坚强的，经得住我们所有的人攀附在上面！”他高声喊道，虽然这句话并没有写在他的讲稿上。“举凡皇帝陛下为了德意志人民的福利决定要作的事，我们都愿意高呼万岁，竭尽犬马之劳。我们全体人民，不分贵贱，哪怕是工厂作坊的一个普通工人，只要愿意这样作，我们也竭诚欢迎！”最后的一句话又是他的即兴创作，这是他闻到一股从警戒线后面飘来的汗臭味有感而发的，因为当时的风向正从那一边向他吹过来。

“我们的坚韧毅力使全世界震惊，我们富于成大事创大业的道义力量，我们的锋利的武器使那些虎视眈眈地包围着我们的敌人索索发抖。所以我们是一切民族中最精华的民族，我们把伟大的日尔曼文化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什么人，再也不能超过我们！”

狄德利希讲到这里，大家看到省长微微点了点头，御前侍从官的两只手往一块合拢了几次，于是各个观礼台上响起来一片震耳欲聋的掌声。在平民观礼台上有人摇起手帕来。古斯特举着手帕，让它在风中飘摆。凯特新·齐利希不记前仇，也把手帕举起来。狄德利希的心变得同风中的手帕一样轻飘

飘的，又继续了他的慷慨激昂的演说。

“这样一种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不是我们这一伟大民族在怠惰委靡的和平环境中得到的。不是的，我们的老盟友早就认为，德意志这块金子需要烈火的淬砺。我们经过了耶拿和蒂尔西特两座熔炉的铸炼，最后还是胜利地把我们的旗帜插遍每一个地方，在战场上铸造了德意志王冠！”

于是他追述了威廉大帝充满了考验的一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狄德利希论证说，创世主心里总是想着自己的选民，想着自己以之为工具的这一民族。我们伟大的皇帝在这一方面也从来没有迷误过，特别是在伟大的历史时刻，作为一位叨受上帝恩宠的帝王，他一手执笏，一手握剑，从天主手中接过王冠来，一心为他增光。他深知自己所负的崇高使命，决不肯为人民增光，决不肯接受人民给他的王冠。他独自一人对上帝肩承无限重大的责任，一点也不心虚胆怯，这一职责无论是部长或者议会都无权替他解除。狄德利希的嗓音因为激动而发起抖来。“如今人民象上帝一样尊崇这位已经归天的皇帝，这就证明了他们也认识到这一点。皇帝的一生是成功的；哪里获得成功，哪里必有上帝！如果是在中世纪，威廉大帝一定会被人们视作圣徒。今天我们为他建立了一座第一流的纪念像！”

听到这里省长又点了点头，于是会场上又响起了一片暴风雨般的喝采声。这时太阳隐没到乌云后边去了，寒风越吹越冷。狄德利希仿佛为这种阴沉的天色所感染，把话题一转，提出了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来。

“阻碍他实现他的崇高的目的的是谁呢？谁是我们这位

伟大的皇帝的敌人，谁是他的忠诚的臣民的敌人呢？是被他成功地粉碎了的拿破仑！拿破仑不是从上帝手中，而是从人民手里接受王冠的，问题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历史的判决才有永恒的、压倒一切的意义！”于是狄德利希又开始给大家描绘为民主之风糜烂了的、因之也为上帝所弃绝的拿破仑第三的王国是怎样一副情景。隐藏在空虚的宗教信仰后面的粗俗的物质主义使他们滋生了最厚颜无耻的实利感，对精神的鄙视自然而然地使他们同低级的享乐结了不解缘。法国公众的神经只是在想自我宣扬，随时随刻都会转变为虐待欲。对外他们只依仗自己的威势，对内则依靠着警察，除了暴力以外，什么都不相信，他们一味追求戏剧作用，大言不惭地夸耀自己过去英雄时代的历史，拿破仑第三时代的法国真正达到的高峰只不过是沙文主义……“这一切都是我们所没有的！”狄德利希喊道，并且举起一只手仿佛在要求上帝作证似的。“因此德意志帝国的世仇所梦想的悲惨命运是永远、永远也不会临到我们头上的！”

说到这里，天空打了个闪电；从罩在警戒线与大墙之间——群众就站在这个地方——的一片乌云里射出一道电光，紧接着是一个霹雳——发出天塌地裂的一声巨响。坐在长官席的大人先生们不由得皱起眉头来，省长甚至打了个寒噤。当然，官员席上仍然秩序井然，可是在平民席却出现了惊慌的迹象。狄德利希这时用雷鸣的声音吼叫起来，把人们的尖叫声压了下去：“我们的老盟友能证明这一点！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严肃的，忠诚的，真实的！作任何一件事目的都在于事情本身，这是我们德意志精神！我们中间有谁拿自己的信仰

作过交易？我们国家什么地方有可以贿赂的官吏？在我们这里，男人的正直同妇女的贞洁是结合起来的，因为我们的女性只有使我们的精神更加崇高，她们决不是男人享乐的工具。但是真正德意志精神的光辉形象是伫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这是唯一真实的基础，因为任何一种异端的文化，不论看起来多么华美，一遇到惨祸就要消亡，而德意志精神的精髓却是对权力的尊崇，对于世代相传的、上帝亲授的权力的尊崇。这种权力是任何人也无力反对的。因此我们必须一如既往把保卫祖国看作是最崇高的职责，我们的最崇高的荣誉是穿上皇帝的军服，最崇高的劳动是制造武器！”

雷声又轰隆轰隆地响起来，但是声势却已经减弱了，似乎被狄德利希的越来越高的吼声震骇住了。但是雨点这时却落下来了，从那一声声噼噼拍拍的声响里可以知道雨点着实不小。

“从我们世仇的国土里，”狄德利希继续狂喊道，“滚来一阵阵民主的浊流，只有德意志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德意志的理想主义才是抵挡这一浊流的堤坝。这些不知道有祖国的人是上帝所创造的神圣的世界秩序的敌人，他们妄想破坏我们国家的秩序，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彻底消灭干净。只有这样，有一天当我们被召唤到天国，站在上帝和我们的老皇帝面前，我们才能问心无愧。当我们被人问起，你是否全心全意为德国服务过，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拍拍自己的胸膛，理直气壮地回答：‘是的，我服务过！’”

讲到这里，狄德利希用力在自己的胸上打了一拳，没想到用力过猛，竟打得气也噎住了。他不得不暂时地把讲话停顿

下来。但是市民席却趁着这个机会骚乱起来，意思是要人知道，他们认为狄德利希的讲话已经结束了。这时乌云已经完完全全移到参加开幕式的人群的头顶上来了，四周一片硫黄色、黄豆大的雨点仍然一滴一滴、不紧不慢地往下落，仿佛是在向人们发出警告……狄德利希已经喘过气来了。

“当纪念像的覆布落下来的时候，”他又重新热情洋溢地喊叫起来，“当大小旌旗都斜垂下来发出致敬的讯号，当军刀低落下来，刺刀发出闪烁的光辉表示敬礼的时候——”话刚讲到一半，天空忽然发出一声霹雳巨响，吓得狄德利希连忙把头一缩，在他自己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以前，身子早已趴到讲台下面去了。幸而所有在场的人都有类似的举动，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发现狄德利希失了踪，他已经又从讲台底下钻了出来。这以后，他到底是怎样请求省长阁下发下揭幕的命令的，几乎谁也没有听见。不管怎么说，反正省长是从长官席里走出来了。省长的脸色比平时更加苍黄，胸前的金星也已黯然失色，只听他有气无力地说一句："我以皇帝陛下的名义发布命令：揭开纪念像的幕布！”——纪念像豁然显露了出来。与此同时，《来因河的守卫》的军乐也响起来了。威廉大帝骑在一匹前蹄凌空的骏马上，带着一家之长式的威严神态，四周是各式各样令人望而生畏的炫耀权威的标志。这一形象重又使他的臣民挺起腰杆，忘却了大自然的威胁。省长的德皇万岁的呼声也获得了热烈的回响。这以后乐队奏起了《光荣归于你，胜利归于你》的调子，这是给省长大人的一个信号，叫他走到纪念像底下仔细瞻仰一番，然后再对等在下面的雕塑师说几句表扬的话。这位长官犹犹豫豫地向天空望了一眼，

他的心境谁都能了解。但是，正象大家预料的那样，他的责任感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而且由于在这一堆勇敢的军人中间他是唯一穿大礼服的先生，所以这一胜利也就来得更加令人起敬。只见他鼓起无限勇气，毅然走出了帐棚，走到那仍然在不紧不慢、一滴一滴地往下落着的大雨点里，跟随在他后面，枪骑兵、甲骑兵、骠骑兵、辎重兵也都走了出来……“威廉大帝”几个大字题词已经鉴赏过了，对雕塑师的褒奖的话也发表完了，奖章也颁发出去了，剩下的只有接见纪念像的精神创造者赫斯林博士并给他颁发勋章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天河开了闸。天河仿佛把郁积已久的怒气突然一古脑儿倾泄出来似的。在大人先生们还没有来得及转回身以前，雨水已经漫过足踝了。省长大人的袖口和裤腿不住地往外淌水，看台消失在白茫茫的雨帘后面。从远处看，帐棚好象飘浮在波涛滚滚的汪洋大海里，棚顶禁不住排山倒海一般的雨水的灌注，已经倒塌下来。狂呼乱叫的人群在它湿淋淋的怀抱里左冲右突，军官们开始亮出武器来同雨水作战，他们在帆布上戳穿了一道道的口子，为自己开辟出一条出路。但是普通老百姓却只能象水蛇似地从台上滑溜下来，在一片汪洋的广场上挣扎着逃命。在这种情况下省长大人看出下面的仪式没有再继续举行的必要了。周身电光缭绕，象个喷泉似地不断往外注水，这位大人物急急忙忙地转身往回走，随在他身后，御前侍从武官，两位师司令官、龙骑兵、骠骑兵、枪骑兵和辎重兵也都抱头鼠窜而去。

走了一半路，省长大人忽然想起手指头上还悬着一枚应该奖给纪念像精神创造者的勋章。我们这位省长本是一位办

事极端负责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在雨里多耽搁一分钟，便一边踩着雨水、噼噼拍拍地往前跑，一边把勋章给了冯·武尔科夫专员。武尔科夫把它转交给一位仍然在坚守岗位的警察，让他去办理这件颁发最高荣誉奖的事。于是这个警察便开始在狂风暴雨和惊慌骚乱的人群中到处寻找狄德利希。最后他终于在讲台桌下面的水坑里找到了这位领奖人。“这是您的威廉皇帝勋章。”警察说完了这句话马上拔腿就跑，因为在这个时候，又是一道电光劈射下来，而且就在他们身边，仿佛有意要阻止这幕授奖仪式似的。狄德利希只叹了一口气。

最后，他鼓起勇气，露出半张脸向外打量了一眼，没想到看到的竟是一片方兴未艾的大混乱。远处的那堵黑色防火墙已经裂开一条大缝，连同后面的建筑物眼看就要倒塌下来。半空中连连射出硫黄色、蓝色的电火，映照着一团乱嘈嘈的人群。拉着华丽轿车的大马，前蹄凌空，高举到人们的头顶上，接着就狂奔起来。走运的倒是那些享受不到特权的人，原本就站在警戒线外，这时早就一轰而散。可是那些有产者和知识分子这时却进退不得，干等着从坍塌的大墙上飞来的砖瓦连同霹雳闪电打到头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太太小姐在出口的地方被人毫无礼貌地顶撞回来，叽哩咕噜地滚成一团，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所有的军官这时却显示了武士精神。对挡着自己去路的人干脆把武器挥舞起来。暴风雨把剩下一些残迹的观礼台和首长帐棚上的黑白红三色纸旗吹成碎片，漫天飞舞。每个士兵的脸上都挂上了这种标志。在这样一片疯狂杂乱中，军乐队象凑热闹似地一个劲地演奏着《光荣

属于你，胜利属于你»的乐曲。警戒线已经垮了，整个世界秩序已经垮台了，乐队还在演奏，仿佛是在一艘即将沉没的海船上向人们宣告末日和沉沦的恐怖似的。最后又刮来一阵狂风，乐队终于也被吹散了——狄德利希闭上了眼睛，头晕目眩，一心等待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又缩回到讲台桌紧里面的阴影里。他双手紧紧抓住讲台，仿佛这是地球上仅存的一件东西似的。他最后一瞥所看到的实在是任何人也无法了解的景象：环绕着人民公园的遍悬着黑白红三色旗的篱笆经不住排山倒海的人潮已经弄得支离破碎，倒塌在地上；四周一片天翻地覆，人们滚成一团，有人爬到别人身上，有人从别人身上滑下来，有人两脚朝天，也有人骑在别人头上。与此同时，电火从天空中一连连倾注下来，仿佛要把尘世涤荡干净，那情景就象是假面舞会已经跳到最后一场，人们都已酩酊大醉，贵族也好，奴隶也好，最高级的军官也好，从沉睡中觉醒过来的市民也好，国家的柱石也好，上帝派遣到人世的圣徒也好，不管你是什么精神财富，是骠骑兵、枪骑兵、龙骑兵还是辎重兵，全部都要一扫而光！

但是启示录中的骑士仍然在驰骋奔腾；狄德利希发现，外面进行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世界末日的一场彩排，并不是世界真正已经到了尽头。他心有余悸地从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这时他才清清楚楚地看到，大雨仍然象瓢泼一样下个不住，威廉大帝仍然伫立在原地，连同权势的所有附属物一件也没有短少。在整个这个骚乱里，狄德利希一直以为纪念像早已被雷电击毁，给大雨冲走了。当然，会场现在看起来只象是一个凄凉的回忆，凌乱的废墟上已经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了。不对，

不能说一个人也没有，远处就有一个人在彳亍彷徨着，而且这个人穿的还是轻骑兵制服：冯·奎岑先生还在巡视那所坍塌的建筑物。这所房子被雷火击中，从已经成了瓦砾堆的黑色防火墙后面冒出缕缕黑烟。冯·奎岑先生所以没有象别的人那样抱头鼠窜而去，是因为他怀着一件心事。狄德利希一眼就望到他的心坎儿里去了。“真可惜，”冯·奎岑先生正在想，“我没能把这所房子也卖给那群混帐王八蛋。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了。不过，无论如何保险费我是能稳拿到手的。上帝总算有眼！”于是他朝着消防队走去，运气的是，大局已定，这些人只不过摆摆样子罢了。

狄德利希有冯·奎岑先生作榜样，也仗起胆子来踏上归程。他的帽子已经丢掉，靴子不住往外淌水，裤腿朝后面凸出了两个鼓肚，好象带着两洼小水潭。因为雇不到马车，他决定步行穿过内城去。走到旧区湫隘的街巷里的时候，风被房屋挡住了，狄德利希身上逐渐暖和起来。“卡他我是不会得的。但是不管怎样，得让古斯特给我弄块热布敷敷肚皮。只要她别把流行性感冒带回家里就好了！”为这件事耽过一阵心后他又想起了那枚勋章来。“威廉皇帝勋章，这是陛下亲自设置的，只有为促进人民物质福利、提高人民精神品质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才能得到这种勋章……我可是已经弄到手了！”狄德利希禁不住在阒无一人的巷子里高声喊出来。“哪怕从天上往下落炸药也无用！”大自然妄想推翻权势，可惜它的手段还不够厉害。狄德利希对半天空扬了扬自己的勋章说：“你配！”——接着，他就把它戴在胸前，同四级王冠勋章一并排儿。

一走进屠夫巷，劈头遇见一桩蹊跷的事：老布克住宅门前

一连串停着好几辆马车，里面还有一辆乡下人用的大车。莫非是——？狄德利希探头探脑地往房子里看了看：过道的玻璃门一反往常整个敞开着，仿佛在等着一位稀客光临。宽大的前厅寂静无声，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只有当他走过厨房的时候，里面传出来隐隐的啜泣声：一个老使女用双臂掩着面孔。"难道已经到了这一地步"——狄德利希心头突然涌起一股无名的恐怖，他站住脚，准备转身往回走。"这里没有我的事……不，不能这么说，这里需要我，这里的样样东西都是我的，我有责任照看一下这些东西，不让人趁乱搬走。"但是推动着他往前走的远不止这一想法；从他的粗重的鼻息和肚子的一阵阵疼痛就可以看出来，他心里实在还有一个更重大、更隐秘的想法。狄德利希蹑手蹑脚地走上平坦、古旧的楼梯，一边走一边想："当一个勇敢的敌人在战场上倒下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向他致敬的。上帝已经进行了审判，一点不错，一点不错，谁也不敢保证，有一天他会不会——。但是，您要弄清楚，正义的事业和非正义的事业还是有区别的。为了正义事业的光荣不应该错过任何时机，想当年我们的老皇帝到威廉霍埃宫堡①去看那个一败涂地的拿破仑的时候，想必也是这样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的。"

这时候他已经到了楼房的中层，他小心翼翼地走进一条长过道，过道尽头的门同下面的一样，也是敞开着。狄德利希身子紧贴在墙上，偷偷往里看了一眼。迎门放着一张床，床上高高叠着一堆枕头，老布克斜倚在上面，仿佛已经神志不清

① 1823 年拿破仑第三被俘后，曾被囚禁于这一宫堡。——译者

了。一点声息也没有。难道屋子里只有病人一个人吗？狄德利希又蹑手蹑脚地转到另一面墙底下——这回他看到了遮着窗帘的窗户和围成半圈站在窗前的布克一家人。靠窗户最近的是神情呆滞的尤狄特·劳尔，其次是沃尔夫冈，带着一副任何人也无法想到的神色；在两扇窗户之间布克家的五位千金挨在穷愁潦倒的父亲身旁，这位老人过去的高雅风度现在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再下去就是老布克的那个已经成为农民的儿子和他的目光迟钝的老婆。最后一个人是蹲过牢房的劳尔。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理由非常清楚，这一家人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了。只要老布克一天脚跟站得稳，他们也就一天衣食无缺高踞人上。如今老布克倒下去了，他们也都得跟着倒下去；老布克消失不见了，他们也都要消声匿迹了。但是老布克的脚跟一直是站在流沙上的，因为他没有攀附着权势。离开了权势的目的是空虚的！精神是毫无成果的！因为老布克除了衰落之外什么也没有遗留下来！一切豪情壮志，如果没有两只铁拳，没有拳头里握着的金钱，只不过是眩人眼目的假象而已。

可是沃尔夫冈为什么有这样一副脸相呢？尽管他的直勾勾地凝视着老父亲的眼睛里不住地淌眼泪，但是他脸上现出的神情并不象是忧伤，而象是嫉羡，一种含着忧怨的嫉羡。别人的神情又是怎样的呢？尤狄特·劳尔双眉紧锁，她的丈夫不住地长吁短叹，而老布克的长媳甚至把一双劳动妇女的粗手搭起，遮在自己的脸前。狄德利希好象已经拿定了主意，他挺身走出来，往门正中一站。过道里这时已经昏黑下来，屋里的人往外什么也看不见了，其实他们看见了又怎么样呢？可

是那个老头是否也看不见呢？他的脸正对着房门这一边，仿佛是，他的目光看到的还有另外一些东西，还有一些谁也掩挡不住的幻景的反光，他靠着枕头慢慢地摊开两臂，极力想把手抬起来。他终于把手抬起来了，摇动着，仿佛在向谁招手致意表示欢迎——向谁呢？从他连续不断挥手的动作看，他欢迎的该有多少人啊？人们会以为来的是一整群人，而且这些人到底都是谁，他们到了这里竟然使老布克的脸上泛起这样一种幽灵般的喜悦呢？

突然他的脸色剧变，好象看到了一个给他带来了无限恐惧的生人。他悚然一惊，呼吸立刻急促起来。狄德利希站在他对面，把身躯挺得更直，拚命腆着黑白红三色绶带遮盖下的肚子，挺着佩戴着勋章的胸脯，而且为了应付万一，又让眼睛里射出电火来。老布克的头一下子垂了下来，身子象折断了一样向前扑倒。布克一家人同声喊叫起来。老布克大儿子的老婆由于恐惧嗓子几乎失声了。她惊叫道："他看见什么了！他看见魔鬼了！"尤狄特·劳尔慢慢地站起来把门关上。狄德利希早已逃之夭夭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００ 臣仆 ［德］亨利希？曼 傅惟慈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５０３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５／ｄｉｓｋｆｎ／ｆｎ３９／２１／！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